王尔德作品集

Works of Oscar Wilde

[爱尔兰] 奥斯卡·王尔德 著

Oscar Wilde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纪念唯美大师王尔德逝世一百周年

王尔德妙语辑录

⊙我只有我的天才需要申报

⊙像我这样的天才总有一天会被人赏识。

⊙伟大的激情为灵魂的伟大而设，伟大的事件只有一样伟大的人才看得见。

⊙艺术家是各种美的东西的创造者。

⊙批评的最高形式和最低形式是自传式的批评。

⊙善与恶对艺术家来说是艺术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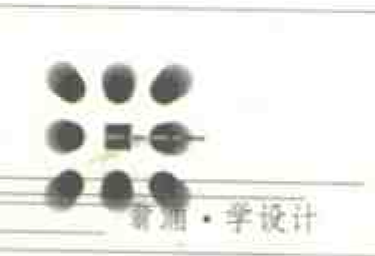
⊙艺术家没有病态的，艺术家什么都可以表达。

⊙一切艺术都是相当不实用的。





ISBN 7-02-003117-X/I・2380
定价 32.00元



蒋湘・李设计

王尔德作品集

[爱尔兰] 奥斯卡·王尔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尔德作品集/(爱尔兰)王尔德著;多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6
ISBN 7－02－003117－X

Ⅰ.王… Ⅱ.①王…②多… Ⅲ.①王尔德－文集②文学－作品综合集－爱尔兰－现代 Ⅳ.I56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3749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李 博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54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4.125 插页 2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32.00 元

前言

奥斯卡·王尔德生于一八五四年，卒于一九〇〇年，只活了四十六个春秋。他的写作涉及诗歌、童话、长篇和短篇小说、散文、论文、杂文和戏剧，且每一种体裁的作品都给世人留下了珠玑之作。随着当代世界文坛对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的深入研究，许多颇具权威的百科全书都公认他为“才子”，这或许算是对他的狂傲的“盖棺”之论吧；因为他活着时曾在不同场合和不同作品里都说过这类的话：

> 我只有我的天才需要申报。①
>
> 像我这样的天才总有一天会被人赏识。②
>
> 伟大的激情为灵魂的伟大而设，伟大的事件只有一样伟大的人才看得见。③
>
> 恶大莫过于浮浅。④
>
> 我是我的时代的艺术和文化的象征性人物。⑤

然而，王尔德活着时，他的不羁行为却是他树敌过多的主要原因。他引起争议还由于他的文学和艺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即批评家所谓的“唯美主义”。他相信艺术优于生活。他活着时表现出来的花花公子习气其实是他试图把生命转化成艺术的努

---

① 王尔德首次到美国讲学在纽约海关说的话。

② 引自其童话《非凡的火箭》。

③④⑤ 引自《自深深处》。

力。他在这方面实践的最灾难性的事件是，他和青年美男子道格拉斯勋爵彼此吸引，双双出入上流社会、文学圈子和伦敦各剧场、饭店和咖啡馆，成为当时伦敦的一道风景线。他的这种行为还应了他的另一个著名主张："艺术是世界上最严肃的事业，而艺术家的生活却最不宜严肃。"

显然，王尔德的主张和行为都是超前的，他尽可以在象牙之塔里谈论，甚至在其作品里阐述，哪怕在讲演里张扬尚可让人忍受，但他要在大庭广众面前实践，这就必定会踩住卫道士们的痛处了。老道格拉斯昆斯伯里侯爵和儿子一向矛盾重重，又见儿子和王尔德一起伤风败俗，便把矛头对准王尔德进行攻讦。一场官司由此引起。在法庭对证时，小道格拉斯当证不证，当说不说，大有关键之时血浓于水之嫌，结果王尔德败诉，以同性恋有伤风化罪判刑两年，在皇家雷丁监狱服苦役，身心受到无可估量的摧残。出狱后移居巴黎，三年后便客死他乡。

王尔德的一生就是这样简单明了，恐怕连一张履历表都填不满几栏：上学——写诗——娶妻生子——一帆风顺地写作——一场官司。由此，他的许多传记作家都把他的写作和他的生涯比作一出戏：从闹剧开始，以悲剧结束。他的整个创作过程几乎是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自然流露和天才表述。他年轻气盛激情满怀时写诗；生儿育女时写童话；思想成熟需要阐述时写剧本；受到迫害时写杂文抨击人性堕落和社会腐败。

我们这个集子就是基本按他的生活历程选收他的作品的。

首先是《道连·格雷的画像》。这是他的惟一一部长篇小说，有哥特式情节剧的特色。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叫格雷的美少年，他幻想一辈子保持青春和美貌，于是请画家霍尔华德为他画了一幅肖像。格雷不满足于欣赏美和保持美，还尽可能地享受生活，甚至不惜伤风败俗和作恶犯罪来发泄他的物欲。他这种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生活在他的画像上反映出来：格雷依然青春貌美，但画像渐老且丑。格雷最终忍受不了这种变化，用刀捅向画像。但人们却发现墙上的画像青春焕发，容貌美丽，地下躺着一个死人，一把刀插在他的胸口，面貌丑陋不堪。

小说构思奇谲，情节怪诞，是一部现代寓言：格雷象征生活；画像象征艺术，象征美；画家象征灵魂之泣。王尔德认为：人的灵魂像小女孩，躺在地上又哭又闹。人在灵魂驱使下尽可能多地享受生活以至作恶堕落。然而物欲是没有尽头的，终有自杀的那一天。而艺术虽可能为生活所累，但一旦挣脱便依然美丽。这就是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的最成熟也是最著名的论断：艺术优于生活。整部小说写得如散文诗，如诗如画，亦和他的较早的童话十分接近，这是我们因篇幅所限，忍痛割爱他的早期诗和童话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选收的是他的五部戏剧。从创作数量和质量看，王尔德无愧于“戏剧家”这一称号。麦克米伦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七九年出版一部权威性的《戏剧家》，不仅收入王尔德，并认为他的戏剧最有特色，对英国戏剧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也是他的各种创作体裁中把唯美主义与社会现实结合得最紧密的。

王尔德的成名作是《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1892)，写一个阅历丰富名誉不好的女人，有一颗没有玷污的灵魂，暗中保护着一个随时会身败名裂的少妇(即她自己的女儿)。《一个无关紧要的女人》(1893)却在剧中起着教育儿子的至关重要角色，在儿子选择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坚持己见。王尔德通过两个不为上流社会所容的女人，对男人的冠冕堂皇的行为提出质疑并予以谴责，多次出现“理想丈夫”这一提法。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王尔德发表了《理想丈夫》(亦可译为《一个理想的丈夫》)。奇尔顿是

一个楷模式的政治家，一个前程无量的议员，但他的前程是他多年前出卖内阁密件换来的。在一个女人的要挟下，他又准备第二次出卖国家利益。关键时刻花花公子戈林子爵救了他。这三个剧本可看作是王尔德的系列剧。它们的内在联系是前两个剧中的女主人公都在生活上有可指摘之处，不为道貌岸然的上流社会的女人所接受，但她们都有健全的内心世界，都是非常有责任感的女性。《理想丈夫》中的男主人公是上流社会的宠儿，被多少道貌岸然的上流社会男女视为"理想丈夫"，而实际上却是一个为了官位不择手段的政治动物。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王尔德不看他们的外表，而重在深入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使他的戏剧具有很强的戏剧性，悬念大，结局往往出人意外。

王尔德在他的《自深深处》里有这样一段话："基督一直在找寻的是人的灵魂。他把这称为'上帝的国度'，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他把这比作小东西，一小粒种子，一小团酵母，一小粒珍珠。只有摆脱了所有与之不合的情欲，所有习得的文化，不管好坏所有的身外之物，然后才能领悟自己的灵魂。"

由此可以看出，王尔德一直在寻找的是人的灵魂，探讨的是肉与灵之间的关系，认为"心之美"才是问题的核心，也是他的唯美主义的核心。"理想丈夫"一点也不理想，而生活上有严重缺陷的女人恰恰灵魂健全，堪称"理想妻子"，至少是王尔德心目中的"理想女人"。

《认真的重要》是王尔德的喜剧代表作，也被公认为英国喜剧的最佳作品之一。剧中主要男女人物都仍沿袭他前几个剧本中的社会环境，但剧中探讨的命题则是"认真"。这是一个从德国席勒到英国狄更斯等著名作家都探讨过的命题。王尔德调动一切喜剧效果，讽刺挖苦了十九世纪末泛滥于英国社会的一种虚假和病态的"认真态度"，锋芒直指维多利亚时期道德规范。

《莎乐美》是王尔德的最后一个剧本，也是他最成功的一个悲剧。故事出自《圣经》：莎乐美是朱迪亚的王希律·安提帕的续弦希罗底的女儿。希律王十分迷恋继女莎乐美的丽质，对她宠爱无度，以至以施洗礼者乔卡南的头为许诺，请莎乐美跳舞。莎乐美无比任性，其根源是她爱上了乔卡南，由爱发展为恨：她吻不到活着的乔卡南，最终吻到了死去的乔卡南。她因此被希律王下令乱刀砍死。

《莎乐美》只是一出两三万字的独幕剧，却在英国伦敦舞台引起轰动：首先是因为其内容不当（当因宗教方面）而遭禁演，后因它是英国第一个象征主义悲剧又引起争议。剧中的莎乐美是一个象征形象：她为了得到乔卡南的头不顾一切，不惧一切，舍弃一切。这个人物对王尔德尤其有象征意义：首先象征他对唯美主义不屈不挠的追求，其次预兆着王尔德我行我素的悲剧结局。

《莎乐美》还没有发表，王尔德便因有碍风化罪被投入监狱，开始了两年的牢中苦役。出狱后定居巴黎，用"塞巴斯蒂安·梅尔莫斯"为笔名继续发表作品，其中包括他在狱中写给他的密友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的书信，取名《自深深处》。这是他一篇最具批判现实力量的作品。他从他与道格拉斯的友谊说起，恩恩怨怨直指上流社会及其卫道士们；他用忏悔的心情追述年轻气盛时不懂社会，不谙人际关系，犯了许多可悲的错误，浪费了许多光阴；作品的主要力度在于通过阐述基督这个形象，从深处探讨灵魂自救问题以及灵魂摆脱物欲、情欲和文化习俗等问题，并且借助具有一颗高贵灵魂的基督这一形象，写出了这样一段文字：

……他同情穷人、关在牢里的犯人、下等人、受苦受难的人，但更多的是可怜富人、死心塌地的享乐主义者、那些

浪费自己的自由而沦为物的奴隶的人、那些身穿绫罗绸缎住着王宫侯宅的人。对于他，财富和享乐比起贫穷和悲哀来，似乎真正是更大的悲剧。

这话何止是在谈论基督，不也是大彻大悟的王尔德在谈论他自己吗？刚刚被打入大牢时他几次试图一死了之，后来心灰意懒，委靡不振，坐牢大约一年多后才慢慢坚强起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重新审视朋友、民众和社会，思想境界大有豁然开朗的升华，如果他写给过去的密友道格拉斯的狱中书简《自深深处》是这种转变的总结性文件，那么，他出狱后创作的长诗《雷丁监狱的歌》就更是王尔德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完美结合的结晶了。王尔德这双能创造出流芳百世的文学作品的手，只因他身陷囹圄，就不得不："我们缝袋子，我们捣石头/我们翻动上灰色的粪沟/我们敲铁皮，我们喊圣诗/我们推磨累得汗流不止/可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恐惧依然呆着不曾挪动。"恐惧什么？当然是生与死的大问题。坐牢的人比常人更接近死神，因为他们更清楚或甚至可能亲眼目睹一条生命的终止："可在空中抽动灵巧双脚/那滋味怎么也不会美妙！"这样一个在死刑架上吊死的姿势，诗人写得多么无耐、凄厉而又不失美感！最可贵的是王尔德对他所处的社会产生了这样富于总结性的认识，并在这首诗中反复吟写三次："可谁都在把所爱的杀死/你不妨听听每人的方式/有人使用恶毒的尖眼/有人使用阿谀的巧言/懦夫使用轻轻的一吻，勇汉使用尖利的刀刃！"

二〇〇〇年是王尔德逝世百年忌日，仅以此书纪念这位美学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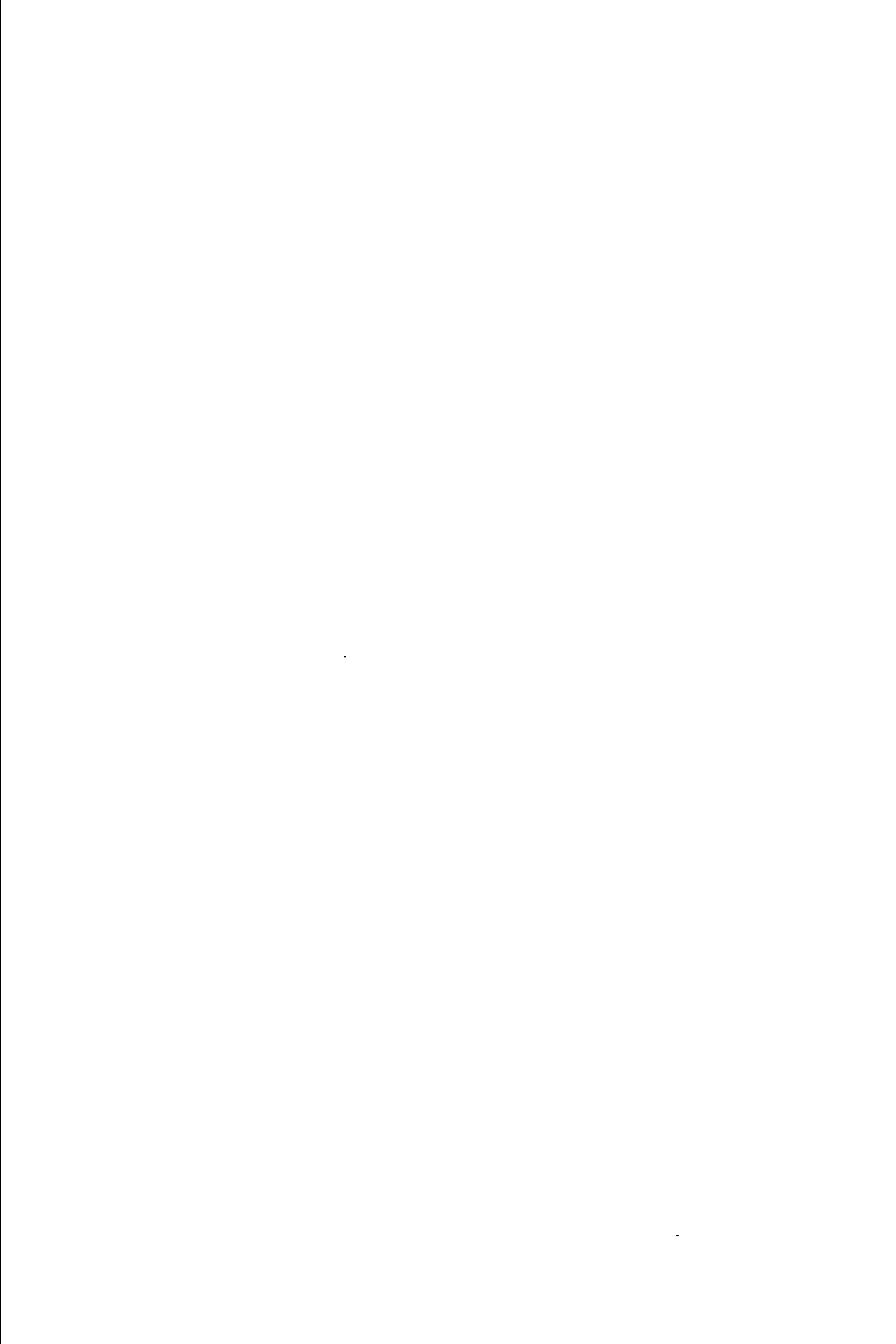
苏福忠

一九九九年八月八日

目　　次

道连·格雷的画像

黄源深 译



序

艺术家是各种美的东西的创造者

揭示艺术，隐去艺术家，是艺术的目的

评论家是把自己对美的印象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一种新东西的人。

批评的最高形式和最低形式是自传式的批评。

在美中发现丑的含义是一种并无可爱之处的堕落。那是一种过错。

在美中发现美的人是有教养的人，这些人很有希望。

认为美就是美的人是卓越的。

书没有道德和不道德之分，只有写得好坏之分，如此而已。

十九世纪对现实主义的厌恶，是卡利班在镜中窥见自己面容时所表现出的狂怒。

十九世纪对浪漫主义的厌恶，是卡利班在镜中没有窥见自己面容时所表现出的狂怒。

人的道德生活部分构成了艺术家的题材，而艺术的道德在于完美地运用不完美的手段。

艺术家并不希望证实什么，连真实的东西也是可以被证实出来的。

艺术家没有道德取向，如有，那是不可原谅的风格的矫饰。

艺术家没有病态的，艺术家什么都可以表达。

思想和语言对艺术家来说是艺术的工具。

善与恶对艺术家来说是艺术的材料。

从形式的角度看，音乐家的艺术是一切艺术的典型，从感觉的角度看，演员的技巧就是典型。

一切艺术既具有表层意义，又具有象征意义。潜入表层底下的人得自己承担风险，读出象征意义的人也得自己承担风险。

艺术所真正要反映的是旁观者，而不是生活。

对一部艺术作品意见的分歧说明这部作品有新意，有复杂性和生命力。

当批评家意见分歧的时候，艺术家自己的意见却是统一的。

我们可以原谅一个人做一件有用的事情，只要他对这件事不赞赏备至。做一件无用之事的惟一借口是对这件事爱之过深。

一切艺术都是相当不实用的。

第　一　章

画室里弥漫着浓浓的玫瑰花香，夏日的轻风拂过园中的树木，开着的门便送来了馥郁的紫丁香味，或是满枝粉红色花的荆棘的清香。

亨利·沃登勋爵躺在波斯皮革做的长沙发上，习惯地抽着烟，数不清是第几根了。从沙发的角落望出去，正好看得见像蜜一样甜，又如蜜一般黄的金莲花在闪烁。抖动着的树枝，似乎很难承载花儿火焰一般的美。飞鸟的奇异影子，不时掠过掩着大窗的柞蚕丝绸窗帘，造成了瞬间的日本式效果，令他想起东京那些脸色苍白如玉的画家们。这些人运用必要的静态艺术手段，力求表达一种快速的动感。蜜蜂沉闷地嗡嗡叫着，穿行在没有刈过、长得很高的青草之间，或是单调地一味围着满地忍冬那金

黄色、灰蒙蒙的花蕊打转，似乎使这沉寂愈发压抑了。伦敦模糊的喧闹声，就像远处一架风琴奏出的低音。

房子中间直立的画架上，夹着一张画像，画像中的年轻人美貌绝伦，跟真人一般大。画像前面不远的地方，坐着画家本人，巴兹尔·霍尔华德。几年前，他突然失踪，引起公众的极大兴趣，也招徕了很多奇怪的猜测。

画家打量着他如此巧妙地再现在艺术中的优雅俊秀的形象，满意的笑容闪过脸庞，似乎正要在那儿停留下来。但他突然惊跳起来，闭上了眼睛，手指捂住眼帘，仿佛想把某个奇怪的梦捂进脑子，生怕自己从梦中醒来。

"这是你最好的作品，巴兹尔，你所有的画中，数这幅最出色，"亨利勋爵慢条斯理地说。"明年你可一定得送到格罗夫纳画廊去。皇家艺术学院太大，也太庸俗。每次我上那儿，不是人多得见不到画——那当然很可怕，就是画多得见不到人——那更糟糕。格罗夫纳画廊实在是惟一的去处。"

"我哪儿都不想送去，"他答道，脑袋往后一甩，那副奇怪的模样，往日在牛津大学时总会引来朋友们的一阵取笑，"不，我哪儿都不送。"

亨利勋爵扬起眉毛，透过细细的蓝色烟圈，惊讶地看着他，那烟正从掺有鸦片的烈性香烟冒出来，升起一个个奇异的螺旋形圈圈。"什么地方都不送？我的好兄弟，为什么？有什么理由吗？你们画家也真怪！你忙碌一世，还不图个名声。而一旦到手了，你却好像又要扔掉。你真傻，因为世上只有一件事比被人议论更糟糕了，那就是没有人议论你。这样的画像会使你超越英国所有的年轻人，也使老年人妒嫉不已，如果他们还能动感情的话。"

"我知道你会笑话我，"他回答，"但我真的不能拿它去展出，

这里面倾注了太多自己的东西。"

亨利勋爵在沙发上伸长了身子，笑了起来。

"是的，我知道你会的，但我说的也是事实。"

"太多自己的东西！哎呀，巴兹尔，我还不知道你那么自负。你的脸很粗糙，线条也不柔和，你的头发像煤一样黑，而他仿佛是象牙和玫瑰叶子做的，我实在看不出你与这位年轻的阿多尼斯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啊，我亲爱的巴兹尔，他是一位美少年，而你——是呀，当然，你有一种富有理智的表情，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不过，美，真正的美，终结于富有理智的表情开始的地方。理智本身是一种夸张，它破坏脸部的和谐。人一坐下来思考，便只见了鼻子，或是额头，或是某种可怕的东西。瞧瞧那些学识高深的职业中的成功者吧，他们多么令人厌恶！当然，教堂里例外。可是教堂里他们不动脑筋。一个八十岁的主教，说着自己还是十八岁的孩子时别人教他说的话，结果，他看上去总是极其讨人喜欢。你那位神秘的年轻朋友，他的名字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但他的画像可把我迷住了，他是根本不思考的。这我很有把握。他属于那种长相漂亮、没有头脑的人。这种人冬天该常在这儿，因为那时没有花儿可以观赏；夏天也该常在这儿，因为那个季节我们需要点什么来清醒我们的理智。别自作多情了，巴兹尔，你跟他一点都不像。"

"你不理解我，哈里，"艺术家回答。"我当然不像他。这我非常明白。说实在，像他倒让我遗憾了。你耸肩干吗？我说的是实话。大凡相貌和才智出众的，都会在劫难逃，古往今来，这种劫数一直尾随着帝王们蹒跚的步履。我们和自己的同胞，还是没有什么区别好。丑陋和愚笨的人占尽了世间的便宜，可以随意而坐，张大嘴看戏。他们虽不知胜利为何物，却至少可免尝失败的滋味。他们像我们所有的人应该生活的那样生活着，无

忧无虑，随遇而安，没有纷扰。他们既不把毁灭带给别人，也不必遭受他人所加予的毁灭。哈里，你的地位和财富，我的头脑，虽然不怎么样——我的艺术，不管价值如何，还有道连·格雷漂亮的外貌——我们都得为上帝所赐予我们的付出代价，可怕的代价。"

"道连·格雷？这是他的名字？"亨利勋爵问道，穿过画室，朝巴兹尔·霍尔华德走去。

"是呀，这是他的名字。我并没有想告诉你。"

"干吗不？"

"啊，我无法解释，要是我挺喜欢什么人，我绝不会把他们的名字告诉别人，要不，这就好像遗弃了他们的一部分。我已经变得有些诡秘了，这似乎能使现代生活神秘莫测，或者妙不可言。最普通的事儿，一经掩盖便显得很有趣味。如今我离开城里，从来不跟别人说上哪儿去。一说便意兴全无了。这习惯大概也是够傻的，不过它给生活带来了不少浪漫情怀。我想你一定以为我蠢得可以。"

"别这么说，"亨利勋爵答道，"可别这么说，我亲爱的巴兹尔。你好像忘了我已经成家了，婚姻的一大魅力，在于瞒骗成了夫妻生活的绝对必须。我从来不知道妻子在哪儿，她也根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两人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偶尔也碰头，一起在外面吃饭，或者上公爵那儿去——都以最严肃的表情向对方编造最荒唐的故事。我的妻子精于此道，说真的，比我高明得多。她从来不搞错日子，而我却常常出错。不过她发现了也并不吵闹。有时我倒希望她吵，可她把我取笑了一番也就算了。"

"哈里，我讨厌你这么谈论你的婚姻生活，"巴兹尔·霍尔华德说，信步朝通向花园的门走去。"我相信你真是一个好丈夫，

而你却深为自己的德行感到惭愧。你很了不起，从来不言道德，却也从来不做错事。你的玩世不恭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

"顺其自然倒是一种姿态，也是我所知道的最恼人的姿态，"亨利勋爵笑着说，两个年轻人一起走出门去，进了花园，在高大的月桂树丛的阴影里，一条长长的竹椅上坐了下来。阳光滑过发亮的树叶，白色的雏菊在草地上抖动。

亨利勋爵停了一下，取出了手表。"我怕该走了，巴兹尔，"他轻声说，"在走之前，我一定要请你回答一个我刚问过的问题。"

"什么问题？"画家说，眼睛一直盯在地上。

"你很清楚。"

"我不知道，哈利。"

"好吧，我来告诉你吧。我要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不愿送道连·格雷的画像去展出。我要的是真实的理由。"

"我已经把真实的理由告诉了你。"

"不，你没有。你说是因为画像里有太多自己的东西。嗨，那太孩子气了。"

"哈利，"巴兹尔·霍尔华德说，目光直视亨利勋爵，"每一幅用感情画出来的画像，画的都是艺术家而不是模特儿。模特儿不过是偶然介入的，是一种诱因。画家在彩色画布上所揭示的不是模特儿，而是画家本人。我不愿拿这画去展出，是因为它暴露了我自己心灵的秘密。"

亨利勋爵笑着问："什么秘密？"

"我会告诉你的，"霍尔华德说，但脸上却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我企盼着，巴兹尔，"他的朋友继续说，瞥了他一眼。

"哦，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哈利，"画家答道，"恐怕你

很难理解，也许不大会相信。”

亨利勋爵笑了笑，俯身从草地上采了一朵粉红色花瓣的雏菊，细细瞧了起来。“我肯定能理解。”他答道，专注地看着这个带白毛的金色小花盘，“至于信不信嘛，凡是不可信的我都信。”

风摇落了树上的一些花朵。沉甸甸、星儿一般的紫丁香花簇，在令人倦怠的空气中摆动着。一只蚱蜢开始在墙边鸣叫，一个瘦长的蜻蜓，由薄纱似的棕色羽翼承载着，飘然而过，像一根蓝色的丝线。亨利勋爵仿佛听得见霍尔华德的心在跳动，不知道下文如何。

“就是这么一回事，”过了一会儿，画家说。“两个月前，我去参加布兰登太太的聚会。你知道，我们这些穷艺术家总得不断在社交场合露面，无非提醒公众，我们不是野蛮人。你有一回同我说，只要穿上夜礼服，系一根白领带，不管是谁，就是证券经纪人，也会博得个文明的好名声。嗯，我在房间里约摸呆了十分钟，跟那些穿戴过分、体态臃肿的寡妇和枯燥乏味的学者聊着天，忽然觉得有人在打量我。我侧过身去，第一次看到了道连·格雷。我们的目光一交流，我便苍白失色了。一种奇怪的恐怖感袭上心头。我明白自己面对着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人，要是我听之任之，这种人格会湮没我的一切天性，我的整个灵魂，乃至我的艺术本身。我生活中不需要任何外来影响。你知道，哈利，我生就一种独立性格，向来我行我素，至少在碰到道连·格雷之前是这样。随后——可我不知道怎么向你解释才好，我似乎预感到，生活中一种可怕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命运为我准备了大喜大悲。我害怕了，转身走出房间，不是良心使然，而是因为胆怯。我也不以一逃了之为荣。”

“良心和胆怯实际上是一回事，巴兹尔。良心是公司的商号，如此而已。”

"我不相信，哈利，而且认为你自己也不信。不过，不管动机如何——也许是出于自尊，因为我过去一直很傲——我挣扎着朝门走去。到了那边，不用说碰上了布兰登太太。'你不会那么早就跑掉吧，霍尔华德先生？'她尖叫着。你可知道她的嗓子尖得出奇？"

"我知道，除了不漂亮，她什么都像一只孔雀，"亨利勋爵说，一面用他那纤细不安的手指把雏菊扯得粉碎。

"我不能把她甩掉。是她提携我进了王族的圈子，周旋于那些得了星级勋章和嘉德勋章的人之间，亲近那些戴着巨大的头饰，长着鹦鹉鼻子的老太太。她把我说成是她最要好的朋友，以前我只见过她一面，但她总记着把我捧为名流。我相信，当时我的一些画很成功，至少在小报上已有人评说，那是衡量十九世纪画作不朽的标准。突然间我与这位年轻人打了个照面，他的人格奇怪地打动了我。我们靠得很近，几乎要相碰了，两人的目光再次相遇。我有些轻率，竟让布兰登太太把我介绍给他。说到底，也许并非轻率，而是无可避免。即使没有人介绍，我们也会攀谈起来。后来道连就是这么同我说的。他也觉得我们注定要相识。"

"布兰登太太怎么形容这位奇妙的年轻人来着？"他的同伴问。"我知道，她会三言两语把客人们统统介绍一遍。我记得她把我带到一个身上挂满勋章和绶带，脸膛红通通，还争强好斗的老绅士面前，对着我耳朵嘶叫起来，把这人最可怕的细节嚷得满屋子人都听到，而不幸的是她自以为还小着声呢。我赶紧逃走。我喜欢自己去结识别人，而布兰登太太介绍客人，就像拍卖商介绍卖品一样，要么轻描淡写说上几句，要么什么都说，就是不说你想知道的。"

"可怜的布兰登太太！哈利，你太损人了！"霍尔华德无精打

采地说。

"老兄，她想搞个沙龙，到头来却只开了个饭店，我怎么能赞赏她呢？不过你谈谈，她说了道连·格雷先生什么呀？"

"哦，好像这么说，'是个可爱的孩子——他可怜的妈妈和我形影不离。全忘了他是干什么的——恐怕他——什么也不干——噢，对了，演奏钢琴——要不就是小提琴了，格雷先生？'我们两个都禁不住笑了起来，立刻交上了朋友。"

"对友谊来说，笑不是一个坏的开端，而且绝对是最好的结局。"这位年轻的勋爵说着又采了一朵雏菊。

霍尔华德摇了摇头，"你不理解什么是友谊，哈利，"他喃喃地说，"或者就敌意来说，什么是敌意，你谁都喜欢，也就是说，你对谁都冷漠。"

"你太冤枉我了！"亨利勋爵叫了起来，把帽子往后一翘，抬头看那天上小小的云朵，像一团打了结的光滑的白丝线，飘过夏日好似掏空了的青石般的天空。"是的，你太冤枉我了。不同的人，我是完全区别对待的。我选择好看的人做朋友，性格好的人做相识，智力高的人当敌人。选择敌人的时候必须慎之又慎。我的敌人没有一个是傻瓜，而都是些智力不错的人，结果都很赏识我。我是不是很虚荣？我想很有一些。"

"我认为是这么回事，哈利。但根据你的分类，我只属于你的相识。"

"我的巴兹尔老兄，你远远胜过相识。"

"而根本算不上朋友，我猜想有点像兄弟，是不是？"

"啊，兄弟！我才不在乎兄弟呢。我的哥哥就是不死，我的弟弟们呢，一心想要死。"

"哈利！"霍尔华德皱了皱眉嚷道。

"老兄，我不是很当真。但我免不了讨厌自己的亲戚，想是

因为我们谁都无法容忍，别人有着跟自己一样的毛病。我十分同情英国的民主狂飙，反所谓上流社会的恶习。百姓们觉得，酗酒、愚蠢、腐化该是他们的特有财产，我们当中谁要是干了蠢事，那就是侵犯了他们的领地。可怜的索思沃克一走进离婚法庭，便弄得群情激愤。而我不敢说，百分之十的无产阶级日子过得很正常。”

“你说的话，我一句都不同意。而且，哈利，我觉得你自己也未必。”

亨利勋爵捋了捋突出来的棕色胡子，用带流苏的乌檀木手杖敲了一下他穿着黑漆皮靴的脚趾。“巴兹尔，你是个多么道地的英国人啊！你已经第二次发表这种论调了。要是有人把一个想法告诉一个真正的英国人——那不免很鲁莽——他绝不会考虑那想法对不对。他所认为要紧的不过是人家相信不相信。嗳，一个想法的价值，同发表这个想法的人是否中肯无关。说实在，很可能越是不中肯，这想法便越富有理性，因为那样不会受个人的需要、欲望或偏见所左右。不过，我无意同你讨论政治、社会学或玄学。比起原则来，我更喜欢人，而且，喜欢没有原则的人胜过世上的一切。你再谈谈道连·格雷先生吧，你们多久碰一次头？”

“每天。不天天见面我就不高兴。我绝对需要他。”

“多奇怪啊！我原以为除了艺术，你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对我来说，他现在便是我的全部艺术，”画家一本正经地说，“哈利，我有时认为，世界史上只有两个时代是重要的，第一个是出现新的艺术手段的时代；第二个是艺术出现新的个性的时代。油画的发明对于威尼斯人之重要，安提诺斯的脸对于近代的希腊雕塑之重要，便是将来某一天道连·格雷的脸对我之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我照着他作油画、炭笔画和素描，当然这些我

全做了，而且，他对我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模特儿或被画人。我不想同你说，我并不满意自己所创作的他的画像，或者说，他的美如此出众，实在非艺术所能表达。艺术什么都能表达。而且，我知道自从我遇上道连·格雷以后，我作的画很好，是平生最好的画。不过说来也怪——不知你能否理解我？——他的人格向我启迪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一种崭新的艺术风格。我观察事物不同了，思考事物也不同了。现在我能用以前难以觉察的方式来重塑生活。'在思想的白昼里梦寻着形式'——这句话是谁说的？我忘了，但道连·格雷对于我恰恰就是如此。只要这少年一出现——尽管他已经过了二十岁，但在我看来还是个少年——只要他一出现——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内中的一切含义。不知不觉中他为我勾画出了一个学派的线条，这个学派满含浪漫主义的激情，希腊精神的完美，灵魂和肉体的和谐——那多么重要！我们在发疯的时候把两者截然分开了，发明了一个庸俗的现实主义，一个空洞的理想。哈利！你要是知道道连·格雷对我有多重要该多好！你记得我那张风景画吧，阿格钮公司愿出那么高的价，但我还是不愿出手。这是我最好的画之一，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作画的时候，道连·格雷就坐在我旁边。一种微妙的影响从他那儿传递给了我，于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平凡的树林中，看到了自己时时寻觅而不可得的奇迹。"

"巴兹尔，这太棒了！我一定要见见道连·格雷。"

霍尔华德从座位上站起来，在园子里来回踱着步。一会儿他又折了回来。"哈利，"他说，"道连·格雷完全成了我艺术的主题。在他身上，你什么也看不到，而我什么都看到了。他的形象不在画中胜似在画中。我说过，他昭示了一种新方法，我觉得他在某种曲线中，在某种微妙动人的色彩中，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你为什么不拿他的肖像画去展出呢？"亨利勋爵问道。

"因为不知不觉之中，我已经在画像中表露了一种奇怪的艺术崇拜。当然，我从来不愿同他说起这件事，他一点都不知道，以后我也决不会让他知道。但世人也许会猜测。而我不会向他们浅薄、窥探的目光敞开我的心扉。我的心绝不能放在他们的显微镜之下。画像里，我自己的东西太多了，哈利，——我自己的东西太多了。"

"诗人们可不像你那么多虑。他们明白，表现激情有利于出版。如今，一颗破碎的心之类的书往往一版再版。"

"我讨厌他们这么做。"霍尔华德叫道。"艺术家应当创造美，但不应当把自己生活中的东西放进去。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家好像把艺术看成了自传，结果失去了抽象意义的美。将来有一天，我要向世界展示美是什么，为此，世人将永远看不到我的道连·格雷画像。"

"我认为你错了，巴兹尔。不过我不想同你争论。只有失去理智的人才争论不休。告诉我，道连·格雷喜欢你吗？"

画家想了一会儿。"他喜欢我，"他停了一下回答道，"我知道他喜欢我。当然我也拼命说他好话。我觉得，说那种我悔不该说的话给了我一种莫名其妙的愉快。通常，他很迷人。我们坐在画室，无所不谈。有时，他却很自私，以使我痛苦为乐。随后，哈利，我觉得自己已经把整个灵魂给了别人，而人家却仿佛把它当作一朵花似的插在钮孔上，一种为虚荣增加魅力的装饰品，夏天的一种虚饰。"

"巴兹尔，夏天总是迟迟不肯离去，"亨利勋爵低声说。"也许你比他更容易厌倦，想来真令人伤心。但无疑天才比美更持久。这也就是我们大家都拼命地过分接受教育的原因。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我们总想拥有某种经久不灭的东西，所以我们把垃圾和事实塞满脑袋，愚蠢地希望以此保持我们的地位。无所

不晓的人是现代人的典范。而这种人的脑袋是很可怕的。它像一个古玩店，里面全是怪物和尘土，价非所值。我想你照样会先感到厌倦。将来有一天你会看着你的朋友，似乎觉得把他画走了样，或者你不喜欢他的色调什么的。你心里狠狠地责备他，一本正经地认为他表现不好。第二次他再上门，你会非常冷漠。这就太遗憾了，你的性格会因此而改变。你告诉我的事，确实很浪漫，不妨称之为艺术的浪漫史，而浪漫史最坏的地方，在于它到头来使人不浪漫。"

"哈利，别这么说。只要我活着，道连·格雷的人格将左右着我。我感觉到的，你是感觉不到的。你太反复无常了。"

"啊，我亲爱的巴兹尔，那正是我能感觉到的原因。忠贞不贰的人只知道爱的小零小碎，而见异思迁者才懂得爱的大悲大痛。"亨利勋爵在一个精制的银盒上擦了根火柴，开始志得意满地抽起烟来，仿佛已经用一句话概括了整个世界。在绿漆似的常青藤中，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发出了窸窣的响声。蓝色的云影像燕子一样相互追逐着，飘过草地。园子里多么惬意！人家的心情多么愉快！——他似乎觉得比他们两人的想法要愉快得多。自己的灵魂，朋友的激情——这些都是生活中吸引人的东西。他一声不吭，饶有兴味地想象着自己由于跟霍尔华德呆得过久而错过的一顿乏味的中饭。要是去姑妈那儿，他准会碰上胡德博迪勋爵，全部谈话会集中在怎样使穷人有饭吃，以及建造样板住房的必要性。每个阶级都在宣扬那些德行的重要性，而自己却无必要去实行。有钱人会侈谈勤俭之可贵，游手好闲者会妄论劳工的尊严。而值得高兴的是，这些闲谈他都躲过了。他在想着姑妈的时候，心里闪过了一个念头，于是便转向霍尔华德，说道，"老兄，我刚才记起来了。"

"记起了什么来着，哈利？"

"我在什么地方听到过道连·格雷这个名字。"

"什么地方?"霍尔华德问道,微微皱了皱眉。

"别那么一脸怒气,巴兹尔。是在我姑妈阿加莎那儿。她告诉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年轻人,可以帮忙做些伦敦东区[1] 的工作,他的名字叫道连·格雷。我可以肯定,她从来没有同我说起他长得很漂亮。女人们不会欣赏好看的长相,至少好女人们是这样。她说他很认真,禀性好。我立刻想象出一个戴眼镜的家伙,头发平直,满脸雀斑,迈着一双大脚。但愿我所知道的就是你的朋友。"

"我很高兴你还不知道,哈利。"

"为什么?"

"我不要你同他见面。"

"你不要我同他见面?"

"是的。"

"道连·格雷先生在画室呢,先生。"管家走进园子说。

"现在你可得把我介绍给他了,"亨利勋爵叫着笑了起来。

画家转向在阳光下眨着眼睛的仆人。"叫格雷先生等一下,帕克。我一会儿就进来。"那人欠了欠身子,折回小径。

画家随后看着亨利勋爵。"道连·格雷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说。"他单纯,禀性好。你姑妈说得再对没有了。别毁了他。不要去影响他,你的影响会不好的。世界很大,了不起的人很多。别从我这里把这个给了我艺术一切魅力的人弄走。他是我艺术生涯的支柱。听着,哈利,我相信你。"他说得很慢,好像这些话是违心地从他那儿硬挤出来似的。

"你胡说八道!"亨利勋爵笑了笑说,挽着霍尔华德的手,几

---

[1] 伦敦的贫民区,也是很多慈善机构工作的对象。

于是把他领进了屋子。

第　二　章

他们一进画室便看到了道连·格雷，背朝他们，坐在钢琴旁边，翻着舒曼的乐谱《森林景象》。“你得把它借给我，巴兹尔，”他大声说，“太动人了，我要学。”

“那得看你今天姿势摆得怎样，道连。”

“哦，我摆腻了，也不要跟真人一样大的画像，”小伙子回答，使着性子在乐凳上转了一圈。一看见亨利勋爵，脸红了好一阵子，惊跳了起来。“真对不起，巴兹尔，我不知道你有客。”

“这是亨利·沃登勋爵，道连，我牛津时的老朋友。刚才我还告诉他，你是一个多好的模特儿，这一下可全给你搅了。”

“你并没有搅了我见到你的愉快，格雷先生，”亨利勋爵走上前，伸出手去。“我的姑妈常常跟我说起你，你是她特别喜欢的人之一，恐怕也是她的一个牺牲品。”

“现在我上了阿加莎太太的黑名册，”道连回答，露出滑稽的忏悔表情。“上星期二，我答应跟她一起去惠特查普尔的一个俱乐部。说真的，我全忘了。我们本来要一起表演二重唱——我想是三个二重唱。不知道她会怎么说我，我吓得不敢去见她了。”

“哎呀，我可以让你跟姑妈和好。她可一心向着你呢。我想，你没上那儿，没有什么大不了。观众们也许真以为是二重唱呢，因为阿加莎姑妈一坐到钢琴前，发出来的声音便足有两个人那么响。”

“对她来说，那很可怕。在我听来，感觉也不会太好，”道连·

格雷笑着回答道。

亨利勋爵打量着他。不错，他确实长得漂亮无比，红红的、曲线柔和的嘴唇，直率的蓝眼睛，鬈曲的金发。他脸上的某种表情让人立刻就会信赖他。年轻人的一切坦率和纯正都写在那里。你感到，他不受世俗的玷污。难怪巴兹尔·霍尔华德对他敬佩不已。

"你太迷人了，不该去搞慈善，格雷先生——实在太迷人了。"亨利勋爵跌坐在沙发上，一面打开了他的烟盒子。

画家一直在忙着调颜色，准备画笔，看上去心事重重。听了亨利勋爵的最后一句话，他瞥了他一眼，犹豫了一下，随后说，"哈利，我想今天完成这幅画，要是我请你离开的话，你会认为我非常粗鲁吗？"

亨利勋爵微微一笑，瞧了瞧道连·格雷，"我得走吗，格雷先生？"

"哦，请别走，亨利勋爵。我知道，巴兹尔又生闷气了，他一这样，我便受不了。另外，我想请你说说，为什么我不能搞慈善。"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谈，格雷先生。这个话题很乏味，得一本正经地来谈。不过，既然你请我留下，当然我就不走了。你不会真的在乎吗，巴兹尔？你常常同我说，你喜欢有人跟模特儿聊天。"

霍尔华德咬着嘴唇。"要是道连希望你留下，你当然得留下。道连的随心所欲是我们每个人的法律，除了他自己。"

亨利勋爵拿起帽子和手套。"你执意留我，巴兹尔，但恐怕我还是得走。我答应在奥尔良俱乐部跟人碰头。再见，格雷先生。找个下午上柯曾街来看我，五点钟我总是在家的。来之前写封信，要是错过就太可惜了。"

"巴兹尔，"道连·格雷叫道，"亨利勋爵走的话，我也走。你作画的时候从来不张嘴说话，而我站在画台上，还要装出一副高兴面孔，实在乏味得可怕。请他留下来吧，我坚持。"

"留下吧，哈利，为道连，也为我，"霍尔华德说，紧盯着自己的画。"确实如此，工作的时候我从来不说话，也不听人家说话。不幸的模特儿们，一定觉得枯燥得可怕。我求你留下了。"

"可是奥尔良俱乐部那个人怎么办呢？"

画家笑了。"我想那没有什么难处。再坐下吧，哈利。道连呢，站到画台上去，别动得太多，也别理亨利勋爵说什么。他把所有的朋友都影响坏了，惟独我没有。"

道连·格雷走上画台，一副希腊年轻殉道者的样子，不满地向亨利勋爵微微噘了噘嘴。对亨利勋爵，他很有好感。勋爵跟巴兹尔截然不同。两人构成了饶有兴味的对比。勋爵有个好嗓子。一会儿道连对亨利勋爵说，"你的影响真的很坏吗？像巴兹尔说的那么坏？"

"世上并没有好影响这样的东西，格雷先生。一切影响都是不道德的——从科学的观点看，不道德。"

"为什么？"

"因为去影响一个人就是把自己的灵魂给了他。他便不会按天性去思考，或者按天性燃起自己的激情。他的美德不真实。他的罪过，要是有的话，也是借来的。他成了别人的音乐的回声，成了这么个演员，扮演着剧本中没有为他而写的角色。生活的目的在于自我发展。充分实现自己的天性——是我们每个人来到世间的目的。如今，人们倒怕起自己来了，忘记了他们的最高职责，也就是对自己应负的责任。当然，他们很慈悲，让饿肚子的吃饱，让要饭的有衣穿。但他们自己的灵魂却在挨饿，赤裸裸一无遮拦。我们的民族失去了勇气，也许从来就并未真有过

勇气。害怕社会是道德的基础，害怕上帝是宗教的秘密，就是这两者支配着我们。但是——"

"你的头向右侧一点儿，好乖乖，道连，"画家说，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之中，只觉得年轻人的脸上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表情。

"但是，"亨利勋爵又往下说，嗓子低沉悦耳。同时他还很有风度地挥了一下手，那是他的一个典型动作，在伊顿公学念书的日子就有了。"我相信，人的一生要是活得充分彻底。人要是抒发一切感情，表达一切思想，实现所有的梦想——我相信，世界将沉浸于新的喜悦之中，于是我们会忘掉中世纪时代的一切弊病，回到希腊的理想中去——也许是一种比希腊的理想更好、更丰富的东西。但我们中的最勇敢分子也害怕自己。那种野蛮自残式的过分克己，不幸还存在，使生活大为减色。我们因为自我克制而遭到了惩罚。想要压制的每个冲动都在头脑中酝酿着，并毒害我们。肉体一旦犯罪，便与罪孽无缘，因为行动是一种净化的方式。除了回忆的愉悦，悔恨的奢侈，什么都没有留下。摆脱诱惑的惟一办法是向诱惑投降。倘若抵制，灵魂就会得病，病因便是渴望自己所不允的东西，企求那些可怕的法律使其变得可怕和非法的东西。据说，世上的伟大事件都发自脑袋。在脑袋里，也只有在脑袋里，产生了世间的大罪大恶。你，格雷先生，拿你自己来说吧，你的青年时代像玫瑰一样红，少年时代像玫瑰一样白，你曾产生过让自己害怕的激情，有过令你胆战心惊的念头，做过白日梦和夜间梦，只要一想起这些梦来，你会满脸愧色——"

"慢着！"道连·格雷支吾着，"慢着！你把我弄糊涂了，不知该这么说才好。你的问题有答案，可就是找不到。别说话，让我想一想，或者还不如让我尽量不去想。"

大约有十分钟，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嘴巴张开着，眼睛

异样地明亮。他模糊地意识到，内心正接受着一种全新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似乎来自于他自己。巴兹尔的朋友同他说的几句话——随口说说的，毫无疑问。话中不乏刻意的悖论——拨动了某根秘密的心弦，这根心弦以前从未触及过，此刻却在奇怪地搏动着。

音乐曾经如此打动过他，无数次折磨过他，但音乐表达得并不清晰，它在我们心里创造的不是一个新世界，而是另一种混乱。话语呀！只不过话语！它多么可怕！多么清楚，多么生动，多么残酷！你无法逃避话语，它蕴含着多么微妙的魔力，似乎能使无形的东西变成有形，似乎自身具有一种音乐，像提琴和诗琴一样动听。而只不过是话语！还有比话语更真实的吗？

不错，年少时他有很多东西不懂，此刻他懂了，忽地觉得生活的色彩像火一样红，仿佛自己向来就在火中行走。但为什么以前一直没有觉察呢？

亨利勋爵露出不可捉摸的微笑，观察着他，准确地知道心理上什么时候不该说话，一时兴趣大增。他惊异于自己的话会有这种突然的影响力，记起了十六岁时读过的一本书，内中说的很多东西以前并不懂，不知道道连·格雷是不是也经历着类似的感受。他不过是无的放矢而已，难道那支箭真的射中了目标？这小伙子真可爱啊！

霍尔华德继续画着，笔触大胆奇特，内中的优美高雅之气，归根到底来自于艺术的功力。他并没有意识到一时的沉寂。

“巴兹尔，我站累了，”道连·格雷突然叫道。“我得出去到花园里坐一下，这儿很闷。”

“很抱歉，老弟。一画起来我什么都无法考虑了。不过你姿势摆得比什么时候都好，一动也没动。我已经捕捉到了我所需要的效果——半张着的嘴和明亮的眼神。不知道哈利对你说了

些什么，但肯定是他，使你露出了最佳表情。我猜想他在恭维你，他的话，你可一句也别听。”

“他当然是在恭维我，也许这就是他说的我一句都不信的原因了。”

“你知道自己都信了，”亨利勋爵说，用他那朦胧无神的眼睛打量着道连。“我同你一起到花园里去，画室里热得要命。巴兹尔，弄点带冰块的饮料给我们，里面再放些草莓。”

“好的，哈利。揿一下铃就行了，等巴克进来我就把你们要的告诉他。我得把背景画好再来找你们。别让道连呆得太久。我的绘画状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好。这是我的杰作。现在看来，是我的杰作。”

亨利勋爵走出画室，到了花园里。发现道连·格雷把脸埋在硕大凉爽的紫丁香花丛中，喝酒似的拚命吸吮着香气。他走近道连，把手搭在他肩上。“你做得很对，”他低声说，“只有感官才能拯救灵魂，就像只有灵魂才能拯救感官一样。”

小伙子吃了一惊，往后退去。他头上什么也没有戴，树叶撩起了他不听话的鬈发，缠住了金色的发丝。他像一个突然被叫醒的人那样，露出了恐惧的眼神，轮廓分明的鼻孔颤动着，某根隐蔽的神经震撼了他鲜红的嘴唇，弄得它抖个不停。

“是呀，”亨利勋爵继续说，“那是生活的一大秘密——用感官来拯救灵魂，用灵魂来拯救感官。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你知道的比你自己设想的要多，就像你知道的比你想要知道的要少一样。”

道连·格雷皱了皱眉，转过头去。他禁不住喜欢起身旁这个高高的、风度翩翩的年轻人来。那橄榄色浪漫的脸和疲惫的表情使他兴味盎然。在慢悠悠低沉的嗓音里，有一种极为动人的东西。甚至那白皙、冰凉、花一样的双手，也有一种奇妙的魅力。

说话时，他的手像音乐一样流动着，似乎有着自己的语言。但他害怕他，并为害怕而感到惭愧。为什么得让一个陌生人来披露自己的心灵呢？他与巴兹尔相识已有几个月了，但他们之间的友情并没有改变他。突然间，生活中闯进了一个人，似乎给他揭示了生活的秘密。而这又有什么可怕呢？自己又不是个小学生，要是害怕，那可太荒唐了。

"我们走吧，到树荫下去，"亨利勋爵说，"巴克已经把饮料端来了。阳光那么强，你再呆下去就要给毁了，巴兹尔也决不会再画你。你真的不能把自己晒坏了，那样不合适。"

"那有什么关系？"道连·格雷大笑着叫道，在花园一头的位子上坐了下来。

"这应当与你息息相关，格雷先生。"

"为什么？"

"因为你享受着最了不起的青春，而青春是值得拥有的。"

"我并没有那种感觉，亨利勋爵。"

"不，你只是现在没有罢了。某一天，等你垂垂老矣，满脸皱纹，丑陋不堪的时候，等思考使你歇顶，把线条刻上你前额的时候，等激情把它可怕的火焰烙上你嘴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的，你会强烈地感觉到。现在呢，无论你走到哪里，你会让世界倾倒，难道你能永远这样吗？……你有一张极其漂亮的面孔，格雷先生。别皱眉头，你确实如此。美是天才的一种形式——说真的，高于天才，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解释。美是世间的一大存在，就像阳光、春天、或者是映在黑黑的水中，我们称之为月亮的银色贝壳。它不容置疑，它拥有自己神圣的主权，它使占有美的人成为王子。你笑什么？唉，你失去以后就不会笑了……有时，人会说美是肤浅的，也许如此。但至少不像思想那么肤浅。对我来说，美是奇迹中的奇迹。只有浅薄的人才不以貌取人。世界

真正的神秘性在于可见之物，而不在于看不见的东西……是啊，格雷先生，诸神厚爱你，可是诸神赐予你的，会很快被取走。你只有几年时间，能够实实在在，完完美美，充充实实地生活。青春一逝，美也随之而去。到那时，你会突然发现，没有留下胜利的凯歌，或者不得不满足于一些渺小的胜利，而往昔的记忆会使这些胜利比失败还要痛苦。月复一月，美渐渐衰朽，某种可怕的东西接踵而至。时间妒嫉你，战争跟你的美貌作对。你脸色灰黄，两颊下陷，目光迟钝。你会感到无限痛苦……啊！你拥有青春的时候，就要感受它。不要虚掷你的黄金时代，不要去倾听枯燥乏味的东西，不要设法挽救无望的失败，不要把你的生命献给无知、平庸和低俗。这些都是我们时代病态的目标，虚假的理想。活着！把你宝贵的内在生命活出来。什么都别错过。不断寻找新的感受，什么都不要怕……一种新的享乐主义——那正是我们的世纪所缺乏的。你也许是它看得见的象征。有你这样的个性，你什么都干得成。世界只属于你一个季节……我遇见你的那一刻，我看得出，你并没有十分意识到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实际上可以成为怎样一个人。你身上有那么多东西让我着迷，所以我觉得必须把某些关系到你的事告诉你。我想，要是你虚度了青春，那该有多不幸。因为你的青春岁月所剩无多——只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了。普通的山花谢了又开，明年六月，金莲花会像现在这样开得金黄。再过一个月，铁线莲会长出星星似的紫色花朵，一年又一年，绿色的叶子支撑着紫色的星星。但我们的青春却一去不返。二十岁时，脉搏跳得很欢，现在却微弱无力了。我们的四肢废了，感官坏了。我们衰变成了可怕的傀儡，只剩下记忆中令我们害怕的激情，以及我们没有胆量接受的巨大诱惑，依然拂之不去。青春啊，青春！除了青春，世上什么也没有！

道连·格雷瞪着眼睛倾听着，不胜惊讶。一阵丁香花从他手里落到沙砾上，一只毛茸茸的蜜蜂飞来了，围着花朵嗡嗡地转了一会儿，然后在小花星座般椭圆形的球体上，开始急急忙忙乱爬起来。他很有兴味地注视着。那种对琐事的不同寻常的兴趣，往往产生于我们害怕大事的时候；或者是一种新的情绪袭来却又难以表达的时候；或者是某种念头缠住我们头脑，驱使我们屈服的时候。一会儿，蜜蜂飞走了。只见它钻进了弄脏了的喇叭形紫色牵牛花，那花朵似乎颤动了一下，随后来回摇摆起来。

突然，画家出现在画室门口，断断续续打着手势，招呼他们进去。两人相视而笑。

"我等着呢，"他叫道，"光线挺不错，你们可以把饮料拿进来。"

他们起身信步沿小径走去。两只绿白相间的蝴蝶扇着翅膀，从身旁飞过，花园一角的梨树上，一只鸫鸟叫了起来。

"格雷先生，你见到了我很高兴，是不是？"亨利勋爵瞧着他说。

"是呀，现在是很高兴，但不知道我能总是那么高兴吗？"

"总是！这是个可怕的字眼。我一听就发抖。女人们很喜欢用这两个字。她们为了使浪漫永久却把浪漫破坏得一丝不剩。这个字眼也毫无意义。朝三暮四和永世相守的区别，在于前者比后者更持久些。"

道连·格雷挽住亨利勋爵的胳膊，走进画室。"既然如此，那么让我们之间的友谊属于朝三暮四吧，"他轻声说，因为自己的唐突而涨红了脸。随后走上画台，继续摆好原来的姿势。

亨利勋爵一屁股坐进了一把柳条大靠手椅里，看着他。霍尔华德不时后退几步，远远地打量自己的作品，除此之外，只有画笔落在画布上的沙沙声打破了沉寂。从敞开的门射进来的斜

阳中，灰尘在飞舞，一片金黄。到处弥漫着浓浓的玫瑰花香。

约摸一刻钟以后，霍尔华德停止了作画，对道连·格雷看了很久，然后又对那幅画看了很久，咬着大画笔的一头，皱了皱眉。"全画好了，"他终于叫道，弯下身去，用瘦长的朱红色字母，在画布左角写上自己的名字。

亨利勋爵走过去细细琢磨起这幅画来。这无疑是件绝妙的艺术品，同时也画得极为逼真。

"老兄，我最最热烈地祝贺你，"他说，"这是现代最杰出的画像。格雷先生，过来瞧瞧你自己吧。"

小伙子跳了起来，仿佛从梦中惊醒过来似的。"真的画好了?"他喃喃地说，从画台上走了下来。

"全好了，"画家说，"今天你的姿势摆得很好，我非常感激。"

"那完全归功于我，"亨利勋爵插嘴说，"可不是吗，格雷先生?"

道连没有回答，无精打采地从画像前走过，但回头一看，便倒退了几步，两颊泛起了愉快的红晕，眸子里透出喜悦之情，好像第一次才认识自己似的。他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模模糊糊地觉得霍尔华德同他在说话，但不知道说些什么。他恍然大悟似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美貌。这种感觉，以前从未有过。巴兹尔·霍尔华德的恭维，不过是友好动听的溢美之词，他听过便一笑了之，丢到了脑后，并没有对他的个性产生什么影响。而现在，亨利·沃顿勋爵发表了一通赞美青春的奇谈怪论，发出了青春短暂的骇人警告。这番话当时就打动了他，而此刻他站着，凝视自己英姿的映象时，亨利勋爵所描绘的情景，十分真切地浮现在他脑际。是呀，将来有一天，他的面容会干枯起皱，眼睛会昏花无神，优美的身材会破相变形，唇上的猩红会渐渐褪色，发上的金黄会悄然消失，构成他灵魂的生命，会毁坏他的躯体，他会变得丑陋

可怕，粗糙不堪。

想到这里，他感到一阵剧痛如刀子般钻心，使他每一根细小的神经都颤抖起来。他的眼睛由淡而深，转成了紫晶色，蒙上了泪水。他觉得仿佛一只冰冷的手揪住了他的心。

“你不喜欢吗?”霍尔华德终于叫道，不明白这小伙子为什么缄默不语，心里有点不痛快。

“他当然喜欢啰，”亨利勋爵说。“谁会不喜欢？这是现代艺术中的一大杰作。不管你开什么价，我都给。我买定了。”

“这不是我的财产，哈利。”

“那么是谁的呢?”

“当然是道连的，”画家回答。

“这家伙真幸运。”

“多悲哀呀!”道连·格雷轻声说，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画像。“多悲哀呀！我会老起来，变得既讨厌又可怕。而这幅画却会永远年轻，绝不会比六月这个特别日子的模样更老……要是反过来就好了。要是永远年轻的是我，而变老的是画该多好！为了这个目的——为了这个目的——我什么都愿给！是的，我愿献出世上的一切！我愿拿我的灵魂去交换!”

“你不大会喜欢这样的交易，巴兹尔，”亨利勋爵大声说，笑了起来。“那样的话，你的作品就倒霉了。”

“我会坚决反对的，哈利，”霍尔华德说。

道连·格雷回头看着他。“我相信你会反对的，巴兹尔。你爱艺术甚过于爱朋友。对你来说，我不过是一尊青铜像而已，我想连青铜像都不如。”

画家惊呆了。这不像是道连说的话。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似乎很生气，脸涨得通红，两颊在发烧。

“是的，”他继续说，“在你的心目中，我不如你象牙做的赫耳

墨斯神，或是银制的农牧神。你会永远喜欢这些东西。你能喜欢我多久呢？我想等我有了第一条皱纹，你就不喜欢了。现在我明白了，不管是谁，一旦失去了美丽的容颜，便失去了一切。你的画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亨利·沃登勋爵说得千真万确，青春是惟一值得拥有的东西。等我发现自己老了，我便自杀。”

霍尔华德脸色煞白，一把抓住了他的手。“道连！道连！”他叫道。“别这么说。我从来没有像你这样的朋友，以后也不会再有。你不会妒嫉物质的东西吧？——你比它们都要美！”

“凡是其美不灭的东西，我都妒嫉。我妒嫉你为我所作的画像。为什么它能保持我必须失去的东西呢？每分每秒的时光都从我身上取走什么，去转交给他。啊！倒一下该多好！要是画像会变，而我永远同现在一样该多好！你干吗要画它呢？总有一天它会嘲笑我——狠狠地嘲笑我！”热泪夺眶而出。他抽出手，蓦地坐到了沙发上，把头埋在软垫里，仿佛在祈祷。

“你干的好事，哈利，”画家抱怨说。

亨利勋爵耸了耸肩。“这是真正的道连·格雷——如此而已。”

“这不是。”

“如果不是，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请你走的时候你本该走掉，”他咕哝着。

“你请我留下我才留下的，”亨利勋爵回答。

“哈利，我可没法同时跟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吵架，但是你们俩却弄得我恨起自己最好的作品来了，我要把它毁掉。除了画布和颜料，还有什么？我不想让它夹在我们三个活人中间，损害我们。”

道连·格雷从沙发靠垫上抬起了满头金发的脑袋，脸色苍白、眼泪汪汪地看着霍尔华德朝松木画桌走去，那张画桌放在掩

着窗帘的大窗子下面。他在那儿干什么呢？在一堆锡管和干燥的画笔中间，他的手指摸过来摸过去，寻找着什么。哦，原来是找那把长长的调色刀，刀刃很薄，是用柔钢做的。他终于找到了，正要拿它去划破画布。

小伙子忍住抽泣，从沙发上跳起来，朝霍尔华德冲过去，抢过他手里的刀子，把它扔到了画室的一头。“别这样，巴兹尔，别这样！”他叫道。“这等于是谋杀！”

“我很高兴你总算欣赏我的作品了，道连，”画家定下神来以后冷冷地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欣赏这幅画。”

“岂止欣赏？我完全陶醉了，巴兹尔。它是我的一部分，我有这样的感觉。”

“好吧，等你干了，上了釉，装上框框，就送你回家。然后你爱怎么处置自己就怎么处置吧。”他穿过房间，打铃要茶点。“当然你愿意喝茶啰，道连？你也一样，是不是，哈利？要不，你们都反对这种简单的乐趣？”

“我喜欢简单的乐趣，”亨利勋爵说。“简单的乐趣是复杂所能找到的最后一个避风港。不过我不喜欢吵吵闹闹的场景，除了舞台上之外。你们这些家伙多荒谬呀，两人都一样。不知是谁把人说成了理性的动物。这是迄今为止最不成熟的定义。人可以是很多东西，但不是理性的。我很高兴人毕竟不是理性的：尽管我希望你们两个家伙不要为画像吵个不休。巴兹尔，这画还是给我吧。这傻小子并不是真的想要它，而我倒真的要。”

“要是你把画给了除我之外的其他人，巴兹尔，我永远不会原谅你！”道连·格雷叫道，“而且我也不允许别人叫我傻小子。”

“你知道这画是你的，道连。它还没有问世我就给了你。”

“你知道你做得有点傻，格雷先生。而且，要是有人提醒你，你年纪轻得很。你也不会真有反感吧。”

"今天早晨要是有人这么说，我会很反感的，哈利勋爵。"

"啊！今天早晨！从那时起你活得很满意。"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进来一个管家，端着装满茶的茶盘，把它放在一张小小的日本茶几上。杯盘叮当作响，一把有凹槽的乔治时代的茶壶发出嘶嘶的响声。侍者送进来两个球形瓷缸。道连·格雷走过去把茶倒好。两个人懒洋洋地走向茶几，看看瓷缸盖子底下是什么东西。

"今晚我们去剧院吧，"亨利勋爵说。"肯定有地方在上演什么。我已经答应上怀特家吃饭，不过反正是个老朋友，我可以发个电报，告诉他我病了，或者是因为后来有约，没有办法来了。我想这个借口比较好，出人意外地直率。"

"要穿燕尾服，真是烦透了，"霍尔华德嘟哝着，"更何况穿上以后又难看得要死。"

"是呀，"亨利勋爵心不在焉地回答，"十九世纪的服装真可怕，那么灰暗，那么压抑。罪孽是留在现代生活中惟一的色素。"

"你真不该在道连面前说这样的话，哈利。"

"哪一个道连面前？给我们倒茶的那个，还是画中的那个？"

"哪一个面前都不行。"

"我想同你一起去剧院，亨利勋爵，"小伙子说。

"那么你愿意去啦。你也去好不好，巴兹尔？"

"我去不了，真的。我还是不去好，忙不过来呢。"

"好吧，光我们两人去吧，格雷先生。"

"我太高兴了。"

画家咬着嘴唇，拿了茶杯，向画像走去。"我就跟真的道连呆在一起吧，"他伤心地说。

"它是真的道连吗？"画像的原型穿过房间朝他走去。"我真的像它？"

"是的，你跟它一模一样。"

"这多好啊，巴兹尔！"

"至少外表很像。但他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霍尔华德叹息着说。"那就非同一般了。"

"说起忠实，人们真也太大惊小怪了！"亨利勋爵大声说道。"哎呀，即使是爱情，也纯粹是个生理学上的问题，与我们个人的意志无关。年轻人想要忠实，却不忠实；老年人不想忠实，却力不从心，事情就是这样。"

"今晚别去看戏，道连，"霍尔华德说，"留下来同我一起吃饭。"

"我不行，巴兹尔。"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答应跟亨利·沃登勋爵一起去了。"

"他不会因为你守信而更喜欢你，他自己也常常食言的。我求你别去。"

道连·格雷笑了起来，摇了摇头。

"我求你啦。"

年轻人犹豫了一下，目光转向一头的亨利勋爵。勋爵正从茶几那边注视着他们，笑嘻嘻地觉得很有趣。

"我得去，巴兹尔，"他回答。

"那好吧，"霍尔华德说，走过去把杯子放在茶盘上。"已经不早了，你们还得换衣服，那就赶紧走吧。再见，哈利。再见，道连。尽快来看我，明天就来。"

"一定。"

"不会忘掉吧。"

"不，当然不会。"道连叫道。

"还有……哈利！"

"什么事，巴兹尔？"

"记住我求你的事，早上我们在花园里的时候说的。"

"我忘了。"

"我信任你。"

"但愿我能信任自己，"亨利勋爵笑着说。"来吧，格雷先生，我的马车已经在外边了。我可以送你到家。再见，巴兹尔。下午过得挺有意思。"

关了门以后，画家猛地跌坐在沙发上，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第 三 章

第二天十二点半，亨利·沃登勋爵从科森街漫步来到阿尔本尼街，拜访他舅舅福默勋爵。他是一个性情随和，举止有些粗俗的老单身汉。外界都说他自私，因为没有从他哪儿捞到什么特别好处。但上流社会却认为他很慷慨，因为他款待着一批使他开心的人。他父亲做过我们驻马德里的大使，那时候伊莎贝拉还年轻，而普里姆则默默无闻。但后来他一气之下离开了外交界，原因是没有派他去巴黎当大使。他自己却认为，凭他的出身，他偷懒的本事，他写快报那一手好文章，他纵情作乐的派头，这个职务非他莫属。他儿子原是他的秘书，这时候也同长官一起辞职，尽管人家都认为做得有点愚蠢。几个月以后，儿子继承了爵位，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贵族们的伟大艺术——无所事事。他有两幢市区的大房子，为了省心，却宁愿住在单人套间里，并大多在俱乐部里吃饭。他也花了些心血，经营英格兰中部诸郡的煤矿，还为自己染指工业找到了借口，说是煤有一大好处，让

绅士们能够体面地在壁炉里烧木柴。他政治上属于保守党，只不过保守党执政的时候，大骂保守党人是一批激进坯子。在侍从面前他是个英雄，尽管要受他们欺侮；在亲戚面前他让人闻之胆寒，倒过来去欺侮人家。也只有英国才能造就这样的人物，而他总是说这个国家快要完蛋了。他的信条已经过时，却自有一大套为自己偏见辩护的理由。

亨利勋爵走进房间，看见舅舅身穿粗陋的猎装坐着，吸着雪茄，对着《泰晤时报》嘟嘟哝哝。“哦，哈利，”这位老绅士说，“什么风把你这么早就吹来了？你们这些花花公子呀，不到两点不起床，不到五点不见人。”

“完全是出于家族亲情，请相信我，舅舅。我想从你那儿弄点什么。”

“想必是要钱，”福默勋爵苦笑了一下说。“好，坐下来说个明白吧。现在的年轻人呀，总以为钱就是一切。”

“说得对，”亨利勋爵解开外套的扣子，低声说，“年纪大了他们就懂了。不过我不需要钱，只有付账的人才需要，乔治舅舅，而我从来不付账。一个人如果不是长子，赊欠就成了他人生的资本，这样的日子过得挺舒畅。而且我总是跟达特穆尔的生意人往来，所以他们不来找我麻烦。我要的是信息，当然不是有用的信息，而是无用的。”

“行啊，凡是英国蓝皮书里写的，我都可以告诉你，哈利，虽然如今这些家伙写的尽是一派胡言。我当外交官那会儿情况还好些。不过，听说现在要经过考试才能进外交界。那又能指望什么呢？考试嘛，先生，是彻头彻尾的骗局。一个有身份的人，他知道的总是绰绰有余；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他所知道的对自己有害益。”

“道连·格雷不属于蓝皮书的内容，乔治舅舅，”亨利勋爵懒

洋洋地说。

"道连·格雷？这人是谁啊？"福默勋爵说，他浓密的白眉毛皱了起来。

"我正是为打听这事来的，乔治舅舅。或者不如说，我知道他是谁。他是最后一个克尔索勋爵的外孙。他母亲是德福洛的后代，叫玛格丽特·德福洛夫人。我想请你谈谈他母亲。她的模样？嫁给了谁？与你同时代的人，你几乎无人不知，所以也可能知道她。现在我对格雷先生很感兴趣，刚跟他见过面。"

"克尔索的外孙！"老绅士重复道——"克尔索的外孙！……当然……我同他母亲很熟。我想我参加了她的施洗礼。玛格丽特·德福洛，一个绝顶漂亮的姑娘，跟一个身无分文的年轻人私奔，弄得所有的男人都发了疯。那小子是个无名小卒，先生，步兵团里的少尉什么的。当然，我全都记得，就仿佛是昨天的事。婚后没几个月，这可怜家伙便在斯帕的一次决斗中丧了命。这件事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丑闻。听说克尔索派了一个亡命之徒，比利时杀手，当众侮辱自己的女婿。他雇他来干的，先生，出钱雇佣。那家伙好像对付一只鸽子似的把他捅死了。这事儿给包了起来，可是，天哪！打那以后，好一阵子克尔索都孤零零地在俱乐部里吃牛排。人家告诉我，他把女儿弄回来了，而她从此便不跟他说话。啊，是呀，这件事很糟糕。那姑娘也死了，前后还不到一年。所以留下了一个儿子，是不是？我已经把这事给忘了。这孩子长得怎么样？要是像他妈妈，那一定是个漂亮小伙子。"

"他长得很漂亮，"亨利勋爵表示赞同。

"但愿有可靠的人在照应他，"老人往下说。"如果克尔索通情达理，他应当有一大笔钱可以到手。他母亲也有钱。塞尔比家族所有的财产，都从他母亲的外祖父传给了他母亲。她外祖

父痛恨克尔索，说他是个吝啬鬼。他也确实如此。他去过马德里，当时我还在那里。天哪，我真为他感到害臊。以前，女王总是向我问起，为车钱与马车夫吵个没完的那个英国贵族，有人为此还编了不少故事。整整一个月我都不敢在宫廷露面。我希望他对待自己的孙子比对待马车夫要好些。"

"我不知道，"亨利勋爵答道。"我想这孩子会有钱的。他还没有成年，但已享有塞尔比的产业，我知道。他这么告诉我的。而……他母亲长得很美吗?"

"玛格丽特·德福洛是我平生见过的最可爱的女子，哈利。究竟为什么她会鬼使神差地走到那条路上，我永远都弄不明白。只要她看中，她完全可以爱嫁谁就嫁谁。卡灵顿疯也似地追她。可是她很浪漫，那个家族的女人都这样。不过男人们都差劲，哎呀，女人们却非同寻常。卡灵顿跪在她面前，他自己告诉我的。她却嘲笑他，而当时伦敦的女子没有一个不在追求卡灵顿。说起糊涂婚姻，顺便提一句，你父亲告诉我达特穆尔要娶一个美国佬，他玩的是什么把戏? 难道英国姑娘都配不上他们?"

"眼下娶美国佬是一种时髦，乔治舅舅。"

"我可以跟全世界打赌，我看好英国女人，哈利，"福默勋爵用拳头击了一下桌子说。

"赌注都压在美国女人身上了。"

"听说他们没有耐力，"他的舅舅嘟哝着。

"长时间的角逐会使他们筋疲力尽，但美国人在障碍赛中很出色。他们往往速战速决。我想达特穆尔没有获胜的机会。"

"谁是她亲人?"老绅士咕哝着。"她有亲人吗?"

亨利勋爵摇了摇头。"美国姑娘隐瞒父母的身份，就像英国女人隐瞒自己的历史那么巧妙，"说着他站起来要走。

"想来他们是猪肉包装工，是吧?"

"希望如此，乔治舅舅，为了达特穆尔。据说，在美国猪肉包装是最获利的行业，仅次于搞政治。"

"她长得好看吗？"

"她装出一副漂亮的样子。大多数美国女人都这样。这是她们迷人的诀窍。"

"美国女人为什么不能呆在自己国家里呢？她们总是说，美国是女人的天堂。"

"没有错。这也就是为什么像夏娃一样，她们都急不可耐地要离开天堂，"亨利勋爵说。"再见，乔治舅舅，我再呆下去就赶不上中饭了。谢谢你，提供了我要的情况。对新朋友，我什么都想知道；对老朋友，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你上那儿去吃中饭，哈利？"

"阿加莎姑妈那儿，我还约了格雷先生。他是姑妈新近的宠儿。"

"哼！告诉你姑妈阿加莎，别再为她那慈善募捐的事来找我麻烦了。我讨厌死了。啊呀，这个好心的女人以为我无所事事，专为她傻乎乎的奇思怪想送支票去。"

"行啊，乔治舅舅，我会告诉她的，不过不会有什么效果。慈善家会失去一切人性，这是他们最显著的特点。"

老绅士抱怨着表示同意，一面打铃召唤仆人。亨利勋爵踏上低矮的拱廊，到了伯灵顿街，再折向伯克莱广场。

这就是道连·格雷双亲的故事。讲述得十分粗略，却因为暗示着一段离奇而近乎现代的罗曼史，深深打动了他。一个漂亮的女人，为了疯狂的恋情而不顾一切。几周如痴如狂的甜蜜日子，被一桩奸诈丑恶的罪行所打断。挨过几个月无言的痛苦之后，一个婴儿在阵痛中出世了。死亡夺走了母亲，把孤苦伶仃的男孩留给了专横冷酷的老人。是啊，这是一个有趣的背景，烘托

出了那男孩，使他更为完美。每一件赏心悦目的东西背后，总有一段悲哀的隐情。连最不起眼的小花要开放，世界也得经历阵痛。昨夜俱乐部的晚餐上，道连·格雷多么富有魅力，坐在对面，沉浸在惊喜之中，目光愕然，双唇张开。红色的烛罩，把他那令人惊叹的面容映照得像一朵红红的玫瑰。跟他交谈，就好像拉一把精制的小提琴，琴弓的一推一拉，一抖一动，都会得到呼应……把影响施与别人真令人兴奋，确实无与伦比。把自己的灵魂投射进某种高雅的东西里，并让它在那里逗留一会儿；听到自己理性的见解产生了伴有激情和青春的音乐的回响；把自己的气质像一种微妙的流体或是奇异的香气那样，灌注进另一种气质；这些都给人一种真正的快乐，在我们这个如此局促、如此庸俗的时代，这个声色犬马、缺乏志向的时代，那也许是一种最舒心的快乐……他在巴兹尔画室巧遇的这个小伙子，还是一个了不起的典型，或者至少可以塑造成一个了不起的典型。他很高雅，具有古老的希腊大理石雕刻所保留的童稚般的纯真和美丽。你把他塑造成什么都行，可以做成巨神泰坦，也可以做成小玩具。多么可惜啊，这样的美竟注定要消失！……而巴兹尔呢？从心理学角度看，他真有意思！新的艺术技巧，观察生活的新的视角，出奇地因为某个人在场而得到了启发，而这个人自己却浑然不觉。沉默的精灵住在昏暗的林地里，毫无踪影地在空旷的田野走来走去，突然间像树神德律阿德斯那样显形了，而且一点也不害怕，因为画家的灵魂在寻觅着她。此刻，在他的灵魂中唤起了一种奇妙的情景，惟有在这种情景中，奇妙的东西才能够显现。于是，事物的形状和风格一定程度上变得高雅了，获得了某种象征意义，仿佛它们本身成了另一种更完美的东西的风格，使其从影子变成了实体。这一切真不可思议！他记起了历史上类似的情况。不是那位沉思型艺术家柏拉图首先这么分析的吗？

波纳洛蒂不是把它刻在写有十四行组诗的彩色大理石上吗？但在我们这个世纪，这是不可理解的……是呀，就像道连·格雷不知不觉中影响着这位画家，使他创作出了出色的画像那样，他竭力要去影响道连·格雷。他要设法去控制他，事实上他已经成功了一半，他要得到那个奇妙的精灵 这个爱情和死亡的结晶，有着某种迷人的东西。

他突然停了下来，抬头看了看房子，发现走过姑妈家已经有一段路了，便笑着退了回来。他走进有些灰暗的大厅时，管家告诉他宾主已经入座了。他把帽子和手杖交给了一个侍从，走进餐室。

“又迟到了，哈利，”姑妈朝他摇了摇头叫道。

他随口编了个理由，在她旁边的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朝四周打量了一下，看看有哪些人在座。道连在桌子的一头羞怯地向他欠了一欠身子，脸上暗暗地泛起了愉快的红晕。坐在他对面的是哈里公爵夫人。她性情随和，脾气很好，相识的人都喜欢她。她体态有些臃肿，换个没有爵位的妇人，当代历史学家准会将她描绘成胖子。坐在她右边的是托马斯·伯顿爵士，一位激进的议员。在公开场合，他紧跟领袖，私下里却紧跟最好的厨师，奉行熟知的明智原则：与保守党人吃在一起，却与自由党人想到了一起。坐在她左面的是屈莱德里的厄斯金先生，一个很有魅力和文化素养的老绅士，却养成了沉默寡言的坏习惯，据他自己有一回对阿加莎夫人解释说，是因为三十岁之前把该说的话都说了。他的邻座是范德勒夫人，他姑妈的一位故友，女人中的圣贤，可惜打扮极其粗俗，使人想起装订得很蹩脚的圣歌集。幸亏她的另一边坐着福德尔勋爵，一个绝顶聪明的庸人，中等年纪，已经歇顶，光光的头犹如众议院部长的声明，一无遮拦。范德勒夫人极其认真地和福德尔勋爵交谈着。按勋爵的说法，这种认

真劲儿，是一切真正的好人所犯的不可原谅，却又谁都无法避免的错误。

"我们正说着可怜的达特穆尔的事儿，亨利勋爵，"公爵夫人大声说，隔着桌子愉快地朝他点了点头。"你认为他真的会娶这个迷人的小女子？"

"我相信她已经决定向他求婚，公爵夫人。"

"那还得了！"阿加莎夫人嚷道。"说真的，有人应当出来干涉一下。"

"根据可靠消息，他父亲开了一家美国干货店，"托马斯·伯顿爵士说，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

"我舅舅已经说他是包装猪肉的，托马斯爵士。"

"干货！美国干货是什么？"公爵夫人问，惊愕地举起一双肥大的手，特别强调了一下那个"是"字。

"美国小说，"亨利勋爵回答，一面取过一些鹌鹑来吃。

公爵夫人显得莫名其妙。

"别理他，亲爱的，"阿加莎夫人耳语道。"他说的话自己从来不当真。"

"美国被发现的时候，"这位激进的议员说着开始列举一些乏味的事实。像所有那些想把一个话题谈彻底的人一样，他也终于弄得听者彻底疲惫了。公爵夫人叹了口气，行使自己的特权，把他打断了。"但愿我们根本就没有发现美国！"她嚷道。"说真的，我们的姑娘如今没有机会了。这太不公平。"

"也许，说到底美国根本就没有发现，"厄斯金先生说，"我个人认为，美国只不过是被觉察到罢了。"

"啊！可是我看到过美国居民的样子，"公爵夫人含糊其辞地回答道。"我得承认，她们大都长得很漂亮，穿得也很好，所有的服装都是从巴黎弄来的，我希望我也一样阔绰得起。"

“据说好的美国人死后去巴黎，”托马斯爵士轻声笑道，满肚子都是过时的俏皮话。

“真的！那么坏的美国人死后上哪儿呢？”公爵夫人问道。

“他们去美国，”亨利勋爵咕哝着。

托马斯爵士皱起了眉头。“恐怕你的侄子对这个伟大的国家怀有偏见呢，”他跟阿加莎夫人说。“我游遍了美国，车子是由导游提供的，在这些事情上，他们向来很客气。我敢担保，去美国旅游会增长见识。”

“难道只有去芝加哥才增长见识？”厄斯金先生哀哀地问。“我可受不了这旅程。”

托马斯爵士挥了挥手。“屈莱德里的厄斯金把世界搬到他书架上来了。我们这些讲究实用的人，喜欢实地看世界，而不是从书本中读世界。美国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民族，绝对地理智。我认为这是他们的显著特点。是呀，厄斯金先生，一个极其理智的民族。我敢说美国人从来不胡闹。”

“多么可怕！”亨利勋爵叫道。“我能忍受出于本能的暴力，却无法忍受出于本能的理性，使用这样的理性是不公平的，那是对理智的暗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托马斯爵士涨红了脸。

“我明白，亨利爵士，”厄斯金先生说，微微一笑。

“悖论尽管不错……”一位从男爵辩驳道。

“那是一个悖论吗？”厄斯金先生问道。“我并不这样认为。也许是吧，不过，真理就是以悖论的方式存在的，要检验事实就必须把它放在钢丝绳上来看，当事实成了杂耍演员时，我们就可以来判断它了。”

“我的天哪！”阿加莎夫人说，“瞧你们这些男人，这么争个不休！说实在，我永远搞不清楚你们在谈论什么。啊，哈利，你让

我很生气。为什么你劝说我们可爱的道连·格雷先生放弃伦敦东区？我敢说他会成为无价之宝。他们会喜欢他的演奏。”

“我要他为我演奏，”亨利勋爵叫道，笑了一笑。他朝桌子的一头瞧了一眼，看到对方报之以欢快的目光。

“惠特查普尔[1] 的人真不幸，”阿加莎夫人继续说。

“除了苦难，我什么都能同情，”亨利勋爵耸了耸肩说。“我不能同情苦难，因为太丑陋、太可怖、太痛苦了。现代人对痛苦的同情，是一种极度的病态。我们应当同情生活中的色彩、美丽和欢乐。生活中的痛苦，说得越少越好。”

“但是，东区仍然是个重要的问题，”托马斯爵士神情严肃地摇了摇头议论道。

“确实如此，”年轻的勋爵回答道。“那是一个奴役的问题，而我们却试图以取悦奴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政治家热切地看着他。“那么你建议怎样来改变呢?”他问。

亨利大笑起来。“在英国，除了天气我什么都不想改变，”他回答。“我很满足于哲理性的沉思。不过，鉴于十九世纪因为滥施同情而已经穷途末路，我倒建议应当求助科学来纠正我们。感情的长处在于把我们引向歧路，而科学的长处则在于没有感情用事。”

“可是我们的责任那么重大，”范德勒太太小心翼翼地大着胆子说。

“非常重大，”阿加莎姑妈附和着。

亨利勋爵朝厄斯金先生看了一眼。“人类过于郑重其事了，这是世界的原罪。要是洞穴人当初知道放声大笑，历史就完全不一样了。”

---

① 伦敦贫民窟。

"你真让人感到宽慰，"公爵夫人柔声说。"我来看你亲爱的姑妈的时候，总觉得内疚，因为我对东区的事丝毫不感兴趣。往后我可以正眼看她而不脸红了。"

"脸红是很赏心悦目的，公爵夫人，"亨利勋爵议论道。

"只有当人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她回答。"像我这样的老妇，脸红就不是一个好兆头了。啊，亨利勋爵，但愿你能告诉我怎样才能恢复青春。"

他想了一想。"你还记得早年犯过什么大错吗，公爵夫人？"他问，目光扫过桌子看着她。

"恐怕很多很多，"她大声说。

"那么就再犯一次吧，"他十分严肃地说。

"人要讨回青春，就只要把以前干过的傻事再干一遍。"

"一个多么可爱的理论！"她叫道。"我必须把它付诸实践。"

"一个多么危险的理论！"托马斯爵士从紧闭的嘴唇吐出了这句话。阿加莎夫人摇了摇头，但不禁感到有趣。厄斯金先生倾听着。

"是的，"他又说下去，"那是人生的一大秘密。如今，多数人都死于耸人听闻的常识，当他们发现人惟一从不后悔的是自己犯过的错误时，已经为时太晚了。"

满座的人都大笑起来。

他把玩着这个想法，变得任性自恃起来，把它丢到空中，变换个样子，一会儿放走它，一会儿又把它捉回来，用幻想使它闪光，用悖论使它飞翔。他这么玩着玩着，对愚蠢的赞颂竟幻化成了一种哲学，而哲学自己则变得年轻起来，如我们所能想象的那样，穿上酒迹斑斑的长袍，戴了常青藤花冠，踏着疯狂的欢快乐曲，像酒神的女祭司那样，在生命的小山上跳起舞来，嘲笑迟钝的赛利纳斯依然十分清醒。事实犹如受惊的森林动物，在她面

前纷纷逃走了。她那白皙的脚，踩着巨大的酒榨机，机上坐着智者奥默①，她踩呀踩呀，直到葡萄的汁水泛起一阵阵紫色的泡沫，涌到她光着的脚周围，或者红色的酒泡溢出酒桶，滴在黑色倾斜的桶腰上。这是一件出色的即兴之作。他觉得道连·格雷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由于意识到自己希望迷住听众中某个人的心，他的才思更加敏捷，他的想象更富有色彩。他才华横溢、浮想联翩，毫无顾忌。他使听者为之倾倒。他们跟着他的风笛笑个不停。道连·格雷始终盯着他，着了魔似地坐着，阵阵微笑掠过嘴唇，渐渐暗淡的眼神里出现了越来越惊讶的表情。

最后，现实披着时装，走进了房间——一个仆人来禀报，说公爵夫人的马车已在等候。她拧着手，假装很失望。"真讨厌！"她叫道，"我得告辞了。先要到俱乐部接我丈夫，送他上威利斯会议厅，主持某个荒唐的会议。要是迟了，他准要发火。戴了这样的帽子可不能吵架，这东西弱不经风，话说重了便会把它毁掉。不过我得走了，亲爱的阿加莎。再见，亨利勋爵，你很讨人喜欢，也很使人丧气，我真不知道对你的观点说什么好。哪一天晚上你得过来同我们一起吃饭。星期二好不好？星期二你有空吗？"

"为了你，我什么人都可以谢绝，公爵夫人，"亨利勋爵说着鞠了一躬。

"啊，那太好了，但也是你的不是，"她大声说，"你可得来呀，"于是便大模大样地走出了房间，后面跟着阿加莎和其他几位夫人。

亨利勋爵再次坐下的时候，厄斯金先生走过来，坐在他近

---

① 奥默(1048? —1123)，波斯诗人和天文学家，著有诗歌《鲁拜集》，好以饮酒忘却死亡和对上帝的失望。

旁，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

"你大谈其书，"他说，"为什么自己不写一本呢？"

"我太喜欢看书了，因而无意去写书，厄斯金先生。当然我想写一本小说，一本像波斯地毯那么可爱，那么不真实的小说。在英国，除了那些热衷于报纸、初级读物和百科全书的人，找不到文学大众。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英国人是最没有文学美感的。"

"恐怕你是对的，"厄斯金回答。"我自己在文学上也曾有过一番雄心，但早就放弃了。嗨，我的年轻朋友，如果我可以这么称呼你的话，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午餐时说的话当真吗？"

"我都忘了说些什么了，"亨利勋爵微微一笑说。"都很不好吗？"

"真的很不好。说实在我认为你极端危险。要是我们善良的公爵夫人有什么差错，我们会以为你应当负主要责任。不过我得跟你谈一谈人生。我所属的这代人非常乏味。哪一天你对伦敦厌倦了，就上屈莱德里来，我有幸留着几瓶极好的红葡萄酒，你可以一边喝酒一边阐释你的享乐哲学。"

"我会陶醉的。拜访屈莱德里是一大荣幸。极好的主人，极好的图书室。"

"你一来更是锦上添花了，"老绅士说着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现在我得跟你的好姑妈告别了。我该上雅典娜文学俱乐部去，这会儿正是我们在那儿打瞌睡的时候。"

"你们都这样吗，厄斯金先生？"

"我们一共四十个人，坐在四十条靠手椅上。我们在为做文学院院士作准备呢。"

亨利勋爵大笑着站了起来。"我要上海德公园去，"他大声说。

他走出门时，道连·格雷碰了碰他胳膊。“我跟你一起去吧，”他低声说。

“可我想你已经答应去看巴兹尔·霍尔华德了，”亨利勋爵回答。

“我宁可跟你走。是呀，我觉得一定得跟你走。就让我去吧。你能答应我不停地跟我谈天吗？谁都没有你那么谈得精彩。”

“啊！今天我可谈得够多了，”亨利勋爵微笑着说。“我现在只想观察一下生活，你高兴的话，不妨来同我一起观察。”

第　四　章

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在亨利勋爵梅菲埃住宅的小图书室里，道连·格雷斜倚在豪华的靠手椅上。这书房本身就很别致，高高的橄榄色橡木护墙板，奶油色的中楣，往外突的泥满平顶。砖粉色的毡毯上，铺着带长长的丝绸流苏的波斯小地毯。一张椴木小茶几上放着一个小雕像，出自克罗迪翁[1]的手笔。雕像旁边有一部《百篇小说集》[2]，是克洛维斯·伊夫[3]为玛格丽特·瓦卢阿[4]装订的，封面上饰有涂金的雏菊，那是王后选中的图案。壁炉架上摆着几个大青瓷坛子和一些仿制的郁金香。夏日

---

① 克罗迪翁(1738—1814)，法国雕塑家，以创作古代题材的作品著称。

② 这是一部出版于一四八二年的法国故事集，内容低俗淫猥，因其乐观的享乐主义而深得收藏者的喜爱。

③ 克洛维斯·伊夫(1584—1635)，法国王宫的图书装订师和配图师，以其夸张的风格而闻名。

④ 玛格丽特(1553—1615)，法王亨利·纳瓦尔之妻，是位生活荒唐的绝代佳人。

伦敦那杏黄色的阳光,透过镶嵌着铅条的小窗射了进来

亨利勋爵还没有来书房。他按自己的准则行事,总是迟到。他的信条是,守时是时间的窃贼。所以道连·格雷一脸不高兴,无精打采地翻着插图精美的《曼侬·列斯科》[1],那是他在一个书架上找到的。路易十四时代风格的时钟,一板一眼地响着单调的滴答声,使他很不耐烦,有一两回竟想要走了。

他终于听到外面响起了脚步声,门开了。"你来得好晚呀,哈利!"他咕哝着。

"恐怕不是哈利,格雷先生,"回答的是个尖嗓子。

他赶紧回头看了一眼,并站了起来。"对不起,我以为是……"

"你以为是我先生,结果却是他太太。你得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看过你的照片,所以很熟悉你。我想我先生那儿有你十七张照片。"

"不是十七张吧,亨利夫人?"

"嗯,那么十八张吧。而且那天晚上我看到你和他一起在歌剧院看戏。"她说着神经质地大笑起来,带着她那"毋忘我"的呆滞眼神望着他。她是一个古怪的女人,身上的服装看上去仿佛是在怒气冲天时设计,大发雷霆时穿上去的。她平时总与某个人相爱,但她的热情从来得不到回报,所以一直保留着全部的幻想。她竭力要使自己看上去很别致,却落得个乱蓬蓬不整洁的样子。她的名字叫维多利亚,还有一个爱上教堂的癖好。

"想来是演《罗恩格林》[2] 的时候吧,亨利夫人?"

"不错,是在上演《罗恩格林》的时候。我最喜欢瓦格纳的音

---

① 法家作家普拉沃斯特的长篇小说,描写爱情与纵欲之间的矛盾。

② 德国作曲家瓦格纳(1813—1883)所作的歌剧,初次上演于一八五〇年。

乐。音量那么高，你可以只管谈天，不会让别人听见。这是一大优点，你说是不是，格雷先生？"

她那薄薄的嘴唇里又响起了神经质的短促笑声，她的手指开始拨弄一把玳瑁壳做的长柄裁纸刀。

道连笑着摇了摇头。"恐怕我不是这么想的，亨利夫人。演奏音乐的时候我从不说话——至少好的音乐是这样。如果碰上差的音乐，那就有责任用谈话来盖过它。"

"哎呀！那是哈利的一个看法，是不是，格雷先生？我老是从哈利的朋友那儿听到他的观点。这是我了解他朋友的惟一方法。不过你别以为我不喜欢好音乐。我非常喜欢，但害怕好音乐。它弄得我太浪漫。我简直崇拜钢琴家——有时候一次崇拜两个，哈利这么说我的。我不知道他们身上有一种什么东西，也许是他们都是外国人的缘故。他们都是外国人，是不是？甚至那些出生在英国的人，过一阵子也成了外国人，是不是？他们这一招真聪明，同时也使艺术得益。使艺术世界化了，不是吗？你从来没有参加过我的聚会，是不是，格雷先生？你一定得来。我买不起兰花，但在外国人身上我不惜工本。他们使你的房间富有生气。瞧，哈利来了！——哈利，我进来找你，想问些事儿——记不得要问什么了——发现格雷先生在这儿。我们非常愉快地聊了聊音乐，两人的看法很一致。不，很不一样。跟他聊天很愉快。我很高兴见到了他。"

"那很好，亲爱的，好极了，"亨利勋爵说，竖起了他新月状的黑眉毛，带着饶有兴味的微笑看着他们两个。"实在抱歉，我来晚了，道连。我上沃德街去看了看一块老式锦缎，讨了几小时价才成交。如今的人啊，什么东西的价格都知道，就是不知道它们的价值。"

"恐怕我得走了，"亨利夫人嚷道，突然发出一阵傻乎乎的笑

声，打破了尴尬的沉寂。“我答应了公爵夫人一起开车去兜风。再见，格雷先生。再见，哈利。我想你们在外面吃饭吧？我也在外面吃。也许我会在桑伯雷夫人那儿见到你们。”

“大概会的，亲爱的，”亨利勋爵说。他夫人像彻夜在雨中度过的极乐鸟，嗖地飞出房间，留下了一缕赤素馨香水的幽香。亨利勋爵关上门，然后点上一支烟，蓦地坐到了沙发上。

“千万别娶草黄色头发的女人，道连，”他抽了几口烟后说。

“为什么，哈利？”

“因为她们那么多情善感。”

“可是我喜欢多情善感的人。”

“干脆就别结婚，道连。男人结婚是因为疲惫，女人结婚是因为好奇，结果双方都大失所望。”

“我想我不可能结婚，哈利。我爱得太深了。这是你的一个警句，我正把它付诸实践，就像干你说过的每一件事那样。”

“你爱上谁了？”亨利勋爵停了一下说。

“一个演员，”道连·格雷说着涨红了脸。

亨利勋爵耸了耸肩，“这样的开端很常见。”

“你要是见过她就不会这么说了，哈利。”

“她是谁？”

“她的名字叫西比尔·文。”

“从来没有听到过。”

“谁都没有听到过。不过，总有一天大家会听到的，她是个天才。”

“我的好家伙，没有一个女人是天才。女性是善于装饰的，她们从来没有话要说，却可以说得非常动人。女人代表物质对思想的胜利，正如男人代表思想对道德的胜利。”

“哈利。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我亲爱的道连，这可是千真万确。眼下我正在分析女人，所以应当知道。这个问题并非像我想象的那么深奥。我发现，说到底只有两种女人：一种是单纯的；一种富有色彩。单纯的女人很有用，要是你想捞个名声，让人知道你很体面，你只要带她们去吃晚饭就行了。另一类女人很迷人，但她们犯了一个错误。她们化妆是要使自己显得年轻。而我们的祖母们化妆是要使自己口若悬河。胭脂和智慧过去是密不可分的，现在却不同了。一个女人只要看上去比自己的女儿年轻十岁，她就心满意足了。至于交谈，整个伦敦只有五个女人值得你跟她说话，而其中的两个，还不够资格进入体面的上流社会。不过，说说你的天才吧，你认识她多久了？”

“啊！哈利，你的观点真吓人。”

“别管它了，你认识她多久了？”

“三星期左右。”

“你在什么地方见到她的？”

“我会告诉你的，哈利。可是你千万别泼冷水。说到底，我没有碰上你的话，就不会有这事儿了。你激起了我狂热的欲望，想了解生活的一切方面。自从见到你后，一连几天，我的血管里似乎一直搏动着某种东西。无论是懒洋洋地走进海德公园，还是闲逛到皮卡迪利大街，我都打量着走过我身边的每一个人，带着疯也似的好奇心，想知道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有些人使我着迷；有些人使我害怕。空气中像是夹杂着一丝毒气，诱使我产生了一种寻求刺激的热情……是呀，一天晚上，大约七点钟，我决定出去探险了。我觉得我们这个灰蒙蒙可怕的伦敦，像你说的一样，五方杂处，罪孽深重，还有肮脏的罪犯。我觉得这里一定有什么等待着我。我设想了千万种可能性。光是那种危险就使我感到愉快。我记得我们初次一起用餐的那个美妙无比的夜

晚，你说过寻找美是生活的真正秘密。我不知道自己期望着什么，反正我出门了，朝东面游荡过去，在曲折龌龊的街道里和黑乎乎寸草不长的广场上，很快迷了路。八点半左右，我经过一个荒唐的小剧院，巨大的汽灯光芒四射，节目单耀眼夺目。一个可怕的犹太人站在门口，吸着劣质雪茄，身上的背心出奇得我平生从来没有见过。他蓄着油光光的鬈发，肮脏的衬衫中间闪着一颗大钻石。“要一个包厢吗，老爷？”他一见我就说，卑躬屈膝地脱下了帽子。他身上有一种使我感到有趣的东西，哈利。他极其可怕。我知道你会笑话我，但我真的进去了，为一个舞台包厢付了整整一个畿尼。至今还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可要是我没有——我亲爱的哈利，要是我没有这样做，也就不会有生活中最浪漫的经历了。我知道你在笑我。你真可怕！”

“我没有笑，道连，至少没有笑你。但你不该说这是你生活中最浪漫的经历，你应当说你生活中的初次浪漫经历。永远会有人爱你，你也会永远沉溺于爱情。多情是无所事事的人的特权。那是一个国家有闲阶级的一大用处。别害怕。许多美妙的事儿等待着你，这仅仅是开始呢。”

“你认为我的性格那么浅薄？”道连·格雷生气地叫道。

“不，我认为你的性格非常深沉。”

“那是什么意思？”

“我的好家伙，一生中只爱一次的人是真正的浅薄者。他们自称为忠实和忠贞的，我管它叫习惯性的懒散，或是缺乏想象力。忠实之于情感生活，犹如一致性之于理智生活，纯粹是失败的自供状。什么忠实！将来我必须加以研究。里面包藏着一种贪财欲。要是不怕别人捡走，有很多东西我们准会扔掉。可是我不想打断你，把你的故事往下讲吧。”

“这样我就坐进了一个可怕的私人小包厢，正对着画有庸俗

不堪的景物的幕布。我从幕布后面看出去，扫视了一下剧院。发现它花哨艳丽，俗不可耐，画的全是丘比特和象征丰收的羊角，活像一个蹩脚的婚礼蛋糕。顶层楼座和正厅后排都已满座。但暗彤彤的前两排却空空荡荡。我猜想他们称之为花楼的地方，几乎不见人影。卖橘子和姜汁酒的女人走来走去，观众则大嗑其坚果。”

“那一定很像英国戏剧全盛时期的样子。”

“我想一模一样，而且还很沉闷。我开始感到纳闷，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这时我看到了剧目单。你想演的是什么戏，哈利？”

“估摸是《傻孩子或者天真的哑巴》之类。我相信我们的先辈们喜欢这些玩意儿。道连，我年岁越长，越是迫切感到凡是先辈们觉得够好的，我们觉得不够好。先辈们总是错的。”[1]

“这个剧对我们来说也是不错的，哈利，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必须承认，一看到莎士比亚在这个狭小的鬼地方上演，心里就恼火。但我还是有些好奇，至少决计等待第一幕开场。乐队很糟糕，由一个弹着刺耳的钢琴的犹太青年指挥，差一点把我吓跑。好在拉幕终于开启，戏剧开场了。演罗密欧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矮胖男子。有着用软木炭涂得黑黑的眉毛，破锣似的悲悲戚戚的嗓音，啤酒桶一样的身材。演茂丘西奥的几乎一样糟，是一个拙劣的丑角，随意插科打诨，与后座的观众混得火热。这两个角色跟布景一样古怪，仿佛出自乡下的戏班。可是那朱丽叶！哈利，设想一个不满十七岁的姑娘，鲜花一样的小脸，小小的希腊式脑袋，上面盘着一圈圈深棕色的发辫，她的眼睛像紫罗兰色的深井，注满了火一样的热情，她的嘴唇活像玫瑰

① 原文为法语。

花的花瓣。她是我今生今世见过的最可爱的女子。你曾告诉我悲情会使你无动于衷,但美,仅仅是美会使你热泪盈眶。不瞒你说,哈利,我因为泪水蒙面,几乎看不清这个姑娘。而她的嗓子——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动听的嗓子。起初音调低沉而圆润,似乎只流进你的耳朵里。后来,稍稍高了一些,听来像是一支长笛或是远处的双簧管在演奏。花园的那场戏,音调里有一种你只能在天亮前夜莺歌唱时才能听到的颤栗的狂喜。以后的几次瞬间,又转为小提琴式的激情奔泻。你的嗓音和西比尔·文的嗓音是我永世难忘的两种嗓音。我一闭上眼睛就听得见它们,各自表达着不同的东西。我不知道跟谁好。干吗不爱她呢?哈利,我确实爱她。她是我生活中的至宝。一夜又一夜,我去看它的戏。一天晚上她扮演罗瑟琳[1],第二天晚上演伊摩琴[2]。我看见她从心上人的嘴上吸着毒药,在意大利阴暗的墓穴中死去。我看她装扮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身穿紧身衣裤,头戴讲究的帽子,在亚登森林里漫游[3]。她也扮演过疯女子,来到一个有罪的国王面前,让他戴上芸香,品尝苦菜[4]。她还扮演过一个纯洁无邪的人,被一双黑皮肤的妒嫉之手掐断了芦苇一般的脖子[5]。我看她穿过各种各样的服装,演过不同年龄的角色。普通的女人难以激发人们的想象,因为他们受自己时代的局限。甚至连魅力也无法使她们改观。她们的头脑像她们的帽子那样一目了然,你总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里面没有任何秘密。她们早上在公园里骑马,下午在茶会上聊天。她们的笑容一成不变,她们的

---

① 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中流亡公爵的女儿。

② 莎士比亚戏剧《辛白林》中辛白林与以前的王后所生的女儿。

③ 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中的场景。

④ 莎士比亚戏剧《哈姆莱特》中奥菲利娅的所作所为。

⑤ 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的情节。

举止非常时髦。她们很浅露。但是一个演员呀，全然不同！哈利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最值得爱的是演员呢？"

"因为我爱过那么多演员，道连。"

"噢，不错，是些染了头发、涂了面孔令人作呕的家伙。"

"别贬低那些染发涂脸的人，有时她们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魅力，"亨利勋爵说。

"但愿我没有跟你提起西比尔·文。"

"你不可能不告诉我，道连。后半辈子，你干什么都会告诉我。"

"是的，哈利，我相信会这样。我会忍不住告诉你。你对我有一种奇怪的影响力。要是我犯了罪。我会来向你交代，你会理解我。"

"像你这样的人——又任性又快活——不会去犯罪的，道连。不过我还是很感谢你的恭维。好吧，告诉我——把火柴递给我，乖乖。谢谢。——你跟西比尔·文的实际关系怎么样？"

道连·格雷跳了起来，脸色通红，目光如火。"哈利，西比尔·文是圣洁的！"

"只有圣洁的东西才值得去碰它，道连，"亨利勋爵说，话音里带着一丝莫名的悲哀。"可是你为什么要恼火呢？我想她迟早要属于你的。一个人恋爱的时候总是以自欺欺人开始，而以欺骗别人告终。这就是世人所说的罗曼司。无论怎么说，我想你是了解她的喽？"

"我当然了解她。我上剧院的第一个晚上，演出结束后那个老犹太人来到包厢，提出要把我带到幕后，介绍给她。我勃然大怒，告诉他朱丽叶死了已经几百年了，遗体躺在维罗那的大理石墓穴里。从他愕然的表情里，我推想他以为我香槟或者什么的喝得太多了。"

"我并不感到意外。"

"随后，他问我是不是在为报纸写稿。我告诉他，我连报都不看。他听了似乎非常失望，悄悄地告诉我，所有的剧评家都密谋反对他，他得把他们统统都买通。"

"我认为他说得有理。不过嘛，看他们的外表，这些剧评家身价大都不高。"

"哎呀，他好像觉得经济上力不从心。"道连大笑着说。"可这时候剧场的灯熄了，我得走了。他要我尝尝他竭力推荐的雪茄。我谢绝了。第二天晚上，当然我又去了那个地方。他一见面便低低地鞠了一躬，硬说我是艺术的慷慨施主。他是一个极其讨厌的混蛋，不过对莎士比亚满怀热情。有一次还自豪地告诉我，他五次破产都完全是为了这位'吟游诗人'。他坚持这么称呼莎士比亚，好像认为这是一种荣耀。"

"是荣耀，我亲爱的道连——莫大的荣耀。大多数人破产是因为过多地投资于平淡的生活。为充满诗意的生活而破产是一种荣耀。不过，你什么时候同西比尔·文小姐第一次开始交谈？"

"第三个晚上。她在演罗瑟琳。我忍不住走了过去，扔给了她一些鲜花。她看了我一眼，至少我认为她看了。这个老犹太人很执拗，一定要带我到后面去，于是我同意了。我居然不想认识她，有些不可思议，是不是？"

"不，我并不这样想。"

"我亲爱的哈利，这为什么？"

"我以后告诉你吧。现在我想知道这位姑娘。"

"西比尔吗？啊，她那么腼腆，那么温柔。身上有着一种孩子气。我谈了对她演出的想法后，她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魅力。我想我们两人都很紧张。那个老犹太人站在满是灰尘的休息室门口，咧开嘴笑着，把我们两人品评了

一番，而我们则像孩子似地站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他坚持叫我‘老爷’，所以我得让西比尔放心，我不是那种人。她干脆对我说，‘你更像一个王子，我得叫你迷人王子。’”

“哎呀，道连，西比尔小姐真能说好话。”

“你不了解她，哈利。她只不过是把我看作剧中的一个人物而已。她对人生一无所知。她跟她妈住在一起，她妈已经力乏色衰，第一夜扮演凯普莱特太太①，穿着洋红色的晨袍，看上去以前的家境还不错。”

“我知道那种表情，一看就没劲，”亨利勋爵低语道，细看起他的戒指来。

“那个犹太人要跟我谈她的过去，但我说不感兴趣。”

“你说得完全正确。议论人家的伤心事其实是很卑鄙的。”

“我只对西比尔感兴趣。她的出身跟我有什么关系？她从头到脚，彻头彻尾，百分之百地神圣。我每晚都去看她的演出，而她一晚比一晚动人。”

“怪不得你现在根本不同我一起吃饭了。我猜想你一定卷进了什么奇怪的罗曼司。你的确如此，不过跟我想象的并不完全一样。”

“我亲爱的哈利，我和你天天不是一起吃午饭，就是吃晚饭，而且还几次一块上歌剧院，”道连说，惊讶地睁大了那双蓝眼睛。

“你总是很晚很晚才到。”

“是呀，我忍不住去看西比尔演出，”他嚷道，“即使只有一幕也看。我急于要看她。一想到那颗隐藏在象牙色的小小躯体里的奇妙灵魂，我不觉肃然起敬。”

“今晚你可以同我一起吃饭了，是不是，道连？”

① 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的母亲

他摇了摇头。"今晚她演伊摩琴，"他回答，"明晚她将演朱丽叶。"

"什么时候她才是西比尔·文呢？"

"永远不可能是。"

"祝贺你。"

"你真可怕！她集世上所有女主角于一身。她并不只是个体。你笑啦，不过我告诉你，她是个天才。我爱她，也一定要让她爱我。你熟知生活的一切秘密，告诉我怎样引动西比尔来爱我！我要让罗密欧妒嫉，让世间死去的情人们听见我们的笑声，而且伤感不已。我要用我们热情的呼吸，使他们化为尘灰的躯体恢复知觉，痛苦万分。我的天呀，哈利，我多么崇拜她！"他一面说一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热辣辣的脸上泛起了潮热的红点。他激动极了。

亨利勋爵瞧着他，心里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愉悦。跟他以前在巴兹尔·霍尔华德的画室相遇的那个腼腆、胆小的小伙子相比，他已是判若两人！他的天性像花儿一样成长，开出了火红的花朵。他的灵魂已经从躲藏的秘密角落爬出来，欲望主动上前去迎接它。

"你打算怎么办呢？"亨利勋爵终于说。

"我要你和巴兹尔哪天晚上去看她演出。对看的结果我一点都不怕。你们肯定会承认她的天才。然后我们得把她从犹太人手里弄出来。她跟他签了三年合同——至少两年零八个月——从现在算起。当然我得付他些钱。等一切都解决了，我要找个西区剧院，让她扬扬名。她会让整个世界发疯，就像当初让我发疯一样。"

"那不可能的，我的好家伙。"

"不，她会的。她不仅具有艺术、完美的艺术直觉，而且也有

人格。你常常同我说，改变时代的是人格而不是原则。”

“好吧，我们哪一天晚上去？”

“让我想想。今天是星期二。我们就定在明天吧。明天她演朱丽叶。”

“好的。八点钟，勃里斯托尔旅馆见。我去叫巴兹尔。”

“请不要八点，哈利。六点半。我们得在幕起之前赶到，看她演与罗密欧见面的第一幕。”

“六点半！这么早！那是吃点心，或是看英文小说的时候。得七点才行。有身份的人是不在七点前吃饭的。这段时间你还要跟巴兹尔碰头吗？要不，我写信告诉他？”

“啊呀，这个巴兹尔！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见到他了，也是我不好。他把肖像画送来给我，画框是他特意为我设计的，很精美。尽管因为画里的人比我年轻了整整一个月，很让我妒嫉，说实话，我还是很喜欢这幅画的。也许还是你写信给他好，我不想单独见他。他的话让我生气，当然他也给我出了好主意。”

亨利勋爵笑了笑。“人们总是爱放弃自己最需要的东西，我管这叫深层次的慷慨。”

“啊，巴兹尔是个大好人，不过，我好像觉得他有点市侩习气，那是我认识了你以后发现的。”

“巴兹尔，我的好家伙，他把自身的魅力都倾注进了自己的作品，结果留给生活的就只有偏见、原则和常识。我所见到的艺术家们，凡是个性讨人喜欢的都是蹩脚的艺术家。出色的艺术家仅仅存在于他们的创作之中，就为人而言，他们是极其乏味的。一个伟大的诗人，一个真正伟大的诗人，是一个最没有诗意的家伙。但是，末流的诗人却绝对富有吸引力。诗写得越糟，看上去越神气。一个人倘使出版了一部二流的十四行诗，他就必然惹人注目。他在生活中实践着自己无力写出的诗，而另一些

人则写出了自己不敢实践的诗。”

“难道真是这样吗，哈利？”道连·格雷说，一面从放在桌上带金黄色盖子的大瓶子里，倒了些香水在手帕上。“既然是你说的，那就肯定是的了。现在我得走了。伊摩琴在等着我呢。明天的事儿可别忘了。再见。”

亨利勋爵离开房间的时候垂下了厚重的眼睑，陷入了沉思。显然很少有人像道连·格雷那样使他感兴趣。可是那小伙子对另外一个人发疯似的爱，并没有给他带来一丝因烦恼或嫉妒所生的痛苦。他感到高兴，因为道连成了更有意思的研究对象。他经常被自然科学的方法所吸引，却又觉得自然科学的一般论题太琐细，也太无意义。于是他先是解剖自己，末了又去解剖别人。他觉得人类的生活是一件值得探究的事。与此相比，其他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事实是这样，当一个人看着生活奇怪地受着痛苦和愉快的煎熬的时候，他脸上无法佩戴玻璃假面具，也不可能阻止硫磺的烟雾熏得脑袋一片混沌，把想象搅成乱七八糟的幻想和梦呓。有些毒药难以捉摸，要了解它的性质，你自己也得中毒。有些疾病非常奇怪，要作出诊断，你必得亲身去体验。然而，你得到了何等巨大的报偿！世界对于你变得多么奇妙！要了解激情的铁一般的奇异逻辑，要知道理智的多情多彩的生活，要观察它们什么地方相遇，什么地方分离，哪一点上一致，哪一点上相左，是一种乐趣！又何必管它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为了得到一种新的感觉，再高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他意识到，正是他的某些话，用音乐般的音调说出的音乐似的话，使道连·格雷的灵魂转向这位纯洁的姑娘，并为之倾倒。这么一想，他玛瑙似的褐色眼睛里射出了喜悦的光芒。这小伙子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创造物。他使他早熟，那很了不起。普通人等待着生活把秘密暴露给他们，而对少数人，对上帝的选民来

说，生活的面纱还没有拉开，内中的秘密就尽收眼底了。有时，那是艺术所产生的效果，主要是文学艺术，因为它直接表现激情和理智。但有时一个复杂的人取而代之，担当起了艺术的职能，事实上，其自身便是一件艺术品。像诗歌、雕塑和绘画一样，生活本身就拥有精心创造的杰作。

不错，这小伙子有些早熟，春天就已开始了收获。他身上涌动着青春的脉搏和热情，但他的自我意识已经很强。对他进行观察是一种愉快。那么漂亮的脸蛋，那么美丽的灵魂，他使你为之惊叹。至于如何结局，或者注定要如何了结，都无关紧要。他就像露天表演或戏剧中的高雅角色，他们的欢乐似乎离你非常遥远，他们的忧愁却会激起你的美感，他们的伤痛像红红的玫瑰。

灵魂和肉体，肉体和灵魂，是多么神秘呀！灵魂中存在着动物性，肉体中有瞬时的灵性。感觉可以升华，理智可能堕落。谁能说得出何处是肉体冲动的终点，何处是灵魂冲动的起点？一般心理学家的武断定义是何等浅薄！然而要对不同学派的主张决定取舍又何其困难！难道灵魂是端坐在罪恶之屋中的幽灵？或者如乔达诺·布鲁诺[①]所想，肉体真的是在灵魂里？把精神从物质中分离出来是一大秘密，精神和物质的统一也是一大秘密。

他开始考虑我们是否能使心理学彻底成为一门科学，向我们揭示生活的一切动力。我们似乎常常误解自己，也很少理解别人。经验不具有伦理价值。它只不过是人赐给错误的名字。

---

① 布鲁诺(1548—1600)，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和自由思想的倡导者，被中世纪宗教法庭判处死刑。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他被西方作家和知识分子视为文化英雄。

道德学家总是把它视为一种警示，认为他对性格的培养具有一定的伦理效果，赞扬它教育我们应该遵循什么，启发我们应当避免什么。但是经验中没有动力。它像良心一样不是一种积极因素。它实际所昭示的，无非是我们的未来与我们的过去一模一样，我们一度犯过并十分厌恶的罪孽，我们又会愉快地一犯再犯。

他很清楚，实验法是对情欲作出科学分析的惟一方法。自然道连·格雷是他手头的一个专题，而且有可能得到丰富的成果。他对西比尔·文那种突如其来的痴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现象。无疑这与好奇心有密切关系，对一种新体验的好奇和向往。然而它不是简单而是相当复杂的情欲。原本存在的孩提时代的感官本能，通过想象转化成为对这个青年来说远离感官的东西，也正因为这样就显得更加危险。关于情欲的来源，我们有些自欺欺人，但正是这种情欲有力地支配着我们。我们最弱的动机是那些我们意识到其本质的动机。事情常常是这样，当我们认为是在对别人进行试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对自己进行着试验。

亨利勋爵正坐着浮想联翩的时候，敲门声响了，进来一个侍者，提醒他该换装赴晚宴了。他站起来向街道望去。夕阳已经把对面房子高处的窗户染成了金红色。玻璃窗光闪闪像烧红的金属盘子。窗上端的天空好似一朵褪了色的玫瑰。他思考着朋友年轻火红的生活，不知道一切会怎样告终。

十二点半左右他回到家里，看见大厅的桌子上有一个电报。他把它打开，发现是道连·格雷发来的，告诉他已和西比尔·文订了婚。

第　五　章

"妈妈，妈妈，我真快乐！"姑娘小声说，把脸埋进这个容颜褪尽、面有倦色的女人的膝盖上，那女人背对着闯入的强光，坐在阴暗的起居室仅有的靠手椅里。"我真快乐！"姑娘重复道，"你也一定很快乐！"

文太太皱了皱眉，用那双因反复化妆而显得苍白瘦削的手，抚摸着女儿的头。"快乐！"她应声说，"西比尔，只有看你表演时我才快乐。除了表演，你什么都不该想。艾萨克斯先生一向待我们不错，而我们还欠了他钱呢。"

姑娘抬起头来，噘着嘴。"钱？妈妈？"她叫道，"钱有什么关系？爱情比钱更重要。"

"艾萨克斯先生预支了我们五十镑钱。让我们还了债，又为詹姆斯购置了像样的行装。那你可不能忘记呀，西比尔。五十英镑是很大一笔钱，艾萨克斯先生也够体谅我们的。"

"他不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妈妈。我讨厌他那么跟我说话。"姑娘说着站起来朝窗子走去。

"没有他，我不知道我们日子该怎么过，"老妇人怨声怨气地回答。

西比尔把头往后一仰，哈哈大笑。"往后我们不需要他了，妈妈。现在，我们的生活由迷人王子来照管。"随后她打住了，只觉得血直涌上来，脸上泛起了玫瑰色的红晕。急促的呼吸催开了她花瓣似的嘴唇。她的嘴唇颤动着。激情犹如一阵南风，吹遍了她周身，掀动了她精致的衣服的皱褶。"我爱他，"她光这么说了一句。

"傻孩子！傻孩子！"她鹦鹉学舌般地吐出这几个字来，算是回答。说话时她戴了假钻石、变了形的手指挥来挥去，使那几个字听上去有些古怪。

这姑娘又大笑起来。嗓音里透出了笼中鸟般的喜悦。她的眼睛抓住了这美妙的旋律，产生了共鸣，闪烁出明亮的目光。随后闭了一会儿，仿佛要掩盖内心的秘密。再次张开的时候，眸子里飘过一阵梦幻似的雾翳。

薄唇利舌的智慧坐在旧椅子上同她说话，暗示她要谨慎，还引述了一本借用常识之名写成的《懦弱》一书。她置之不理。在激情的牢狱中她是自由的。她的王子，迷人王子，同她在一起。她召唤记忆来重塑王子的形象，派出灵魂去寻找他，并把他带了回来。他的亲吻再次在她嘴上燃烧，她的眼睑留着他呼吸的余温。

然后，智慧改变了手法，主张探秘和发现。这年轻人也许很有钱，要是这样，婚姻就应当考虑。世俗的狡猾，波浪似地撞击着她的耳壳，诡计的箭矢，从她身边滑过。她看到智慧的薄唇在抖动和微笑。

突然她觉得要说话。她受不了这长时间的沉默。"妈妈，妈妈，"她叫道，"他为什么那么爱我呢？我知道我为什么爱他。我爱他，是因为他就是爱的化身。可是他从我身上看到了什么呢？我配不上他。但是——我说不上来为什么——尽管我知道自己的身份比他低得多，但并不感到低贱。我觉得自豪，非常自豪。妈妈，你像我爱迷人王子那样当初那么爱爸爸吗？"

这位年长的妇人尽管两颊涂了粗劣的脂粉，还是显见得脸色发白了。她干燥的嘴唇痛苦地抽搐着。西比尔冲向她，搂住脖子，吻了起来。"原谅我，妈妈。我知道谈起父亲会使你痛苦。但正因为你太爱他了才感到那么难过。别那么一脸伤心样儿，

今天，我跟你二十年前一样快乐。啊！让我一辈子那么快乐吧！”

“我的孩子，你实在太年轻了，根本不是考虑爱情的时候。更何况你对那个年轻人又了解些什么啦？你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这事儿挺烦人的，偏偏又赶上詹姆斯要到澳大利亚去。我有那么多事要考虑，你应该体谅我。不过，以前我也说过，如果他有钱的话……”

“啊！妈妈，你就让我快乐吧！”

文太太瞥了她一眼，用那种往往成了舞台演员第二天性的虚假戏剧动作，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这时候门开了，进来了一个蓬头褐发的青年。他个子敦实，手脚粗大，行动笨拙，不像他姐姐那么有教养。你很难设想两人之间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文太太注视着他，笑得更欢了。他在想象中把儿子提高到了观众的地位，确实觉得这个场面很有趣。

“我想你还是留些吻给我吧，西比尔，”小伙子说，心平气和地抱怨着。

“啊！可你不喜欢人家吻你，吉姆，”她大叫道，“你是头古怪可怕的大熊。”说完，穿过房间，冲上去把他搂住。

詹姆斯温情地看着姐姐的脸。“西比尔，我想请你出去同我散一会儿步。想必不会再看到这讨厌的伦敦了，我实在不想见它。”

“我的孩子，别说得那么可怕，”文太太喃喃地说，一面叹着气拿起一件艳丽俗气的戏装，开始缝补起来。儿子没有参加她们的表演，她有点扫兴，不然，这场戏会生动得多。

“为什么不说，妈妈？我说话算数。”

“孩子，你让我难过。我相信你从澳大利亚回来时已经很有钱了。我想殖民地根本没有上流社会，没有称得上上流社会的

东西。所以你发了财就得回来，在伦敦立足。”

“上流社会！”小伙子咕哝着。“我不想知道什么上流社会。我要挣些钱让你和西比尔脱离舞台。我恨死它了。”

“哎呀，吉姆！”西比尔大笑说，“你说得多刻薄！你真的要同我去散步吗？那太好了！我担心着你要跟一些朋友去告别，譬如说汤姆·哈代，他给了你那个可怕的烟斗，或者内德·兰顿，他因为你吸烟而笑话你。真让人高兴，你把最后一个下午给了我。上哪儿去好呢？去海德公园吧。”

“我太穷酸相了，”他皱了皱眉回答。“时髦有钱的人才上海德公园。”

“你瞎说，吉姆，”她轻声说，抚摸着吉姆的外衣袖口。

他犹豫了一阵子。“好吧，”终于说出了口，“不过换衣服别拖拉。”她手舞足蹈地出了房间。听得见她哼着歌奔上楼去，头顶上响起了那双小脚的踢踏声。

他在房里踱了两三个来回，随后转向椅子上一动不动的人影。“妈妈，我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他问。

“全都准备好了，詹姆斯，”她回答，眼睛并没有离开手头的活儿。几个月来，她单独与这个粗鲁阴沉的儿子相处的时候，总觉得不自在。两人的目光一接触，这个浅薄诡秘的女人心里便不安起来。她常感到纳闷，不知道儿子是否起了疑心。他的沉默使她难以忍受，因为他一言不发。她开始抱怨了。女人们好以攻为守，就像她们突然间莫名其妙地投降，目的是为了进攻。“我希望你对航海生活感到满意，詹姆斯，”她说。“别忘了是你自己选中的。你本可以进律师事务所，律师是一个很体面的阶层，在乡下是与上等人家一起吃饭的。”

“我讨厌事务所，也讨厌职员，”他回答。“但你说得很对，我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我只有一句话要说，管好西比尔。不要让

她受到任何伤害。妈妈，你得照管好西比尔。”

“詹姆斯，你这话也说得有些莫名其妙了。我当然会照管好西比尔。”

“听说一个绅士夜夜都上剧场来，到幕后同她说话。有这回事吗？怎么搞的？”

“你在谈论你不懂的事，詹姆斯。干我们这一行的，都习惯于心满意足地接受很多人的捧场。有一个时期，我自己就常常收到不少花束。那往往是人家真正理解你的表演的时候。至于西比尔，我不知道她现在的感情是不是严肃。不过毫无疑问。我们谈到的那个青年完全是个上等人。他在我面前总是彬彬有礼。另外，他看上去很有钱，送的花也很可爱。”

“可是你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小伙子说，一点面子也不给。

“是不知道，”他母亲回答，脸上显得很平静。“他还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名。我想他很浪漫。也许他是贵族的一员。”

詹姆斯·文咬着嘴唇。“照管好西比尔，妈妈，”他叫道，“把她照管好。”

“我的孩子，你很使我伤心。西比尔一向受到我的特别照顾。当然，要是那个绅士很有钱，与他结合也未尝不可。我相信他是一个贵族，有一副贵族派头，我得说。对西比尔来讲，那也许是一桩最理想的婚姻。他们俩是天生的一对。他的外貌出奇地漂亮，谁都注意到了。”

小伙子嘀咕了一阵，随后，他那粗糙的手指在窗玻璃上敲了起来。他刚转过头来想说什么，门开了，西比尔冲了进来。

“你们两人多严肃！”她叫道。“怎么啦？”

“没事儿，”他回答。“我想人有时是该严肃一点的。等会儿见，妈妈。我五点吃饭。除了衬衫，什么都收拾好了，所以你不

用操心了。”

“等会儿见，孩子，”她回答，一面欠了欠身子，庄重得很不自然。

他同她说话的口气让她很恼火。而他的某种神情又使她感到害怕。

“吻我一下，妈妈，”姑娘说。西比尔花一般的嘴唇触到了她憔悴的脸颊，温暖了脸上的霜冻。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文太太叫道，抬头去看天花板，寻找想象中的顶层楼座观众。

“来吧，西比尔，”她弟弟不耐烦地说。他讨厌母亲装腔作势。

他们出了门，沐浴在阳光里。清风扑面，光影摇曳。两人沿着沉闷的休斯顿路走去。路人惊讶地打量着这个沉着脸、实敦敦的年轻人，他的衣服既粗陋又不合身。与他作伴的却是一个文雅而很有风度的姑娘。那情景仿佛一个粗俗的花匠戴着一朵玫瑰花在走路。

吉姆一回回与陌生人好奇的目光相遇，不时皱起眉来。他讨厌别人那么盯着他看，这种讨厌的性情，天才要到晚年才有，而普通人则一刻也没有摆脱。西比尔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造成的效果。她的爱颤动在嘴唇上，融化在笑声中。她尽想着迷人王子，也许为了能想得更多些，她没有谈起他，而是滔滔不绝地说着吉姆要乘船出海；说他肯定能发现金子；说他会从可恶的红衣丛林强盗手中，救出美丽的女继承人。因为他不会永远做水手，或者货物管理员，或者诸如此类的工作。啊，不！水手的生活太糟糕了。设想被禁锢在可怕的船上，驼峰似的波浪，嘶叫着要冲进来，阴风吹落了桅杆，把船帆撕成一长条一长条触目惊心的碎片！他要在墨尔本离船而去，与船长客客气气告别，立

设计了一个幸福的未来。你开口说话呀。"

"你要我说什么呢?"

"啊! 你说你会乖乖的,你不会忘记我们,"她朝他笑了一笑回答。

他耸了耸肩。"你会更快地忘记我,而不是我忘记你,西比尔。"

她涨红了脸。"你这是什么意思,吉姆?"她问道。

"我听说你交了个新朋友。他是谁? 为什么你没有同我谈起他的情况? 他对你不怀好意。"

"住嘴,吉姆!"她大叫了一声。"你不能说他的坏话,我爱他。"

"啊呀,你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这青年回答。"他是谁? 我有权知道。"

"他叫迷人王子。不喜欢这个名字? 啊! 你这傻孩子! 你可永远别忘了这个名字。你只要一见他就会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有一天你会见到他:等你从澳大利亚回来的时候。你会非常喜欢他,谁都喜欢他。而我……我爱他。但愿你今晚能上剧院来,他会在那儿,我要扮演朱丽叶。啊! 我怎么演才好呢! 想象一下,吉姆,在热恋中扮演朱丽叶! 而他就坐在那儿! 为使他愉快而演出! 我怕我会吓坏观众,不是吓倒他们,就是使他们倾倒。热恋是身不由己的。可怜而又可怕的艾萨克斯先生,会在酒吧里对着他的无业游民大叫一声'天才'。他一向把我当做一种信念来宣传,今晚他会宣布我是他的一大发现。我预感到了。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全归功于他,迷人王子,我美妙无比的意中人,富有魅力的神明。与他相比我很贫穷。贫穷? 那有什么关系? 贫穷一钻进门,爱情就飞进窗。我们的谚语需要重写,那是冬天写成的,而现在是夏天,对我来说,我想是春

天，是蓝色的天空中飞花的时节。”

“他是个上等人，”年轻人闷声闷气地说。

“一个王子，”她银铃似地叫道。“你还图什么别的呢？”

“他会把你当奴隶。”

“一想到自由我便会颤抖。”

“我要你提防他。”

“见到他就会崇拜他，了解他就会信任他。”

“西比尔，你被他迷倒了。”

她大笑着抓住了他的胳膊。“亲爱的吉姆老弟，你说话的口气好像已经活了一百岁似的。将来你自己恋爱，就知道什么滋味了。别那么苦着脸。你自然是应当高兴的，因为你虽然想到要走了，但留下了我比以往什么时候都幸福。对我们俩来说，生活一直非常艰辛和困难。现在却不同了，你正走向一个新世界，而我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这儿有两条椅子，让我们坐下来，看着这些时髦的人走过吧。”

他们在一群旁观者中间坐了下来。路对面的郁金香花圃，红艳艳好似一圈圈跳动的火。一团白色的尘雾，似乎是一片菖蒲根花的云彩，悬挂在喘息着的空气中。色彩鲜艳的太阳伞，上下跳动着，活像巨形的蝴蝶。

她让弟弟谈自己，谈希望，谈前景。他说得很慢，很吃力。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就像赌徒发送筹码一样，你来我往。西比尔感到压抑，无法传递心中的喜悦。她所能得到的呼应，不过是一抹淡淡的笑容挂在他不快的嘴巴上。过了一阵子她便沉默不语了。突然她瞥见了一头金发和两片大笑着的嘴唇。道连·格雷和两位女士，坐着敞篷马车疾驰而过。

她蓦地站了起来。“那就是他！”她叫道。

“谁？”吉姆·文问道。

"迷人王子呀,"她回答,目送着那辆敞篷马车。

他跳将起来,粗野地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把他指给我看,哪一个是他?把他指出来。我必须见他!"他喊道。但就在这一刹那,伯威克公爵的四匹马拉的马车,冲上来隔在了中间,而待到留出空隙,那辆敞篷马车已经旋风似地驶出海德公园。

"他走了,"西比尔伤心地低语道。"我真希望你见到了他。"

"但愿如此,因为要是他亏待了你,我就把他干掉,这像天上有上帝那么肯定。"

她恐惧地看着他。他重复了说过的话,字字似匕首般划向空中。周围的人目瞪口呆,站在她身旁的一位女士嗤嗤笑着。

"走吧,吉姆,走吧,"她低声说。他紧随着她穿过人群,为自己说过的话感到高兴。

他们走到阿基里斯像的时候,她转过头来,眸子里透出一种怜惜的表情,这种表情到了嘴唇上便成了笑声。"你真傻,吉姆,傻透了。你这孩子脾气很不好,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怎么能说出那么可怕的话来。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纯粹是妒嫉和刻薄。啊!但愿你也爱上了谁。爱情使人善良,而你说的话却是恶毒的。"

"我十六岁了,"他答道,"明白自己的作为。妈妈帮不了你的忙。她不知道该怎么照顾你。现在我真希望干脆就不去澳大利亚了。我很想全都放弃。要是我没有签约,我真的会这样做。"

"噢,别那么当真了,吉姆。你很像妈以前常常在傻乎乎的闹剧中喜欢扮演的人物。我不打算同你争吵。我已经看到了他。啊!见到他便是无限幸福。我们不吵啦。我知道你不会伤害我所爱的人,是不是?"

"只要你爱他,我想,"便是他阴沉的回答。

"我会永远爱他!"她叫道。

"那么他呢?"

"一样永远爱我。"

"他还是识相点好。"

她从他身边缩了回来,随后又把手搭在他胳膊上。他不过是个孩子。

他们在大理石拱门那儿招呼了一辆公共马车,乘到休斯顿路他们寒酸的家附近下了车。那已是五点过后,西比尔在演出前得躺下休息两个小时。吉姆执意要她这样做。他说宁可母亲不在场的时候同她告别。母亲肯定会大闹一场,而他又最讨厌这样。

他们在西比尔自己的房间话别。年轻人心生妒嫉,对夹在他们之间的陌生人恨之入骨。但她的胳膊搂住他的脖子,她的手指抚摸他头发时,他心软了,十分动情地吻起她来。下楼的时候,眼睛里满是泪水。

他母亲在楼下等他。他进房时她抱怨他不守时。他没有答理,只顾坐下吃那顿并不充足的饭。苍蝇绕着桌子嗡嗡乱飞,或是爬在脏兮兮的桌布上。在公共马车的隆隆声和街车的得得声中,他依然能听得见那单调的嘀嘀叨叨声正在吞噬着留给他的每一分钟。

过了一会儿,他推开盘子,把头埋在手里。他觉得自己有权知道。如果事情真像他所怀疑的,那就早该告诉他了。他母亲恐惧地看着他,话语机械地从她嘴里吐出来。她的手指,扯动着一块镶花边的破烂的手帕。钟敲六点,他站了起来,朝门走去。随后却又转过身来,看着他母亲。两人的目光相遇。在她的眼神里,他看到了急切乞求宽恕的表情。这让他很光火。

"妈妈,我有事儿要问你,"他说。她的眼睛毫无目的地在房

间里转来转去。她没有回答。"把实情告诉我，我有权知道。你同父亲结了婚吗?"

她深深地舒了口气，如释重负。几星期、几个月来她日夜畏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但她并不感到害怕，说实在倒有些失望。问题问得很直接，直接得有些庸俗，因而需要一个直接的回答。这个场合不是逐渐导入的，有些生硬，令她想起一场拙劣的排练。

"没有，"她回答，惊异于生活之过于简单。

"那么我父亲是个恶棍，"年轻人叫道，捏紧了拳头。

她摇了摇头。"我知道他有牵累。我们彼此相爱。要是他还在世，他准会供养我们。儿呀，你别说他的坏话。他是你父亲，一个上等人。说真的，他门第很高。"

他咒骂了一声。"我自己倒是不在乎，"他大叫道，"可别让西比尔……一个上等人，或者自称是上等人爱上了她，是不是?想来门第也很高。"

一时间她感到了可怕的羞辱，低下了头去，双手抖抖地擦起眼睛来。"西比尔有一个母亲，"她轻声说，"而我没有。"

年轻人被打动了。他朝她走去，弯下腰去吻她。"对不起，要是我问起父亲的事让你伤心了，"他说，"但我不得不这样。现在我该走了。再见。别忘记现在你只有一个孩子需要照应了。相信我，要是那人亏待了我姐姐，我一定会打听出来他是谁，跟踪他，把他像狗一样宰了，我发誓。"

那傻乎乎过分夸张的威胁、与之相伴的情绪化的手势、以及闹剧式的疯话，使她似乎觉得生活更加生动了。她熟悉这种气氛，呼吸也更加顺畅了，几个月来第一次赞赏起儿子来。要不是儿子打断了她，她准会继续那么冲动地把这场戏演下去。但箱子得拿下去，手套要去找出来。公寓里的差役忙进忙出。还要

跟马车夫讨价还价。这一刻就在庸俗的细枝末节中过去了。儿子的车赶走时，他带着重又升起的失望感，在窗口挥着破破烂烂的手帕。她意识到一个很好的机会给浪费了。为了安慰自己，她告诉西比尔自己的生活会多么孤寂，因为从此只有一个孩子需要照管了。她想起了这句话，心里挺高兴。至于那番威胁，她什么也没说。她讲得很生动，也很夸张，觉得他们将来对此都会付诸一笑。

第　六　章

"想必你已经听到这消息了，巴兹尔？"那天晚上亨利勋爵说，当时霍尔华德正被领进勃里斯托尔旅馆的小包房，里面摆好了供三个人用饭的餐具。

"没有，哈利，"艺术家回答，一面把帽子和外衣交给打躬作揖的侍者。"什么消息？但愿与政治无关，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下议院里的人几乎没有一个值得画，尽管很多都需要改善一下形象。"

"道连·格雷订婚了，"亨利勋爵一面说一面看着他。

霍尔华德大吃一惊，皱起眉头。"道连·格雷订婚了！"他大叫道。"不可能！"

"千真万确。"

"跟谁结婚？"

"一个小演员什么的。"

"我不信。道连是个明白人。"

"道连因为太明白了，所以动不动要干出傻事来，亲爱的巴兹尔。"

"结婚可不是动不动就好干的事，哈利。"

"在美国除外。"亨利勋爵懒洋洋地回答。"不过，我并没有说他结婚了，只不过说订婚了，两者大有区别。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自已结了婚，但丝毫不记得订过婚。我倾向于认为我从来没有订过婚。"[①]

"可是试想道连的出身、地位和财富，跟一个比他身份低得多的人结婚就荒唐了。"

"如果你想要他跟那姑娘结婚，你就把这告诉他吧，他准会干的。一个人要做一件愚蠢透顶的事，常常是出于最崇高的动机。"

"但愿这姑娘不错，哈利。我不想看到他跟一个会腐蚀他天性、摧毁他理智的坏家伙拴在一起。"

"哦，她岂只不错——她非常漂亮，"亨利勋爵低声说，喝着一杯橙汁苦艾酒。"道连说她很漂亮，而在这一类事上，他是不大会出错的。你作的画像启发了他对别人外表的欣赏能力。那幅画除了别的作用之外，确实产生了那种极好的效果。要是道连那孩子不失约的话，今晚我们要看到她了。"

"你可当真?"

"真的，巴兹尔。比什么时候都认真。"

"可你赞同吗，哈利?"画家问，咬紧嘴唇，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你大概不会赞成。这不过是鬼迷心窍干出来的傻事。"

"如今，无论什么事我都不说赞成，或者不赞成。以是或否的态度来对待生活是荒谬的，因为我们被送到世上不是来发表道德偏见的。我从不注意普通人说什么，也从不干预可爱的人

---

① 此处为双关语，订婚的原文"to be engaged"也可解作"受约束"。因此亨利勋爵的话暗指他自己不受婚姻约束。

于什么。要是一个人吸引我，他无论选择什么方式表达自己，对我来说都很可爱。道连·格雷爱上了一个扮演朱丽叶的漂亮姑娘，并打算和她结婚，那有什么不好？他就是娶了梅塞林娜[1]也照样有吸引力。你知道我不是婚姻的卫士。婚姻的真正弊病在于使人无私。但无私的人是没有色彩的，缺乏个性。不过，婚姻使人的某些禀性更加复杂，保留了利己主义，并增加了不少其他自我意识。人们身不由己地过着多重生活，变得高度的条理化，而我认为高度条理化是人类生活的目的。此外，每一种经历都是有价值的。随你说婚姻如何不好，它毕竟是一种经历。我希望道连·格雷会娶这个姑娘为妻，死去活来地爱她半年，然后，又忽然迷上了另外一个人。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

"你没有一句话是当真的吧，哈利，你知道是说着玩的。要是道连·格雷给毁了，你会比谁都难过。你就是假装使坏。"

亨利勋爵哈哈大笑。"我们之所以把别人想得很好，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替自己担心。乐观主义的基础纯粹是恐惧。我们盛赞邻居的某些美德，便自以为很慷慨，其实是因为那些美德可能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夸奖银行家，为的是可以透支；我们找出拦路强盗的优点，是希望他别来掏我们的口袋。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我很鄙视乐观主义。至于说毁了谁的生活，生活无所谓毁与不毁，只有发展受到了阻止才真的给毁了。如果你要毁坏一个人的天性，你只要把它加以改变就达到了目的。至于婚姻，那当然是愚蠢的，不过男女之间还有其他更有意思的关系，对此我自然会加以鼓励，这些关系因为时髦而具有魅力。不过道连自己来了，他会告诉你更多的东西。"

"亲爱的哈利，亲爱的巴兹尔，你们俩都该祝贺我！"小伙子

---

[1] 古罗马皇后，克劳迪斯之妻。公元前四八年因荒淫和背叛被判处死刑。

说，一面脱下两肩都是缎子夹里的晚间用斗篷，一面挨个跟他的朋友握手。“我从来没有那么快乐过。当然一切来得很突然，愉快的事儿全都如此。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生所要寻觅的。”他又兴奋又快活，脸上泛起了红晕，看上去格外英俊。

“愿你永远那么快乐，道连，”霍尔华德说，“你没有把你订婚的事告诉我，我可不会原谅你。你告诉了哈利。”

“我也不会原谅你吃饭来迟了，”亨利勋爵插嘴道，把手搭在小伙子肩上，笑嘻嘻地说。“来吧，坐下来尝尝这里新来的厨师的手艺。过会儿，你再谈谈订婚的经过。”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讲的，”他们在一张小圆桌旁就座后，道连叫道。“事情的经过无非就是这样：昨天晚上同你分手后，哈利，我穿上礼服，到了鲁伯特街，在你介绍的一家意大利小餐馆用了晚饭，随后八点钟上了剧院。西比尔扮演罗瑟琳[①]。当然，布景很糟糕，奥兰多[②]也荒唐可笑。可是那西比尔！你们真该见她！她女扮男装登场，好看极了，穿着一件带棕黄袖子的苔青色丝绒紧身衣，一条咖啡色的背带紧身裤，戴一顶精致的绿色小帽，帽上的一颗宝石系着老鹰羽毛。她还披了一个带兜帽衬着暗红色里子的大氅。在我眼里，她似乎从来没有这样美妙绝伦。她有着你画室里那尊塔纳格拉赤陶小雕像的全部风韵，巴兹尔。她的头发拥着她的脸，就像深色的叶子拥着浅色的玫瑰。至于她的演技嘛，嗯，今晚你们会看到的。她简直是个天生的艺术家。我坐在幽暗的包厢里，完全神魂颠倒了。我忘了自己身处伦敦，生活在十九世纪。我的爱把我带到了人所未见的森林。演出结束后，我到了幕后，同她攀谈起来。我们坐在一起，她的

---

① 见52页注①。

② 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中罗兰·德·鲍埃爵士的儿子。

眼睛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表情。我的嘴唇凑向了她的，两人便吻了起来。我无法向你们描述我当时的感觉。我的全部生活，似乎都浓缩成了尽善尽美的玫瑰色的欢愉。她浑身颤抖，像一朵摇曳着的白水仙，随后一下子跪倒在地，亲吻起我的手来。我觉得不该把这告诉你们，但实在忍不住。当然，我们订婚的事绝对保密，连她母亲都没告诉。不知道我的监护人会怎么说，拉德利勋爵肯定会勃然大怒。但我不在乎，反正要不了一年就成年了，到那时爱怎么干都行。我从诗中取来了爱情，在莎士比亚剧中找到了妻子，巴兹尔，我做得很对是不是？被莎士比亚教会说话的嘴唇，耳语着把秘密告诉我。我搂抱着罗瑟琳，亲吻着朱丽叶。"

"是的，道连，我想你是对的，"霍尔华德慢条斯理地说。

"你今天见过她吗？"亨利勋爵问。

道连·格雷摇了摇头。"我在亚登的森林同她分手，将要在维罗那的果园与他相会。"

亨利勋爵若有所思地喝着香槟。"你在什么情况下提到了'结婚'两个字，道连？而她是怎么回答的？也许你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

"亲爱的哈利，我并没有把这当作一桩买卖，也没有一本正经地向她求婚。我告诉她我爱她，她说她不配做我的妻子。什么不配呀！嗨，与她相比，整个世界都是微不足道的。"

"女人非常讲究实际，"亨利勋爵低声说，"比我们要实际得多。在那种场合，我们往往会忘了谈结婚的事儿，而她们总会提醒我们。"

霍尔华德按住她的胳膊。"别这么说，哈利。你已经惹得道连生气了。他跟别的男人不一样。他不会把苦恼带给别人。他的天性太好了，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

亨利勋爵的目光扫过桌子，回答说，"道连从来不生我的气，我有最充分的理由问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也是原谅提问者的惟一理由，那就是单纯的好奇心。我有一个理论：往往是女人向我们求婚，而不是我们向女人求婚。当然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除外，但中产阶级不属于现代人。"

道连·格雷仰头大笑。"你实在是本性难改，哈利。可我不在乎，也不可能生你的气。你见了西比尔·文就会觉得，只有畜生，没有良心的畜生，才会中伤她。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想要羞辱心爱的人。我爱西比尔·文。我要把西比尔放在金色的基架上，看着整个世界拜倒在属于我的女人的脚下。婚姻是什么？是不可改变的誓言。因为这样，你便嗤之以鼻？啊！可别讥笑。我正要立下这样的誓言。她的信赖使我忠贞，她的信心促我从善。与她相处的时候，我对你的教诲感到遗憾。我已经完全不同于你心目中的我。我变了。我一碰到西比尔的手就忘掉了你，忘掉了你的一切荒谬而迷人、有毒却悦耳的理论。"

"那些理论是……？"亨利勋爵问，一面取了些色拉。

"哦，你关于人生的理论、关于爱情的理论、关于享乐的理论。说真的，你的一切理论，哈利。"

"惟有享乐值得有理论，"他带着优美的拖腔说。"但恐怕不能自称为我的理论。理论属于天性而不属于我。享乐是天性的考验，是天性表示赞许的标志。我们快乐的时候往往是好的，但好的时候却不一定快乐。"

"啊！可是你说的'好'是什么意思？"巴兹尔·霍尔华德叫道。

"是呀，"道连附和着，往椅背上一靠，隔着桌子正中密密丛丛带紫色花蕊的蝴蝶花看了看亨利，"你说的'好'是什么意思，哈利？"

"所谓'好'就是与自身保持和谐,"他回答,白皙尖细的手指碰了碰杯子的细柄。"'不和'就是被迫与别人保持和谐。一个人自身的生活是重要的。至于邻居的生活,假如你想做道学家,或者清教徒,那你尽可以向他们炫耀你的道德观,不然他们与你无关。此外,个人主义其实有着更高的目的。现代道德就是接受自己时代的准则。我认为,任何一个文化人接受自己时代的准则是最不道德的表现。"

"不过,要是一个人只为自己而生活,哈利,当然要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是吗?"画家建议道。

"是呀,如今什么都要价过高。我想穷人的真正悲剧在于,除了自我克制,他们什么都付不起。美丽的罪孽,像美丽的东西一样是富人的特权。"

"人们还得用除了金钱之外的其他方式来偿付。"

"什么方式呢,巴兹尔?"

"啊!我想是用忏悔,用受苦,用……唉,用意识到自己的堕落来偿付。"

亨利勋爵耸了耸肩。"我的好家伙,中世纪的艺术很动人,但中世纪的情感已经过时。当然在小说中用得着。但是,小说中能用的只是那些在现实中不再使用的东西。相信我,文明人从不因为享乐而悔恨;不文明的人从不知道什么是享乐。"

"我知道享乐是什么。"道连·格雷叫道。"那就是崇拜某个人。"

"那自然比被人崇拜好,"他回答,一面摆弄着水果。"受别人崇拜是一件讨厌的事。女人就像人类对待神明那样对待我们。她们崇拜我们,老缠着要我们为她们效劳。"

"我该说她们把自己所求的先给了我们,"小伙子严肃地低语道。"她们赋予我们的天性以爱,因此有权把这种爱要回去。"

“那倒是千真万确的，道连，”霍尔华德叫道。

“从来没有什么千真万确的东西，”亨利勋爵说。

“这就是，”道连插嘴道。“你得承认，哈利，女人们把生活中最好的东西给了男人。”

“可能是这样，”亨利勋爵叹了口气。“但她们必定会一点点要回去。这就麻烦了。就像一个俏皮的法国人所说的那样，女人激起我们成就大事业的欲望，却阻止我们去付诸实现。”

“哈利，你太可怕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喜欢你。”

“你会永远喜欢我，道连，”他答道。“要喝咖啡吗，你们两位？——侍者，拿咖啡和甜白兰地来，还有香烟。不，不用拿香烟了，我还有一些。巴兹尔，我不能任你吸雪茄了，你一定得吸香烟。香烟是一种至妙至极的享受，妙不可言，让你感到永不满足。人还能有什么别的奢望呢？是的，道连，你会永远喜欢我。在你眼里，我代表着你没有胆量涉足的罪孽。”

“你胡说八道，哈利！”道连叫道，从侍者放在桌上的喷火银龙里点了烟。“我们到剧院去吧。西比尔一上台，你便会产生新的生活理想。她将代表某种你从来不知道的东西。”

“我什么都知道，”亨利勋爵说，眼睛里露出了倦色。“但我随时准备体会新的情感。不过可惜的是，至少对我来说，没有情感这样的东西。好在你那个奇妙的姑娘会使我激动。我喜欢演出，它比生活要真实得多。我们这就走吧，道连，你跟我一起走，对不起，巴兹尔，我的车只够坐两个人，你只好乘另外的车紧随其后了。”

他们起座披上外套，站着喝起咖啡来。画家没有说话，想着别的事儿，一脸的阴郁。他无法容忍这桩婚姻，但似乎又觉得这比很多可能会发生的事要好得多。几分钟后，他们都下了楼。根据作好的安排，他自己坐车走。望着面前这辆马车闪动的灯

光，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感，觉得对他来说，道连·格雷再也不会跟过去一样了。生活已经把他们隔开……他的眼神暗淡了，拥挤、闪烁的街道在他目光里变得模糊起来。马车在剧院门口停下的时候，他似乎老了好多。

第　七　章

不知什么原因，那天晚上剧院爆满。肥胖的犹太经理在门口迎候，战战兢兢，满脸堆笑，一副讨好的样子。他领他们去了包厢，神态谦卑得有些夸张，珠光宝气的肥手挥来挥去，说话的嗓门很大。道连·格雷比以往什么时候都讨厌他，只觉得仿佛原本要找米兰达[1]，偏偏却碰上了凯列班[2]。亨利勋爵对他倒颇有好感，至少嘴里是这么说的，而且执意要同他握手，明确告诉他，跟一个发现了真正的天才并为一位诗人而破产的人相遇，是莫大的荣幸。霍尔华德饶有兴味地看着正厅后座观众的一张张脸。空气非常闷热，巨大的汽灯光焰四射，像一朵巨型大丽花，所有的花瓣都喷出黄黄的火来。顶层楼座的青年已经把外套和背心脱掉，挂在座位旁边，与隔得很远的相识交谈着，还和邻座打扮得花哨俗气的姑娘一起吃着橘子，嗓门儿尖得刺耳。酒吧里传来了开瓶塞的啪啪声。

"在这样的地方找到了自己敬慕的人！"亨利勋爵说。

"不错！"道连·格雷回答。"就是在这儿我找到了她。她比所有的人都神圣。她演出时你会把什么都忘了。她一上台，这

---

① 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人物，旧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之女。

② 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人物，富有野性、丑陋怪诞的奴隶。

些面容粗糙、举动野蛮、平平凡凡的粗人，便完全不一样了。他们静静地坐着看她，被她随心所欲地弄得哭哭笑笑。她让他们像小提琴那样富有反应，使他们脱俗，让你感觉到他们是跟自己一样的血肉之躯。"

"跟自己一样的血肉之躯！啊，但愿不要这样！"亨利勋爵叫了起来，这时他正用歌剧望远镜扫视楼座的观众。

"别理他，道连，"画家说。"我理解你的意思，也相信这个姑娘。凡你喜欢的姑娘，必定是非常出众的，凡是具有你所描绘的那种效果的姑娘，必定是高雅的。使自己的时代脱俗，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如果这姑娘能赋予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以灵魂，能为过着肮脏丑陋的生活的人创造美感，能驱除他们的自私心，能把眼泪借给他们去为别人的不幸而哭泣，那就很值得你爱慕，也值得整个世界爱慕。这桩婚事很好，虽然起初我并不这样想，但现在我赞同了。神明为你创造了西比尔·文，没有她，你会是不完美的。"

"谢谢你，巴兹尔，"道连·格雷回答，捏了捏画家的手。"我知道你会理解我的。哈利那么玩世不恭，简直让我害怕。乐队开始演奏了，音乐很糟糕，好在只有五分钟左右。过后幕会拉开，你们会看到这个姑娘，我将把我的整个生命奉献给她，我已经把我身上最好的东西给了她。"

一刻钟以后，在一阵乱哄哄的掌声中，西比尔登场了。不错她看上去确实很可爱——亨利勋爵认为，她是平生所见的最可爱的姑娘之一。她羞怯的风韵和惊愕的眼神里，露出一种曲意迎逢的表情。她瞥了一眼拥挤不堪、热情洋溢的剧场，两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很像一面银镜中映出的玫瑰的影子。她后退了几步，嘴唇似乎在抖动。巴兹尔·霍尔华德跳了起来，开始鼓掌。道连·格雷仿佛是在梦中似的，一动不动地坐着，凝视着她。亨

利勋爵透过望远镜看着，喃喃地说："真迷人！真迷人哪！"

这场戏发生在凯普莱特家的厅堂里，罗密欧扮作香客，同茂丘西奥和其他朋友已经登堂入室。乐队虽糟，倒也奏起了几段音乐，舞蹈开始了。西比尔仿佛来自另一个更美妙的世界，飘然舞过一群服饰陈旧、动作笨拙的演员。她跳舞时摆动着身子，好像一棵植物在水中摇动一样，喉部的曲线是洁白的百合花的曲线，手似乎是冷色的象牙做的。

但奇怪的是她无精打采，目光落在罗密欧身上的时候也没有一点喜悦之情。她读的几句台词——

信徒，莫把你的手儿侮辱，
　　这样才是最虔诚的礼敬；
神明的手本许信徒接触，
　　掌心的密合远胜如亲吻。[1]

以及紧接着的几句简短对话，纯粹矫揉造作。她的嗓子不错，但音调却绝对虚假，音色也不对。因此，诗句中的活力荡然无存，表达的情感也很不真实。

道连·格雷看着她的表演，脸色渐渐发白，心里既茫然又焦急。他的朋友都不敢对他说什么，觉得西比尔似乎极不胜任，两人都非常失望。

但他们觉得，对朱丽叶扮演者的真正考验是第二幕阳台上的一场戏。他们等待着。要是演不好，那就说明她没有演戏的才能了。

不容否认，她出现在月光下时显得非常动人。但演技却是

---

① 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第一幕第五场。译文引自朱生豪译本（下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三月版。

做作得令人难以忍受，而且越演越糟。她的手势装腔作势，非常可笑。她说的每一句话都过分夸张。剧中那漂亮的段落——

幸亏黑夜替我罩上了一层面幕，
否则为了我刚才被你听去的话，
你一定可以看见我脸上羞愧的红晕。①

像是一个由二流的演说教师教出来的女学生朗诵的，一板一眼，咬得很准。她倚在阳台上，开始朗诵下面的美妙诗句：

我虽然喜欢你，
却不喜欢今天晚上的密约；
它太仓促、太轻率、太出人意外了；
正像一闪电光，等不及人家开一声口，
已经消隐了下去。好人，再会吧！
这一朵爱的蓓蕾，靠着夏天的暖风的吹拂，
也许会在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开出鲜艳的花来。②

看她朗诵的那副样子，仿佛对她来说这些诗句不表达任何意义。这不是因为紧张造成的。要说紧张，她倒是很镇定。那不过是演艺的拙劣，她彻底失败了。

甚至连正厅后座和顶层楼座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观众，也对演出失去了兴趣，一时坐立不安，开始高声谈话和吹口哨。站在花楼后头的犹太经理，又是登足，又是怒骂。只有姑娘自己无动于衷。

第二幕结束后，剧场里响起了一片嘘声。亨利勋爵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披上外套。"她很漂亮，道连，"他说，"但她不会演

---

① 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场。
② 同上注。

戏。我们走吧。"

"我要看完再走，"小伙子回答，语调生硬而痛苦。"实在抱歉，让你们浪费了一个晚上，哈利。我向你们两人道歉。"

"亲爱的道连，文小姐大概是病了，"霍尔华德打断说。"我们改日再来吧。"

"但愿她是病了，"道连回答。"不过我觉得她简直好像冷漠无情。她完全变了，昨夜还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今晚却只是个普通平庸的戏子。"

"别那样谈论你的心上人，道连。爱情比艺术更美妙。"

"两者都不过是模仿，"亨利勋爵议论道。"可我们还是走吧，道连，你不该再呆下去了。观看拙劣的演出无益于人的道德。此外，我想你也不会叫你的妻子去演戏，所以就是把朱丽叶演得像木偶一样又何妨？她很可爱，要是她对生活和艺术都一无所知，倒也不失为一种愉快的经历。只有两种人最具吸引力，一种是无所不知的人；另一种是一无所知的人。啊呀，我亲爱的小伙子，别那么悲伤了！保持年轻的秘密在于驱除不宜情绪。跟巴兹尔和我到俱乐部去吧，吸会儿烟，为西比尔·文的美貌干杯。她那么漂亮，你还需要什么呢？"

"走开，哈利，"小伙子叫道。"我要单独呆在这儿。巴兹尔，你一定得走。啊！你们没有看见我的心碎了吗？"他热泪盈眶，嘴唇颤抖，冲到包厢后面，靠在墙上，把头埋在手里。

"我们走吧，巴兹尔，"亨利勋爵说，话音里带着一种奇怪的温柔。两个年轻人一起走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脚灯亮了，第三幕幕启。道连·格雷回到自己的座位。他脸色苍白，显得高傲和冷漠。演出拖拖拉拉，似乎没完没了的样子。一半观众离场，嘻嘻哈哈，靴子登得很响。整场演出是个大失败。最后一幕几乎是对着空空的座位在表演。幕

落时有人耻笑，有人叹息。

戏一结束，道连·格雷就直冲幕后演员休息室。那姑娘独自站着，脸上露出得意之情，目光炯炯，神采飞扬。张开的嘴唇在为他们共同的秘密微笑着。

他进去时西比尔瞧着他，一脸无限喜悦的表情。“今天晚上我演得多糟，道连！”她叫了起来。

“糟糕透了！”他回答，惊讶地瞪着她——“糟糕透了！简直可怕。你病了吗？你不知道它的后果，也不知道我有多难过。”

姑娘微微一笑。“道连，”她回答，用音乐般的腔调拉长了他的名字，仿佛对她红红的花瓣似的嘴唇来说，这比蜜还甜。“道连，你应当理解的。可你现在理解了，是吗？”

“理解什么呀？”他愤愤地说。

“为什么我今天晚上会那么糟糕，为什么我永远会那么糟糕，为什么我以后再也演不好了。”

他耸了耸肩。“我想你病了。病了就不该演出。你自己出了洋相。我的朋友厌烦了，我也厌烦了。”

她似乎不在听他。欢乐改变了西比尔，她沉浸在极度幸福之中。

“道连，道连，”她叫道，“在认识你之前，演出是我惟一的现实生活。我只生活在剧院里，我想那都是事实。一个晚上我是罗瑟琳，另一个晚上是鲍西娅[①]。贝特丽丝[②]的欢乐就是我的欢乐，考狄利娅[③]的悲伤就是我的悲伤。我什么都相信，觉得与我同台演出的普通人似乎都是上帝。绘成的布景是我的世

① 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一位富家嗣女。
② 莎士比亚戏剧《无事生非》中的人物，梅西那总督里奥那托的侄女。
③ 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中的人物，李尔王的女儿。

界，除了影子，我什么都不知道，还以为影子是真的。这时候你来了——啊，我英俊的心上人！——你从牢狱中解放了我的灵魂。你教会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现实。今晚，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透了自己一直参与的无聊演出，看出了它的空洞、虚假和愚蠢。今晚这辈子第一次意识到罗密欧可恶、守旧和虚伪；意识到果园中的月光是虚假的；意识到布景很庸俗；意识到我念的台词是不真实的，不是我的话，也不是我要说的话。你给我带来了更高尚的东西，一切艺术不过是它的影子。你使我明白爱情究竟是什么。我的心上人！我的心上人！迷人王子！生命的王子！我已经讨厌影子。对我来说，你胜过一切艺术。既然如此，我与戏中的傀儡又有什么关系呢？今晚一上台，我不明白怎么会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我原以为会非常出色，但发觉自己无能为力。蓦地我心里豁然开朗，个中原因全都明白了。对我来说，这一感悟好极了。我听见了他们的嘘声，但一笑了之。他们怎么能理解我们这样的爱呢？把我带走吧，道连。带我到没有人打扰我们的地方去。我讨厌舞台。我可以模仿一种自己没有感觉的激情，但无法模仿像火一样在我心中燃烧的激情。啊，道连呀，道连，现在你明白它的意义了吗？即使我能做得到，对我来说在戏里表演热恋也是一种亵渎行为。”

道连跌坐在沙发上，转过脸去。“你扼杀了我的爱，”他咕哝着。

她惊异地看着他，笑了起来。他没有答理。她走到他面前，用纤细的手指抚摸着他的头发。她跪了下来，拉过他的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他抽出手，不觉打了个寒噤。

随后，他跳了起来，走到门边。“是呀，”他叫道，“你扼杀了我的爱。你曾经激发过我的想象。而现在你连我的好奇心都激不起来了。你简直一点吸引力都没有。我爱你是因为你了不

起;因为你有天分,有才智;因为你实现了伟大诗人的梦想,赋予艺术的影子以形式和内容。可是你把这一切都丢掉了。你既浅薄又愚蠢。天哪!我疯啦,竟会爱上了你!我多傻啊!现在你对我已经毫无意义。我永远不想再见你了。我决不会再想你,决不会提起你的名字。你不知道你曾经对我意味着什么。啊,曾经……哎呀,我不忍心去想它!但愿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你!你破坏了我生活中的浪漫。你说爱情损害了艺术,你对爱情多么无知!失去了艺术,你一无是处。我本可以使你成名,使你光彩夺目,灿烂辉煌。世界本会拜倒在你脚下,你本可以冠上我的名字。而现在你是什么呢?一个有一副漂亮脸蛋的三流戏子。"

姑娘脸色煞白,发起抖来。她的双手攥得紧紧的,她的嗓音似乎在喉咙里卡住了。"你说着玩玩的吧,道连?"她喃喃地说。"你在演戏。"

"演戏!我把演戏让给你。你才拿手呢,"他恨恨地说。

她从跪着的地方站了起来,带着虔诚的痛苦表情,穿过房间走到他面前,把手按在他胳膊上,睨视着他。道连把她推开。"别碰我!"他叫道。

她一声低吟,扑倒在他脚边,躺在那里,像一朵踩扁了的花。"道连,道连,别离开我!"她轻声说。"真对不起,我没有演好。我一直都想着你。可是我会努力的——真的,我会努力。我对你的爱来得那么突然。要是你没有吻我——要是我们没有彼此亲吻,我想我会永远不知道爱。再吻我一下吧,我心爱的人。不要离开我,我受不了。啊!不要离开我。我的弟弟……不,没事儿,他并不当真。他是说着玩的。……可是你,呵!你就不能原谅我一个晚上吗?我会非常努力,努力演得好些。别对我那么狠心,我爱你胜过世上的一切。毕竟只有一次我没有让你满意。不过你说得很对,我应当显得更像一个艺术家。我真傻,但我很

无奈。呵！别离开我，别离开我。”一阵激动的哭泣使她透不过气来了。她像受伤了似的趴在了地板上。道连·格雷漂亮的眼睛俯视着她，线条分明的嘴唇不屑地噘了起来。一个你不再爱的人哭哭啼啼的时候，总会有某种可笑的东西。他似乎觉得西比尔·文是在演出一场荒唐的闹剧。她的眼泪和哭泣使他感到厌烦。

“我走了，”他终于说，语调镇静而清晰。“我不想对你太狠心，但我不能再见你了。你使我失望。”

她默默地哭着，没有答话，却爬着离他更近了。她的纤纤小手漫无目的地伸了出来，仿佛在找寻他。道连转身离开了房间。一会儿以后，他出了剧院。

究竟要去哪儿，他自己也不知道。后来只记得是在灯光暗淡的街道上徘徊，走过黑影笼罩的狭长拱廊和一些面目狰狞的房子。喉咙嘶哑的女人发出刺耳的笑声，在他背后喊着。醉汉摇摇晃晃地走过，自言自语，骂骂咧咧，活像那些巨大的猿人。他看到古怪的孩子们聚集在台阶上，听到阴暗的院落传来尖叫和诅咒。

拂晓时，他不知不觉已来到考文特露天市场附近。夜幕开启了，露出火红色的微光，苍穹像是一枚掏空了的珠子。满载着摇曳多姿的百合花的大车隆隆作响，慢悠悠地驶过空旷光洁的街道。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花香。对他来说，美丽的花儿似乎是一帖镇痛剂。他跟着那些人进了市场，看他们卸车。一个穿白色罩衫的赶车人送给他一些樱桃品尝，他道了谢，不明白为什么那人拒绝收钱，开始无精打采地吃起樱桃来。樱桃是半夜里采摘的，还带着月色的寒气。一长队男童，扛着一筐筐条子状的郁金香、黄玫瑰和红玫瑰，在他面前鱼贯而过，挨挨挤挤穿过一大堆绿宝石般的蔬菜。门廊下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柱子旁边，

闲荡着一群邋里邋遢不戴帽子的姑娘，等待着拍卖收场。其他的人都拥挤在广场咖啡屋的旋转门附近。拉车的高头大马打着滑，踩在粗糙的石子路上，摇动着马铃和马饰。有些车夫就睡在一堆麻袋中间。颈部色彩斑斓、脚呈粉红色的鸽子跳来跳去，啄着谷物。

过了一会儿，他叫了一辆马车回家。他在门口踯躅了一阵子。极目四顾，眺望寂静的广场，以及附近空空的紧闭的窗户和惹人眼目的百叶窗。此刻的天空一片乳色，屋顶在天空的反衬下闪闪发光。对面的一个烟囱升起了一缕轻烟，卷曲成紫色的丝带，飘向珠色的天空。

铺着橡木护墙板的巨大的门厅里，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镀金的威尼斯大吊灯，那是某艘威尼斯地方官游艇上的掠夺物。吊灯上的三个喷嘴依旧闪闪烁烁地燃烧着，似乎冒出几道细细的蓝色火焰，火焰的边缘镶着白色的火。他熄了灯，把帽子和披肩扔在桌子上，经过书房朝卧室走去。那是楼下一间八角形的大房间，在一种崇尚奢华的新感觉的支使下，他刚刚把它装饰过一番。墙上挂着一些古怪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壁毯，那是在塞尔比庄园一个废弃的阁楼上找到的。他转动门把手的时候，目光落在霍尔华德所作的画像上。他吃惊地倒退了一步。随后又继续往前，进了自己的房间，露出一副百思不解的神态。他取下插在外套上的花，似乎有些犹豫不决。最后他又返回去，走近画像，仔细端详起来。在好不容易透过乳白色丝绸百叶窗的暗淡的光线下，那画像的面孔似乎有点变形，表情显得不同了。也许可以说嘴角露出了一丝凶相。这实在有些蹊跷。

他转过身，走到窗前，拉起百叶窗。明亮的曙光洒向房间，把奇妙的影子推到阴暗的角落，让它在那里不住地颤抖。可是画像脸上他已经注意到的奇怪表情，似乎还停留在那儿，甚至更

为强烈了。抖动着的热烈的阳光，把画像嘴角的凶相照得清清楚楚，跟他仿佛做了坏事后镜子里出现的映象一样分明。

他退缩了，从桌上拿起了一面椭圆形镜子，急急忙忙透过光洁的表面往里看。这面镜子是亨利勋爵送给他的无数礼品之一，边框饰有多个象牙做的丘比特。镜子里并没有使他红红的嘴唇变形的线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揉了揉眼睛，走近画像，再次细看起来。他审视这幅画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什么变化的痕迹。但无疑整个表情变了。那不光是他的幻觉，而是令人心寒的、明明白白的事实。

他颓然坐在一条椅子上，开始思考起来。他突然想起这幅画完成的那天他在巴兹尔的画室说过的话。不错，他记得清清楚楚。他许了一个愚蠢的愿，希望自己永远年轻，而画像会变老；希望自己的美貌不会失去光泽，而画布上的脸会替他显示情欲和罪孽；希望画中的形象会因为痛苦和思索而干枯，而他自己则能保持刚刚意识到的青春的滋润和可爱。当然他的愿望没有兑现！那样的事是不可能的，连想一想都觉得可怕。可是那画像就在他面前，嘴角上露出了一丝凶相。

凶相！难道他很凶残？这是那位姑娘的过错，不是他的错。他梦想她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把自己的爱献给了她，因为他认为她伟大。后来她让他失望，她浅薄而不足取。但是他想到她躺在自己的脚边，像小孩子似地哭泣的时候，心里便涌起了无限悔恨之情。他记得自己看着她时是多么无情。为什么他成了那个样子？为什么给了他这样一颗灵魂？可是他自己也是够痛苦的。在戏上演那可怕的三个钟头，他经受了漫长的痛苦，挨过了没完没了的折磨。他的生命跟西比尔的完全一样有价值，如果他给西比尔造成了终身的伤害，那么西比尔也给他带来了一时的损毁。何况女人比男人更耐受痛苦。她们靠情感而生活，

一心只想着情感。她们看中情人，无非是找个人可以哭哭闹闹。这是亨利勋爵告诉他的，而亨利勋爵是熟知女人的。为什么他要为西比尔感到烦恼呢？现在她已与他无干。

可是还有这幅画呢？他对其中的变化该说什么呢？这幅画隐藏着他的秘密，述说着他的故事，已经教会他热爱自己的美貌。它会不会叫他讨厌自己的灵魂呢？他会再看它一眼吗？

不，这不过是理智的混乱所造成的幻觉。他度过的那个可怕的夜晚留下了幻象。突然间，他脑子里闪过一个使人发疯的小红点。这幅画没有变，只有蠢人才以为它变了。

可是画像凝视着他，漂亮而扭曲的面孔带着狞笑，明亮的头发在朝阳下闪光。画像的蓝眼睛与他的相遇，他心头萌生了说不尽的遗憾，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他自己的画像。它已经变了，还会变得更多。闪闪金光会褪成灰色，红白玫瑰似的容貌会憔悴。他每造一孽，脸上就会出现污点，毁掉白皙的肌肤。可是他决不造孽。这幅画无论变与不变，都是她良心的明白写照。他会拒绝诱惑。他再也不见亨利勋爵了——至少不再听他的话，那些难以捉摸的有毒理论。曾几何时在巴兹尔·霍尔华德的花园里，这些理论激起了他的痴心妄想。他要回到西比尔身边，跟她重归于好，同她结婚，努力再去爱她。是的，他有责任这样做。她一定比他更痛苦。可怜的孩子！他太自私了，对她很冷酷。西比尔又会重现曾经有过的魅力。他们在一起会很幸福，两人的生活会纯洁而美丽。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拉过一块很大的幕帘遮住画像，瞥了画像一眼，不觉打了个寒战。“多可怕！”他自言自语地低声说，走到窗前，打开了窗子。他到了草地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清晨的新鲜空气驱走了一切阴暗的情绪。他只想着西比尔。身边响起了爱的回音，他反复叨念着西比尔的名字。露水浸湿了的花

园里鸟儿在歌唱，似乎在向花儿诉说西比尔的故事。

第　八　章

他一觉醒来的时候，早就过了午后。侍者踮着脚尖悄悄地进来过好几回，看他有没有动情，觉得好生奇怪，为什么这么晚了小少爷还没有醒来。终于铃响了，维克多轻手轻脚进了房间，端着一个古老的法国塞弗尔小瓷盘，上面放着一杯咖啡和一叠信件。他拉开挂在三扇大窗前、带蓝色闪光里子的橄榄色缎子窗帘。

“先生今天早上睡得很好，”他微笑着说。

“几点钟了，维克多？”道连·格雷睡眼惺忪地问。

“一点一刻，先生。”

这么晚了！他坐了起来，喝了些咖啡，翻了翻信件。其中有一封是亨利勋爵的来信，那天早晨派人送来的。他犹豫了一会儿，把它放到了一边。其他的信，他懒洋洋地拆开了。里面照例又是些贺卡、吃饭请帖、私人画展的票子、慈善音乐会的节目单，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在这个季节，这类请帖每天清早都朝着时髦的年轻人铺天盖地涌来。还有一张费用很大的账单，是支付一套路易十五时代风格的银质雕花梳妆用具的。他不敢把账单送给他的监护人，因为那人很老派，不明白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不必要的东西就是必需品。此外，还有几封言词谦恭的信，是杰明街放债人写来的，表示随时可以提供任何数量的贷款，利息极为合理。

大约十分种后，他起来了，披上一件考究的丝绣开士米羊毛睡袍，进了玉髓铺成的浴室。久睡以后，凉水浴恢复了他的精

神，使他似乎忘掉了已经发生的一切。偶尔一两次，他朦胧地觉得自己曾卷入一场莫名其妙的悲剧，不过这悲剧虚无飘渺，似梦似幻。

他穿好衣服便进了书房，在靠近开着的窗的小圆桌旁坐了下来，开始吃简便的法国早餐。天气很好，暖和的空气里似乎芳香四溢。一只蜜蜂飞了进来，嗡嗡地围着他面前插满黄色玫瑰的青龙瓷碗打转。他愉快极了。

蓦地他的目光落在遮盖画像的帘子上，不由得吃了一惊。

“太冷吗，先生？”侍者把煎蛋卷放在桌子上说。“要不要我把窗关上？”

道连摇了摇头。“我不冷，”他低声说。

这一切是真的吗？难道画像真的变了？要不，这不过是他自己把喜色想象成了凶相？自然，画了像的画布是不可能改变的吧？这事儿很荒唐，有一天可以充作自己与巴兹尔的谈资，他会觉得好笑。

然而，他对整件事情的记忆是何等清晰！他亲眼看到过扭曲的嘴唇边的凶相，起初是在灰暗的黄昏，后来是在明亮的早晨。他几乎害怕侍者离开这间房子了。他知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会细看这幅画像。但他害怕作出定论。咖啡和香烟送上来后侍者转身离去时，他极想叫他留下。侍者正关上门要走，他把他叫了回来。这人站着等候吩咐。道连看了他一会儿。“维克多，不管谁来访，就说我不在家，”他叹了一口气说。侍者鞠躬退出房间。

随后，他从桌边站了起来，点了一支烟，腾地躺倒在正对帘子的铺着豪华坐垫的床榻上。帘子十分古旧，是烫金的西班牙皮革做的，印有路易十四时代风格的花哨的图案。他好奇地扫了一眼，心里想，不知道这块帘子以前是否掩盖过一个男人

的秘密。

究竟要不要把帘子拉开呢？干吗要去动它呢？知道了又有什么用？要是真有这么回事，那太可怕了。要是没有，又何必去找麻烦呢？可是，如果鬼使神差，其他人的眼睛暗中窥视，看到了可怕的变化该怎么办呢？如果巴兹尔·霍尔华德上门要看看自己的画，他又该怎么办呢？巴兹尔肯定会这样做。不行，这画得仔细看看，马上得看。什么都比这么疑神疑鬼的可怕心境要好。

他站起来，把两扇门都锁上了。这样，至少他看见自己耻辱的假面时只有他一个人。他拉开帘子，面对面看见了他自己。千真万确，画像已经变了。

如他后来常记得并为之惊奇的那样，他开始几乎是带着一种科学研究的兴趣凝视这幅画像的。他难以相信竟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然而这又是事实。难道在画布上构成形象和颜色的化学分子，同他躯体内的灵魂有着某种难以捉摸的关系？难道心灵中想的，那些化学分子会付诸实践？难道它们会使心灵的梦想成真？或者还有其他更可怕的原因？他打了个寒噤，不觉害怕起来，回到床榻，躺在那里，厌恶而恐惧地盯着画像。

然而，他觉得有一件事情，画像是为他做了。那就是使他意识到自己对西比尔·文多么不公平，多么冷酷。现在要补救还为时不晚。她仍然会成为他的妻子。他虚假、自私的爱，会让位给某种更崇高的影响，会化成某种更高尚的激情。霍尔华德为他所作的画像会成为他生活的向导，会像圣灵对于一些人，良心对于另一些人，惧怕上帝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那样对他起作用。后悔总有后悔药，那就是使道德感麻木的药品。可是眼前是一个看得见的道德堕落的象征；是人给自己灵魂带来毁灭的永恒的标记。

钟敲了三点、四点和四点半，道连·格雷依然没有动弹。他竭力想收集生活的红色丝线，编织成一个图案；想找到一条通向乐观情绪的迷宫之路，因为他在那儿已经徘徊很久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想。最后，他走到桌旁，给他心爱的姑娘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请求宽恕并责备自己愚蠢。他写了一页又一页表示伤心的狂热的话，以及表示痛苦的更为狂热的话。他慷慨地自责。我们自责的时候总觉得别人无权责备我们。使我们得到赦免的是忏悔，而不是牧师。道连写完这封信以后便觉得自己得到了宽恕。

突然敲门声响了，他听见了外面亨利勋爵的声音。"小伙子，我一定得见你。赶快让我进来。我不忍心你这样把自己关着。"

开始他没有回答，依旧端坐不动。敲门声继续响着，越来越响。是呀，还是让亨利勋爵进来吧，向他解释自己要过新生活了，必要的话可以跟他争吵，如果分手不可避免的话就分手。他跳将起来，急急忙忙拉好帘子遮住画像，用钥匙把门打开。

"这件事实在很遗憾，道连，"亨利勋爵进门时说。"可是你也不必为此想得太多。"

"你说的是西比尔·文?"小伙子问道。

"是呀，当然，"亨利勋爵回答，在一条椅子上坐下，慢慢地拉下黄色的手套。"从某一点上看，这件事很糟糕，但不是你的过错。告诉我，戏演完后你到后台去看过她吗?"

"去过。"

"我敢肯定你去过。你跟她吵了?"

"我很粗暴，亨利——非常粗暴。可是现在好了。我并不为已经发生的事感到遗憾，它使我更了解自己。"

"啊，道连，我很高兴你采取这样的态度！我曾担心你会一

味地懊悔，撕自己漂亮的鬈发呢。”

“这一切我都经受住了，”道连摇了摇头，微微一笑说。“现在我非常愉快。首先，我明白了良心是什么。良心并不像你告诉我的那样。在我们心目中，良心是最神圣的东西。别再讥笑我了，哈利，至少在我面前别这样。我要做好人，我不能忍受自己的灵魂变得丑恶。”

“这是伦理学迷人的艺术基础，道连。我要为此而祝贺你。可是你怎样开始呢？”

“跟西比尔·文结婚。”

“跟西比尔·文结婚！”亨利勋爵大叫道，站了起来，惊愕不解地瞧着他。“但是，亲爱的道连——”

“是的，哈利，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关于婚姻的可怕。别说了。再也不要跟我说这类东西了。两天之前，我请求西比尔嫁给我。我不想食言，我要让西比尔做我的妻子。”

“你的妻子！道连！……你没有收到我的信吗？我今天早上写给你的，由我的人亲手送来的。”

“你的信？啊，不错，我想起来了。我还没有看呢，哈利。我担心里面会有些我不喜欢的话。你用你的警句把生活切得粉碎。”

“那你一点都不知道了？”

“你说什么呀？”

亨利勋爵穿过房间，在道连·格雷的身边坐下，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里，握得紧紧的。“道连，”他说，“我的信——别害怕——是要告诉你西比尔死了。”

小伙子嘴里响起了一声痛苦的呻吟，他惊跳起来，从亨利勋爵的紧握中抽出了手。“死了！西比尔死了！这不是真的！是个可怕的谎言！你怎么敢这样说？”

"完全是事实，道连，"亨利勋爵神情严肃地说，"所有的早报都登了。我写信给你是叫你别见任何人，一直等到我来。当然会进行验尸调查，你可一定不能卷进去。这类事在巴黎能使人深受欢迎，可是在伦敦大家都那么怀有偏见。这儿，你决不能在丑闻中出头露面。你应该把这份兴趣保留给老年。我猜想，在剧院里他们不知道你的名字？要是他们不知道，那就没事儿了。有没有人看见你到她的房间去？这一点很重要。"

道连好久没有说话。他吓得茫然不知所措。最后他结结巴巴，哽咽着说，"哈利，你说要验尸是什么意思？难道西比尔——？啊，哈利，我受不了啦！可是，你快一点呀，马上统统都告诉我吧。"

"毫无疑问，这不是一个意外事故，尽管对公众一定得这么说。她同她母亲一起离开剧院的时候，好像是十二点半左右，她说把什么东西忘在楼上了。他们等了她一会儿，但她再也没有下来。最后他们发现她躺在化妆室的地上，死了。她误吞了剧院常用的什么可怕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但不是氢氰酸就是白铅。我猜想是氢氰酸，因为她似乎很快就死了。"

"哈利，哈利，这太可怕了！"小伙子叫道。

"是呀，这当然很悲惨，但你千万别卷进去。我从《标准报》上知道，她今年十七岁。但我以为她比这还要年轻。她看上去像个孩子，似乎不懂什么表演。道连，你可不能让这事刺激你的神经。你得过来和我一起去吃饭，吃完饭我们去看歌剧。晚上由帕蒂① 主演，人人都会到场。你可以上我姐姐的包厢，她有几个漂亮的女人跟她在一起。"

---

① 帕蒂(1843—1919)，英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是她所生活的时代最受欢迎的歌唱家之一，她的演出常常引起轰动。

“那么我谋杀了西比尔·文啦，”道连·格雷半是对着自己说的。“就仿佛跟用刀子割断她细细的喉咙那样，肯定是谋杀。可是玫瑰并不因为这样而减少它的魅力，鸟儿依然愉快地在我花园里歌唱。今晚我同你一起吃饭，然后去看歌剧，再后我猜想是在什么地方吃夜宵。生活是多么戏剧化呀！要是我在书本中读到这一切，哈利，我想我会抱头痛哭的。不知怎地，现在事情实际发生了。对我来说这事太奇妙了，使我无法落泪。这是我有生以来写的第一封充满激情的情书。奇怪的是，我的第一封热烈的情书是写给一个死去的姑娘的。我在想，那些被我们称之为白色沉默者的死人有感觉吗？西比尔！她能感觉，或者知道，或是倾听吗？啊，哈利，我曾经多么爱她呀！现在，对我来说那似乎是几年前的事了。她曾是我的一切。后来便是那个可怕的晚上——其实不过是昨天晚上的事吗？——她演得那么糟，我的心几乎碎了。她统统都向我解释了，非常凄切。但我无动于衷，反认为她浅薄。突然间一件使我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我不能告诉你是什么事，但的确很可怕。我说我要回到她身边。我觉得我作了恶，现在她死了。天啊！天啊！哈利，我该怎么办呢？你不明白我处境的危险，而谁都无法使我摆脱。西比尔本该可以帮我。她无权自杀，她很自私。”

“亲爱的道连，”亨利勋爵回答，从烟盒里拿了一支香烟，同时取出一个镀金的火柴盒来。“女人改造男人的惟一方法是让他彻底感到厌倦，这样他会对生活了无兴趣。要是你跟这个姑娘结婚，那你就惨啦。当然你会待她好，人总会待那些自己毫不在乎的人很好。但她很快就会发觉你对她非常冷淡。而女人一旦发现丈夫的这一态度，要么变得邋遢成性，要么开始戴时髦的帽子，不过出钱的是别的女人的丈夫。我姑且不说社会地位不当的问题，那很可悲，当然我也是无法容忍的。但我可以明确告

诉你，整桩婚姻会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我想也是这样，”小伙子低声说，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脸色苍白得可怕。“可是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这个可怕的悲剧使我无法做我该做的事情，那可不是我的过错。我记得你曾说过，正当的决心都是不幸的——也就是说往往下得太晚了。我的决心就是这样。”

“正当的决心都意在对抗科学法则，是徒劳的。其根源是十足的虚荣心，其结果是一无所获。时而留给我们的是能够迷惑弱者的慷慨而空泛的感情，如此而已。完全是一张空头支票。”

“哈利，”道连·格雷叫道，走过去坐在亨利勋爵旁边。“为什么我对这个悲剧的感受不像我想要感受的那么深呢？我想并不是因为我狠心，是不是？”

“上两个星期你干的傻事太多了，所以够不上‘狠心’两个字，道连，”亨利勋爵带着甜蜜而忧郁的微笑说。

小伙子皱起眉头。“我不喜欢那样的解释，哈利，”他回答，“但我很高兴你不认为我狠心。我不是那种人。我知道我不是。可我得承认，这件已经发生的事并没有对我产生应有的影响。对我来说，它就像一场绝妙的戏的绝妙结局。它具有希腊悲剧动人的美，我参与了这场悲剧，但并没有受到伤害。”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亨利勋爵说，津津乐道于玩弄小伙子无意识的自私心——“一个极其有趣的问题。我想真正的答案在这里：生活中真正的悲剧往往以非艺术的形式发生，以其赤裸裸的暴力、绝对的混乱、可笑的无意义和彻底的无定式，来伤害我们。悲剧会像粗俗不堪的行为一样对我们产生危害，给我们留下一个使用暴力的印象，我们因此而感到厌恶。然而，有时生活中出现的悲剧会拥有艺术美的成分。如果这些美的成分是真实的，那就会对我们产生具有戏剧性效果的吸引力。突然

我们发现自己不再是演员，而是这个剧的观众了，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们观看自己的表演，这神奇的印象本身让我们着迷。眼下，实际是怎么回事呢？有人因为爱你而自杀了。要是我有这样的经历该多好，那会使我这辈子对爱富有真情。那些爱我的人——尽管不多，但还是有一些——总是一个劲儿地要活下去，虽然我对她们早已没有兴趣，或者她们早就感到我索然无味。她们变得肥胖而乏味，一碰上她们，这些人就立刻忆起旧来。女人的记忆多糟糕！又多可怕！完全暴露了智力的停滞！人应当吸收生活的色彩，而忘掉它的细节。细节永远是庸俗的。"

"那我得在花园里种上罂粟花[1]，"道连叹息道。

"没有必要，"他的伙伴回答。"生活的手中始终掌握着罂粟花。当然，有时事情也很难忘却。曾经有一度，我整个季节只戴紫罗兰，以艺术的形式悼念一段不肯逝去的罗曼司。然而它最后终于消逝了。我忘了是什么使它烟消云散的。我想是她提出要为我而牺牲整个世界的那会儿。那往往是一个可怕的时刻，让人充满了对永恒的恐惧。是呀——你会相信吗？——一个星期之前，在汉普夏夫人那儿，我发觉自己就坐在提到的那个女人旁边。她执意要重温旧事，翻出陈年老账，并搜索未来。我已经把罗曼司埋葬在长春花[2]花圃里。而她又将它拖了出来，说是我毁了她的生活。我得声明，晚宴上她吃得很多，所以我不必为她担忧。可是她那么不得体！往事的魅力在于其已成往事。而女人们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帷幕已经降落，往往还想要第六幕。戏剧的矛盾已经全部解决，她们却要求继续演下去。要是随了

---

① 罂粟花象征遗忘和沉睡。

② 长春花象征死亡。

女人们的心，一切喜剧都会出现悲剧性结尾，一切悲剧都会以闹剧的形式告终，虽有几分吸引力，却虚假做作，毫无艺术性可言。你要比我幸运。告诉你吧，道连，我所遇到的女人，没有一个会为我做出西比尔为你所做的一切。普通的女人常常会自我安慰，有些会求助于感情色彩来抚慰自己。穿紫红色衣服的女人，不管年龄大小，可千万不要相信。你也千万别相信过了三十五岁却仍然喜欢粉红色缎带的女人。这往往意味着她们有过一段历史。有的女人以突然发现丈夫的美德而得到极大的安慰。她们当着别人的面炫耀婚姻的美满，仿佛它是最诱人的罪孽。有些人则从宗教中得到安慰。一个女人曾告诉我，宗教的神秘有着跟调情一样的魅力，我对此能够充分理解。此外，没有比被人说成罪人更使人得意了。良心把我们大家都变成了利己主义者。是的，女人们在现代生活中所找到的安慰始终是无穷无尽的。说真的，我还没有提到最重要的安慰呢。"

"什么安慰，哈利?"小伙子漫不经心地问道。

"哦，最明白不过的安慰。那就是一旦失去了自己的意中人，便把别人的拿过来。在上流社会，那常常会美化一个女人。但是，道连，西比尔·文同常见的女人真是天差地别！我觉得她的死有一种美。我很高兴，在我生活的时代能够出现这样的奇迹。它使人相信我们所玩弄的一切是真实的，比如罗曼司、激情和爱情。"

"我对她极为冷酷，你忘啦。"

"恐怕女人欣赏冷酷，欣赏极度冷酷，胜过一切。她们有一种了不起的原始本能。我们解放了她们，而她们依然做着奴仆，照样寻找着主人，喜欢受人支配。可以肯定，你非常出色。我从来没有见你真的生过那么大气，但我能想象你显得多可爱。前天，你对我说了一番话，当时听来似乎是奇谈怪论，现在我明白，

那绝对真实，而且是解开一切秘密的钥匙。”

“什么话呀，哈利？”

“你对我说，在你心目中西比尔·文代表一切富有浪漫气质的女主角——一个晚上是台丝德蒙娜，另一个晚上是奥菲利娅；要是她死去时是朱利叶，那么苏醒过来时是伊摩琴。”

“现在她永远不会苏醒了，”小伙子喃喃地说，把脸埋在手里。

“是呀，她再也醒不过来了。她扮演了最后一个角色。但是你得把她在俗里俗气的更衣室里孤独的死，看作詹姆斯时期某出悲剧中古怪骇人的一个片断，看作韦伯斯特、福特、西里尔·图纳[1] 剧本中的一个场景。这位姑娘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所以她也并没有真的死去。对你来说，她至少是一个梦，一个游荡于莎士比亚戏剧、使之更为动人的幽灵，一支使莎剧音乐更加欢快醇厚的芦笛。她一触及现实生活，就把现实生活给毁了。同时现实生活也毁了她，她便因此而逍遁。要是你高兴，你尽可以凭吊奥菲利娅，可以因为考狄利娅被绞杀而把灰撒在头上[2]，因为勃拉班修的女儿[3] 之死诅咒上天。但你不要为西比尔·文空洒泪水，她没有她们那么真实。”

双方沉默了一阵子。房间里暮色渐浓。暗影迈着银色的脚步，从花园里悄无声息地潜入室内。房里的东西都厌厌地褪去了色泽。

过了一会儿，道连·格雷抬起头来。“你剖析了我，给我自己看，哈利。”他低声说，似乎松了一口气。“你所说的我都感觉到

---

① 均为英国十七世纪詹姆斯时期的戏剧家，在作品中强调激情和暴力。

② 表示哀伤。

③ 即台丝德蒙娜。

了，但不知怎地，我总有些害怕。我自己也说不上来，究竟怎么害怕。你对我真了解呀！但过去的事我们就不谈了。那是一种奇妙的经历，如此而已。我不知道生活是否还为我准备着同样奇妙的东西。”

“生活为你准备着一切，道连。凭你那非同寻常的漂亮外貌，你什么都能做到。”

“但是，哈利，设想我苍老憔悴、满脸皱纹呢？那又会怎么样？”

“呵，那么，”亨利勋爵说着站起来要走——“那么，亲爱的道连，你得为胜利而奋斗了。事实上，胜利不争而来了。不，你必须保持漂亮的容颜。我们生活的时代，书读得太多了，所以不聪明；思考得太多了所以不漂亮。你也不能幸免。现在你还是换好装，乘车直上俱乐部吧，事实上我们已经晚了。”

“我想还是同你们一起去看歌剧吧，哈利，我太累了，什么都不想吃。你姐姐在几号包厢？”

“我想是二十七号。在豪华等级，门上可以看到她的名字。但我很遗憾，你不能同我们一起去吃饭了。”

“我不想吃，”道连懒洋洋地说。“但我非常感激你对我说的这番话。你当然是我最好的朋友。从来没有谁像你那么了解我。”

“我们的友谊才刚刚开始，道连，”亨利勋爵回答，同他握了握手。“再见。我希望九点半前见到你。记住，帕蒂要演唱。”

亨利勋爵关门离去，道连·格雷便按了下铃。几分钟后，维克多提着灯来了，拉上了百叶窗。道连等着维克多出去，可是这人干什么都磨磨蹭蹭。

维克多一走，道连便冲向帘子，一把将它拉开。不错，画像没有再出现什么变化。他得到西比尔·文的死讯之前画像就已

经知道了。生活中发生的事、画像都心领神会。毫无疑问，那副毁掉嘴角上优美轮廓的可怖凶相，在姑娘喝下毒药什么的那一刻，就出现了。要不，画像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无动于衷？难道它只注意到灵魂所起的变化？他有些纳闷，希望有一天亲眼看一看它在起变化，尽管如他所想象的那样，他会因此而发抖。

可怜的西比尔！这一切多浪漫呀！她常常在舞台上模仿死亡。然后死亡触摸她，把她带走了。她是怎样扮演那可怖的最后一幕的呢？她死去的时候诅咒过他吗？不会的，她为爱他而死去。对他来说，今后爱情永远是圣洁的。她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偿还了一切。他不会再去想那个可怕的晚上她让他经历的事情。他想起她来时，会把她视为一个悲剧人物，被送到世界舞台上来显示爱的至高无上的存在。一个奇妙的悲剧人物？他一想起她孩子似的外貌，奇特迷人的举止，腼腆羞怯的风度，眼泪便夺眶而出。他匆匆挥去泪水，再看了一眼画像。

他觉得自己作出选择的时刻真的到来了。要不，他已经作出了选择？是的，生活以及他对生活的无限好奇，为他作出了选择。常驻的青春、巨大的热情、微妙而神秘的享受、狂热的欢乐以及更狂热的堕落，是他将要享有的一切。画像将为他承担耻辱的包袱，就是那么回事。

他一想起等待着画布上那张英俊的脸的是玷污，一阵痛楚悄悄袭上心头。有一回，他孩子气地模仿那喀索斯，曾经亲吻了，或是假装亲吻了画像上此刻对他冷笑的嘴唇。一个早上，又一个早上，他坐在画像跟前，像他有时感觉到的那样，惊叹它的俊美，几乎为之倾倒。难道画像随着他自己屈服于每一次诱惑而变化？难道它会变成狰狞可怖、令人厌恶的东西，只配藏进上锁的房间，远离曾经那么多次把它神奇的飘发染成金色的阳光？可惜啊，可惜！

一瞬间他想要祈祷，希望自己与画像之间的通感会消失。以前，应他的祷告，画像起了变化。也许应他的另一次祷告，画像会维持原貌不变。然而，凡是懂得一点生活的人，谁会愿意放弃永葆青春的机会呢，且不管这机会如何荒诞不经，或者可能隐伏许多致命的后果？此外，难道这画像真的控制在他手中了吗？是不是祈祷真的产生了所期望的效果？可不可能有什么科学的原因来解释这一切呢？如果一种想法能对一个活体产生影响，它可不可能对死的无机体产生影响呢？不，在没有想法或者欲望的情况下，我们身外的东西会不会同我们的心境和情感产生共鸣，并由于暗中的爱和奇怪的相似，原子和原子之间相互吸引呢？可是原因是无关紧要的，反正他再也不会通过祈祷招徕可怕的力量了。大不了画像要变就变吧，何必那么去细究呢？

观看画像确实是一种乐趣。他会跟踪自己的思想，直至其隐秘处。画像会成为他最神奇的镜子。正如画像已经展示了他的身体一样，它也会向他展示他的灵魂。当冬天光临画像的时候，他本人仍会站立于春天在夏天的边缘颤抖的地方。当血色从画像的脸上悄然褪去，留下白垩画成的苍白假面和木然的眼睛时，他自己会保持少年的魅力。他迷人的青春永远不会褪色，他生命的搏动永远不会削弱。他会像希腊的众神那样强健、敏捷、欢快。画布上的彩色形象发生变化有什么关系呢？他自己会平安无事，那是最要紧的。

他把帘子拉回画像前面原来的地方，微笑着走进卧室，他的仆人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一小时后，他已在观看歌剧，亨利勋爵正俯身朝他凑过去。

第 九 章

第二天早晨，他正坐着用早餐的时候，巴兹尔·霍尔华德由人领着进了房间。

“我很高兴总算找到了你，道连，”他沉重地说。“昨天晚上我找上门来了，他们说你在看歌剧。我当然知道不会有这回事。但我真希望你会留下话来，说明上哪儿去了。我一夜都没有睡好，担心一个悲剧会造成另一个悲剧。我想你一听到这消息就会打电报给我。我是在俱乐部随便翻翻晚版的《地球报》时偶尔读到的。我立刻赶到这里，没有找到你，心里很着急。我无法向你诉说我为这事有多伤心。我知道你必定很痛苦。可是你昨晚在哪儿呢？你去看望姑娘的母亲了吗？刹那间我曾想跟踪你到那儿。他们在报上公布了她的地址，在休斯顿路的某个地方，是吗？但是我担心自己不能分忧，反而会添乱。可怜的妇人！她一定是很伤心的！何况又是她的独生女！她说什么来着？”

“亲爱的巴兹尔，我怎么知道呢？”道连·格雷低声说，端着一个威尼斯酒杯，喝着带有金珠似的小气泡的淡黄色酒，显得极不耐烦。“我是在看歌剧，你要在那儿该多好。我碰到了哈利的姐姐格温多林夫人，还是初识。我们坐在她的包厢里。她绝对迷人。帕蒂唱得好极了。别谈论可怕的话题了。你不谈它，那就等于从来没有发生过。就像哈利说的那样，事物的存在完全是通过表达来实现的。顺便提一句，西比尔并不是那女人的独生女。她还有一个儿子，我想很可爱。不过他不是演员，是个水手什么的。好吧，谈谈你自己吧，你在画什么？”

“你看歌剧去了？”霍尔华德慢吞吞地说，嗓门儿有点生硬，

并含着一丝痛苦。“西比尔的尸体躺在某个肮脏的住所里，而你倒在看歌剧？你心爱的姑娘连个可以安睡的坟墓都没有，你却可以同我谈人家的女人如何可爱，帕蒂唱得如何动人？啊，老兄，等待着这具小小的白色躯体的是恐怖！”

“住嘴，巴兹尔！我不要听！”道连大叫着跳了起来。“你别教训我啦。做过的事已经做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你把昨天说成了过去？”

“这同时间的长短有什么关系？只有浅薄的人才需要好几年方能摆脱感情的纠葛。一个独立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了却悲伤，就像他能随意自得其乐一样。我不愿受自己情绪的摆布。我要利用情绪，享受情绪，征服情绪。”

“道连，这简直可怕！你被什么东西彻底改变了。尽管你看上去依然还是那个奇妙的孩子，曾一天又一天来到我的画室，坐着让我画你。但那时你纯朴、自然、柔情满怀，是世上最纯洁的人。如今我不知道你中了什么邪啦，说起话来好像没有良心，没有同情心。这都是因为哈利的影响，我看得很清楚。”

道连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他走到窗前，看了一会洒满阳光、闪闪烁烁的绿色花园。“我多亏了哈利，巴兹尔，”他终于说，“我虽然也得益于你，但得益于他的地方更多。你只不过教会了我爱慕虚荣。”

“是呀，我为此得到了惩罚，道连——或者有一天会得到惩罚的。”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巴兹尔，”他回过头来叫道。“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呢？”

“我要我以前画过的道连，”艺术家伤心地说。

“巴兹尔，”道连说着走过去把手搭在巴兹尔肩上，“你来得太晚了。昨天我听到西比尔·文自杀的消息后——”

"她自杀了！天哪！事情确实吗？"霍尔华德大声说，带着恐怖的表情抬头去看道连。

"亲爱的巴兹尔呀！你自然不会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事故吧？当然她是自杀的。"

年长的一位双手捂住脸。"多可怕呀！"他喃喃地说，禁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不，"道连·格雷说，"这件事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浪漫的悲剧之一。演戏的人总是过着最普通的生活。他们是好丈夫，或是忠贞的妻子，或是非常乏味的人。你知道我的意思——中产阶级的德性和一整套诸如此类的东西。西比尔多么与众不同！她上演了自己最出色的悲剧。她永远是位悲剧女主角。她出演的最后一个晚上——你看到的那个晚上——演得很糟，因为她懂得了爱的存在。她知道爱不存在的时候，便死去了，就像朱利叶会如此死去一样。于是她再次化入艺术之境。在她身上有一种殉道者的精神，她的死具有一切殉道那种悲哀的徒劳，一种荒废的美。但是我在说这话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不感到痛苦。要是昨天你在那一时刻来——五点半，或是五点三刻——你会看到我在流泪。连当时在场的哈利，虽然是他带来的消息，也弄不清我当时有多难过。我痛苦万分。后来我的痛苦过去了。我无法重复一种情绪，除了感伤主义者，谁都做不到。而你，巴兹尔，很不讲道理。你来安慰我，这很令人感动。你发觉我已经得到了安慰，于是便勃然大怒。这怎么像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呢！你使我想起哈利讲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慈善家，一生中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来解除某种疾苦，或是改变某项不公平的法律，记不准是什么了。最后他终于大功告成，但同时也失望极了。他无所事事，差一点因为厌倦而死，成了一个十足的厌世主义者。此外，亲爱的巴兹尔，要是你真的是

来安慰我，那就教会我忘掉已经发生的事儿，或者教我从适当的艺术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戈蒂叶[①] 不是一再写到'用艺术来安慰'吗？我记得一天在你的画室里捡起一本牛皮封面的小书，偶尔看到了那句令人欣慰的话。可是，我不像我们一起在马罗时你告诉我的那个年轻人。那人常说黄缎子可以安慰生活中的任何痛苦。我却喜欢摸得着拿得起的美的东西。古老的锦缎、绿色的青铜、漆器工艺品、象牙雕刻、精美的环境、奢华的陈设，你都可以从中得到启发。但是，这些东西所创造的，或者至少是昭示的艺术气息，对我来说更为重要。正如哈利所说，做自己生活的旁观者是逃避生活的痛苦。我这么同你说话，你会觉得奇怪。你没有认识到我已经长大了。你我相识时我还是个小学生，现在我是大人了。我有新的情感、新的思想、新的见解。我跟以前不同了，但你得跟以前一样爱我。我变了，但你得永远是我的朋友。当然我很喜欢哈利。可我知道你比他好。你并不比他强——你太害怕生活——但你更好。我们过去在一起的时候多么愉快！别离开我，巴兹尔，也不要同我争吵。我还是我。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好说了。"

画家奇怪地被打动了。他极其喜欢道连。道连的人格是他艺术的伟大转折点。他不忍心再去责备他。他的冷漠也许毕竟只是一种将会消退的情绪。他身上有那么多善良的德性，那么多高尚的情操。

"好吧，道连，"他终于苦笑着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跟你谈这件可怕的事情了。我只是相信你的名字不会同这事儿牵连在一起。验尸调查今天下午开始。他们把你叫去了吗？"

---

① 戈蒂叶(1811—1872)，法国诗人、小说家，"为艺术而艺术"美学思想的倡导者。

道连摇了摇头，一提“验尸调查”几个字，脸上便出现了厌烦的表情。这类事总是隐含着粗野和庸俗。“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他回答。

“但是她当然知道。”

“只晓得我的教名，而且我可以肯定她从来没有跟人提起过。有一次她告诉我，他们都想知道我是谁，而她总是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叫迷人王子。她也真够机灵的。你一定得画一幅西比尔的像，巴兹尔。除了她留给我几个亲吻，几句令人断肠的话，我还想拥有一些她的别的东西。”

“我会想法去做的，道连，如果这能使你高兴。但你自己也得过来让我画。没有你，我画不下去。”

“我再也不能摆姿势让你画了，巴兹尔。这不可能！”他大叫，吃惊地往后退了一步。

画家瞪着他。“亲爱的小家伙，你胡说八道！”他叫道。“你的意思难道是你不喜欢我画你吗？那幅画呢？你干吗在画像前遮了块帘子？让我看一看吧。这是我画得最好的一幅画。你一定得把帘子拿掉，道连。你的仆人简直丢脸，把我的画这么遮盖起来。怪不得我进来的时候发觉这房间变了。”

“我的仆人与这无关，巴兹尔。你不会想象我让他布置我的房间吧？他有时不过弄弄花草而已。不，是我自己的主意。落在画像上的光线太强了。”

“太强了！当然不强，我的好家伙，是吗？这地方再好没有了。让我瞧瞧这幅画。”霍尔华德朝房间的角落走去。

道连·格雷发出一声恐怖的惊叫，一下子冲到了画家和帘子之间。“巴兹尔，”他说，脸色非常苍白。“你一定不能看。我不希望你看。”

“不能看我自己的画！你不是当真吧。为什么我不该看？”

霍尔华德大声说，哈哈大笑。

"要是你想看一眼，巴兹尔，我以我的名誉担保，这辈子我就不跟你说话了。我决不是说着玩的。我不作解释，你也别来问我。但是记住，要是你碰一碰这帘子，我们之间就完了。"

霍尔华德如五雷轰顶，惊愕地看着道连·格雷。这副样子，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小伙子气得脸色发白了。他双手攥得紧紧的，眼珠像两个射出蓝色火光的圆盘，浑身在发抖。

"道连！"

"别说话！"

"可是怎么啦？当然，如果你不要我看的话我就不看，"他冷冷地说，转身朝窗子走去。"但是，我连自己的作品都不该看，那实在有些荒唐，尤其是今年秋天我要把画拿到巴黎去展出了。送去之前我可能还要给它上一层油彩，因此我得找个日子来看一看，为什么今天不行呢？"

"去展出！你要把它拿去展出？"道连·格雷大声说，一种莫名的恐怖感袭上心头。难道要向世人展示他的秘密？人们会对他的隐私目瞪口呆？那不行。得干点什么——他不知道干什么——一定得干点什么。

"是要去展出。我想你不会反对的。乔治·佩蒂要收集我最好的画到塞兹街举办专题画展，十月的第一周正式揭幕。画像只拿去用一个月，我想你能很容易地让出那点时间来，事实上你肯定会不在城里。而且要是你老是用帘子遮着，你也不会很在乎这幅画的。"

道连·格雷用手抹了一下额头的汗珠。他觉得自己已处在极度危险的边缘。"一个月之前你告诉我永远不会拿它去展出，"他叫道。"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你们这些追求前后一致的人，跟其他人一样情绪瞬息万变。惟一的区别是你们的情绪

没有什么意义。你没有忘记吧，你曾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世上没有什么能诱使你送它去展出。你对哈利也说了同样的话。"他突然煞住话头，眼里闪出了光芒。他记得有一次亨利勋爵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同他说过，"要是你想度过不可思议的一刻钟，你就让巴兹尔告诉你他为什么不送你的画像去展出。他同我说过为什么不，这对我是一种启示。"不错，或许巴兹尔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他要试着问问他。

"巴兹尔，"他说着，过来跟巴兹尔挨得很近，眼睛直盯着他的脸，"我们各自都有一个秘密，你把你的秘密告诉我，我也把我的告诉你。你拒绝把我的画像送去展出的原因是什么？"

画家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道连，要是我告诉你，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喜欢我了，你肯定会笑话我。这两种可能性，不管哪一种我都无法忍受。如果你不希望我再看这幅画，那我也知足了。我永远有你可以看。如果你希望我最好的作品秘不见人，那我也满意了。对我来说，你的友谊比名誉和声望更加宝贵。"

"不，巴兹尔，你一定得告诉我，"道连·格雷坚持着。"我想我有权知道。"他的恐惧感已经消失，好奇心占了上风。他决心要发现巴兹尔·霍尔华德的秘密。

"我们坐下来吧，道连，"画家说，显得有些困惑。"我们坐下吧。就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注意到画像中有某种奇怪的东西吗？——某种东西，开始时也许并没有引起你注意，但突然间却自己展示在你面前了。"

"巴兹尔！"道连叫道，双手颤抖着紧抓住椅子的扶手，两眼急切而惊讶地盯着他。

"我看出来你注意到了。别开口。等你听了我的话以后再说。道连，从我遇到你的那一刻起，你的人格对我产生了非同寻

常的影响。我的灵魂，我的头脑，我的精力都被你所左右。你成了我看不见的理想的可见的化身，那种理想像一个美妙的梦，在我们艺术家的记忆中拂之不去。我崇拜你。于是你同谁说话，我就妒嫉谁。我要一个人占有你。同你在一起我就感到愉快。你离开我的时候你依然出现在我的艺术里……当然，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我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你不会理解。我自己也难以理解。我只知道我面对着完美，世界在我的眼睛里已经变得妙不可言——也许是太美妙了，因为这种疯狂的崇拜存在着失去崇拜对象的危险，它并不亚于保持崇拜对象的危险……日子一周一周地过去，我越来越被你所吸引。然后开始了新的变化。我把你画成身穿精致盔甲的帕里斯①，画成身披猎人的斗篷，手持雪亮的狩猎梭镖的美少年阿多尼斯。你还头戴沉重的莲花花冠，坐在阿德里安国王的船头，扫视着绿色混浊的尼罗河。你俯视希腊森林一泓平静的池水，在悄然的银白色水中，看到了自己动人的容貌。这些画面都是无意识的、理想的、遥远的，符合艺术的本质。有一天，有时候我想是致命的一天，我决定替你画一幅奇妙的画像，按你的实际情况来画，不穿古代的服装，而是你自己的衣服，生活在你自己的时代。我说不清楚，是现实主义的方法，还是仅仅你人格的魅力，无遮无盖地呈现在我面前。但我明白，作画时每一笔、每一层颜色似乎都流露着我的秘密。我开始担心别人会知道我的偶像崇拜。我觉得，道连，我流露的东西太多了，我在画像里倾注了自己太多的东西。于是我决定绝不允许把画拿去展出。你有点生气。但那时你不明白这一切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同哈利谈起过这件事，他

① 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王子，因为把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美丽的妻子海伦引诱走而引起特洛伊战争。

笑话我。可我毫不在乎。画像完成以后，我独自坐在画像旁边，觉得自己是对的……哎，几天以后，画像离开了画室。我一摆脱画像的存在所产生的巨大的吸引力，我便似乎觉得自己很傻，竟会想象我除了看到你很漂亮以及我可以画之外还看到了别的东西。甚至现在，我不禁感到，那种认为创作中所感受到的激情在完成的作品中会真的有所体现的想法，是错误的。艺术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抽象。形状和颜色只告诉我们形状和颜色——如此而已。我常常觉得，艺术更多的是掩盖而不是暴露艺术家。所以我得到巴黎的邀请以后便决定把你的画像作为主要展品。我根本没有想到你会拒绝。现在我明白你是对的，画像不能展出。你千万别为我告诉你的事生我的气，道连。就像我一次对哈利说的那样，你生来就是让人崇拜的。"

道连·格雷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他的脸颊恢复了光泽，他的嘴唇绽开了笑容。危险已经过去，眼下他是安全的。可是他禁不住怜悯起这个刚刚向他奇怪地袒露心迹的画家来，心里想自己也会不会如此受制于一个朋友的人格。亨利勋爵因为危险而独具魅力，如此而已。他过于聪颖机敏，过于玩世不恭，不可能真的讨人喜欢。将来会有人使他奇怪地崇拜不已吗？那难道是生活为他准备着的一件事吗？

"我很感到惊奇，道连，"霍尔华德说，"你居然在画像中看到了这一点。你真的看到了吗？"

"我从中看到了某种东西，"他回答，"某种我觉得很奇怪的东西。"

"好吧，现在我要看画，你总不会在乎了吧？"

道连摇了摇头。"你不该问我，巴兹尔。我不可能让你站在画像前面。"

"当然有一天你会的。"

"永远不会。"

"好吧，也许你是对的。再见了，道连。在我的生活中，你是惟一一个真正影响了我艺术的人。凡是我所做的有益的事情，我都归功于你。啊！你可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才把我刚才说的那番话告诉你。"

"亲爱的巴兹尔，"道连说，"你告诉了我什么啦？无非是你太敬慕我了，那连个恭维都算不上。"

"我的本意不是恭维。这是一种表白。现在我表白了以后，我似乎失去了某种东西。也许一个人永远不该把自己的崇拜用语言表达出来。"

"那是一种很令人失望的表白。"

"哎呀，你期望什么呢，道连？你没有在画里看到别的什么吧，是吗？没有别的可看了。"

"没有。没有别的可看了。你干吗要问呢？可是你千万别提崇拜了。那很傻。你我是朋友，巴兹尔，应当永远如此。"

"你有哈利在呢，"画家难过地说。

"哦，哈利！"道连叫道，接着是一阵大笑。"哈利把白天用于说不可信的事情，把夜晚用于做不可能的事情。这正是我想过的那种生活。但是如果我有了烦恼，我不会去找哈利。我还是会上你那儿去的，巴兹尔。"

"你会再坐着让我画吗？"

"不可能！"

"你的拒绝会毁了一个艺术家的生命，道连。谁都不可能碰上两桩理想的事情，碰上一桩的也很少。"

"我无法向你解释，巴兹尔。但是我再也不能摆姿势让你作画了。一幅画像有着某种致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生命。我会过来跟你一起喝茶，那一样很愉快。"

"恐怕对你来说更愉快，"画家遗憾地咕哝着。"那么再见了。很遗憾你不让我看一看这幅画。但那也没有办法，我很理解你对它的感情。"

巴兹尔离开房间的时候，道连·格雷暗自笑了起来。可怜的巴兹尔！他哪里知道真正的原因！说来也怪，他没有无奈地暴露自己的秘密，却反而几乎在无意中从朋友那里发现了秘密。那奇怪的表白对他有多大的启示呀！画家荒唐的阵发性妒嫉、他狂热的虔诚、他的溢美之词、他奇怪的缄默——他现在统统明白了，并感到很难过。他觉得在他们点缀着浪漫的友情中，有一种悲剧性的东西。

他叹了口气，揿了一下铃。他得不惜一切代价把画像藏起来，再也不能冒被人发现的危险了。他简直是疯啦，竟会让这幅画留在一个哪一位朋友都可以进来的房间里，即使是留一小时。

第　十　章

仆人走进房间时，道连紧盯着他，心里想他是不是要偷看帘子后面的东西。但那人很规矩，光等着他的吩咐。道连点燃了一支香烟，走到镜子跟前，往里看了一眼。维克多的面容，镜子里看得清清楚楚。这很像是一个温和平静、奴性十足的面具，没有什么可怕之处。但他想还是提防着点好。

他慢悠悠地告诉仆人，让他通知管家，他要见她，并要他去一趟画框店，叫他们马上派两个人过来。他似乎觉得仆人离开房间的时候眼睛往帘子的方向转了一下。要不，那不过是他的幻觉？

过了一会儿，利芙太太风风火火地进了书房，她身穿黑色丝

绸衣服，起皱的手上戴着老式的线手套。道连向她要读书室的钥匙。

“老读书室吗，道连先生？”她大声问道。“哎呀，里面全是灰尘。你进去前我得布置一下，把里面都收拾好了。现在可不宜看，先生。实在不行。”

“不需要收拾，利芙。我只要钥匙。”

“是，先生。你要是进去，身上会粘满蛛网的。哎呀，差不多已经五年没有打开过了，爵爷去世后就没有开过。”

他一听见提到外祖父便吃了一惊。外祖父给他留下了可憎的记忆。“那没有关系，”他答道。“我不过是要看一看这地方。把钥匙给我吧。”

“这是钥匙，先生，”老妇人说，用抖动着没有把握的手把钥匙圈查看了一遍。“这是钥匙。我马上把它从圈上解下来。可是你不会想要住在那儿吧，先生？你这里多舒服。”

“不，不，”他生气地叫道。“谢谢，利芙。这就行了。”

她又逗留了一会儿，唠唠叨叨地说了些家庭琐事。他叹了口气，告诉她，她认为该怎么整理就怎么去整理东西吧。她笑容满面地离开了房间。

关上门以后，道连把钥匙放进口袋，扫视了一下房间。他的目光落在一块很大的紫色缎子盖布上；这块绣满金线的盖布，是一件十七世纪后期威尼斯的不朽之作，是他外祖父在博洛尼亚附近的一个修道院里发现的。不错，这块盖布可以用来包裹那件可怕的东西。它也许是一直用作遮盖死者的柩衣，现在要遮盖自身就蕴含着腐败的某件东西——这比死亡本身的腐败还要可怕——某种会引起恐怖却永远不会消亡的东西。蛆之于尸体就是罪孽之于画布上的形象。罪孽会毁掉画像的美，腐蚀掉它的韵致，玷污它，使它蒙羞。但是画像依然会存在下去，永远

不灭。

他打了个哆嗦，一时间懊悔没有把自己要藏匿画像的真实原因告诉巴兹尔。否则，巴兹尔会帮助他抵御亨利勋爵的影响，以及来自他自身个性的更严重的毒害。巴兹尔对他的爱——因为这是真正的爱——并不包含不高尚的和非理性的东西。这不仅是对肉体美的爱慕，随感官的亢奋而来，因感官的疲惫而去，而是一种米开朗琪罗、蒙田[1]、温克尔曼[2]，还有莎士比亚自己所感受的爱。是呀，巴兹尔本可以救他，但现在已经为时太晚了。往事常常可以抹掉，手段是悔恨、克制或遗忘。但未来却是难以避免的，他的欲望总要找到可怕的宣泄口，他的梦想总会使罪恶的阴影成为现实。

他取下了盖在床榻上的一大块紫金色织物，拿着它走到屏风背后。画布上的那张脸比以前更可恶了吗？他似乎觉得它没有变，但自己的厌恶之情加剧了。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红红的玫瑰色嘴唇，全在那儿。只不过表情变了，残忍得可怕。同他从画像中看到的呵斥和责难的表情相比较，巴兹尔因西比尔·文而对他的责备要轻得多——那么轻描淡写，那么微不足道！他自己的灵魂从画布上直视着他，召唤他接受审判。他脸上掠过一个痛苦的表情。他把那块华丽的柩衣扔到了画像上。这时敲门声响了，仆人走进门来，他走了出去。

"那些人到了，先生。"

他觉得必须立即摆脱掉这个仆人，绝不能让他知道画像要搬到哪里去。他身上有一种狡猾，还有一双深沉阴险的眼睛。道连在写字台旁坐下，给亨利勋爵草草写了一个条子，请他送些

---

① 蒙田(1533—1592)，法国散文家。

② 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

书来，还提醒他晚上八点一刻碰头。

"等候回复，"他说着把条子交给仆人，"把那些人带进来。"

大约两三分种后，敲门声又响了。南奥德莱街有名的画框匠哈伯德先生亲自上门来了，还带了一个有些粗里粗气的年轻人。哈伯德先生是个小个子男人，脸色红润、长着红色络腮胡子。他老是跟大多一向穷愁潦倒的艺术家打交道，这大大培养了他对艺术的爱好。他一般从不离店，只是等着别人上门来。但他总是偏爱道连，把他当作例外。道连身上有一种使谁都着迷的东西，甚至连看他一眼也是一种享受。

"我能帮什么忙吗，格雷先生？"他说，一面搓着长满黑斑的肥胖的双手。"我想还是有幸亲自上门来好。我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画框，先生。是一次大减价时买到的。属于古佛罗伦萨画派。我想是从凡特黑尔街弄来的货。非常适合宗教题材的画，格雷先生。"

"对不起，给你添了麻烦，让你亲自过来了，哈伯德先生。尽管我现在并不热衷于宗教艺术，我一定会来看看这画框——但今天只要你们替我把一幅画搬到顶楼上去就行了。画相当重，所以我想问你要两个人来帮忙。"

"一点都不麻烦，格雷先生。我很高兴能为你效劳。是哪一件艺术品，先生？"

"这件，"道连回答，一面把屏风移开。"你们能把盖布和别的统统原封不动地搬走吗？我不想在上楼的时候让它给划破了。"

"不难的，先生，"这位和蔼的画框匠说，开始在助手的帮助下，从悬垂着的长长的铜链条上把画取下。"现在，我们该把它搬到哪儿去，格雷先生？"

"我给你们指路，哈伯德先生，你们跟我来吧。要不，你们还

是走在前面吧。我想就在顶楼，我们从前面的楼梯上去吧，那儿要宽一些。"

道连为他们扶着打开的门。他们出了房间，到了走廊里，开始登楼。画框精制的木质使这幅画非常笨重，因此尽管哈伯德先生这位道地的匠人，极不愿看到一个上等人来帮忙，还一个劲儿地回绝，道连仍然时不时地搭手扶他们一把。

"要搬的东西倒挺沉的，先生，"他们搬上楼梯平台的时候，这位小个子喘息着说，同时还擦了擦亮晶晶的额头。

"恐怕是相当重的，"道连低声说，一面打开房间的门。这里将要保存他的秘密，掩藏他的灵魂，以避外人眼目。

他已经四年没有进这房间了——打从孩提时代把它当作游戏室，以及后来稍大时用它来作书房后，就没有进来过。这是一个非常匀称的大房间，是最后一位克尔索勋爵为他的小外孙特意建造的。因为道连与母亲之间奇特的酷似，以及别的什么原因，克尔索始终讨厌这个小外孙，并希望与他保持一段距离。道连觉得房间并没有什么变化。这里有一个意大利大柜子，面板上漆着奇形怪状的图案，金色的线条已经失去光泽。他小时候常躲在这个柜子里。那边的椴木书架上摆满了折了书角的教科书。书架后面的墙上，依然挂着那块破旧的佛兰芒壁毯，壁毯上褪了色的国王和王后在花园里下棋，而一群小贩骑马经过，在他们戴了长长的手套的胳膊上，挽着羽冠很大的鸟。这一切他记得多么清楚！他环顾左右，想起了孤独的童年的每一时刻，忆起了纯洁无瑕的孩提生活。他似乎觉得很可怕，这幅致命的画像就要藏在这个地方。在那些死寂的日子里，他那里能想得到后来将要遇到的一切！

但是这幢房子里没有其他地方比这更保险，可以躲过别人的眼目了。他掌管着钥匙，没有人能进得来。在紫色的柩衣下

面，画布上的那张脸可能会变得残酷无情、呆头呆脑、污浊不堪。那有什么关系？谁都看不到。他自己不会去看。干吗要去看着自己的灵魂可恶地腐败下去呢？他保持着青春，那就够了。此外，他的本性毕竟也可能变好呀？没有理由断定他的将来该充斥耻辱。某种爱可能会出现在他生活中，纯洁他的灵魂，使他免受罪孽的蛊惑。这些罪孽都已经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弄得他躁动不安——那种难以描述的罪孽，其神秘性本身就有着不可捉摸的魅力。也许有一天，那个残酷的表情会从红红的、敏感的嘴边消失，于是他可以向世人展示巴兹尔·霍尔华德的杰作了。

不，那不可能。画布上的那个形象正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周又一周地衰老起来。它也许能逃避可恶的罪孽，但可恶的年龄却不会饶过他。脸颊会下陷或松弛，黄黄的鱼尾纹会爬上昏花的双眼，使眼睛变得非常可怕。头发会失去光泽，嘴巴会张开或下垂，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样，显得愚蠢或粗糙。喉咙会起皱纹，冰凉的双手会青筋暴起，身子会佝偻。他记得，在从小对他很严厉的外祖父身上，他目睹了这一切。画像该藏起来，那是很不得已的事。

"请把它搬进来，哈伯德先生，"他转过身来，有气无力地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我在想着别的事情。"

"能休息一下我总是很乐意的，格雷先生，"画框匠回答，仍旧喘着粗气。"把它放在哪儿呢，先生？"

"哦，哪儿都行。这儿，这儿可以。我不想把它挂起来，就让它靠在墙上吧。谢谢。"

"可以看一看这件艺术品吗，先生？"

道连吃了一惊。"你不会对它感兴趣的，哈伯德先生，"他说，眼睛盯着那个人。要是他敢揭开掩藏他生活秘密的华丽的盖布，道连会随时准备扑向他，并把他掀翻在地。"现在我不想

再打扰你了。感谢你到我这儿来。”

“不客气，不客气，格雷先生。随时为你效劳，先生。”哈伯德先生踩着沉重的脚步下楼去了，后面跟着他的助手。那助手回头看了道连一眼，粗糙丑陋的脸上，露出羞答答的惊奇的表情，他从来没有见过长得这么漂亮的人。

他们的脚步声消失以后，道连锁了门，把钥匙放在口袋里。现在他觉得安全了。谁也不会再看那可怕的东西了。除了他自己，谁的眼睛都见不到他的耻辱了。

回到书房，他发现五点刚过，茶点已经送上来。在一张香木做的镶嵌了不少珠母贝的黑色茶几上，放着亨利勋爵写来的便条。那张茶几是他的监护人拉德利太太送的，这位漂亮的太太是个老病号，在开罗度过了前一个冬天。亨利勋爵的条子旁边是一本用黄纸装帧的书，封面有点破损，书角已经弄脏。一张第三版的《圣詹姆斯公报》摆在茶几上。显然维克多已经回来。道连不知道他是否已碰上了过道上的那些人，并且探听到了他们所干的事情。维克多一定会想起这幅画来——无疑在摆茶具的时候已经想到了。屏风没有放回原处，墙上留下了惹眼的空隙。也许有一天夜里他会发觉维克多潜上楼去，破门而入。家里出了密探是很可怕的。听说有些富人被仆人敲诈了一辈子，就因为仆人偷看了一封信，或是偷听了一次谈话，或是捡起了一张写有某个地址的名片，或是在枕头底下发现了一朵枯萎的花或一截揉皱了的饰带。

他叹了一口气，倒了茶，拆开了亨利勋爵的便条。便条上只是说他送上今天的晚报和一本他可能会感兴趣的书，他八点一刻会到俱乐部。他无精打采地翻开了《圣詹姆斯公报》，浏览了一遍。第五页上一个红铅笔做的记号，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记号提醒了下面一段话：

女演员死亡案验尸经过——今晨，地区验尸官丹贝先生在霍克斯顿路贝尔旅馆查验了新近就职于霍尔本皇家剧院的年轻女演员西比尔·文的尸体。结论为意外死亡。死者的母亲在本人提供证词和法医比勒尔作尸体解剖报告时，悲恸不已，众人都表示十分同情。

他皱了皱眉头，一把将报纸撕成两半，穿过房间，扔掉了碎片。这件事多么丑恶！因为丑恶才那么活龙活现，非常可怕。他有点生亨利勋爵的气，偏要寄来验尸报告，还用红铅笔作了记号，实在是够傻的。维克多可能已经看过，而且他认识的英文足以使他看懂这段话。

也许他看了以后起了疑心。可是，那又怎么样呢？西比尔之死与道连·格雷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可怕的，又不是他道连·格雷杀了她。

道连的目光落在亨利勋爵送来的黄封面的书上，不知道是本什么书。他走向那张珠黄色的八角形小茶几，那张茶几看上去总像是埃及某些奇怪的蜜蜂用银酿造的。他从茶几上取了那本书，一屁股坐进安乐椅，开始翻看起来。没有几分钟，就被吸引住了。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奇怪的书。世间的罪孽似乎披上了精美的衣装，在幽幽的笛声中，登上了他面前的哑剧舞台。过去他想象中朦朦胧胧的东西，刹那之间变得真真实实了；过去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东西，现在都一一展示在他眼前了。

这是一部没有情节，只有单个人物的小说，实际上是对一个巴黎青年的心理刻画。这个青年花费毕生的精力，想在十九世纪实现属于每个世纪而不属于他自己时代的一切欲望和思想，事实上他要集一切时代精神于一身，喜欢那种装模作样，却被人不明智地称之为美德的克制，也热爱明智的人依然称其为罪孽而实出于本性的反叛。这本书的风格出奇地精美，既清

晰而又含混，有很多行话、古语、术语以及详细的释义，具有某些法国最优秀的象征主义作品的特征。有些比喻的韵味兼有兰花的奇和妙。感性的生活用神秘的哲学语言加以描绘。有时你几乎不知道，读到的究竟是某个中世纪圣人精神上的极乐境界，还是一个现代罪人病态的忏悔。这是一本有毒的书，书页上似乎残留着浓重的薰香，仿佛要搅乱他的头脑。随着他一章章看下去，句子的节奏及其微妙而又单调的音乐（因为内中有很多复杂的叠句和刻意重复的乐章），在他的脑子里勾起了一种幻想，造成了一种梦呓症，因此他没有觉察到日头西沉，夜色已悄然而至。

铜绿色的天光透进窗户，没有一丝云彩，一颗孤星闪烁着。他借着暗淡的光，一直读到看不见了才歇手。随后，经他仆人几次提醒时间已经不早，他才站起来，走到隔壁房间，把书放在那张一直在他床边的佛罗伦萨式样的小茶几上，开始换装赴晚餐。

他赶到俱乐部的时候已经九点了，只见亨利勋爵独个儿坐在休息室，显得很不耐烦。

“实在对不起，哈利，”他大声说，“不过完全是你的过错，你送来的那本书那么吸引人，我连什么时候都忘掉了。”

“是呀，我想你会喜欢这本书的，”这位东道主回答，从椅子旁站了起来。

“我并没有说喜欢这本书，哈利。我说是吸引。两者有很大区别。”

“啊，你发现了吗？”亨利勋爵低声问。两人走进了餐室。

第十一章

道连·格雷好多年都无法摆脱这本书对他的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并不想摆脱这种影响。他从巴黎买了这本书的第一版大开本，一共不下九册，每本都用不同颜色装帧，适宜于阅读时的不同心境，以及他有时几乎失控的变化无常的个性。作品的主人公，那个独特的巴黎青年，奇怪地兼有浪漫气质和科学气质，在道连看来成了自己的原型。说真的，他觉得整部书包含了他自己的故事，却在他身临其境之前就写成了。

有一点他要比小说奇特的主人公要幸运。他从来没有，也决无理由要那么奇怪地怕见镜子，怕见光滑的金属表面，怕见平静的水，那个巴黎青年却很早就有这种感受了，那是由于一个显见得非凡的美人突然夭折而造成的。道连几乎是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情——也许差不多每种欢乐和享受无不包含幸灾乐祸——阅读小说的后半部分。这部小说用悲剧性的、夸张的笔调，描述了一个人的悲哀和失望，因为别人身上和人世间弥足珍贵的东西，他自己却失掉了。

他得天独厚的美，曾那么打动过巴兹尔·霍尔华德和其他人，似乎永远不会从他身上消失。即便有人风闻了他的恶行，即便有关他生活方式的奇闻悄悄在伦敦传播，并成为俱乐部中的谈资，但人们同他见面时都不会相信那些有损他名誉的谣传。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不受世俗玷污的神态。言谈粗鲁的人一见他进了房间，便立即闭嘴。他纯朴的脸上总有一种申斥的表情。只要他在场，他们就会回忆起自己失去的天真，并无不感到惊奇，这人如此迷人，如此高雅，却能不受这个肮脏而又声色犬马

的时代的污染。

他常常会神秘地失踪很长一段时间，从而引起他的朋友或是自认为是他朋友的人的奇怪猜测。每次回得家来，他总要先溜到楼上锁着的房间，用那把从不离身的钥匙打开门，手拿镜子，站在巴兹尔·霍尔华德为他所作的画像前，时而看看画布上那张丑恶变老的脸，时而瞧瞧在雪亮的镜子中相视而笑的白皙年轻的面容。明显的对比使他兴奋不已。他越来越迷恋于自己英俊的容貌，越来越对自己灵魂的腐败感兴趣。他会细致地，有时是带着恶狠狠的愉悦，来观察讨厌的线条镌刻在起了皱纹的额头上，或是悄悄地爬上很有肉感的嘴巴。有时会觉得纳闷，在罪孽的迹象和衰老的迹象之间，究竟哪一个更可怕呢。他会把自己白皙的手放在画像粗糙发胖的手上，嘲笑那变形的躯体和衰朽的四肢。

当他躺在幽香满室的卧房难以成眠的时候，当他改姓换名、乔装打扮走访码头附近名声不好的酒店，躺在污秽的房间里无法入睡的时候，他偶尔会想起给自己的灵魂带来的毁灭，不免生出一种完全是自私的，因而也更为强烈的惋惜之情。但这样的时候不多。亨利勋爵和他一起坐在朋友的花园里时，第一次在他心中激起的对生活的好奇心，已与日俱增，很令他满意。他知道得越多就越想知道，产生了一种越喂越饿的极度饥饿感。

但是他并没有真的无所顾忌，至少在跟上流社会的关系上是这样。冬天，每个月一两次，在社交季节则每个星期三晚上，他会让自己漂亮的住宅向外界敞开，邀请最有名的音乐家，以他们奇妙的艺术取悦宾客。他那些规模不大的宴请，在安排上总是得到亨利勋爵的帮助。这类宴请以对被邀请人的悉心挑选和安排而闻名。同样出名的是，餐桌的装饰格调十分高雅，异国花朵、绣花桌布、金银古盘，都摆得微妙而和谐。说真的，尤其是很

多年轻人,看到了或是想象自己已经看到,道连真正实现了他们在伊顿公学或牛津大学时的梦想,成了把学者货真价实的文化素养同交际场中人的风度、盛名和完美的举止相统一的典范。在他们的心目中,道连似乎是与被但丁描绘成"以崇拜美来完善自己"的人志同道合的。像戈蒂叶一样,道连是一个"客观世界为他而存在"的人。

当然,对他来说,生活是首要的、最伟大的艺术,其他艺术似乎是为它所作的准备。他当然也迷恋于时尚和派头,时尚使真正奇妙的东西风行一时,派头以其独有的方式强调美的绝对现代性。他衣装的式样和时不时摆出的派头,对梅费厄舞厅的花花公子和帕尔莫尔俱乐部的橱窗,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些人模仿他的一举一动,连他出于好玩,偶尔才露出的纨绔子弟的翩翩风度,也一个劲儿要学。

他很乐意接受几乎一到成年便被授予的地位。想到自己之于当代的伦敦很可能就是《萨蒂里孔》[1] 的作者之于当年尼禄时代的罗马,便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但内心深处却不甘于作"时尚的主宰",让人请教一下戴什么宝石,怎样戴领带,如何用手杖而已。他要建立某种新的生活纲领,内含理性的哲学,有条有理的原则,并使感官脱俗来实现其最高目标。

崇拜感官常常不无理由地要受到贬损。人生来就害怕比自身要强大的欲望和感受,也意识到自己与不那么高度组织化的生存体有着共同的欲望和感受。但道连·格雷似乎觉得,感官的本质始终没有被认识,感官之所以停留在原始的动物性阶段,是因为世人用饥饿疗法迫使其就范,或者用痛苦来扼杀它,而不是

① 此书为罗马作家彼得罗尼乌斯所作,描述并讽刺了尼禄时代的荒淫。作者与尼禄关系密切,并有"时尚的主宰"的美称。

努力使其成为新精神的一部分，而求美的良好本能将是这种新精神的主要特点。回顾人类的整个历史，道连被一种损失感所困扰。我们放弃了那么多东西！而不过是为了达到如此微不足道的目的！疯也似的任性抵制，形形色色的自我折磨和自我克制，其根本原因在于害怕，其结果是彻底的堕落，比人们出于无知，努力要摆脱的想象中的堕落要可怕得多。造物主逐出了修道人，让他以荒漠中的野兽果腹，却又赐予隐士以兽类为伴，那实在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是的，正如亨利勋爵所预言的那样，一种新享乐主义将会出现，以重新创造生活，把生活从严酷而不合时宜的清教徒主义中解救出来。在我们这个时代，清教徒主义正不可思议地复活着。当然，这种享乐主义也求助于理智，但并不接受任何含有牺牲情感体验的理论或体系。事实上其目的在于使生活本身就成为体验，而不是体验的结果，且不管这种结果是苦还是甜。禁欲主义使感觉麻木，庸俗的挥霍放荡使感觉迟钝，新享乐主义与它们无关。不过，它教人珍惜生命的瞬间，因为生命本身就是转瞬即逝的。

不少人有时候天没亮就醒来，多半是在那些我们倾心于死的无梦之夜，或是经历了恐惧和奇奇怪怪的欢乐的夜晚之后，那时闪过我们脑际的是比现实更可怕的幻象，它具有一切怪诞事物所隐藏的活力，这种幻象赋予哥特式艺术以持久的生命力。人们可以想见，哥特式艺术特别属于头脑患有幻想症的艺术家。白色的手指慢慢地伸进窗帘，似乎还在抖动。无声的影子，奇形怪状，黑乎乎一片，钻进了房间的角落，并在那儿栖息。室外，鸟儿拨弄着树叶，或是上班者人声鼎沸，或是风呜咽着从山上下来，在寂静的房子周围盘桓，仿佛担心惊扰了沉睡者，但又必须把睡眠从紫色的山洞中唤醒。一层层昏暗的薄纱被掀开，万物

渐渐地恢复了原状和本色。我们观察着黎明以其自古以来就有的方式重建世界。暗淡的镜子又开始照见东西。没有火焰的小蜡烛依旧竖立在老地方，旁边放着一本我们看了一半的书，或是我们在舞会上戴过扎着铅丝的小花，或是一封我们不敢读或者读了无数次的信。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们所熟知的现实生活从虚幻的夜影中跳出来了，我们得在原来停止的地方继续我们的生活。我们悄悄地涌起了一种可怕的感觉，不得不让精力按陈规陋习枯燥地循环往复；或者我们产生了一种不着边际的愿望，希望有一天早晨睁开眼睛，发现令我们高兴的是，在黑暗中世界已经重建。在新世界中，万物都有新的形状和颜色，而且都会发生变化，或者都有自己的秘密。在新世界中，往事会变得无足轻重，或者没有立足之地，或者至少不会让人出于义务和悔恨而耿耿于怀，相反，即使是欢乐的记忆也带有苦味，愉快的回想也是痛苦的。

道连·格雷觉得，正是创造这样的世界构成了他真正的生活目的，或者真正的生活目的之一。他要寻找一种新奇而愉快的感觉，一种具有罗曼司所必不可少的陌生成分的感觉。在寻找中他会采用自知见异于自己天性的思想方法，沉湎于其微妙的影响。然后他会抓住这些影响的色彩，满足理智上的好奇心，随后又会冷漠地将这些影响弃之一旁。这种冷漠与道地的火热性格是相容的，而且根据现代心理学家的说法，其实是火热性格的先决条件。

据一度谣传，道连想要加入罗马基督教教派。确实罗马教的仪式一向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每天的牺牲虽然比古老世界的一切牺牲真的要可怕得多，却打动了他。他被打动的，是对感官的巧妙抵制，是罗马教成分中原始的单纯，是罗马教所象征的人类悲剧永恒的悲哀。他喜欢跪在冰冷的大理石人行道上，观

看身穿绣花法衣的牧师用白皙的手慢慢地揭开圣体盘的罩布，或者举起装有白色圣饼嵌满宝石的灯笼形圣体匣，我们有时设想这种圣饼是天使的面包。或者观看牧师们穿着耶稣受难时的衣装，把圣饼弄碎放进圣餐杯，并以捶胸来悔罪。身穿镶花边的大红衣服、神情严肃的孩子们，把蒸腾的香炉像镀金的硕大花朵那样抛到空中，这情景对他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吸引力。他走出教堂的时候，总要惊奇地看一眼那些着黑衣服的忏悔者，希望自己也坐在暗影里，倾听善男信女们隔着陈旧的栅栏诉说自己生活中的故事。

但是他决不会一本正经地接受某个信条和体系，而犯下遏制智力发展的错误，或者误把只适宜于没有星星和月亮的夜晚逗留一夜或者几个小时的客栈，当成了栖身的住所。神秘主义有一种化普通为新奇的威力，并往往伴有微妙的彻底解脱主义，曾一度打动了道连。但在另一个时期，道连却又倾向于德国达尔文主义运动的唯物主义思想，津津乐道于把人的思想和激情追溯到大脑中珍珠似的细胞，或是人体中某根白色的神经。他还赞赏这样的观点，即精神绝对依赖于物质，不论该物质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正常的还是反常的。然而，正如前面说到的那样，他觉得比之于生活，没有一种理论是重要的。他强烈地感到，一切理性的思考一旦脱离行动和实验是多么苍白。他明白，感觉同灵魂一样有自己的精神秘密需要袒露。

于是他现在又研究起香水和其制造的秘密来了，蒸馏各类香气很浓的油，燃烧来自东方、气味难闻的树脂。他知道人的情绪都在感官中得到反映，所以便潜心于发现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探究乳香中有什么东西使人变得神秘；龙涎香为什么能撩拨人的热情；紫罗兰能唤起对了结的罗曼司的记忆；麝香会扰乱头脑；金香木要玷污想象。他总想确立真正的香水心理学，估算着

各类物质的不同效果，例如有甜香味的根子、带有花粉的香花、芳香的香膏、黑色的香树、闻之使人作呕的甘松香油、会弄得人发疯的乔木，还有据说能驱除心里郁闷的芦荟。

另一个时期，他完全倾心于音乐。他有一个用格子装饰的房间，天花板为朱红和金黄两色，四周的墙壁漆成了橄榄绿。在这里他常常举办古里古怪的音乐会，疯狂的吉卜赛人从小小的齐特拉琴上撕出狂野的音乐；戴着黄色头巾表情严肃的突尼斯人，在一把巨大的诗琴上拉扯着紧绷的弦；咧着嘴笑的黑人单调地击打着铜鼓；戴着头巾身材瘦小的印度人，蹲在大红垫子上，吹着长长的芦笛和铜管，用魔法对巨大的眼镜蛇和吓人的长角小蝰蛇催眠，或是假装催眠。有时，当他的耳朵对舒伯特的典雅、肖邦优美的哀伤、贝多芬强有力的和谐，都感到麻木的时候，这野蛮音乐刺耳的间歇和不和谐的尖叫，却打动了他。他又收集世界各地能够找到的古怪的乐器，不是从一个消亡了的国度的坟墓里，就是从少数与西方文明共存的野蛮部落里搞来的，还喜欢抚弄一下试试效果。他的藏品有里奥内格罗印地安人神秘的"朱鲁帕里斯"，这种乐器妇女是不允许看的，连年轻人也只能在戒斋或受鞭笞后瞧上一眼。还有能发出鸟儿尖叫声似的秘鲁泥罐；有阿方索·德奥瓦里[①] 在智利听到过的人骨笛子；有在库斯科[②] 附近发现的有声碧玉，能奏出甜美无比的调子。他还藏有绘了图案的葫芦，里面装了石头，摇动起来咯咯有声；有墨西哥人的长号"克拉令"，演奏起来不是往里吹，而是朝外吸；有亚马孙部落刺耳的号子"特克"，是由整天坐在大树上的哨兵吹的，

---

① 阿方索·德奥瓦里（1601—1651），智利历史学家，著有《智利殖民史》（1646）。

② 秘鲁一城市。

据说九英里之外也能听见；有一种叫"特庞那斯德利"的乐器，装有两个振动的木制簧片，演奏时用涂了黏胶的木棒敲击，那种黏胶取自植物乳白色的汁水；有一种阿兹台克人的铃"龙特尔"，像葡萄那样成串挂着；有一个用巨蟒皮包裹的圆筒形大鼓，贝尔纳尔·迪亚斯[1] 同科尔特斯[2] 一起进入墨西哥神庙时曾经见过，他还为我们极其生动地描绘了那悲凉的鼓声。这些乐器奇妙的特色使他着了迷，一想到艺术也像大自然一样，有着自己的怪物，形态丑恶，声音可怕，他便感到了无可名状的愉悦。但是，过了一阵子他对这些乐器厌倦了，又会独个儿或是与亨利勋爵一起坐在歌剧包厢里，欣喜若狂地倾听歌剧《唐豪塞》[3]，并在那部伟大艺术作品的序言中，看到正在上演自己灵魂的悲剧。

有一阵子他研究起宝石来了，还像法国海军将官安·德·若耶斯[4] 那样，穿着一件饰有五百六十颗珍珠的衣服，出现在化装舞会上，好多年他都迷上了这种爱好，而且可以说再也没有放弃。他往往会整天反复摆弄珠宝盒里收藏着的各类宝石，如在灯光下会转成红色的橄榄色金绿宝石、带有银色线条的猫眼石、淡黄中泛绿色的橄榄石、玫瑰色粉红和酒黄色的黄玉、颜色火红并带有光芒四射的星星的红宝石、红似火焰的棕黄色宝石、橘黄色和紫色的尖晶石、宝石红与宝石蓝两色变换的紫晶。他喜欢太阳石的金红色，月亮石的珠白色和蛋白石的彩虹色。他从阿姆斯特丹购得三枚巨大无比颜色鲜艳的绿宝石，并拥有一颗令

---

① 贝尔纳尔·迪亚斯(1492—1581)，西班牙历史学家。

② 埃尔南·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

③ 《唐豪塞》(1844)系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所作的歌剧，表现了骑士唐豪塞身上灵与肉的斗争。

④ 法王亨利三世(1551—1589)的宠臣，两人均为同性恋者，有时穿着女人的衣装出现在公众场合。

鉴赏家妒嫉的古老的绿松石。

他还发现了关于宝石的奇妙传说。阿方索的"教士的规戒"中提到，一条毒蛇的眼睛是道地的橘红色宝石。在关于亚历山大的浪漫传奇中，这位伊马夏的征服者，据说在约旦溪谷发现了一种"背上长出道地的绿宝石项圈"的蛇。菲洛斯特拉脱斯[①]则告诉我们，在龙的脑袋里藏有宝石，"只要出示金色的字母和一袭大红袍子"，那怪兽便会着了魔后睡去，随之可以将它杀掉。大炼金术家皮埃尔·德波尼法斯说，钻石使人隐形，印度玛瑙使人善辩。光玉髓能止怒；红锆石能催眠；紫晶能消除酒气。石榴石能驱魔；一种称为"赫屈罗皮克斯"的宝石会使月亮失色；石膏石会随月亮的盈亏而增减；一种叫"梅洛西亚斯"的宝石能识别窃贼，只有小山羊的血会使其失效。列昂那达斯·卡米拉斯见过从刚杀的蟾蜍中取出的白色宝石，可用作解毒剂。从阿拉伯鹿的心脏中发现的毛粪石是治疗瘟疫的良药。阿拉伯鸟巢中有一种"阿斯皮莱茨"的石头，根据德莫克里脱斯的说法，戴了它就可以免除火灾。

锡兰国王在加冕典礼上手捧一颗巨大的红宝石驱车穿过城市。牧师约翰的宫门是"用红宝石做成的，镶嵌着角蛇的角，使携毒者不得入"。山墙上放着"两个金苹果，内有两块红玉"，金子在白天闪光，红玉在夜间发亮。洛奇的一部怪异的传奇[②]《美洲的一颗珍珠》提到，在皇后的寝宫里可以看到"世间所有贞洁女子的银镂刻像，对着橄榄石、红玉、蓝宝石和绿宝石的镜子照个不停"。马可波罗曾见到日本国百姓把玫瑰色的珍珠放在死者的嘴里。一个海怪迷上了被潜水员取来献给国王皮罗萨斯

---

① 菲洛斯特拉脱斯(170—245)，古希腊哲学家和传记家。

② 洛奇的传奇出版于一五九六年，取材于他第二次南美之行。

的一颗珍珠，杀死了窃珠人，并为自己的损失痛悼了七个月。后来匈奴人把国王诱入陷阱时，据普罗科皮埃斯[1]所说，国王扔掉了珍珠。尽管阿那斯塔西亚斯皇帝出了相当于五百磅黄金的悬赏，却并未觅到那颗珍珠。马拉巴尔的国王曾给一个威尼斯人看过一串由三百零四颗珍珠组成的念珠，每颗珠代表一个他所崇拜的神。

据勃兰托姆所言，亚历山大六世之子，瓦伦提努阿公爵拜见法王路易十二的时候，坐骑浑身披着金叶，帽子上镶着两排红宝石，光芒四射。英王查理的马镫挂着四百二十一颗钻石。理查二世有一件外套，满布玫瑰红尖晶石，价值相当于三万马克[2]重的金子。霍尔描写亨利八世在加冕前去伦敦塔的路上，身穿“凸花纹金丝线上衣，胸牌上饰有钻石和其他宝石，颈项有一大块饰品，缀有巨大的玫瑰红尖晶石”。詹姆斯一世的宠幸们都戴着金丝线缀成的绿宝石耳环。爱德华二世赠与皮埃斯·盖维斯顿一副镶着红锆石的赤金盔甲、一个金玫瑰嵌绿松石的肩，以及一顶饰有珍珠的头盔。亨利二世的手套直抵肘部，上面满布珠宝。他的一只猎鹰手套缀有十二颗红宝石和五十二颗大珍珠。“鲁莽的查理”，他家族中最后一个勃艮第公爵，所戴的公爵帽悬挂着梨子形的珍珠，装点着蓝宝石。

生活曾是多么美妙啊！那种气派，那种装饰多么灿烂辉煌！甚至连读到逝者的奢华也令人砰然心动。

后来他的兴趣转向了刺绣和北欧国家寒冷的房间里充作壁画的挂毯。他一钻进这个题目——他总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能

① 普罗科皮埃斯系十六世纪拜占庭历史学家，他记载了皮罗萨斯国王发动的战争及其最后之死。

② 旧时金银重量单位，一马克相当于八盎司。

力，会一时间极度专注于着手的东西——便几乎为这个题目的启示，即时间给美妙事物带来的摧残，而感到悲哀。至少他已经躲过了这种劫难。一个夏天又一个夏天过去了，黄色的长春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恐怖的夜晚，那些可耻的事情仍一次次发生，而他自己却依然未变。冬天并没有损害他的容颜，或是玷污他如花的青春。时间给物质的东西带来的影响多么不同呀！这些物质的东西到哪里去了呢？那件橘黄色的大袍，是皮肤黝黑的姑娘为取悦雅典娜而做的，上有众神与巨人搏斗的图案，它在哪里呢？尼禄要铺盖罗马剧场的那块巨大的天幕，那张巨型紫色风帆，上面画着星光闪耀的天空和阿波罗驾着白骏马配镀金缰绳的战车，如今又在哪里呢？道连渴望见到那些为太阳祭司编织的奇异餐巾，上面绣有盛筵所需的一切美食和佳肴；想看一看奇尔佩里克王灵柩上的缀有三百只金色蜜蜂的盖布；还有那些激怒了庞脱斯主教的奇妙的袍子，袍子上画了“狮、豹、熊、狗、森林、岩石、猎人等画家所能描摹大自然的一切”；他还希望一睹奥尔良的查理穿过的外套，袖子上绣着一首歌，起句是“夫人，我非常高兴”，配乐的歌词是用金线绣成的，当年画成方形的每个音符由四颗珍珠来代表。道连还读到为勃艮第的琼王后准备的兰斯王宫的内室，“装饰了一千三百二十只鹦鹉，身上都绘有国王的徽记，以及五百六十一只蝴蝶，每只蝴蝶的翅膀上都绘了皇后的徽记，鹦鹉和蝴蝶都是用金线绣成的。”卡特林·德·梅迪西让人为她准备的灵床，铺着饰有无数新月和太阳的黑丝绒。灵床的帐幔是锦缎做的，缀着叶圈和花冠，用金银衬的底，边沿的流苏上绣的是珍珠。这张灵床安放在挂了一排排皇后的纹章的房间里，纹章是用剪碎的黑丝绒点缀在银线织成的缎子上做成的。路易十四的寓所里竖着一根高达十五英尺的镂金女子刻像柱子。波兰国王索别斯基的御用寝床料子是金线锦缎，装点着

刻有古兰经文的绿松石。床柱是银做的，精雕细刻，嵌满了珐琅和宝石圆饰。这张床是在维也纳城前土耳其营帐中夺得的，当年穆罕默德的军旗曾悬挂在飘动的涂金华盖下。

于是整整一年，道连力尽所能地收集着最珍贵的纺织和刺绣的样品，有精美的德里薄纱织物，缀着金线织成的叶子和闪光的甲虫翅膀；有达卡的细罗，因其透明在东方被称之为"空气织品"、"流水"和"夜露"；有绘着稀奇古怪图案的爪哇花布；有精心制作的中国黄色帐幔；有用茶色的缎子和淡蓝丝绸装帧的书籍，画有百合花、鸟类和图像；有匈牙利针绣的花边织成的面纱；有西西里的锦缎；有西班牙的硬丝绒；有格鲁吉亚绣有金币的织品；有日本的锦缎丝绸，绣着绿色的金丝线和羽毛漂亮的鸟类。

道连对基督教的法衣情有独钟，说实在凡是跟宗教仪式有关的，他都感兴趣。在排列在房子西廊的长长的杉木柜子里，他收藏着基督新娘漂亮罕见的衣装的真品，她得穿紫色的衣袍和精制的内衣，戴珠宝，方能掩盖自找的苦难所造成的苍白消瘦的躯体。道连还有一件用深红的丝线和金线织锦缎做成的华丽的长袍，匀称的六瓣形花中镶着金色的石榴，其上端的两侧是细珍珠组成的图案。法衣上的饰带分成多个小格，画着展示圣母马利亚生平的一幅幅场景。圣母加冕的场面则用彩色丝线绣在兜帽上。这是十五世纪意大利的工艺品。道连还有一件绿丝绒袍子，绣着一簇簇心形的叶子，叶子上伸出长柄的白花，银丝线和彩色水晶衬托出了图案的细部。法衣的襻扣上饰有六翼天使的头，由银线勾成了凸花纹。法衣上的饰带缀有用红丝线和金丝线织成的菱形图案，上面星星似的满布众多圣像和殉道者的像，其中一个是圣塞巴斯提安[1] 像。道连还有几件神父穿的十安

---

[1] 圣塞巴斯提安系三世纪罗马的殉道者，因坚持基督教信仰而被罗马皇帝处死

褡，料子有琥珀色丝绸的，蓝丝绸和锦缎的，黄丝锦缎和金布面的，上面绘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殉难的情景，有的则绣了狮子、孔雀和其他纹章图案。道连拥有的法衣有白缎子的，粉红丝绸锦缎的，装点着郁金香、海豚和百合花图案。还有深红色丝绒和蓝色亚麻布做的祭坛围布，以及许多圣餐巾、圣餐杯罩和汗巾。这些在神秘的宗教仪式中使用的衣物和器具，有着某种激发他想象的东西。

这些宝物以及可爱的住所里收藏着的一切，能让他忘却，也能使他暂时躲避几乎难以排遣的忧虑。他童年时代的好多日子，是在那个紧锁着的孤寂的房间里度过的。现在他亲手把可怕的画像挂到了墙上，画像表情的变化向他显示了他生活的堕落。他已把紫金色的圣杯罩布当作帘子盖到了画像上。一连好几周，他都不上那儿，忘掉讨厌的画像，恢复了轻松愉快的心情，满腔热情地活着。随后，某个夜晚他会突然溜出住所，到蓝门场附近那些可怕的地方去，日复一日地呆在那儿，人家不赶他就不走。回到家里，他会坐在画像前面，有时既讨厌画像，又讨厌自己。另一些时候则对多半为罪孽的渊薮利己主义感到自豪，暗笑画布上那个为他本人受过的怪异影子。

几年以后，他无法忍受久离英国，放弃了特鲁维尔同亨利勋爵合住的别墅，以及阿尔及尔他们不止一次共度冬季的带围墙的小白房子。他不愿离开画像，因为它已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另外，尽管他已叫人装了牢固的门闩，但仍然担心有人乘自己不在家时闯进门去。

他十分明白，这不会向他们透露任何信息。尽管画像的脸邪恶丑陋，但画像跟他本人依然非常逼真。可是他们从中又能看出些什么呢？谁要是借此奚落他，他会嗤之以鼻。又不是他画的，画像卑鄙可耻的形象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就是说出了两

者的关系，他们会相信吗？

然而他还是害怕了。有时他在诺丁汉郡那边的豪宅，招待跟他地位相当的时髦青年，平时的一些好友、以他堂皇奢靡的生活方式使郡里人为之惊叹的时候，他会突然离别客人，匆匆赶回伦敦，看看门是不是被人动过，画像是否安然无恙。要是给偷走了怎么办？一想到这里，他便吓得浑身冰凉。当然，那时候全世界会知道他的秘密，也许人们已经在怀疑了。

尽管他使很多人着迷，不信任他的人也不在少数。在伦敦西区的一个俱乐部，就因为有人秘密反对，他险遭排斥，虽然他的出身和地位完全使他有资格成为会员。据说，有一次他由朋友带进丘吉尔俱乐部的吸烟室时，伯维克公爵和另外一个绅士公然离座，走了出去。他一过二十五岁，奇奇怪怪的流言飞语便开始传播。据谣传，有人看见他在惠特查普尔一个偏远地方的下流贼窝，同一个外国海员大吵大闹，还跟小偷和造假币者沆瀣一气，熟知那些行当的秘密。他离奇的销声匿迹使人对他侧目，当他在社交场合重新露面时，人们会在角落里窃窃私议，或者讥笑着经过他身边，或者用冷冰冰寻根究底的目光看着他，仿佛决心要发现他的秘密。

对这样的傲慢和轻蔑，他自然不以为意。大多数人认为，他率直有礼的举止、孩子般的迷人的微笑、似乎永不消失的青春的无穷魅力，其本身足以回答流传的诽谤，他们就是这么称其为诽谤的。可是显然，有些与他来往密切的人，后来似乎也躲避他了。那些狂热地爱慕他，为了他而不顾旁人的非难和无视社会习俗的女人，一见道连·格雷走进房间，便因为耻辱或害怕而顿然失色。

但是，在很多人眼里，这些啧啧喳喳的流言只会增加他奇怪而危险的魅力。他的巨额财富为他提供了相当的保障。社会，

至少文明社会，不会轻易相信诋毁既有钱而又具吸引力的人的传言。世人有一种直觉：风度比道德更为重要，还认为至高无上的体面还不如拥有一个好厨师值钱。倘使有人以蹩脚的饭菜或劣酒宴客，纵然人家告诉你此人的私生活无可指责，那也是一个很可怜的安慰。就像有一次他与亨利勋爵谈起这个问题时勋爵所说的那样，连基本的德性都抵不上一道不冷不热的主菜。也许关于他的观点，还有很多话可说。上流社会的准则和艺术的准则是一致的，或者应当是一致的。对上流社会来说，形式极为重要，既要有礼仪的庄重又要有其虚假性，要把传奇剧的虚假成分同剧中悦人的机智和美结合起来。难道虚假很可怕呢？我认为并不可怕，不过是丰富我们个性的一种手段而已。

这些至少是道连的观点。他过去总是对某些人的肤浅的心理学感到纳闷。他们认为人的自我是简单的、永久的、可靠的，属于单一的本质。对他来说，人具有多重生活和多重感觉，是一个多重体的复杂动物，内中有传承下来的思想和激情的奇怪遗产。人的肉体本身就染上了逝者可怕的疾病。他喜欢漫步在自己乡间别墅荒凉的画廊里，欣赏那些他们的血在自己血管中流动的人的画像。这里是菲利普·赫伯特。弗兰西斯·奥斯本在他的《回忆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国王的执政》中，把他描绘成"因外貌漂亮而深得朝廷的宠幸，但他的美貌并未久留"。难道他有时过的就是青年赫伯特的生活？难道某种奇怪的毒菌从一个躯体潜入另一个躯体，直至最后到了他身上？难道是因为他朦胧地感觉到了那种已毁掉的魅力，才在巴兹尔·霍尔华德画室的发疯似的祈祷中，许了一个从此完全改变了他生活的愿？这里站着安东尼·谢拉德，身穿绣金红背心和镶着宝石的短袄，戴着金边阔领和袖口，银黑两色的盔甲堆在他脚边。他的遗产是什么呢？那不列斯的乔凡那的情人把罪恶和耻辱作为遗产传给他了

吗？他自己的行动难道不过是死去的人不敢实现的梦想？在这块褪了色的画布上，伊丽莎白·德芙洛夫人微笑着，披着薄纱头巾，身穿珍珠胸衣，露出粉红色分叉的袖口。她右手拿着一朵花，左手紧握一个红白玫瑰珐琅项圈。她身边的桌子上放着一把曼陀铃和一个苹果。她尖尖的小鞋上缀着绿色的玫瑰花饰。道连了解她的生活，也了解她情人们的奇奇怪怪的传闻。难道他身上有她的脾性？这双杏眼重重地垂着眼睑，似乎好奇地瞧着他。这位头发搽粉、脸上贴着怪里怪气的饰颜片的乔治·威洛比又怎么样呢？他看上去一副恶相！黝黑的脸十分阴沉，性感的嘴唇因为目空一切的表情而扭曲。精制的花边褶袖下是一双又瘦又黄的手，手上戴了过多的戒指。他是个十八世纪的纨绔子弟，年轻的时候曾是费拉尔斯勋爵的朋友。第二代的贝克汉姆勋爵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摄政王子放荡不羁的日子里的伙伴，是王子同菲茨赫伯特秘密成婚的见证人之一。他一头的栗色鬈发，一副神气凌人的姿态，显得多么傲慢而又多么英俊！他传下的是什么样的情欲？世人都认为他声名狼藉，他是卡尔顿大厦纵情作乐的领头羊。他的胸前闪烁着嘉德勋章的星光。他画像旁边挂着他妻子的画像，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苍白的脸色，薄薄的嘴唇。她的血也在道连身上搏动。这一切显得多么不可思议！还有他的母亲，长着一副汉弥尔登夫人的脸[1]，嘴唇上沾着湿漉漉的酒滴，道连明白自己从她身上得到了什么。他得到了美，得到了追求他人之美的欲望。她穿着女祭司的宽大服装在朝着他笑。她的头发上沾着常青藤叶子，紫色的酒从她端着的酒杯中溢出。画像上的肉色已经褪去，但她的眼睛却深

---

① 汉弥尔登夫人(1765—1815)，英国驻那不勒斯公使威廉·汉弥尔登爵士的夫人，原是来自英国柴郡的一个农村姑娘，以貌美著称。

沉明亮，依然炯炯有神，仿佛他走到哪里，那双眼睛就跟到那里。

人有种族的祖先，也有文学的祖先。很多文学的祖先在类型和个性方面也许更接近于后代，影响当然也更强烈。有时道连觉得，整个历史不过是他自己生活的记录，不是他身临其境的生活，而是他的想象为他所创造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存在于他的脑子里和欲望里。那些奇怪而可怕的人物，在世界舞台上来去匆匆，却使堕落显得那么神奇，罪恶那么微妙，道连觉得与这些人似曾相识，仿佛神秘之中他们的生活已成了他的生活。

那部如此影响道连生活的奇妙小说的主角，也熟悉这古怪的幻想。在第七章，他叙述自己如何戴了避雷的桂冠，像提贝里乌斯① 那样坐在卡普利岛的花园里，读着爱里芳提斯② 写的淫书，侏儒们和孔雀们神气活现地在他身旁走来走去，吹笛者嘲笑着那个摇动香炉的人；或者像卡里古拉③ 那样，同马厩里的绿衣马夫痛饮一番，又与头戴宝石的马儿在象牙马槽里共进晚餐；也像多米提安④ 那样，徘徊在挂满大理石镜子的走廊，用憔悴的目光，寻找着后来结果了他性命的匕首的影子，产生了一种什么都得到了满足的人才有的厌世感。他透过一块晶莹的绿宝石，观看红色的跑马屠场，随后，在一堆珍珠和紫袍中，由钉着银掌的驴子拖着，穿过石榴街到了金子宫，路上只听得人们高叫尼禄·凯撒；又像埃拉加勃拉斯⑤，把脸涂上油彩，混在女人中间干活，从迦太基那儿取来月亮，使她与太阳神秘地结合。

道连总是反复阅读这妙趣横生的一章和紧接着的两章。那

---

① 提贝里乌斯(14—37)，古罗马第二个皇帝。
② 爱里芳提斯，古希腊女作家，擅写艳情淫荡的书。
③ 卡里古拉(12—41)，古罗马暴君，后被人暗杀。
④ 多米提安(56—95)，古罗马暴君，后被暗杀。
⑤ 埃拉加勃拉斯(205—222)，古罗马皇帝。

两章犹如某些珍稀的挂毯，或是巧夺天工的珐琅，勾勒出了那些被罪恶、鲜血和厌倦折磨得成了魔鬼和疯子的人漂亮却可怖的形象。如米兰的公爵菲利波，杀死了妻子，在其唇上涂了鲜红的毒药，好让妻子的情人亲吻死者时中毒而亡；威尼斯人皮埃特罗·巴比，即教皇保尔二世，为获得封号而图尽虚荣，其价值二十万弗罗林的权位，是以骇人的罪行为代价取得的；吉安·马利阿·维斯康迪曾唆使猎狗追逐活人，被谋杀后，一个爱过他的妓女在他的尸体上撒满了玫瑰花；波基亚骑着白驹，与身旁的弗拉特利西德策马同行，他的披风染着佩洛托的血；佛罗伦萨的年轻红衣主教，西克斯脱斯的儿子及宠臣，他的放荡只有其美貌可与之比肩。他在一个用红白两色丝绸扎成的帐篷中接待了阿拉冈的列昂娜拉，帐篷里满是仙女和精灵。他还在一个男童身上涂了金，让他冒充甘米德或海拉斯，在宴会上充当招待；埃泽林，他的忧郁只有见到死亡的景象才能得以消解，他嗜血成性，就像别人嗜酒一样。据说他是魔鬼的儿子，他还在掷骰子以灵魂打赌的时候蒙骗了父亲；吉埃姆巴蒂斯塔·西波出于嘲弄取名为英诺森特[①]，一个犹太医生在他麻木的血管中注进了三个青年的血液；西吉斯蒙多·马拉特斯达[②]是伊索达的情人，里米尼的君主，他被视为上帝和人类的敌人，在罗马被焚烧了模拟像。他用餐巾勒死了普里山娜，在给吉内弗拉·德埃斯特的绿宝石酒杯中下了毒，并为基督教信仰者建造了一座异教教堂以纪念可耻的情欲；查理第六疯也似地爱慕他的嫂嫂，以至于一只豹子提醒他神经已有些失常。他的头脑出现病态变得反常时，只有用沙拉辛画有爱情、死亡和发疯的纸牌治疗，才能得以恢复；身穿漂亮的紧

---

① 英文"天真烂漫"的译音。

② 西吉斯蒙多·马拉特斯达(1416—1468)，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残暴的王子。

身上衣、头戴镶嵌宝石的帽子、蓄着叶片似的鬈发的格里芳纳托·巴格里昂尼杀死了阿斯托利和他的新娘，也杀了西蒙纳多和他的侍从，但他的容貌那么出众，他躺在佩鲁加长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那些恨过他的人禁不住嚎啕大哭，连咒骂过他的阿特朗泰也为他祝福。

这些人对道连都有令人生畏的吸引力。夜里，他梦见他们，白天，他们弄得他神魂颠倒。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知道奇奇怪怪的下毒方法——有在头盔上下毒的，有用点燃的火炬下毒的，有以刺绣的手套和镶宝石的扇子下毒的，有用涂金香丸和琥珀手链下毒的，而使道连·格雷中毒的却是一本书。有时候他简直把罪恶当作实现他审美观的一种方式。

第十二章

道连后来常常记起来，那一天是十一月九日，他三十八岁生日的前夕。

大约十一点钟，他从亨利勋爵那里吃罢晚饭出来，正走回家去。夜里天冷雾浓，他把自己裹在厚实的皮大衣里。在格罗斯凡纳广场和南奥德勒街的拐角处，大雾中一个人从他身旁快步走过，灰色的大衣领子翻着，手里拎着一个手提箱。道连·格雷认出他是巴兹尔·霍尔华德。他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连他自己也无法解释。他装作没有认出他来，顾自朝家里的方向疾步走去。

可是霍尔华德已经看出他来了。道连听见他先是在人行道上停下脚步，随后急忙追他。不一会儿，霍尔华德的手搭到了他胳膊上。

“道连！真太走运啦！我打从九点钟就等在你的书房里。最后，我可怜你那个仆人累得不行了，才吩咐他让我走了后自己去睡觉。我要乘半夜的火车上巴黎，临行前特别想看看你。你走过的时候我想那是你，或者不如说是你的皮大衣。但我没有把握。你认出我来了吗？”

“在这样的大雾中吗，亲爱的巴兹尔？啊呀，我连格罗斯凡纳广场都认不出来呢。我相信我家就在附近什么地方，但一点把握也没有。很遗憾你得走了，我已经好久没有见你了呢。但我想你很快又会回来的，是吗？”

“不，我要离开英国半年。我想在巴黎搞个画室，闭门创作，直到我完成脑子里酝酿着的伟大的画作。不过，我要谈的不是自己的事儿。我们到你家了，让我进去一会儿吧，我有话同你说。”

“那我太高兴了。可你不误了火车了吗？”道连·格雷懒洋洋地说，一面走上台阶，用前门的钥匙开了门。

灯光挣扎着冲出雾气。霍尔华德看了看表。“我有的是时间，”他回答。“火车要到十二点一刻才开，而现在只有十一点。说真的，我碰见你的时候正要上俱乐部找你。你瞧，行李耽搁不了，我已经把重的东西送走了。身边就只有这个手提箱，二十分钟内便可以毫不费力地赶到维多利亚火车站。”

道连看着他笑道：“时髦的画家原来是这样出游的！光一个手提箱和一件长大衣！进来吧，不然雾气要钻进房间里来了。当心别谈一本正经的事。如今没有严肃的事儿，至少不应当有。”

霍尔华德进屋时摇了摇头，跟着道连走进书房。一个开口的大壁炉里，柴火正在熊熊燃烧。灯亮着。一张嵌木细工的小桌上，放着一个敞开的荷兰银酒箱，以及几瓶苏打水和一些刻花

玻璃酒杯。

“瞧你的仆人让我很自在，道连。我要什么，他给什么，包括你最好的金嘴烟。他非常好客，比起以前的法国人来，我更喜欢他。顺便问一下，那个法国人怎么样啦？”

道连耸了耸肩。“我想他娶了拉德利夫人的女仆，替她在巴黎开了家店，挂出了英国女裁缝的牌子。听说英国货在那里很时髦。法国人好像有点傻，是不是？不过，你可知道，他不是一个很坏的仆人。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但他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人总会把事情想象得很荒唐。他对我忠心耿耿，临走的时候似乎很难过。再来一瓶白兰地加苏打好吗？要不白葡萄酒加矿泉水？我总是喝白葡萄酒加矿泉水的。隔壁房间肯定还有一些。”

“谢谢，我什么都不喝了，”画家说，脱下帽子和外套，扔到了放在角落里的手提箱上。“好啦，老兄，我要跟你谈正经事儿了。别那么皱眉头好不好，你让我不好开口了。”

“谈什么呀？”道连气咻咻地叫道，腾地坐到了沙发上。“希望不要谈我，今晚我讨厌自己，很想变成另外一个人。”

“就是谈你自己，”霍尔华德带着严肃深沉的嗓音说，“而且我必须同你谈，只用你半小时。”

道连叹了口气，点燃了一支香烟。“半小时！”他咕哝着。

“我同你谈，不是来求你什么的，道连，完全是为了你好。我想你该知道，在伦敦人家都在说你的坏话，很可怕的话。”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爱听关于别人的丑闻，对我自己的却不感兴趣。这些丑闻毫无新意。”

“你一定得感兴趣，道连。每一个有身份的人都对自己的好名声感兴趣。你不希望人家把你说成堕落的恶棍。当然你有你的地位、财富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但地位和财富并非就是一切。

告诉你吧，我根本不信这些谣传，至少我见到你时不相信。罪恶这东西是写在脸上的，无法加以掩盖。人们有时说起秘密犯罪，其实那并不存在。一个无耻之徒犯了罪，就会显示在嘴巴的线条上，下垂的眼睑上，甚至他的手型上。有人——我不提他的名字啦，反正你认识他——去年来找我替他画像。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当时也没有听人说起过，尽管后来听到了一大堆。他出了个大价钱，被我拒绝了。他手指的长相有些让我讨厌。现在我知道了，当时我的猜想是对的，他过着腐朽的生活。可是，你，道连，凭你那纯朴明朗、天真烂漫的面容，无忧无虑、美妙无比的青春，我就不相信那些说你的坏话。可是我很少见到你，现在你也不到我的画室来了。我要离开你的时候，听到了这些叽叽咕咕的坏话，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道连，究竟为什么像伯维克公爵这样的人看你一进门就要离开俱乐部？究竟为什么伦敦那么多上等人不上你家，也不邀请你去他们的家里？斯特夫利爵士是你过去的朋友，上周我在一个饭局上碰到了他。谈话间，说起你有袖珍画像拿到达德利去展出，提到了你的名字。斯特夫利噘起嘴说，也许你有很好的艺术品位，但像你这样的人，心地纯洁的姑娘不应当允许同你交往，贞洁的女人不该跟你坐在一个房间里。我提醒他我是你的朋友，并问他用意何在。他同我说了，而且就当着大家的面。那实在可怕！为什么你跟年轻人交朋友，给他们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呢？那个在皇家禁卫军服役的孩子自杀了，而你是他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还有亨利·艾什顿爵士，声名狼藉地离开了英国，而你跟他是形影不离的。艾德里安·辛格尔顿和他可怕的下场是怎么回事呢？肯特勋爵的独生子和他的遭遇又是怎么回事？我在圣詹姆斯大街碰到了他父亲，他似乎被耻辱和伤心压垮了。还有年轻的珀思公爵呢？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还有哪一个上等人愿意同他往来？"

"行啦，巴兹尔。你谈论的事，你根本就不知道，"道连·格雷咬紧了嘴唇，以极度轻蔑的口吻说。"你问我，为什么我一进门伯维克就走掉，那是因为我对他的生活了若指掌，而不是因为他知道了我什么。血管里流着那样的血，他的历史怎么可能清白呢？你问我亨利·艾什顿和青年珀思的事儿，难道是我教唆一个去犯罪，另一个去放荡吗？要是肯特的傻儿子娶了个妓女做老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要是艾德里安·辛格尔顿在账单上冒签了朋友的名字，难道我是他的保护人，要为此负责？我知道在英国是怎样议论别人的。中产阶级在粗俗的饭桌上发表自己的道德偏见，对那些比他们优越的人的所谓奢靡生活，窃窃私语，为的是要装作自己也属于上流社会，跟他们所毁谤的人关系很密切。在这个国家，只要名声响，有头脑，就够让普通人对你说三道四了。而那些道貌岸然的人自己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老兄，你忘了我们生活在伪君子的故乡。"

"道连，"霍尔华德叫道，"那不是问题所在。我知道英国是够糟糕的，英国社会全乱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你洁身自好，可是你没有。我们有理由以对朋友的影响来判断一个人。你的朋友似乎对名誉、德性和清白都毫不在乎。你使他们疯狂追求享乐，他们已经陷得很深，而你是领头羊。不错，是你把他们带到那儿的，你自己却一笑了之，就像你现在的表情一样，而这一切的背后还有更糟糕的事情。我知道你同哈里形影相随，不为别的原因，就为这个，你不应当让他姐姐的名字传为笑柄。

"当心，巴兹尔。你太过分啦。"

"我一定要说，你一定得听。你给我听着。你初识格温多林夫人的时候，她没有一丝流言上身。可是现在，哪一个正派女人还愿意在海德公园里和她同乘一辆马车？嗨，连她的孩子也不允许跟她一起生活了。还有其他的传言——说看见你天亮时溜

出那些污七八糟的地方，还乔装打扮，鬼鬼祟祟钻进伦敦最肮脏的贼窝。那是事实吗？有可能是事实吗？我初次听说的时候，大笑不已。现在我又听到了，不禁为之震颤。你的乡下别墅和你在那儿过的生活怎么样？道连，你不知道人家说了你些什么。我不会讲不想对你说教。我记得哈里有一次说过，每个把自己变成临时说教牧师的人，都以这句话开头的，然后就食言了。我就是要对你说教。我要你过一种受世人尊敬的生活。我要你名声清白，历史干净。我要你断绝跟那些坏家伙往来。别那样耸肩，别那么冷漠。你的影响很大，让它成为好的影响，而不是坏的影响。他们说谁同你接近，谁就会被你所败坏。你一走进一家，就足以使某种耻辱接踵而至。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我怎么能知道呢？但人家是这么说你的。他们告诉我的事，似乎是无可怀疑的。格洛斯特勋爵是我牛津大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他给我看了一封信，是他妻子临死前独个儿在门通的别墅写给他的。这封我所看过的最可怕的忏悔信，涉及到你的名字。我告诉他这很荒谬，还说我对你非常了解，你不可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了解你吗？我很纳闷，难道我真的了解你？在我能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得看一看你的灵魂。"

"看我的灵魂！"道连·格雷咕哝道，一下子从沙发上惊跳起来，吓得脸色几乎发白了。

"是的，"霍尔华德严肃地回答，话音里带着深沉的悲哀，"看看你的灵魂。但只有上帝做得到。"

一阵嘲弄的苦笑从年少的那位嘴边传来。"你要亲眼看一看，就在今天晚上！"道连叫道，从桌上端起一盏灯来。"来吧，这是你亲手制作的。干吗不看看？然后要是你高兴，你可以把这告诉全世界，但没有人会相信你。要是他们真的相信了，就会因此更加喜欢我。我比你更了解这个世界，尽管你会唠唠叨叨，叫

人乏味。来吧。你谈堕落已经谈得够多了，现在就让你面对面看看吧。"

他说的每一句话里都包含着失去理智的傲慢。他带着孩子气的无礼把脚步踩得噔噔作响。想到有人要分享他的秘密，想到这幅他耻辱之源的画像的创作者，在有生之年将因为自己的可怕行为而寝食不安，他感到了极度愉快。

"不错，"他继续说，一面靠近霍尔华德，目光直逼他严厉的眼睛。"我要把我的灵魂给你看。你会看到你想象只有上帝才能看到的东西。"

霍尔华德吃惊地往后退了一步。"这是亵渎，道连！"他叫道。"你不该说这样的话。那很可怕，也没有什么意思。"

"你这样想吗？"道连再次大笑起来。

"我知道是的。我今晚对你说的，是为了你好。你明白我一向是你忠实的朋友。"

"别碰我，把你要说的话说完吧。"

画家的脸上掠过一阵痛苦的痉挛。有一会儿他没有开口，心头涌起了强烈的同情。说到底，他有什么权利去探究道连·格雷的隐私？要是他干了一点点人家谣传的事情，他自己也该有多大的痛苦！随后他直起腰来，走到壁炉边，站在那儿，看着燃烧的木柴霜一般的灰烬和闪动着的火焰。

"我等着呢，巴兹尔，"年轻人说，口吻生硬而毫不含糊。

霍尔华德转过身来。"我要说的是，"他叫道。"人家对你的这些可怕指控，你得给我一个回答。要是你告诉我，这些指控根本就是假的，我会相信你的。否认吧，道连，快否认呀！你没有看见我受着怎样的煎熬？天哪！别告诉我你很坏，你堕落了，你很可耻。"

道连·格雷微微一笑。他不屑地噘起了嘴。"上楼吧，巴兹

尔,"他平静地说。"我每天都记生活日记,这部日记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写日记的房间。你跟我来,我就把日记给你看。"

"我会跟你的,道连,要是你希望的话。我知道我已经误了火车。那没关系,明天也可以走。但是别叫我今天晚上读什么东西。我所要的,是对我的问题给一个简单的回答。"

"到楼上才能回答你,现在可不行。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读的。"

第 十 三 章

他走出房间,开始登楼,巴兹尔·霍尔华德紧随其后。他们把脚步放得很轻,夜间行走的人不知不觉都会这样。灯光在墙上和楼梯上投下了奇怪的阴影,越来越大的风吹得几扇窗户吱咯直响。

到了顶端的平台,道连把灯放在地板上,取出钥匙开起门来。"你一定要知道吗,巴兹尔?"他轻声问。

"是的。"

"我很高兴,"他微笑着回答。随后又补充说,口气有些严厉。"你是天底下惟一有资格了解我底细的人。你跟我的生活的关系,比你想象的要密切。"他从地板上拿起灯,开了门,进了房间。一股寒气直逼过来,一时间灯火直往上蹿,火焰转成了昏黄色。他打了个寒噤。"快关门,"他悄声说,一面把灯放在桌子上。

霍尔华德带着困惑的表情把周围打量了一下。这里看上去好像已经多年没有住人了。一块褪了色的壁毯、一幅用帘子盖着的画、一个陈旧的意大利柜子和一个几乎空着的书架,似乎便

是这个房间除了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之外的全部物品。道连·格雷正点着壁炉架上半支蜡烛时，霍尔华德发现到处布满了灰尘，地毯已是千疮百孔。护墙板后面，一只老鼠在逃窜，房间里有一股潮湿的霉味。

"因此你认为只有上帝才能看到我的灵魂了，巴兹尔？把这块帘子拉开吧，你会看到我的灵魂的。"道连说话的口气非常冷酷。

"你疯啦，道连，要不也差不多了，"霍尔华德皱起眉头低声说。

"你不愿意？那我得自己拉了，"年轻人说着从杆子上一把扯下帘子，扔到了地上。

画家的嘴里发出一声惊叫，因为在昏暗的灯光下，画布上一张狰狞的脸正朝着他笑。表情里有一种东西使他感到厌恶。天哪！他看的正是道连·格雷自己的脸！那表情虽然可怖，却并没有完全破坏出奇的美。在越来越稀少的头发上，残留着某种金子般的颜色，肉感的嘴巴上有一抹猩红，麻木的眼睛依然保留着一丝可爱的天蓝色，高贵的曲线并没有完全从轮廓分明的鼻孔和柔软的喉部消失。不错，画的正是道连他自己。可是谁把它弄成了这副样子呢？他似乎认得出自己的笔法，画框的设计也出自他之手。这念头很荒谬，但他觉得可怕。他紧紧抓住点着的蜡烛，凑近了画像。左下角签着他的名字，用的是朱红色的瘦长的字体。

这是某种低级的仿作，卑鄙无耻的嘲弄。他从来没有画过这样的东西。可是，那是他自己的画。这，他明白，而且觉得仿佛身上的血，一下子从熊熊之火变成了结块的冰。居然是他的画！究竟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变成了这副样子？他回过头来，带着一种病人的目光瞧着道连·格雷。他的嘴巴痉挛着，一时张

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他用手摸了摸额头，额头上湿漉漉黏糊糊的，全都是汗。

年轻人倚在壁炉架上，用奇怪的目光看着霍尔华德。你只有在那些全神贯注地观看某个伟大艺术家演戏的人的脸上，才能看得到这种目光，内中既没有动情的哀伤，也没有发自心底的喜悦。纯粹是一个旁观者的心情，也许眸子里还含着一丝得意。他已经从外套上把花取下，正在闻着，或者假装在闻。

“这是怎么回事？”霍尔华德终于叫了起来。在他的耳朵里，连自己的声音听上去也又尖又怪。

“好多年前，我还是孩子的时候，”道连·格雷说，把手里的花捻碎了，“你碰到了我，恭维我，教导我为自己的美貌而感到虚荣。一天，你把我介绍给你的一个朋友，他向我解释了美的魅力。因为一时的糊涂，至今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后悔，我许了一个愿，也许你会称其为祈祷……”

“我记起来了！啊，我记得太清楚了！不，这不可能。房间很潮湿，霉菌进了画布，但我在颜料里拌了大量矿物质毒药。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

“嗳，什么不可能呀？”年轻人轻声说，走到窗前，把额头贴在冷冰冰雾气弥漫的玻璃上。

“你告诉我你已经把它毁了。”

“我错了。是它把我毁了。”

“我不相信这是我的画。”

“难道你看不到这画里有你的理想吗？”道连刻薄地说。

“我的理想，像你说的那样……”

“像你过去说的那样。”

“画里没有坏的东西，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对我来说，你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理想。可这是一张色情狂的脸。”

“这是我灵魂的面容。”

“上帝呀！我崇拜的是个什么东西！它有一双魔鬼的眼睛。”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天堂和地狱，巴兹尔，”道连叫道，使劲做了一个绝望的动作。

霍尔华德又转向画像，盯着它看了起来。“我的天哪！要是这是真的，”他大声说，“要是你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那你一定比那些议论你的人所想象的要坏得多！”他又举起灯凑近画布，仔细端详起来。画像的表面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他脱手时的老样子。显然，其恶浊来自内部。某种罪恶的病菌侵入了内在生命，奇怪地加剧了它的活动，渐渐地把画像蚕食掉了，比潮湿的坟墓里尸体的腐烂还要可怕。

霍尔华德的手颤抖着，蜡烛掉进了烛台孔，落到了地板上，火焰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声音，他一脚把它踩灭了。随后他一屁股坐进桌旁那把摇摇晃晃的椅子上，把头埋在手里。

“老天呀，道连，多大的教训！多么可怕的教训！”道连没有回答，但他听得见这年轻人在窗前哭泣。“祈祷吧，道连，快祈祷吧，”他喃喃地说。“小时候大人是怎么教我们说的？‘别把我们引向诱惑。宽恕我们的罪孽。洗涤我们的邪恶。’让我们一起说吧。你高傲自负的祈祷已经应验，你悔过自新的祈祷也会得到应验的。我太崇拜你了，为此而受到了惩罚。你太崇拜自己了，我们都受到了惩罚。”

道连·格雷慢慢地转过身来，一双朦胧的泪眼看着霍尔华德。“太晚了，巴兹尔，”他支吾着。

“永远不晚，道连。让我们跪下吧，看我们是否还记得该祈祷的话来。不是有这样一首诗吗，‘尽管你的罪恶是猩红的，我会把它变得像雪一样洁白’？”

"这种话现在对我已经毫无意义了。"

"嘘！别这么说。你这辈子作的恶已经够多了。我的天哪！你没有看到那该死的东西斜眼看我们吗？"

道连·格雷朝画像瞥了一眼，突然冲着霍尔华德泛起了一种难以控制的仇恨，似乎画布上的形象向他提醒了这种仇恨，并通过狞笑着的嘴，轻声地注进了他的耳朵里。他内心涌动着困兽般的疯狂，厌恶那个坐在桌子旁边的人，超过了平生所厌恶的一切。他狂乱地朝四周看了看。正对面的漆柜上有一样东西在闪光。他的目光落在那东西上。他明白那是什么，一把刀。几天前他拿上来割一根绳子，忘了带下去了。他慢慢地向这把刀走去，经过霍尔华德身边，一到他身后便一把抓过了刀。霍尔华德在椅子上动了一下，好像要站起来。道连向他直冲过去，将这把刀刺进了耳后的大动脉，把头按到了桌子上，对准它一刀刀刺了又刺。

一声透不过气来的呻吟和一个鲜血堵塞喉咙的人恐怖的叫喊。张开的手痉挛地往上伸了三次，在空中挥动着僵硬古怪的手指。道连又向他刺了两刀，霍尔华德没有动弹。什么东西开始流到地板上。道连等了一下，继续把霍尔华德的头往下按。随后把刀子扔在桌上，听听有什么动静。

除了血滴滴答答流在磨光了的地毯上的声音，他什么也没有听到。他开了门，走到了楼梯的平台上。房子里静得出奇。四周无人走动。他附身倚在栏杆上，往下朝沸腾的黑夜窥视。随后取出钥匙，又回到了房间，像刚才那样把自己关在里面。

那东西仍然坐在椅子上，伸长了身子伏在桌上，头低着，背弓着，手又长又怪。要不是颈部血淋淋锯齿状的撕裂，桌上一摊黑色的凝血慢慢地在扩大，你准以为这人睡着了。

这件事干得多利索啊！他觉得出奇地冷静，走到落地窗前，

把它打开，到了外面阳台上。风已经驱散了浓雾，天空像一只巨大的孔雀的尾巴，星星点点布满了无数金色的眼睛。他往下面望去，看见一个警察在巡逻，把手提灯长长的光束投在寂静的居家门户上。一辆徘徊着的马车在角落闪出了一个红点，便消失了。一个女人沿着栏杆爬也似地慢慢走着，一步一个踉跄，肩上的披风猎猎作响。她时时停下步来，往背后窥探着。一次她用沙哑的嗓子唱起歌来。那警察走过去，同她说了些什么。她大笑着摇摇晃晃地走开了。一阵刺骨的风刮过广场。汽灯摇曳着，火焰变成了蓝色。光秃秃的树木来回摇动着铁一样的黑色树枝。道连的身子抖了一下，返回房间，关上了窗子。

他到了门边，转动钥匙开了门。那个被杀的人，他连看都没看一眼。他觉得秘密在于不去考虑这件事情。这幅带给他一切苦恼的致命画像的作者，已经咽了气，那就行了。

随后他想起了那盏灯。这盏灯有些稀罕，摩尔人的工艺，暗色的银子做的，镶嵌着阿拉伯式图案的锃亮的钢，还点缀了粗糙的绿松石。他的仆人会想到这盏灯，并问起它来。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回身从桌上取了灯。他免不了要看到那个死人。那东西一点动静也没有。又长又苍白的手看上去多么可怕！整个人活像一尊可怕的蜡像。

他锁上了门，悄悄地溜下楼来。脚下的木板吱咯作响，仿佛在痛苦地呻吟。他几次停下脚步，等待着。没有动静，除了他的脚步声，一切都杳无声息。

他到了书房，看见了角落里的手提箱和外套。这些东西得找个什么地方藏起来。他打开了护墙板里的一个柜子，平时是用来放伪装品的，现在他把手提箱和外套放了进去。以后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东西烧掉。随后他取出手表来，一看时间是一点四十分。

他坐下开始思考起来。在英国，每年——每月，几乎——都有人因为像他所做的事而上绞刑架。四周弥漫着一种发疯似的谋杀气氛。某颗红星与地球靠得太近了……可是能拿得出什么依据来给他定罪呢？巴兹尔·霍尔华德十一点钟离开了他家，没有人见他又回来过。大多数仆人都在皇家塞尔比庄园。他的侍从已经睡觉……巴黎！不错，巴兹尔是到巴黎去了，乘的是半夜的火车，像他原来打算的那样。凭他那种少言寡语的怪习惯，要等几个月以后别人才会起疑心。几个月！什么东西都可以早就在这之前毁掉。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他穿上毛皮大衣，戴了帽子，到了门廊。在那里他停了一下，听到了外边人行道上一个警察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看到窗玻璃上提灯的反光。他屏住呼吸等待着。

一会儿以后，他开门溜了出去，又轻轻地把门关上。随后开始揿门铃。五分钟后，侍仆出现了，睡眼惺忪，连衣服都没有穿好。

"对不起，叫醒你了，弗兰西斯，"他跨进门时说，"可我忘了带前门的钥匙了。几点钟啦？"

"两点十分，先生，"那人看了看钟，眨了眨眼睛说。

"两点十分啦？这么晚了！明天九点你得叫醒我，我有事儿。"

"好的，先生。"

"今晚有客上门吗？"

"先生，霍尔华德先生来过。他一直等到了十一点钟才走掉去赶火车。"

"哦！很遗憾我没有见到他。他留下什么条子没有？"

"没有，先生。他只不过说，要是在俱乐部找不到你，他会从巴黎给你写信的。"

"行啦，弗兰西斯。别忘了明天九点钟叫我。"

"不会忘的，先生。"

那人趿着拖鞋蹒跚地走下过道。

道连·格雷把帽子和外套扔在桌子上，走进书房。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一刻钟，咬紧嘴唇，动着脑筋。然后他从一个书架上取下了《蓝皮书》，开始翻了起来。"艾伦·坎贝尔，梅菲埃区，赫特福德街一百五十二号"，不错，这就是他要找的人。

第十四章

第二天早晨九点钟，仆人用托盘端进来一杯巧克力，打开了百叶窗。道连睡得很平静，身子往右侧着，一只手枕在脸颊下。他看上去像一个玩耍或学习得累了的孩子。

仆人在他肩上碰了两次他才醒过来。他睁开眼时，嘴唇上漾起了笑容，仿佛刚做了一个好梦。不过他根本就没有做梦，也没有什么愉快或痛苦的幻影搅扰他的夜晚。但是，青春会无缘无故地微笑，这便是其主要魅力所在了。

他转过身，倚在胳膊上喝起巧克力来。十一月温煦的阳光洒进了房间。天空非常明朗，空气里暖洋洋的，几乎像是五月的早晨。

渐渐地，昨夜的事静悄悄地迈着血迹斑斑的脚步，溜进了他的脑子，可怕而清晰地再度展现出来。他忆起所经受的一切痛苦，畏怯了。当初，因为对巴兹尔·霍尔华德怀着奇怪的憎恶，杀掉了坐在椅子上的霍尔华德。现在一时又泛起了这种憎恶感，他的心全冷了。那个死人依然坐在那儿，此刻还沐浴在阳光里。多么可怕！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发生在夜间还行，白天就不行了。

他觉得去细想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就会作呕，或者发疯。某些罪恶的吸引力不在于犯罪的一刹那，而在于事后的记忆。某

些奇怪的得意之情,往往满足了自尊,而不是满足了感情。它激起了理智的愉悦,比带给或能够带给感觉的愉悦要大得多。

钟敲九点半的时候,他摸了摸自己的额头,然后急忙起身,比平时更讲究穿戴打扮,很注意领带和领带别针的选择,不止一次地更换了戒指。他早饭吃了很久,品尝了不同的菜,跟他的贴身男仆谈了给塞尔比庄园的仆人添新制服的事,还看了一遍信件。读了一些信,他微微一笑。有三封信让他讨厌。有一封他看了几遍,随后将它撕碎了,脸上露出几分恼火的表情。"女人的记忆,可怕的东西!"正如亨利勋爵一次所说的那样。

他喝完黑咖啡后,用餐巾慢慢地抹了抹嘴,示意仆人等候吩咐。他走到桌边,坐下来写了两封信,一封放进了口袋,一封交给了贴身男仆。

"把这封信送到赫特福德街一百五十二号去,弗兰西斯。要是坎贝尔先生不在伦敦,那就把他的地址要来。"

一等到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点起了一支烟,开始在纸上画起画来,先画了一朵花和零星的建筑物,然后画了人的脸。突然他发觉他画的每一张脸都酷如巴兹尔·霍尔华德。他皱了皱眉,走到书架旁边,随意抽了一本书,决定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想已经发生的事情。

他伸长身子躺在沙发上,看了一下这本书的封面。这是戈蒂叶的《珐琅和浮雕玉石》,夏邦蒂埃出的日本纸版本,内有雅克马尔的蚀刻版画插图。装帧是橡木色的绿皮封面,由涂金的格子和星星点点的石榴构成的图案。这本书是艾德里安·辛格尔顿送给他的。他一页页地翻着,目光落在咏叹拉斯奈尔[1] 的手

---

① 拉斯奈尔(1800—1836),作恶多端的法国杀人犯,一八三六年被处以绞刑。戈蒂叶以此为题写了蓄意犯罪。作者引用的是诗歌的第二至第三节。

的一首诗上，这只冰冷发黄的手，长着红棕色的毛，“留着罪恶的痕迹”，还有着“农牧神的手指”。他瞥了一眼自己白皙尖尖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把书翻到了抒写可爱的威尼斯的几节——

亚得里亚海中的维纳斯，
在水面上露出白里透红的躯体，
胸部淌下珍珠般的水滴，
背衬着半音节的乐声。

蔚蓝色的碧波掀起了穹隆，
像圆圆的乳房高高耸起，
含着轮廓完美的乐章，
发出爱的叹息。

轻舟泊岸把我留下，
缆绳套到了柱子上，
在粉红色的正门前，
我登上大理石阶梯。

这些诗句多么精妙！读着这样的诗句，你会感到自己似乎也在这个粉红色珍珠般的城市的绿色水道上漂游，坐在舟头涂银、窗帘垂拂的黑色平底船里。在他看来，这些诗句本身就像向里多[1]挺进时船后泛起的深蓝色直线。色彩的闪烁变幻，令他想起那些颈项如闪光的彩虹的鸟儿，它们或是在蜂房般的坎潘尼尔高塔周围飞翔，或是在暗沉沉沾满灰尘的拱门下，气度非凡

---

① 威尼斯附近的一个避暑岛屿。

地大步走着。他半睁半闭着眼睛仰靠在沙发上，一遍一遍顾自吟诵着——

> 在粉红色的正门前，
> 我登上大理石阶梯。

这两行诗句写出了整个威尼斯。他想起了在那儿度过的秋天，想起了那段激发他胡作非为的浪漫爱情。世上到处都有罗曼司。但像牛津一样，威尼斯为罗曼司提供了背景。而对真正的浪漫者来说，背景就是一切，或者几乎就是一切。有一部分时间巴兹尔和他呆在一起，巴兹尔对廷托雷特[①]入了迷。可怜的巴兹尔！死得那么惨！

他叹了一口气，重又拿起书来读，竭力忘掉别的事儿。他读到燕子在士麦那的小咖啡馆飞进飞出，朝圣者坐着数他们的琥珀念珠，缠了头巾的商人吸着长长的带流苏的烟杆，一本正经地相互交谈着；他读到了协和广场的方尖碑[②]流着花岗石眼泪，哀叹自己孤苦伶仃地被放逐到了这个见不到阳光的地方，恨不得返回遍布荷花的炎热的尼罗河去，那里有狮身人面像，有玫瑰一样红的朱鹭，有爪子金黄的白色秃鹫，有眼睛小如绿玉的鳄鱼在蒸腾的绿色泥潭中爬行。他开始思索那些诗句，如何从留着亲吻的痕迹的大理石那儿获得旋律，诉说着被戈蒂叶比作女低音歌手、“迷人的怪物”的珍奇雕像的故事，这座雕像如今蹲在卢浮宫的红紫石大厅里。但没有多久，那本书从他手上掉下来了。他紧张不安起来，感到了一阵强烈的恐惧。要是艾伦·坎贝尔出国去了怎么办？等他回来又得好几天了。他也可能拒绝来。真

---

① 廷托雷特（1518—1594），威尼斯著名画家。

② 实为一整块红花岗石，高七十五英尺，公元前十三世纪立于埃及，一八三一年赠送给法国。

要是那样该怎么办呢？每时每刻都是至关重要的。

五年前，他们是莫逆之交，几乎是形影不离的。后来这种亲密关系突然中止了。现在两人在社交场合见面，只有道连·格雷还朝他笑笑，艾伦·坎贝尔毫无表情。

艾伦·坎贝尔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年轻人，但不大懂视觉艺术，对诗歌的一点点美感，完全是从道连·格雷那儿转手来的。学术上他倾心于科学。就读于剑桥时，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泡在实验室里。在他那个年级的自然科学优等生考试中，他成绩出众。其实现在他仍致力于化学研究，自己还有一个实验室，成天关在里面，弄得他母亲很生气。因为她一心要他去竞选议员，并隐隐约约觉得化学家是一个调制方剂的人。然而他又很擅长音乐，小提琴和钢琴玩得比大多数业余琴手好。事实上，起初是音乐使他和道连·格雷结识的，应该说音乐以及道连·格雷身上难以描摹的魅力。这种魅力道连似乎能随意显示，而实际上常常是出自无意的流露。他们是在鲁宾斯坦① 演出的那一夜，在伯克希尔夫人家里相遇的。从那以后，在歌剧院，或者只要有好音乐上演，两人总是形影不离。他们亲密无间的关系持续了一年半。坎贝尔老是上塞尔比庄园或是格罗斯维纳广场道连家里。他跟其他人的感觉一样，道连·格雷代表生活中一切美好诱人的东西。谁都不知道两人之间是否发生过口角，反正旁人突然议论说，他们见面时很少说话了，而且聚会中只要道连·格雷在场，坎贝尔便似乎往往早走。坎贝尔的性格也变了，有时候出奇地忧郁，连音乐都几乎不爱听了，琴已根本不弹。有人请他时，他便托辞说忙于科学实验，没空操琴。这当然也是事实。每天他似乎更对生物感兴趣，有一两次他的大名还出现在某些科学杂

---

① 鲁宾斯坦(1830—1894)，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家，以艺术风格的浪漫著称。

志上，跟某些稀奇古怪的实验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道连·格雷苦苦等待的人。道连一刻不停地看表。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他心里焦急万分。他终于起立，在房间里来回踱起步来，好像一只漂亮的笼中鸟。他悄悄踩着大步，手冷得出奇。

这事那么悬着，他实在难以忍受。他觉得时间仿佛拖着铅一样的脚步爬行着，而他自己，却已被阵阵狂风刮到了黑色悬崖崎岖的边缘。他明白，那儿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实际上他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他哆嗦着用湿润的手揉着发烫的眼睑，仿佛要剥夺大脑的视力，把眼珠压进眼孔去。但是那毫无用处。大脑有着自己赖以为生的食品。想象，如同受痛苦折磨的活物，被恐怖弄得奇形怪状，像一个肮脏的木偶那样在架子上跳舞，透过活动的面具咧开嘴笑着。然后，他觉得时间突然停止了。不错，那个盲目而呼吸缓慢的东西已不再爬行。时间一旦死去，种种可怕的想法便生龙活虎地在眼前奔跑起来，从坟墓里拖出可怖的未来给道连看。道连瞪了一眼，吓得呆呆地像一块石头。

终于，门开了，进来的是他仆人。道连呆滞的目光转向了他。

"坎贝尔先生到了，先生，"仆人说。

他干枯的嘴唇松了口气，脸颊又有了血色。

"叫他马上进来，弗兰西斯。"他觉得自己恢复了镇静，胆怯心理一扫而光。

仆人鞠了一躬，退了出去。不一会，艾伦·坎贝尔进来了，脸色严厉而苍白，煤一般黑的头发和乌黑的眉毛，使他的脸显得更没有血色了。

"艾伦！这太好啦，多谢你来了。"

"我本想从此不上你家了，格雷。可是你说这是生死攸关的

大事。"他的语气生硬而冷淡，说话很慢，也很审慎，镇定的目光带着蔑视在道连脸上搜索着。他的手始终插在羊毛外套里，他似乎也没有会意道连表示欢迎的手势。

"是的，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艾伦，而且不止对一个人。坐吧。"

坎贝尔在桌旁坐了下来，道连坐在他对面。两人的目光相遇，道连的眼神里露出无限的怜悯，他知道自己要干的，是件极其可怕的事情。

一阵紧张的沉默之后，道连凑过脸去，非常镇静地开始说话了，注视着他叫来的这个人对每一句话的反应。艾伦，在这幢房子的顶楼，有一个锁着的房间，除了我没有人进去过。房间里有一个死人，坐在桌子旁边。他死掉已经十个小时了。别动，也别那么看我。这人是谁，为什么死的，怎样死的，不关你的事。你要做的是——"

"住嘴，格雷。我不想再知道什么了。你告诉我的是真是假跟我没有关系。我断然拒绝同你搅在一起。把你那些可怕的秘密留给你自己吧，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艾伦，这些秘密你得感兴趣，尤其是这个秘密。我很为你感到遗憾，艾伦，但也出于无奈。只有你能救我。我是被迫把你拖进来的，我毫无选择。艾伦，你是搞科学的，知道化学这一类东西，还做过实验。你只要把楼上那个东西毁掉就可以了，彻底毁掉，不留痕迹。没有人见过他进这间房子，事实上此刻他应该在巴黎呢。几个月之内人家不会想起他来。等想起来时他已经无迹可寻了。你，艾伦，必须把他和他的随身物品变成一把灰，让我把他撒到空中去。"

"你疯啦，道连。"

"啊！我正等着你叫我道连呢？"

"你疯了。我告诉你，你真是发疯啦，以为我会帮你什么忙，作了那么可怕的自白。不管这是什么事，反正与我无关。你想我会拿自己的名誉去冒险吗？你干的鬼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是自杀的，艾伦。"

"那很好。可是谁逼得他自杀的？我想是你。"

"你还是拒绝替我干吗？"

"当然拒绝。我绝对不会卷进去。我也不在乎你会蒙受怎样的耻辱。你活该。我不会因为你受辱，当众受辱，而觉得难过。世上那么多人，你怎么不找，却胆大包天把我搅到这恐怖事件中去？我原以为你对人的性格知道得还要多些。你的朋友亨利·沃顿勋爵尽管教了你别的东西，却并没有怎么教你如何了解别人的心理。我绝对不会动一个手指来帮你忙，你找错人了。找你朋友去吧，别来烦我。"

"艾伦，他是给人杀掉的。我杀了他。你不知道他使我有多痛苦。且不谈我过的生活如何，但以造就或破坏这种生活而言，他起的作用比可怜的哈利要大得多。可能他不是故意的，但结果都一样。"

"谋杀！我的天哪！道连，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不会去告发。这不关我的事。此外，我不来搅弄，你也肯定会给抓起来的，要犯罪总要露馅。但我不想卷进去。"

"你一定得卷进来。慢着，你等一下。你听我说，光是听，艾伦。我求你的不过是做一个科学实验。就譬如你上医院和停尸房，在那儿干了可怕的事，心理上会丝毫不受影响。在某个可怕的解剖室，或者发出恶臭的实验室，你发现这个人躺在铅灰色的台子上，红色的内脏已经挖出来使血液流通，你只会把它看作一个很好的实验品，心里一点也不怕。你不会相信自己在做什么坏事。恰恰相反，你也许会觉得你在从事有益于人类的事情，或

是在增进世人的知识，或是满足学者的好奇，或是诸如此类的东西。我要你干的不过是你以前做过的事情。说实在，毁掉一具尸体决没有你的常规工作可怕。而且，你得记住，这是我的惟一一件罪证。要是被发现了，那我也完了。而你不帮忙是肯定要给发现的。"

"我不想帮你忙，你还是丢掉这份心吧。对整件事情我根本不感兴趣。这不关我事儿。"

"艾伦，我求你啦。想想我的处境吧。你来之前我吓得差一点昏倒。将来你也会尝到恐怖的滋味的。不，别去朝那里想了。干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吧。你不会问你做实验的尸体是哪儿来的，现在也别问。事实上我已经同你说得太多了。可我求你干了。我们曾经是朋友，艾伦。"

"不要提过去的日子了，道连。那些日子已经死去。"

"有时候死掉的东西迟迟不肯消失。楼上那人不会走掉。他垂着头，伸着手，坐在桌子旁边。艾伦！艾伦！你不帮忙我就完蛋了。哎呀，他们会绞死我。艾伦！难道你还不明白？他们会因为我干的事把我绞死。"

"这场戏再拖下去没有什么好处，这件事，我断然拒绝插手。你疯啦，求到我头上来了。"

"你拒绝了？"

"不错。"

"我求你了，艾伦。"

"求也没有用。"

道连·格雷的眼睛里又露出了怜悯的表情，随后他伸手拿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些什么，并看了两遍，仔细折好，把纸条推了过去。接着，他站了起来，走到窗前。

坎贝尔惊奇地瞧着他，拿起纸条，将它打开。细细一看，脸

色死白，倒在了椅子上。他感到一阵可怕的恶心，只觉得仿佛心脏在一个空洞中乱跳，马上就要衰竭而死了。

两三分钟可怕的沉默之后，道连转过身来，站在艾伦的背后，把手搭在他肩上。

"我为你感到遗憾，艾伦，"他低声说，"可是你逼得我走投无路了。我已经写好了一封信。这就是。你看到信封上的地址了吧。要是你不帮忙，那我只好寄出去了。不帮忙，我就寄。你知道后果会怎样。但是你会帮我的，现在你不可能拒绝了。我本想饶了你，承认这一点你才没有冤枉我。可是你态度严厉，说话苛刻，出口伤人。谁都不敢这么对待我，无论哪个活着的人。这一切我都忍了。现在得由我提条件了。"

坎贝尔把头埋在手里，身子一阵哆嗦。

"不错，该轮到我提条件了，艾伦。你知道是什么条件。事情很简单。过来吧，别弄得自己像发烧似的。事情就该做，大胆去干吧。"

坎贝尔呻吟了一下，浑身发起抖来。他觉得壁炉上时钟的滴答声，仿佛把时间切分成了细微的痛苦，每一丝痛苦都激烈得难以忍受；仿佛额头上套了个铁圈慢慢地在抽紧；仿佛威胁着他的耻辱已经降临到他头上。搭在他肩上的那只手重得像铅一样，似乎要把他压碎。

"来吧，艾伦，你得当机立断。"

"我不能干，"他机械地说，仿佛话语能改变事情。

"一定得干。你没有选择了，别耽误时间。"

他犹豫了一下。"楼上有火炉吗？"

"有的，有一个带石棉罩的煤气火炉。"

"我得回家从实验室拿些东西。"

"不行，艾伦，你不能离开这所房子。把你需要的东西写在

纸条上，让我的仆人叫辆车子把东西拿来给你。"

坎贝尔草草写了几行字，用吸墨器将它吸干，在信封上写了他助手的名字和地址。道连拿起条子，仔细看了看。随后打了铃，把它交给贴身侍从，吩咐他快去快回，把东西随身带来。

门厅的门关上时，坎贝尔不安地惊跳起来。他离开椅子，走到壁炉架前，像打摆子似地簌簌地抖着。差不多有二十分钟，谁都没有开口。一只苍蝇在房间里嗡嗡转着，时钟滴答滴答响着，像是榔头在敲打。

钟敲一点的时候，坎贝尔转过身来，看着道连·格雷，见他眼里都是泪水。他伤心的脸上某种清纯之气使坎贝尔很愤怒。"你真无耻，无耻透顶！"他咕哝着。

"嘘，艾伦，你救了我的命，"道连说。

"你的命？天哪！那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呀？你一步步走向堕落，而现在已经登峰造极，竟犯了罪。我干我将要干的事，你强迫我干的事，考虑的不是为救你的命。"

"啊，艾伦，"道连叹息着低声说，"但愿你对我的怜悯，有我对你的千分之一。"他一面说，一面转过身去，望着花园。坎贝尔没有回答。

大约十分钟后，敲门声响了，进来的是取东西回来的仆人。他提着一大红木箱子化学药品，一长卷钢铂丝和两个形状很怪的钳子。

"我把东西都放在这儿吗，先生？"他问坎贝尔。

"好的，"道连说。"弗兰西斯，恐怕我还有个差使要让你干。那个供应塞尔比庄园兰花的里奇蒙人叫什么名字？"

"叫哈登，先生。"

"不错，叫哈登。你得立即上里奇蒙，亲自去见哈登，让他送兰花来，数量是我预订的两倍。白兰花尽量少送，说实在，一盆

也不要。今天天气很好，弗兰西斯，里奇蒙又很美，不然我是不会麻烦你的。”

“一点也不麻烦，先生。我什么时候得赶回来呢？”

道连看了一下坎贝尔。“你的实验要多久，艾伦？”他若无其事地问道。第三者在场使他平添了勇气。

坎贝尔皱起眉头，咬着嘴唇。“需要五个小时左右。”他答道。

“要是你七点半回来，时间还是足够的，弗兰西斯。或者就在哪儿过夜。把我要穿的衣服拿出来就行了，晚上你可以自由支配。我不在家里吃饭，所以用不着你。”

“谢谢，先生，”那人说着离开了房间。

“好吧，艾伦，这事刻不容缓。这箱子真重！我来替你拿吧。你拿别的东西。”他说得很快，用的是命令口吻。坎贝尔觉得自己已受制于他了。两人一起离开了房间。

他们到了楼梯顶上，道连拿出钥匙开门。随后他停了下来，眼里露出不安的神色。他打了个哆嗦。“我想我不能进去，艾伦，”他低声说。

“我不在乎，反正也不需要你，”坎贝尔冷冷地说。

道连把门才开了一半，便看见画像在阳光下斜眼瞅着。撕下的帘子落在画像前的地板上。他想起前一天晚上有生以来第一次忘了把致命的画布遮盖起来了，正要冲上前去，却打了个寒战，退了回来。

画像的一只手上出现了湿漉漉、亮闪闪的红色露水，仿佛画布淌着血汗，那讨厌的露水究竟是什么呢？它多么可怕！一时间，他觉得这比趴在桌子上的那个无声的东西还要可怕。那东西奇怪扭曲的影子落在血迹斑驳的地板上，说明它没有动弹，像他离开时一样依然在那儿。

他深深地透了口气，把门开得更大了些。他半闭着眼睛，扭着头急步走进房间，决计不看一眼死人。随后他俯身拣起紫金色的帘子，一下子扔过去盖住了画像。

在那儿，他停住不动了，不敢回头。但是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盯着面前的复杂景象。他听见坎贝尔把笨重的箱子、铁钳子和这可怖的活儿所需的其他物品拿进房间。他开始想象，要是艾伦·坎贝尔和巴兹尔·霍尔华德曾见过面，彼此对对方会有什么想法呢？

"现在你走吧，"他身后响起了一个严厉的声音。

他转身急急地走了出去，因为他知道那死人已经被推回到椅子上，坎贝尔正瞪着那张蜡黄闪亮的脸。下楼的时候他听见钥匙在锁孔转动的声音。

坎贝尔回到书房的时候已早就过了七点。他脸色苍白，却镇静到了极点。"你要我做的事我已经做好了，"他咕哝着。"好吧，再见了。让我们永远不再见面。"

"你已经救了我，免得我遭殃，艾伦。我不会忘记，"道连没有多说。

坎贝尔一走他便上了楼。房间里有一股可怕的硝酸气味，但坐在桌子旁边的那个东西不见了。

第 十 五 章

那天晚上八点半，道连·格雷穿着考究，胸前还别了一大串帕尔马紫罗兰，被哈着腰的仆人请进了纳尔巴勒夫人的客厅。因为极度的紧张，他的额头悸动着。他觉得兴奋异常。但他俯身去吻女主人的手时，他的举止跟平日一样从容和高雅。也许

人从来不像演戏时显得那么从容。那天晚上见过道连·格雷的人，都不会相信他经历了一场悲剧，其可怕程度不亚于我们时代的任何悲剧。那些纤纤细指，决不可能抓起一把刀来去犯罪；那笑容可掬的嘴唇，也不会大叫上帝祈求宽恕的。道连也不能不为自己镇定自若的举动感到惊奇。对这种双重的生活，他一时有说不出的愉快。

这是一个很小的聚会，是纳尔巴勒夫人匆匆忙忙凑合起来的。纳尔巴勒夫人极为聪明，有一种亨利勋爵所说的"非凡的丑恶"之遗风。事实证明，她是我们一个十分乏味的大使的好妻子。她把丈夫妥善埋葬在由她亲自设计的大理石陵墓里，把女儿一个个嫁给上了年纪的有钱人，现在自己便津津乐道于法国小说、法国烹饪和所能弄到的法国妙语。

道连是她特别喜欢的人之一。她常对道连说，她极其高兴，年轻的时候没有碰上他。"我知道，亲爱的，我会发疯似的爱上你的，"她总是这么说，"为了你，我会把帽子扔过磨坊[①]，幸亏那时候没有想到你。实际上我们的帽子很不合适，而那磨坊又忙于招风，结果我一次调情的机会都没有。不过那都怪纳尔巴勒，他眼睛近视得厉害，欺骗一个什么都看不见的丈夫，并没有任何乐趣。"

当晚的客人都有些乏味。纳尔巴勒夫人用一把陈旧的扇子遮着脸向道连解释说，她的一个女儿突然上门来住宿，更糟的是还带了丈夫一起来。"我认为她很不体谅，亲爱的，"她耳语道。"当然，每年夏天我从霍姆堡[②] 回来后都呆在他们那儿，可是像我这样的老太婆，有时候总得吸些新鲜空气。另外我也真要让

---

① "把帽子扔过磨坊"，法国成语，意为不怕别人议论。

② 德国的一个温泉避暑地，在法兰克福附近。

他们清醒清醒。你不知道他们在那儿过的是什么日子，道地的乡下生活。他们很早就起床，因为有那么多活儿要干；很早就上床，因为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少。自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来，邻里间没有一句流言飞语，结果一吃完晚饭就都睡着了。他们两人旁边，你都不要坐。你就同我坐在一起，逗我开心吧。"

道连很有风度地轻声恭维了一下，便朝客厅四周看了看。不错，这确实是一个乏味的聚会。有两位，他从来没有见过。其他宾客中有欧内斯特·哈登，一个中年的庸人，在伦敦俱乐部里随处可见，这种人虽然没有仇敌，但朋友们都绝对讨厌；罗克斯顿夫人，一个穿着过分的女人，四十七岁，长着鹰勾鼻，竭力想败坏自己的名声，但因为长相实在太平庸，没有人会相信任何一句说她的坏话，令她非常失望；厄利尼太太，一个雄心勃勃的小人物，头发褐红色，说话口齿不清很好笑；艾丽斯·查普曼夫人，女主人的女儿，邋里邋遢，呆头呆脑，长着那种一见就忘的典型英国人的脸；艾丽斯的丈夫，一个红脸膛上长着白络腮胡子的家伙，像他那个阶级的很多人一样，以为无节制的取乐可以弥补思想的贫乏。

道连觉得上这儿来有些遗憾。这时，纳尔巴勒夫人看了一眼趴在紫红色丝绒衬着的壁炉架上、华丽的曲线状镀金台钟，大声叫道："亨利·沃登真糟糕，那么晚了还没有来！今天早上我派人上他那儿碰碰运气，他一口答应不使我失望。"

哈利要来，对他倒也是一种安慰。门开的时候，只听见他慢悠悠的音乐似的嗓音，为没有诚意的道歉增添了魅力。这时，道连不再感到乏味了。

但晚宴上他什么都不想吃，一碟碟菜一口未尝就让端走，弄得纳尔巴勒夫人不住地怪他，说是"对可怜的阿道夫的侮辱，他的菜单是特地为你设计的"。亨利勋爵隔着桌子不时地看他，对

他一声不吭、心不在焉的样子感到奇怪。男仆不断地给道连的杯子斟满香槟，他都一饮而尽，而酒瘾似乎有增无减。

“道连，”在传递蘸肉的乳汁时，亨利勋爵终于开口了。“今天晚上你怎么啦？你神思恍惚。”

“想必是爱上谁了，”纳尔巴勒夫人大声说，“而他又不敢告诉我，怕我吃醋。他没有错，我肯定要吃醋。”

“亲爱的纳尔巴勒夫人，”道连微笑着低声说，“我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有跟谁相爱了，事实上，打从费洛尔夫人离开伦敦以后就没有过。”

“你们男人怎么会爱上这样的女人！”这位上了年纪的女人惊叫道。“我实在不能理解。”

“那纯粹是因为她还记得你姑娘时的情景，纳尔巴勒夫人，”亨利勋爵说。“她是我们和你的短上衣之间惟一的联系。”

“她根本不记得我的短上衣，亨利勋爵。不过我清楚地记得二十年前她在维也纳的样子，那时她穿得多露！”

“她现在也穿得很露，”亨利勋爵回答，长长的手指抓了一个橄榄，“她穿上漂亮的睡袍时很像豪华本蹩脚法国小说。她真了不起，老是让人惊叹不已。她很重家庭亲情，第三个丈夫去世的时候，伤心得头发都发黄了。”

“你怎么能这样讲呢，哈利！”道连叫道。

“那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解释，”女主人大笑道。“不过，她的第三任丈夫，亨利勋爵！你该不会说费洛尔是第四任丈夫吧？”

“当然是第四任啦，纳尔巴勒夫人。”

“我绝对不信。”

“好吧，问问格雷先生吧，他是费洛尔夫人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真有这回事，格雷先生？”

"她确实那么告诉我的，纳尔巴勒夫人，"道连说。"我问她是不是像玛格丽特·德·那瓦尔那样，把每个丈夫的心涂上防腐剂，挂在腰带上。她告诉我说没有，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心。"

"四个丈夫！我敢担保，一定是太多情了。"

"太胆大了，我对她说，"道连回答。

"呵！她什么都敢干，亲爱的。费洛尔怎么样？我不认识他。"

"绝色女人的丈夫都属于犯罪阶级，"亨利勋爵呷了一口酒说。

纳尔巴勒夫人用扇子碰了碰他。"亨利勋爵，难怪世人都说你坏透了。"

"不过，要看是哪个世界的人说的？"亨利勋爵扬了扬眉毛说。"那只能是来世的人，我跟这个世界相处得很好。"

"我认识的人都说你坏，"这位年老的夫人摇了摇头叫道。

亨利勋爵一时看上去一本正经。"那实在可怕，"他终于说，"如今的人到处在背后说人坏话，但那些话绝对真实。"

"他这人不是无可救药了吗？"道连在椅子上往前凑了凑身子说。

"那也好，"女主人大笑着说。"不过，要是你们大家崇拜德·费洛尔夫人，都到了这么可笑的地步，我倒真的该再结婚，赶上潮流呢。"

"你永远不会再婚了，纳尔巴勒夫人，"亨利勋爵插嘴道。"因为你太愉快了。女人再婚是因为讨厌第一个丈夫。男人再婚是因为爱第一个妻子。女人是要碰碰运气，男人是要冒冒险。"

"纳尔巴勒不是十全十美的，"老夫人叫道。

"要是他十全十美，你就不会爱他了，亲爱的夫人，"亨利勋

爵反驳道。“我们有缺陷女人才爱我们。要是缺陷很多，她们就什么都能原谅，甚至包括才智。我说了这些话，恐怕你再也不会邀请我吃饭了，纳尔巴勒夫人，但这是事实。”

“当然是事实，亨利勋爵。要不是我们女人看了你们有缺陷才爱你们，你们男人都会怎样了呢？你们谁都结不了婚，成了一群不幸的光棍汉。不过，就是那样，你们也变不了多少。如今结了婚的人都过着光棍的日子，而光棍们过的却是成家的人的日子。”

“这就是世纪末，”亨利勋爵低语道。

“是世界的末日，”女主人回答。

“但愿是世界的末日，”道连叹了口气说。“生活是一种极大的失望。”

“啊，亲爱的，”纳尔巴勒夫人叫道，戴上了手套。“别告诉我你的生活枯竭了。有人说这话的时候，你就知道生活使他枯竭了。亨利勋爵可真坏，有时候我也希望能像他那样。但你是块好料——你看上去真好，我得给你找个好妻子。亨利勋爵，你不认为格雷先生该成家了吗？”

“我一直这么跟他说的，纳尔巴勒夫人，”亨利勋爵点了点头说。

“行呵，我们得为他找个门当户对的。我今晚就去仔细翻一翻德布利特编的贵族名录，把所有合格的年轻女士都列出一张名单来。”

“把年龄也列上吗，纳尔巴勒夫人？”道连问。

“当然也列上，稍稍编辑一下。这事可不能草率匆忙。我要这桩婚姻男女相配，就像《早报》上说的那样，双方都很幸福。”

“人们谈论幸福婚姻，其实都是胡说八道！”亨利勋爵叫道。“一个男人只要不爱女人，就能跟女人相处得很愉快。”

"啊！你真是个玩世不恭的人！"老夫人叫道，往后推了推椅子，向鲁克斯顿夫人点了点头。"你得快点再来跟我一起吃饭。你确实是一帖特好的补药，比安德鲁爵士开的要好得多。不过你得告诉我，想见些什么人，我希望办成一个愉快的聚会。"

"我喜欢前程远大的男人和身世复杂的女人，"他回答。"不过这样一来，你认为会变成女人的一统天下吗？"

"恐怕会这样，"她站起来，大笑着说。"实在对不起，亲爱的鲁克斯顿夫人，"她补充了一句，"我没有看到你还在吸烟呢。"

"没有关系，纳尔巴勒夫人。我吸得太多了，今后可要节制一下了。"

"请别这样，鲁克斯顿夫人，"亨利勋爵说。"节制是最不幸的，适量像一顿普通的饭菜那么糟糕，过度才像一席盛筵那么尽兴。"

鲁克斯顿夫人不解地看着他。"哪一天下午，你得过来给我解释解释，亨利勋爵。这套理论听来还很吸引人，"她大模大样走出房间时小声说。

"嗨，你们可别老是在那儿高谈政治，传播丑闻，"纳尔巴勒夫人在门边叫道。"要不，我们在楼上可要吵起来了。"

男人们哈哈大笑。查普曼先生从餐桌的下方严肃地站了起来，移到了上方。道连·格雷换了位置，过去跟亨利勋爵坐在一起。查普曼先生开始大着嗓门，谈论起下议院的状况来，嘲笑他的政敌。在爆发笑声的间隙，不时出现"教条主义"这个在英国人头脑中充满恐惧的字眼。还用了一个押头韵的前缀，演讲的一种修辞手段。他在思想的尖顶升起了英国国旗，把英国民族传承下来的愚钝，兴致勃勃地称之为"英国常识"，当作上流社会的可靠支柱。

亨利勋爵的嘴角浮起了笑容。他回过头来，看着道连。

"你好些了吗，我的好兄弟？"他问道。"吃饭时你好像有些不舒服。"

"我很好，哈利。只不过累了。"

"昨天晚上你真可爱。那位小小的公爵夫人可被你给迷住了。她告诉我要拜访塞尔比庄园。"

"她已经答应二十日来。"

"蒙茂斯也来吗？"

"呵，是的，哈利。"

"他让我讨厌透了，几乎一样让公爵夫人讨厌。她很聪明，对一个女人来说，聪明过头了。她缺少一种不可捉摸的缺陷美。金铸的像之所以可贵，是因为有一双泥足。她的脚虽然很美，却不是泥塑的。你不妨称之为雪白的瓷脚，经过烈火的烧制，凡火不能焚毁的就变硬了。她已经饱经世故。"

"她结婚多久了？"道连问。

"她告诉我说是好久好久了。根据贵族名录，我想是十年。但是跟蒙茂斯过日子，十年想必等于一世，还把时间都赔进去了。还有谁来？"

"呵，威洛比夫妇、拉格比爵士和夫人、这儿的女主人和杰弗里·克劳斯顿，还是往常那批人。我还请了格罗特里安爵士。"

"我喜欢他，"亨利勋爵说。"很多人不喜欢，不过我觉得他很不错。他偶尔穿戴过分，但所受教育绰绰有余，弥补了这个缺陷。他很现代。"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来，哈利。他可能得跟他父亲上蒙特卡罗去。"

"啊呀，人的亲属真讨厌！想办法让他来。顺便说一下，道连，昨天夜里你很早就走了。你是十一点离开的，后来你干什么去了？是不是直接回家去了？"

道连慌忙瞥了他一眼，皱起了眉头。“没有，哈利，”他终于说，“我三点钟才回家。”

“你上俱乐部去了吗?”

“是的，”他回答，随后咬起嘴唇来。“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有上俱乐部。我闲逛着。我忘记自己干什么了……你真爱打听人家的事，哈利！你总是想知道人家在干什么。而我老是要忘记自己在干什么。如果你希望知道确切时间的话，那我是两点半跨进家门的。我把前门的钥匙忘在家里了，不得不让仆人来开门。要是你需要确凿证据的话，可以去问他。”

亨利勋爵耸了耸肩。“老弟，好像我很在乎似的。我们到上面客厅去吧。不，给我雪利酒，查普曼先生。你出了什么事了，道连。告诉我什么事，道连。今晚你不大正常。”

“别管我了，哈利。我很烦躁，脾气不好。明天，或者后天，我来看你。替我找个借口，跟纳尔巴勒夫人说一下，我不上楼了。我回家去了，我必须回家。”

“行呀，道连。明天喝茶时间再见。公爵夫人也要来。”

“我尽量到，哈利，”他说着走出了房间。他驱车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意识到那种他认为已经扼制住的恐怖感又恢复了。亨利勋爵不过随便问问，他却一时失去了镇静，而他需要镇静。有危险的东西必须毁掉。他缩了回来，一想到要碰那些东西，他便感到讨厌。

可是又不得不干。这，他非常明白。他锁上了书房门，打开了塞着巴兹尔·霍尔华德的外套和手提箱的秘密柜子。火烧得很旺，他又往里加了块木头。烧焦的衣服和燃烧的皮件气味很难闻。他花了三刻钟才把所有的东西都烧光。末了，他头发晕，想呕吐，于是便在一个打了洞的铜火盆里点起了阿尔及利亚香锭，又用带有麝香气味的凉醋洗了手和前额。

他蓦地一惊，眼睛出奇地发亮了，不安地咬起上嘴唇来。在两扇窗户之间，放着一个佛罗伦萨产的乌檀木大柜子，上面镶嵌着象牙和天青石。他瞧着这柜子，仿佛那东西既有诱惑力而又令人胆寒，仿佛那里面放着他所企盼而又近乎厌恶的东西。他的呼吸加快了，心里涌起了一种疯狂的欲望。他点了支香烟，随后又把它扔掉了。他的眼睑下垂，长长的流苏似的眼睫毛几乎碰到了脸颊。但他依然盯着这柜子。最后终于从躺着的沙发上起来，走过去用钥匙开了柜子，碰了碰一个隐蔽的弹簧。一个三角形抽屉慢慢地退了出来。他的手指本能地伸过去，摸到里面，抓住了什么东西。这是一个黑漆镏金的中国小盒，做得非常精致，两边是曲线形波浪图案，丝线上挂着几个圆圆的水晶球和金属丝编成的辫形流苏。他打开了盒子，里面是一个绿色的面团样的东西，上过蜡似的很有光泽，奇怪的是，气味很浓，而且经久不散。

他犹豫了一会，脸上浮起了呆得出奇的笑容。随后，尽管房间里热得要命，他还是打着哆嗦站了起来，看了看钟。时间是十一点四十分。他把盒子放回去，关上柜子的门，进了卧室。

铜钟在幽暗的夜空敲响子夜的钟声时，道连·格雷穿得普普通通，脖子上围了块围巾，悄悄地溜出了门。在邦特街看到了一辆马车，由一匹好马拉着。他招呼了车夫，并小声地把一个地址塞给他。

那人摇了摇头。“那地方太远了，”他咕哝着。

“这一金镑给你，”道连说。“跑得快再加一金镑。”

“好，先生，”那人回答，“一小时内把你送到。”车夫放好车钱，掉转马头，朝河的方向疾驰而去。

第十六章

天空开始下起了冷雨。在滴答的浓雾中，街灯看上去犹如幢幢鬼影。酒店正在打烊，一群男女聚在门外，零零落落，人影模糊。有些酒吧里传出了刺耳的笑声；另一些酒吧里，酒鬼们吵吵嚷嚷，大声尖叫。

道连·格雷仰靠在马车上，帽子低低地压着前额，双目无神地注视着这个大城市的耻辱，不时自言自语重复着亨利勋爵第一天同他见面时说的话，“用感官治疗灵魂，用灵魂治疗感官。”不错，这就是秘密。他试过多次，现在又要试了。鸦片窝可以让你买得遗忘，恐怖窝可以用疯狂的新罪，摧毁旧恶的记忆。

月亮像一个黄黄的头骨，低低地悬挂在天空。一块奇形怪状的云，不时伸出长长的胳膊，把月亮遮住。越是往前，汽灯就越少，街道也越来越窄，越来越暗。有一回车夫还迷了路，不得不折回半英里。马踩着水潭，溅起泥浆，身上直冒热气。马车两边的窗子上，蒙上了法兰绒般的雾气。

“用感官治疗灵魂，用灵魂治疗感官！”这些话不住地在他耳边回响！他的灵魂自然已病入膏肓。感官真的治得了它吗？无辜的血已经流了。用什么来弥补呢？啊！已经无法弥补了。不过，尽管不可能得到宽恕了，但忘却还是可能的。他决计把过去抹掉，像砸烂咬了人的蝰蛇一样把它碾碎。说真的，巴兹尔有什么资格这样同他说话？谁给了他法官的权利去审判别人？他说的话那么可怕，那么耸人听闻，实在不堪忍受。

马车吃力地往前赶路，越来越慢，他觉得似乎走一步慢一步了。他掀起活板门，叫车夫驶快些。可怕的鸦片瘾啮噬着他。

喉咙里像火烧一样，娇嫩的双手焦躁不安地抽动着。他用手杖发疯似地抽打起马来。车夫大笑着加了几鞭。他报之以笑声，车夫沉默了。

路似乎没有尽头。街道像是一只爬动的蜘蛛编织的黑色蛛网。那种单调令人难以忍受。雾越来越浓，他有些害怕了。

后来他们路过一个偏僻的制砖场。这儿的雾要小些，看得见奇怪的瓶子状的窑洞，蹿着橘黄色的扇形火舌。一条狗在他们经过时叫了起来。马在一个小沟里绊了一下，往旁边歪了歪，开始奔跑起来。

不一会儿，他们离开了泥路，又在高低不平的街道上跑了起来。大多数窗子一片漆黑，在点着灯的房间里，百叶窗上映着奇奇怪怪的剪影，动来动去，打着手势，活像拴着线的木偶，道连好奇地注视着。他讨厌这些人，心里生着闷气。车子拐弯的时候，一个女人开着门朝他们骂骂咧咧，两个男子在马车后面追赶了大约一百码，车夫用马鞭揍他们。

据说激烈的情绪会使人的思路兜圈子。确实，道连·格雷咬着的嘴唇讨厌地重复着有关灵魂和感官的微妙字眼，直到自己的情绪在这些字眼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而且在理智的应允下，他为这种激烈的情绪找到了正当理由。不然，他的脾气会仍然受情绪所支配。在他的脑细胞里潜伏着一个想法；生的强烈欲望——人类的欲望中最可怕的一个，使他每一根颤抖的神经纤维都活跃起来。丑恶曾一度令他讨厌，因为丑恶给人一种真实感。而现在却因其真实，反觉得可爱了。丑恶是惟一的真实。粗暴的争吵、可恶的鸦片窝、混乱的生活中赤裸裸的暴力、小偷和流浪汉的肮脏生活，就其给人的强烈真实的印象而言，要比一切优美的艺术形象和梦幻般的歌生动得多。这些正是他为了忘却所需要的。三天以后他就会无忧无虑了。

突然车夫猛地一煞车，车子在一条黑漆漆的巷子顶头停了下来。在低矮的房顶和参差林立的烟囱上方，冒出了船只的黑色桅杆。一团团白雾，像鬼影似的船帆，停留在院子里。

"大概就是这儿了，先生，是不是？"车夫透过活动的车门，声音沙哑地问道。

道连吃了一惊，偷偷地往四周瞧了瞧。"行啦，"他回答，急忙跳下车来，守信给了车夫额外的车钱，便疾步朝码头方向走去。一艘大商船的船尾，一盏盏灯火闪烁。光影在一个个水潭中摇曳着化成了碎片。一条生火待发的汽轮，冒出了红红的火光。泥泞的人行道，看上去像一块湿了的防水布。

他匆匆朝左边走去，不时回过头来，看看有没有人跟踪。大约七八分钟以后，他到了一间破败的小屋，夹在两个荒芜的工厂之间。他停了下来，用特殊的方式敲了敲门。

一会儿，他听见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门链从勾子上放了下来。门悄无声息地开了，他走了进去，没有跟蹲在地上那个样子很怪的人说话。他走过时，那人趴倒在地，像是个影子。走廊的尽头挂着一个破破烂烂的绿色帘子，在他从街上带进来的阵风中飘动。他拉开帘子，进了一个长长的矮房间，看上去好像以前是一个三类的舞厅。亮晃晃嗞嗞作响的汽灯，挂在四周的墙上，在对面布满苍蝇屎的镜子中显得模模糊糊，变了形。沾满油腻的螺纹铁皮，用来反射汽灯的灯光，形成了一个个圆圆的光盘。地上铺着橘黄色的木屑，处处都已踩进泥里，还沾上了溢出的一圈圈黑色酒迹。几个马来亚人蹲在一个小小的炭炉边，玩着骨筹码，张嘴说话时露出雪白的牙齿。在一个角落里，一个海员趴在桌子上，把头埋在胳膊里。一个漆得俗里俗气的酒吧，占去了房间的整整一边。那里有两个面容憔悴的女人在嘲笑一个老头子，那老头厌恶地刷着外衣袖子。"他以为有红蚂蚁上身了，"道

连经过时，只听得其中一个女人大笑着说。老人恐怖地看着她，开始呜咽起来。

房间的一头有一个小楼梯，通向一间暗洞洞的内室。道连急急忙忙跨上三级摇晃的楼梯，便闻到了浓浓的鸦片味。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兴奋得连鼻孔都抽动起来。他进去时，一个蓄着光滑的淡黄色头发的年轻人，正把身子凑向一盏灯，点着一根细长的烟杆。他抬头看了看道连，迟疑地点了点头。

"你在这儿，艾德里安？"道连低声说。

"还能在哪儿呢？"他无精打采地答道。"现在，这些家伙谁都不跟我说话了。"

"我以为你已经离开了英国。"

"达林顿不打算出力，最后我的兄弟付了账单。乔治也不跟我说话了……我不在乎，"他叹了口气，补充道。"只要有这个东西，朋友就不要了。我认为我的朋友太多了。"

道连缩了回来，看了看周围这些怪东西，躺在破烂的床垫上，姿势很古怪。吸引他的是扭曲的四肢、张得大大的嘴巴、没有神采、发呆的眼睛。他明白他们在何种奇怪的天堂里受苦，又是何种沉闷的地狱叫他们享受新欢乐的秘密。他们的处境比他要好。他被束缚在思想的牢笼中。记忆像一种可怕的疾病，蚕食着他的灵魂。他好像一次次看到巴兹尔·霍尔华德的眼睛盯着他。但是他觉得不能呆在这儿。艾德里安·辛格尔顿在场使他感到不安。他要呆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他要逃离自我。

"我正往前走，到别的地方去，"他沉默了一会儿后说。

"在码头上吗？"

"是的。"

"那只疯猫肯定在那儿。如今这儿不要她了。"

道连耸了耸肩。“我讨厌真心相爱的女人。心存嫉恨的女人要有味得多。更何况这东西更好。”

“不相上下。”

“我更喜欢这东西。来吧，弄点什么来喝喝。我得喝点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那年轻人咕哝着。

“没有关系。”

艾德里安·辛格尔顿疲惫地站起来，跟着道连到了酒吧。一个混血儿，戴着破旧的头巾，穿着烂糟糟的长外套，谄笑着招呼他们，把一瓶白兰地和两个酒杯推到他们面前。女人们鬼鬼祟祟地上前开始搭讪。道连转过身去，把背对着她们，同艾德里安·辛格尔顿耳语了几句。

其中的一个女人抽动着脸，挤出了一条缝似的尴尬笑容。“今晚我们很荣幸，”她讥笑说。

“看在上帝面上，别同我说话，”道连顿足叫道，“你要什么？钱吗？在这儿。别再跟我说话了。”

那女人麻木的眼睛里一下子闪过两道红光，但随即熄灭，眼神又复归呆滞。她扬了扬头，贪婪的手指拨拉着柜台上的硬币。她的伙伴妒嫉地瞧着她。

“那毫无用处，”艾德里安·辛格尔顿叹息着说。“我不想回去。回去又怎么样？在这儿很愉快。”

“你需要什么会写信给我吧，是不是？”道连停了一下后说。

“也许会的。”

“那么，晚安。”

“晚安，”年轻人回答，走上台阶，用手帕揩着焦干的嘴。

道连一脸痛苦朝门走去。他撩开门帘时，刚才拿了钱的女人涂了口红的嘴唇里，爆发出了一阵淫笑。“魔鬼的便宜货走

了！"她打着嗝，粗声粗气地说。

"去你妈的，"他回骂道，"别那么叫我。"

她打了个响指。"你喜欢别人叫你'迷人王子'是不是？"她在他身后大叫道。

这女人说话时，那个睡意朦胧的海员跳了起来，狂乱地四顾，听见了过道门关上的声音。他冲了出去，好像要去追赶。

在蒙蒙细雨中，道连·格雷急急地沿着码头走去。与艾德里安·辛格尔顿的相遇奇怪地打动了他，心里觉得纳闷，那个年轻人的毁灭，是不是像巴兹尔·霍尔华德当面出丑说他的那样，真的与他有关。他咬着嘴唇，一瞬间双眼透出了哀伤。然而，说到底这与他何干？人的生命那么短暂，又何必把他人的过错揽到自己身上。各人都过着自己的生活，也为此付出自己的代价。说实在，还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偿付。命运在与人交易时永远不会结账。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有时候，当犯罪或是世人称之为犯罪的那种情绪，支配着天性时，人体的每一根纤维就像头脑的每一个细胞那样，似乎都本能地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冲动。在这样的时刻，无论男女，都丧失了意志的自由，不由自主地奔向可怕的结局。

选择已被剥夺，良心或是泯灭，或是依旧存在，但存在着给予叛逆以诱惑，赋予反抗以魅力。就像神学家孜孜不倦地提醒我们的那样，一切罪孽都来自于反抗。那个高尚的神灵，也就是那颗罪恶的晨星，是以叛逆者的身份从天上降落到人间的。

这时的道连已是麻木不仁，一心想着罪恶。玷污了的头脑和灵魂渴求着反叛。他急急地往前赶路，越走步子越快。可是他拐入一个幽暗的拱门，像往常一样抄近路上那个名声很坏的地方去时，突然觉得有人从背后抓住了他。他还来不及自卫，一

只粗暴的手已经卡住了喉咙，推着他靠到了墙上。

他拼死挣扎着逃命，奋力脱开了卡紧的手指。刹那间他听见手枪喀嚓一响，看见亮晃晃的枪膛直对着他的脑袋，面前是一个矮墩墩、黑乎乎的人影。

"你要干什么?"他气喘吁吁地说。

"闭嘴，"那人说。"动一动我就打死你。"

"你疯了。我什么地方触犯你了?"

"你要了西比尔·文的命，"那就是回答，"西比尔·文是我的姐姐，她自杀了，这我知道。你要对她的死负责。我发誓为此要杀掉你。几年来我一直在找你，但是无影无踪，没有线索。说得出你模样的两个人已经死了。除了西比尔叫你的昵称，我对你一无所知。今晚碰巧让我听到了。向上帝祈祷吧，今天晚上你就要丧命了。"

道连·格雷吓得要命。"我……我从……从来不认识她，"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听都没有听说过她。你疯了。"

"为你的罪孽忏悔吧，只要我是詹姆斯·文，你就死定了。"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时刻，道连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办。"跪下!"那人咆哮着。"我给你一分钟祈祷——只有一分钟。今天晚上我要上船去印度。我得先把你干了。就只有一分钟。"

道连的胳膊垂落到了腰间，他吓瘫了，不知道如何是好。突然，脑子里闪过了一个急切的希望。"住手，"他叫道。"你姐姐是多久以前死的? 快说!"

"十八年前，"那人说。"你问这干什么? 多少年与这有什么关系?"

"十八年，"道连·格雷哈哈大笑，口气里不无得意。"哼，十八年! 你让我到灯光下去，再瞧瞧我的脸!"

詹姆斯·文犹豫了一下，一时觉得莫名其妙。随后他抓住道

连·格雷，拖着他离开了拱门。

尽管风中的灯光摇曳而昏暗，但足以告诉詹姆斯，他差一点铸成了大错。原来他要杀的这个人，脸庞保持着少年的红润，青年的一丝不染的纯真。他似乎是个才二十出头的小青年，不见得比自己多年前话别的姐姐要大多少。显然，他不是毁掉姐姐的那个人。

他松了手，晃晃悠悠地往后倒退了一步。“天哪！天哪！”他嚷道，“我险些把你杀掉！”

道连·格雷长长地舒了口气。“你落到了犯罪的边缘，老兄，”他严厉地瞧着他说。“这给你一个警告，别自作聪明图谋报复。”

“请宽恕我，先生，”詹姆斯·文低声说。“我上当了。在那个该死的贼窝里，我偶然听到了一句话，把我引向了歧途。”

“你还是回家去，把枪放好吧，不然会惹出麻烦来的，”道连说着转身慢慢地沿街走去。

詹姆斯·文站在人行道上，浑身发抖，吓得要命。过了一会儿，一个黑影贴着滴水的墙壁，蹑手蹑脚走过来，到了灯光下，暗暗地靠近了他。他觉得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吃惊地回过头来，见是刚才还在酒吧喝酒的女人中的一个。

“你干吗不杀了他？”她说起话来嘶嘶作响，还把憔悴的脸凑过去，“你从达莱剧院冲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在跟踪他。你这个蠢货！应该把他杀掉。他钱很多，而且坏透了。”

“他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他回答，“我要的不是钱，是要一个人的命。我要他命的那个人一定快四十岁了。而这个人比孩子大不了多少。谢天谢地，我没有让他的血溅在我手上。”

那女人发出一阵苦笑。“比孩子大不了多少！”她讥笑道。“嗨，老弟，‘迷人王子’把我糟蹋成现在这副样子已经快十八

年了。”

“你撒谎！”詹姆斯·文叫道。

她把手伸向空中。“我向上帝发誓，说的是真话。”她叫道。

“向上帝发誓？”

“要是我撒谎，就叫我变成哑巴。上这儿来的人就数他最坏。据说，他把自己出卖给了魔鬼，换来了一张漂亮的面孔。打我碰见他到现在，已经快十八年了。从那时到今天，他没有什么变化，尽管我变了很多，”她补充说，令人作呕地乜着眼睛。

“你敢发誓？”

“我发誓，”她的扁嘴里响起了沙哑的回音。“可别把我给卖了，”她嘀咕着，“我怕他。给我点宿夜钱吧。”

他一声咒骂，甩掉了她，冲向街角，可是道连·格雷已经无影无踪。回头一看，那女人也不见了。

第十七章

一星期后，道连·格雷坐在皇家塞尔比庄园的暖房里，与漂亮的蒙茂斯公爵夫人聊着天，公爵夫人和年已六十、一脸倦容的丈夫都是道连的客人。正是用茶时间，茶几上那盏带花边灯罩的大灯，射出柔和的光，照亮了细瓷和银质茶具，公爵夫人正张罗着上茶。她雪白的双手，很有风度地摆弄着杯子；丰满的红唇正启齿而笑，因为道连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亨利勋爵斜靠在包了丝绒的柳条躺椅上，瞧着他们。纳尔巴勒夫人坐在一张桃红色的长沙发上，佯装倾听公爵描绘自己收藏中增添的巴西甲虫。三个身穿考究吸烟服的年轻人，正把茶点递给几个女人。这个留客小住的聚会一共十二人，第二天还有些人要来，

"你们俩在谈些什么呀?"亨利勋爵说,走到茶几旁边,放下杯子。"我希望道连已经把我重新命名一切的计划告诉你了,格拉迪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

"我可不想重新命名了,哈利,"公爵夫人回答,抬起头来,美丽的眼睛望着亨利勋爵。"我对自己的名字很满意,而且可以肯定,格雷先生也应该一样。"

"亲爱的格拉迪斯,你们两个的名字,我哪一个都不会去更改,取得好极了。我所考虑的主要是花。昨天我剪下了一朵兰花,当作胸饰。这玩意儿斑斑点点,漂亮极了,同七大重罪一样诱人。无意间,我向一个园艺工打听了这花的名字。他告诉我,这是'鲁宾孙尼亚那'品种的一个出色样品,或者诸如此类的可怕名字。我们已丧失了取个好名字的能力,这是悲哀的事实。我从不为行动争执,我只为语言争执。这就是我讨厌文学中庸俗现实主义的原因。一个能够把铲子叫作铲子的人,应当强迫他使用铲子,因为他只适宜于干这个。"

"那么我们该叫你什么呢,哈利?"她问道。

"他的名字叫'悖论王子',"道连说。

"我一听就认出是他,"公爵夫人大声说。

"我不同意,"亨利勋爵笑着说,一屁股坐进安乐椅里。"一旦被贴上标签,你就很难逃脱。我拒绝这个雅号。"

"王权是不退位的,"漂亮的嘴唇提出了告诫。

"那你是希望我捍卫自己的王位了?"

"不错。"

"我发布的是明天的真理。"

"我偏爱的是今天的谬误。"

"你缴了我的械,格拉迪斯,"他叫道,尝到了她个性的执拗。

"缴掉了你的盾,哈利,而不是你的矛。"

"我从不攻击美人，"他把手一挥说。

"那正是你的错误，请相信我，哈利。你太看重美了。"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我承认我以为善不如美，但同时我又比谁都乐于承认丑不如善。"

"照你说，丑是七大重罪之一了？"公爵夫人叫道。"那么刚才你用的兰花的比喻又怎么自圆其说呢？"

"丑是七大美德之一，格拉迪斯。你作为一个出色的托利党人，决不可低估它们。啤酒、圣经和七大美德造就了英国。"

"那你是不喜欢我们的国家了？"她问。

"我居住在这个国家里。"

"便于指责它。"

"你要我认同欧洲人对英国的看法吗？"他诘问。

"他们说我们什么来着？"

"他们说答尔丢夫[①] 移居到了英国，开了一家店。"

"这是你的雅号，哈利？"

"我把它送给你。"

"太真实了，可没法用。"

"你不必担心，我们的同胞从来不识雅号。"

"他们很务实。"

"与其说务实还不如说狡猾。他们算账的时候用财富来抵销愚蠢，用虚伪来抵销恶行。"

"即使这样，我们还有伟大之处。"

"是'伟大之处'自己找上门来的，格拉迪斯。"

"我们毕竟支撑起了这种伟大。"

"只不过是在交易所。"

---

① 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戏剧中一个工于心计的伪君子。

她摇了摇头。"我相信民族的作用,"她说。

"它说明了进取者才能生存的道理。"

"这个民族在发展。"

"更吸引我的是腐朽。"

"那么艺术呢?"她问。

"是一种疾病。"

"爱情呢?"

"是一种幻想。"

"宗教呢?"

"是信仰的时髦替代物。"

"你是一个怀疑主义者。"

"绝对不是! 怀疑是笃信的开端。"

"你究竟是什么呢?"

"下定义是一种束缚。"

"请给我一个线索。"

"线索断了。你会在迷宫里迷路。"

"你把我搞糊涂了。我们还是谈谈别人吧。"

"我们的主人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题目。几年前他被称作'迷人王子'。"

"啊! 别提那事了,"道连·格雷叫道。

"今晚我们的主人情绪很不好,"公爵夫人回答,涨红了脸。"我想他以为蒙茂斯纯粹是根据科学原理同我结婚的,把我当作自己能找到的现代蝴蝶的最好标本。"

"啊呀,但愿他不要把针刺到你身上,公爵夫人,"道连大笑道。

"哦! 我的女仆已经刺我了,格雷先生,她一生我的气就刺我。"

“为什么事生你的气呢，公爵夫人？”

“告诉你吧，大多为了琐事，格雷先生。常常因为我八点五十分赴约，告诉她我八点半该穿戴好。”

“她多么不讲道理！你应当向她提出警告。”

“我可不敢，格雷先生。喏，她替我设计帽子。你还记得我在希尔斯顿夫人举办的游园会上戴的那一顶吗？你不记得了，不过你很不错，装作还记得。是呀，她没用什么好料就做成了那顶帽子。好帽子都不用好料。”

“同一切好名声一样，格拉迪斯，”亨利勋爵打断她说。“你一有出色表现就会招徕敌人。平庸才能受人欢迎。”

“女人并不认为这样，”公爵夫人摇了摇头说，“而女人统治着世界。我明确告诉你，我们不能忍受平庸。正像有人说的那样，我们女人是根据耳朵听到的去爱的，就像你们男人是根据眼睛看到的去爱一样，要是你们爱过的话。”

“我好像觉得，除了爱，我们别的什么都不干的，”道连低声说。

“呵！那你从来没有真正爱过，格雷先生，”公爵夫人回答，假装很伤心。

“亲爱的格拉迪斯，”亨利勋爵叫道。“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浪漫的爱情通过重复而生存下去，而重复又把欲望变成了艺术。此外，每次爱的滋味都是独特的。对象的不同非但不会改变情欲的专一性，反而会强化它。我们一生中充其量只有一次伟大的经历，生活的秘密在于尽可能多地复制伟大的经历。”

“甚至包括使你受到伤害的经历，哈利？”公爵夫人沉默了一会儿后说。

“尤其包括使你受到伤害的经历，”亨利勋爵回答。

公爵夫人回过头来，用好奇的目光瞧着道连·格雷。“你对

此有何看法，格雷先生，"她问。

道连犹豫了一下，随后他仰头大笑。"我总归同意哈利的，公爵夫人。"

"他错了你也同意？"

"哈利永远正确，公爵夫人。"

"他的哲学使你幸福吗？"

"我从不寻求幸福。谁要幸福？我寻找快活。"

"找到了吗，格雷先生？"

"常常找到，这太习以为常了。"

公爵夫人叹了一口气。"我在求得太平，"她说，"要是我不快去穿戴，今晚就不得太平了。"

"让我给你弄些兰花来吧，公爵夫人，"道连大声说，一面站起来沿着暖房走去。

"你跟他调情，连面子都不顾了，"亨利勋爵对他的表妹说。"你还是小心为好，他的吸引力大着呢。"

"要是不大，那就没有争斗了。"

"那么是希腊人碰上了希腊人，两虎相争了？"

"我站在特洛伊人的一边，他们为一个女人而战。"

"他们战败了。"

"还有比被俘更糟糕的事呢。"她回答。

"你跑起来如脱缰之马。"

"速度创造生命，"她反驳。

"我把它写在今晚的日记里。"

"写什么？"

"一个烫伤的孩子爱玩火。"

"我连汗毛都没焦。我的翅膀没有碰到火。"

"你的翅膀就是不用来飞翔。"

"勇气已经从男人身上传到了女人身上。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新体验。"

"你有一个情敌。"

"谁？"

他大笑。"纳尔巴勒夫人，"他悄悄说。"她极其喜欢他。"

"你让我很担忧。倾心于古董对我们浪漫主义者来说是致命的。"

"浪漫主义者！你掌握了一切科学方法。"

"是男人教我们的。"

"可是并没有向你们作解释。"

"把我们整个女性描绘一下吧。"

"是没有秘密的斯芬克斯。"

公爵夫人瞧着他微微一笑。"格雷先生去了那么久了！"她说，"我们去帮他一下吧。我还没有告诉他我上衣的颜色呢。"

"呵！你的上衣该配他的花，格拉迪斯。"

"那也许是一种过早的投降。"

"浪漫的艺术是以高潮为开端的。"

"我得为自己留条后路。"

"以帕提亚人的方式撤退？"①

"帕提亚人在沙漠里找到了安全感。我可不能这么做。"

"女人并非总是允许选择的，"他的话音未落，暖房的远端传来了一声憋气的呻吟，随后是沉闷的、重重的倒地声。众人都惊跳起来。公爵夫人吓得木头似地站在那里。亨利勋爵满目忧虑地冲过飘垂的棕榈，发现道连·格雷脸朝下躺在地砖上，昏死过

---

① 即安息人，古时西亚人种，作战时擅用佯装退却诱敌追赶后突发冷箭而歼之的战术。

去了。

道连立即被抬到蓝色客厅，放在一张沙发上，过了一会儿，他苏醒了，茫然地左右张望着。

"出了什么事啦？"他问。"呵！我想起来了。我这儿没有危险吗，哈利？"他开始发起抖来。

"亲爱的道连，"亨利勋爵回答，"你不过晕倒了，没事儿。你一定是太累了。还是不要下来吃饭了吧，我来替你照应。"

"不，我会下来的，"他说，一面挣扎着要站起来。"我宁可下来。我决不能单独呆着。"

他上自己的房间去换了衣服。后来他坐在餐桌边的时候，举动中透出一种盲目的乐观。但他不时吓得直打哆嗦，因为他想起看到了詹姆斯·文的脸，像一块白手帕贴在暖房的玻璃窗上，死死盯着他。

第十八章

第二天他足不出户，说实在，大多呆在自己房间里，病快快地感到极度恐慌，担心自己快要死了，但又对生命本身十分冷漠。一种被追杀、诱捕和跟踪的感觉开始支配着他。壁毯在风中不过动了一下，他便颤抖起来。吹打在铅条玻璃上的枯叶，在他看来酷像自己徒劳的决心和狂乱的悔恨。他一闭上眼睛，便又看到了那海员的脸，隔着雾气迷蒙的窗玻璃窥视着。恐惧似乎再次攫住了他的心。

但也许不过是他幻觉的缘故，黑夜里才闪现了复仇景象，他眼前才展示出惩罚的可怖场面。真实生活是无序的，但想象却有某种严密的逻辑。正是想象使悔恨尾随着罪恶，也正是想象

使每一罪恶生出奇形怪状的后代。在平凡的现实世界，恶人得不到惩罚，好人得不到好报。成功被赐给了强者，失败被扔给了弱者。别无其他。此外，要是有陌生人在房子周围探头探脑，仆人或看守人一定会看到。要是花圃里有脚印，花工是会来报告的。是呀，那只不过是他的幻觉。西比尔·文的弟弟并没有回来杀他。他已经乘船远航，葬身于寒冬的海底。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受到这人的威胁。嗨呀，那人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他是谁。青春的留痕救了他的命。

然而，即使那不过是幻觉，一想起良心竟能唤起骇人的幻象，又使这幻象活龙活现地在面前走动，也够让人胆战心惊的。要是他罪恶的阴影从寂静的角落日夜窥视他，从秘密的藏身之地嘲笑他，在宴席上对他耳语，在沉睡中用冰冷的手指把他弄醒，那他的日子会有多糟！这种想法潜入了他的脑际，他吓得脸色发白，似乎觉得连空气也骤然变冷了。啊！在那个狂乱的时刻他竟杀了自己的朋友！就是记忆中的情景也让人觉得害怕！而他偏偏又看到了当时的一切。回想每一个可怕的细节都给他带来加倍的恐惧。在时间的黑洞外，出现了包扎得血淋淋的罪恶的形象。六点钟亨利勋爵进来，发现他哭得就要心碎了。

一直到第三天他才敢出门。冬天的早晨，明净而带松树清香的空气中洋溢着某种东西，恢复了他的欢乐和对生活的热情。但也并不只是环境的物质条件造成了这种变化。他的天性跟过度的痛苦势不两立，因为这种痛苦破坏了他内心的安宁。性格细腻和高雅的人都是如此。强烈的情绪要么碰得鼻青眼肿，要么立即收敛；要么置人于死地，要么自己灭亡。小悲小爱继续生存，大悲大爱则毁灭于自己的充盈。另外，他相信自己是一场恶梦的牺牲品。现在，他回顾自己的忧虑时，是带着惋惜和蔑视的心情的。

早饭后，他同公爵夫人在花园里散了一会儿步，随后驱车穿过公园加入狩猎的人群。严霜像盐一样凝结在青草上。天空如一个倒置的蓝色金属杯。芦苇丛生、平平坦坦的湖面边缘结起了一层薄冰。

在松树林转角处，他看见公爵夫人的弟弟杰弗里·克劳斯顿把两个用过的弹壳推出枪膛。他跳下车子，吩咐马夫把牝马牵回家去，自己便穿过枯萎的荆棘和崎岖的草从，朝那位宾客走去。

“猎打得好吗，杰弗里？”他问。

“不大行，道连。我想大多数鸟都飞出树林了。估计午饭后到了新的地方会好些。”

道连在他身旁溜达。浓烈的香气、树林中闪烁的红棕色的光、猎人一阵阵嘶哑的叫喊以及紧接着的清脆的枪声，深深地吸引住了他，给了他一种自由自在的愉快感觉。他沉浸于忘乎一切的幸福和欢乐之中。

突然，前方二十码开外高低不平的乱草丛中，惊起了一只野兔，竖着耳尖带黑的耳朵，用力蹬着长长的后腿。那野兔正往桤树丛中窜去。杰弗里爵士把枪端到肩上。但是，野兔洒脱的跳跃动作让道连·格雷奇怪地着了迷，他不由得立刻叫道，“别开枪，杰弗里，让它跑吧。”

“瞎扯，道连！”他的伙伴哈哈大笑。那野兔正窜入草丛时他开枪了。随之传来了两声叫声，一声是兔子的惨叫，听来非常可怕；另一声是人的痛苦呻吟，听来更加骇人。

“天哪！我击中了一个追赶猎物的人！”杰弗里爵士大声叫道。“那人怎么那么蠢，跑到枪前来了！别在那儿开枪了！”他声嘶力竭地叫道。“有人被打伤了。”

猎场看守拿着根棍子闻声赶来。

"哪儿，爵士？他在哪儿？"道连叫道。与此同时，那边的枪声也停止了。

"在这儿，"杰弗里爵士怒冲冲地回答，急忙朝草从跑过去。"你干吗不叫你的人避开？破坏了我今天打猎的兴致。"

道连望着他们拨开柔软摇摆的树枝，钻进棍树丛中。过了一阵子，这些人出来了，把一具尸体拖到了阳光下。他恐惧地转过身去，似乎觉得他到哪里，厄运也跟到哪里。他听见杰弗里爵士问这人是否确实死了，看守作了肯定的回答。刹那间林地里人头攒动，闹闹嚷嚷，杂乱的脚步声，嗡嗡的低语声，响成了一片。一只胸脯黄铜色的大雉鸡，拍打着翅膀穿越树枝飞来。

虽然才过了一会儿，但在慌乱中，他好像是经历了无数小时的痛苦。这时，他觉得有一只手搁在他肩上。他吓了一跳，回头瞧了瞧。

"道连，"亨利勋爵说，"我还是告诉他们今天就停止射击吧。看样子再干下去并不好。"

"我巴不得永远停止射击，哈利，"他痛苦地回答。"整个事儿很讨厌，也很残酷。那个人……？"

他说不下去了。

"恐怕是这样，"亨利勋爵回答，"这一枪正好打在他胸部，他一定是当场就死了。来吧，我们回家去吧。"

他们并肩朝大路方向走了五十码，都没有开口。随后道连瞧了瞧亨利勋爵，叹了口气说，"这是一个凶兆，哈利，一个大凶兆。"

"你指什么？"亨利勋爵问。"呵！我猜是这次事故。老弟，那是无可奈何的。是那个人自己的过错。他干吗要跑到枪口前面去呢？何况，这跟我们无关。当然，杰弗里有些尴尬。惩罚猎人是不行的，人家会以为那一枪是打偏了才射中他的。杰弗里

可不是这样，他射得很正。可是再谈也无济于事。”

道连摇了摇头。“这是一个凶兆，哈利。我觉得厄运就要降临到我们有些人头上了，也许是我的头上。”他补充了一句，把手伸向前额，作了个痛苦的手势。

亨利勋爵大笑。“世上惟一可怕的是厌倦，道连。那是无法宽恕的罪孽。但我们不会有厌倦之苦，除非这些家伙餐桌上不停地谈论这件事。我得告诉他们禁止谈这个话题。至于凶兆嘛，是不存在的。命运不会派遣先行官，因为她太狡猾或是太残酷了。更何况你究竟会出什么事呢，道连？凡是世人想要的你都有了。没有谁不愿意跟你交换位置。”

“谁的位置我都愿意交换，哈利，你别笑，我说的是实话。刚死的那个可怜农民比我还好些。我并不怕死，我怕的是死亡的逼近。死亡的巨大翅膀已在我周围铅一样的空气中盘桓。我的天哪！你没有看到有一个人躲在那些树后面，监视我，候着我吗？”

亨利勋爵朝戴了手套不住发抖的手所指的方向看了看。“是的，”他笑了笑说，“我看到园艺工在等候你。我想他是要问你今晚餐桌上你要什么花。老兄，你紧张得有些荒唐了！我们回伦敦后你得来看看我的医生。”

道连看见园艺工走过来了，便松了口气。那人用手碰了一下自己的帽子，犹犹豫豫地瞅了瞅亨利勋爵，随后拿出一封信来，交给了他的主人。“公爵夫人让我等候回音，”他低声说。

道连把信放进口袋。“告诉公爵夫人我回屋了，”他冷冷地说。那人转过身朝房子方向走去。

“女人多喜欢冒险！”亨利勋爵叫道。“这是她们身上我最钦佩的品格。只要有旁观者，女人会和世上任何人调情。”

“你多喜欢说危险的话，哈利！眼下的事，你可没有说准。

我很喜欢公爵夫人，但我并不爱她。"

"而公爵夫人很爱你，却并不很喜欢你。你们非常相配。"

"你在谈论丑闻，哈利。丑闻从来没有根据。"

"凡是丑闻，其根据必定是不道德。"亨利勋爵说着点了一支烟。

"你不惜牺牲任何人，哈利，就为了成全自己的一个警句。"

"世人是自愿走向祭坛的。"便是他的回答。

"但愿我能爱，"道连·格雷叫道，嗓音里隐含着深沉的悲哀。"但我似乎失去了热情，抛却了欲望。我太关注自己了。我自己的人格成了我的负担。我要逃避，我要离开，我要忘却。我真傻，居然跑到这个地方来了。我想拍个电报给哈维，让他准备好游艇。在游艇上是安全的。"

"什么东西使你不安全呢，道连？你出了什么事了。干吗不告诉我呢？你知道我会帮助你。"

"我不能告诉你，哈利，"他伤心地回答道。"恐怕是我的一种幻觉。这不幸的事故弄得我心烦意乱。我有一种预感，我可能也要出事了。"

"胡说八道！"

"但愿如此，可是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这种感觉。呵！公爵夫人来了，穿着定做的长袍，看上去很像古希腊的狩猎女神。瞧我们回来了，公爵夫人。"

"我全听说了，格雷先生。"她说。"可怜的杰弗里懊丧极了。你好像是叫他别向那兔子开枪。真也奇怪！"

"是呀，可奇怪了。我不知道怎么会说这话的，想必是心血来潮。那只兔子看上去像是最可爱的小活物。很抱歉，他们把这人的事告诉你了。一个可怕的话题。"

"一个讨厌的话题，"亨利勋爵插了进来。"一点心理学价值

都没有。反之，要是杰弗里出于故意，那会多有意思！我很想结识一个真正的杀人犯。”

“你真可怕，哈利！”公爵夫人叫道。“你说是吗，格雷先生？哈利，格雷先生又发病了，看样子马上要昏倒。”

道连挣扎着站了起来，微微一笑。“没有事，公爵夫人，”他喃喃地说，“我的神经完全混乱了，没有别的原因。恐怕是今天早上走得太远了。我没有听见哈利说了什么。很坏吗？什么时候你得告诉我。我想我该去躺一会儿。你们会不在意吧，是吗？”

他们到了从暖房通向台地的大阶梯。玻璃门在道连身后关上的时候，亨利勋爵回过头来，睡眼惺忪地看着公爵夫人。“你深深爱上他了吗？”他问。

她没有立即回答，却站在那里凝视着景色。“但愿我能知道，”她终于说。

他摇了摇头。“知道了就糟糕了。没有把握才迷人呢。雾里看花花更美。”

“雾里要迷路。”

“条条道路都通向一个终点，格拉迪斯。”

“通向哪里？”

“幻灭。”

“幻灭是我生活的起点。”

“幻灭是戴着皇冠来到你身边的。”

“我讨厌草莓叶子。①”

“你戴着正合适。”

“只限于公众场合。”

---

① 皇冠上的饰物，这里暗指公爵夫人的爵位。

"你会思念它，"亨利勋爵说。

"我一个花瓣都不放弃。"

"蒙茂斯长着耳朵。"

"老龄人耳背。"

"他从来没有吃醋？"

"但愿他会吃醋。"

亨利勋爵东看西看，像是在寻找什么。

"你在找什么呀？"公爵夫人问。

"你剑头上的盖子。[①]"他回答。"你已经掉了。"

她大笑。"我还留着盾牌。"

"它使你的眼睛看上去更加可爱。"亨利勋爵回答。

她又大笑起来，露出了牙齿，像一个猩红的果子里雪白的果仁。

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道连·格雷躺在一张沙发上，身子里每一根抖动的神经都充满了恐惧。生活突然成了他不堪负担的讨厌包袱。不幸的猎人像一头野兽那样被射杀在树丛中了。这人的惨死也预示着他自己的死亡。亨利勋爵兴之所至随意挖苦时说的话，差一点让他昏倒。

五点钟时，他打铃唤来了仆人，吩咐他收拾好他的东西，乘夜车回伦敦，八点半备好马车在门口等候。他决定不在塞尔比庄园过夜了。这个地方凶多吉少。死神游荡于光天化日之下，森林的草丛已经溅上了血迹。

然后，他给亨利勋爵写了个条子，告诉他自己上伦敦看医生去了，他不在时，宾客们请他代为招待。他正把条子放进信封，敲门声响了。侍仆告诉他猎场看守求见。他皱了皱眉，咬紧嘴

---

① 剑头上的盖子用来避免比赛时受伤，没有盖子的比赛是真刀真枪的血战。

唇。"叫他进来，"他犹豫了一阵子后说。

这人一进门，道连便从抽屉里取出一本支票簿，摊开放在面前。

"我想你是为早上不幸的事故来的吧，桑顿?"他拿起一支笔来说。

"是的，老爷，"猎场看守回答。

"这可怜家伙成家了吗? 有没有家眷需要他扶养?"道连问，显得有些不耐烦。"要是有，我不想让他们缺衣少食的，愿意给他一笔钱，你认为需要给多少就给多少。"

"我们不知道他是谁，老爷，所以我冒昧来打扰你了。"

"你不知道他是谁?"道连有气无力地问。"那是怎么回事?他不是你的人吗?"

"不是，老爷。从来没有见过他。好像是个海员，老爷。"

道连手中的笔蓦地掉了下来。他觉得自己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一个海员?"他惊叫道。"你说是一个海员?"

"是的，老爷。他看上去好像当过海员，两只胳膊都纹过，反正有这类东西。"

"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吗?"道连说，身子往前凑了凑，带着惊异的目光瞧着来人。"有什么东西能表明他的名字吗?"

"有些钱，老爷——不多。还有一支六响手枪，什么名字也没有。看上去像个正派人，就是粗了些。我们估计他是个海员。"

道连惊跳起来。心中升起了一个可怕的希望，并疯也似的把它抓住了。"尸体在哪儿?"他大声问。"快! 我得马上看一看。"

"在家用农场的一个空马厩里，老爷。我们那些人都不想往家里放这样的东西。听说尸体要带来坏运气的。"

"家用农场! 立刻上那儿跟我碰头。告诉马夫牵一匹我的

马来。不，你别管了。我自己上马厩，这样节省时间。”

不到一刻钟工夫，道连·格雷便以最快的速度策马奔驰在长长的大道上了。树木像列队的幽灵扫过他身旁，杂乱的阴影横陈在他面前。有一回牝马在一根白门柱旁突然转向，差一点把他摔了下来。他用鞭柄狠揍了一下马脖子，马像箭一样划破了暗沉沉的天空，蹄子下石子乱飞。

最后他到了家用农场。有两个人在院子里溜达。他跳下马鞍，把缰绳扔给了其中一个。马厩的远端闪着灯光，似乎告诉他尸体就在那儿。他急忙朝门走去，伸手去拉门闩。

他迟疑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处于某个决定成败的发现的边缘。随后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在另一头角落的一大堆麻袋布上躺着一具尸体，穿着粗劣的衬衫和一条蓝裤子，脸上盖着一块血迹斑斑的手帕，旁边的瓶子里，插着一根做得很粗糙的蜡烛，发出噼啪的响声。

道连·格雷打了个哆嗦。他觉得那块手帕不能由他的手来拉开，于是便叫了一个农仆过来。

“把那东西从他脸上拿走，我想看一看，”他说，一面抓住门柱当作支撑。

农仆拉开手帕，道连往前跨了一步。他嘴里迸发出一声喜悦的叫喊。树丛里被打死的原来就是詹姆斯·文。

他站在那里，看着尸体，足足有好几分钟。他骑马回家的时候，眼睛里满是泪水，因为他明白自己从此安全了。

第十九章

“你何必告诉我你要从善呢，”亨利勋爵叫道，把白皙的手指

浸在装满玫瑰露的红色铜碗里。“你已经十全十美了，请你别改啦。”

道连·格雷摇了摇头。“不，哈利，我这辈子干了很多坏事，以后不干了，明天起开始做好事。”

“昨天你在哪儿？”

“在乡下，哈利，我独个儿呆在一个小旅馆里。”

“好家伙，”亨利勋爵笑了笑说，“在乡下谁都能学好。那里没有诱惑，这也就是乡下人极不开化的原因了。文明决不是唾手可得的。人要达到文明有两条途径：一条是使自己有教养；另一条是使自己堕落。乡下人两个机会都没有，所以停滞不前。”

“教养和堕落，”道连重复了一下。“两者我都知道一点。现在我觉得把它们相提并论似乎很可怕。因为我有了一个新理想，哈利。我要改，我想我已经在改了。”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善行是什么呢。你不是说你做了不止一桩吗？”他的伙伴问，一面把熟透的草莓倒进自己的盘里，堆成一个锥形的小山，用带孔的贝壳形小匙把糖洒在草莓上。

“我可以告诉你，哈利。这件事，别人我谁都不能说。我放过了一个人。这话听起来有些自负，但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她很漂亮，极像西比尔·文。我想正因为漂亮，她一开始便吸引了我。你还记得西比尔，是吗？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赫蒂当然不属于我们的阶级，她纯粹是个农村姑娘。但我真的很爱她，确实很爱。整个风和日丽的五月，一星期我总是去看她两三次。昨天她跟我在一个小果园里碰头。苹果花雨点一般洒在她头发上，她哈哈大笑。我们原打算今天拂晓出走。突然，我决定把她留下，让她像我初识她时那样，如鲜花一般纯洁。”

“我认为这种新鲜感一定给了你真正愉快的刺激，道连，”亨利勋爵打断他说。“但我可以替你写完这首田园诗。你给了她

一个忠告，撕碎了她的心。这就是你悔过自新的开始。”

“哈利，你真糟糕！你不该说这些可怕的话。赫蒂的心没有碎。当然她哭哭啼啼，闹了一下。可是她的名声没有败坏。她可以像潘狄塔[1]那样生活在长满薄荷和金盏花的园子里。”

“为负心的弗罗利泽[2]哭泣，”亨利勋爵说，身子往椅子上一靠哈哈大笑。“亲爱的道连，你有一种奇怪的小孩脾气。你认为这个姑娘真的会满足于一个跟她门当户对的人吗？我估计她将来会嫁给一个赶车的粗汉，或是咧嘴傻笑的农夫。是呀，跟你相识并相爱，教会了她瞧不起自己的丈夫，她因此会很不幸。从道德角度看，我也并不赞赏你的主动放弃。就算事情才开始，那也是很糟的开端。何况，你怎么能知道，此刻赫蒂不像奥菲利娅那样飘浮在哪一个星光照耀的水塘里，有可爱的睡莲作伴？”

“我可受不了，哈利。你什么事都要讥笑，然后暗示最悲惨的结局。我很懊悔把这事告诉了你。我不在乎你对我说什么，我知道我做得很对。可怜的赫蒂！今天早上我骑马经过农场时，看见她苍白的脸靠在窗前，像一簇茉莉花。我们就别谈这个话题了，也别来说服我，要我相信几年来我做的第一件好事，首次微不足道的自我牺牲，居然是一种罪孽。我要改好，我会改好的。还是谈谈你自己吧。伦敦有什么消息？我已经几天没上俱乐部了。”

“人们还在议论可怜的巴兹尔失踪的事。”

“我想这时候他们该厌倦了，”道连给自己倒了些酒，微微皱了皱眉说。

“老兄，他们才谈了六个星期。英国的公众三个月换一次话

---

[1] 莎士比亚戏剧《冬天的故事》中的人物，被其父母所抛弃。

[2] 莎士比亚戏剧《冬天的故事》中的人物。

题，不然，他们的神经受不了那种紧张。不过近来他们很走运，可谈论我的离婚案，艾伦·坎贝尔的自杀案，而现在又出了艺术家神秘失踪的事。伦敦警厅坚持认为，那个穿灰外套乘十一月九日半夜的火车去巴黎的人就是可怜的巴兹尔。而法国警方宣布，巴兹尔根本就没有到过巴黎。我想两星期以后，他们会告诉我们有人在旧金山看到了巴兹尔。每个失踪的人都说是在旧金山露面了，真是咄咄怪事。旧金山一定是个诱人的城市，具有来世的一切魅力。”

“你认为巴兹尔出了什么事？”道连问，对着灯光把盛满葡萄酒的酒杯举了起来，心里觉得奇怪，自己怎么会如此从容地议论这个话题。

“我一点都不知道。要是巴兹尔躲起来了，这不关我的事；要是他死了，我不愿再去想他。死亡是惟一让我害怕的事，我讨厌它。”

“为什么？”年轻一点的那位不耐烦地问。

“因为，”亨利勋爵说，把一个镀金的开口嗅盐盒放到鼻孔底下，“人别的都能躲过，就是躲不过死亡。死亡和庸俗是十九世纪人们无法解释的两件事。我们到音乐室去喝咖啡吧，你得给我弹肖邦。跟我妻子私奔的那个人肖邦弹得极好。可怜的维多利亚！我很喜欢她。少了她屋子里冷冷清清的。当然婚后的生活不过是一种习惯，一种坏习惯。但即使是最坏的习惯，一旦失去了，人总是要遗憾的。也许最令人感到遗憾的就是这些坏习惯，因为它们是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连没有搭话，从桌旁站起来，走进隔壁房间，坐在钢琴前，让自己的手指扫过黑白两色的象牙琴键。咖啡送进来后，他停止了弹奏，抬眼望着亨利勋爵说，“哈利，你想到过巴兹尔是被谋杀的吗？”

亨利勋爵打了个哈欠。“巴兹尔人缘不错,而且总是戴着廉价的沃特伯利手表。干吗要杀他呢?他没有聪明到会树敌的地步。当然他是个了不起的绘画天才。不过,即便像贝拉斯克斯[1]那样擅画的人也是极其乏味的。巴兹尔真的很乏味。只有一次他使我感兴趣,那是几年前的时候,他告诉我完全被你所倾倒,你成了他艺术的压倒一切的主题。”

“我很喜欢巴兹尔,”道连略带伤心的口吻说。“可是没有人说过他是被谋杀的吗?”

“呵,有些报纸是这么说的。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我知道巴黎有些地方很危险,但巴兹尔这样的人不会去。他没有好奇心。这是他的主要缺陷。”

“要是我告诉你,是我谋杀了巴兹尔,你会怎么说呢?”更年轻的一位问。他话一出口便紧盯着亨利勋爵。

“我会说,老兄,你想装扮一个不像你的人。正如一切庸俗都是罪恶一样,一切罪恶都是庸俗的。道连,你身上没有那种犯谋杀罪的庸俗。对不起,我这么说伤了你的虚荣心,不过这的确是事实。犯罪只是下等人干的事,我丝毫不因为这样而责备他们。我设想,犯罪之于他们就像艺术对于我们那样,完全是一种寻求额外刺激的手段。”

“一种寻求刺激的手段?那你是说犯过一次谋杀罪的人有可能再犯同样的罪?别这么说。”

“啊!什么东西重复多次便成了享受,”亨利勋爵大笑着说。“那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秘密。不过我想,谋杀总是错的。人不应该做那种饭后难以启齿的事。可是我们就免谈可怜的巴兹尔吧。但愿我能相信他的结局真像你说的那么浪漫。不过,我还

---

[1] 贝拉斯克斯(1599—1660),西班牙大画家。

是不信。大概他从马车上掉了下来，落进了塞纳河，而售票员把这丑闻包起来了。不错，我想那便是他的结局。可以设想他此刻躺在暗绿色的水底，水面上漂着沉重的驳船，长长的水草缠住了他的头发。你知道吗，我认为他就是活着，也画不出多少好作品来，最近十年他的画差多了。”

道连舒了一口气，亨利勋爵溜达着穿过房间，开始抚摸起一只珍稀的爪哇鹦鹉的头来。这只体大毛灰、冠和尾都是粉红色的鹦鹉，正在一根栖身的竹竿上使自己保持平衡。亨利勋爵的手指一碰它，它鳞片状起皱的白色眼睑，便阖到玻璃一样的黑眼珠上，身子也开始前后摇摆起来。

“是呀，”他继续说，转过身来，从口袋里取出手帕。“他的画差多了。我似乎觉得是失去了什么，失去了理想。你与他不再要好，他也就不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了。你们是为什么分手的？我猜想是他使你感到乏味。要是这样，他绝不会原谅你。这是乏味的人的一个习惯。顺便问一下，他为你画的那张绝妙的画像怎么样啦？他画好以后我就没有见过。啊！我记得几年前你告诉我把它送到塞尔比庄园去了，是放错了地方，还是路上被人偷走了。你再也没有弄回来？真可惜！这确实是幅杰作。我记得我要买下来。我真希望我现在拥有这幅画。这是他最佳创作时期的作品。打那以后，他的作品便成了良好的创作意图和拙劣的画作的奇怪结合，具有典型的英国艺术家的特点。你为这幅画的失窃登过报吗？你应该登。”

“我忘了，”道连说。“大概登过。不过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这幅画。我后悔当初坐着让他画了，回想起来真令人厌恶，你为什么要谈呢？它总让我想起某个剧本——我想是《哈姆莱特》吧——里面的两行诗句，是这样吗？

不过是做作出来的悲哀，

只有表面，没有真心。[1]

不错，就是这样。”

亨利勋爵笑了起来。“要是把生活艺术化，那么脑袋就是心，”他说着坐在一把安乐椅上。

道连·格雷摇了摇头，在钢琴上弹出几下和弦来。“不过是做作出来的悲哀，”他重复道，“只有表面、没有真心。”

年长的那位头往后一仰，眯起眼睛看着道连。“顺便问一下，道连，”他停了停说，“那有什么好处，要是一个人得到了整个世界，却失去了——原话是怎么讲的？——对了，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音乐发出了噪音，道连·格雷吃了一惊，瞪着他的朋友。“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哈利？”

“老弟，”亨利勋爵惊奇地扬了扬眉毛说，“我问你是因为你能给我一个回答。没有别的意思。上星期天我路过海德公园，只见在大理石拱门附近站着一小群衣衫褴褛的人，在倾听一个粗俗的街头牧师讲道。我走过时，那人正好对听众大声问那个问题，在我听来那有些戏剧化。伦敦是一个很富有这类怪现象的城市，一个下着雨的星期天，一个身穿雨衣、谈吐粗鲁的基督徒，滴着水的破伞下一圈苍白的脸，一个奇妙的短语从歇斯底里的嘴里尖声吐出来，在空中回响——就其本身而言，这确实很好，是一种启示。我想告诉那位先知，艺术有灵魂，而人却没有。不过恐怕他未必理解我的意思。”

“别说这话，哈利。灵魂是一种可怕的客观存在，可以买卖，

---

[1] 见《哈姆莱特》第四幕第七场，国王对雷欧提斯说：“雷欧提斯，你真爱你的父亲吗？还是不过是做出来的悲哀，只有表面，没有真心？”译文转引自朱生豪的《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

可以交换，可以毒化它，也可以完善它。我们每个人都有灵魂，我知道。”

“你能肯定吗，道连？”

“我很肯定。”

“呵！那么这必定是一种幻想。凡是我们觉得绝对有把握的东西决不可能是真实的。信仰的致命伤也就在这里，这也是罗曼司应当吸取的教训。你也太严肃了！别那么顶真。你与我跟我们时代的迷信有什么关系呢？没有，我们在心底里已经放弃了信仰。给我弹一曲什么吧。一首夜曲如何，道连。一面弹一面轻轻地告诉我，你是怎样保持青春的。你肯定有某种秘诀。我只不过比你大十岁，却已经是满脸皱纹，皮色发黄，筋疲力尽了。你实在了不起，道连，你从来没有像今天晚上看上去那么神气，让我想起初次见你时的样子。当时，你有些调皮，腼腆，绝对与众不同。当然你已经变了，但外貌还是老样子。希望你把秘密告诉我。为了恢复青春，我会在所不惜，除了锻炼、早起和不失体面。青春！它无与伦比。把青春说成无知是荒谬的。现在我只尊重比我年轻得多的人的意见。这些年轻人跑在我前面，生活也似乎为他们展示了最新的奇迹。至于年岁大的人，我的意见总是与他们相左，我是根据原则才这么做的。要是你问他们，对一件昨天发生的事有什么看法，他们会一本正经地告诉你一八二〇年流行的看法，当时，人们还戴领饰，对什么都相信，却对什么都不了解。你弹的曲子真好听！不知道肖邦是不是在马略卡[①] 岛上创作的。当时，大海在别墅周围呜咽，带咸味的浪花撞击着窗户。这曲子极富有浪漫气息。我们也真有福气，仅

---

① 地中海上的一个岛屿，肖邦和乔治·桑曾居住于此。在这段罗曼司期间，肖邦创作了自己最出色的气势磅礴的乐曲。

这一种不属模仿的艺术给传下来了。别停下来，今天晚上我只要音乐。我觉得你像年轻的阿波罗，我像听你演奏的马西亚斯[1]。我有我自己的忧虑，道连，这连你也不知道。老年的悲剧并不在于年老，而是年轻。我有时对自己的诚心很感到惊奇。呵，道连，你真幸福！你的日子过得多美！你陶醉于一切之中，你的上腭把葡萄压出汁水来了。一切都呈现在你面前，你听来都是音乐之声。你没有受到损害，同以前一个样子。"

"不一样了，哈利。"

"不，你还是老样子。不知道你的余生会怎样。不要随便放弃而毁了它。现在你是十全十美的一类人，不要使自己不完美，如今你丝毫没有缺陷。你不用摇头，你知道自己是这样。另外，道连，别欺骗自己。生活不是受意志或愿望支配的。生活是神经，是纤维，是逐步确立的细胞，在这些东西中，思想把自己掩盖起来，而激情做着自己的梦。你设想自己很安全，认为自己很强大。但是，房间里或是晨空中一抹随意的颜色，你曾经用过并给你带来微妙记忆的某种特定的香水，一首被遗忘的诗歌中你重又见到的一行诗句，你不再弹奏的乐曲中的一个节拍，——告诉你吧，道连，我们的生活正是依赖于这些东西的。诗人勃朗宁在什么地方写到过它，不过我们自己的感官会替我们想象的。曾有这样的时刻，一阵丁香的芬芳突然飘来，于是我便又回味一生中最奇特的一个月的日子。但愿我能同你交换一下位置，道连。世人都吵吵嚷嚷地指责我们，但对你却向来表示崇拜，还会一直崇拜下去。你正是我们时代所要寻找的典型，它所找到的正是自己所担心的。我很高兴，你没有做过雕像，没有画过画，以及诸如此类自身之外的东西，什么也没有做。生活就是你的艺术，

---

[1] 希腊诸神中的一个次要的神，曾与阿波罗比试乐艺。

你把你自己谱成了乐曲，你过的日子就是你的十四行诗。"

道连从钢琴边站起来，用手捋了捋头发。"是呀，生活是美好的，"他喃喃地说，"可是，我不会再过同样的生活了，哈利。你不该对我说那些言过其实的话。你并不完全了解我，否则连你都要对我嗤之以鼻了。你干吗要笑呢，你别笑。"

"你为什么停下不弹了呢，道连？再弹一下那首夜曲吧。看看那个悬挂在幽暗的天空的蜜黄色大月亮吧。她等着你去迷她呢，你一弹，她会跟地球靠得更近。你不愿意？那我们就上俱乐部去吧。这个迷人的夜晚应当用迷人的方式来结束。在怀特俱乐部，有人急于结识你——年轻的普尔勋爵，就是伯恩茂斯的大儿子。他已经复制了你的领带，还求我把他引见给你。他很惹人喜爱，让我想起你来。"

"我想还是不去吧，"道连说，目光里露出忧郁的神色。"但我今晚很累了，哈利。我不去俱乐部了。已经快十一点了，我想早点睡。"

"千万别走，你从来没有像今晚弹得那么好过，你的指触妙不可言，传达了我从未听到过的内涵。"

"那是因为我要学好了，"他笑着回答。"我已经有点变了。"

"对我，你不能变，道连，"亨利勋爵说。"你我永远是朋友。"

"可是你曾经用一本书来毒害我，这，我不应该原谅你。哈利，答应我再也不把这本书借给谁了，它有害。"

"好小子，你倒真的开始道德说教了。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像皈依者和福音传教士那样，到处游说，规劝大家远离你们已经感到厌倦的罪孽。你太讨人喜欢了，不会去干这种事，更何况又没有什么用处。你我现在是这个样子，将来还会是这个样子。至于受一本书的毒害，这样的事情是不存在的。艺术不影响行动，而是扼杀行动的欲望，它的好处在于不结果实。被人称之为

不道德的书往往展示了世人自己的耻辱，如此而已。我们还是别讨论文学了吧。明天你过来，我十一点去骑马。我们一起去吧，然后我带你与布兰克萨姆夫人共进午餐。她是个可爱的女人，还想向你请教一下买壁毯的事。记着你要来的。要不我们同小巧的公爵夫人一起吃午饭？她说现在一直见不到你呢。也许你对格拉迪斯厌烦了？我想你会的。她的伶嘴俐齿让人感到心烦。好吧，不管怎样，十一点到这里。”

“我一定得来吗，哈利？”

“当然。海德公园现在这时候很漂亮。我想自从我碰到你的那一年以来，还没有见过长得这么好看的紫丁香。”

“好吧，我十一点到这里。”道连说。“晚安，哈利。”到了门边，他迟疑了一下，像是有话要说。随后他叹了口气，走了出去。

第二十章

这是一个可爱的夜晚，天气十分暖和。道连把外套撩在胳膊上，脖子上没有围丝绸围巾。他吸着香烟，闲荡着往家里走去，两个穿夜礼服的年轻人从他身边走过。他听见一个对另一个耳语说，“那是道连·格雷。”他记得过去人家指出他来，或是盯着他看，或是谈论他的时候，他是多么高兴呀。现在他讨厌听到别人提起自己的名字了。他最近常去的那个小村子，其魅力多半在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常同自己勾引的那个姑娘说，他很穷，姑娘倒也信了。有一回他还告诉她自己作恶很多，她竟笑他，还说恶棍总是又老又丑。她笑得多欢！就像画眉在歌唱。她穿着布衣，戴着大帽子，看上去真漂亮！她什么都不懂，但凡是他失去的，她都有。

到了家里，他发觉仆人仍醒着等他。他吩咐他去睡觉，自己便在书房的沙发上躺下，思考起亨利勋爵跟他讲过的一席话来。

人永远无法改变，这是真的吗？他极其渴望一尘不染的童年，亨利勋爵曾称它为玫瑰般洁白的童年。他明白他玷污了自己，头脑里充斥着腐朽，幻想中染上了恐怖。他施与别人以极坏的影响，而为此反幸灾乐祸。与他结交的人本都是前程远大、充满希望的，而他却给他们带来了耻辱。难道这一切都无法挽救了？他就没有希望了？

啊！在那个得意和激动的时刻，他祈祷让画像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让他自己永葆青春的无瑕辉煌。那是他一切失败的根源。倒还不如让他为自己的罪恶立即受到必然的惩罚，惩罚有净化作用。人向最公正的上帝所应当祈祷的，不是"宽恕我们的罪孽"，而是"惩罚我们的恶行吧"。

几年前亨利勋爵送他的那面雕刻得很奇特的镜子，此刻放在桌上，四肢雪白的小爱神依旧在镜框上笑着。就像在那个可怕的夜晚，他第一次注意到画像致命的变化一样，他拿起了镜子，泪眼模糊地朝光洁的镜子看进去。有一次，一个爱得他要命的人写了一封痴情的信给他，信末是这样两句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话："世界因为你是象牙和金子做的才变了样，你嘴上的曲线重写了历史。"他想起了这两句话，并不断地回味着。随后他厌恶起自己的美貌来，一下子把镜子扔到了地板上，用鞋跟把它踩成银色的碎片。正是美貌毁了他，而美貌和青春是他所祈求的。要是没有这两者，他的生命也许仍会洁白无瑕。对他来说，美貌不过是假面，青春是一种讽刺。充其量青春是什么呢？是一段幼稚不成熟的时期，一段情绪浅薄、思想病态的时期。为什么他老是穿着青春的号衣呢？青春已经损害了他。

往事还是不想为好，那已经是无法改变了。该想的是他自

己，是自己的将来。詹姆斯·文已被埋藏在塞尔比墓地无名的坟墓里。艾伦·坎贝尔已在一天夜里自杀于实验室，而并没有透露强迫他知道的秘密。巴兹尔·霍尔华德的失踪所引起的轰动很快会平息，现在人们的兴趣已开始消退。他完全可以高枕无忧了。不过巴兹尔·霍尔华德之死并没有成为他沉重的思想负担，而是他生不如死的灵魂弄得他寝食不安。巴兹尔画了一幅毁坏了他生活的画，他不能原谅他。什么都是这幅画干的。巴兹尔说了些他难以忍受的话，但他还是耐心地忍了。他不过是一时的冲动杀了巴兹尔。至于艾伦·坎贝尔，自杀是他自己干的，他选择了这条路，不关他的事。

新的生活！这就是他所需要的，也是他所等待的。当然他已经开始了新生活。无论怎么说，他已经放过了一个天真的姑娘。他以后永远不再去引诱天真，他要做个好人。

他想着海蒂·默顿的时候，开始怀疑上了锁的房间里那幅画是不是变了。肯定是不会像原来那么可怕了吧？也许要是生活变得纯洁了，那脸上的邪气可能会烟消云散呢，或许已经没有了，他要去看看。

他从桌上拿了灯，悄悄地溜上楼梯，拉开门闩的时候，一抹愉快的笑容掠过他那张出奇地年轻的脸，并在唇边逗留了一会儿。不错，他要改好了，那里藏着的讨厌东西不会再让他胆战心惊了，于是便觉得仿佛心里的一块石头已经落地。

他轻手轻脚地进了房间，像往常一样锁了门，拉开盖在画像上的紫色罩布。只听见他嘴里迸发出一声痛苦和愤怒的叫喊。他并没有看到什么变化，只不过眼睛里多了狡猾的神色，嘴角的曲线添了虚伪的皱纹。画像依然令人厌恶，也许比以前更可恶了。落在手上的猩红的露水，愈加鲜艳，更像才溅上的血。于是他发抖了。难道他只不过是受虚荣心的驱使，才做了这一件好

事？或者像亨利勋爵嘲笑他时所暗示的那样，是出于寻找新刺激的愿望？或者是激情满怀地要扮演某一个角色，于是便像有时出现的情形一样，干出了超越自身品格的好事来？要不，也许这一切原因都有？此外，为什么红色的污点比原来要大了呢？那血渍像一种可怕的疾病蔓延到了起皱的手指上。血仿佛已经滴下来，因为画像的脚上也有了，甚至连没有拿过刀的手上也沾上了血。去自首？难道这意味着他该去自首？交代自己的罪行，然后被处死？他哈哈大笑。他觉得这念头很可怕。更何况他就是自首了，谁又会相信呢？被杀的人已经无迹可寻，凡属他的东西都已毁掉，他还亲手烧掉了藏在楼梯下的物品。人家只会说他疯了，要是他一口咬定的话，还会把他关起来……可是，忏悔自己的罪过，当众蒙受耻辱，公开赎罪，都是他的责任。上帝召唤人向人世和上天供认自己的罪孽。要是不忏悔，他的罪孽是怎么也洗不清的。他的罪孽？他耸了耸肩。巴兹尔·霍尔华德之死，他并不十分在意。他所叨念的是赫蒂·默顿。因为他所照的那面灵魂的镜子是不公正的。难道照出来的只是虚荣？好奇？虚伪？难道他的弃恶从善的行为没有别的动机了？还有更多的东西，至少他自己是这样想的。可是又有谁能分得清呢？……不，没有别的动机了。出于虚荣他放过了赫蒂；因为虚伪他戴上了善良的假面；由于好奇他尝试着克己。现在他全明白了。

但难道这桩杀人的罪孽要一辈子纠缠着他？难道他永远要背着过去的包袱？他真的该去忏悔吗？绝对不干。现在留下的罪证只有一小点。这张画本身就是证据。他要把它毁掉。为什么把它保存了那么久呢？看着画像起变化和逐渐见老曾经是他的一大乐趣。近来，这种乐趣已不复存在，画像反使他夜不能寐。他不在家的时候也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别人看到了这幅画。画像给他的情绪增添了忧郁。无数快活的时刻，只要一想起它

来便兴味索然。这东西像是他的良心。不错，已经是他的良心了。他要把它毁掉。

他朝四周望了望，看到了刺杀过巴兹尔·霍尔华德的那把刀。他把它清洗过多次，刀上已不见血渍。这把刀明闪闪，亮晃晃，曾被用来灭掉画家，所以也要灭掉画家的作品以及它的一切内涵。它要灭掉往事，往事一旦消失，他也就自由了。它要灭掉令人担惊受怕的灵魂生活，没有画像的可怕警示，他也就可以安心了。他拿起刀来，朝画像刺去。

只听见一声惨叫和忽喇喇的倒地声。这叫声如此惨烈，仆人们被惊醒了，悄悄地溜出房来。路过底下广场的两位绅士停下脚步，抬头望着这幢大房子。他们又往前走了一阵，碰到一个警察，把他带回到原先的地方。警察揿了几回门铃，却无人回答。除了顶楼的窗子亮着，整幢房子一片漆黑。过了一会儿，他走掉了，站在附近的门廊里监视着。

"那是谁家的房子，警官?"两位绅士中的年长一位问。

"先生，是道连·格雷先生家的，"警察回答。

两人相互看了一眼，冷笑了一声走掉了。其中的一位是亨利·艾什顿爵士的叔叔。

房子里仆人的住处，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好的用人在窃窃私语。上了年纪的利芙太太一面哭泣，一面搓着双手。弗兰西斯色如死灰。

大约一刻钟后，弗兰西斯叫了马车夫和一个男仆，一起上了楼。他们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应答。于是便大声喊叫起来，但依然毫无动静。他们想撞门进去，也没有成功。最后只好爬上屋顶，再从屋顶溜到阳台上。落地窗毫不费劲地打开了，因为销子已经很旧。

他们进了房间，发现墙上挂着他们家主人的一幅栩栩如生

的画像，同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时一样，奇迹似地显得那么年轻，那么英俊。地板上躺着一个死人，穿着夜礼服，心口插了一把刀。他一脸憔悴，皱纹满布，面目可憎。他们仔细查看了手上的戒指，才终于认出他是谁来。

1998年9月18日译毕于秀峰翠谷寓所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孙　予译

满怀深情和钦慕，谨以此剧纪念罗伯特·利顿伯爵*

---

* 罗伯特·利顿(1831—1891)，英国外交官，印度总督(1876—1880)，生前以写诗出名。作品有《克莉坦妮斯特拉及其他诗篇》(1855)、抒情诗集《流浪者》(1858)和浪漫主义韵文小说《露西尔》(1860)。

剧 中 人 物

温德米尔爵士
达林顿爵士
奥古斯塔斯·洛顿爵士
邓伯先生
塞西尔·格雷厄姆先生
霍珀先生
管家帕克
温德米尔夫人
伯维克公爵夫人
阿加莎·卡莱尔小姐
普莱姆戴尔夫人
斯塔特菲尔德夫人
杰德伯格夫人
考珀—考珀太太
厄林恩太太
女仆罗莎莉

时　　间

现　在

地　点

伦　敦

全部剧情发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始于某个星期二的下午五点钟，结束于次日下午一点三十分。

第一幕

〔场景：位于卡尔顿王府街的温德米尔爵士家的晨室。

〔正中和右边均有门；房间右前有一书桌，上面摆放着书和报纸；房间左边摆放着沙发和小茶几；窗户打开，正对着左边的露台；右边还有一张桌子。

〔温德米尔夫人正在右边的桌子旁，摆弄一只蓝花瓶里的玫瑰花。

〔帕克上场。

帕　克　夫人今天下午见客人吗？

温德米尔夫人　是的——谁来了？

帕　克　夫人，是达林顿爵士。

温德米尔夫人　（迟疑了一下）请他进来吧——每个来访的客人我都会在家恭迎的。

帕　克　是，夫人。（从中门退出）

温德米尔夫人　能在今晚前见到他，对我来说是再好没有的了。我真高兴他能来。

〔帕克从中门进来。

帕　克　达林顿爵士到。

〔达林顿爵士从中门进来。

〔帕克退下。

达林顿爵士　您好吗，温德米尔夫人？

温德米尔夫人　你好吗，达林顿爵士？哦不，我不能同你握手。

这些玫瑰花将我的手弄得湿漉漉的。它们挺可爱吧？它们是今天早上刚从塞尔比[①] 送来的。

达林顿爵士　真太美了。(看见桌上放着一把扇子)多漂亮的一把扇子啊！能让我瞧瞧吗？

温德米尔夫人　当然。它很漂亮，是不？上面还写了我的名字，什么都不少了。我自己还刚刚欣赏它呢。这是我丈夫给我的生日礼物。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吗？

达林顿爵士　哪会知道？这是真的吗？

温德米尔夫人　是的，今天是我满岁的日子。这可是我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日子，对不？这就是今晚我举行舞会的原因。快请坐下。(依然在摆弄着玫瑰花)

达林顿爵士　(坐下)温德米尔夫人，但愿我早知道就好了。要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的话，我会把你家门前这一整条大街都铺上鲜花，让你能从容地漫步其上。这些花儿都是为你而开的。(稍作停顿)

温德米尔夫人　达林顿爵士，昨晚你在外交部真让我心烦。我真担心你又想来烦我。

达林顿爵士　是我吗，温德米尔夫人？

〔帕克和手中托着茶盘和茶点的仆人从中门一起进来。

温德米尔夫人　把东西放在那儿，帕克。行了。(用手绢揩了揩手，走到左边的茶几旁，坐了下来)能坐过来吗，达林顿爵士？

〔帕克从中门退下。

达林顿爵士　(拿了一把椅子，经过舞台左边和中央走过去)我可真伤心哪，温德米尔夫人。你一定得告诉我我究竟做了

---

① 英国英格兰北部约克郡一区。

些什么。（在左边的茶几旁坐下来）

温德米尔夫人　哼，整个晚上你都不停地缠着我恭维我。

达林顿爵士　（微笑）哦，如今我们大家的日子都过得挺艰难，惟一能令人高兴的事就是恭维别人了。这是我们惟一能做的事。

温德米尔夫人　（摇摇头）不，我是认真的。你千万别笑，我非常认真。我不喜欢别人的恭维，我真是弄不明白，一个男人随随便便地对一个女人说了一大堆言不由衷的话，他还认为自己是在讨好她。

达林顿爵士　啊，可我说那些话都是很认真的呀。（接过她递来的茶）

温德米尔夫人　（一本正经地）我才不希望这样呢。真对不起，达林顿爵士，我会这么同你争执一番。我挺喜欢你，你完全知道这一点。不过，如果我觉得你跟大多数男人一样，那我是不会喜欢你的。相信我，你比大多数男人都好，有时候我觉得你是故意装得更坏些。

达林顿爵士　我们每个人多少总有点虚荣心哪，温德米尔夫人。

温德米尔夫人　你为什么要装出你这人有点与众不同呢？（依然坐在左边的桌子旁）

达林顿爵士　（依然坐在左中心）噢，如今有那么多自命不凡的人出人于社交场合，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真让我觉得不如装得更坏些的好，还能让人觉得这种性情还算比较温柔谦恭呢。再说，人们也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装出一副举止良好的模样，世人便会一本正经地对待你。如果你装出一副坏模样，就不会受到如此的对待。这就是乐观主义的令人目瞪口呆的愚蠢之处。

温德米尔夫人　这么说来，你不想让人家认真对待你喽，达林顿

爵士？

达林顿爵士　不，不能说世人都是如此。世人认真对待的是哪些人呢？可以想象，就是那些令人乏味的人，从大主教到令人讨厌的人。我倒宁可要你，温德米尔夫人，你能比世上任何人待我更为认真才好。

温德米尔夫人　我——为什么是我？

达林顿爵士　（稍稍迟疑一下）因为我认为我们或许可称得上是好朋友。让我们成为好朋友吧。有朝一日你会需要一个朋友的

温德米尔夫人　你为什么说出这种话来？

达林顿爵士　噢！——我们总是会需要有朋友的。

温德米尔夫人　我觉得我们已经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了，达林顿爵士。我们可以一直保持这种关系，只要你不——

达林顿爵士　不怎么样？

温德米尔夫人　不要对我说出那种特傻的话来破坏这种关系。我想，你认为我是个清教徒吧？不错，我身上是有种清教徒的味道。我是被人用一种清教徒的方式培养大的。我很高兴能成为这样的人。在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我母亲就死了。你知道，我是一直跟我父亲的姐姐朱莉娅夫人一起生活的。她对我很严厉，但是她让我懂得什么是世人可原谅的，教我知道对与错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她根本不允许别人的恭维。我也不允许。

达林顿爵士　我亲爱的温德米尔夫人啊！

温德米尔夫人　（向后倚靠在沙发上）在你眼中，我好像挺落伍。——是的，我是这样！如果我与这一切同流合污的话，我就会感到十分遗憾的。

达林顿爵士　你觉得这个时代不好吗？

温德米尔夫人　就是嘛。如今的人们似乎都将生活看作是一种投机，生活并不是投机。它是一种象征。它的理想便是爱情。它的纯洁之处便在于牺牲。

达林顿爵士　（微微一笑）噢，牺牲可比什么都糟！

温德米尔夫人　（向前倾过身去）别这么说。

达林顿爵士　我就是要这么说。我能感觉到——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帕克中门上。

帕　克　夫人，下人们想知道，他们今晚是否要在露台上铺地毯？

温德米尔夫人　你觉得今晚不会下雨吧，达林顿爵士？

达林顿爵士　我可不愿听说什么在你的生日舞会上会下雨这种事。

温德米尔夫人　告诉下人们立即去铺吧，帕克。

〔帕克由中门下。

达林顿爵士　（仍然坐着没动）那么你是否认为——当然，我只是打个比方而已——你是否认为，如果有一对年轻夫妇，比方说结婚只有两年吧，如果丈夫突然成了一个女人——嗯，一个品行很不好的女人——的亲密朋友，总是前去拜访她，与她共进午餐，或许还为她付账——你认为作妻子的是否就不该对自己来一番安慰呢？

温德米尔夫人　（眉头皱了起来）安慰自己？

达林顿爵士　不错，我认为她应当这么做——我认为她有这种权利。

温德米尔夫人　就因为这个丈夫很卑鄙——难道说，做妻子的也该表现得十分卑鄙吗？

达林顿爵士　卑鄙这个词儿太可怕了，温德米尔夫人。

温德米尔夫人　这本来就是件卑鄙的事儿哪，达林顿爵士。

达林顿爵士　你知道不，我真是担心，在这个世上，好人也有相当大的害处哪。当然，他们最大的害处就是把坏事看得特别重。把人们分成好的或是坏的，这样做实在是很荒谬的事。人不是十分迷人，便是令人讨厌。我看好具有魅力的人，而你，温德米尔夫人，却禁不住要将自己归于他们这一类人。

温德米尔夫人　行了，达林顿爵士，（站起身，从桌子右边绕过去，经过他身前）坐着别动，我只不过想去把我的花整理好。（走向右中心的桌子）

达林顿爵士　（站起身，挪开椅子）我得这么说吧，我觉得你对现代生活太苛求了，温德米尔夫人。当然，我得承认，生活中确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比方说吧，大多数女人如今变得相当唯利是图。

温德米尔夫人　别去谈论这种人。

达林顿爵士　行啊，那么就撇开当然令人生畏的唯利是图之人好了，可你真的认为，女人只要犯下了世人所谓的过错，就永远得不到宽恕了吗？

温德米尔夫人　（站在桌边）我认为决不该宽恕她们。

达林顿爵士　那么男人呢？你觉得对女人的法则也一样适用于男人么？

温德米尔夫人　那当然！

达林顿爵士　我认为生活实在太复杂了，单凭这些严酷无情的法则是难以判定清楚的。

温德米尔夫人　可如果我们真的有了“这些严酷无情的法则”，我们就会发现，生活要变得简单多了。

达林顿爵士　你就不允许有例外么？

温德米尔夫人　决不!

达林顿爵士　啊,你真是一个迷人的清教徒哪,温德米尔夫人!

温德米尔夫人　这个形容词是根本不需要的,达林顿爵士。

达林顿爵士　我实在是按捺不住哪。除了诱惑,我什么都能抵挡。

温德米尔夫人　你倒很会装出一副时髦的软弱腔哪。

达林顿爵士　(瞧着她)那只不过是装装而已,温德米尔夫人。

〔帕克由中门上。

帕　克　伯维克公爵夫人和阿加莎·卡莱尔小姐到。

〔伯维克公爵夫人和阿加莎·卡莱尔小姐从中门上。帕克由中门下。

伯维克公爵夫人　(从中门走过来,互相握手)亲爱的玛格莉特,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你还记着阿加莎,对不?(走过舞台左中心)你好吧,达林顿爵士?我可不会让你认识我的女儿的,你这人太阴险了。

达林顿爵士　别这么说,公爵夫人。我倒是想当个阴险的男人,可我完全失败了。哎呀,有那么多的人都说我这人一生中还从没真正做过什么错事呢。当然,他们只是背着我才这么说的。

伯维克公爵夫人　他不是太可怕了吗?阿加莎,这是达林顿爵士。我要提醒你,对他说的话一句也别信。(达林顿爵士走到舞台右中心)不,不要茶,谢谢,亲爱的。(走过去,坐在沙发上)我们刚在马克比夫人家喝过茶。那茶也真太糟了。简直没法喝。我可一点也不奇怪。是她的女婿送的。亲爱的玛格莉特,阿加莎可一直在盼望着你家今晚的舞会哪。

温德米尔夫人　(在舞台左中心坐下)噢,你们千万别以为是一场舞会,公爵夫人。那只是为我过生日而搞的一次跳舞罢

了。一次小范围的、开始得很早的跳舞而已。

达林顿爵士　（站在舞台左中心）非常小，开始得很早，客人也都是经过挑选的，公爵夫人。

伯维克公爵夫人　（坐在左边的沙发上）当然，是该经过挑选。不过，亲爱的玛格莉特，我们对你家的规矩是非常了解的。说真的，在伦敦，像你这样的家庭实在是为数不多，只有这样的家庭使我觉得能带阿加莎前去，或者说，我觉得只有在这种地方，才能确保我亲爱的伯维克安然无虞。我真不知道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似乎到处都有那些十分可怕的人。他们肯定会到我家的聚会上来——如果不请这些人，他们就会大发雷霆。真的，是该有人挺身而出，对此加以抵制才是。

温德米尔夫人　我会的，公爵夫人。我不会请任何一个名声不好的人到我家来的。

达林顿爵士　（走向右中心）哦，别那么说，温德米尔夫人。我会得不到邀请的！（坐下来）

伯维克公爵夫人　噢，男人不打紧。可对女人，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都是良家女子。至少我们中有些人是。可是我们却完完全全给人逼到死角里去了。如果我们不时常对丈夫们唠叨几句，提醒他们我们完全有正当的权利这样做的话，丈夫们真的会把我们的存在完全给忘了。

达林顿爵士　说起婚姻游戏，公爵夫人，那可真是件怪事儿——顺便说一句，是一场完全不合时尚的游戏——妻子们拿了一手好牌，然而却不可避免地总是会输掉这墩怪牌。

伯维克公爵夫人　一墩怪牌？是指丈夫们吗，达林顿爵士？

达林顿爵士　对赶潮流的丈夫们来说，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名字。

伯维克公爵夫人　亲爱的达林顿爵士，你这人真是坏透了！

温德米尔夫人　达林顿爵士这人完全是小儿科。

达林顿爵士　啊，别这么说，温德米尔夫人。

温德米尔夫人　那你谈起生活来为什么总是这么小儿科呢？

达林顿爵士　因为我觉得生活实在是件太重要的事儿，真让人没法严肃认真地来谈论它。（走到台中）

伯维克公爵夫人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行了，达林顿爵士，就算我的脑子反应不灵敏，你把你说的意思好好给我解释一下吧。

达林顿爵士　（又走回到桌子后面）我想还是别解释的好，公爵夫人。如今是越说清楚反倒越会露马脚。再见！（跟公爵夫人握手道别）好了——（走向后台）——温德米尔夫人，再见。我今晚再来，行吗？就让我来吧。

温德米尔夫人　（站起身，跟达林顿爵士一起走到后台边）行，没问题。但是你别再对人说些傻乎乎的、不着边际的话。

达林顿爵士　（微微一笑）啊！你开始在改造我了。想要改造别人是件危险的事儿哪，温德米尔夫人。（鞠了一躬，从中门退下）

伯维克公爵夫人　（站起身来，走到台中）一个多么有魅力又多么邪恶的男人哪！我真是太喜欢他了。真高兴他就这么走了！你看上去多美啊！你这身衣服是哪儿买的？哎呀，我得告诉你，亲爱的玛格莉特，我真是太为你难受了。（走到沙发边，跟温德米尔夫人一起坐下）阿加莎，亲爱的！

阿加莎小姐　是，妈妈。（站起身来）

伯维克公爵夫人　我看见那儿有一本照相本，你要过去看看吗？

阿加莎小姐　是，妈妈。（走到左边的桌子边）

伯维克公爵夫人　可爱的姑娘！她太喜欢瑞士的相片了。我觉得这真是一种纯洁的品位。不过，我真的为你感到难受，玛

格莉特。

温德米尔夫人　（微笑着）这是为什么啊，公爵夫人？

伯维克公爵夫人　噢，为了那个可怕的女人。她穿着打扮得那么漂亮，可这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做出了一个这么坏的榜样。奥古斯塔斯——你知道，就是我那不要脸的兄弟——对我们来说带给我们的是多么大的痛苦——唉，奥古斯塔斯完全给她迷住了，这完全是件丑闻，因为上层社会是绝对不可能接纳她的。许多女人都有自己过去的情人，然而人家告诉我她至少有十来个，而且她是见一个要一个。

温德米尔夫人　你这是在说谁啊，公爵夫人？

伯维克公爵夫人　我在说厄林恩太太。

温德米尔夫人　厄林恩太太？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公爵夫人。她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伯维克公爵夫人　可怜的孩子！阿加莎，亲爱的！

阿加莎小姐　是，妈妈。

伯维克公爵夫人　到露台上去吧，去看看落日，行不？

阿加莎小姐　好吧，妈妈。（从左边落地窗下）

伯维克公爵夫人　多可爱的姑娘！她真是太喜爱日落了！这是一种多么高雅的情趣啊，不是吗？不管怎么说，没什么比得上大自然的风景的，对不？

温德米尔夫人　哎，公爵夫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为什么要跟我谈起这个女人？

伯维克公爵夫人　你真的不知道吗？说真的，我们都为这事感到十分难过。就在昨天晚上，在亲爱的詹森夫人家里，每个人都在说，在伦敦的所有男人中，竟是温德米尔做出那种事来，真是太奇怪了。

温德米尔夫人　我的丈夫——他究竟跟那样的一种女人有什么

瓜葛？

伯维克公爵夫人　啊，亲爱的，可不是吗？问题就在这儿。他老是去看她，一次就在她那儿呆上好几小时，只要他在那儿，别的人她就一概不见。没有什么夫人去拜访她，亲爱的，然而她却有那么多名声不好的男朋友——特别是我的兄弟，正如我告诉你的——正是这事儿，使温德米尔让人说得那么难听。我们大家一向都把他看作是一个模范丈夫，但是我很担心，这事是确切无疑的。我亲爱的侄女儿——就是萨维尔家的那些姑娘，你认识的，对不？都是些那么温顺的姑娘们——长相一般，绝对的一般，不过为人却相当好——她们总是坐在窗边做刺绣活儿，为穷人制做一些粗陋的东西，我觉得，在这种可怕的大讲社会主义的日子里，这些东西对穷人倒是十分有用的，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在柯曾大街租了一幢房子，就在她们家的对面——那也是一条十分上流的大街！我真不知道我们所处的世道变得怎么样了！她们告诉我，温德米尔一星期去她家四五次——她们看见他了。她们实在按捺不住了——尽管她们从来不胡编乱造，是的——哦，当然——她们把这件事告诉了每一个人。而最糟不过的是，人家还告诉我，这个女人从某个人那儿弄到了许多许多钱，因为从原来的情况来看，她在六个月前来到伦敦时是身无分文，可如今她却在五月广场大街有了这幢漂亮的房子，每天下午赶着她的小马车到公园去，还有别的——是的，所有的一切——就发生在她认识了可怜的温德米尔宝贝以后。

温德米尔夫人　噢，我真没法相信这事！

伯维克公爵夫人　可这事千真万确，我亲爱的。全伦敦的人都知道这事。我觉得最好把这事告诉你，这就是我来这儿的

原因，同时我还要建议你马上带温德米尔去霍姆堡或是艾克斯，那儿总会有些可供他消遣的事，而且你也可以一直盯着他。老实告诉你吧，我亲爱的，在我刚结婚不久，我故意在几个场合装出病得很厉害的样子，硬着头皮喝下了最难喝的矿泉水，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能让伯维克离开城市。他这人感情太丰富了，尽管我得说，他从来没把大笔钱给过什么人。在这点上他的原则性相当强！

温德米尔夫人　（打断了她）公爵夫人，公爵夫人，这是不可能的！（站起身，走过去来到舞台中）我们结婚才不过两年。我们的孩子还只有六个月。（在左边那张桌子右首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

伯维克公爵夫人　啊，那是个多么可爱的小宝贝啊！小宝贝怎么样啊？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我希望是个女孩——啊，不，我记起来了，是个男孩！真太遗憾了。男孩实在太讨厌了。我的儿子荒唐不羁。你根本没法指望他什么时候会回家。他离开牛津才几个月——我真不知道那所学校是怎么教育他们的。

温德米尔夫人　所有的男人都很坏吗？

伯维克公爵夫人　哦，全都是，亲爱的，全都是，绝无例外。他们从来不会变好。男人会变老，但是他们决不会变好。

温德米尔夫人　温德米尔和我是为了爱才结婚的。

伯维克公爵夫人　是呀，我们一开始也是这样的。只不过是伯维克那么的粗蛮，还不断威胁说要去自杀，这才使我接受了他，可婚后一年还没过，他就在各种颜色、各种式样、各种材料制作的裙衩后紧追不舍了。事实上，还没等蜜月过完，我就逮住他正死缠住我的女仆，那是一个非常漂亮、也很正派的姑娘。我立即毫无理由地将她解雇了。——不，我记得

是将她转送给我姐姐了；可怜而可爱的乔治先生眼睛近视得那么厉害，我以为不会出事的。然而事情还是发生了，不过——那是最最不幸的事。（站起身）现在，亲爱的孩子，我必须走了，因为我们要外出用餐。我得提醒你，别太把温德米尔那么点出格的事儿放在心上。只要把他带到国外去就行了，他会完好无损地回到你的身边的。

温德米尔夫人　回到我的身边？（走到台中）

伯维克公爵夫人　（走到台左中心）不错，亲爱的，那些邪恶的女人将丈夫从我们身边夺走，但是，当然喽，他们总是会回来的，只不过稍稍受点损伤而已。别去大吵大闹，男人们痛恨这样！

温德米尔夫人　你真是太好了，公爵夫人，特地来把这事告诉我。不过我没法相信我丈夫会对我不忠实。

伯维克公爵夫人　可爱的孩子！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可现在我知道了，所有的男人都是没人性的人。（温德米尔夫人打了一下铃）惟一要做的事便是让这些坏家伙吃得好。一个好的厨师会创造奇迹，我知道你就很有本事。我亲爱的玛格莉特，你不会哭吧？

温德米尔夫人　你不必担心，公爵夫人，我从来都不会哭。

伯维克公爵夫人　这样太好了，亲爱的。哭是丑女人的避难所，但却是漂亮女人的毁灭地。阿加莎，亲爱的！

阿加莎小姐　（从左侧上场）是，妈妈。（站回到左中心桌子的后面）

伯维克公爵夫人　来，跟温德米尔夫人告别，谢谢她能让你这样一个有魅力的人来看她。（又一次走过来）顺便说一句，我得感谢你给霍珀先生也送了一张请帖——他就是现在人们十分看重的那种富有而年轻的澳大利亚人。他的父亲靠出

卖那种装在镀锌圆罐里的食品——我相信，大多数都很可口——而发了一大笔财，我猜想这种东西连仆人们都不乐意去吃的。不过，他的儿子相当有趣。我觉得他已经给亲爱的阿加莎的聪明谈吐给迷住了。当然，没有她我们会感到非常遗憾的，不过我认为，在每一个社交季节来临之际，一个母亲不同自己的女儿分离的话，那这个母亲并不是真的对女儿有感情。我们今晚再来，亲爱的。（帕克打开了中门）记住我的忠告，立刻带那个可怜的家伙出城去，这是惟一要做的事。再跟你说声再见；走吧，阿加莎。

〔公爵夫人同阿加莎小姐从中门退场。

温德米尔夫人　多可怕啊！现在我总算明白了，达林顿爵士拿那对结婚还不到两年的夫妻来打比方是什么意思了。噢！这不可能是真的——她讲到已经给了那个女人一大笔钱。我知道阿瑟把他的支票本放在哪儿——就在那张书桌的一个抽屉里。我说不定能从那儿发现线索。我会发现的。（打开抽屉）不，这一定是个荒唐的误会。（站起身，走到台中央）是一个愚蠢的诽谤！他爱我！他爱我！不过我为什么不去瞧一瞧呢？我是他的妻子，我有看的权利！（返身回到书桌边，拿出支票本，一页一页检查起来，脸上露出了微笑，同时如释重负地叹息一声）我早知道的！这个愚蠢的故事里没有一句真话。（把支票本放回抽屉里。在这么做的同时，她一惊，拿出了另一本支票本）还有一本——保密的——还锁着！（想把它打开，但失败了。见到书桌上有一把裁纸刀，便用它划开了支票本的面子。开始检查第一页）"厄林恩太太——六百镑——厄林恩太太——七百镑——厄林恩太太——四百镑。"噢！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多么可怕啊。（把支票本扔在地上）

〔温德米尔爵士从中门上。

温德米尔爵士　哎，亲爱的，那把扇子送来了么？（走到台右中心。见到了那本支票本）玛格莉特，你把我的支票本划开了。你没有权利这么做！

温德米尔夫人　你被人发现了，你就认为这事做错了，对不？

温德米尔爵士　我认为做妻子的偷窥她丈夫的隐私是不对的。

温德米尔夫人　我没有偷窥丈夫的隐私。我是在半小时前才刚知道有这么个女人。有人很同情我，出于好心把这事告诉了我，说伦敦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你每天跑到柯曾大街去，去看你疯狂迷恋的心上人，你把大把大把的钱抛在这个无耻的女人身上！（走到台左）

温德米尔爵士　玛格莉特！别这么说厄林恩太太，你不知道这样说有多么不公正！

温德米尔夫人　（向他转过身）你非常看重厄林恩太太的名誉。我希望你也一样看重我的名誉。

温德米尔爵士　你的名誉没有受到损伤，玛格莉特。你根本就没法想象到……（把支票本放回到书桌里）

温德米尔夫人　我觉得你把钱花得太莫名其妙。就这么回事。噢，别以为我在乎的是这些钱。至今为止我关心的是，你说不定会把我们拥有的一切全不当回事儿，胡乱扔掉。不过我真正在乎的是，你爱过我，你还教会了我爱你，可你竟会抛弃了我的爱，转而去接受另一种用金钱买来的爱。哦，这真是太可怕了！（在沙发上坐下）感到大为丢脸的人是我！你什么感受也没有。我觉得受到了玷污，莫大的玷污。你不可能意识到，如今，对我来说，过去的那六个月是多么的可怕丑恶——你给我的每一个吻在我的记忆里留下的也是污点。

温德米尔爵士　(走到她的身边)别这么说，玛格莉特。在这整个世界上除了你，我从来就没爱过别人。

温德米尔夫人　(站起身)那么，这个女人是谁？你为什么为她租了一幢房子？

温德米尔爵士　我根本没有为她租过房子。

温德米尔夫人　你给了她租房子的钱，这是同样性质的事。

温德米尔爵士　玛格莉特，打从我认识厄林恩太太以来……

温德米尔夫人　那么有一个厄林恩先生么？——要不他只是个神话？

温德米尔爵士　她丈夫在许多年前就已经死了。她只身活在这个世界上。

温德米尔夫人　没有亲戚？(停了一下)

温德米尔爵士　一个也没有。

温德米尔夫人　这倒是挺奇怪的，不是么？(走到台左)

温德米尔爵士　(走到台左中心)玛格莉特，我是想要对你说的——我求你听我说——就我所知，厄林恩太太，她个人品行相当不错。如果放在多年前……

温德米尔夫人　哦！(走到台右中心)我不想听她的人生细节！

温德米尔爵士　(站在台中)我也不想跟你讲任何有关她的人生细节。我只要告诉你——厄林恩太太曾是个非常有名望的、可爱的、受人尊敬的人。她出身名门，她有地位——可她失去了一切——可以这么说吧，把一切全扔了。这就使一切显得更其苦涩。一个人能够忍受不幸——因为这些不幸全都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它们都是意外。然而不得不去忍受由于自己的过错所带来的苦痛——唉！——那才是人生中让人难以忍受的。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她差不多还是个姑娘。她结婚的时间甚至比你还短。

温德米尔夫人　我对她毫无兴趣——再说——你不应该拿这个女人来跟我相提并论。这种评判标准大有问题。（坐在了书桌的右侧）

温德米尔爵士　玛格莉特，你能拉这个女人一把。她想要回到上层社会中来，她需要你去帮助她。（走到她身边）

温德米尔夫人　我！

温德米尔爵士　不错，你。

温德米尔夫人　她真是太无礼了！（停顿了一下）

温德米尔爵士　玛格莉特，我来是求你帮我个大忙，我还是这么要求你，尽管你已经发现了我有意不想让你知道的事，那就是我给了厄林恩太太一大笔钱。我要求你送张请帖给她，请她今晚来我家作客。（站在她的左边）

温德米尔夫人　你发疯了！（站起身）

温德米尔爵士　我求你了。人们或许会对她议论纷纷，当然，肯定会的，不过他们一点不知道有什么绝对不利于她的事。她已经去拜访过好几户人家了——我得承认，并不是到你会去的那种人家，不过确实是有女人去的地方，也就是如今称作为社交场合的那种地方。然而这样还是不能令她满足。她想要你接受她的一次拜访。

温德米尔夫人　我想，这对她来说就是个胜利了，对不？

温德米尔爵士　不；不过，由于她知道你是个好女人——如果她到这儿来过一次，她就会获得一种机会，使她能过上比过去更幸福、更有自信的生活。她将不会再进一步同你来往。你难道不肯帮助一个正想返回生活的女人吗？

温德米尔夫人　不！如果一个女人真的会悔恨的话，那她就决不会希望回到那个毁了她，或者看见她被毁的社交场合中去。

温德米尔爵士　我求求你了。

温德米尔夫人　（走到右边的门口）我要去换衣服准备开晚餐了，今晚别再提起这事儿了。阿瑟，（走到台中他身边）你以为，就因为我没了父亲或是母亲，我在这世上就成了一个孤独的人，你想怎么待我就能怎么待我。你错了，我有朋友，许多朋友。

温德米尔爵士　（站在台左中心）玛格莉特，你这么讲真是很蠢，这么随便。我不会同你争吵的，不过我要求你今晚一定得请厄林恩太太来。

温德米尔夫人　（站在台右中心）我决不会做这样的事。（向台左角走去）

温德米尔爵士　你不肯？（走到台中心）

温德米尔夫人　绝对不行！

温德米尔爵士　啊，玛格莉特，就为我这么去做吧；这是她最后一个机会了。

温德米尔夫人　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温德米尔爵士　好女人竟也有这么狠！

温德米尔夫人　坏男人竟有这么脆弱！

温德米尔爵士　玛格莉特，我们男人或许没一个是好的，足以配得上跟我们结婚的女人——这话千真万确——不过你别以为我会——唉，这么说太荒唐了！

温德米尔夫人　为什么你就会跟别的男人不同？人家告诉我，在伦敦，几乎每一个做丈夫的都会为了某种可耻的恋情而将自己的生命虚掷。

温德米尔爵士　我不是那样的男人。

温德米尔夫人　这我可不敢肯定！

温德米尔爵士　你心里是一清二楚的。算了，别在我们两人中

间一再制造裂痕了。天知道，刚才那几分钟令我们产生了多大的隔阂。快坐下把这张请帖写好吧。

温德米尔夫人　在这世上没什么东西能让我这么做。

温德米尔爵士　（走到书桌边）那么我来写吧！（按了电铃，然后坐下写起请帖来）

温德米尔夫人　你打算邀请这个女人来吗？（走到他身边）

温德米尔爵士　不错。（停顿）

〔帕克上场。

温德米尔爵士　帕克！

帕　克　是，先生。（来到台左中心）

温德米尔爵士　把这封信送到柯曾大街八十四号A幢，交给厄林恩太太。（走过台左中心，把信交给帕克）不要回复！

〔帕克由中门退场。

温德米尔夫人　阿瑟，如果那个女人到这儿来，我会羞辱她的。

温德米尔爵士　玛格莉特，别这么说。

温德米尔夫人　我说到做到。

温德米尔爵士　孩子，如果你干出这种事，全伦敦的每一个女人都会觉得你这人太可怜了。

温德米尔夫人　全伦敦的每一个好女人都会为我感到骄傲。我们一直都是太姑息了。我们必须做出一个样子，我想就从今晚开始。（拿起扇子）是的，你今天送给了我这把扇子；这是你给我的生日礼物。如果那个女人踏进我家的门槛，我就用这把扇子抽她的脸。

温德米尔爵士　玛格莉特，你不能做出这样的事。

温德米尔夫人　你还不了解我！（走到台右）

〔帕克上场。

温德米尔夫人　帕克！

帕　克　是，夫人。

温德米尔夫人　我要在自己的房间里吃午饭。事实上，我不想吃饭了。到十点半时检查一下，看看一切是否都准备好了。还有，帕克，今晚通报每一位客人的名字时，一定要念得非常清楚。有时你说得太快，我没法听清。我特别想听清每个人的名字，免得搞错。明白了吗，帕克？

帕　克　是的，夫人。

温德米尔夫人　这就行了。

〔帕克由中门下场。

温德米尔夫人　（转向温德米尔爵士）阿瑟，我警告你——如果那个女人来到这儿——

温德米尔爵士　玛格莉特，你这样会毁了我们的！

温德米尔夫人　我们！从此刻起，我的生活就跟你的生活不搭界了。不过，如果你不想在公众面前出丑，就立即给这个女人写信，告诉她，我禁止她到这儿来！

温德米尔爵士　我决不会写的——我不能写——她一定得来！

温德米尔夫人　那么我一定会说到做到。（走向右门）你让我别无选择。（从右门出去）

温德米尔爵士　（在她身后追去）玛格莉特！玛格莉特！（停下来）天啊！我该怎么办哪？我不敢告诉她这个女人到底是谁。这个耻辱会要她的命的。（一屁股坐在一把椅子里，用两手捂住了脸）

幕　落

第二幕

〔场景：在温德米尔爵士家的起居室。

〔右边的上门通向舞厅，乐队正在这里演奏。宾客由左门进入。左边的上门通向灯火通明的露台。棕榈、鲜花，还有五彩缤纷的灯光。起居室里挤满了客人。温德米尔夫人正在接待客人。

伯维克公爵夫人　（走到台中）真怪，温德米尔爵士不在这儿。霍珀先生也来得太晚了。阿加莎，你已经等了他五支舞曲了，对不？（走过来）

阿加莎小姐　是，妈妈。

伯维克公爵夫人　（坐在沙发上）让我看看你的请帖。我真高兴，温德米尔夫人重新用起了请帖。——只有见到它们，做母亲的才会觉得安全。你这单纯可爱的小东西！（划去了两个名字）良家姑娘决不该跟这样的年轻小子们跳华尔兹！它看上去太放荡了！最后两支舞你倒可以同霍珀先生一起在露台上跳。

〔邓伯先生和普莱姆戴尔夫人从舞厅里进来。

阿加莎小姐　是，妈妈。

伯维克公爵夫人　（扇起了扇子）那儿的空气真是清新。

帕　克　考珀－考珀太太到。斯塔特菲尔德夫人到。詹姆斯·罗伊斯顿先生到。盖伊·伯克利先生到。

〔通报的这几个人物依次上场。

邓　伯　晚上好，斯塔特菲尔德夫人。我想这是这个社交季节的最后一次舞会了，对不？

斯塔特菲尔德夫人　我想是吧，邓伯先生。这个社交季节挺不错的吧？

邓　伯　非常不错！晚上好，公爵夫人。我想这可能是这个季节的最后一次舞会了？

伯维克公爵夫人　我想是吧，邓伯先生。这个季节过得实在太乏味了，不是吗？

邓　伯　乏味透了！乏味透了！

考珀－考珀太太　晚上好，邓伯先生。我想这可能是这个季节的最后一次舞会了，是吗？

邓　伯　噢，我想可能不会吧。可能还会有两次。（慢步踱向后面的普莱姆戴尔夫人）

帕　克　拉福德先生到。杰德伯格夫人和格雷厄姆小姐到。霍珀先生到。

〔通报的这几个人物依次上场。

霍　珀　你好吗，温德米尔夫人？你好吗，公爵夫人？（向阿加莎小姐鞠了一躬）

伯维克公爵夫人　亲爱的霍珀先生，你来得这么早，这真是太好了。我们都知道，你是怎么在伦敦到处跑来跑去的。

霍　珀　伦敦是首都嘛！伦敦跟悉尼大不相同，根本不像悉尼那样闭塞。

伯维克公爵夫人　啊！我们都知道你的价值，霍珀先生。我们真希望像你一样的人多一些才好。那会使生活变得简朴得多。你知道吗，霍珀先生，亲爱的阿加莎和我对澳大利亚非常感兴趣。有那么多可爱的袋鼠在四周飞来飞去，那景色一定美极了。阿加莎已经在地图上找到它了。那地方的形

状多古怪哪！就好像一个巨大的装货箱。不过，那是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对不？

霍　珀　难道它不是跟其他的国家同时建立的吗，公爵夫人？

伯维克公爵夫人　你真聪明，霍珀先生。你生来就有一种聪明之处。好了，我不该再留住你了。

霍　珀　不过我很想同阿加莎小姐跳支舞，公爵夫人。

伯维克公爵夫人　哦，我希望她还留下一支舞没跳。你还有一支舞没跳么，阿加莎？

阿加莎小姐　是，妈妈。

伯维克公爵夫人　就是下一支？

阿加莎小姐　是，妈妈。

霍　珀　能有此荣幸吗？

〔阿加莎鞠了一躬。

伯维克公爵夫人　这可是个喋喋不休的小家伙，霍珀先生，麻烦你帮我好好照顾一下。

〔阿加莎小姐和霍珀先生走进了舞厅。

〔温德米尔爵士从左门上场。

温德米尔爵士　玛格莉特，我有话跟你说。

温德米尔夫人　等一会儿。

〔乐声停止了。

帕　克　奥古斯塔斯·洛顿爵士到。

〔奥古斯塔斯爵士上场。

奥古斯塔斯爵士　晚上好，温德米尔夫人。

伯维克公爵夫人　詹姆斯先生，你能带我去舞厅吗？奥古斯塔斯今晚跟我们一起吃饭。我为这个时刻已经等了亲爱的奥古斯塔斯好久了。

〔詹姆斯·罗伊斯顿先生抬起胳臂，引她一起进了舞厅。

帕　克　阿瑟·博登夫妇到。佩斯利爵士和夫人到。达林顿爵士到。

〔通报的这几个人物依次上场。

奥古斯塔斯爵士　（走到温德米尔爵士身边）亲爱的伙计，我特别想跟你谈谈。我实在是累成个鬼影了。我知道从我的外表上还看不出。我们每一个男人的外表跟内在从来都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件该死的大好事。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她是谁？她打哪儿来？她为什么没有一个像样的亲戚？真是见鬼，什么亲戚！不过有了亲戚会使一个人他妈的看上去受人尊敬。

温德米尔爵士　我想，你这是在说厄林恩太太吧？我不过是在六个月前才见到她。在那以前，我从不知道有这么个人的存在。

奥古斯塔斯爵士　可从那以后你就见到她许多次了。

温德米尔爵士　（冷冷地）是的，从那时起我见到她许多次了。我刚刚还见到她。

奥古斯塔斯爵士　天哪！女人们都非常恨她。今晚我跟阿拉贝拉一起吃饭！天啊！你该听听她是怎么说厄林恩太太的。她把她说得一无是处……（低语）伯维克和我告诉她别说得太过分了，因为提到的这位女士一定有一个极其美妙的身段。你真该看见阿拉贝拉的那副表情才好！……不过，瞧这儿，亲爱的小伙子。我不知道该拿厄林恩太太怎么办。天哪！我倒是该和她结婚的；她对待我真他妈的太无动于衷了。她也太聪明了！不管是什么，她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天哪！她跟你作了解释。她把什么都跟你讲清楚了——而这一切全都不一样。

温德米尔爵士　没必要对我跟厄林恩太太的友谊作什么解释。

奥古斯塔斯爵士　哼！好吧，看看这儿，亲爱的伙计。你认为她会踏进这个该死的所谓的上层社交场合吗？你会把她介绍给你的妻子吗？随你再怎么转弯抹角兜圈子也没用的。你会这么做么？

温德米尔爵士　厄林恩太太今晚要上这儿来。

奥古斯塔斯爵士　你妻子给她送了请帖啦？

温德米尔爵士　厄林恩太太已经收到了一张请帖。

奥古斯塔斯爵士　那么说她没什么问题了，亲爱的小伙子。不过为什么你先前没告诉我？免得我费这么多心思，也不会他妈的这么担惊受怕了！

〔阿加莎小姐和霍珀先生走来，从左上门退出走到了露台去。

帕　克　塞西尔·格雷厄姆先生到！

〔塞西尔·格雷厄姆先生上场。

塞西尔·格雷厄姆　（向温德米尔夫人鞠了一躬，走过去同温德米尔爵士握手）晚上好，阿瑟。你为什么不问我好？我喜欢人家向我问好。这样表明大家对我的健康十分关心。唉，今晚我可不怎么好。不得不跟我家人一起进餐。我真是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的家人总是那么令人乏味。我父亲在饭后会大谈道德经。我告诉他，他太老了，根本就不知道好歹。不过我的经验告诉我，人一旦老得差不多时，还想多懂得一些，可实际上根本什么也没法弄清楚了。喂，塔比！听说你又准备结婚了；我还以为你对这种婚姻游戏已经感到厌倦了呢。

奥古斯塔斯爵士　你这人实在太浅薄了，我亲爱的小伙子，极其浅薄！

塞西尔·格雷厄姆　那倒要说一句，塔比，那又是怎么回事呀？

你到底是已经结过两次婚，离过一次婚，还是离过两次婚结过一次婚了呢？要我说呀，你已经离过两次婚结过一次婚了。这样说听起来更有可能。

奥古斯塔斯爵士　我的记性实在太差了。我真的记不住这事儿了。（向台右走去）

普莱姆戴尔夫人　温德米尔爵士，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想问问你。

温德米尔爵士　恐怕——请原谅——我得去我妻子那儿。

普莱姆戴尔夫人　噢，你千万别这样去想。对一个丈夫来说，在现今这些日子里，如果他想在公众场合对自己的妻子表示一点关照之心，实在是件十分危险的事情。这样总会令人们觉得，等他们单独在一起时，他肯定会揍她。看起来，美满幸福的婚姻在世人的眼中已经成了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不过，等晚餐时，我会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向通向舞厅的那扇门走去）

温德米尔爵士　（走到台中心）玛格莉特！我必须跟你谈谈。

温德米尔夫人　你能帮我拿一下这把扇子么，达林顿爵士？谢谢。（向他走去）

温德米尔爵士　（走到她身边）玛格莉特，你在午饭前说的那些话，当然只是说说的喽？

温德米尔夫人　今晚，那个女人不会到这儿来吧。

温德米尔爵士　（走到台右中心）厄林恩太太会来的，如果你不管用什么方式骚扰她，或是伤害了她，你就会给我们两个人都带来耻辱和悔恨。记住这一点！啊，玛格莉特！请相信我！作妻子的应该相信自己的丈夫！

温德米尔夫人　（走到台右）伦敦到处都是依赖自己丈夫的女人。谁都能一眼就认出她们。她们看上去总显得那么悲

哀。我才不想成为她们中的一个呢。(走向前)达林顿爵士,你能把扇子还给我么?谢谢……扇子是样很有用的东西,对不?……今晚我需要一个朋友,达林顿爵士,我先前倒不知道我这么快就需要一个朋友了。

达林顿爵士　温德米尔夫人!我知道这种时候总有一天会来的;不过为什么是今晚呢?

温德米尔爵士　我得去告诉她。我必须这么做。如果闹出什么事来那真是太可怕了。玛格莉特……

帕　克　厄林恩太太到!

〔温德米尔爵士一惊。厄林恩太太上场,衣着光艳照人,非常庄重。温德米尔夫人抓紧了扇子,然后听任扇子掉落到地上。她冷冷地朝厄林恩太太鞠了一躬,后者温柔地回了一躬,飘然上场。

达林顿爵士　你的扇子掉了,温德米尔夫人。(捡起扇子,递给她)

厄林恩太太　(走到台中)你好吗,温德米尔爵士?你温柔的妻子看上去多迷人哪!真像个画中之人!

温德米尔爵士　(用低沉的声音说)你的到来就像刮来了一阵可怕的大风!

厄林恩太太　(微微一笑)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聪明的事。顺便说一声,今晚你必须好好照看我。我对这些女人感到很害怕。你必须把我介绍给其中的一些人。男人我总是能应付自如。你好吗,奥古斯塔斯爵士?最近你大大地怠慢了我。从昨天起我就没见过你。恐怕你这人一点不讲信用。所有的人都这么对我说。

奥古斯塔斯爵士　(走到台右)说真的,厄林恩太太,请让我解释。

厄林恩太太　（走到台右）不，亲爱的奥古斯塔斯爵士，你什么也没法解释。那正是你的魅人之处。

奥古斯塔斯爵士　啊！厄林恩太太，如果你觉得我身上还有魅力——

〔他们在一起交谈起来。温德米尔爵士不安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老是看着厄林恩太太。

达林顿爵士　（对温德米尔夫人说）你脸色多么苍白啊！

温德米尔夫人　胆小鬼的脸色总是会发白！

达林顿爵士　你看上去要晕倒了。快到露台上去。

温德米尔夫人　好的。（对帕克）帕克，叫人把我的斗篷拿出来。

厄林恩太太　（走到她身边）温德米尔夫人，你家的露台灯火通明，多美啊。让我想起了罗马的多里安王子广场。

〔温德米尔夫人冷冷地鞠了一躬，与达林顿爵士走开了。

厄林恩太太　噢，你好吗，格雷厄姆先生？那是你的婶婶杰德伯格夫人吗？我非常想认识她。

塞西尔·格雷厄姆　（迟疑了片刻，显得很窘迫）哦，当然，如果你希望的话。卡罗琳婶婶，请允许我为你介绍厄林恩太太。

厄林恩太太　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杰德伯格夫人。（挨着她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你的侄子和我是好朋友。我对他的政治生涯极感兴趣。我认为他一定能有辉煌的成就。他的思想如托利党人，他的谈话像自由激进党人，如今做到这样太重要了。他又是一个口若悬河的演讲者。不过我们都知道他是从谁身上继承到这一切的。昨天，就在猎园里，艾伦代尔爵士还对我说，格雷厄姆先生的口才几乎跟他的婶婶一样好。

杰德伯格夫人　（在右侧）你真太客气了，对我说了这些动听

的话!

〔厄林恩太太笑起来,继续同她交谈着。

邓　伯　(对塞西尔·格雷厄姆)你将厄林恩太太介绍给杰德伯格夫人了?

塞西尔·格雷厄姆　不得不这样,我亲爱的朋友。毫无办法! 那个女人能让人去做她想做的一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讲不清。

邓　伯　老天保佑,她别跟我讲话! (晃晃悠悠地向普莱姆戴尔夫人走去)

厄林恩太太　(在台中,对杰德伯格夫人说)是星期四吗? 太令人高兴了。(站起身,大笑着,对温德米尔爵士说)要彬彬有礼地跟这些贵族老遗孀谈话真太乏味了! 然而她们却总是要人这样!

普莱姆戴尔夫人　(对邓伯先生说)跟温德米尔爵士在谈话的那个打扮漂亮的女人是谁?

邓　伯　我可什么也不知道! 活像一本下流的法国小说[①]中的奢侈人物的翻版,就是那种专为英国市场而出版的小说。

厄林恩太太　那不是可怜的邓伯跟普莱姆戴尔夫人吗? 我听说她对他可是嫉妒万分。看来他今晚并不急于要同我说话。我想他一定怕她。这种浅黄色皮肤的女人都有一副坏脾气。你知道,我想我要先同你跳舞,温德米尔爵士。(温德米尔爵士咬紧嘴唇,皱起眉头)这会使奥古斯塔斯爵士大为嫉妒的! 奥古斯塔斯爵士! (奥古斯塔斯爵士走过来)温德米尔爵士硬是要我先同他跳舞,因为这是在他的家里,我实在没法拒绝。你知道,我很快就会跟你跳舞的。

---

① 原文为法语。

奥古斯塔斯爵士　（深深地鞠一躬）我希望我能这么想，厄林恩太太。

厄林恩太太　你知道这一点真是太好了。我能想象得出，一个人如果能倾其一生同你跳舞，那真是回味无穷。

奥古斯塔斯爵士　（把手插在白色西装背心里）噢，谢谢你，太感谢你了。你是所有女士中最令人倾倒的人！

厄林恩太太　这话真说得太动听了！这么简捷又这么诚恳！我就喜欢听这种话。行了，你该帮我拿住这束鲜花。（挽住温德米尔爵士的胳臂向舞厅走去）哎，邓伯先生，你好吗？真太抱歉了，前三次你来看我，我都出去了。请在星期五过来吃午餐。

邓　伯　（极其冷漠地）太高兴了！

〔普莱姆戴尔夫人愤愤不平地瞪着邓伯先生。奥古斯塔斯爵士手捧鲜花，跟在厄林恩太太和温德米尔爵士身后走进了舞厅。

普莱姆戴尔夫人　（对邓伯）你真不是人！我决不会再听信你一句话！为什么你告诉我，说什么你根本不认识她？你先后去看过她三次又意味着什么？你不许去那儿同她共进午餐；当然你听得懂那是什么意思？

邓　伯　我亲爱的劳拉，我是做梦也不会去的！

普莱姆戴尔夫人　你还没告诉我她叫什么呢！她是谁？

邓　伯　（轻轻咳了一声，抚了抚头发）她是厄林恩太太。

普莱姆戴尔夫人　是那个女人呀。

邓　伯　正是；每个人都这么称呼她。

普莱姆戴尔夫人　真太有意思了！实在太有意思了！我真该好好瞧瞧她才是。（走到舞厅门口，向里面望去）我听人说起过她，那些事太让人吃惊了。人们说她正在将可怜的温德

米尔爵士给毁了 温德米尔夫人这人死要面子，竟然邀请了她！可笑之极！这么一个品行端正的好女人也会做出一件愚不可及的事，你准备在星期五去吃午餐吧！

邓　伯　怎么讲？

普莱姆戴尔夫人　因为我要你带上我的丈夫。最近他实在太会献殷勤了，弄得他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好了，这个女人正合他的口味。只要她乐意，他会陪着她，不管跳多久舞都行，也用不着来烦我了。我向你保证，这种女人是最最有用的。她们成了他人婚姻的基础。

邓　伯　你这人真叫人猜不透！

普莱姆戴尔夫人　（看住他）我希望如此！

邓　伯　我——对我自己来说是如此吧。世上惟有我这个人才想把一件事了解透彻；不过眼下我瞧不出有这样的机会。

〔他们一起进入舞厅，温德米尔夫人和达林顿爵士从露台上进了起居室。

温德米尔夫人　是啊，她来到这儿真是太可怕了，令人无法忍受。现在我明白你今天在吃茶时说的那些话的意思了。那时你为什么不把一切全告诉我？你该告诉我的！

达林顿爵士　我不能讲哪！一个男人不能讲关于另一个男人的这种事情！可如果我知道他逼你邀请她今晚到这儿来的话，我想我会告诉你的。至少，你不会受到这种侮辱了。

温德米尔夫人　我没有请她。他坚持要请她来——不管我怎样恳求他——不管我怎样忠告他。噢！这幢房子因为我而受到了玷污！在她同我丈夫跳舞时，我觉得这儿的每个女人都在嗤笑我。我做了些什么哪，竟要我忍受这些？我把我的一生都给了他。他拿走了它——利用了它——糟蹋了它！我自己都觉得我下贱；可我缺少勇气——我是个懦夫！

（在沙发上坐下来）

达林顿爵士　如果我算是真正了解你的话，我知道你是不可能跟一个这样待你的男人一起生活的！你跟他一起过的算是种什么样的生活哪？你会觉得他一天到晚每时每刻都在对你撒谎，你会觉得他眼中的神情全是虚假的，他的声音是虚假的，他的触摸是虚假的，他的感情是虚假的。当他对别的女人感到厌倦时，他会回到你的身边；你不得不去抚慰他。当他为别的女人倾倒时，他会回到你的身边；你不得不去讨他欢心。对他来说，你将不得不成为他真实生活的一层面具，掩盖他秘密的一道屏幕。

温德米尔夫人　你说得一点没错——太对了。可我该到哪儿去呢？你说过你会成为我的朋友，达林顿爵士。——告诉我，我该怎么办？现在就成为我的朋友罢。

达林顿爵士　就男人和女人而言，是不可能存在什么友情的。只有感情、仇视、崇拜、爱恋，但是没有友情。我爱你——

温德米尔夫人　不，不！（站起身）

达林顿爵士　是的，我爱你！在这世界上你对我而言比什么都重要。你丈夫给了你什么？什么也没有。他把所有的一切全都给了那个邪恶的女人，他不顾一切将她带进了你的社交场合，塞进了你的家，当着众人的面羞辱了你。我要将我的生命奉献给你……

温德米尔夫人　达林顿爵士！

达林顿爵士　我的生命——我全部的生命。拿去吧，你想拿它怎么样就随你的心愿吧……我爱你——我之爱你就好像我从来没爱过这世上的任何人。从我遇见你那一刻起，我就爱上了你，我不顾一切地、万分崇拜地、疯狂地爱上了你！那时你并不知道——现在你知道了！今晚就离开这个家。

我不会对你说这世界分文不值，也不会告诉你世俗之言不值什么，或是社交界的舆论无关紧要。它们都至关重要。它们实在是太重要了。不过一个人会面临着某种时刻，需要他去作出选择，究竟是充分地、完全地、充实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还是在世界虚伪的要求下，苟且地过着一种虚假的、虚无的、低下的生活。现在你就面临着这个时刻。选择吧！哦，我的爱，选择吧。

温德米尔夫人 （一点点地从他身边移开，同时用极其吃惊的目光看住他）我没有这个勇气。

达林顿爵士 （跟着她）不，你完全有勇气。或许在六个月里，你会有痛苦，甚至会感到羞愧，不过当你不再使用他的姓时，当你跟着我的姓氏时，一切都会好的。玛格莉特，我的宝贝，有朝一天你会成为我的妻子——是的，我的妻子！你完全明白！现在你算是什么？这个女人占有了这个地方，可从权利上来说，它是属于你的。噢！走吧——走出这幢房子，昂起你的头，嘴上挂着微笑，眼中充满勇气。整个伦敦都会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做；有谁会责备你？一个人也不会有的。如果有人责备你，又有什么关系？错了吗？错在哪里？错在一个男人为了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而抛弃了自己的妻子。错的是一个妻子依然跟一个对她不忠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你曾经说过，你不会对一切妥协的。现在就这么去做吧。勇敢些！还你一个自我！

温德米尔夫人 我害怕恢复自我。让我好好想想。让我等等！我的丈夫说不定会回到我身边来的。（在沙发上坐下）

达林顿爵士 你会把他拉回来的！你跟我原先想象的不同。你跟所有别的女人没什么两样。你宁可忍受一切，也不愿去面对世人的指责，而对世人的赞扬，你却大为藐视。再过一

个星期，你就会跟这个女人一起坐车去皇家猎园。她会成为你家的常客——你最亲密的朋友。你宁可忍受一切，也不愿割断连接另一个人的可怕的纽带。你说得不错。你没有勇气，一点也没有！

温德米尔夫人　唉，给我时间好好想想。眼下我无法回答你。（紧张地将手放在额头上）

达林顿爵士　必须是现在，否则就什么也没有了。

温德米尔夫人　（从沙发上站起来）那么，就什么也没有吧！（停了一下）

达林顿爵士　你让我的心都要碎了！

温德米尔夫人　我的心已经碎了。（停了一下）

达林顿爵士　明天我将离开英国。这是我最后能见到你的时刻。你再也不会见到我了。有那么一刻我们的生命相遇——我们的心灵相撞。它们决不会再次相遇再次相撞。再见，玛格莉特。（下场）

温德米尔夫人　生活中我是多么孤单啊！多可怕的孤独啊！

〔音乐声停止了。伯维克公爵夫人和佩斯利爵士一边笑着一边交谈着走了进来。其他的客人也从舞厅里走进来。

伯维克公爵夫人　亲爱的玛格莉特，我刚才跟厄林恩太太谈得太有意思了，真令人高兴。我真后悔今天下午跟你说了那么些关于她的坏话。当然喽，如果你邀请她的话，她决不会惹什么麻烦的。一个最有吸引力的女人，对生活的见解真有道理。她告诉我，她完全不赞成人们再婚，因此我不再为可怜的奥古斯塔斯担心了。真没法想象人们为什么反对她。这全是因为我那些可恨的侄女们——这些可恶的姑娘——她们老是散布谣言。不过，亲爱的，我该去霍姆堡，我

总的来说，我觉得格罗夫纳广场是一个更有益于人健康的居住之地。在格罗夫纳广场有许多粗俗的人，不过不管怎样，那儿没有可怕的袋鼠跑来跑去。不过，这个问题明天再谈吧。詹姆斯，你可以带阿加莎去了。当然，詹姆斯，你要来吃午饭。不是两点，是一点半。我相信，公爵希望同你谈谈。

霍　珀　我真乐意同公爵谈谈，公爵夫人。他还没跟我说过一句话呢。

伯维克公爵夫人　我想，到明天你就会发现，他会同你谈上一大套的。

〔阿加莎小姐同霍珀先生一起下场。

伯维克公爵夫人　好了，晚安，玛格莉特。恐怕这是个最古老，最古老的故事了，亲爱的。爱情——唉，一开始，什么爱情也没有，可到了这个社交季节的终了，却产生了爱情，这真是太令人满意了。

温德米尔夫人　晚安，公爵夫人。

〔伯维克公爵夫人搭住佩斯利爵士的胳臂下场。

普莱姆戴尔夫人　亲爱的玛格莉特，跟你丈夫跳舞的那个女人可真漂亮哪！如果我是你，我会嫉妒死了！她是你的亲密朋友吗？

温德米尔夫人　不是！

普莱姆戴尔夫人　真的？晚安，亲爱的。（看着邓伯先生，下场）

邓　伯　那个年轻的霍珀的举止实在不像话！

塞西尔·格雷厄姆　啊！霍珀是个放纵的绅士，是我知道的最坏的一种绅士。

邓　伯　这个温德米尔夫人，真是个多愁善感的女人。许多做妻子的原本都会反对厄林恩太太的到来。可是温德米尔夫

人却具有那种不同寻常的东西，那就叫做平常人的情感。

塞西尔·格雷厄姆　温德米尔完全懂得，轻率马虎的举止最能给人留下纯真可爱的印象了。

邓　伯　不错，亲爱的温德米尔几乎开始变得很现代了。根本没想到他竟会这样。（向温德米尔夫人鞠了一躬，下场）

杰德伯格夫人　晚安，温德米尔夫人。厄林恩太太真是个令人动心的女人！她星期四要来吃午饭；你也来吗？我期待着主教大人和亲爱的默顿夫人也会来。

温德米尔夫人　恐怕我没空，杰德伯格夫人。

杰德伯格夫人　真遗憾。来吧，亲爱的。

〔杰德伯格夫人和格雷厄姆小姐退场。

〔厄林恩太太和温德米尔先生上场。

厄林恩太太　这次舞会真是太迷人了！让我完全想起了过去的时光。（在沙发上坐下）同时我也看见，这种社交场合还是跟过去一样，有那么多的傻瓜。我真高兴，一切都还是那样，什么也没变！除了玛格莉特。她长得多美啊。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她穿着一身灯芯绒，那模样可真怪。我向你保证，真是古怪极了。那位可爱的公爵夫人！还有那个温柔的阿加莎！正是我所喜欢的那种姑娘！好了，说真的，温德米尔，如果我是公爵夫人的弟媳——

温德米尔爵士　（在她左边坐下）可是你——？

〔塞西尔·格雷厄姆先生和其余的客人退场。温德米尔夫人看着厄林恩太太和她的丈夫，眼中流露出轻蔑和痛苦的神情。他们一点没注意到她在场。

厄林恩太太　哦，不错。明天十二点钟他会来访！他今晚就想向我求婚了。事实上，他已经求过了。他不停地恳求着。

可怜的奥古斯塔斯，你知道他这人老是这么个样，毫无长进。有这么个坏习惯！不过我告诉他，我一定得到明天才能给他答复。当然，我是准备接受他的。我敢说，我会成为他的一个令人赞赏不已的妻子的，就像妻子应该做到的那样。奥古斯塔斯爵士身上自有许多长处。幸好这都是在表面的。也就是好品行应该表现出的地方。当然，在这件事上，你要助我一臂之力。

温德米尔爵士　我想，没人叫我去怂恿奥古斯塔斯爵士吧？

厄林恩太太　噢，当然没有！是我在怂恿他。不过你会给我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的，温德米尔，对不？

温德米尔爵士　（皱起眉）这就是今晚你想同我谈的？

厄林恩太太　是啊。

温德米尔爵士　（作了个不耐烦的手势）我不会在这儿谈论这件事的。

厄林恩太太　（大笑起来）那么，我们可以到露台上去谈这事。即便是谈生意也得选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对不，温德米尔？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女人能做任何事。

温德米尔爵士　放明天谈不行吗？

厄林恩太太　不行；你瞧，明天我就准备接受他的求婚。我想如果我能告诉他我有——嗯，我该怎么说？——一个远房侄子——或是我的第二个丈夫——或是某个远亲，留给我每年两千英镑的年金，那倒是件好事。那会成为一个额外的诱惑力，对不？温德米尔，你有个绝妙的机会，可以对我表示恭维。只是你并不聪明，不知道怎么对人表示恭维。我只是担心玛格莉特不会鼓励你去养成这种出色的习惯的。她对这事完全闹误会了。当男人不想说出什么动人的话时，他们的心里也决不会想到什么动人的事了。不过，说真

的，你觉得说两千英镑怎么样？我想，还是说两千伍佰英镑吧？我觉得，在现代生活中，什么都得留有余地。温德米尔，你不认为这个世界真是个极其有趣的地方吗？我可是这样认为的！

〔跟温德米尔爵士一起走到露台上。舞厅里的音乐又响起来了。

温德米尔夫人　真是没法再在这幢房子里呆下去了。今晚，一个爱我的男人要将他的一生奉献给我。我拒绝了他。我真是太傻了。我现在也要将我的一生奉献给他。我要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他。我要去他那儿！（披上外套，走到门口，然后转过身。坐在桌边，写了一封信，塞入信封里，把它留在桌上）阿瑟从来就不理解我。等他读了这封信后，他就会理解我的。现在，他可以按他在生活中选择好的去做。我已经按我认为最好的，我认为是对的做出了选择。是他破坏了婚姻的纽带——不是我！我只是挣脱了它的束缚。（下场）

〔帕克从左门上场，向右边的舞厅走去。厄林恩太太进来。

厄林恩太太　温德米尔夫人在舞厅吗？

帕　克　夫人刚出去。

厄林恩太太　出去了？她没有在露台上啊？

帕　克　不是的，太太。夫人刚离家出去。

厄林恩太太　（大吃一惊，她看着管家，脸上流露出大惑不解的神情）离家走了？

帕　克　是的，太太——夫人告诉我，她在桌上留了一封给先生的信。

厄林恩太太　一封给温德米尔爵士的信？

帕　克　是的，太太！

厄林恩太太　谢谢你。

〔帕克下场。舞厅里的音乐停止了。

厄林恩太太　离家走了！给她丈夫留了一封信！（走到书桌前，看着那封信。拿起信，又害怕地打了个寒颤，将信放了回去）不，不！这是不可能的！生活不会如此重复它的那场悲剧！噢，为什么这个可怕的梦幻又一次出现在我的心头？为什么我又想起了我生活中的那一刻？那正是我最希望永远忘却的。难道说生活要重复它的那场悲剧吗？（将信撕开，看起来，然后极其痛苦地一下坐进一把椅子里）噢，多可怕！跟我在二十年前写给她父亲的话一模一样！就为这，我受到了多么可怕的处罚！不；我的惩罚，我真正的惩罚是在今晚，是现在！（一动不动地坐在右门边）

〔温德米尔爵士从左上门上场。

温德米尔爵士　你跟我妻子道别过了吧？（走到台中央）

厄林恩太太　（一把将信团在手心里）是的。

温德米尔爵士　她在哪里？

厄林恩太太　她非常疲倦。她去睡觉了。她说她有点头痛。

温德米尔爵士　我得去看看她。你不见怪吧？

厄林恩太太　（匆匆站起身）噢，别！没什么要紧的。她只是太疲倦了，仅此而已。再说，餐厅里还有客人。她要你代她去跟他们道歉一声。她说不想有人打扰她。（将信掉在地上）她要我告诉你的！

温德米尔爵士　（捡起信）你掉了东西。

厄林恩太太　噢，是的，谢谢你，是我的。（伸出手去取信）

温德米尔爵士　（依然看着信）可这是我妻子的手迹啊，不是吗？

厄林恩太太　（赶快将信夺过来）不错，是的——是一个地址。对不起，能叫人把我的马车叫来吗？

温德米尔爵士　当然。(走到左门,下场)

厄林恩太太　谢谢！我该怎么办哪？我该怎么办哪？我觉得我心底里有一种感情在复苏,那是以前我从来没有感觉过的。这意味着什么？女儿一定不会像她的母亲——那实在是太可怕了。我该怎么才能挽救她呢？我该怎样才能挽救我的孩子呢？短暂的片刻会毁去一个人的一生。有谁比我更明白这一点哪？一定得叫人把温德米尔带出去；无论如何必须这样。(走到左门)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不管如何得采取行动。啊！

〔奥古斯塔斯爵士从右上门上场,手里拿着一束鲜花。

奥古斯塔斯爵士　亲爱的夫人,我心里老是七上八下的！我的请求就不能得到答复吗？

厄林恩太太　奥古斯塔斯爵士,听我说。你必须立即将温德米尔爵士带到你的俱乐部去,能让他在那儿呆多久就将他在那儿留多久。你明白了么？

奥古斯塔斯爵士　可是你说过你希望我别在外面呆得太晚！

厄林恩太太　(紧张不安地)按我说的去办。按我说的去办。

奥古斯塔斯爵士　那我的报酬呢？

厄林恩太太　你的报酬？你的报酬？哦,明天再来问我吧。不过今晚别让温德米尔离开你的眼皮。如果你办不到,我决不会饶了你的。我就再也不搭理你了。我就跟你一刀二断。记住,你一定得将温德米尔留在你的俱乐部里,今晚别让他回来。(从左门下场)

奥古斯塔斯爵士　啊,真的,我说不定已经能成为她的丈夫了。一定能的。(晕头转向地跟着她下场)

幕　落

第 三 幕

〔场景：在达林顿爵士家的房间。

〔右边的壁炉前有一张大沙发。台后有一扇窗子，窗帘垂落下来。左门和右门。右边有一张桌子，上面摆放着书写用具。台中央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苏打水瓶、玻璃杯和透明瓶酒柜架。左边一张桌子，上有雪茄烟和香烟盒。数盏点着的灯。

温德米尔夫人 （站在壁炉旁）他为什么不来？这样等下去实在太难受了。他该到这儿了。他为什么不来，用动情的话来唤醒我内心的火焰？我浑身冰冷——就像一个无生命的东西一样冰冷。阿瑟现在一定已经看到了我的信。如果他心中还有我的话，他一定会来追我，会硬拖我回去的。可是他不在乎。他一定是给那个女人拖住了——被她迷住了——听从她的支配。如果一个女人想要控制住一个男人，她只要将他内心最恶的东西唤醒就是。我们想将男人塑造成神，可他们却离我们而去。别的女人将他们塑造成野兽，他们却摇尾乞怜，忠心耿耿。这种生活多丑恶哪！……噢！我真是疯了，竟跑到这儿来了，完全疯了。然而，我也弄不明白，什么是最糟的，是去乞求一个爱她的男人的怜悯，还是做一个男人的妻子，而这个男人却在自己的家里羞辱了她？女人能知道什么啊？这个世界上女人算是什么啊？可是我准备将一生托付给他的这个男人会永远爱我吗？我给

他带来了什么？一对失去了欢乐的嘴唇，一双给泪水蒙住的眼睛，冰冷的双手，还有一颗冻僵的心。我什么也没带给他。我必须回去——不；我不能回去，我的信已经把我推入他们的掌握之中——阿瑟不会来带我回去的！这封致命的信！不！达林顿爵士明天就离开伦敦了。我要与他同行——我别无选择。（坐了片刻。然后猛然站起，披上了外套）不，不！我要回去，随阿瑟怎么对我好了。我不能在这儿等下去了。我到这儿来真是发疯了。我必须立刻回去。至于达林顿爵士——哦，他来了！我该怎么办？我该对他说什么？他到底会不会让我同他一起走？我听说过，男人们都是残忍的，可怕的……噢（用手捂住了脸）

〔厄林恩太太从左门上场。

厄林恩太太　温德米尔夫人！

〔温德米尔夫人一惊，抬头望去。然后轻蔑地退后去。

厄林恩太太　谢天谢地，我总算赶到了。你必须立刻回到你丈夫的家去。

温德米尔夫人　必须？

厄林恩太太　（不容置辩地）是的，必须！一秒钟也拖延不得。达林顿爵士随时都可能回来。

温德米尔夫人　别靠近我！

厄林恩太太　噢！你正处在毁灭的边缘，你正站在一座可怕的悬崖边缘。你必须立刻离开这地方，我的马车就等在街角。你必须跟我走，马上回家去。

〔温德米尔夫人一把扯下外套，将它扔在沙发上。

厄林恩太太　你想干什么？

温德米尔夫人　厄林恩太太——如果你不来这儿，我倒是会回去。但是现在我看见了你，我觉得在整个世上再没什么能

使我跟温德米尔爵士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下去了。你让我觉得恐惧。你身上一定有什么会激起我身上最疯狂的——怒火。我知道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我的丈夫叫你来骗我回去，好让我能对你和他之间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关系都充耳不闻。

厄林恩太太　哦！你不要那样想——你不能那样。

温德米尔夫人　回到我丈夫身边去吧，厄林恩太太。他属于你而不属于我。我想他是怕发生一件丑闻。男人竟是这样的懦夫。他们践踏人世间的一切法律，却害怕世人的舌头。不过他最好还是让自己作好准备。他会有一个丑闻的。在伦敦，一定会在好几年里流传关于他的一个丑闻的。他会在每一张小报上见到自己的名字，也会在每一张可恶的公告牌上见到我的名字的。

厄林恩太太　不——不——

温德米尔夫人　一点不错！他会的。如果是他自己来，我承认，我会回去，再去过你和他为我准备好的那种羞辱的生活的——我正要回去——然而他让自己呆在家里，却叫你作为他的使者来——哦！太无耻了——恬不知耻。

厄林恩太太　（走到台中央）温德米尔夫人，你完全误解我了——你也完全误解你丈夫了。他并不知道你在这儿——他以为你正安然地呆在自己的家里。他以为你在自己的卧室里睡觉。他根本没看到你写给他的那封发了疯的信！

温德米尔夫人　（右边）根本没看到！

厄林恩太太　没有——他对此事一无所知。

温德米尔夫人　你把我也看得太简单了！（走到她跟前）你在对我撒谎！

厄林恩太太　（竭力控制住自己）我没有。我告诉你的都是大

实话。

温德米尔夫人　如果我的丈夫没有看到我的信，那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谁告诉你我离开了我的家，也就是你毫无廉耻地闯进的那个家？谁告诉你我到哪儿去了？是我丈夫告诉你的，还叫你来骗我回去。（走到左边）

厄林恩太太　（走到台中央的右侧）你的丈夫根本就没有看到那封信。我——我看见了它，我打开了它——看了信中的内容。

温德米尔夫人　（猛向她转过身）你把我写给我丈夫的信打开了？你不敢那么做！

厄林恩太太　不敢！噢！你就要掉进深渊去了，为了拉你一把，在这世上我没有什么不敢的，世上没什么能阻止我。信在这儿。你的丈夫根本就没看过它。他也决不会再看到它了。（走到壁炉前）你根本就不该写这封信。（将信撕碎，扔进了炉火里）

温德米尔夫人　（声音和眼神中充满了无比的轻蔑）我又怎么知道那就是我的信呢？你以为最简单的把戏就能骗过我！

厄林恩太太　噢！为什么你对我告诉你的每一句话都不相信？那你认为，除了不想让你毁了自己，不想让你犯下一个致命错误，免得遭受它带来的后果之外，我又为了什么到这儿来呢？现在在烧的信就是你写的那封信。我可以发誓！

温德米尔夫人　（缓缓地）你没等我对它作一番检查就故意把它烧了。我不能相信你。你，你的整个一生就是一个谎话，你又怎么可能说出一句真话？（坐下去）

厄林恩太太　（急不可待地）你高兴怎么想我就怎么想好了——你想怎么说我坏话就怎么说好了，可是，请你回去，回到你所爱的丈夫身边去。

温德米尔夫人　（愠怒地）我不爱他！

厄林恩太太　你爱的，你知道他也爱你。

温德米尔夫人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他跟你一样一点也不懂得爱情——不过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你带我回去，对你会大有好处。天啊！那时我会过上怎样的一种生活！生活在一个女人的垂怜之下，而这个女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怜悯，她身上也没有怜悯，遇上这个女人是个耻辱，认识这个女人是一种屈辱，这是个下流的女人，一个在丈夫和妻子之间插上一杠的女人！

厄林恩太太　（做了个绝望的手势）温德米尔夫人，温德米尔夫人，别说出这么可怕的话来。你不知道它有多可怕，多可怕又多不公正。听着，你必须听着！只要你回到丈夫身边去，我答应你，决不以任何借口再同他有什么接触——决不再见他——决不再同他或是你的生活发生任何关系。他给我的钱不是为了爱，而是出于恨，不是出于对我的崇拜，而是出于对我的轻蔑。我对他曾有过的控制——

温德米尔夫人　（站起身）啊！你承认你控制他了！

厄林恩太太　是的，我会告诉你那是怎么回事。那就是他对你的爱，温德米尔夫人。

温德米尔夫人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番话吗？

厄林恩太太　你必须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是出于对你的爱，才使他屈从于——噢！随你怎么说吧，专横，威胁，随你怎么称呼吧。但是他正是出于对你的爱。他不想让你受到——羞辱，是的，羞辱和丢脸。

温德米尔夫人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太无礼了！我究竟欠了你什么？

厄林恩太太　（谦卑地）什么也没有。我知道——但是我告诉

你，你丈夫爱你——这种爱情或许你一生中再也不会遇见——这样的爱情你决不会再遇见了——如果你把它抛弃了，有朝一日，你就会因为缺少爱情而死去，但它再也不会降临，你乞求爱情，而它一定会将你拒之门外——啊！阿瑟真的爱你！

温德米尔夫人　阿瑟？你告诉我你们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吗？

厄林恩太太　温德米尔夫人，我能当着老天的面说，你的丈夫没做过任何对你不忠的事！我——告诉你，如果我想到过你心里会产生这样可怕的怀疑的话，我是宁可去死也不会闯入你或是你丈夫的生活——哦！我会去死，高兴地去死！（*走到右边的沙发旁*）

温德米尔夫人　你讲起话来倒好像你还有良心似的。像你这样的女人是没有心肝的。你没有心肝。你的心被人拿走了，给出卖了。（*在台中央的左边坐下*）

厄林恩太太　（*跳起身，做了个痛苦的手势。然后控制住自己，走到温德米尔夫人坐的地方。在她说话时，她朝她伸出两手，但不敢去碰她*）你愿怎样想我就怎样想好了。我一点也不值得有片刻的后悔。但是千万别为了我而毁了你美好而年轻的生命！如果你不立刻离开这幢房子，你将不知道你可能会遇到一连串的什么样的后果。你不知道掉进这个深坑是什么滋味，遭到鄙视，受入嘲笑，让人抛弃，遭人冷眼是什么滋味——成为一个被人抛弃的人！发现自己被人拒之于门外，不得不偷偷摸摸地走在可怕的小路上，时刻担心一旦面具给拉下，马上就会听到所有人的耻笑，世人可怕的耻笑，这是一件比全世界都会为之流泪还苦的悲剧。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一个人得为其罪过而付出代价，一个人要一再地为其罪过付出，一个人得把自己的一生全都付出。

你一定不要去知道这一切。——至于说到我，如果痛苦就是一种赎罪，那么此刻，我已经补偿了我所有的过错，不管那都是些什么样的过错；因为今晚你已经让一个没了心肝的人获得了心，使她有了一颗心，但又将它粉碎了。——不过让这一切过去吧。我或许已经作贱了自己的一生，但是我不会让你去作贱你的一生。你——因为你是一个纯洁的姑娘，你会迷失方向的。你还不具备使一个女人会三思的头脑。你也没有那种机智和勇气。你不可能承受羞辱！不！回去吧，温德米尔夫人，回到爱你的丈夫身边去吧，你也爱他。你有一个孩子，温德米尔夫人。回到那个孩子身边去吧，他现在或许是出于高兴，或者是因为悲伤，正在召唤你。

〔温德米尔夫人站了起来。

厄林恩太太　上帝将那个孩子赐给了你。他将要求你为他创造一个美好的人生，要你好好照顾他。如果他的生命因你而毁灭，你该如何去回答上帝？回家去吧，温德米尔夫人——你的丈夫爱你！他从没有一刻背离过他对你的爱。不过即使他有一千个情人，你也必须和你的孩子呆在一起。如果他对你粗暴过，你也必须同你的孩子呆在一起。如果他曾虐待过你，你也必须同你的孩子呆在一起。如果他抛弃了你，你该呆的地方就是你孩子所在的地方。

〔温德米尔夫人的眼泪夺眶而出，用双手捂住了脸。

厄林恩太太　（奔到她身边）温德米尔夫人！

温德米尔夫人　（无助地将手伸给她，就像一个孩子那样）带我回家去吧，带我回家去吧。

厄林恩太太　（正想去拥抱她。然后又控制住自己。她的脸上显露出一种无比高兴的神采）来！你的外套在哪儿？（从沙

发上拿起)给。把它穿上。马上就走！

〔她们一起向门口走去。

温德米尔夫人　站住！你没听到什么声音吗？

厄林恩太太　没有，没有！什么声音也没有！

温德米尔夫人　不错，有声音！听！噢！那是我丈夫的声音！他进来了！救救我吧！噢，这是一个阴谋！你派人送信给他了。

〔外面传来声音。

厄林恩太太　别出声！我在这儿，只要我能够，我就要救你。不过我担心已经太晚了！那儿！（指着那道遮住窗户的窗帘）你只有这个机会，快躲进去，如果你还有机会的话！

温德米尔夫人　可你呢？

厄林恩太太　哦！别管我。我来应付他们。

〔温德米尔夫人躲在了窗帘后面。

奥古斯塔斯爵士　（在外面）废话，亲爱的温德米尔，你不能离开我！

厄林恩太太　是奥古斯塔斯爵士！这下是我该躲起来了！（犹豫片刻，向四周看了一下，看见右边那扇门，从门下）

〔达林顿爵士，邓伯先生，温德米尔爵士，奥古斯塔斯·洛顿爵士，以及塞西尔·格雷厄姆先生上场。

邓　伯　真是见鬼，他们竟在这种时候就把我们从俱乐部赶出来了！还只是两点钟。（重坐在一把椅子里）夜生活最有劲的部分才刚开始呢。（打了个哈欠，闭上了眼睛）

温德米尔爵士　你可真行啊，达林顿爵士，允许奥古斯塔斯强迫我们来陪你，不过恐怕我不能呆得太久。

达林顿爵士　真的！真太遗憾了！那你要来支雪茄么？

温德米尔爵士　谢谢！（坐了下来）

奥古斯塔斯爵士　（对温德米尔爵士）亲爱的小伙子，你做梦都别想走掉。我有许多话要跟你说，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挨着他在左边的桌子旁坐下）

塞西尔·格雷厄姆　哈！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事！除了厄林恩太太，塔比不可能谈别的事情。

温德米尔爵士　哼，那不管你的事，对不，塞西尔？

塞西尔·格雷厄姆　不！那才是最令我感兴趣的事哪。我自己的事情总会让我烦得要死。我宁可管管别人的事。

达林顿爵士　伙计们，喝点什么吧。塞西尔，你要来杯威士忌加苏打吗？

塞西尔·格雷厄姆　谢谢。（跟达林顿爵士一起走到桌边）今晚厄林恩太太看上去美极了，是吗？

达林顿爵士　我可不是她的仰慕者。

塞西尔·格雷厄姆　我本来倒不是的，可现在却是了。唉呀！实际上她是要我把她介绍给亲爱的卡罗琳姑妈。我相信她想到她那儿去吃午饭。

达林顿爵士　（惊讶地）不会吧？

塞西尔·格雷厄姆　是的，没错。

达林顿爵士　对不起，伙计们。我明天就要走了。我得写几封信。（走到书桌旁，坐下）

邓　伯　这个厄林恩太太，真是个聪明的女人。

塞西尔·格雷厄姆　喂，邓伯！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

邓　伯　是的，我通常总会睡着。

奥古斯塔斯爵士　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太清楚了，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大傻瓜——知道得非常清楚，就像我知道自己一样。

〔塞西尔·格雷厄姆哈哈大笑着，向他走去。

奥古斯塔斯爵士　啊，你可以笑我，我的小伙子，不过交结上一个对你十分了解的女人是件大好事儿。

邓　伯　那可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最后总是以同某人结婚而告结束。

塞西尔·格雷厄姆　不过，我原以为，塔比，你是再也不会去见她了！是的！昨天晚上在俱乐部时你还这样告诉过我呢。你说，你听说——(同他说起了悄悄话)

奥古斯塔斯爵士　噢，她对此作了解释。

塞西尔·格雷厄姆　那么关于威斯巴登的那件事呢？

奥古斯塔斯爵士　她对那事也作了解释。

邓　伯　那么，塔比，关于她的收入呢？她对此作了解释了吗？

奥古斯塔斯爵士　(以极其严肃的声调)她准备在明天作出解释。

〔塞西尔·格雷厄姆走回到中间的那张桌子旁。

邓　伯　如今的女人哪，真是太精明了。当然喽，我们的祖母们做起事来总是不顾利害得失，可是，天啊，她们的孙女们却要在有利可图时，做起事来才不顾利害得失呢。

奥古斯塔斯爵士　你想把她说成个邪恶的女人吧。她并不是那样的！

塞西尔·格雷厄姆　啊！邪恶的女人令人不安。好女人令人心烦。这就是两种女人的惟一区别。

奥古斯塔斯爵士　(吐出一口烟雾)厄林恩太太前途无量。

邓　伯　厄林恩太太面前还有个过去。

奥古斯塔斯爵士　我宁可女人有个过去。谈起这些来，总是他妈的太津津乐道了。

塞西尔·格雷厄姆　哼，谈起她来，塔比，你总有说不完的话题。(站起身，向他走去)

奥古斯塔斯爵士　你开始令人讨厌了，亲爱的伙计；你开始他妈的太令人讨厌了。

塞西尔·格雷厄姆　（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好了，塔比，你的脸色都变了，你的脾气也上来了。别发火；你刚才还好好的。

奥古斯塔斯爵士　亲爱的伙计，如果我不是全伦敦脾气最好的人——

塞西尔·格雷厄姆　我们就会对你更为尊重的，不是吗，塔比？（慢悠悠地走开去）

邓　伯　如今的年轻人实在可怕。他们对染过头发的人毫不尊重。

〔奥古斯塔斯爵士忿忿地向四周望去。

塞西尔·格雷厄姆　厄林恩太太对亲爱的塔比相当尊重。

邓　伯　这么说，厄林恩太太给其他女性树立了一个值得称道的榜样。如今的大多数女人，对不是她们丈夫的男性的态度实在太恶劣了。

温德米尔爵士　邓伯，你真是太可笑了，塞西尔，你简直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了。你别再去谈厄林恩太太好不好。你对她的情况根本一点也不了解，可你却总是在散布她的流言飞语。

塞西尔·格雷厄姆　（从台中的左边向他走去）亲爱的阿瑟，我从来没散布过流言飞语。我只是在传传闲话而已。

温德米尔爵士　流言飞语跟闲话有什么区别吗？

塞西尔·格雷厄姆　噢！闲话十分有趣！历史就全是闲话。可是流言飞语却是涉及到道德的、令人厌烦的闲话。好了，我从来就不是道德说教者。一个道德说教者通常总是个虚伪的人，一个讲道德的女人必然就是平淡无味。对女人来说，在整个世界上，就只有一个不遵守道德标准的人的良心才是一成不变的。我很高兴能这么说，大多数女人都知道这

一点。

奥古斯塔斯爵士　亲爱的伙计，我正是这个意思，我正是这个意思。

塞西尔·格雷厄姆　听你这么说，真太遗憾了，塔比；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人同意我的观点，我总是觉得一定是我错了。

奥古斯塔斯爵士　我亲爱的伙计，当我在你那般年纪时——

塞西尔·格雷厄姆　可你从来没有那样，塔比，你也决不会那样。（起身走到台中）我说，达林顿，让我们来玩玩牌吧。你来玩吗，阿瑟？

温德米尔爵士　不了，谢谢，塞西尔。

邓　伯　（叹了口气）天啊！婚姻竟然就这样把一个男人给毁了！那就像抽雪茄一样让人泄气，还要付出更昂贵的代价。

塞西尔·格雷厄姆　当然，你会玩吧，塔比？

奥古斯塔斯爵士　（在桌上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加苏打）不行，亲爱的孩子。我答应过厄林恩太太决不再玩牌或是喝酒了。

塞西尔·格雷厄姆　行了，亲爱的塔比，别被人引入歧途，走上品行高尚之路。得到了改造，你就会变得令人乏味。那是女人最要不得的一手。她们总是想要让男人变好。如果我们变好了，她们再遇上我们时，却一点不会再爱我们了。她们喜欢发现我们已经变得无可挽救的坏，我们变得虽好却毫无魅力，这时她们就会离我们而去。

达林顿爵士　（从桌子右边站起，刚才一直在那儿写信）她们确实总是发现我们挺坏的！

邓　伯　我觉得我们并不坏呀。我认为我们都挺好，除了塔比。

达林顿爵士　才不是呢，我们都在臭水沟里呆着，不过我们中有些人正抬头瞧着头顶上的星星。（在中间的桌子旁坐下）

邓　伯　我们都在臭水沟里呆着，不过我们中有些人正抬头瞧着头顶上的星星吗？依我说，你今晚非常浪漫，达林顿。

塞西尔·格雷厄姆　太浪漫了！你一定在谈恋爱。那姑娘是谁？

达林顿爵士　我爱的那个女人还没获得自由，或者觉得她自己没有自由。（讲话时，敏感地瞟着温德米尔爵士）

塞西尔·格雷厄姆　这么说，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喽！行啊，世上没什么事能跟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肯献出的爱相比。这是一个未婚的男人根本不懂的事情。

达林顿爵士　噢！她并不爱我。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她是我一生中碰见过的最好的女人。

塞西尔·格雷厄姆　你一生中碰见过的最好的女人？

达林顿爵士　是的！

塞西尔·格雷厄姆　（点了一支香烟）哦，你真是个幸运的家伙！哎呀，我碰见过成百个好女人，可似乎我碰见的尽是好女人。这个世界挤满了好女人。只有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才有可能了解她们。

达林顿爵士　这个女人是那么纯洁而天真。她身上具有我们男人已经失去了的一切。

塞西尔·格雷厄姆　我亲爱的伙计，我们男人要这个纯洁，还有天真，到底又有什么意思啊？一个经过周全而仔细考虑的钮扣眼倒要更实惠得多。

邓　伯　这么说来，她并没有真的爱你？

达林顿爵士　是的，她不爱！

邓　伯　恭喜你，亲爱的老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另一种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后一种才是最糟不过的；那才是真正的悲剧！不过听到说她不爱你，这倒使我很感兴趣。塞西尔，一个女人不爱你，

那你能爱她多久？

塞西尔·格雷厄姆　一个女人不爱我？噢，我一生都爱她！

邓　伯　我也能这样。不过想要碰到这样一个女人也太难了。

达林顿爵士　邓伯，你怎么这么自信又自负呢？

邓　伯　我没有把它作为一件让人自信自负的事来说。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件令人后悔的事来谈。曾有人不顾一切地、疯狂地崇拜过我。我很遗憾我碰到过这样的事。这事实在无聊至极。我很乐意别人能让我不时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

奥古斯塔斯爵士　（向四下看了一下）我想，时间会教育你的。

邓　伯　不，时间会让我把自己所学到的一切全忘得精光。那是更为重要的，亲爱的塔比。

〔奥古斯塔斯爵士不安地在椅子里挪动着身子。

达林顿爵士　你这家伙真是个想得穿看得透的人！

塞西尔·格雷厄姆　什么算是想得穿看得透的人？（在沙发靠背上坐了下来）

达林顿爵士　一个知道一切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价值的人。

塞西尔·格雷厄姆　还有，我亲爱的达林顿，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就是一个看不到所有东西的价值，而且不知道每一样东西在市场上的价格的人。

达林顿爵士　你总是逗我开心，塞西尔。你讲起话来就好像你是一个经验老到的人似的。

塞西尔·格雷厄姆　我是的。（走到壁炉前）

达林顿爵士　你还太嫩了！

塞西尔·格雷厄姆　那是个绝大的谬误。经验是关于生活的本能的问题。我已经获得了它。塔比却还没有。经验是塔比给他的错误取的一个名字。就这么回事。

〔奥古斯塔斯爵士气愤地向四周看了一眼。

邓　伯　经验是每个人给自己的错误取的名字。

塞西尔·格雷厄姆　（背向壁炉站着）一个人不该犯一点错误。（看见了温德米尔夫人放在沙发上的扇子）

邓　伯　生活中没了错误会变得非常乏味的。

塞西尔·格雷厄姆　达林顿，你肯定对这个你全身心爱着的女人，这个完美的女人，是非常忠心耿耿的了？

达林顿爵士　塞西尔，如果一个人真的爱着一个女人，世上所有其他的女人在他眼中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爱改变了一个人——我被改变了。

塞西尔·格雷厄姆　天啊！多有趣哪？塔比，我要跟你谈谈。

〔奥古斯塔斯爵士没答理他。

邓　伯　跟塔比谈是没什么用的。你还不如去跟一堵砖墙谈话的好。

塞西尔·格雷厄姆　可我就是喜欢跟一堵砖墙谈话——这是世上我惟一不加以否认的事！塔比！

奥古斯塔斯爵士　哦，什么事？什么事？（站起身，走到塞西尔·格雷厄姆身边）

塞西尔·格雷厄姆　到这儿来。我特别需要跟你谈谈。（旁白）达林顿一直在作道德说教，还大谈纯洁的爱情，以及这个那个的，可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却一直在自己的房间里藏着个女人。

奥古斯塔斯爵士　不会罢，真的！真的！

塞西尔·格雷厄姆　（压低了声音）真的，这儿是她的扇子。（指着扇子）

奥古斯塔斯爵士　（格格笑起来）天啊！天啊！

温德米尔爵士　（走到门边）我现在真的要走了，达林顿爵士。

真遗憾，你马上要离开英国了。请你一回到伦敦就来看我们！我的妻子和我会非常想要见到你的！

达林顿爵士 （跟温德米尔爵士一起走到台中）恐怕我会离开许多年的。再见！

塞西尔·格雷厄姆 阿瑟！

温德米尔爵士 怎么？

塞西尔·格雷厄姆 我想跟你谈一下。不，快来！

温德米尔爵士 （穿上外衣）不行——我得走了！

塞西尔·格雷厄姆 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会让你非常感兴趣的。

温德米尔爵士 （笑起来）是你的什么废话吧，塞西尔。

塞西尔·格雷厄姆 不是的，真的不是。

奥古斯塔斯爵士 （走向他）我亲爱的朋友，你还不能走。我有许多话要同你说。塞西尔也有样东西要让你看。

温德米尔爵士 （走过去）哦，是什么？

塞西尔·格雷厄姆 达林顿在自己的房间里藏了个女人。这是她的扇子。这事挺有趣吧？（停了一下）

温德米尔爵士 天啊！（抓住了扇子——邓伯站了起来）

塞西尔·格雷厄姆 这是怎么回事？

温德米尔爵士 达林顿爵士！

达林顿爵士 （转过身）怎么！

温德米尔爵士 我妻子的扇子怎么会跑到你房间里的？拿开手，塞西尔。别碰我。

达林顿爵士 你妻子的扇子？

温德米尔爵士 一点不错，它就在这儿！

达林顿爵士 （走到他身边）我不知道啊！

温德米尔爵士 你一定知道的。我要求得到个解释。别抓住

我，你这傻瓜。（朝着塞西尔·格雷厄姆）

达林顿爵士 （旁白）她到底还是来了！

温德米尔爵士 快说吧，先生！为什么我妻子的扇子跑这儿来了？回答我！天啊！我要搜查你的房间，如果我的妻子在这儿，我就要——（移动身子）

达林顿爵士 你不能搜查我的房间。你没有权利这么做。我禁止你这么做！

温德米尔爵士 你这无赖！我不会离开你的房间，直到我搜过所有的角角落落！那道窗帘后面是什么在动？（朝中间的窗帘冲过去）

厄林恩太太 （从右门进来）温德米尔爵士！

温德米尔爵士 厄林恩太太！

〔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转过身去。温德米尔夫人从窗帘后面溜出来，悄悄地从左边的房间里溜了出去。

厄林恩太太 恐怕是今晚我在离开你家的时候，错将你妻子的扇子当做自己的扇子拿来了。我真是抱歉。

〔她从他手中取过扇子。温德米尔爵士轻蔑地看着她。达林顿爵士的表情交织着惊讶与恼怒。奥古斯塔斯爵士转过身去。其他的男人互相微笑着。

幕 落

第 四 幕

〔场景：同第一场。

温德米尔夫人 （躺在沙发上）我怎么才能告诉他呢？我不能告诉他。那会杀了我的。不知道在我逃出那个可怕的房间后，发生了什么事。或许她把她去那儿的真实原因，还有那件事的真相——那把要命的扇子是我的——告诉了他们。噢，如果他知道了——我又怎么有脸面去面对他呢？他决不会原谅我的。（按了一下铃）一个人想到了——摆脱诱惑、罪孽和愚蠢——那他的生活是多么安全啊。然后，突然地——啊！生活实在太可怕了。它主宰我们，我们却没法主宰它。

〔罗莎莉从右面上场。

罗莎莉 夫人打铃叫过我吗？

温德米尔夫人 是的。你知道温德米尔爵士昨晚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吗？

罗莎莉 先生直到今天早上五点钟才回来。

温德米尔夫人 五点钟。今天早上他敲了我的房间了吗？

罗莎莉 是的，夫人——在九点半。我告诉他夫人你还没有醒。

温德米尔夫人 他说了什么没有？

罗莎莉 说了些关于夫人的扇子的事。我不太明白先生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夫人，是扇子丢了吗？我找不到它了，帕克说哪个房间都找不到它。他不光找了所有的房间，还到露台

上去找过了。

温德米尔夫人　没关系。告诉帕克别再费心了。没事的。

〔罗莎莉下场。

温德米尔夫人　（起身）她肯定会告诉他的。我能想象，一个人做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行动，自我牺牲，不由自主、不顾后果、十分高尚地做出了这个行动——可随后发现这样做的代价太大了。她有什么理由要在她与我的毁灭之间犹豫不决？……多奇怪啊！我竟然会在自己的家里当众羞辱她。而她为了挽救我，又在别人家里受了羞辱……事情真具有令人辛酸的讽刺，在我们谈到好女人和坏女人时，真充满了令人辛酸的讽刺……噢，多深的教训啊！在生活中，我们只接受那些对我们一无是处的教训，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怜的哪！因为即便她不讲，我也一定会讲出来的。啊，多可耻哪，多可耻哪。把这一切讲出来就是要再次经历这一痛苦。生活中行动是第一个悲剧，言语是第二个悲剧。言语或许是最坏的事。说出的话是无情的……噢！

〔温德米尔爵士进来，令她大吃一惊。

温德米尔爵士　（吻了她）玛格莉特——你的脸色多苍白啊！

温德米尔夫人　我睡得很不好。

温德米尔爵士　（挨着她在沙发上坐下）我真是太抱歉了。我回来得实在太晚，不想吵醒你。你哭了，亲爱的。

温德米尔夫人　是的，我在哭。因为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阿瑟。

温德米尔爵士　亲爱的孩子，你不太舒服。你太操劳了。让我们到乡村去散散心。到了塞尔比你就会全好的。社交季节差不多过去了。再呆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可怜的宝贝！如果你乐意，我们今天就动身。（站起身）我们不用费事就

能搭上三点四十的火车。我会发个电报给范恩。(走过去,坐在桌子边上写起电报文来)

温德米尔夫人　好的;让我们今天就走。不行;今天我不能走,阿瑟。在离城前我得见个人——一个待我很好的人。

温德米尔爵士　(站起身,向沙发俯过身去)对你很好的人?

温德米尔夫人　还远不止很好呢。(起身,走到他身边)我要告诉你,阿瑟,不过一定要爱我,像你一向那样爱我。

温德米尔爵士　像一向那样?你不是在想那个昨晚到这儿来的邪恶的女人吧?(走过去坐在她右边)你不会还在猜想——不,你不能。

温德米尔夫人　我没有。我知道我错了,我做了傻事。

温德米尔爵士　昨晚你接待了她,真是不错——但是你决不要再见她了。

温德米尔夫人　你为什么这么说?(停顿一下)

温德米尔爵士　(握住她的手)玛格莉特,我觉得就如老话所说的,厄林恩太太是一个应该受到超过应得惩罚的人。我原以为她想成为一个好人,想重新回到由于自己一时的过错而脱离了的上流社会,想重新过上一种正派的生活。我相信了她告诉我的话——我错看了她。她很坏——再不能有更坏的女人了。

温德米尔夫人　阿瑟,阿瑟,别对任何女人说出这么尖刻的话。我觉得现在真没法像区分两种不同的人种,或是不同的生物一样,能把人们截然分成好人或是坏人。所谓的好女人有可能做出很可怕的事,她们会具有一种无所顾忌的、确切无疑的、出于嫉妒的可恶的罪孽心境。坏女人,就像人家这么称呼的,她们的心中有可能充满了悲哀、后悔、怜悯和牺牲精神。我不认为厄林恩太太是一个坏女人——我知道她

不是的。

温德米尔爵士　我亲爱的孩子，这个女人不可能是个好女人。不管她想如何伤害我们，你决不要再见她了。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欢迎她的。

温德米尔夫人　但是我就是要见她。我要她到这儿来。

温德米尔爵士　决不可能。

温德米尔夫人　她来过这儿一次，是作为你的客人来的。现在她必须作为我的客人来。那才算是公平。

温德米尔爵士　她压根就不该到这儿来。

温德米尔夫人　（站起身）太晚了，阿瑟，现在再说已经来不及了。（走开去）

温德米尔爵士　（站起身）玛格莉特，如果你知道昨晚厄林恩太太在离开这幢房子以后，又去了哪儿，你就不会跟她坐在同一个房间里了。整个这件事，实在是太不要脸了。

温德米尔夫人　阿瑟，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我必须告诉你。昨晚——

〔帕克上场，手里托着一只盘子，里面放着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和一张名片。

帕　克　厄林恩太太来访，归还夫人的扇子，那是她昨晚错从这儿拿走的。厄林恩太太在这张名片上留了言。

温德米尔夫人　噢，请劳厄林恩太太的驾，要她上来。（看名片）就说我很高兴见她。

〔帕克退下。

温德米尔夫人　阿瑟，她想见我。

温德米尔爵士　（拿起名片，看着它）玛格莉特，我求你别这么做。无论如何让我先去见她。她是个非常危险的女人，她是我所认识的最危险的女人。你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些

什么

温德米尔夫人　我应该去见她，这是完全正确的

温德米尔爵士　我的孩子，你可能会大大地后悔呢。别去见她。我有绝对的必要，在你之前先去见她。

温德米尔夫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

〔帕克上场。

帕　克　厄林恩太太到。

〔厄林恩太太上场。

〔帕克退下。

厄林恩太太　你好吗，温德米尔夫人？（转向温德米尔爵士）你好吗？你知道吗，温德米尔夫人，说起你的扇子，我真是抱歉极了。我真不明白我怎么会犯下这样一个愚蠢的错误。我真不知有多傻。在我坐车上你这儿来时，我想我会亲自将你的东西交还你，为我的粗心而万分抱歉，同时向你告别。

温德米尔夫人　告别？（和厄林恩太太一起向沙发走去，坐在了她的身边）这么说，你要走了，厄林恩太太？

厄林恩太太　是的；我又要住到国外去了。英国的天气不太适合我。我的——心脏在这儿不太舒服，我不喜欢这样。我宁可住在南方。伦敦老是有雾——温德米尔爵士，人们也太严肃。是否大雾会造就严肃的人，或者说是严肃的人造就了大雾，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一切令我神经不舒服，因此今天下午我将坐俱乐部号火车离开。

温德米尔夫人　今天下午？可我这么想要见你。

厄林恩太太　你真太客气了！不过恐怕我得走了。

温德米尔夫人　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吗，厄林恩太太？

厄林恩太太　恐怕见不到了。我们的生活相隔太远。不过我很

乐意让你为我做件小事。我想要一张你的照片，温德米尔夫人——你能给我一张吗？你不知道我会多么感激不尽。

温德米尔夫人　噢，我太乐意了。那张桌子上就有一张。我拿给你看。（走到桌边）

温德米尔爵士　（走到厄林恩太太身边，压低嗓门）你在昨晚做出那种事以后再闯到我家来，你真是太可恶了。

厄林恩太太　（调侃地微笑着）亲爱的温德米尔爵士，在这种场合请注意礼貌！

温德米尔夫人　（返回）这张照片恐怕将我拍得过于美了一点——实际上我并没有照片那么漂亮。（将照片拿给她看）

厄林恩太太　你要漂亮得多。不过，你有同你的小宝宝一起拍的照片吗？

温德米尔夫人　有啊。你更喜欢那样的照片吗？

厄林恩太太　是啊。

温德米尔夫人　如果你能稍等一下，我就去取一张给你。我在楼上有这样的照片。

厄林恩太太　真太对不起了，温德米尔夫人，给你添这么多麻烦。

温德米尔夫人　（朝右门走去）一点不麻烦，厄林恩太太。

厄林恩太太　太感谢了。

〔温德米尔夫人从右门下场。

厄林恩太太　温德米尔，今天上午你好像火气特别大。你这是为什么啊？玛格莉特和我在一起特别合得来。

温德米尔爵士　看见你跟她呆在一起，实在让我无法忍受。再说，你还没把真相告诉我呢，厄林恩太太。

厄林恩太太　你是想说，我还没把真相告诉她吧。

温德米尔爵士　（站到台中央）有时我是希望你这么做。那一来

就不必让我承受这场苦痛了，我也不必在过去的六个月中处境如此焦虑，过得这么艰难了。不过我宁肯不要我的妻子知道——因为人家一直告诉她，她母亲已经死了，她一直为她的死而悲痛的这个母亲，却活着——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顶着一个假名出现，是一个靠诈骗混日子的坏女人，正如我知道的，你现在就是这样——还不仅如此呢，我已经准备用钱来接济你，帮你支付一张又一张的账单，让你挥霍无度，昨天，我还冒着可能会发生的危险，第一次同妻子争吵起来。你根本不明白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你还想怎么样哪？不过，我要告诉你，从她可爱的嘴里说出的惟一尖刻的话都是因为你的缘故，我恨看见你站在她的身边。你玷污了她身上那种纯洁的气质。（走到台中央的左边）我曾经认为，尽管你犯过那么多的过错，你还是坦率的、诚实的。可你并不是这样。

厄林恩太太　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温德米尔爵士　你逼我给了你一张参加我妻子舞会的请帖。

厄林恩太太　是参加我女儿的舞会，——一点不错。

温德米尔爵士　你来了，而在你离开我家后过了一个小时，你又出现在一个男人的房间里——你在所有人的面前丢尽了脸面。（走到台中）

厄林恩太太　不错。

温德米尔爵士　（转过身朝着她）因此，我有权这样看待你，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一个不知廉耻的、下流的女人。我有权正告你，再不许进入这幢房子，别想再接近我的妻子——

厄林恩太太　（冷冷地）你是说，我的女儿吧。

温德米尔爵士　你根本无权把她叫做你的女儿。在她还只是个

襁褓中的孩子时，你离开了她，你就抛弃了她，为了你的情人而抛弃了她，而后你的那个情人又将你抛弃了。

厄林恩太太　（站起身）你说这番话是站在他的一边，温德米尔爵士——还是为了我好？

温德米尔爵士　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当然站在他的一边。

厄林恩太太　小心——你说话最好当心一点。

温德米尔爵士　哼，我可不打算为你而咬文嚼字。我把你完全给看透了。

厄林恩太太　（死死地盯住他）对此我十分怀疑。

温德米尔爵士　哼，我可太了解你了。你一生中有二十年离开自己的孩子，一点没把她放在心上。有一天，你在报上看见她跟一个有钱的男人结了婚。你看见你不可告人的机会来了。你完全知道，为了不让她知道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不让她因此而蒙受耻辱，我会忍受一切的。于是，你开始了你的讹诈。

厄林恩太太　（耸了耸肩）别使用如此难听的词语，温德米尔。它们听起来太粗俗了。我看见了自己的机会，这话不假，而且我抓住了它。

温德米尔爵士　是的，你抓住了它——可在昨晚，你让人发现了，于是你把这个机会全毁了。

厄林恩太太　（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笑容）你说得太对了，昨晚，我把这个机会全毁了。

温德米尔爵士　你冒冒失失地错从这儿拿走了我妻子的扇子，然后又把它丢在达林顿的房间里，这是完全不可宽恕的。现在我决不想再看见那把扇子了。我决不会再让我妻子用它了。因为我的缘故，这把扇子被玷污了。你该把它拿走，

别再把它带到这儿来了。

厄林恩太太　我想我会留着它的。(走上前来)它实在太漂亮了。(拿起了扇子)我会要求玛格莉特将它送给我的。

温德米尔爵士　我希望我妻子会把它给你。

厄林恩太太　哦,我相信她会毫无异议的。

温德米尔爵士　与此同时,我希望,她会给你一个小小的人形塑像,是她在每天晚上做祈祷时都会亲吻的——那是一个年轻姑娘的塑像,她的脸容纯洁无瑕,还长着一头美丽的黑发。

厄林恩太太　啊,是了,我想起来了。这一切似乎显得那么遥远。(走到一张沙发前,坐下)那是在我结婚前做成的。温德米尔,当时,黑头发和纯洁无瑕的表情很时髦!(停顿)

温德米尔爵士　今天上午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有什么目的?(走到中门左边,坐了下来)

厄林恩太太　(讲话的声音中流露出一种讥讽)当然,是为了同我亲爱的女儿告别哪。

〔温德米尔爵士愤怒地咬紧了自己的上嘴唇。厄林恩太太看着他,她的声音和举动显得严肃起来。在她说话时,她的语调中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悲剧色彩。有一会儿,她流露出自己的内心世界。

厄林恩太太　噢,别以为我来是想同她扮演一出令人可怜的戏,当着她的面大流其泪,告诉她我是谁,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我可没胆子再去扮演母亲这个角色。在我的一生中,我只有一次感受过作为一个母亲的感受。那就是在昨天晚上。这种感受实在太可怕了——它们令我痛苦——它们实在令我太痛苦了。正如你所说的,二十年来,我一个人生活,身边没有一个孩子——我仍然想让自己没有孩子,一个

人生活。(发出一阵挑衅的大笑,掩饰起自己的感情)再说,我亲爱的温德米尔,我怎么可能在一个长大成人的女儿面前扮演一个母亲的角色呢?玛格莉特已经二十一岁了,而我从来没有承认自己已经超过二十九岁,或者最多不超过三十岁。有粉红色的红晕时算是二十九岁,没有粉红色的红晕时便算是三十岁。这一来你就能明白了,要扮演这样的角色有多难。不,就我所能考虑到的,还是让你的妻子保留着对她那死去的、毫无污迹的母亲的回忆吧。我为什么要破坏她的幻象呢?我发现要保留我自己的幻象也是非常困难的。昨晚我已经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幻象。我原以为自己毫无心肝。可我发现我还有,是一颗对我不合适的心,温德米尔。不管怎么说,它跟时髦的衣服很不相配。它使一个人看起来太老派。(从桌上拿起一面手镜,照起来)而且,在关键时刻它会毁了一个人的生涯。

温德米尔爵士　你让我感到可怕——太可怕了。

厄林恩太太　(站起身)我猜想,温德米尔,你会喜欢我到一家修女院去过隐居生活,或者成为一个医院的护士,或是这样的一种人,就像那些傻兮兮的现代小说里描写的那些人所做的那样。阿瑟,你太傻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不会做出这种事的——至少,在我们还有几分姿色时是不会这样去做的。不——现如今,能宽慰人的不是后悔莫及,而是及时行乐。后悔莫及早已过时。再说了,如果一个女人真的幡然醒悟,她一定得去找一个蹩脚的裁缝,除此之外,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她。现今这世上没什么会使我这样去做。没有;我打算完全脱离你们两人的生活。我走进你们的生活已经酿成了一个大错——昨晚我发现了这一点。

温德米尔爵士　一个致命的错误。

厄林恩太太　(微微一笑)差不多是致命的。

温德米尔爵士　现在我倒觉得后悔了,先前没有立即把一切全告诉我的妻子。

厄林恩太太　我为自己的错误举动后悔。你为你做出的好事而感到后悔——这就是我们两人间的差别。

温德米尔爵士　我不信任你。我会告诉我的妻子的。让她知道更好,而且要由我来告诉她。这会让她感到无比的痛苦——它会令她感到大为羞辱,不过她应该知道,这是对的。

厄林恩太太　你打算告诉她?

温德米尔爵士　我准备告诉她。

厄林恩太太　(走到他面前)如果你这样做了,我会做到让我的名字人人皆知,使她一生中的每时每刻都因我的名字而蒙受耻辱。那样就会毁了她,会使她变坏。如果你胆敢告诉她,对我来说,不管陷入多深的耻辱我都会不在乎的,我什么样的羞辱也不怕。你不能告诉她——我不许你这样做。

温德米尔爵士　为什么?

厄林恩太太　(停顿了片刻)如果我告诉你我很在乎她,或许甚至还很爱她——你就会讥笑我的,对不?

温德米尔爵士　我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一个母亲的爱意味着奉献、无私和牺牲。你对这些又懂得多少呢?

厄林恩太太　你说得对。我怎么可能懂得这些呢?让我们别再谈论这事了——如果你想告诉我女儿我是谁,我是决不允许的。这是我的秘密,不是你的。如果我下定决心要告诉她,我想我会去做的,在我离开这幢房子前,我就会告诉她——如果不是这样,我就决不会再告诉她了。

温德米尔爵士　(愤怒地)那么就让我求你立刻离开我们的家吧。我会为你向玛格莉特作出解释的。

〔温德米尔夫人从右门上场。她捧着照片走到厄林恩太太前。温德米尔爵士走到沙发后面，在此过程中他一直焦急地注视着厄林恩太太的一举一动。

温德米尔夫人　真太对不起了，厄林恩太太，让你等了这么久。我到处也找不到照片。最后我在我丈夫的梳妆室里找到了——是他把这张照片偷走了。

厄林恩太太　（从她手中接过了照片，瞧着）我一点也不惊奇——太迷人了。（和温德米尔夫人一起走到沙发那儿，挨着她在沙发上坐下。又端详起这张照片来）这就是你的小宝贝了！他叫什么？

温德米尔夫人　杰拉德，是我亲爱的父亲的名字。

厄林恩太太　（把照片放下）真的？

温德米尔夫人　是的。如果是个女孩，我会用我母亲的名字叫她的。我母亲的名字跟我的名字一样，叫玛格莉特。

厄林恩太太　我也叫玛格莉特。

温德米尔夫人　真的！

厄林恩太太　是的。（停顿一下）你心底深处一直保留着对你母亲的回忆，温德米尔夫人，这是你丈夫告诉我的。

温德米尔夫人　在生活中我们都有自己的理想偶像。至少我们都应该有。我的理想偶像是我的母亲。

厄林恩太太　理想是样危险的东西。现实主义更好。现实中的事物受过创伤，但它们更好。

温德米尔夫人　（摇摇头）如果我失去了我的理想，我也就会失去一切。

厄林恩太太　一切？

温德米尔夫人　不错。（停顿）

厄林恩太太　你父亲经常跟你谈起你的母亲吗？

温德米尔夫人　不常说，这会令他感到非常痛苦。他告诉我，在我出生几个月后，我母亲是怎么死的。在他这么说时，他眼中噙满了泪水。然后他就求我决不要再对他提起她的名字了。甚至一听到她的名字都会令他非常痛苦。我的父亲——我的父亲确实是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去世的。他的一生是我知道的最可悲的一生。

厄林恩太太　（站起来）恐怕我现在得走了，温德米尔夫人。

温德米尔夫人　（也站起来）哦，不，别走。

厄林恩太太　我想我还是走的好。我的马车此刻一定已经回来了。我打发他到杰德伯格家去送一封信。

温德米尔夫人　阿瑟，你能去瞧瞧厄林恩太太的马车回来了没有吗？

厄林恩太太　就不麻烦你了，温德米尔爵士。

温德米尔夫人　不，阿瑟，请快点去看看吧。

〔温德米尔爵士迟疑了一下，看看厄林恩太太。她看上去显得无动于衷。他离开了房间。

温德米尔夫人　（朝向厄林恩太太）噢！我该怎么跟你说呢？昨晚是你救了我。（向她走去）

厄林恩太太　嘘——别这么说。

温德米尔夫人　我一定得说。我不能让你认为我想接受你作出的牺牲。我不愿。你这样做太伟大了。我要把一切全告诉我丈夫。这是我的职责。

厄林恩太太　那不是你的职责——至少说吧，除了他，你对别的人也有责任。你说你欠我情？

温德米尔夫人　我欠你一切。

厄林恩太太　那么就用沉默来还我的情吧。这是惟一可以偿付的办法。别把这一切告诉任何人，免得破坏了我这一生中

所做过的惟一的一件好事。答应我，昨晚发生的一切将成为你我两人间的一个秘密。你一定不能将悲痛带进你丈夫的生活之中。为什么要破坏他的爱情呢？你决不能破坏它。爱情是很容易被扼杀的。噢！爱情是多么容易被扼杀啊。你得对我作出保证，温德米尔夫人，你决不要告诉他。我一定要你这样做。

温德米尔夫人 （低着头）那是你的意愿，不是我的。

厄林恩太太 不错，是我的意愿。决不要忘了你的孩子——我喜欢将你作为一个母亲来对待。我喜欢你也这样来想自己。

温德米尔夫人 （抬起头）我总是会这样想的。我一生中只有一次忘记了自己的母亲——那就是昨晚。噢，如果我记起了她，我就不会那么傻，那么坏了。

厄林恩太太 （稍稍打了个寒颤）嘘，昨晚已经过去了。

〔温德米尔爵士上场。

温德米尔爵士 你的马车还没回来，厄林恩太太。

厄林恩太太 这没关系。我去坐双轮马车。世上没什么人能像一个了不起的施鲁斯伯里和塔尔博特家族的人更值得尊重的了。现在，亲爱的温德米尔夫人，我想是真的该说再见了。（走到台中）哦，我想起来了。你会觉得我很荒唐，但是你知道，昨晚我糊里糊涂地从你的舞会上错拿走了你的扇子，不过我对它倒挺喜欢的。现在我想问问你能把它给我吗？温德米尔爵士说你会的。我知道那是他送你的礼物。

温德米尔夫人 噢，行，只要它能带给你一点快乐的话就行。不过扇子上面有我的名字。写的是玛格莉特。

厄林恩太太 可我们两人的名字是一样的嘛。

温德米尔夫人 噢，我忘了。当然，拿去吧。这实在是太巧了，

我们两人的名字竟会一样！

厄林恩太太　确实相当奇怪。谢谢——它会让我一直记着你的。（同她握手）

〔帕克上场。

帕　克　奥古斯塔斯·洛顿爵士到。厄林恩太太的马车也到了。

〔奥古斯塔斯爵士上场。

奥古斯塔斯爵士　早安，亲爱的小伙子。早安，温德米尔夫人。（看见了厄林恩太太）厄林恩太太！

厄林恩太太　你好啊，奥古斯塔斯爵士。今天早上你真得很好吗？

奥古斯塔斯爵士　（冷冷地）非常好，谢谢你，厄林恩太太。

厄林恩太太　你看上去不太好，奥古斯塔斯爵士。你熬夜熬得太晚了——这样对你很不好。你真的该好好爱护自己才是。再见，温德米尔夫人。（向奥古斯塔斯爵士鞠了一躬，向门口走去。突然她笑了起来，扭头向他望了一眼）奥古斯塔斯爵士！你能送我上马车吗？你可以带上那把扇子。

温德米尔爵士　请让我来吧！

厄林恩太太　不；我要奥古斯塔斯爵士拿。我有一个特别的口信要带给亲爱的公爵夫人呢。你能为我拿上这把扇子吗，奥古斯塔斯爵士？

奥古斯塔斯爵士　当然，如果你真的这么希望的话，厄林恩太太。

厄林恩太太　（大声笑起来）当然喽。你拿着它真是派头十足。亲爱的奥古斯塔斯爵士，你不管拿上什么都是风度翩翩。

〔当她走到门边时，她扭头看了一会温德米尔夫人。她俩的目光相遇。然后她回过身去，从中门退下，奥古斯塔斯爵士跟在后面。

温德米尔夫人　你再也不会说厄林恩太太的坏话了吧，阿瑟，是吗？

温德米尔爵士　（严肃地）她是个比人想象中更好的人。

温德米尔夫人　她要比我好。

温德米尔爵士　（一面抚着她的头发，一面微笑着）小孩子，你和她属于不同的世界。你的世界还从来没让恶魔进入过。

温德米尔夫人　别这么说，阿瑟。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是同一个世界，好还是恶，罪孽还是无辜，都是顷刻难分的。一个人半生都闭着眼，他或许可以安然度过一生，就好像一个人瞎了眼也可以更安全地在一片充满陷阱和陡壁的地方行走。

温德米尔爵士　（走到她跟前）亲爱的，你为什么这么说？

温德米尔夫人　（在沙发上坐下）因为我，我曾闭紧两眼过日子，走到了悬崖边。而一个已经让我们分隔的人——

温德米尔爵士　我们可从来没分开过。

温德米尔夫人　我们决不能再分离了。哦，阿瑟，丝毫也别减少对我的爱，我会更信任你的。我会绝对相信你。让我们到塞尔比去吧。在塞尔比的玫瑰花园里，玫瑰全是白的和红的。

〔奥古斯塔斯爵士从中门上场。

奥古斯塔斯爵士　阿瑟，她把一切全向我解释了。

〔一听这话，温德米尔夫人的脸色显得极其恐惧。温德米尔爵士大吃一惊。奥古斯塔斯爵士拉住温德米尔爵士的胳臂，将他带到舞台前缘。他压低声音很快地说起来。温德米尔夫人站在一边害怕地看着他们。

奥古斯塔斯爵士　亲爱的伙计，她把这该死的一切全都给我讲清了。我们全都大大地误会她了。她到达林顿的房间里都

是因为我的缘故。她先是到了俱乐部——事实是，她不想让我久等——得知我已经走了——她跟了过来——当她听到我们许多人到了时，自然很害怕——便进了另一间房间——我肯定地告诉你，整个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对她的举止太粗鲁。她是个专为我而来的女人。太适合我了。她提出的所有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永远住在国外。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该死的俱乐部，该死的天气，该死的烹饪，该死的一切。这一切都让我腻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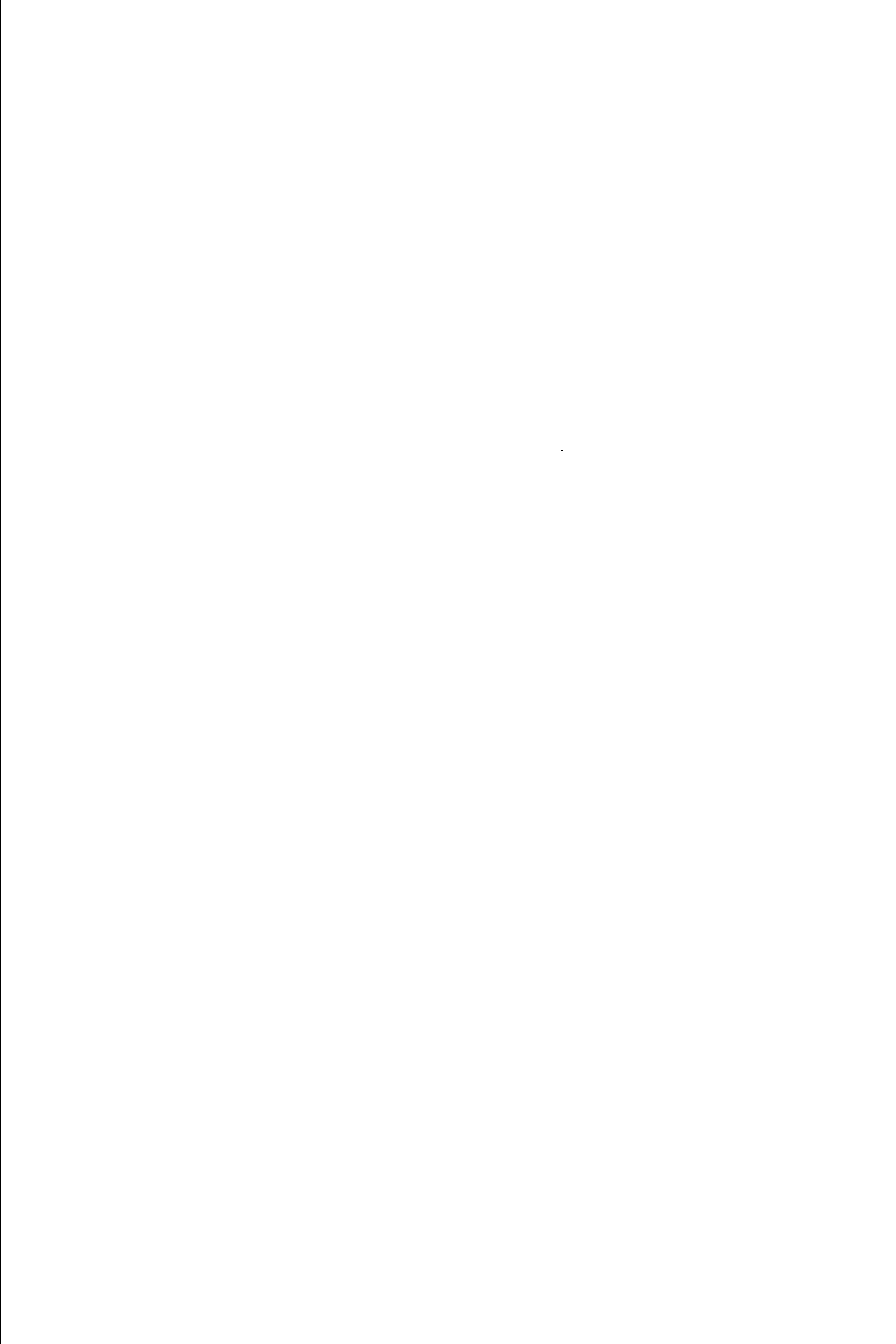
温德米尔夫人　（恐惧地）莫不是厄林恩太太？——

奥古斯塔斯爵士　（向她走去，同时低低地鞠了一躬）是的，温德米尔夫人——厄林恩太太已经给了我面子，接受了我的求婚。

温德米尔爵士　哦，你肯定娶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

温德米尔夫人　（拿起了丈夫的手）啊，你娶了一个非常好的女人！

幕　落



一个无关紧要的女人

黄雨石 译

剧中人物

伊林沃思勋爵

约翰·庞蒂弗拉克特爵士

艾尔弗雷德·拉福德勋爵

凯维尔先生　国会议员

尊敬的副主教多布尼　神学博士

杰勒德·阿巴思诺特

法夸尔(管家)

弗朗西斯(男仆)

洪斯坦顿夫人

卡罗琳·庞蒂弗拉克特夫人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艾龙比太太

赫斯特·沃斯利小姐

艾丽斯(女仆)

阿巴思诺特太太

第　一　幕

〔场景：在洪斯坦顿狩猎舍阳台下的草坪上。

〔在一株庞大的紫杉树下的几把椅子上，散坐着约翰爵士、卡罗琳·庞蒂弗拉克特夫人和沃斯利小姐。

卡罗琳夫人　沃斯利小姐，我猜想你这是第一次住进一所英国农舍吧？

赫斯特　是的，卡罗琳夫人。

卡罗琳夫人　我听说，在美国你们没有什么乡间宅院？

赫斯特　的确不多。

卡罗琳　你们那边也有乡间吗？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乡间？

赫斯特　（微笑）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国土，卡罗琳夫人，在学校里他们常常对我们说，我们有些州差不多跟法国和英国加在一起那么大。

卡罗琳夫人　噢！我猜想那准保非常风凉。（对约翰爵士）约翰，你应该戴上你的毛线手套。要是你压根儿不戴，我老给你编织着干嘛用呢？

约翰爵士　我很暖和，卡罗琳，真的。

卡罗琳夫人　我不相信，约翰。啊，沃斯利小姐，你再也找不到一所比这个更让人惬意的住处了，尽管这房子潮得要命，潮得让人无法忍受，而且亲爱的洪斯坦顿夫人有时候不论什么人都往这里邀请。（对约翰爵士）简不该跟什么人都混在一起。当然，伊林沃思勋爵是一个地位显赫的男人。能认

识他是极大的荣誉。还有那位国会议员凯特尔先生——

约翰爵士　是凯维尔先生，我亲爱的，凯维尔。

卡罗琳夫人　他必是个极有身份的人物。我们就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名字。这在现今来说，已清楚地表明他必然非同一般。但是艾龙比太太是否合适可就不好说了。

赫斯特　我可不喜欢艾龙比太太，我对她说不出的讨厌。

卡罗琳夫人　我说不准，沃斯利小姐，像你这样的一个外国人，对于被邀一同作客的客人是否应该具有强烈的喜欢或不喜欢的情绪。她是布兰卡斯特勋爵的一个侄女，当然，有人说她在结婚之前曾和人私奔过两次。可你知道人们说话常常是多么爱乱嚼舌根。我就相信她只不过和人私奔过一次。

赫斯特　阿巴思诺特先生看上去十分可爱。

卡罗琳夫人　啊，是哟！那个在银行里工作的小伙子。真难得，洪斯坦顿夫人把他也给邀来了，而伊林沃思勋爵似乎对他十分喜爱。不过，我说不准，简这样不看他的身份是不是对，在我年轻的时候，沃斯利小姐，在上流社会的交往中我们从来见不到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谁都觉得那是不在话下的事。

赫斯特　可在美国我们所尊重的却正是那一类人。

卡罗琳夫人　那我完全相信。

赫斯特　阿巴思诺特先生天生就一副美好的天性。他是那样的纯朴、热情。我还从没见到过有人具有比他更美好的天性的。能和他相识真是太幸运了。

卡罗琳夫人　在英国，沃斯利小姐，一位年轻妇女是不可如此热情地公开赞美异性的。英国妇女在结婚以前从不暴露自己的感情。要等到结婚以后才暴露出来。

赫斯特　在英国你们不容许年轻的男人和女孩子做朋友吗？

〔洪斯坦顿夫人和一手捧披巾和坐垫的男仆上。

卡罗琳夫人　我们认为那是极不合适的。简，我刚才正在说，你请来的客人真是一个赛一个讨人喜欢，你具有非凡的鉴别能力。简直是天才。

洪斯坦顿夫人　亲爱的卡罗琳，你说话太客气了！我想着我们这些人一定都非常合得来。我更希望我们可爱的美国客人在回去时将对我们英国的乡村生活留下美好的回忆。（对男仆）坐垫放在那边，弗朗西斯。还有我的披巾。要海特兰牌的。去拿海特兰牌的来。

〔男仆出去取披巾。

〔杰勒德·阿巴思诺特上。

杰勒德　洪斯坦顿夫人，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大的好消息。伊林沃思勋爵刚才已提出要让我作他的秘书。

洪斯坦顿夫人　他的秘书？杰勒德，那可真是一个好消息。这表明你将前途无量。你亲爱的母亲必会十分高兴的。我一定得想办法今天晚上把她给拉来。你想她会来吗，杰勒德？我知道要劝她上哪儿去都是难上加难的。

杰勒德　啊！她要是听到伊林沃思勋爵向我提出的这个要求，我断定她一定会来的，洪斯坦顿夫人。

〔男仆拿着披巾上。

洪斯坦顿夫人　我要在信里把这件事告诉她，并邀她来和他相见。（对男仆）你等一等，弗朗西斯。（写信）

卡罗琳夫人　阿巴思诺特先生，对于一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机会。

杰勒德　一点不错，卡罗琳夫人。我相信我也一定能表现得完全称职的。

卡罗琳夫人　我也相信。

杰勒德　（对赫斯特）沃斯利小姐，你还没有向我道贺呢！

赫斯特　这件事真使你非常高兴吗？

杰勒德　当然。这对我至关重要——这下许多从前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现在都有希望可以得到了。

赫斯特　天下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希望得到的东西。生命本身就是永久的希望。

洪斯坦顿夫人　我猜想，卡罗琳，伊林沃思勋爵的目标是要进入外交界。听说上面还有意让他去维也纳。但这话也未必是真的。

卡罗琳夫人　我不相信英国会派出一个未婚的男人去当驻外代表，简。那可能引起许多纠纷。

洪斯坦顿夫人　你太神经过敏了，卡罗琳。我的话一点不假，你太神经过敏了。再说，伊林沃思勋爵也随时都可以结婚。我本来极希望他能娶凯尔索为妻。可我记得他说她的家庭太大了。也可能是说她的脚太大了。我记不清是哪一个了。我为这事感到非常遗憾。她天生就是一个大使夫人的坯子。

卡罗琳夫人　她在记人的名字方面的确具有非凡的本领，只是她很快就记不清他们的面孔了。

洪斯坦顿夫人　啊，那是很自然的，卡罗琳，你说不是吗？（对男仆）告诉亨利等着拿回信来。杰勒德，我给你的妈妈写了一封信，把你的好消息告诉她，还要她一定过来吃晚饭。（男仆下）

杰勒德　洪斯坦顿夫人您真是太好了。（对赫斯特）沃斯利小姐，你愿意出去散散步吗？

赫斯特　十分乐意。（和杰勒德下）

洪斯坦顿夫人　杰勒德·阿巴思诺特的这件大喜事让我非常高

兴。我一直对他十分照顾。更特别使我高兴的是，这事完全是伊林沃思勋爵自己提出来的，丝毫没有因为我表示了什么意思。谁都不喜欢别人向自己提出什么要求。我记得可怜的夏洛特·派金有一年，就因为见谁向谁推荐她的一个法国家庭教师，把自己弄得十分狼狈。

卡罗琳夫人　我见到过那个女教师，简。派金夫人把她引荐到我家来过。那是在艾利诺离开我家之前。她长的那个漂亮，就根本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正派人家当差。我一点也不奇怪派金夫人为什么那么急于把她打发掉。

洪斯坦顿夫人　啊，那就难怪了。

卡罗琳夫人　约翰，草地上的潮气太大，你受不了。你最好马上去把你的套鞋穿上。

约翰爵士　我这样就很舒服，卡罗琳，真的。

卡罗琳夫人　你必须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比你知道得更清楚。求你听我的话，快去穿上。

〔约翰爵士站起身走了出去。

洪斯坦顿夫人　你把他惯坏了，卡罗琳，你真的是惯坏了他！

〔艾龙比太太和斯塔特费尔德夫人同上。

洪斯坦顿夫人　（对艾龙比太太）啊，亲爱的，我希望你喜欢这座园子，一般人都说这里的树木布置得很好。

艾龙比太太　这些树简直是太漂亮了，洪斯坦顿夫人。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真漂亮，漂亮极了。

艾龙比太太　可不管怎么，我明显地感觉到，我要是在农村住上半年，我就会变得满身土气，谁也再不会拿眼角看我一眼了。

洪斯坦顿夫人　我向你保证，农村并没有那么大的威力。你就说说贝尔顿夫人和菲泽斯德尔勋爵开始私奔的地点不就是

离这儿不过两三英里的梅尔洛卜吗？事情的经过我还记得一清二楚。可怜的贝尔顿勋爵在三天之后就死去了，我不记得是由于过分高兴，还是痛风。那时候我们正好有一大群人在这里聚会，所以我们大家对整个那件事都非常感兴趣。

艾龙比太太　我觉得私奔是一种怯懦的表现。那不过是为了逃避危险。而现代生活中危险可是变得越来越稀少了。

卡罗琳夫人　据我看，今天的年轻妇女简直把不停地玩火当作整个生活的目标了。

艾龙比太太　是的，卡罗琳夫人，玩火的一大好处是一个人连一根头发都不会燎着。只有那些不懂得该如何玩火的人才会给烧个焦头烂额。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对；我明白。这话非常实用。

洪斯坦顿夫人　亲爱的艾龙比太太，要是人人都信奉这个理论，我真不知道这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啊！这世界专为男人而存在，不是属于我们女人的。

艾龙比太太　哦，你别那么说，斯塔特费尔德夫人。我们的日子比他们好过多了。对我们禁止的东西要比对他们禁止的东西多得多。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是的；这话完全不错。我过去就没想到过这一点。

〔约翰爵士和凯维尔先生同上。

洪斯坦顿夫人　啊，凯维尔先生，你干完你的工作了吗？

凯维尔　我写完了今天该写的东西，洪斯坦顿夫人。这工作真累死人。现如今一个公职人员需要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非常多，简直多得不得了。而这个我恐怕始终也没有得到足

够的承认。

卡罗琳夫人　约翰，你穿上了你的套鞋吗？

约翰爵士　穿上了，我亲爱的。

卡罗琳夫人　你最好坐过来，约翰。这边更阴凉些。

约翰爵士　我这里就很舒服，卡罗琳。

卡罗琳夫人　我觉得不好，约翰。你最好坐到我身边来。

〔约翰爵士站起来走过去。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凯维尔先生，您今天早上写的都是些什么问题？

凯维尔　也就是个一般的题目，斯塔特费尔德夫人。《论纯洁》。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那个题目写起来一定非常非常有趣。

凯维尔　现如今那确实是受到全国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斯塔特费尔德夫人。我打算在议院举行会议以前就这个问题跟我的选民们谈一谈。我发现在本国越是贫穷的阶级在伦理方面的要求越高。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他们真好。

卡罗琳夫人　您赞成妇女参政吗，凯特尔先生？

约翰爵士　凯维尔，我的亲爱的，凯维尔。

凯维尔　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妇女的影响越来越大了，这是很使我们感到宽慰的。卡罗琳夫人。妇女永远总站在维护道德观念的一边，不管是公共道德还是私人道德。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听您这样说真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洪斯坦顿夫人　啊，是这样！妇女的道德品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卡罗琳夫人，我恐怕亲爱的伊林沃思勋爵对妇女的道德品质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伊林沃思勋爵上。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满世界的人都说伊林沃思勋爵简直是坏

的才能。

洪斯坦顿夫人　我亲爱的伊林沃思勋爵，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沃斯利小姐，卡罗琳，原是个孤儿。她父亲是一位极其富有的百万富翁，或慈善家，或者，我相信，两者兼而有之，我儿子到波斯顿旅游的时候，曾承他十分热情地招待。我可不知道他的钱最初是怎么来的。

凯维尔　我想是靠倒腾美国干货。

洪斯坦顿夫人　美国干货是什么东西？

伊林沃思勋爵　美国小说。

洪斯坦顿夫人　啊！真邪门儿！……是呀，不管她的巨额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我对沃斯利小姐十分尊敬。她穿着得十分华贵。所有的美国人都穿着华贵。他们在巴黎制作衣服。

艾龙比太太　有人说，洪斯坦顿夫人，当善良的美国人死去的时候他们都上巴黎去。

洪斯坦顿夫人　真的吗？那邪恶的美国人死的时候都上哪儿去呢？

伊林沃思勋爵　哦，他们到美国去。

凯维尔　看来您很看不起美国，伊林沃思勋爵。那确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国家，特别考虑到美国的青年。

伊林沃思勋爵　美国青年是他们的最古老的传统。这传统现在已延续了近三百年了。听他们说话你会觉得他们还处在幼儿期。从他们的文明程度来看，他们也不过还处在儿童时期。

凯维尔　毫无疑问，在美国政治中多种腐败盛行。我猜想您是据此而言吧。

伊林沃思勋爵　那也不一定。

洪斯坦顿夫人　我听人说，什么地方的政治也都是一塌糊涂。

在英国肯定也就是这样。亲爱的卡迪尤先生[①] 正在毁掉我们的国家。我不信卡迪尤太太会答应他那么干。我肯定，伊林沃思勋爵，你是一定不同意让没受过教育的人参加选举的吧？

伊林沃思勋爵　我觉得应该有选举权的正是他们那些人。

凯维尔　那么，在当前的政治斗争中您哪一派也不支持吗？伊林沃思勋爵？

伊林沃思勋爵　一个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应该偏向一边，凯维尔先生。偏向一边便会导向真诚，随之而来的便是认真，于是人生便完全变成了一片苦海。不管怎样，下院实际上也闹不出多大的祸害来的。你没有办法靠议院通过个什么提案来使人民变得善良起来——这是问题的关键。

凯维尔　您不能否认，下院随时都对穷人的苦难表现出极大的同情。

伊林沃思勋爵　那是它特有的罪恶。那也是这个时代特有的罪恶。一个人只应该同情生活的欢乐、美和斑斓色彩。对生活的疮疤说得越少越好，凯维尔先生。

凯维尔　但我们的东区[②] 却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伊林沃思勋爵　一点不错。这是一个有关奴隶制问题。我们正在设法通过使奴隶寻欢作乐的办法来加以解决。

洪斯坦顿夫人　肯定，像您说的，伊林沃思勋爵，通过廉价的文娱节目定能大获成功。我们这里的教区长，亲爱的多布克博士，在他的一些助手的帮助下，这个冬天真为穷人提供了

---

① 本世纪初英国一位颇有影响的教师和陶瓷艺人。

② 伦敦一向有东区和西区之分；东区是穷人区，西区是富人区。此说在王尔德以前的时代尤甚。

不少极好的消遣玩意儿。比如像幻灯，或布道会，或其它类似的群众娱乐活动也一定能起很大的作用。

卡罗琳夫人　我完全不赞成为穷人提供娱乐活动，简。让他们有足够的线毯和煤就行了。光是让上等社会的人去寻欢作乐已经足够了。我们的现代生活需要的是健康。现在整个气氛都不够健康，完全不健康。

凯维尔　你说得很对，卡罗琳夫人。

卡罗琳夫人　我相信我说话一般总是对的。

艾龙比太太　"健康"是个可怕的词儿。

伊林沃思勋爵　是我们的语言中最愚蠢的一个字眼，我们全都清楚一般人对健康的概念是什么。那位英国乡绅正全力追逐一头狐狸——说不得全力追赶着吃不得。

凯维尔　伊林沃思勋爵，敢问您是不是认为上院是一个比下院更好的机构？

伊林沃思勋爵　当然是一个更好的机构。我们上院的议员从不和公共舆论发生接触。这就使得我们成为一个更为文明的群体。

凯维尔　您说这话是认真的吗？

伊林沃思勋爵　十分认真，凯维尔先生。（对艾龙比太太）现如今，人们都有一种粗鄙的习惯，在别人向他提出一种看法的时候，总问人是不是认真的。天下的事除了激情，什么也说不上认真。才智就不是一件认真的东西，它从来也不是。它只是人们用来演奏的一种乐器，如此而已。我所知道的惟一一种严肃形式的才智是英国人的才智。而无知的人却拿英国才智当鼓打。

洪斯坦顿夫人　伊林沃思勋爵，你说什么当鼓打是什么意思？

伊林沃思勋爵　我只是在对艾龙比太太谈论伦敦报纸的社论。

洪斯坦顿夫人　可你相信所有那些东西真地都曾出现在报纸上吗？

伊林沃思勋爵　我相信。现如今报纸上永远只登些让人无法读下去的东西。（同艾龙比太太一起站起来）

洪斯坦顿夫人　艾龙比太太你要走了吗？

艾龙比太太　我只是要到暖房去看看。今天早上伊林沃思勋爵告诉我那边有一株兰花美得不下于七大重罪。

洪斯坦顿夫人　我的亲爱的，我希望决没有那回事。我一会儿一定把这事告诉园丁。

〔艾龙比太太和伊林沃思勋爵同下。

卡罗琳夫人　艾龙比太太真是个古怪人。

洪斯坦顿夫人　她有时听任她的伶俐的舌头带着她随意狂奔。

卡罗琳夫人　简，你以为艾龙比太太愿意和她一起出奔的就只有她的舌头吗？

洪斯坦顿夫人　我希望是这样，卡罗琳，真的。

〔艾尔弗雷德勋爵上。

洪斯坦顿夫人　亲爱的艾尔弗雷德勋爵，快来坐下。

〔艾尔弗雷德勋爵在斯塔特费尔德夫人身边坐下。

卡罗琳夫人　简，你不该相信所有的人都是好人。这是一个大错误。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你真心实意地认为，卡罗琳夫人，我们应该相信人人都很坏吗？

卡罗琳夫人　我认为那样要安全得多，斯塔特费尔德夫人。当然，一直到你发现真有好人的时候。但现如今，那可需要大量的调查才能确定。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但是现在生活中不怀好意的流言飞语太多了。

卡罗琳夫人　昨天吃晚饭的时候伊林沃思勋爵对我说，每一句流言飞语后面都有一种肯定极不道德的真实作为基础。

凯维尔　伊林沃思勋爵当然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可我总觉得他缺乏那种贵族的信念和生活的纯洁性，而这些在本世纪是十分重要的。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是的，非常非常重要，可不是吗？

凯维尔　他给我一种印象仿佛他这个人根本不欣赏我们英国家庭的美。我要说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思想严重受到了外国观念的污染。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什么东西也比不上家庭生活美，不是吗？

凯维尔　这是我们英国道德体系的基石，斯塔特费尔德夫人。没有它我们将变得完全和我们的那些邻国一样了。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那将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悲的事，是不是？

凯维尔　我还以为，伊林沃思勋爵把女人不过看成是一种玩物，喏，我就从没有把女人看成过玩物。女人是男人在公共和私下生活中的助手。没有她们我们就会忘记了真正的理想。（在斯塔特费尔德夫人身边坐下）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听你这么说我感到非常非常高兴。

卡罗琳夫人　你结婚了吗，凯特尔先生？

约翰勋爵　是凯维尔，亲爱的，凯维尔。

凯维尔　我已经结婚了，卡罗琳夫人。

卡罗琳夫人　还有孩子？

凯维尔　有。

卡罗琳夫人　几个？

凯维尔　八个。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注意到艾尔弗雷德勋爵。

卡罗琳夫人　我猜想，凯特尔太太和孩子们都住在海边吧？

〔约翰爵士耸耸肩。

凯维尔　我妻子带着孩子们住在海边，卡罗琳夫人。

卡罗琳夫人　不用说，你不久也要到她们那边去？

凯维尔　那要看我的公务允不允许我走开。

卡罗琳夫人　你的公务生活必定给凯特尔太太带来无穷的安慰吧？

约翰爵士　凯维尔，我的亲爱的，凯维尔。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对艾尔弗雷德勋爵）艾尔弗雷德勋爵，您的那些装着金嘴儿的香烟真可爱。

艾尔弗雷德勋爵　这烟可贵得要命。我为了抽它借了一屁股债。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欠债一定让人非常非常不愉快吧？

艾尔弗雷德勋爵　现如今一个人总得有点什么事混着。我要是不欠债，那就得有点别的什么东西占据着我的头脑。我所认识的朋友们个个欠债。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您欠他们钱的那些债主一定给您带来很多麻烦吧？

〔男仆上。

艾尔弗雷德勋爵　啊，没有。他们老给我写信，我可不给他们写。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多么多么奇怪吧。

洪斯坦顿夫人　噢，卡罗琳，这里有一封亲爱的阿巴思诺特太太写来的信。她不来吃晚饭。我感到太遗憾了。不过她晚上过来。这简直让我高兴死了。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人。还写得一手好字，字写得特大，笔笔有力。（把信递给卡罗琳夫人）

卡罗琳夫人　（读信）有点太缺乏女人气，简。我认为一个女人

最重要的是有女人气。

洪斯坦顿夫人　(拿回信把它放在桌上)哦,她很有女人气,卡罗琳,而且还那么善良。你应当听听副主教对她是怎么说的。他把她看作是他在教堂工作中的左右手。(男仆对她讲话)摆在金色客厅里。咱们全进屋里去好吗?斯塔特费尔德夫人,咱们全进屋里去吃茶点好吗?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太好了,洪斯坦顿夫人。

〔全都站起身来准备走。约翰爵士打算去替斯塔特费尔德夫人拿披风。

卡罗琳夫人　约翰!你要是让你的侄子去照顾斯塔特费尔德夫人的披风,你就可以帮我拿着针线筐了。

〔伊林沃思勋爵和艾龙比太太同上。

约翰爵士　当然可以,我的亲爱的。(退场)

艾龙比太太　真奇怪,丑女人总是无时无刻对自己的丈夫吃醋,漂亮女人可从来不!

伊林沃思勋爵　漂亮女人没有闲工夫。她们整天忙于为别人的丈夫吃醋。

艾龙比太太　卡罗琳夫人到这会早该不再为夫妻生活担忧了!约翰爵士已是她的第四位丈夫了!

伊林沃思勋爵　结婚次数太多肯定是不合适的。二十年的浪漫生活会让一个女人变得像一只破鞋;可二十年的结婚生活会使她变得有点像一座公共建筑。

艾龙比太太　二十年的浪漫生活!能有这种事吗?

伊林沃思勋爵　我们这会儿是没有了。女人都变得太聪明了。没有什么比女人的幽默感更能破坏一段罗曼史的了。

艾龙比太太　再有,那就是缺乏幽默感的男人。

伊林沃思勋爵　你说的太对了。在一座寺庙中,人人都应当十

分严肃，只除了那被崇拜的对象。

艾龙比太太　那应该是男人吗？

伊林沃思勋爵　女人下跪显得十分优美，男人可不。

艾龙比太太　你心里想的是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伊林沃思勋爵　我已有足足一刻钟没有想到斯塔特费尔德夫人了。

艾龙比太太　她真是那么神秘吗？

伊林沃思勋爵　她不止是神秘——她是一种情绪。

艾龙比太太　情绪是不能持久的。

伊林沃思勋爵　这正是情绪的魅力所在。

〔赫斯特和杰勒德上。

杰勒德　伊林沃思勋爵，人人都在向我祝贺，洪斯坦顿夫人、卡罗琳夫人，还有……所有的人。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称职的秘书。

伊林沃思勋爵　你会成为一个模范秘书的，杰勒德。（和他谈话）

艾龙比太太　沃斯利小姐，你喜欢农村生活吗？

赫斯特　非常喜欢。

艾龙比太太　你不觉得自己十分想念伦敦大宴会的场面吗？

赫斯特　我不喜欢伦敦的宴会。

艾龙比太太　我可喜欢极了。在那种场合，聪明人从不听别人讲话，蠢人从不开口。

赫斯特　我感到蠢人才会说个没完。

艾龙比太太　噢，我就从不听别人讲话！

伊林沃思勋爵　我亲爱的孩子，我要是不喜欢你我就不会提出那个建议了。正是因为我非常喜欢你，我才希望你呆在我的身边。（赫斯特和杰勒德同下）多可爱的小伙子，杰勒德·

阿巴思诺特!

艾龙比太太　他很漂亮;真是很漂亮。可那位年轻的美国小姐真让人受不了。

伊林沃思勋爵　为什么?

艾龙比太太　昨天她告诉我,还大声叫喊着说,她才十八岁。实在太让人讨厌了。

伊林沃思勋爵　千万不要相信一个女人会告诉你她的真实年龄。她要是肯把那个告诉你,那她就会把什么事都告诉你了。

艾龙比太太　她还是个清教徒呢——

伊林沃思勋爵　啊,那可是不可原谅的。我不在乎一个丑女人去做清教徒。这是她之所以生得丑的惟一借口。可是她实在很美。我对她无比崇拜。(紧盯着艾龙比太太看着)

艾龙比太太　你可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男人!

伊林沃思勋爵　什么样的男人是坏男人?

艾龙比太太　就是那种崇拜天真小姑娘的男人。

伊林沃思勋爵　什么样的女人是坏女人呢?

艾龙比太太　哦!就是男人永远不会感到厌倦的那种女人。

伊林沃思勋爵　对自己——你真够严厉的。

艾龙比太太　把我们女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呢?

伊林沃思勋爵　全是没有机密的斯芬克斯。

艾龙比太太　那里面包括清教徒妇女吗?

伊林沃思勋爵　你知不知道我就不相信有什么清教徒妇女?我认为世上就没有一个女人,有人跟她调情她会不感到得意的。这便是妇女为什么那么让人喜爱的根本所在。

艾龙比太太　你认为没有一个女人会拒绝别人的亲吻吗?

伊林沃思勋爵　简直没有。

艾龙比太太　沃斯利小姐就不会让你吻她。

伊林沃思勋爵　你敢肯定？

艾龙比太太　完全肯定。

伊林沃思勋爵　我要是吻她一下，你想她会怎么样？

艾龙比太太　要么嫁给你，要么用她的手套扇你一耳光。她要是用手套打你耳光，那你会怎么办？

伊林沃思勋爵　可能会立即爱上她。

艾龙比太太　那么，你不去吻她真是一件幸事！

伊林沃思勋爵　你要和我打赌吗？

艾龙比太太　全都不过是空说说。

伊林沃思勋爵　你知道不知道我一向想办的事，没有办不到的？

艾龙比太太　这话我听着很难过。我们女人看重失败。失败由我们决定。

伊林沃思勋爵　可你们崇拜成功。你们依附于它们。

艾龙比太太　我们是用来掩盖它们的秃顶的桂冠。

伊林沃思勋爵　而除了在胜利关头，它们无时不需要你们。

艾龙比太太　那么它们也便毫无趣味。

伊林沃思勋爵　你是多么让人心痒难搔啊！（片刻沉默）

艾龙比太太　伊林沃思勋爵，你身上有一样东西让我永远爱不够。

伊林沃思勋爵　就只一样东西吗？我身上的坏毛病可是多得很呢。

艾龙比太太　在这个问题上别过于自信了。你年岁渐老可能都把它们渐渐丢失掉了。

伊林沃思勋爵　我从来都没打算变老。灵魂生下来很老，后来越长越年轻，这是生活的喜剧。

艾龙比太太　而肉体生下来很年轻，可后来越长越老。这是生

活的悲剧。

伊林沃思勋爵　有时也是生活的喜剧。可究竟是什么神秘的原因使你总喜欢我呢?

艾龙比太太　只因为你从不跟我调情。

伊林沃思勋爵　我一直就没干过什么别的事。

艾龙比太太　真的吗?我可没有注意到。

伊林沃思勋爵　那可是一件莫大的幸事!不然很可能对你和我都是一个悲剧。

艾龙比太太　我们应该都已经熬过来了。

伊林沃思勋爵　现如今除了死亡人什么都可以熬过,而除了好名声什么都会不久就让人忘掉了。

艾龙比太太　你曾经想要保持一个好名声吗?

伊林沃思勋爵　这是我从不曾犯过的一种无聊的错误。

艾龙比太太　它可能会自己来到。

伊林沃思勋爵　你为什么这样威胁我?

艾龙比太太　等你吻了那个清教徒之后,我再告诉你。

〔男仆上。

弗朗西斯　勋爵大人,茶点已经在金色客厅摆下了。

伊林沃思勋爵　请告诉夫人我们这就来了。

弗朗西斯　是,勋爵大人。(下)

伊林沃思勋爵　咱们进去吃茶吗?

艾龙比太太　你喜欢这类简单的消遣吗?

伊林沃思勋爵　喜欢之极。它们可以为复杂的消遣提供最后的逃避所。可是,如果你愿意,那咱们就呆在这里吧。对,咱们就呆在这里。书本里的生活一般总从一男一女在花园里相会开始。

艾龙比太太　而以彼此透露心曲结束。

伊林沃思勋爵　你的剑术真高明，可你的外衣领扣已经开了。

艾龙比太太　我还带着口罩。

伊林沃思勋爵　它让你的眼睛显得更可爱了。

艾龙比太太　谢谢你，走吧。

伊林沃思勋爵　（看到桌上阿巴思诺特太太的信，拿起信封来看着）多么奇怪的字迹！它让我想起多年前我很熟识的一个女人的笔迹。

艾龙比太太　谁？

伊林沃思勋爵　哦！没有谁。不相干。一个无关紧要的女人。（扔下信，同艾龙比太太一起走上阳台的台阶。他们相视微笑）

幕　落

第　二　幕

〔场景：在洪斯坦顿家的客厅，晚饭后，燃着灯亮。左角一门　右角一门。

〔夫人们在沙发上就坐。

艾龙比太太　把男人全轰走，咱们自己呆一会儿够多舒坦！

洪斯坦顿夫人　就是的；男人总对我们进行残酷的迫害，是不是？

艾龙比太太　对我们进行迫害？我希望真有那回事。

洪斯坦顿夫人　天哪！

艾龙比太太　令人苦恼的是那些混帐东西没有我们一样过得很舒服。那也便是为什么我觉得，除了晚饭后这一点喘息的时间，每个女人都有责任别让他们安宁片刻的道理所在；要是没有这一段喘息时间，我们肯定都会给折磨得不成人样儿了。

〔仆人们端咖啡上。

洪斯坦顿夫人　折磨得不成人样儿了，亲爱的？

艾龙比太太　就是，洪斯坦顿夫人。要把男人调教得服服帖帖可是一件劳神费力的事。他们总是算计着逃出我们的手心儿。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依我看倒仿佛是我们随时企图逃出他们的手心儿。男人全都是那么无情无意。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并随时加以运用。

卡罗琳夫人　（从仆人手中接过咖啡）所有这些关于男人的议论全都是一派胡言！只有尽量让男人都知道安分守己是正经。

艾龙比太太　可他们得怎么着才叫安分守己呢，卡罗琳夫人？

卡罗琳夫人　各自守着各自的老婆，艾龙比太太。

艾龙比太太　（接过仆人的咖啡）真的吗？要是他们还没结婚呢？

卡罗琳夫人　要是他们还没有结婚，那便应该赶快找一个老婆。在社交集会上到处都是大批的光棍汉子完全是作孽！应该通过一项法令强迫他们在一年之内统统都结婚。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谢绝咖啡）可要是他们爱上了一个也许已经属于另一个男人的女人呢？

艾龙比太太　如果是那样，斯塔特费尔德夫人，那就应该为了教训他不要随意侵犯别人的财产，让他在一周之内娶下一个有身份的姿色平常的姑娘。

艾龙比太太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被看成是别人的财产。所有的男人都是已婚女人的财产。这是已婚女人的财产的惟一正确的定义。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哦，听你这么说，我可是非常非常高兴。

洪斯坦顿夫人　可是，亲爱的卡罗琳，你真相信政府立法能发生什么作用吗？可我听说，现如今所有已婚的男人都过着独身生活，而所有的光棍儿都过着已婚男人的生活。

艾龙比太太　我从来就不知道二者之间有何差别。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哦，我想一个男人的家居生活的一切要求是否已得到满足是一眼就能看出的。我就曾在许多已婚男人的眼神中注意到一种非常非常悲伤的表情。

艾龙比太太　啊，我就只注意到，好丈夫十分乏味，而当他们不

是好丈夫时他们又可厌地自以为了不起。

洪斯坦顿夫人　说起来，我猜想丈夫的类型和我年轻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但我还是不得不说，我可怜又可爱的洪斯坦顿可是一个最讨人喜欢的男人，和金子一样美好。

艾龙比太太　啊，我丈夫可靠得就像银行的本票，我对和他见面已感到厌倦了。

卡罗琳夫人　可你不时对他加以更新，是不是?

艾龙比太太　啊，没有的事，卡罗琳夫人。我到现在也就只有一个丈夫。我想你一定会把我完全看成是一个生手。

卡罗琳夫人　听你讲你对生活的看法，我简直不相信你曾结过婚。

艾龙比太太　我实际结婚了。

洪斯坦顿夫人　我可爱的孩子，我相信你的结婚生活一定让你过得非常幸福，只是你喜欢向别人隐瞒你的幸福生活。

艾龙比太太　我跟你说，欧内斯特可真把我给骗苦了。

洪斯坦顿夫人　哦，不能吧，亲爱的。他妈妈跟我很熟，她是斯特拉顿家的姑娘，卡罗琳，是克若兰勋爵的一个女儿。

卡罗琳夫人　是维多利亚·斯特拉顿吗? 我还清楚地记得她的样子。一个没有下巴的淡黄头发的糊涂女人。

艾龙比太太　啊，欧内斯特可是有下巴的。他有一个非常有力的下巴颏，一个方下巴颏。欧内斯特的下巴有点儿太方了。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可你真觉得男人的下巴颏有可能太过于方了吗? 我倒认为一个男人应该有非常强有力的下巴颏，他的下巴颏应该非常地方方正正。

艾龙比太太　那你肯定应该见见欧内斯特，斯塔特费尔德夫人。不过论理我应该事先告诉你，他可是完全不善于谈吐的。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我最喜欢少言少语的男人。

艾龙比太太　哦，欧内斯特可不是少言少语的。他整天说个没完。他只是不善于谈吐。他讲的话我完全听不懂。我已经多年不听他讲话了。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那么你始终也没肯原谅他吗？听起来多么可悲！但所有人的生活都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不是吗？

艾龙比太太　生活，斯塔特费尔德夫人，不过是一些奇妙的瞬间组成的糟糕的一瞬间[①]。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是的，肯定是有那种瞬间。可是艾龙比先生干了什么很坏很坏的事吗？他对你生气了，或对你讲了什么不客气的话或真话吗？

艾龙比太太　啊，天哪，没有。欧内斯特什么时候都能保持冷静。这也是他常常弄得我按捺不住的一个原因。再没有什么比一声不吭更让人气恼的。大多数现代男人的好耐性中都包含着某种残暴的实质。我真奇怪我们女人怎么竟一直都忍受下来了。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是的；男人的脾气说明他们不像我们一样敏感，不像我们那么精巧。这常常在丈夫和妻子之间造成极大的隔膜，是不是？不过我还是真希望知道，艾龙比先生到底干了什么错事了。

艾龙比太太　啊，只要你严肃地答应以后见谁便告诉谁，我一定告诉你。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谢谢你，谢谢你，我一定记住逢人便说。

艾龙比太太　欧内斯特和我订婚之后，他跪在我面前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他一辈子还从没爱过任何别的女人。我那会儿还很年轻，不用说，我根本不相信他的话。可不管怎么，实在

---

① 原文为法语。

是不幸得很，直到我们已结婚四五个月以前，我从来也没有再问过他这件事。而最后我却发现他的话竟完全是真的！这情况让一个男人变得一点趣味也没有了。

洪斯坦顿夫人　我的天哪！

艾龙比太太　男人往往希望做一个女人的第一个恋人。这完全是一种可笑的虚荣。咱们女人对许多事常有一种更细腻的体会。我们更喜欢做一个男人的最后一个情人。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那是非常非常美的。

洪斯坦顿夫人　我亲爱的孩子，你的意思不是要告诉我，就因为你的丈夫没爱过别的女人你就永远不能原谅他了吧？卡罗琳，你听说过有这种事吗？真让我感到吃惊。

卡罗琳夫人　哦，现如今妇女已都受到高等教育，简，除了幸福的婚姻，再没有什么让人吃惊的新鲜事了。幸福的婚姻可是越来越见不着了啊！

艾龙比太太　哦，那东西早已完全过时了。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我听说，只有在中等阶级中还能找到一些。

艾龙比太太　典型的中等阶级的气味！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就是——难道不是吗？——完完全全是他们的气味。

卡罗琳夫人　如果你说的关于中等阶级的这些话都是真的，斯塔特费尔德夫人，那倒大大增高了他们的声誉。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圈子中，有一件十分让人遗憾的事，就是，所有的妻子全都尽情卖弄风骚，仿佛都认为不那么着倒有失身份了。我认为我们之中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不幸福的婚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艾龙比太太　你知道，卡罗琳夫人，我可不认为这跟妻子们的风骚有什么关系。现而今使许多婚姻遭灾的最大的原因，莫

过于丈夫们对常识的过于迷信。如果男人坚持着要把女人当作一个完全有理性的动物来看待，你怎么能希望她快乐呢？

洪斯坦顿夫人　我的天哪！

艾龙比太太　男人哪，贫穷、郴榛、可靠、必不可少的男人千年万年都自属于一个有理性的性别。他们自己生来如此，也别无办法。这是他们的种族使然。女人的历史可就完全不同了。我们本身一直就是对常识的存在的生动的抗议。我们从一开头就看出了它的危害。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是的，丈夫的常识观肯定会让女人非常非常难受。请你一定告诉我，你认为理想丈夫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对我们一定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艾龙比太太　理想丈夫？根本不可能存在。整个制度便是一个错误。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那么，就男人和我们的关系来说，什么是理想的男人哩。

卡罗琳夫人　他可能必须极端地现实。

艾龙比太太　理想的男人！哦，理想的男人在和我们交谈时应把我们看作是女神，同时又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我们。他应当拒绝满足我们的一切严肃的要求，而尽量满足我们一时的瞎想。他应当鼓励我们想入非非，而阻止我们抱定固定目标。他应当永远说的比他想的多得多，而同时想的又比实际说的多得多。

洪斯坦顿夫人　可他怎么可能把两者同时办到呢，亲爱的？

艾龙比太太　他应当从不追逐别的漂亮女人。那会显得他缺乏风趣，或者让人怀疑他风趣过了头了。不；他应当对她们全都很友好，可明摆着，不知怎么，她们就是让他不感兴趣。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是，听男人谈讲别的女人永远让人感到非常非常好玩儿。

艾龙比太太　我们不管问他一个什么问题，他总会向我们提出一个关于我们自身的答案。他应当拿他知道我们并不具备的品质对我们大加赞扬。而他应该无情地、十分无情地指责在我们身上连影子也找不到的美德。他永远也不会相信我们会知道有用的东西的用处。那将是不可原谅的。可他却非常慷慨地送给我们完全不需要的东西。

卡罗琳夫人　据我理解，他们什么也不用干，只管付账单和满嘴不离恭维话就行了。

艾龙比太太　他应该在公开场合处处迁就我们，而且在我们自己单独在一起时对我们百般尊敬。此外他们还得随时准备，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和我们吵个天翻地覆，吵完立刻显出一副可怜像，万分可怜，然后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内对我们大加指责，在快到半小时的时候简直气得和疯子一般，可是那之后，永远在八点差一刻，当我们得打扮起来准备吃晚饭的时间离开我们。在我们真正和他见了最后一面，他拒绝收回他原来送给我们的一些小东西，答应再不和我们来往，也不再写那些愚蠢的信之后，他应当变得万分伤心，整天给我们拍电报，每隔半小时派一辆私人小马车送一张小条子来，每天独自在俱乐部吃饭，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如何痛苦。在这一周之内，我们为了表示自己是如何孤单，带着自己的丈夫到处乱跑，而在经过十分可怜的整整一周之后，在一天夜晚，可以让他有进行第三次告别会晤的机会，然后，如果他的行为无可指责，我们这期间又的确对他毫不留情，那就应该允许他承认自己完全错了，在他这样承认错误之后，我们妇女就有责任对他宽恕了，于是一切就可以稍

加变化，从头开始一遍一遍反复进行。

洪斯坦顿夫人　你够多聪明，我的亲爱的！你这些话全都是信口说着玩的。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谢谢你，谢谢你。听起来真让人非常非常过瘾。我一定要尽量把它完全记住。其中有好些细节都非常非常重要。

卡罗琳夫人　可你还没有告诉我们，理想男人将得到什么样的报酬哩。

艾龙比太太　理想男人的报酬？哦，永远的期盼。那对他就完全够了。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可是男人全会死命地缠住你不放，是不是？

艾龙比太太　那没有关系。我们应该总也不屈服。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对理想的男人也不屈服？

艾龙比太太　肯定对他也不能屈服。除非，当然，你开始对他感到厌倦了。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哦！……是的。我明白。这些话非常非常有用。艾龙比太太，你想我会遇上一个理想男人吗？

艾龙比太太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在伦敦一共就只有四个。

洪斯坦顿夫人　哦，我的天！

艾龙比太太　（向她走过去）出了什么事？快告诉我。

洪斯坦顿夫人　（低声）我完全忘了那位年轻的美国小姐一直就坐在这屋里哩！我担心那些新奇的议论会把她给吓坏了。

艾龙比太太　啊，那对她会很有好处的！

洪斯坦顿夫人　但愿得她没有听懂多少。我想我最好过去和她谈谈去。（站起身向赫斯特·沃斯利走去）啊，亲爱的沃斯利小姐。（在她身边坐下）你一直坐在这个舒适的小旮旯里怎么这么安静！我想你是在读着什么书吧？书架上的书多

极了。

赫斯特　不，我一直在听大家的谈话。

洪斯坦顿夫人　我们讲的那些话你可千万一个字也别相信，知道吧，亲爱的？

赫斯特　我一句也不相信。

洪斯坦顿夫人　那就对了，亲爱的。

赫斯特　（接着说下去）我不相信任何一个女人可能会真对生活抱着您的某些客人刚才所讲的那种看法。（难堪的沉默）

洪斯坦顿夫人　我听说在你们美国常有非常愉快的聚会。和我们有些地方的集会十分相似，我儿子在信里告诉我的。

赫斯特　美国和别的地方一样也有些小圈子，洪斯坦顿夫人。不过组成真正美国的社交界的却全是我们国家优秀的妇女和男人。

洪斯坦顿夫人　多么明智的结构，我断言大家相处得也一定很融洽。我恐怕在我们英国就有许多人为的障碍。我们和中下层社会人群的接触就太少了。

赫斯特　在我们美国不存在下等阶级。

洪斯坦顿夫人　真的吗？多么奇怪的安排！

艾龙比太太　那个讨人厌的姑娘在说些什么？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她天真得可怕。是不是？

卡罗琳夫人　有人告诉我，沃斯利小姐，有许多东西在美国都找不到。他们说，你们没有废墟，也没有古董。

艾龙比太太　（对斯塔特费尔德夫人）什么废话！他们有他们的母亲，他们的礼节。

赫斯特　英国贵族为我们提供我们的古董，卡罗琳夫人。他们每年夏天都定期用轮船给我们送过去，货一到岸便让我们去买。至于废墟，我们正在努力建造比砖石结构更能耐久

的建筑。(起身到桌边取扇子)

洪斯坦顿夫人　那是什么东西呢，亲爱的？啊，对了，一种钢铁大展示，是不是，在那个名称很古怪的地方？

赫斯特　(站在桌边)我们正设法把生活建立在一个比这里的更好、更真实、更纯洁的基础上。毫无疑问，这话你们听起来全都会感到奇怪。要不感到奇怪才怪呢？你们这些生活在英国的有钱人，根本不知道你们是如何在生活。你们怎么会知道呢？你们把开明、善良的人统统关闭在你们的社会之外，你们耻笑那些简朴、纯真的人。像你们现在这样，你们全都是依靠别人，踩在别人的头上活着。你们讥笑自我牺牲，如果你们给穷人扔些面包，那只是为了让他们暂时安定一段时间。尽管你们有那么多的排场、财富和艺术，你们并不知道如何生活——你们甚至连那个也不知道。你们只喜爱你们看得见、摸得着、可以摆弄的美，只喜欢你们可以毁灭掉，已经毁灭掉的美，至于那些看不见的生活的美，那看不见的生活的更高的美，你们却全然一无所知。你们已失去了和生活的接触。哦，你们的英国社会似乎只让我感到肤浅、自私和愚昧。它蒙住了自己的眼睛，堵住了自己的耳朵。它躺着像一个穿着紫袍的麻风病人。坐着则像一件包着黄金的死狗。一切全不对头，全不对头。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我不认为一个人对这些事情都必须知道。那也不是什么很好很好的东西，不是吗？

洪斯坦顿夫人　我亲爱的沃斯利小姐，我原以为对英国社会你一定喜欢的不得了。在这里你一切顺利。这里的最有身份的人都是那样地崇拜你。我完全忘了亨利·韦斯顿勋爵对你是怎么说的了——反正是百般恭维，你也知道关于美的见解，他可是个了不起的权威。

赫斯特　亨利·韦斯顿勋爵！我还记得他，洪斯坦顿夫人。一个脸含下流的微笑和背负着一段下流的历史的男人。一个到处吃香的人物。任何一处宴会缺了他便不成局。那些由于他而身败名裂的女人怎么样了？她们被社会所摒弃。她们成了无名无姓的人物。如果你们在街头遇见了她们，你们会掉头而去。我不是责怪对她们的惩罚不对。一切犯罪的女人都应当受到惩罚。

〔阿巴思诺特太太身披大氅、头戴花边面纱从后面的阳台上进来。她听到了最后一句话，不禁一惊。

洪斯坦顿夫人　我亲爱的年轻小姐！

赫斯特　她受到惩罚是应该的，但不应当让她一人受苦。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同犯罪，那就应该把他们两人一同送到一片沙漠里去。由他们到那里去相爱或相互仇恨。给他们两人都打上烙印。如果你们愿意，在他们两人身上各打上一个印记，但不能惩罚一个却让另一个逍遥自在。不要管男人的法律是一套，管女人的法律又另是一套。在英国你们对待女人的态度是不公正的。而直到你们把大家公认的妇女的羞辱也看成是男人的耻辱以前，你们便永远不会公正，而那火的支柱“是”和烟的支柱“非”便将会在你们的眼前给弄得模糊一片，或者根本看不见，或者看见了也视而不见。

卡罗琳夫人　亲爱的沃斯利小姐，你既然站着，我能不能麻烦你把你身后的棉花递给我？谢谢。

洪斯坦顿夫人　亲爱的阿巴思诺特太太！你来了我真高兴。可我怎么没听到门口有人对你的来到传禀？

阿巴思诺特太太　啊，我和平常一样，洪斯坦顿夫人，是直接从阳台上过来的。您这是不是在举行一次宴会？

洪斯坦顿夫人　也不是什么宴会。不过有几位你大都认识的客人来这里聚聚。请允许我(试图去搀扶她。摇铃)卡罗琳，这位是阿巴思诺特太太，我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卡罗琳·庞蒂弗拉克特夫人，斯塔特费尔德夫人，艾龙比太太，还有我的年轻的美国朋友沃斯利小姐，她刚才正在对我们说我们全都极不正经。

赫斯特　我恐怕您觉得我的话太直爽了一些，洪斯坦顿夫人。可是英国确有一些事情——

洪斯坦顿夫人　我亲爱的年轻小姐，我承认你刚才讲的这些话有好些都是真实的，而且你在讲那些话时看上去是那么漂亮，这个，伊林沃思勋爵会对我们说，比什么都更为重要。惟一我觉得你说得太过的一点是关于卡罗琳夫人的兄弟，可怜的亨利勋爵的一番话。他和大家相处得真是非常好。

〔男仆上。

〔接过阿巴思诺特太太的东西。男仆拿着她的衣物等下。

赫斯特　卡罗琳夫人，我完全没想到我说的是您的兄弟。我的话一定让您很难过，我这里向您道歉——

卡罗琳夫人　我亲爱的沃斯利小姐，在你刚才的这个长篇发言中，不知我是否可以这样叫它，惟一我完完全全同意的是关于我兄弟的那一段话。对于他你使用什么恶毒的言辞都不可能过分。我认为他不是人，完完全全不是人。但是，简，像你刚才说的，我不能不讲明，他确实是一位绝妙的友伴，而且他家雇有伦敦最出色的厨师，而在一顿美食之后，你对什么人都能原谅了，甚至包括自己的亲人。

洪斯坦顿夫人　(对沃斯利小姐)啊，来吧，亲爱的，跟阿巴思诺特太太交个朋友。她正是你所说的我们不让进入我们的圈

子的那种善良、热情、简朴的女人。我不得不抱歉地说，阿巴思诺特太太很少来到我家。但那并不是我的错儿。

艾龙比太太　这些男人饭后还这么赖着不走，让人多么讨厌！我料想他们正不知把我们编排得多么不堪。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你真那么想吗？

艾龙比太太　我敢断定。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那他们够多么混帐！咱们要不要上阳台上去？

艾龙比太太　啊，能躲开阔老太和糟老太比什么都好。（和洪斯坦顿夫人一同站起身朝左角门走去）我们只是要去看看星星。洪斯坦顿夫人。

洪斯坦顿夫人　你们会看到许多许多星星的，亲爱的，许多许多。可当心别着凉了。（对阿巴思诺特太太）杰勒德一去我们都会十分想念他的，亲爱的阿巴思诺特太太。

阿巴思诺特太太　可是伊林沃思勋爵当真提出过要让杰勒德做他的秘书吗？

洪斯坦顿夫人　哦，当然！这件事他办得真漂亮。他把你的孩子说得好得不能再好了，我想，亲爱的，你并不认识伊林沃思勋爵吧？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从没有见过他。

洪斯坦顿夫人　毫无疑问，你听说过他的名字的？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恐怕连名字也没听说过。我一直完全生活在这个世界之外，接触的人极少。我记得几年前听说过一位年老的伊林沃思勋爵，我想他是住在约克郡。

洪斯坦顿夫人　啊，是的。那必是最后一代的那位伯爵。他是一个非常古怪的男人。一心要娶一个平民家的妇女为妻。也或者是，我记不清了，拒绝娶平民妇女为妻。反正引起了

不少闲话。现在的这位伊林沃思勋爵可完全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不一般的人物。他不曾——呐，不曾干过任何恐怕我们美丽的美国客人认为谁干了也是十分错误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他对你们，亲爱的阿巴思诺特太太，谈得津津有味地问题会十分感兴趣。你认为，卡罗琳，伊林沃思勋爵会对贫民住房问题感兴趣吗？

卡罗琳夫人　我想他丝毫不会感兴趣，简。

洪斯坦顿夫人　我们全具有彼此各不相同的趣味，不是吗？不过伊林沃思勋爵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只要是他想要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当然，他还比较年轻，承袭爵位还不过——卡罗琳，伊林沃思勋爵承袭爵位具体地说有多久了？

卡罗琳夫人　我想，大约已四年了，简。我知道，那和我兄弟最后一次在晚报上大暴露是在同一年。

洪斯坦顿夫人　啊，我记起来了。那就差不多是四年前的事了。当然，那时，在现今的伊林沃思勋爵和那个头衔之间还隔着许多人哩，阿巴思诺特太太。其中有——都有谁来着，卡罗琳？

卡罗琳夫人　有玛格丽特的那个娃娃。你记得她是多么迫切地希望生个男孩，结果还真是个男孩，可他死了，紧接着她丈夫也死了，她几乎立时就和阿斯科特的一个儿子结了婚，这个丈夫，我听说，经常打她。

洪斯坦顿夫人　啊，那是他们家的祖传，亲爱的，他们家的祖传。我还记得，他家还有一个希望变成疯子的牧师，也不知是一个希望变成牧师的疯子，我记不太清楚了。我只知道枢密院曾经调查过这个案子，最后的结论是，他精神完全正常。后来我还在卜兰姆斯特勋爵家见到他头上顶着稻草或什么奇怪的东西，我记不清是什么了。我常常很遗憾，卡罗琳夫

人，可怜的塞西立斯夫人竟没活到她儿子袭得爵位的那一天。

阿巴思诺特太太　塞西立斯夫人？

洪斯坦顿夫人　伊林沃思勋爵的母亲，亲爱的阿巴思诺特太太，她是杰宁汉姆的漂亮女儿中的一个，她嫁给了当时被认为配不上她的据说是伦敦最漂亮的男人，托玛斯·哈福德爵上。我和他们两人都很熟，还有他们的两个儿子阿瑟和乔治。

阿巴思诺特太太　袭爵的当然是长子，洪斯坦顿夫人？

洪斯坦顿夫人　不是，亲爱的，大儿子在猎场上把命送了。也可能是在捕鱼的时候，卡罗琳？我记不清了。就这样一切一切全部归了乔治。我总跟他说，小儿子像他那么幸运的可不多。

阿巴思诺特太太　洪斯坦顿夫人，我希望马上和杰拉德谈谈。我可以见到他吗？能不能派人去把他找来？

洪斯坦顿夫人　没问题，亲爱的。我派一个仆人到饭厅去把他叫来。我不知道是什么事让这些先生们老坐在饭厅里不散。（摇铃）在我最初认识还只是平常的乔治·哈福德的伊林沃思勋爵的时候，他还只不过是本城里的一个机灵的小伙子，除了可怜的亲爱的塞西立斯夫人给他的一点钱之外，再没有一文钱的收入。她对他可是百倍宠爱。我想主要是因为他和他父亲不和。哦。亲爱的副主教来了。（向仆人）没有关系。

〔约翰爵士和多布尼博士上。约翰爵士向斯塔特费尔德夫人走过去，多布尼博士向洪斯坦顿夫人走去。

副主教　伊林沃思勋爵可真叫逗。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看到阿巴思诺特太太）啊，阿巴思诺特太太。

洪斯坦顿夫人　（对多布尼博士）你瞧我还是终于把阿巴思诺特太太给请过来了。

副主教　那是一个莫大的荣誉，洪斯坦顿夫人。多布尼太太必会对你非常嫉妒了。

洪斯坦顿夫人　啊，十分遗憾多布尼太太没能跟你一块儿来。我猜想，还和过去一样，仍是头疼吧。

副主教　是的，洪斯坦顿夫人；这病让她受够了罪了。不过，她感到一个人呆着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好。

卡罗琳夫人　（对丈夫）约翰！

〔约翰爵士向他妻子走过去。多布尼博士对洪斯坦顿夫人和阿巴思诺特太太讲话。

〔阿巴思诺特太太这期间一直呆望着伊林沃思勋爵。他已经在整个房间里走过一圈却没有发现她。他朝着艾龙比太太走去，她这时正和斯塔特费尔德太太一起面向阳台站在门口。

伊林沃思勋爵　我们天下最动人的美人儿过得好吗？

艾龙比太太　（抓住斯塔特费尔德夫人的一只手）我们俩都很好，谢谢你，伊林沃思勋爵。不过你们在餐厅里的时间可真够短的！我们仿佛刚才离开。

伊林沃思勋爵　我都给腻烦死了。我从头到尾一直没开过口。直想赶快到你们这儿来。

艾龙比太太　你应该早来的。那位美国姑娘一直在这儿教训我们。

伊林沃思勋爵　真的吗？所有的美国人都爱教训人。我估摸着是他们那里的水土造成的。她都讲了些什么？

艾龙比太太　哦。清教徒主义，当然。

伊林沃思勋爵　我得让她改变信仰，你听见没有？你给我多少

时间？

艾龙比太太　一个星期。

伊林沃思勋爵　一个星期足够了。

〔杰勒德和艾尔弗雷德勋爵上。

杰勒德　（向阿巴思诺特太太走过去）亲爱的母亲！

阿巴思诺特太太　杰勒德，我觉得很不舒服。快送我回家去。我不该来的。

杰勒德　太不幸了，妈妈。当然可以。可你必须先见见伊林沃思勋爵。（走向房间的另一头）

阿巴思诺特太太　今晚就算了，杰勒德。

杰勒德　伊林沃思勋爵，我迫切希望您见见我的母亲。

伊林沃思勋爵　再高兴不过了。（对艾龙比太太）我马上就回来。这些母亲永远让我烦得要死！所有的妇女都会变得像她们的妈妈。这是她们的悲剧。

艾龙比太太　男人谁也不会。这是他们的悲剧。

伊林沃思勋爵　今天晚上我们大家的心情多么轻松啊！

〔和杰勒德转身朝阿巴思诺特太太走去。一见到她他不禁大吃一惊。然后他慢慢地把眼睛转向杰勒德。

杰勒德　妈妈，这位就是伊林沃思勋爵，他提出让我做他的私人秘书。（阿巴思诺特太太冷冷地鞠了一躬）这对我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是吗？我只希望自己不会让他失望就行了。你也万分感谢伊林沃思勋爵，是不是，妈妈？

阿巴思诺特太太　不用说，伊林沃思勋爵实在太好了，在这么短一段时间里便已对你如此感兴趣了。

伊林沃思勋爵　（把一只手放在杰勒德肩上）哦，杰勒德和我已经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阿巴思诺特太太。

阿巴思诺特太太　您和我儿子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共同的特点。

伊林沃思勋爵。

杰勒德　亲爱的母亲，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当然伊林沃思勋爵无比聪明，或机智什么的。对任何事情伊林沃思勋爵无不一清二楚。

伊林沃思勋爵　我亲爱的孩子！

杰勒德　他对生活的知识比我见到的任何人都多。我一跟您在一起，伊林沃思勋爵，就觉得自己完完全全是个废物。当然我没有什么长处。我没有像别的人一样上过伊顿或牛津。不过伊林沃思勋爵对这些似乎并不在乎。他一直对我都好极了，妈妈。

阿巴思诺特太太　伊林沃思勋爵也可能会改变主意的。他也许并不真需要你做他的秘书。

杰勒德　妈妈！

阿巴思诺特太太　你必须记住，像你自己说的，你没有什么长处。

艾龙比太太　伊林沃思勋爵，我想跟你讲几句话。请过来一下。

伊林沃思勋爵　对不起，阿巴思诺特太太。听着，可别让你的可爱的妈妈又从中制造一些新的麻烦，杰勒德。这事基本上决定了，不是吗？

杰勒德　我也希望如此。

〔伊林沃思勋爵向艾龙比太太走去。

艾龙比太太　我想着你永远也不打算离开那位穿黑丝绒的女士的。

伊林沃思勋爵　她实在太美了。（望着阿巴思诺特太太）

洪斯坦顿夫人　卡罗琳，咱们要不要一同移座到音乐室去？沃斯利小姐要给我们演奏。你也一同去，亲爱的阿巴思诺特太太，好吗？你想不到那会让你多么开心。（对多布尼博

士)我真想哪天下午把沃斯利小姐带到教区长寓所去坐坐。我真愿意让多布尼太太听她演奏提琴。哦,我忘了,亲爱的多布尼太太的耳朵有毛病,是吧?

副主教　耳聋是她的一大灾难。她现在甚至已听不见我的布道演说了。她只能回家后拿稿子来读。不过她自有许多消遣办法,许多消遣办法。

洪斯坦顿夫人　我猜想她一定读了很多书吧?

副主教　也只读一些最大字号印刷的东西。她的视力也在迅速减弱。不过她从不生病。

杰勒德　(对伊林沃思勋爵)请先跟我妈妈谈谈吧,伊林沃思勋爵,谈完后您再去音乐室。她似乎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您对我讲的话是不作数的。

艾龙比太太　你过来不过来呀?

伊林沃思勋爵　请等一会儿。洪斯坦顿夫人,如果阿巴思诺特太太同意,我想先和她谈几句话,然后我们再一同过您那边去。

洪斯坦顿夫人　啊。当然可以。您必有许多话要对她说,她也一定有许多感谢之辞要对您讲。这可不是每一个儿子都能轻易得到的好机会,阿巴思诺特太太。我知道这件事一定让你非常开心,亲爱的。

卡罗琳夫人　约翰!

洪斯坦顿夫人　可别让阿巴思诺特太太耽搁得太久了,伊林沃思勋爵。我们都等着她。

〔随别的客人们下。从音乐室传来提琴声。

伊林沃思勋爵　这么说他是咱俩的儿子!啊!我为他感到万分骄傲。他真是哈福德家的人,彻里彻外都是。可是,为什么姓阿巴思诺特,拉齐尔?

阿巴思诺特太太　既然没有权利袭用名门大姓，姓什么还不都一样。

伊林沃思勋爵　你说得也是——可又为什么叫杰勒德呢？

阿巴思诺特太太　袭用了一个我曾让他伤透心的人——我的父亲的名字。

伊林沃思勋爵　哦，拉齐尔，过去的事反正已经过去了。我现在要说的是，我对咱们的这个儿子感到非常非常高兴。一般人将只会认为他是我的私人秘书，但对我来说他却是我的亲骨肉。事情够多么奇怪，拉齐尔；我的一生似乎十分完美。实际却并非如此，它还缺点什么，缺少一个儿子。可现在我找到了我的儿子，我很高兴我找到了他。

阿巴思诺特太太　你没有权利认他做你的儿子，半点权利也没有。这孩子完全归我所有，将来也完全是我的。

伊林沃思勋爵　我亲爱的拉齐尔，你已经占有他二十年了。为什么不能让他跟我呆些年？他是你的，同样也是我的。

阿巴思诺特太太　你说的是被你抛弃的那个孩子吗？说的是那个要依靠你早已饿死、穷死的孩子吗？

伊林沃思勋爵　你忘了，拉齐尔，当时是你离开了我。并不是我抛弃了你。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离开你是因为你不让孩子承袭你的名字。在孩子生下来以前我一直求你和我结婚。

伊林沃思勋爵　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前程。再说，拉齐尔，我比你也大不了多少。我才只二十二岁。在一切一切在你父亲的花园里发生的时候，我想我是二十一岁。

阿巴思诺特太太　一个人既然到了能犯错误的年龄，他也就应该到了能够改正错误的年龄。

伊林沃思勋爵　我亲爱的拉齐尔，理论的概括总是很有趣的，但

一用在道德问题上便完全成了空话。至于说我丢下你和我们的孩子去挨饿，那当然是瞎胡说和不真实的。我母亲提出每年给你六百镑，可你不肯要。你就那么失踪了，还带走了孩子。

阿巴思诺特太太　她的钱我一文也不会要。你父亲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在巴黎的时候，他曾当着我的面对你说，你有义务和我结婚。

伊林沃思勋爵　哦，义务只是我们所期待于别人的，不是一个人对自己所为。当然，我当时受到了我母亲的影响。所有的男人年轻时都不免如此。

阿巴思诺特太太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杰勒德肯定不能跟你去。

伊林沃思勋爵　别胡说了，拉齐尔！

阿巴思诺特太太　你想着我会让我的儿子——

伊林沃思勋爵　咱们的儿子。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的儿子（伊林沃思勋爵耸耸肩膀）——跟一个葬送掉我的青春，毁掉我的一生，玷污了我所度过的每时每刻的男人走掉吗？你完全不知道，这么多年来我是在何种痛苦和羞辱中度过的。

伊林沃思勋爵　我亲爱的拉齐尔，我必须坦诚地对你讲，我认为杰勒德的前途要比你的过去更为重要得多。

阿巴思诺特太太　杰勒德不可能把他的前途和我的过去分开。

伊林沃思勋爵　那正是他必须努力做到的事。那也正是你应该帮助他做到的事。你是一个多么典型的妇女！你的话中充满了伤感情绪，可是你从头到尾都表现得无比自私。好了，别让咱们争吵不休了。拉齐尔，我要求你从常识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也就是，丢开你和我，从如何最有利于咱们

的儿子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眼下咱们的儿子处在什么地位?一个在英国三等市镇上一家地方银行拿钱不多的小职员。如果你想着他处在这个地位感到很满意,那你可是完全错了。他完全不满意。

阿巴思诺特太太　他在遇到你之前并没有感到不满意。是你使他变了。

伊林沃思勋爵　当然是我使他变了。不满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开始进步的第一步。可是我并没有让他停留在对他希望得到的东西可望而不可及的境地。不,我给了他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不用我说,他恨不得能马上把它抓到手。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如此。而现在,就因为我碰巧是这个孩子的亲父亲,他是我的亲儿子,你却甘心要毁掉他的前程。也就是说,如果我完全是一个陌生人你会让杰勒德跟我走,可就因为他是我的亲骨肉,你倒不答应了。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不会答应让他跟你走的。

伊林沃思勋爵　你有什么办法阻止他呢?你有什么借口可以说服他辞谢掉我给他安排的工作。几乎不用说,我决不会告诉他我和他是什么关系。你决不敢告诉他。这你自己也知道。瞧瞧你把他教养成什么样的人了。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把他教养成了一个好人。

伊林沃思勋爵　完全不错。可结果怎样呢?你已把他教育成,如果你让他知道了你的底细,他便将成为你自己的审判官。而且还会是对你十分严酷和不公正的审判官。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了,拉齐尔。孩子们小时候全热爱自己的父母。大了以后他们便会对他们进行评判。即使有的话,也只有极少数的孩子会原谅他们的。

阿巴思诺特太太　乔治，千万别把我儿子带走。我已度过了二十年悲惨的生活，我仅只有这么一个他爱我，我也爱他的小人儿。你却一直过着幸福、欢乐和万事如意的生活。你一直过得很幸福，你从来也不曾想到过我们。按照你对人生的看法，你没有理由还会记得我们。你和我们相遇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一个可怕的偶然。忘掉它。不要在这会儿跑来夺走我……所有的，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你在许多别的方面都很富有。留给我生活中的这一小块田园吧；留给我这一片用围墙围着的花园和汲水的水井吧；这上帝，出于怜悯或出于愤怒，赐给我的惟一爱物，哦！把它给我留下，乔治，别把杰勒德从我身边带走。

伊林沃思勋爵　拉齐尔，在眼下，你对杰勒德的前程来说已经毫无用处；可我有用。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决不放他走。

伊林沃思勋爵　杰勒德来了。他有权自己作决定。

〔杰勒德上。

杰勒德　啊！亲爱的妈妈，我希望你已和伊林沃思勋爵把一切都谈妥了！

阿巴思诺特太太　还没有，杰勒德。

伊林沃思勋爵　为了某种理由，你母亲似乎不赞成你跟我去。

杰勒德　为什么，母亲？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一直以为你和我一起过得很幸福，杰勒德。我没想到你是那么急切地想离开我。

杰勒德　妈妈，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当然我和你在一起很幸福。可是一个男人不能永远和妈妈呆在一起。哪个年轻人也不会那样。我要有所成就，干一番事业。我原想着你看到我成了伊林沃思勋爵的秘书定会为我感到骄傲的。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不认为你适合作伊林沃思勋爵的私人秘书。你不够条件。

伊林沃思勋爵　阿巴思诺特太太，我本不希望仿佛我要打扰你们的谈话，可是说到你刚才提出的这个反对的理由，我肯定比谁都知道的更清楚。我现在只要告诉你，你的儿子具备了我所希望于他的全部条件。事实上，远远超过了我的希望。（阿巴思诺特太太一言不发）你还有任何别的理由，阿巴思诺特太太，使你反对你儿子接受我给安排的这个职位吗？

杰勒德　有吗，妈妈？快回答。

伊林沃思勋爵　如果有就请，阿巴思诺特太太，请说出来。这里除了我们再没有外人。不管什么理由，不用说，我也决不会去对别人讲的。

杰勒德　妈妈？

伊林沃思勋爵　如果你愿意单独和儿子谈谈，我可以出去。你也许有什么不愿让我听到的理由。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再没有别的反对理由。

伊林沃思勋爵　那么，我亲爱的孩子，这事可以说就算定下来了。来吧，咱俩一块儿到阳台上去抽支烟吧。阿巴思诺特太太，请允许我开诚布公地对你讲，我觉得你的态度非常非常明智。

〔与杰勒德同下。阿巴思诺特太太被单独留下，她呆呆地站在那里，脸上显出难以名状的悲哀。

幕　落

第 三 幕

〔场景：在洪斯坦顿的画廊。

〔伊林沃思勋爵和杰勒德同在台右角处。伊林沃思勋爵仰卧在一张沙发上。杰勒德坐着一把椅子。

伊林沃思勋爵　你母亲是一个十分通情达理的女人，杰勒德。我知道她最后必会转过弯来的。

杰勒德　我母亲对任何事都认真得要命，伊林沃思勋爵，我也知道她认为我受的教育不够，不能胜任您的秘书工作。她完全是对的。在学校里我整天只知道贪玩，现在要我的命我也通过不了一场考试了。

伊林沃思勋爵　我亲爱的杰勒德，考试一文钱也不值。如果一个人是一位正人君子，那他已知道的东西对他就已经足够了，而如果他不是一位正人君子，那他知道得越多只会对他越坏。

杰勒德　可是，伊林沃思勋爵，我对人世间的事完全无知。

伊林沃思勋爵　不用担心，杰勒德。记住你拥有世上最美好的东西——青春！什么东西也不能和青春相比。中年人成了生活的抵押品。老年人实际已被扔进了生活的破烂杂物间。青春可是生活的主宰。青春有一个等待着他去统治的王国。每一个人生下来时都是国王，可大多数人都像许多国王一样，死在流亡中了。为了挽回我的青春，我什么都可以干——只除了锻炼、早起，或成为社会的一个有用的

成员。

杰勒德　可您还不能说是老了，伊林沃思勋爵。

伊林沃思勋爵　我已经老得可以当你的父亲了。

杰勒德　我不记得我父亲是什么样子；他多年前就死去了。

伊林沃思勋爵　洪斯坦顿夫人已对我说过。

杰勒德　非常奇怪，我母亲从不谈论我的父亲。我有时想，她必是和一个身份极低的人结婚了。

伊林沃思勋爵　（微微一抖）是吗？（走过去把一只手放在杰勒德肩上）我想你并不因为没有父亲感到遗憾吧，杰勒德？

杰勒德　啊，没有；我妈妈对我好极了。谁也没有像我妈妈这样好的妈妈。

伊林沃思勋爵　我想没有问题。不过我们仍然不免想到，大多数的妈妈并不都真理解她们的儿子。我的意思是说，不了解她们的儿子有野心，希望见见大世面，希望自己能有所成就。不管怎么说，杰勒德，你总不打算一辈子就在若克利这个鬼地方度过你的一生吧，你甘心这样吗？

杰勒德　哦。不！那将会太可怕了！

伊林沃思勋爵　当然，母爱是十分感人的，不过它总夹杂着离奇的自私，我是说，它常常总带着大量的自私成分。

杰勒德　（缓慢地）我想是这样。

伊林沃思勋爵　你的母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女人。可是好女人对生活总不免目光狭小，视野闭塞，趣味不高，是不是？

杰勒德　她们的确只对一些我们全不在意的东西感兴趣。

伊林沃思勋爵　我猜想你母亲一定笃信宗教或上帝什么的吧。

杰勒德　哦，是的，她经常上教堂。

伊林沃思勋爵　啊！她不是现代女性，而现如今现代化是惟一值得追求的东西。你希望能现代化，对不对，杰勒德？你希

望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来了解生活，而不愿被一些老式的生活理论使自己同生活隔离开。呐，你眼下惟一要做的一件事，就只是使自己能适应最上层社会的生活。一个男人如能应付好伦敦的一桌酒筵，也便能掌握整个世界。未来是属于阔少的。将来掌握统治权的必是些花花公子。

杰勒德　我也极其想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可我又常常听人说，一个男人不应该把太多的心思花在衣着上。

伊林沃思勋爵　现如今的人都变得绝对肤浅，他们因而不理解肤浅的哲学。说到这儿，杰勒德，你首先应该学会如何打好领结。扣眼儿只要能表达一定情绪就完全可以了。可对领结来说，最根本的东西是风格。一个打得极好的领结是进入生活的重要的第一步。

杰勒德　（大笑）我也许可以学会如何打好领结，伊林沃思勋爵，可我恐怕怎么也学不会像您一样说话，我不知道该如何谈话。

伊林沃思勋爵　哦！对任何一个女人谈话时，总仿佛你爱上了她，而对任何一个男人讲话时，却总表示他使你非常讨厌，那样不等你度过你的第一个社交季节，你便定会得到具有第一流社交才能的美名了。

杰勒德　可是要进入社交界是非常困难的，不是吗？

伊林沃思勋爵　现如今要进入最上等的社交界，你必须或者能提供大量吃喝，或者能提供娱乐场所，或者有什么惊人之举——如此而已。

杰勒德　我猜想进入社交界一定让人感到无比愉快！

伊林沃思勋爵　进入其中后只会让人感到厌烦。可被排斥在外又不免是一个悲剧。社交界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男人如果得不到女人的支持就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而社交界是由女人统治着的。你要是不能让女人和你站在一边，你就算完了。那你也许完全可以同时去兼作讼师、掮客和记者。

杰勒德　要了解女人很不容易吧？

伊林沃思勋爵　你永远不要想着理解她们。女人是图画。男人是问题。如果你想弄明白一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我先告诉你，这可永远是一件危险事——你应该多看她，而不要去管她讲些什么。

杰勒德　可女人都非常聪明，是不是？

伊林沃思勋爵　你必须永远对她们这么说。可是，在哲学家看来，我亲爱的杰勒德，妇女代表着物质对精神的胜利——正像男人代表着心灵对生生不已的凡人的胜利一样。

杰勒德　按您说，女人具有巨大的力量，她们的这种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

伊林沃思勋爵　女人的历史是人世间所曾有过的最坏的暴政的历史。一种弱者统治强者的暴政。这是惟一一种可以经久不衰的暴政。

杰勒德　可是妇女不是也有一种使事物精纯的作用吗？

伊林沃思勋爵　除了才智什么东西也不可能精纯。

杰勒德　但世上仍有许多种彼此不同的妇女，不是吗？

伊林沃思勋爵　在社交界仅仅只有两种：本色的和着过色的。

杰勒德　社交界也有好女人，不是吗？

伊林沃思勋爵　太多了。

杰勒德　难道您认为妇女不应该善良吗？

伊林沃思勋爵　你永远也别对她们这么说；要不然她们立时会全变得非常善良了。妇女是一个出奇地富于空想的性别。每一个妇女都是一个叛逆者，一般都是疯狂地反对

自己。

杰勒德　伊林沃思勋爵，您还没有结过婚，是不是？

伊林沃思勋爵　男人结婚是因为对生活感到厌倦，女人结婚则是出于好奇。结果两者都只会感到失望。

杰勒德　可您不认为一个人结了婚也可能很幸福吗？

伊林沃思勋爵　万分幸福。可是一个已婚男人的幸福，我亲爱的杰勒德，却取决于不和他结婚的人们。

杰勒德　可要是一个人恋爱上了呢？

伊林沃思勋爵　一个人应该永远恋爱，这也就是一个人总也不应该结婚的原因所在。

杰勒德　爱情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东西，是不是？

伊林沃思勋爵　当一个人恋爱的时候，总不外是从自己骗自己开始。而以欺骗别人告终。这便是世人所说的一段罗曼史。不过真正的伟大的激情[①]现如今已比较少见了。那是无所事事的人们的特权。那是一个国家的有闲阶级的惟一用处，也是对我们哈福德家族的惟一可能的解释。

杰勒德　哈福德家族，伊林沃思勋爵？

伊林沃思勋爵　那是我的家族的姓氏。你应当好好研究研究贵族家世录。这是惟一一部在世面上混事的年轻人必须熟读的书，也是英国人在虚构作品中取得的最佳成就。现在，杰勒德，你马上要随我进入一种全新的生活，我得要让你知道如何去生活。（阿巴思诺特太太出现在后方的阳台上）因为这世界是愚人建造出来供聪明人居住的！

〔洪斯坦顿夫人和多布尼博士由左角上。

洪斯坦顿夫人　啊！亲爱的伊林沃思勋爵，你在这儿。我猜想

---

① 原文为法语。

你一定在愉快地抽着一支烟，一直在教导我们的年轻朋友杰勒德应该担负起什么样新的责任，并向他提出许许多多好的建议吧。

伊林沃思勋爵　我向他提出了最好的建议，洪斯坦顿夫人，也请他抽了最好的香烟。

洪斯坦顿夫人　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听到你讲，不过，我恐怕我太老听了也不中用了。我就只能听听，亲爱的副主教，你在可爱的讲台上作的布道演说了。不过那时候，由于我准知道你下文要说什么，我丝毫也不感到激动。（见到阿巴思诺特太太）啊，亲爱的太太，请过来跟我们呆在一块儿吧。来吧，亲爱的。（阿巴思诺特太太上）杰勒德已经和伊林沃思勋爵谈得这么久了；我敢说你对现在忽然展现在杰勒德面前的一派光明的前景一定万分得意吧。来，咱们来坐下。（她们坐下）你的美丽的刺绣绣得怎样了？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一直在不停地干着，洪斯坦顿夫人。

洪斯坦顿夫人　多布尼太太有时也绣绣花，是不是？

副主教　她过去确曾长着一双巧手，简直算得上一个刺绣名家。可是风湿病已使她的手指运转不灵。她已经有十来年不摸绣花绷子了。不过她有许多别的消遣的办法。她对自己的健康很感兴趣。

洪斯坦顿夫人　啊，那永远是一种极好的打发时间的办法，不是吗？那么，你们这会儿正在谈什么呢，伊林沃思勋爵？快对我说说！

伊林沃思勋爵　我正要向杰勒德解释，这个世界对它自身的悲剧永远只是一笑置之。这也是使它能够把许多悲剧忍受下来的惟一办法。同时还要说明，因此，凡是世人严肃加以处理的事都属于事物的喜剧性的一面。

洪斯坦顿夫人　我是完全陷于深水之中了。每当听着伊林沃思勋爵讲点什么我总有此感觉。而那个仁义社也常常完全不负责人。他们从不来救我。谁也不管就让我下沉。我有一个模糊的想法，亲爱的伊林沃思勋爵，你永远站在罪人一边，而我知道，我则尽我力量所及，总试图站在圣徒们一边。可话说回来，这也可能仅仅是一个溺水人的幻想罢啦。

伊林沃思勋爵　圣徒和罪人的惟一不同是，每一个圣徒都有一个过去，而每一个罪人都有一个未来。

洪斯坦顿夫人　喔！对我来说这话讲得太对了。我再没有任何话可说。你和我，亲爱的阿巴思诺特太太，都落后于时代。我们不能理解伊林沃思勋爵的意思。我们在教育上花费的精力太多了。现如今受到良好教育是一个极大的缺陷。它使一个人对许多东西都无法接触到了。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要是完全听从了伊林沃思勋爵的任何一条意见，我会感到十分难受的。

洪斯坦顿夫人　你说得完全对，亲爱的。

〔杰勒德耸耸肩，不安地望着他母亲。卡罗琳夫人上。

卡罗琳夫人　简，你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约翰吗？

洪斯坦顿夫人　你不用那么为他操心了，亲爱的，他和斯塔特费尔德夫人在一起；我刚不一会儿还在金色客厅里看到他们俩。他们在一起似乎很开心。你不是要走吧？请坐下。

卡罗琳夫人　我想我最好还是去找找约翰。（下）

洪斯坦顿夫人　时刻为一个男人担心是没有用处的。而卡罗琳实在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斯塔特费尔德夫人非常富于同情心。她在一件事上的同情心不次于她对另一件事的同情。一种美好的天性。

〔约翰爵士和艾龙比太太上。

洪斯坦顿夫人　啊！约翰爵士来了！和艾龙比太太在一起！我想我刚才看到和他在一起的就是艾龙比太太了。约翰爵士，卡罗琳正在到处找你。

艾龙比太太　我们一直在音乐室里等着她呢，亲爱的洪斯坦顿夫人。

洪斯坦顿夫人　啊！音乐室，当然。我还想着是金色客厅呢，我的记忆力看来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对副主教）多布尼太太的记忆力好得出奇，不是吗？

副主教　她过去的记忆力的确非常出色，可是自从上次中风以后她主要就只记得很小时候的事了。而从这种对往事的回忆中她也能得到极大的乐趣，极大的乐趣。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和凯维尔先生上。

洪斯坦顿夫人　啊！亲爱的斯塔特费尔德夫人；你一直在和凯维尔先生谈些什么呢？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据我记得，谈了谈关于金银复本位制的问题。

洪斯坦顿夫人　金银复本位制！那是个很有趣的题目吗？我倒也知道，现如今人们什么问题都可以随便谈。亲爱的艾龙比太太，约翰爵士跟你又谈了些什么呢？

艾龙比太太　我们谈的是关于巴塔哥尼亚的问题。

洪斯坦顿夫人　真的吗？那可是一个非常遥远的题目！毫无问题，对你大有帮助吧？

艾龙比太太　在关于巴塔哥尼亚问题上他谈得有趣极了。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野蛮人的观点和文明人似乎全都一样。他们非常开化。

洪斯坦顿夫人　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艾龙比太太　似乎什么都干。

洪斯坦顿夫人　那么,亲爱的副主教,知道人性从古到今永远相同真是一件让人感到快慰的事——总的说来,世界总是那么个世界,是不是?

伊林沃思勋爵　世界上的人只不过分成两种,一种人相信那些根本不可信的东西,比如像一般民众——另一种人专干不大可能的事——

艾龙比太太　像你自己。

伊林沃思勋爵　正是,我常常使自己大吃一惊。这是惟一一件使人感到生命不虚的东西。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最近干过一件什么使你感到吃惊的事呢?

伊林沃思勋爵　我一直不停地发现了我自己天性中的种种美好素质。

艾龙比太太　噢!可别一下子变得完全完美无缺了。悠着劲慢慢来吧!

伊林沃思勋爵　我并不打算立即变得十分完美。至少,我希望我不会。那会让人感到十分不便的。女人爱的是我们的缺点,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缺点,她们便什么事都会对我们原谅了,甚至包括我们的巨大才智。

艾龙比太太　要我们原谅全面分析未免为时过早。我们原谅崇拜;人们所能期望于我们的也就到此为止了。

〔艾尔弗雷德勋爵上。他向斯塔特费尔德夫人走去。

洪斯坦顿夫人　啊!我们女人应该原谅一切,是不是,亲爱的阿巴思诺特夫人?我敢说这一点你完全同意我的意见的。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不同意,洪斯坦顿夫人。我想有许多事女人是不能原谅的。

洪斯坦顿夫人　你说哪一类事情?

阿巴思诺特太太　毁掉另一个女人的一生。(慢慢向台后走去)

洪斯坦顿夫人　啊！那类事的确很悲惨，毫无疑问，但我相信在有些令人敬佩的家庭中那种人会有人看管并对他加以改造，而我以为，总的说来，生活的秘密在于对什么事都尽量看得淡一些。

艾龙比太太　生活的秘密应该是永远不要有不合时宜的情绪。

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生活的秘密是能够品尝严重被人愚弄的乐趣。

凯维尔　生活的秘密在于能抗拒诱惑，斯塔特费尔德夫人。

伊林沃思勋爵　实际并不存在生活的秘密。生活的目标，如果有的话，那就只是永远寻求诱惑。它们的数量是有限的。我有时候度过一整天也遇不上一次。这情况很可怕。它使人对前途不寒而栗。

洪斯坦顿夫人　（向他摇动着他的扇子）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亲爱的伊林沃思勋爵，可我总觉得你今天讲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极不道德。听你讲话让人感到非常有趣。

伊林沃思勋爵　一切思想都是不道德的，它是毁灭的原动力。如果对一样东西进行思考，你便会毁掉了它，任何东西都经不住人的思考。

洪斯坦顿夫人　你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不过我毫不怀疑，那必然句句是真理。以我个人论，在运用思想的问题上我对自己没有什么可责备的。我根本不相信女人应该想得太多。正像女人干任何事都必须适可而止一样，在思想上也同样应该适可而止。

伊林沃思勋爵　适可而止可是一种致命的缺点，洪斯坦顿夫人。世上只有过火行为无往而不利。

洪斯坦顿夫人　我希望我能记住你的话。这听起来很像一句十分中听的格言。可我现在已经开始什么事都记不清了。这

真是一个极大的不幸。

伊林沃思勋爵　这正是你最让人着迷的地方，洪斯坦顿夫人。女人都不应该有记忆。女人的记忆是懒散的开始。女人有没有记忆，人家一看她的帽子就全明白了。

洪斯坦顿夫人　你真逗，伊林沃思勋爵。你总能把一个人最刺眼的缺点说成是最重要的美德。你对生活的看法真让人开心。

〔法夸尔上。

法夸尔　多布尼博士的马车到了！

洪斯坦顿夫人　我亲爱的副主教！这会儿才不过十点半呢。

副主教　（站起身）我恐怕一定得走了，洪斯坦顿夫人。星期二常常是多布尼太太最难过的一个夜晚。

洪斯坦顿夫人　（站起身）那我就别让她老等着你了。（同他一起向门口走去）我已告诉法夸尔拿了几只炸山雀放在车里了。多布尼太太可能愿意尝尝的。

副主教　你真是太客气了，不过多布尼太太近来已完全不吃固体食物了。她完全靠流食活着。不过她的心情却再好不过，再好不过了。她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与洪斯坦顿夫人同下）

艾龙比太太　（向伊林沃思勋爵走过去）今天晚上的月亮漂亮极了。

伊林沃思勋爵　那咱们出去看看吧。现如今有机会观看一个随时变化的东西是让人着迷的。

艾龙比太太　你拿着你的镜子。

伊林沃思勋爵　这东西真是可恶极了。它只会照出我满脸的皱纹。

艾龙比太太　我这个可听话多了。它从不照出我的真面目来。

伊林沃思勋爵　那它是爱上你了。

〔约翰爵士、斯塔特费尔德夫人、凯维尔先生及艾尔弗雷德勋爵下。

杰勒德　（对伊林沃思勋爵）我也一起去，好吗？

伊林沃思勋爵　去吧，我亲爱的孩子。（和艾龙比太太、杰勒德一起朝门口走去）

〔卡罗琳夫人上。她匆匆向四周观望并向约翰爵士和斯塔特费尔德夫人所走相反的方向走去。

阿巴思诺特太太　杰勒德！

杰勒德　什么事，母亲？

〔伊林沃思勋爵和艾龙比太太下。

阿巴思诺特太太　天已经很晚了。咱们回去吧。

杰勒德　我亲爱的妈妈，咱们再呆一会儿吧。伊林沃思勋爵真让人开心，而且妈妈，我还有一个要让你大吃一惊的好消息要告诉你。这个月月底，我们便将动身去印度了。

阿巴思诺特太太　咱们回家吧。

杰勒德　你一定要走，当然可以，妈妈，不过我一定得先跟伊林沃思勋爵告别一声。我不要五分钟就回来。（下）

阿巴思诺特太太　如果他愿意那就让他离开我吧，但绝不是跟他走——不能跟他走！我受不了。（来回走动）

〔赫斯特上。

赫斯特　阿巴思诺特太太，多么美好的一个夜晚啊。

阿巴思诺特太太　是吗？

赫斯特　阿巴思诺特太太。我希望你能和我做朋友。你跟今天在这儿的别的妇女们是那样的不同，今天晚上你一走进客厅便仿佛带进一股生活中的善良和纯真的气息。我过去太愚蠢了。有些事并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但要注意不要在

不恰当的时候对不恰当的人去说就是了。

阿巴思诺特太太　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同意你的看法。沃斯利小姐。

赫斯特　我不知道你听到了。但我知道你一定会同意的。一个犯了罪的妇女就应当受到惩罚，是不是？

阿巴思诺特太太　就是。

赫斯特　不应当允许她进入由规规矩矩的男人和女人组成的社交界？

阿巴思诺特太太　不应当。

赫斯特　那个男人也应受到同样的惩罚？

阿巴思诺特太太　同样受惩罚。还有他们的孩子，如果他们有孩子的话，也应同样受惩罚？

赫斯特　是的。父母的罪过就应当降落到孩子的头上。这是一条公正的法律。是上帝订下的法律。

阿巴思诺特太太　这是上帝的一条残酷的法律。（向火炉边走去）

赫斯特　阿巴思诺特太太，因为你儿子将要离开你，你感到十分痛苦吧？

阿巴思诺特太太　是的。

赫斯特　你愿意让他跟伊林沃思勋爵在一起吗？当然，毫无疑问，到那里去可以有地位，还可以有钱，可地位和钱并不是一切，不是吗？

阿巴思诺特太太　什么也不是；它们只会带来灾难。

赫斯特　那你为什么让你儿子跟他走？

阿巴思诺特太太　他自己要走。

赫斯特　可你要是要他留下，他会留下的，不是吗？

阿巴思诺特太太　他已拿定主意要走了。

赫斯特　他不能拒绝你的任何请求。他是那样爱你。要他留下。让我去把他找来。他这会儿正和伊林沃思勋爵呆在阳台上。刚才我从音乐室过来听到他们俩在一块儿大笑。

阿巴思诺特太太　别麻烦了，沃斯利小姐。我可以等等。这无关紧要。

赫斯特　别介，我去告诉他说你找他。一定——一定要他留下。

阿巴思诺特太太　他不会来的——我知道他不会来的。

〔卡罗琳夫人上。她急切地四面张望。杰勒德上。

卡罗琳夫人　阿巴思诺特先生，我能不能问问你，在阳台上任何地方见到约翰爵士了吗？

杰勒德　没有，卡罗琳夫人，他不在阳台上。

卡罗琳夫人　这太奇怪了。到了他该回去的时候了。（下）

杰勒德　亲爱的妈妈，我恐怕已让你久等了。我把这件事完全给忘了。今天晚上我太高兴了，妈妈。我从来也没这么高兴过。

阿巴思诺特太太　因想着马上要走了？

杰勒德　别那么说，母亲。要离开你我当然感到很难过。不用说，你是全世界最好的母亲。可是不管怎么，正像伊林沃思勋爵说的，要我长时间生活在若克利这个地方是不可能的。你不在乎这点。可我有我的抱负；我不能满足于现状。我要为我的前途奋斗。我要做出一番使你为我感到骄傲的事业来，而伊林沃思勋爵将在这方面给我帮助，他将全力在各方面帮助我。

阿巴思诺特太太　杰勒德，不要跟伊林沃思勋爵走。我求你不要走。杰勒德，我请求你！

杰勒德　母亲，你怎么会一会儿一个主意？你好像什么时候也没个准主意。一个半小时以前你在客厅里对整个这件事已

表示完全同意；这会儿你却又回过头来大加反对，企图强迫我放弃我一生中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的，千载难逢。妈妈，你总不认为我们每天都能碰上像伊林沃思勋爵这样的人吧，你说呢？这实在太奇怪了，在我碰上这么个可遇难求的好运的时候，出面阻止这件事的一个人竟是我自己的母亲。再说，你知道，我爱上了赫斯特·沃斯利小姐。谁见到她能够不爱呢？我爱她的程度比我曾对你说过的还要深得多。而如果我有了地位，有了可靠的前程，我就可以——就可以要她——母亲，你现在还不明白作伊林沃思勋爵的秘书对我意味着什么吗？谁要是能够以此作为开端就等于找到一个现成的前程——摆在他的面前——等待着他。如果我成了伊林沃思勋爵的秘书，我就可以要求赫斯利作我的妻子。做一个一年收入一百镑的银行小职员，简直连想都不敢想。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恐怕你对沃斯利小姐不必抱希望。我知道她对生活的态度。她刚才全对我讲了。（片刻沉默）

杰勒德　不管怎样，这里还有我的前途问题。那也是件大事——我很高兴我的前途有望了！你一直不遗余力地在毁掉我的前途，母亲——你说不是吗？你告诉我这世界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任何成就都毫无价值，还说这世界肤浅无比，等等等等——行了，我不再相信你的话，母亲。我认为这个世界一定非常好玩。我认为人类社会必定奇妙无比。我认为一个人完全值得为获得某种成就而奋斗。你教导我的一切全都是错误的，妈妈。十分错误。伊林沃思勋爵是一个有所成就的人物。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并为它而生存。得了，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求跟伊林沃思勋爵一样活着。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宁愿让你死掉！

杰勒德　母亲，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反对伊林沃思勋爵？告诉我——请如实告诉我。到底为了什么？

阿巴思诺特太太　他是个坏人。

杰勒德　哪一方面坏？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会告诉你的。

杰勒德　我猜想因为他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和你不一样，你就认为他是坏人。可是，男人和女人是不相同的，母亲。因而很自然他们的观点彼此不同。

阿巴思诺特太太　使伊林沃思勋爵成为坏人的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想法或没有什么想法。而是他本来就坏。

杰勒德　母亲，是你知道关于他的一件什么事吗？是你所准知道的一件什么事？

阿巴思诺特太太　是我知道的一件事。

杰勒德　你肯定没弄错？

阿巴思诺特太太　肯定不错。

杰勒德　你得知这件事有多久了？

阿巴思诺特太太　二十年了。

杰勒德　拿二十年前的一件事来评定今天的任何一个人，这公平吗？而且伊林沃思勋爵的早年生活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那关我们什么事？

阿巴思诺特太太　一个人过去曾是什么样的人，今天和将来会永远是什么样的人。

杰勒德　母亲，告诉我伊林沃思勋爵曾经怎么哪？如果他真干了什么十分可耻的事，我一定不跟他走了，这一点你对我应该是完全信得过的吧？

阿巴思诺特太太　杰勒德，到我身边来。挨我紧紧的，像过去你

还是个小小孩儿，你是你妈妈的亲儿子的时候一样。（杰勒德在他母亲身边坐下。她用手指梳拢他的头发，并摩挲着他的双手）杰勒德，过去曾经有一个小姑娘，她还很年轻，那时候才不过刚刚十八岁。乔治·哈福德——那是伊林沃思勋爵当时所用的名字——乔治·哈福德遇上了她。她那会儿对生活还一无所知。他——可是什么都懂的。他让这个姑娘爱上了他。他让她一心爱着他，以至于她一天早上跟他一块儿离开了她父亲的家。她是那样爱他，而他也答应和她结婚。他郑重许诺要和她结婚。她相信了他的话。她还很年轻——完全，完全不知道生活的真正面目。他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地拖延婚期——可她一直仍然信任他。她爱他。——在她的孩子出生以前——因为她有了孩子——她求他为了孩子和她结婚，让孩子可以有个正式的名字，让她的罪过不致降落在无辜的孩子头上。他拒绝了。孩子生下以后，她离开了他，带着那个孩子，她的一生便从此被毁了。她的灵魂被毁了，在她身上原有的一切甜蜜、善良、纯真的东西全部被毁了。她受尽了苦难——她至今仍生活在苦难中。她还得永远受苦。在她的生活中已没有欢乐、没有安宁、没有任何办法悔改。她成了整天戴着假面具的女人，像一个麻风病人一样。火不能使她净化。水无法洗去她的羞辱。没有任何药物能医治她的创伤！没有任何镇定剂能使她入睡！没有任何麻醉药能使她忘掉一切！她完了！她已不可救药！——那就是我为什么说伊林沃思勋爵是个坏人的原因。那就是我为什么不让我的儿子跟他走的原因。

杰勒德　我亲爱的母亲，这话听起来的确是非常悲惨。可我敢说那姑娘自己也和伊林沃思勋爵一样同样要负责任。——

不管怎么，任何一个真正的好姑娘，一个具有正常感情的姑娘，会跟一个并没有和她结婚的男人离开自己的家，去和他像夫妻一样住在一起吗？一个规矩姑娘是决不会的。

阿巴思诺特太太　（在一阵沉默之后）杰勒德，我收回我的反对意见。你可以按你自己的意愿不论什么时候和伊林沃思勋爵到任何地方去。

杰勒德　亲爱的母亲。我早知道你不会真跟我过不去的。你是上帝创造出来的最好的女人。至于伊林沃思勋爵，我压根儿不相信他可能干任何可耻或下流的事情。我就是不相信——我不可能相信。

赫斯特　（在后台）放开我！放开我！

〔赫斯特带着恐怖的表情上，她跑向杰勒德，投入他的怀抱。

赫斯特　哦！救救我——快拦住他！

杰勒德　拦住谁？

赫斯特　他侮辱了我！疯狂地侮辱了我！快救救我！

杰勒德　谁？谁敢这样——

〔伊林沃思勋爵由后台上。赫斯特脱开身用手指着他。

杰勒德　（气急败坏地）伊林沃思勋爵，你侮辱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上最纯洁的人，一个和我母亲一样纯洁的人。你侮辱了在这个我和我母亲同在的世界上我最爱的妇女。上帝作证，我一定要杀了你！

阿巴思诺特太太　（冲过去抓住他）不，不！

杰勒德　（把她推到一边）不要拉我，母亲。不要拉住我——我一定要杀了他！

阿巴思诺特太太　杰勒德！

杰勒德　我说，放开我。

阿巴思诺特太太　别介，杰勒德，别介！他是你的亲生父亲。

〔杰勒德抓住他母亲的双手，看着她的脸。她羞愧难当地慢慢坐到地上。赫斯特偷偷向门边溜去。伊林沃思勋爵皱着眉头咬着嘴唇。过了一会儿杰勒德扶起他的母亲，搂着她，把她领出房去。

幕　落

第 四 幕

〔场景：在阿巴思诺特太太家起居室。背后一大落地窗通向花园，左、右角各有一门。

〔杰勒德·阿巴思诺特在桌边写信。

〔艾丽斯由左角门上，后随洪斯坦顿夫人和艾龙比太太。

艾丽斯　洪斯坦顿夫人和艾龙比太太到。

洪斯坦顿夫人　早哇，杰勒德。

杰勒德　（站起身）早，洪斯坦顿夫人，早，艾龙比太太。

洪斯坦顿夫人　（坐下）我们特来看望阿巴思诺特太太，杰勒德。我希望她已好多了吧？

杰勒德　我母亲还没有下楼来，洪斯坦顿夫人。

洪斯坦顿夫人　啊，我恐怕昨天晚上的天气实在让她热得受不了。我猜想天上一定在打雷。要不就是音乐的声音。音乐总让人情绪激动——至少它常常弄得人精神不安。

艾龙比太太　现如今那是一码事。

洪斯坦顿夫人　我很高兴我根本不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亲爱的。我恐怕你的意思必是错误的。噢，我看到你正在研究阿巴思诺特太太的漂亮房间。这是不是很舒适和太老气了？

艾龙比太太　（从长柄眼镜打量房间）这房间看上去完全像一个舒适的英国家庭的样子。

洪斯坦顿夫人　你说得非常准确，亲爱的；一字不差。谁都可以感觉到你母亲对她身边的一切所产生的好的影响，杰勒德。

艾龙比太太　伊林沃思勋爵说，一切影响都是坏的，而一种好影响是世界上最坏的影响。

洪斯坦顿夫人　在伊林沃思勋爵更进一步和阿巴思诺特太太结识以后，他必会改变看法了。我哪天一定要把他带到这儿来走走。

艾龙比太太　我倒极愿意看到伊林沃思勋爵进人一个幸福的英国家庭。

洪斯坦顿夫人　这会对他有无限好处的，亲爱的。现如今绝大多数妇女总用兰花、外国人和法国小说来装点她们的房间。可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圣徒的精舍。到处是鲜花，是不至让人惊愕的正派书籍和不会让人看着红脸的图片。

艾龙比太太　可我就喜欢红脸。

洪斯坦顿夫人　是呀，关于红脸的问题，如果红的是时候，原本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可怜的洪斯坦顿就曾常对我说，我红脸的时候远远不够。不过话说回来，他这个人很特别。他总不让我和他的那些男朋友见面，除了像可怜的阿齐顿勋爵一样年过七十的老人：可阿齐顿勋爵最后还是被扯上了离婚法庭。那可说是一件最不幸的案子。

艾龙比太太　我就喜欢年过七十的男人。他们永远会对一个人献出终生的忠诚。我认为七十是一个男人理想的年龄。

洪斯坦顿夫人　她完全不可救药了，是不是？杰勒德？说到这儿，杰勒德，我希望你亲爱的母亲往后会常到我家里来看望我。你和伊林沃思勋爵几乎马上就要动身了吧？

杰勒德　我已经放弃作伊林沃思勋爵秘书的打算了。

洪斯坦顿夫人　不能吧，杰勒德！那你可就太傻了。你到底因

为什么呢？

杰勒德　我考虑我对那个职位不合适。

艾龙比太太　我倒希望伊林沃思勋爵请我当他的秘书。可他说我这个人不够严肃。

洪斯坦顿夫人　我的亲爱的，在这间屋子里，你真不应该这样瞎胡说。阿巴思诺特太太对于我们大家所生活的那个邪恶的社会还毫无了解。她始终不肯进入那个社会。她太善良了。我想着昨天晚上她肯上我家去真是我的莫大荣幸。使得我们的晚会平添了一股庄严的气氛。

艾龙比太太　啊，那必定就是你说你所感觉到的空中隐隐的雷鸣。

洪斯坦顿夫人　我的亲爱的，你怎么能那么说呢？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可是说真格的，杰勒德，你说对那个职位不合适是什么意思？

杰勒德　伊林沃思勋爵对生活的看法和我相差太远了。

洪斯坦顿夫人　可是，我亲爱的杰勒德，在你这个年龄根本不应该对生活有任何看法。那是完全不相干的事。在这个问题上你应当完全接受别人的引导。伊林沃思勋爵向你提供了别人求都求不到的美差，和他一起旅行将使你在最亲切的照顾下见识世界——至少让你见识到你所应当见识的那部分世界——让你有机会结识你所应当结识的人，这对你一生的这一十分严肃的阶段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杰勒德　我不要再去见识什么世界。我已经见识够了。

艾龙比太太　我希望你并不认为生活对你已完全枯竭了，阿巴思诺特先生。我们听到一个人那么说时，我们知道其实是生活已使他枯竭了。

杰勒德　我不愿意离开我母亲。

洪斯坦顿夫人　听我说，杰勒德，那完全是出于你的懒惰。不离开你的母亲！我要是你的母亲，一定会坚持要你走

〔艾丽斯由左角门上。

艾丽斯　阿巴思诺特太太向您问好，我的夫人，可是她头疼得厉害，今天早上不能接见任何客人。（由右角门下）

洪斯坦顿夫人　（立起身来）头疼得厉害，太抱歉了！也许今天下午，如果她好一些，你可以带她到洪斯坦顿来，杰勒德。

杰勒德　今天下午恐怕不行，洪斯坦顿夫人。

洪斯坦顿夫人　那就明天吧。啊，要是你有个父亲，杰勒德，他一定不肯让你在这里虚度时光，他准会让你马上跟伊林沃思勋爵走。但是作母亲的都太软弱。什么都依着她们的儿子。我们完全听命于感情，一切感情用事。来吧，亲爱的，我必须到主教家去走走，看望一下多布尼太太，她的病恐怕是很不好。真让人无法想象副主教是怎么忍受下来的，真没法想象。他是一个最具有同情心的丈夫。简直是一个模范。再见，杰勒德，向你母亲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艾龙比太太　再见，阿巴思诺特先生。

杰勒德　再见。

〔洪斯坦顿夫人和艾龙比太太下。杰勒德坐下来读他的信。

杰勒德　我该签个什么名字呢？我，无权袭用任何人的姓氏。（签名，把信放入信封。写上收信人的名字。正准备把信封上的时候，左角门忽然打开，阿巴思诺特太太进来。杰勒德放下封蜡。母子俩对望着）

洪斯坦顿夫人　（透过后台的落地窗）再一次再见，杰勒德。我们抄近直穿过了你们的漂亮的花园。记住我对你的忠告——马上跟伊林沃思勋爵一起走。

艾龙比太太　再见，[①] 阿巴思诺特先生。记住从你旅游的地方给我捎回点什么好的东西来——可不是印度的披巾——决不要印度披巾。（二人同下）

杰勒德　母亲，我刚才给他写了一封信。

阿巴思诺特太太　给谁？

杰勒德　我父亲。我写信告诉他今天下午四点到这里来。

阿巴思诺特太太　他不能到这里来。我不能让他跨进我家的门坎。

杰勒德　他必须来。

阿巴思诺特太太　杰勒德，如果你要同伊林沃思勋爵走，那你马上就跟他走。别等着先送了我的命；可你决不要指望我去见他。

杰勒德　母亲，你不了解。说什么我也不会跟伊林沃思勋爵走，也不会离开你的。你对我的了解应该使你相信这一点。不是；我写信给他对他说——

阿巴思诺特太太　你对他有什么话可说的？

杰勒德　我在信里说的什么，母亲，你还猜想不出吗？

阿巴思诺特太太　猜不出。

杰勒德　母亲，你当然猜得出的。想一想，想一想我们在几天之内必须马上办的一件事。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们什么事也不要办。

杰勒德　我给伊林沃思勋爵写信告诉他，他必须和你结婚。

阿巴思诺特太太　和我结婚？

杰勒德　母亲，我要强迫他那么办。他对你犯下的错误一定得纠正过来。必须设法加以补救。正义也许来得晚了一些，

① 原文为法语。

母亲，但终归还是来了。几天之后你就将成为伊林沃思勋爵的合法的妻子。

阿巴思诺特太太　可是，杰勒德——

杰勒德　我一定坚持要他那样做。我要强迫他那样办。他决不敢拒绝的。

阿巴思诺特太太　可是，杰勒德，我拒绝。我决不和伊林沃思勋爵结婚。

杰勒德　你不和他结婚，母亲？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决不和他结婚。

杰勒德　可你不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你，并不是为了我自己。这个婚礼，这个必要的婚礼，这个很显然必须进行的婚礼，对我并没有什么帮助，并不能使我真正、合法地袭用一个家族的姓氏。但这对你肯定是有些用处的，它可以使得你，我的母亲，尽管晚了一些，成为作为我的父亲的那个男人的妻子。那不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吗？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决不和他结婚。

杰勒德　母亲，你必须那样办。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决不。你还谈什么为以往的错误作出补偿。对我来说，有什么办法补偿？任何补偿都已完全无用了。我遭到了屈辱：他没有。就是那么回事。这是在一男一女之间经常发生、不断发生的一个寻常的故事。那结局也是一个一般的结局。女人痛苦不堪。男人什么事没有。

杰勒德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一般的结局，母亲：我希望不是。但不管怎样，你的一生将不会这样了结。那个男人必须尽力作出一个可能的补偿。这是不够的。我知道，这并不能清洗掉过去的一切。但至少可以改变未来，使未来能稍好一些，母亲。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拒绝和伊林沃思勋爵结婚。

杰勒德　他要是亲自到这里来向你提出，希望你做他的妻子，你一定不会这样回答他了。记住，他是我父亲。

阿巴思诺特太太　他要是亲自来这里，那他是决不会的，我将会给他同样的回答。记住，我是你母亲。

杰勒德　母亲，你这么说话使得我非常为难了，我不了解对这件事你为什么不能从正确的、惟一恰当的观点来看待。就只是为了免除你一生的痛苦，清洗掉蒙在你的名声上的阴影，所以才必须举行这一婚礼。这里没有别的替代的办法。结婚以后，你和我可以一同离开。但必须先举行婚礼。这不仅是你对你自己，而且也是你对所有别的女人——是的：对全世界所有别的女人，应尽的义务，不让他坑害更多的女人。

阿巴思诺特太太　对别的女人我完全无所亏欠。她们中没有一个曾来帮助过我。全世界就没有一个女人，即使我愿接受，我可以得到她的怜悯，即使我乐意，我可以赢得她的同情。女人彼此之间是十分无情的。昨天夜晚，那个姑娘，尽管她是个好姑娘，竟仿佛我是一件什么脏东西一样，要急忙逃出房去。她是对的。我就是一件脏东西。但是我的罪孽是我自己的，我将独自去承受。我必须独自承受。那些没有犯罪的妇女和我有什么关系，或我和她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彼此根本无法理解。

〔赫斯特由台后上。

杰勒德　我请求你接受我的要求。

阿巴思诺特太太　哪里有个儿子要求他的母亲做出如此难堪的牺牲的？从没有过。

杰勒德　哪里有母亲拒绝和他自己孩子的父亲结婚的？从未

有过。

阿巴思诺特太太　那就从我开始吧。我拒绝。

杰勒德　母亲，你相信宗教，而且在你的教育下，我也相信了。是呀，毫无疑问，你的宗教，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你用来教育我的那种宗教，母亲，必会告诉你我是对的。这一点你自己知道，你已感觉到了。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不知道。我也不曾感觉到，我也决不会站在上帝的圣坛前，为我和乔治·哈福德之间的这么一个荒唐透顶的婚礼请求上帝赐福。我绝不会说出教堂要我们说的那些话。我决不说。我不敢。我怎么能发誓去爱一个我所痛恨的男人，去为那个使你受辱的人增光，去服从那个睁着眼把我领向犯罪道路的人？决不：结婚是彼此相爱的男女举行的神圣仪式。不是为他那样的人，或我这样的人预备的。杰勒德，为了不让你受到世人的嘲弄和讥笑，我一直对人说着谎话。在足足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说着谎。我不能对人讲真话。谁能讲呢？但我决不能为我自己对上帝说谎，在上帝的面前撒谎。不成，杰勒德，没有任何仪式，不论是由教堂认可的或国家批准的仪式，有可能把我和乔治·哈福德结合在一起。要不就是我已和他连结的太紧密，以致在他抢劫我之后反使我更富有了，因为我在我生活的泥潭中却发现了贵重的珍珠，或我认为发现了贵重的珍珠。

杰勒德　我倒完全不理解你的意思了。

阿巴思诺特太太　男人全不理解妈妈的苦处。除了我曾受到冒犯和我自己的过失，以及我所受的严重惩罚和重大屈辱之外，我和其他女人并无任何不同之处。然而，要生下你，我必须面对死神。为了把你养大我必须和死神拼命争斗。死神要从我手中把你夺走。所有的女人要养活她们的孩子都

必须和死神进行搏斗。死神由于自己没有孩子，一心要把我们的孩子夺走。杰勒德，在你光着身子的时候，我给你穿上衣服，在你饥饿的时候，我喂你食物。在那个漫长的冬天我无日无夜照顾着你。为了我们心爱的小东西，对我们女人来说，没有什么下贱的活不能干，没有什么细小的事不时刻关心的——啊！我是何等爱你哟。不次于哈拿·撒母耳。而你也需要有人爱。因为你还太软弱无力，只有爱能让你活下来。只有爱能使任何一个人活下来。男孩子常常漫不经心，无意给人带来痛苦，我们总想着等他们长大成人对我们了解得更多一些以后，定会报答我们的。但结果并非如此。外面的世界会把他们从我们身边拉走。他们去和能比我们带给他们更多欢乐的人做朋友，他们一起去进行我们被排斥在外的消遣和我们不感兴趣的活动；他们还常常对我们极不公正，因为他们在遇到生活中的痛苦时他们会认为那都是怪我们不好，而他们在过着甜蜜生活时我们却不能分享那种甜蜜。……你交了许多朋友，常常跑到他们家去同他们一同度过快乐的时光，而我，由于暗藏着心事不敢和你同去，只能呆在屋子里把门关上，把太阳关在门外，坐在黑暗之中。在一些规规矩矩的家庭里我会多么难受？我时刻都忘不掉我的过去……而你却以为我对那种愉快的生活不感兴趣。我告诉你吧，我一直想望着那种生活，可又不敢去接近它，自己感到无此权利。你以为我为一些穷苦人做些工作心情更为愉快。你想象着那是上帝赋予我的使命。实际并非如此，此外我能干什么去呢？病人从不考虑为他们整理枕巾的手是否干净，要死的人更不在乎在他额头上吻他的嘴唇是否经历过罪恶的亲吻。我无时无刻心中想着的只有你；我把你不需要的爱给了他们，我大量给予他

们不属于他们的爱……你想着我不该花那么多时间上教堂，搞教会活动。可我又能干些什么别的事情呢？上帝的家是犯罪人受到欢迎的惟一地方，而你又随时都在我心中，杰勒德，过分占据了我的心。因为日复一日，无早无晚，我长跪在上帝的家中从来也没有为自己的罪过悔恨过。既然你，我亲爱的乖乖是我的罪过的果实，我又如何能为我的罪过忏悔！甚至现在你对我已如此无情我也不能忏悔。我不后悔。你对我比清白的名声更重要。我宁愿——一百个宁愿——作你的母亲，而不愿终生清白……啊。你还看不出来吗？你还不明白吗？正是我的失身才使得你对我如此可爱。正是我的屈辱才使你和我如此密不可分。正是由于我为你付出的这些代价——灵魂与肉体的代价——才使得我像我现在这样爱你。哦，不要要求我干那件可怕的事。既然生养孩子是我的羞辱，那就仍作为我的羞辱存在吧！

杰勒德　母亲，我原来不知道你是如此地爱我，往后我一定要做一个比过去对你更好的儿子……你和我将永不分离……可是母亲……我没有别的办法……你必须成为我的父亲的妻子。你必须和他结婚。你有责任那样作。

赫斯特　（跑过去抱住阿巴思诺特太太）不，不，你不要和他结婚。那才真是一种屈辱，一种你从未尝到过的屈辱。那才是真正的玷污：你还从未受到过的玷污。离开她跟我走吧。除了英国世上还有许多别的国家……哦！海那边还有别的更好、更理智、更公正一些的国家。世界是非常广阔巨大的。

阿巴思诺特太太　不，对我来说并非如此。我的世界已缩成巴掌大小，而且不论我走到哪里，哪里总布满荆棘。

赫斯特　不会是那样的。我们准能在什么地方找到绿色的山谷

和清清的泉水的。如果我们要哭泣，那也让我们一块儿哭泣。我们俩不是都爱他吗？

杰勒德　赫斯特！

赫斯特　（用手挡开他）别介，别介！除非你同时也爱她，你就不能爱我。除非你把她看得更为神圣，你便不可能尊崇我。在她身上所有的妇女都遭到了牺牲。在她家中被伤害的不只是她一个人，我们所有的女人全都受害了。

杰勒德　赫斯特，赫斯特，那我该怎么办呢？

赫斯特　你还尊重作为你父亲的那个男人吗？

杰勒德　尊重他？我厌恶他！他下流已极！

赫斯特　我谢谢你昨天晚上从他手中救出了我。

杰勒德　那不值一提。为了你我可以豁出性命。可你还没有告诉我，我现在该怎么办！

赫斯特　我不是因为你救了我向你道谢了吗？

杰勒德　可我该怎么办呢？

赫斯特　问你自己的心，不要问我。我从来没有一个需要我去挽救或为她感到羞耻的母亲。

阿巴思诺特太太　他没有心肝——没有心肝。让我离开你们吧。

杰勒德　（跑过去跪在她身旁）母亲，原谅我：一直都怪我不好。

阿巴思诺特太太　不要吻我的手：它是冰冷的。我的心也是冷的：它已经碎了。

赫斯特　啊。别那么说，心在不断受到伤害中存活。欢乐却可能使人的心化为木石，财富可以使它变得麻木不仁，可是悲伤——哦，悲伤并不能使它破碎。再说，你现在还有什么悲伤呢？嗨，此时此刻，他对你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可亲近，尽管过去你们一直都十分亲近，哦，你一直是多么可亲可敬

啊，噢！不要责怪他吧。

杰勒德　你既是我的母亲，又是我的父亲，二者合一。我再不需要另一个父母了。我这话完全是为你而发的。啊，母亲，讲点什么吧。难道我得到一种爱就必须失掉另一种爱嘛？可别对我那么说。哦，母亲，你太狠心了。（倒在一张沙发上大哭）

阿巴思诺特太太　（对赫斯特）可他真的得到另一种爱了吗？

赫斯特　你知道我一直都爱着他的。

阿巴思诺特太太　可我们家很穷。

赫斯特　被爱的人谁会贫穷？哦，没有一个。我痛恨我的财富。它对我是一种累赘。让他和我分享吧。

阿巴思诺特太太　但是我们已名声扫地。我们已被排斥在上等社会之外。杰勒德连名姓都没有。父母的罪过必会降临在孩子的头上。这是上帝的律条。

赫斯特　我说错了。上帝只有一条法律，那就是爱。

阿巴思诺特太太　（站起来拉着赫斯特的一只手，缓缓向杰勒德走去，他这时仍躺在沙发上，双手捂着脸。她推他一下，他抬起头来）杰勒德，我不能给你一个父亲，可我给你带来了你的妻子。

杰勒德　母亲，不论是对她还是对你，我都不配。

阿巴思诺特太太　首先是她，你配得上她，在你和……她……离开我以后，杰勒德——啊，望不时也想到我。别把我完全忘了。在你们祈祷的时候，也记住为我祈祷。在我们最幸福的时刻我们常要祷告，而杰勒德，你们定会幸福的。

赫斯特　哦！你没想着要离开我们吧？

杰勒德　母亲，你不会离开我们吧？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可能给你们带来羞辱。

杰勒德　母亲!

阿巴思诺特太太　那么先离开你们一段时间;如果你们愿意,再跟你们呆在一起吧。

赫斯特　(对阿巴思诺特太太)跟我们一道去花园吧。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呆一会儿去。呆一会儿去。

〔赫斯特和杰勒德下。

〔阿巴思诺特太太向左角门走去。在炉台边的一面镜子前停下。往镜子里观看。艾丽斯由右角门上。

艾丽斯　一位先生要见您,太太。

阿巴思诺特太太　说我不在家。让我看看名片。(从托盘里拿起名片看看)说我不要见他(伊林沃思勋爵上。阿巴思诺特太太从镜子里看到他,微微一惊。但她不曾回头。艾丽斯下)你今天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乔治·哈福德?你不可能有什么话要告诉我。请你马上离开这间屋子。

伊林沃思勋爵　拉齐尔,现在关于你我之间的事,杰勒德已全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必须设法做出对我们三个人都较为合适的安排。我向你保证,他将会发现我是一个最可爱和最慷慨的父亲。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儿子随时都可能进来。昨天晚上我救了你。我也许不可能再次救你了。我儿子对我所受到的屈辱深感不堪,他感到十分愤慨。我求你快走开。

伊林沃思勋爵　(坐下)昨天晚上的事真是莫大的不幸。那个清教徒蠢丫头就因为我要吻她一下大吵大闹。亲吻一下有什么了不得的?

阿巴思诺特太太　一次亲吻可能毁掉一个人的一生,乔治·哈福德。这我知道,我知道得太清楚了。

伊林沃思勋爵　我们这会儿不谈这些。今天和昨天一样,重要

的仍是我们的儿子的问题。你知道，我非常喜欢他，你也许很奇怪，昨天夜晚，我对他的行为举止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准备为那个漂亮的假正经的丫头动武时的动作是那样的干净利落，我的儿子就应该是那样子。只除了我的儿子不应该站在清教徒一边；那永远是个错误。不过，我要提出的建议是这样的。

阿巴思诺特太太　伊林沃思勋爵，对你的任何建议我都不感兴趣。

伊林沃思勋爵　根据我们可笑的英国法律，我不可能让杰勒德正式归宗。不过我可以把我的财产留给他。当然，伊林沃思勋爵府他不能继承，不过那个军营似的破地方没意思透了。他可以得到阿西比，那里的房舍更漂亮的多，哈尔波罗，那里有英格兰北部最好的猎场，还可以得到圣詹姆士广场。在这个世界上一位先生在得到这些之后还会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阿巴思诺特太太　完全够了，没问题。

伊林沃思勋爵　至于一个贵族头衔，在今天这个民主时代，只不过是个累赘。在我还是乔治·哈福德的时候我就已经拥有了我所需要的一切。现在我只是增添了一些别的人都希望得到的东西而已。完全没有什么意思。呐，我的建议是这样的。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已说过我完全不感兴趣，我只请你快走。

伊林沃思勋爵　这孩子在一年中六个月跟你在一起，另六个月跟我在一起。完全公平交易，对不对？生活费你们要多少全可以，居住的地方也由你们任意选择。至于你的过去除了我本人和杰勒德，别人什么都不知道。自然，还有那个着白纱的清教徒，可她不算数。她要把事情讲出去，就不得不

说明她拒绝接吻的整个过程，不是吗？这样一来，所有的女人便会认为她是个大傻瓜，而所有的男人都会觉得她可厌。你也不必担心杰勒德作不了我的继承人。我完全用不着告诉你，我丝毫没有意思再结婚。

阿巴思诺特太太　你来得太晚了，我儿子已不再需要你。你对他毫无用处了。

伊林沃思勋爵　你这话什么意思？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说你对杰勒德的前程已无用处。他不再需要你的帮助了。

伊林沃思勋爵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阿巴思诺特太太　你往花园里瞧瞧。（伊林沃思勋爵站起身朝窗前走去）你最好别让他们瞧见你：你带给人们不愉快的回忆。（伊林沃思勋爵朝外观望，一凉）她爱他。他们彼此相爱。我们不会再受你的要挟了。我们将离开这里。

伊林沃思勋爵　上哪儿去？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们不会告诉你的。即使你找到了我们，我们也不会认识你。你好像感到吃惊。从一个你企图玷污她的嘴唇的姑娘。你使他终生受辱的男孩儿以及一个被你所坑害的母亲那里，你会得到什么样的欢迎呢？

伊林沃思勋爵　你变得心狠了，拉齐尔。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一度曾经太软弱。现在有所改变对我乃是好事。

伊林沃思勋爵　那时候我还太年轻。我们男孩子懂事太早了。

阿巴思诺特太太　而我们女人对生活的了解却来得太晚。这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沉默）

伊林沃思勋爵　拉齐尔，我要我的儿子。现在我的钱对他无用了。我可能也对他无用了，可我要我的儿子。让我们全聚

在一块儿吧，拉齐尔。你只要愿意准能办到的。（看到桌上的信）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孩子的生活中已没有你的位置。他对你不再感兴趣。

伊林沃思勋爵　那他为什么给我写信呢？

阿巴思诺特太太　你说什么？

伊林沃思勋爵　这是什么信？（拿起信）

阿巴思诺特太太　那个——不相干。给我吧。

伊林沃思勋爵　收信人的名字是我。

阿巴思诺特太太　你不能拆开它。我不许你拆开它。

伊林沃思勋爵　是杰勒德的笔迹。

阿巴思诺特太太　这封信已不准备送出了。这是他今天早晨见到我以前写下的。而他现在很后悔写下了这封信，非常非常后悔。你不能拆开它。快给我吧。

伊林沃思勋爵　它属于我。（拆开信坐下来读。阿巴思诺特太太一直注视着他）我想，拉齐尔，你已读过这封信？

阿巴思诺特太太　没有。

伊林沃思勋爵　你知道信的内容？

阿巴思诺特太太　知道！

伊林沃思勋爵　我丝毫也不认为这孩子讲的话是对的。我完全不认为和你结婚是我的责任。这一点我完全否认。但为了得到我的儿子，我已准备——是的，我已准备和你结婚，拉齐尔，并决心此后永远以对待我的妻子应有的尊敬和热爱来对待你。我决定在你选定的任何时候和你结婚。我决不食言。

阿巴思诺特太太　你过去也曾做过这种许诺，可最后却并未遵守。

伊林沃思勋爵　这一回决不食言。这将表明我真爱我的儿子，至少和你一样地爱他。拉齐尔，我如果和你结婚，那就必须放弃原打算进行的几项计划。而且是十分重要的计划，如果有所谓重要计划的话。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拒绝和你结婚，伊林沃思勋爵。

伊林沃思勋爵　你说的是真话？

阿巴思诺特太太　真话。

伊林沃思勋爵　请告诉我你的理由。请说出来，我一定非常感兴趣的。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已对我的儿子说过了。

伊林沃思勋爵　我猜想你的理由一定充满了伤感情绪，是不是？你们女人全都依靠情绪并为情绪而活着。你们没有生活的哲学。

阿巴思诺特太太　你说得对。我们女人依靠情绪并为情绪而活着。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我们依靠激情并为激情而活着。我有两种激情，伊林沃思勋爵，对他的爱和对你的恨。你没有办法可以消灭它们。它们相互依存。

伊林沃思勋爵　需要以恨为伴的爱是一种什么爱情呢？

阿巴思诺特太太　那就是我对杰勒德的爱。你觉得可怕吗？是很可怕。所有的爱情都是悲剧。我曾经一度爱过你，伊林沃思勋爵。啊，一个女人曾经爱过你是多么可悲啊！

伊林沃思勋爵　那么你是真的拒绝和我结婚了？

阿巴思诺特太太　决不。

伊林沃思勋爵　因为你恨我？

阿巴思诺特太太　是的。

伊林沃思勋爵　我的儿子也像你一样恨我吗？

阿巴思诺特太太　他没有。

伊林沃思勋爵　这一点使我很高兴，拉齐尔。

阿巴思诺特太太　他只是讨厌你。

伊林沃思勋爵　多么不幸！我是说对他来说多么不幸。

阿巴思诺特太太　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了，乔治。孩子们小时候都热爱自己的父母。大了以后，他们便会对他们进行评判。即使有的话，也只有极少数的孩子会原谅他们的。

伊林沃思勋爵　（重读这那封信，十分缓慢地）我可不可以问问，你是怎么让写下这封信、这封漂亮的热情洋溢的书信的孩子相信你一定不会和他的父亲、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结婚的呢？

阿巴思诺特太太　让他看清这一点的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

伊林沃思勋爵　什么世纪末[①]人物？

阿巴思诺特太太　那个清教徒，伊林沃思勋爵。（沉默）

伊林沃思勋爵　（略一哆嗦，然后慢慢站起身向放着他的帽子和手套的桌边走去。阿巴思诺特太太靠近桌子站着。他拿起一只手套来往手上套着）那么在这儿没有我的什么事啦，拉齐尔？

阿巴思诺特太太　什么事也没有了。

伊林沃思勋爵　那就得再见了，是不是？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非常希望这是永远的再见，伊林沃思勋爵。

伊林沃思勋爵　多么奇怪！啊！此时此刻你的神态完全和二十年前你离开我的那个夜晚一模一样。嘴角也露出了相同的表情。天知道，拉齐尔，世上还没有一个女人像你那样爱过我。你把你自己像一朵鲜花一样完全交给我任我去摆弄。你是世界上最美的玩艺儿，最诱人的小恋人……（掏出表）

---

① 原文为法语。

差一刻两点！必须慢慢步行回洪斯坦顿大院儿去了。不要以为我会在那里再次见到你。我很抱歉，真是很抱歉。在和自己地位相等的人群中会见，并加以严肃对待，自己的情人和自己的……这真是一次让人开心的经历——

〔阿巴思诺特太太抓起手套使劲在伊林沃思勋爵脸上抽打了一下。伊林沃思勋爵不禁一惊。这一侮辱性的惩罚使他恍惚了一会儿，但很快他便镇定下来，走到窗口边望着他的儿子。叹息一声走了出去。

阿巴思诺特太太　（倒在沙发上啜泣）他早会这样说的，他早会这样说的。

〔杰勒德和赫斯特由花园上。

杰勒德　啊，亲爱的母亲。你到底没肯出去。我们现在专来请你了。母亲，你是不是哭来着？（在她身边跪下）

阿巴思诺特太太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用手梳拢他的头发）

赫斯特　（走过去）可你现在有两个孩子了。你愿意让我做你的女儿吗？

阿巴思诺特太太　（抬头望着她）你愿意要我这个妈妈？

赫斯特　在我所认识的女人中没有谁能比得上你。

〔她们彼此搂着腰向通往花园的门走去。杰勒德走向台左角的桌子去取帽子，转身时他看到掉在地上的伊林沃思勋爵的手套，捡起它。

杰勒德　啊，这是谁的手套？你刚才接见客人了。是谁？

阿巴思诺特太太　（转身）啊！没有谁。不相干。一个无关紧要的男人。

幕　落

理 想 丈 夫

韩 石译

剧中人物

卡弗沙姆勋爵　嘉德勋爵士

戈林子爵　其子

罗伯特·奇尔顿　准男爵，副外交大臣

德·南加克子爵　伦敦法国使馆使节

蒙特福德先生

梅森·罗伯特　奇尔顿爵士的管家

菲普斯　戈林勋爵的仆人

詹姆斯和哈罗德　男仆

奇尔顿夫人

马克比夫人

巴西尔顿伯爵夫人

马奇蒙特太太

梅布尔·奇尔顿小姐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的妹妹

谢弗利太太

第　一　幕

〔布景：伦敦格罗夫纳广场罗伯特·奇尔顿府上的八角形房间。本剧的活动全部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时间：现在。

〔房间里灯火辉煌，宾客如云。

〔楼梯顶上站着奇尔顿夫人，一位具有浓厚希腊美的女人，约二十七岁的样子。客人上来楼梯均受到她的接待。楼梯凹顶的上方挂着一盏枝形吊灯，蜡烛点燃，照亮了一幅巨大的十八世纪法国挂毯——画面是《维纳斯的胜利》，按布歇[1] 的名作设计——装点着楼梯上方的墙壁。右边是通向音乐室的出入口。一支弹弦四重唱隐约可辨。出入口往左通着其他会客室。马奇蒙特太太和巴西尔顿夫人，两位非常标致的女人，坐在一张路易十六时代风格的沙发上。她们天生丽质，娇态百种。她们做张做致的样子别有韵味。华托[2] 应该乐意为她们作画。

---

① 布歇(1703—1770)，法国洛可可风格代表画家，作品色调精细柔美，技术娴熟，多作牧歌、神话题材的装饰性绘画，代表画作有《维纳斯的胜利》、《早餐》等。

② 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作品多与戏剧有关，画作富于抒情，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代表作有《发舟西苔岛》、《怍尔桑古董店》等。

马奇蒙特太太　今晚去哈特洛克斯家吗，玛格丽特？

巴西尔顿夫人　我想会去吧。你呢？

马奇蒙特太太　我去。他们举办的晚宴乏味死了，不是吗？

巴西尔顿夫人　可不是乏味死了嘛！从来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去参加。从来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到处参加晚宴。

马奇蒙特太太　我到这里来受教育了。

巴西尔顿夫人　啊！我厌恶别人教育我！

马奇蒙特太太　我也是。那简直是让人接受商务课程，对不？不过亲爱的格特鲁特·奇尔顿老是说我应该生活得有什么正经的目的。所以我就来这里试着找到一个。

巴西尔顿夫人　（从她的长柄眼镜后四下搜寻）我看今天晚上来这里的人，谁都不可能有什么目的。那个带我去用餐的男人始终在喋喋不休地谈论他的妻子。

马奇蒙特太太　那他可够碎嘴子的了！

巴西尔顿夫人　碎嘴得厉害！你家老公爱说些什么？

马奇蒙特太太　关于我自己呗。

巴西尔顿夫人　（没精打采地）你有兴趣吗？

马奇蒙特太太　（摇摇头）一点兴趣也没有。

巴西尔顿夫人　亲爱的玛格丽特，我们可真是苦难多多啊！

马奇蒙特太太　（起立）不过我们也幸运多多啊，奥利维亚！

〔她们站起来朝音乐室走去。德·南加克子爵，一个年轻的使节，以讲究领带出名，酷爱英国的一切，这时走过来深鞠一躬，加入了谈话。

梅　森　（从楼梯顶部为客人唱到）简·巴福德先生和简·巴福德夫人到。卡弗沙姆勋爵到。

〔卡弗沙姆勋爵上场，一位年逾花甲的老绅士，戴着绶

带和嘉德勋章。一个优秀的辉格派。很像劳伦斯[1]笔下的肖像。

卡弗沙姆勋爵　晚安，奇尔顿夫人！我那现世宝儿子在这里吗？

奇尔顿夫人　（莞尔一笑）戈林勋爵还没有到吧。

梅布尔·奇尔顿　（走到卡弗沙姆勋爵跟前）你为什么叫戈林子爵现世宝呢？

〔梅布尔·奇尔顿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英国美人坯子，像朵盛开的苹果花儿。她集一朵花儿的芳香和自由于一身。她的秀发闪耀着日光的粼粼波纹，纤巧的小嘴微微张开，若有所期，像一张孩子的嘴。她身上有那股青春的霸气和令人惊诧的天真朝气。在常人看来，她简直就是活生生的艺术品。不过她的确像塔纳格拉小塑像[2]，只是她若听人这样说她，准会十分生气的。

卡弗沙姆勋爵　因为他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

梅布尔·奇尔顿　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呢？嚯，他上午十点钟就到跑马场去骑马，一星期到歌剧院看三次歌剧，一天至少换五次衣服，社交季节每天晚上都去参加宴会。你难道觉得这是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对吗？

卡弗沙姆勋爵　（他眨着和善的眼睛看着她）你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小姑娘啊！

奇尔顿夫人　你说这话是多么悦耳啊，卡弗沙姆勋爵！千万多到我们家来做客。你知道我们星期三总是在家的，你戴上嘉德勋章看上去特别精神！

---

① 托马斯·劳伦斯(1769—1830)，英国肖像画家，曾任皇家艺术学院院长，代表作有《乔治四世和卡罗琳公主》等。

② 塔纳格拉陶俑系希腊中部塔纳格拉村的古坟中发现的赤陶小塑像。

卡弗沙姆勋爵　现在哪里都懒得去了。伦敦的上流社会让人腻烦。倒是不反对让人领着去见我自己的裁缝；他总是站在正确的一边发表意见。可是绝难同意让人叫到餐桌旁看着我妻子的头饰用餐。无论如何看不惯卡弗沙姆夫人的女帽子。

梅布尔·奇尔顿　噢，我喜爱伦敦的上流社会！我认为伦敦上流社会大有改进。圈子里现在全是美丽的傻子和杰出的狂人。上流社会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卡弗沙姆勋爵　哼！戈林算什么？美丽的傻子呢，还是别的什么？

梅布尔·奇尔顿　（庄重地）我很感激戈林子爵目前相当主动地成为一类人。可是他还在成长，样子让人着迷哪！

卡弗沙姆勋爵　成为什么？

梅布尔·奇尔顿　（行小礼）但愿我能尽快地告诉你，卡弗沙姆勋爵！

梅　森　（通报客人）马克比夫人到。谢弗利太太到。

〔马克比夫人和谢弗利太太上。马克比夫人是一位喜兴、和善、讨人喜欢的女人，灰发上戴着一枚卵形宝石和精致花边。与之相随的谢弗利太太高高的个儿，相当瘦弱。嘴唇精薄，抹得血红，苍白的脸上就显出一条红线似的。棕色的头发，鹰钩鼻子，长长的脖子。口红更加突出了她脸上自然的苍白。淡蓝的眼睛不停地转动。她身着紫红服装，珠光宝气。她看上去宛若一朵兰花，由不得让人发生好奇。她一举一动都异常庄重。乍看是一件艺术品，细细看去却显得五花八门。

马克比夫人　晚安，亲爱的格特鲁特！感谢你让我带来我的朋友，谢弗利太太。这样两位迷人的女人当然应该互相认识

认识了。

奇尔顿夫人　(面带微笑走向谢弗利太太。随后突然站住,远远点了一下头)我想谢弗利太太和我过去见过面的。我不知道她又嫁人了。

马克比夫人　(可亲地)啊,时下人们娶嫁成了家常便饭,不是吗?这可是最时髦不过的。(对玛丽·巴勒公爵夫人)亲爱的公爵夫人,公爵怎么样啊?头还很晕,是吧?哦,这也不足为奇,不是吗?他的好父亲就是那个样子。再没有什么比家传更厉害了,是吧?

谢弗利太太　(不停摇扇子)不过我们过去真的见过面吗,奇尔顿夫人?我记不得在哪里了。我离开英格兰很长一段时间呢。

奇尔顿夫人　我们一起上过学,谢弗利太太。

谢弗利太太　(目中无人地)当真?我早把学校生活忘到脑后了。我模模糊糊记得学校的生活很令人讨厌。

奇尔顿夫人　(冷冷地)我一点不感到奇怪!

谢弗利太太　(作出一副甜蜜无比的样子)你知道吧,我一心在等着和你能干的丈夫见面呢,奇尔顿夫人。由于他在外交部工作,在维也纳他可是人们经常谈到的人物。实际上他的名字还在报纸上频频出现呢。它在欧洲大陆可是响当当的名字。

奇尔顿夫人　我认为你和我丈夫根本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谢弗利太太!(走开)

德·南加克子爵　啊,是夫人,少见少见!柏林见面后我还没有看见你呢!

谢弗利太太　柏林以后是没有见过面,子爵。五年前的事了!

德·南加克子爵　你比过去更加年轻,更加漂亮了。你过得怎

么样?

谢弗利太太　只有一条规矩,那就是只和你这样十全十美的人交谈。

德·南加克子爵　啊! 你在恭维我。像在这里的人爱说的,你在巴结我。

谢弗利太太　这里的人说这种话吗? 这些人多么讨厌吧!

德·南加克子爵　不,他们的语言很传神。这样的话应该传播得更广泛。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上。一位四十岁的男子,但是看上去还要年轻。脸刮得干净,五官清晰端庄。黑头发,黑眼睛。个性突出。不同一般——属于为数不多的那种个性。少数人十分喜欢,多数人深为尊敬。他的形容举止清楚地体现着个性,其中也不乏几分傲慢。旁观者只能感觉到他心下明白他是生活的佼佼者。神经质,面色憔悴。轮廓清晰的嘴唇和下巴,和深眼窝的眼睛里透出的浪漫情调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不一致让人看得出激情和理智简直水火不容,仿佛思想和情感通过某种强烈的意志被隔离在了各自的范围里。他的鼻孔和他那双白皙、瘦细的手表露着几分紧张。说他有画感那是言过其实了。有画感的人在下议院里是没法存在下来的。不过凡·戴克[①] 倒也愿意为他的头作幅画儿。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晚安,马克比夫人。你要是把约翰爵士一起带来多好?

---

① 凡·戴克(1599—1641)弗兰德斯画家,主要画作有《红衣主教奥提沃利》、《穿猎装的查理一世》等。

马克比夫人　喔！我带来的人可比约翰爵士让人喜欢。自从约翰爵士认真地从事政治，他变得简直让人受不了。真的，既然这下议院变得越来越有作用，它的害处也就大起来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看不至于，马克比夫人。不管怎样，我们尽心尽力浪费掉了公众的时间，对不？不过你费心给我们带来的那个迷人的人是谁呢？

马克比夫人　她就是谢弗利太太！我想是多塞特郡谢弗利家族的人吧。不过我还真的不是很清楚。时下家族混杂得厉害。结果呢，人人都要证明自己出身什么名门贵族。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谢弗利太太？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

马克比夫人　她刚刚从维也纳来。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啊！知道了。我想我明白你说的是谁了。

马克比夫人　喔！她在伦敦到处走动，把她所有的朋友的丑闻都弄到了手，听来有趣。下个冬季我真的一定要到维也纳去。我希望那里的使馆有个好厨子。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如果没有，大使一定会被召回了。请把谢弗利太太指给我。我想见见她。

马克比夫人　让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对谢弗利太太）我亲爱的，罗伯特·奇尔顿爵士着急认识你呢！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鞠躬）人人都着急认识大名鼎鼎的谢弗利太太呀。我们驻维也纳的使节给我们写信不谈别的，专说谢弗利太太。

谢弗利太太　谢谢，罗伯特爵士。熟人开始就说恭维话，准会成为真正的朋友。开头首先就开对了。我现在才明白我跟奇尔顿夫人是熟人。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是吗？

谢弗利太太　是啊。她刚刚提醒我，我们俩过去是同学。我现

在完全记起来了。她当时总是得到优秀品德奖。我清清楚楚记得奇尔顿夫人总是获得优秀品德奖!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微笑）那你得到过什么奖?

谢弗利太太　我的奖品是在稍后的生活中获得的。我认为她们谁都不配得到优秀品德奖。我早忘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看没准她们是在某些方面迷人才得了奖吧。

谢弗利太太　我认为女人不总是因为迷人才获得奖状的!我认为她们往往是受惩罚获得的奖品!真的，多数女人今天衰老了，都是因为她们的崇拜者忠心耿耿崇拜的结果!你们伦敦的漂亮女人多数都看上去憔悴不堪，我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这话听起来深奥得很，富有哲理啊!谢弗利太太，想给你下定义可得加倍小心呢。不过我可以问一声，真心地问一句，你是乐观主义者呢，还是悲观主义者?我们今天好像只有这两派时髦的宗教了。

谢弗利太太　喔，我什么都不是。乐观主义开始露齿一笑，悲观主义结果眼前一片暗淡。再说，它们无一不是作作姿势而已。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那么说你更喜欢自然了。

谢弗利太太　有时喜欢。不过那也是非常难摆的一种姿势。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们经常听说现代心理描写小说家，他们对这样的理论有什么高论?

谢弗利太太　啊!女人的力量来自心理学无法解释的事实。男人能够被分析，女人呢……只受人宠爱。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你认为科学能解决女人的问题吗?

谢弗利太太　科学永远没法和没有理性的人打交道。科学在这

个世界上没有前途，原因也正在这里。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那么说，女人就代表没有理性的人啰。

谢弗利太太　讲究穿戴的女人是这样的。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客气地鞠躬）恐怕我很难同意你的说法。不过请坐下吧。现在请告诉我，你离开漂亮的维也纳，来到我们阴沉沉的伦敦，有什么要事——或许这是个唐突的问题？

谢弗利太太　问题从来没有唐突的。回答倒是有时难免唐突。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说得好，不过我还是想知道是为政治呢还是为快活？

谢弗利太太　政治就是我惟一的快活。你看，当今时兴四十岁才调情，四十五岁才讲究浪漫，所以，我们这些三十五岁或自称三十五岁的女人，只好玩玩政治或慈善了。可慈善在我看来好像只是给那些想给同类寻找烦恼的人的庇护所。我更喜欢政治。我认为政治更……合适！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政治生活是一种高贵的职业！

谢弗利太太　有时是的。有时它只是一种更精明的游戏，罗伯特爵士。有时它却是一种大麻烦啊。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你看上了哪一种？

谢弗利太太　三者兼而有之。（扇子掉在地上）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捡起扇子）我来捡好了！

谢弗利太太　多谢。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可是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突然来到伦敦的原因呢。我们的社交季节就要结束了。

谢弗利太太　噢！我不在乎伦敦的社交季节！这里的社交活动就知道围着婚姻转。人们要么寻找丈夫，要么躲避丈夫。我只想跟你见面。这是真的。你知道女人的好奇心是怎么

回事，和男人的好奇心不差上下！我想马上见到你，是……想让你为我做点事。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希望那不会是一点点小事，谢弗利太太。我发现小事情往往十分难办。

谢弗利太太　（沉思稍许）不是的，我认为那不是区区小事一件。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那我就太高兴了。请告诉我是什么吧。

谢弗利太太　（起立）现在我可以穿过你们这漂亮的宅第吗？我听说你家的画儿很好看。可怜的安海姆男爵——你还记得那位男爵吗？——常跟我说你家有一些难得的柯罗① 的画作。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稍露不易察觉的惊讶之色）你也认识安海姆男爵吗？

谢弗利太太　（莞尔一笑）老朋友了。你呢？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曾经认识。

谢弗利太太　难得的人，不是吗？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停顿）他在不少方面都很了不起。

谢弗利太太　我常常为他没有写他的回忆录感到遗憾不已。他要是写出来，那一定引人入胜。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是的：像那位老希腊人，他对人和城市了如指掌。

谢弗利太太　可惜没有一位珀涅罗珀② 为他守候家门，这对他是一大缺陷。

梅　森　戈林子爵到。

---

① 柯罗（1796—1875），法国画家，在风景画上贡献卓著，代表画作有《沙特尔大教堂》、《阵风》等。

② 希腊神话中人物，奥德修斯的妻子，一贞妇形象。

〔戈林子爵上。三十四岁，但是他总是把自己的岁数报得更年轻。一张典雅却不生动的脸。他极聪明，但人们不易看出这点。一位十足的纨绔，却反感别人说他浪漫。他游戏人生，和这个世界左右逢源。他喜欢别人误解他。那样他才显得有优势。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晚安，我亲爱的亚瑟！谢弗利太太，请允许我把你介绍给戈林子爵，伦敦城的大闲人。

谢弗利太太　我跟戈林子爵过去见过面。

戈林子爵　（鞠躬）我还以为你记不得我了。谢弗利太太。

谢弗利太太　我的记忆掌握得令人佩服。你还是单身一人吗？

戈林子爵　我……想是的。

谢弗利太太　活得真叫浪漫。

戈林子爵　哦！我才一点都不浪漫呢。我还不算太老。我还是把浪漫留给比我老的人吧。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戈林子爵不愧为是群体俱乐部的成员，谢弗利太太。

谢弗利太太　他对那个组织情有独钟。

戈林子爵　我不妨问一下，你在伦敦会呆很久吗？

谢弗利太太　这一方面要看天气的情况，一方面要看烹调的情况，还要看罗伯特爵士的情况。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但愿你不是要把我们拖进一场欧洲战争吧？

谢弗利太太　眼下还不至于吧。

〔她向戈林子爵点点头，眼睛里露出调皮的目光，和罗伯特·奇尔顿爵士走出去。戈林子爵晃晃悠悠向梅布尔·奇尔顿走去。

梅布尔·奇尔顿　你来晚了！

戈林子爵　你想我了?
梅布尔·奇尔顿　想得厉害!
戈林子爵　那我很遗憾没有多耽搁一会儿。我喜欢让人想我。
梅布尔·奇尔顿　你真够自私的!
戈林子爵　我是很自私。
梅布尔·奇尔顿　你总是把你的坏品质告诉我,戈林子爵。
戈林子爵　我才跟你说了一半,梅布尔小姐!
梅布尔·奇尔顿　另一半也很坏吗?
戈林子爵　坏透了! 每当我夜里想起它们,马上就不能入睡。
梅布尔·奇尔顿　噢,我倒很喜欢你的坏毛病。我不允许你丢掉这些坏毛病。
戈林子爵　你真是太好了! 不过你这人一贯都很好。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梅布尔小姐。是谁把谢弗利太太带来的? 就是穿得大红大紫的那个女人,她刚刚和你哥哥离开这间屋子。
梅布尔·奇尔顿　哦,我想是马克比夫人带她来的。你问这干什么?
戈林子爵　没什么,只是我多年没有看见她了。
梅布尔·奇尔顿　这理由多可笑啊!
戈林子爵　理由都是可笑的。
梅布尔·奇尔顿　她是哪种女人?
戈林子爵　喔! 白天是一位天才,夜里是一个美人儿!
梅布尔·奇尔顿　我已经讨厌她了。
戈林子爵　这表明你的趣味不同一般。
德·南加克子爵　(走过来)啊,英国的年轻女士是高雅趣味之龙,不是吗? 完全是高雅趣味之龙。
戈林子爵　报纸总是这样跟我们讲的。

德·南加克子爵　我读遍了你们的报纸。我发现你们的报纸很有意思。

戈林子爵　那么，我亲爱的南加克，你毫无疑问逐字逐句阅读它们的。

德·南加克子爵　我倒愿意，可是我的教授反对。（对梅布尔·奇尔顿）我可以荣幸地陪你去音乐室吗，小姐？

梅布尔·奇尔顿　（一脸失望的神色）很高兴，子爵，当然高兴！（转向戈林子爵）你到音乐室去吗？

戈林子爵　只要音乐在响，我就不想去，梅布尔小姐。

梅布尔·奇尔顿　（严肃地）音乐是德国的。你又听不懂。

〔同德·南加克子爵出去。卡弗沙姆勋爵向自己的儿子走过来。

卡弗沙姆勋爵　喔，先生！你在这里干什么？像往常一样浪费你的生命啊！你应该躺在床上睡觉，先生。你在外面呆得时间太长了！我听说你前天夜里在拉福德夫人家里跳舞一直跳到凌晨四点钟！

戈林子爵　只呆到了差一刻四点，父亲。

卡弗沙姆勋爵　怎么都不明白你怎么能受得了伦敦的上流社会。完全是在混日子，一大群什么都不是的人，在谈论什么都不是的话题。

戈林子爵　我就喜欢谈论什么都不是的话题，父亲。要说我知道点什么，我就知道什么都不是的话题。

卡弗沙姆勋爵　我觉得你活着是完全为了找快活。

戈林子爵　活着还会为了什么呢，父亲？什么都不像幸福那样命长啊。

卡弗沙姆勋爵　你没心没肺，先生，完全没心没肺。

戈林子爵　不至于吧，父亲。晚安，巴西尔顿夫人！

巴西尔顿夫人　（挑起两条漂亮的眉毛）你在这里吗？我过去记得你不曾参加过政治宴会。

戈林子爵　我很喜欢政治宴会。它们是留给我们惟一人们不谈政治的地方。

巴西尔顿夫人　我喜欢谈论政治。我整天都谈论政治。可是我就是受不了听别人谈论政治。我不知道那些不幸的人在议会里，怎么受得了那些长篇辩论。

戈林子爵　充耳不闻就是了。

巴西尔顿夫人　真的吗？

戈林子爵　（作一本正经的样子）当然。你看呀，辩论是听来非常危险的东西。你要是听了，你就会被说服；一个人会被辩论说服的人，则是完全没有理智的人。

巴西尔顿夫人　啊！这话很能说明什么是男人，我过去却一点也不明白；这话也很能说明女人，她们的丈夫又欣赏不了！

马奇蒙特太太　（叹口气）我们的丈夫压根儿什么也欣赏不了我们。我们只得求助别人了！

巴西尔顿夫人　（用加强的口气）是的，只好经常求助别人，不是吗？

戈林子爵　（微笑）这话可是出自两位伦敦城谁都知道嫁了最令人羡慕的丈夫的女士啊！

马奇蒙特太太　这正是我们最受不了的。我的雷金纳德完美无缺得让人绝望。有时他真的让人受不了！在他身上简直找不到一点让人激动的东西。

戈林子爵　多么可怕吧！这事真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知道！

巴西尔顿夫人　巴西尔顿就够糟糕的；他满脑子家务事，好像他还是个单身汉。

马奇蒙特太太　（按了按巴西尔顿夫人的手）我好可怜的奥利维

亚！我们都嫁了十全十美的丈夫，我们为此吃尽了苦头。

戈林勋爵　我倒认为吃了苦头的是丈夫们。

马奇蒙特太太　（抖抖精神）噢，天哪，不！他们享尽了幸福！说到信赖我们呢，简直信赖到了悲剧的地步。

巴西尔顿夫人　不折不扣的悲剧！

戈林勋爵　或者是喜剧吧，巴西尔顿夫人？

巴西尔顿夫人　当然不是喜剧，戈林子爵。你提出这样的东西简直不怀好意！

马奇蒙特太太　恐怕戈林像往常一样，又站到敌人的阵营里去了，我看见他跟那个谢弗利太太说了半天话才进来了。

戈林子爵　谢弗利太太是漂亮女人嘛！

巴西尔顿夫人　（生硬地）请别当着我们的面夸奖别的女人。你应该等着我们来干这种事！

戈林子爵　我是在等着的。

马奇蒙特太太　哦，我们是不会夸奖她的。我听说她星期一晚上到歌剧院，在晚宴上跟汤米·特拉福德说，就她所看到的，伦敦上流社会全是些邋遢女人和花花公子。

戈林子爵　她说的完全正确。男人全是些邋遢鬼，女人都不务正业。不是吗？

马奇蒙特太太　（稍加停顿）噢！你真的认为这就是谢弗利太太的意思吗？

戈林子爵　当然。谢弗利太太的这番话非常精彩。

〔梅布尔·奇尔顿上。她加入人群。

梅布尔·奇尔顿　为什么你们要谈论谢弗利太太呢？谁都在谈论谢弗利太太！戈林子爵说——你说谢弗利太太什么话来着，戈林子爵？噢！我想起来了，你说她白天是一个天才，夜里是个美人。

巴西尔顿夫人　多么可怕的一种结合体啊！完全是怪胎！

马奇蒙特太太　(故作一副睡眼矇眬的样子)我喜欢看天才，喜欢听美人！

戈林子爵　啊！你这是病态，马奇蒙特太太！

马奇蒙特太太　(脸上一亮，面露喜色)你这话我听了太高兴了。马奇蒙特和我结婚七年了，他从来没有告诉我是病态的。男人简直是有眼无珠。

巴西尔顿夫人　(向她转过身去)我早就说过，亲爱的玛格丽特，你是伦敦最有病态的人物。

马奇蒙特太太　啊！不过你总是讨人喜欢的，奥利维亚！

梅布尔·奇尔顿　食欲很强是不是病态呢？我整天就想着吃。戈林子爵，你愿意给我找些晚餐吗？

戈林子爵　不胜荣幸，梅布尔小姐。(和她离去)

梅布尔·奇尔顿　你真够狠心的！你整个晚上都不想着跟我说说话呀！

戈林子爵　怎么会呢？你和那位儿童外交家离去了。

梅布尔·奇尔顿　你可以跟着去嘛。紧随其后本来就是一种礼貌。我想我今晚是不怎么喜欢你了！

戈林子爵　我可喜欢得你不得了。

梅布尔·奇尔顿　哦，我希望你把这种喜欢表现得更突出些！

〔他们走下楼去。

马奇蒙特太太　奥利维亚，我有一种莫名奇妙的眩晕感觉。我想我一定应该吃些晚餐了。我知道我应该吃些晚餐了。

巴西尔顿夫人　我想晚餐都快想死了，玛格丽特！

马奇蒙特太太　男人都自私得要命，他们从来想不到别的事情。

巴西尔顿夫人　男人全是粗糙的材料，粗糙的材料啊！

〔德·南加克子爵和别的一些客人从音乐室上。仔细审

谢弗利太太　非常认真。我想和你谈一个重大的政治和经济计划，实际上是关于阿根廷运河公司的事。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你谈这问题未免太无聊、太实际了点吧，谢弗利太太！

谢弗利太太　噢，我就喜欢又无聊又实际的问题。我所不喜欢的是又无聊又实际的人。这中间的区别可大的去了。再说，我知道你对国际运河计划也有兴趣。政府购买苏伊士运河的股票时，你是拉德利勋爵的秘书，不是吗？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是的。可是苏伊士运河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大工程。它是我们去印度非走不可的航道。它的价值无可估量。我们控制它是很有必要的。这个阿根廷计划却是一个平常的股票交易骗局。

谢弗利太太　一桩投机生意，罗伯特爵士！一桩很有潜力、很大胆的投机生意。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相信我，谢弗利太太，那是个骗局。让我们按事情本来的名字叫它吧。这样事情就简单明了多了。我们外交部收集到了关于它的全部情况。事实上，我还派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前去私下调查，他们报告说那些工作难以开始，至于已经收集到的钱，鬼知道都哪里去了。这整个事情就是第二个巴拿马，成功的可能不大，麻烦倒是不小。但愿你没有往里投资吧。我知道你这人精明过人，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谢弗利太太　可我已经往里面投资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谁让你干这样的傻事情的？

谢弗利太太　你的老朋友——也是我的朋友。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谁？

谢弗利太太　安海姆男爵。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皱眉）啊！是这样。我记得在他去世时听说他参与了整个事情。

谢弗利太太　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冒险。他的最后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公道地说。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站起）不过你还没有看见我那些柯罗的画吧。它们在音乐室里挂着。柯罗的画好像应该和音乐在一起，对不？我可以领你去看看它们吗？

谢弗利太太　（摇摇头）今天晚上我没有心情欣赏银光点点的黄昏，也没有心情观看朝霞满天的黎明。我只想谈生意。（她用扇子示意他重新坐到她身边来）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恐怕我给你出不了什么好主意，谢弗利太太，只可告诉你以后干些没有多大风险的事情。这条运河的成功的确要看英国的态度，明天晚上我就要把那个调查小组的报告提交给议院了。

谢弗利太太　你千万别那样做。且别说我的什么，仅从你自己的利益着想，你也一定不要那样干。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不解地看着她）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亲爱的谢弗利太太，你这是什么意思？（在她身边坐下）

谢弗利太太　罗伯特爵士，我就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想要你撤回你早已打算提交议院的那份报告，借口是你有种种理由相信调查委员会抱有偏见，或者调查不够，或者别的什么。然后我想要你说几句话，起到政府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的作用，而你有理由相信这条运河一旦竣工，将会带来国际价值。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内阁大臣们会说的那些话。几句再平常不过的陈辞滥调就把问题解决了。在现代生活里，什么话都不如陈辞滥调会有这样的效果。这种话能让全世界亲如一家。你愿意为我做这件事吗？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谢弗利太太，你向我提出这样一种要求，一定不能是严肃的吧！

谢弗利太太　我是非常严肃的。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冷冷地）还是让我相信你是不严肃的好。

谢弗利太太　（用非常慎重和强调的口气说）啊！可我的确是严肃的。如果你按我所要求的做了，我会……会付给你非常大的一笔款子！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付给我钱！

谢弗利太太　是的。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担心我压根没有听懂你的意思。

谢弗利太太　（背靠在沙发上看着他）多么让人失望啊！我老远从维也纳来，为的就是让你完全理解我的。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恐怕我理解不了啊。

谢弗利太太　（完全一副漠然的样子）我亲爱的罗伯特爵士，你可是世界级人物，有你自身的价值，我认为。当今之日，谁都有自己的价值。退却就意味着大多数人身价百倍了。我知道我是的。我希望你说话更加理智一点。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生气地站起来）你要是允许我，我这就给你叫马车。你在国外生活得时间太长了，谢弗利太太，你好像没有明白你是在和一个英国绅士讲话吧。

谢弗利太太　（用她的扇子点住他的臂，说话时一直用扇子顶在那里）我明白我在和一个通过向股票投机商出卖内阁秘密而平步青云的人讲话。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咬着嘴唇）你这话什么意思？

谢弗利太太　（站起面对着他）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你发家致富和飞黄腾达的真正根源，我手里还拿着你的那封信呢。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什么信？

谢弗利太太 （傲慢地）你写给安海姆男爵的那封信，那时你还是拉德利勋爵的秘书，告诉拉德利男爵购买苏伊士运河的股票——一封在政府宣布自己购买股票三天前发出去的信。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嗓子嘶哑地）根本不是事实。

谢弗利太太 你满以为那封信毁掉了。你多么傻呀！它现在在我的手里呢。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你提到的那件事当时不过是一种投机。下议院还没有通过那个提案；它还可能被否决。

谢弗利太太 它是一个骗局。让我们按事情的正确名字叫它们好了。这样一切都简单多了。现在我要把这封信卖给你，我所要的价钱就是你公开支持那个阿根廷计划。你从一条运河里发了家。你一定要帮助我和我的朋友从另一条运河里交交好运！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那是无耻之举，你所提议的——是无耻之举！

谢弗利太太 哦，不！这是我们大家迟早都要玩的游戏，罗伯特！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不能按你所要求的做。

谢弗利太太 你是说你非做不可吧。你知道你站在悬崖边上了。这不是你讲条件的时候。这是你接受条件的时候。假如你拒绝的话——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那又怎么样呢？

谢弗利太太 我亲爱的罗伯特爵士，那又怎么样吗？你就全毁掉了，就这个！请记住你们英国的清教徒主义把你带到了什么地步了。在过去的岁月里，谁都不想装得比自己的邻居富裕。事实上，生活得比邻居富裕会被认为是极为庸俗

的，是中产阶级。当今之日呢，我们有现代道德的狂热，大家都不得不争做廉洁奉公的完人，拒腐蚀的完人，七条美德的完人——可结果怎么样呢？你们都哗啦啦倒下了——一个接一个。一年过不到头，英国总是有某个人销声匿迹了。丑闻过去让人有吸引力，或者至少让人产生兴趣——现在却把他碾碎了。你的丑闻是臭不可闻的那种。你躲不了这一劫。如果世人都知道，你年纪轻轻给一位举足轻重的内阁大臣当秘书时，把一桩内阁秘密卖了一大笔钱，那就是你发家致富和平步青云的本钱，那么你就会被逐出公众生活，你就会彻底销声匿迹的。说到底，罗伯特爵士，你为什么应该牺牲你的全部前程，而不和你的敌人进行外交谈判呢？此时此刻我就是你的敌人。我承认这个！我比你强大得多。强大的军团在我这一边。你占据了一个险要关口，可正是你的险要关口让你容易受到攻击啊。你没有办法防卫！我在攻击。当然我不是在跟你谈道德。你必须公道地承认我让你绕过了道德问题。多年前，你干了一件精明却粗心的事情；它结果证明是了不起的成功。你的运气和地位多亏了它。现在你得为它还债了。或迟或早，我们都得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还债。你现在就得还债了。今晚我离开你之前，你务必答应我收回你的报告，在议院里说些对这个项目有利的话。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你的要求是不可能的。

谢弗利太太　你必须使我的要求成为可能。你要去把我的要求变成可能。罗伯特爵士，你清楚英国报纸是什么样子。假如我离开这里坐上马车到某家报纸的编辑部去，把这件丑闻和证据捅给他们，那会是什么结果。想想他们那种令人恶心的欣喜，想想他们把你拉下台的高兴劲儿，想想他们会

把你推进什么泥坑。想想那个伪君子脸上带着油腻腻的笑容，写出他的大文章，在公众布告栏里精心安排这件臭事。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住口吧！你不就是想要我撤销那份报告，简单明了地声明我相信那个项目具有种种可能吗？

谢弗利太太　（坐在了沙发上）这些正是我的条件。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低声地）我给你钱，你要多少都行。

谢弗利太太　就是你也没有富到买回自己的过去的那一步，谁都不行。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不会按你的要求去做。我不会的。

谢弗利太太　你身不由己啊。如果你不照办……（从沙发上站起来）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为难和妥协状）等一会儿！你提出什么条件？你说你会把我的信还给我，是吗？

谢弗利太太　是的。正是这样。我明天晚上十一点半到"女士画廊"去。如果到了那时——这之前你还有大量的机会呢——你按我的条件在议院发表讲话，那我会把你的信还给你，还少不了最悦耳的感谢话，少不了我能想得出来的最好或最得体的恭维话。我要跟你买卖公平。人做事总是要讲公平的……尤其你稳操胜券的话。男爵告诉我的……包括别的事情。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你务必留给我时间考虑你的建议。

谢弗利太太　不；你必须现在就定下来！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给我一星期——三天！

谢弗利太太　不行！我今天晚上就要给维也纳发电报。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天哪！什么让你闯进我的生活里来了？

谢弗利太太　种种因素。（朝门口走去）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别走。我同意了。那份报告将撤去。我

会在这个计划上三思而行的。

谢弗利太太　谢谢你。我早知道我们会达成愉快的协议的。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的本质。我分析过你，尽管你看不起我。现在你可以给我叫马车了，罗伯特爵士。我看人们吃过晚餐上楼来了；英国人饭后总是变得很浪漫，可我就受不了这个。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下。

〔客人们上，有奇尔顿夫人、马克比夫人、卡弗沙姆勋爵、巴西尔顿夫人、马奇蒙特太太、德·南加克子爵和蒙特福德先生。

马克比夫人　哦，亲爱的谢弗利太太，我想你很快活吧。罗伯特爵士很会应酬，不是吗？

谢弗利太太　简直左右逢源！我和他谈话愉快极了。

马克比夫人　他前程远大，令人眼馋啊。他娶了一个人见人夸的好妻子。奇尔顿夫人是一个非常循规蹈矩的女人，我很高兴说这话。我现在有点老了，没有精神头给人家树立好榜样了，可是我对人家能当榜样的人从心里佩服。奇尔顿夫人能使生活显得高雅尊贵，尽管有时候她的家宴很是乏味。不过人不能面面俱到，是吧？我现在得赶紧走了，亲爱的。我明天去拜访你吗？

谢弗利太太　谢谢。

马克比夫人　我们五点钟可以在那个公园坐坐马车。公园里现在处处透着新鲜！

谢弗利太太　人群在外！

马克比夫人　人们也许有点疲劳了。我经常看出来，社交季节一边进行，一边让人脑子疲软。不管如何，我认为什么都比高级智力压迫强。那才是最让人倒胃口的东西。那东西让

年轻的姑娘鼻子都长得过分大了。鼻子大了可就很难嫁出去了。男人可不喜欢她们。晚安，亲爱的！（对奇尔顿夫人）晚安，格特鲁德！（挽着卡弗沙姆勋爵的臂下）

谢弗利太太　奇尔顿夫人，你的家多么阔气啊！我今晚过得很开心。认识你的丈夫非常令人感兴趣。

奇尔顿夫人　为什么你非要见我丈夫呢，谢弗利太太？

谢弗利太太　噢，我会告诉你的。我想要他对阿根廷运河计划产生兴趣，我敢说你对这个计划已经听说了。我知道他最容易受影响——最容易受理智影响，我是说。这可是人身上难得的东西。我用了十分钟就让他改变了信仰。他明天晚上要在议院发表赞成这个主意的讲话。我们一定去女士旁听席听他讲演！这可是个重大时刻！

奇尔顿夫人　这里一定发生了什么误解。那个计划永远得不到我丈夫的支持。

谢弗利太太　哦，我向你保证，这事已经说定了。我不辞旅途劳累从维也纳来，现在总算不后悔了。这次是大获全胜了。不过，当然，在二十四小时内这整件事情还是一件绝密呢。

奇尔顿夫人　（温和地）一个绝密？谁和谁之间的绝密？

谢弗利太太　（眼中得意地一亮）你丈夫和我本人之间。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上场）你的马车到了，谢弗利太太！

谢弗利太太　谢谢！晚安，奇尔顿夫人！晚安，戈林子爵！我住在柯拉里奇旅馆。你认为你不应该留一张名片吗？

戈林子爵　只要你希望，谢弗利太太！

谢弗利太太　哦，别对一张名片也一本正经的，要不我就得给你留下一张名片了。可这在英国几乎没有人是得体的。在国外，我们都学得更开放一些。你送我下楼行吗，罗伯特爵士？我希望，既然我们心里有了共同的利益，那我们就应该

是好朋友!

[挽着罗伯特爵士的臂飘然而去。奇尔顿夫人走到楼梯顶上往下看他们下楼。她一脸不高兴。过了一会儿,一些客人来到她身边,她就和客人们到另一间客厅去了。

梅布尔·奇尔顿　多么可怕的女人啊!

戈林子爵　你该睡觉去,梅布尔小姐。

梅布尔·奇尔顿　戈林子爵!

戈林子爵　我父亲一个小时前就跟我说该睡觉了。我想我当然也可以给你提同样的建议了。我总是把好建议转达给别人。这是对好建议惟一可以做的事情。好建议对一个人自己是没有什么大用处的。

梅布尔·奇尔顿　戈林子爵,你总是命令我离开这个房间。我看你也太放肆了。尤其现在还不是我睡觉的时间。(走到沙发前)你要是喜欢,你可以来坐下,谈谈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只是不要谈皇家艺术学院,不要谈谢弗利太太,不要谈用苏格兰方言写的小说。它们尽是些没劲的话题。(看见什么东西半掩半露在沙发垫子下面)这是什么?有人把钻石胸针丢了!非常美丽吧,对不?(拿给他看)多么希望它是我的呀,可是格特鲁特只让我戴珍珠,别的什么都不让我戴,可我又烦透了珍珠。戴上珍珠让人看上去太平常,太端庄,太理智。也不知道这胸针是谁的。

戈林子爵　我也不知道谁丢了。

梅布尔·奇尔顿　这是一枚很美丽的胸针吧。

戈林子爵　这是一个很美的手镯。

梅布尔·奇尔顿　这不是手镯。这是胸针。

戈林子爵　这可以当手镯戴。(从她手里接过来,拿出一个绿色

信夹，细心地把胸针装进去，然后把整件东西异常冷静地放在了胸兜里）

梅布尔·奇尔顿　你在做什么？

戈林子爵　梅布尔小姐，我要向你提出一个很奇怪的要求。

梅布尔·奇尔顿　（急切地）哦，请说吧！我都等了一晚上了。

戈林子爵　（有点吃惊，但马上稳住自己）别向任何人说我把这枚胸针收起来了。要是有人写信来要，立即告诉我。

梅布尔·奇尔顿　这还真是一个奇怪的要求。

戈林子爵　哦，你看，这胸针是我多年前送给一个人的。

梅布尔·奇尔顿　你送人的？

戈林子爵　是的。

〔奇尔顿夫人一人上。其他客人都离去了。

梅布尔·奇尔顿　那我一定得向你道晚安了。晚安，格特鲁特！（下）

奇尔顿夫人　晚安，亲爱的！（对戈林子爵）你看马克比太太今晚把谁带到这里来了？

戈林子爵　是啊。这是个令人愉快的意外。她来这里干什么来了？

奇尔顿夫人　明摆着是来试图说服罗伯特支持某个与她利益相关的骗局的。事实上就是阿根廷运河。

戈林子爵　她把她打交道的人看错了，不是吗？

奇尔顿夫人　她对像我丈夫这样的正直品质哪能理解得了！

戈林子爵　对。我想象得出，她要是非让罗伯特上她的圈套，她会碰一鼻子灰的。精明的女人竟然犯下这样的大错，真是少见。

奇尔顿夫人　我不认为这种女人精明。我认为她们很愚蠢！

戈林子爵　往往是同一样东西。晚安，奇尔顿！

奇尔顿夫人　晚安！

〔罗伯特·奇尔顿上。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你要走吗？请等一会儿好吧！

戈林子爵　恐怕不行，谢谢了。我答应去哈特洛克斯家看看的。我听说他们请了一个演奏紫红匈牙利音乐的紫红匈牙利管弦乐队。以后见。晚安！（下）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你今天晚上多么好看啊，格特鲁特！

奇尔顿夫人　罗伯特，这不是真的，对么？你不会支持那个阿根廷投机项目吧？你可不能支持啊！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吃惊）谁告诉你我要支持的？

奇尔顿夫人　刚刚从这里出去的那个女人，谢弗利太太，她现在就是这样称呼她自己的。她好像还拿这件事嘲弄我呢。罗伯特，我了解这个女人。你不了解。我们过去一起上过学。她这个人满口瞎话，不诚实，她总是把被她骗得信任和友谊的人往坏处勾引。我恨她，看不起她。她偷东西，她是个贼。她就是因为行窃才被送到别的地方去了。你为什么让她影响了你呢？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格特鲁特，你跟我说的也许是对的，不过那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过去的最好让它过去吧！谢弗利太太后来也许完全变了。你不能老揪着人家的过去不放。

奇尔顿夫人　（痛心地）一个人的过去就是他的现在。看人就是要看人的过去。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这话很苛刻，格特鲁特！

奇尔顿夫人　这是大实话，罗伯特。她夸口说她得到了你的支持，你的名字，可支持的事情却是你亲口跟我说的是你政治生涯中最虚假、最骗人的项目，她是什么意思呢？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咬着嘴唇）我过去的判断有错。我们大

家都会犯错误。

奇尔顿夫人　可是你昨天还和我说，你已经收到了调查委员会的报告，那份报告完全否定了那个大骗局。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踱来踱去）我现在有理由相信调查委员会怀有偏见，或者至少得到的情况有误。还有，格特鲁特，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不是一回事。它们遵循不同的法律，奉行不同的路线。

奇尔顿夫人　它们应该是人的最高境界。我看不出它们中间有什么区别。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站住）在目前的情况下，在一件实际政治事情上，我改变了想法。就这么回事。

奇尔顿夫人　就这么回事！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坚定地）是的！

奇尔顿夫人　罗伯特！噢！我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实在不应该，可是，罗伯特，你真地把全部真相都告诉我了吗？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你为什么问这样一个问题？

奇尔顿夫人　（停顿稍许）你为什么不回答呢？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坐下）格特鲁特，真理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政治是非常复杂的生意。事情是错综复杂的。一个人受了人家的恩惠就得偿还。在政治生活中，一个人迟早得搞妥协。每个人都如此。

奇尔顿夫人　妥协？罗伯特，你今晚说话为什么跟过去我听到的完全不一样了？你为什么完全变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没有变。可是种种情况把事情改变了。

奇尔顿夫人　什么情况都永远不能改变原则。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可是要是我告诉你——

奇尔顿夫人　什么？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那是必要的、绝对必要的呢？

奇尔顿夫人　不管干出什么不光彩的事情，都是不必要的。如果那样干是必要的，那我所爱过的究竟是什么呀！可是那不是必要，罗伯特，告诉我那是不必要的。那怎么会是必要的呢？你那样做会得到什么？钱吗？我们根本不需要钱！来自肮脏渠道的钱是一种堕落。权力吗？可是权力本身什么都不是啊。权力就是用来干好事的——这也是惟一的。它还能是别的什么吗？罗伯特，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去干这件不光彩的事情！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格特鲁特，你说不光彩是没有道理的。我跟你说了这是一个理性妥协的问题。仅仅是这样一个问题。

奇尔顿夫人　罗伯特，这话让别人说很合适，让那些只把生活当作不折不扣的投机生意来做的人说这种话吧；但是你不能说，罗伯特，你不能说这样的话。你和那样的人不一样。你一辈子都应该和别人保持距离。你永远都不能让这个世界把你弄脏了。对这个世界，对你本人，你就总是一种理想。噢！当好这样的理想吧。伟大的遗产是丢不得的——象牙之塔不能摧毁。罗伯特，男人可以爱他可怜的东西——不值钱的、肮脏的、不光彩的东西。我们女人崇拜我们爱的东西；我们没有了崇拜，我们就失去了一切。哦！别扼杀了我对你的爱，别扼杀啊！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格特鲁特！

奇尔顿夫人　我知道男人的生活里隐藏着可怕的秘密——那种男人干了某件可耻的事情，在某个关键时刻得靠做另一件可耻的事情来偿还——噢！别告诉我你也是那样的人！罗伯特，你生活里有什么丢人或可耻的秘密吗？告诉我，立即

告诉我，说——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说什么？

奇尔顿夫人　（说得一字一顿）我们的生活也许会成为泡影。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泡影？

奇尔顿夫人　完全成为两个泡沫。那样对我们也许更好。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格特鲁特，我过去的生活没有什么你不可以知道的。

奇尔顿夫人　我很放心，罗伯特，我完全放心这点。可是你为什么说出那样可怕的话来，那些话和你真实的生活不相称呀？我们不再谈这件事情了。你写信告诉谢弗利太太，告诉她你不会支持她那个可耻的计划，不行吗？如果你已经答应了她什么，你务必马上撤回来，没有别的好说！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必须写信告诉她吗？

奇尔顿夫人　必须写，罗伯特！还有别的选择吗？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可以和她单独见面。那样也许更好办。

奇尔顿夫人　你一定不能和她再见面，罗伯特。这个女人你根本就不应该和她说话。她不配和你这样的男人说话。不；你必须立即给她写信，就现在，就这会儿，写信让她明白你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这会儿就写！

奇尔顿夫人　是的。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可是已经晚了。十二点就关门了。

奇尔顿夫人　没关系。她必须马上明白她错看了你——明白你这个人不会干任何下流、龌龊、可耻的事情。就在这里写，罗伯特。写你拒绝支持她的那个计划，因为你认为它是一个弄虚作假的计划。是的——写上“弄虚作假”这个词儿。她很明白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罗伯特·奇尔顿爵士坐下

写信。他妻子拿起信看过)对了;这样就行了。(按响铃)把信皮写好。(他慢慢地写好信皮。梅森上)马上把这封信送到克拉春旅馆。不用等回话。(梅森下。奇尔顿夫人跪在她的丈夫身边,用臂搂住他)罗伯特,爱让人看事情靠直觉。我觉得今晚我让你摆脱了一件于你很危险的事情。我看你还没有意识到,罗伯特,你为我们时代的政治生活带来了一种高贵的氛围,一种对生活更可取的态度,一种更纯目标更高理想的更自由的空气——我知道这点,我就为此爱着你,罗伯特。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啾,永远爱我吧,格特鲁特,永远爱我吧!

奇尔顿夫人　我会永远爱你的,因为你永远值得我爱。只要我们看得见,我们就一定要照最高需要去爱。(吻过他,站起,走出房间)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来回走了一会儿;随后坐了下来,把脸埋进双手。仆人进屋后开始熄灯。罗伯特·奇尔顿抬头看。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把灯熄了,梅森,快把灯熄了!

〔仆人把灯熄灭。屋子几乎全黑下来。惟一的光亮来自悬挂在楼梯上方、照亮《爱神之胜利》花毯的那盏枝形吊灯。

幕　落

第二幕

〔布景：罗伯特·奇尔顿爵士府上早晨用的起居室。

〔戈林子爵，穿戴得非常入时，吊儿郎当地坐在扶手椅子里。罗伯特·奇尔顿爵士站在壁炉前面。他显然处于极度的精神紧张和压抑之中。随着布景显现，他在屋子里不安地踱来踱去。

戈林子爵　我亲爱的罗伯特，这是一笔非常笨拙的生意，的确非常笨拙。你应该把全部事实告诉你的老婆。在现代生活里，别人老婆的秘密是必不可少的奢侈品。至少我在俱乐部里经常听见懂得更多的上年纪的人说这种话。可是男人谁都不应该跟自己的老婆保守秘密。她不知怎样就发现了。女人对事情有一种奇妙的本能。她们什么都能发现了，就是明摆着的东西视而不见。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亚瑟，我不能和我妻子说啊。什么时候我能跟他说呢？昨天夜里不能说吧。一旦说了，那会让我们两个从此分手，我会失去这世界上我所崇拜的女人的爱，她是惟一在我心里激起我的爱的女人啊。昨天晚上是根本说不得的。她一旦听说了她会极端地厌恶我……又厌恶我又蔑视我。

戈林子爵　奇尔顿夫人就完美无缺到这种地步吗？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是的；我妻子就完美到了这种地步。

戈林子爵　（脱下左手的手套）多么遗憾吧！对不起，我亲爱的

老兄，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不过，如果你跟我所说的都是真的，那我应该和奇尔顿夫人严肃地谈谈生活。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谈话根本不管用的。

戈林子爵　我试试行吗？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不妨一试；不过什么也改变不了她的看法。

戈林子爵　噢，最差也不过是一次心理实验嘛。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所有的实验都是非常危险的。

戈林子爵　每件事情都是危险的，我亲爱的老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生活就不值得生活了……噢，可我还是要说，我认为你多年前就应该告诉她。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什么时候？我们订下终身的时候吗？她如果知道我时来运转的根底原来如此，我平步青云的根基原来如此，我原来干了一件我想大多数人都会称为羞耻和丢人的事情，那么她还会嫁给我吗？

戈林子爵　（慢慢地）是啊；多数人都会叫出一连串难听的名字。这是毫无疑问的。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恶狠狠地）其实那些人自己每天都在干同样肮脏的事情。他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更肮脏的秘密。

戈林子爵　这也正是他们乐此不疲专找别人秘密的原因。这样才能让公众的注意力避开他们自己。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而且，我所做的事情究竟伤害谁了吗？谁都没有伤害啊。

戈林子爵　（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就伤害了你自己，罗伯特。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稍停）当然，我当时的确私下了解到一桩政府正在注意的生意。现代社会每一笔成功的大买卖都得

常秘密的信息。

戈林子爵　（用手杖轻轻击打着靴子）也是社会丑闻的必然结果。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亚瑟，你认为我十八年前所干的事情，现在该得到报应了吗？你真的认为一个人几乎还是在他童年时犯下的过错，会毁掉他整个生涯吗？我那时也就二十二岁，不幸的是我出身好，却很穷，这两点在今天是无法原谅的东西。年轻时做的蠢事，犯下的罪孽——如果人家愿意称之为罪孽的话——就硬要把像我这样人的生活毁了，硬把我套进颈手枷里，硬要打碎我奋斗来的一切，让我辛苦经营的一切化为泡影，难道这公道吗？这公道吗，亚瑟？

戈林子爵　生活从来就不公道，罗伯特。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不公道也许是一件好事。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每一个雄心勃勃的人都应该用他所处世纪的武器为他的世纪而战。这个世纪的上帝就是财富。要成功就得有财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你必须有财富。

戈林子爵　你低估了你自己，罗伯特。相信我，没有你那些财富，你同样会取得成功。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那也许要等到我老的时候吧。等到我失去了对权力的激情，或者不能使用它的时候。等到我疲倦了，磨秃了，失望了。可我年轻的时候就想成功。青春才是成功的好时机。我等不得啊。

戈林子爵　得了，你的确在你还年轻的时候就获得了成功。我们今天没有几个人获得这样骄人的成功。四十岁就当上了外交部的副部长——依我看这对谁来说都应该感到满足。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可是如果这一切现在都从我这里夺走呢？

如果我因为一件可怕的丑闻失去一切呢？如果我被赶出公众生活呢？

戈林子爵　罗伯特，你怎么能把自己卖给金钱呢？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激动地）我没有把自己卖给金钱。我用大价钱买到了成功。就这么回事。

戈林子爵　（正经地）是的；你为它的确花了大价钱。可是一开始什么因素让你想到干这样的事呢？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安海姆男爵。

戈林子爵　该死的流氓！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不；他是一个明察毫厘才智超凡的人。一个有文化、有魅力、有个性的人。是我见过的最有智慧的人。

戈林子爵　啊！我什么时候都更喜欢具有绅士风度的糊涂蛋。糊涂蛋可说可论的内容远比人们想象得多。就个人而言，我对糊涂行为羡慕不已。我捉摸这也许是一种同情吧。不过他是怎么达到目的的呢？把整个事情告诉我。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一下坐在写字台旁边的扶手椅子里）一天晚上在拉德利勋爵府上，男爵开始谈起现代生活中的成功问题，认为这已是一个人完全依靠科学可以做到的事情。他用非常迷人的平静的声音向我们讲述所有哲学中最可怕的哲学，权力的哲学，对我们宣传所有福音中最奇怪的福音，金子的福音。我想他看见他布道在我身上发生的效果，因为几天以后他写信要我去见他。他那时住在公园巷，伍尔科姆勋爵府上现就在那里。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苍白的脸上那种古怪的微笑，翘上去的嘴角，他领着我穿过他的画室，让我看他的挂毯，他的搪瓷制品，他的珠宝，他的镂雕象牙，终使得我对他生活其中的豪华奢侈羡慕不已；随后他告

诉我奢侈只不过是一种背景，是剧本中的布景，只有权力，万人之上的权力，左右世界的权力，才是值得享有的东西，值得知道的至高快乐，是人乐此不疲的欢乐，是我们这个世纪只有富人才拥有的东西。

戈林子爵　（非常郑重地）一种浅薄之极的信条。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起立）我当时并不这样认为。我现在也不这样认为。财富给了我很大的权利。它让我一开始生活就享有了自由，而自由就是一切。你从来就没有受过穷，从来不知道胸怀抱负是什么意思。你不理解男爵给了我多么美妙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很少有人得到啊。

戈林子爵　如果根据结果来看，没有那些玩艺儿倒是万幸了。不过明明白白地告诉我，男爵到底是怎么说服你去——哦，去干你所干的事情的？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要离去时，他跟我说，如果我能给他什么货真价实的秘密信息，他能让我成为一个阔佬儿。他给我指出的前景令我向往，我当时对权力的欲望没有止境。六个星期后，一些秘密文件送到了他的手里。

戈林子爵　（两眼死死盯着地毯）国家文件吗？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是的。

〔戈林子爵叹了口气，然后用手在额前挥了一下，往上看。

戈林子爵　我真不明白，你这人上之人，是这般软弱，罗伯特，竟然在安海姆男爵给你下的钓饵前上了钩。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软弱？哦，我特别反感这个词儿。反感对别人使用这个词儿。软弱！亚瑟，你真的认为在钓饵前上钩是软弱行为吗？我跟你说，世上成千上万的可怕钓饵是需要力量——力量和勇气——才敢上钩的。把全部生命在

瞬间押上去，孤注一掷，不管所押的赌注是力量还是快活，我都不在乎——这中间根本就没有软弱。这需要惊人的、可怕的勇气。我有这个勇气。在同一个下午，我坐下来给安海姆男爵写了那封现在落在这个女人手里的信。他在那笔生意里赚了七十五万镑钱。

戈林子爵　你呢？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从男爵那里得到了十一万镑。

戈林子爵　你还应该多得，罗伯特。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不；那笔钱正好是我想要的，在别人之上的力量。我马上进了议院。男爵在经济方面一次又一次给我出主意。不到五年，我的财产几乎翻了三倍。从那以后，我所染指的每件事都最后获得成功。在所有和金钱有关系的事情上我都吉星高照，有时我都会因此感到害怕。我记得在一本很怪的书里看到，诸神要是打算惩罚我们，他们就会回答我们的祈祷。

戈林子爵　可是告诉我，罗伯特，你从来没有为你所做的事感到后悔吗？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没有。我觉得我已经为这个世纪用它的武器去战斗，并且赢了。

戈林子爵　（悲痛地）你以为你赢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是这样认为的。（停顿许久后）亚瑟，我跟你说了这些，你就看不起我了吗？

戈林子爵　（声音里深带感情地说）我为你感到非常难过，罗伯特，真的非常难过。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得说我没有任何悔恨的痛苦。我没有过。从悔恨这个词儿平常而愚蠢的意义上讲，我没有过任何悔恨。不过我已经多次付出过良心钱了。我一心希望我

能够让命运感到无奈。安海姆男爵给我的那笔钱，我已经向公共慈善机构捐献了两次了。

戈林子爵 （抬头看）向公共慈善机构捐钱？天哪！你干了多少有害的事情了，罗伯特！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哦，别这样说话，亚瑟；别这样说话！

戈林子爵 别在乎我说了什么，罗伯特！我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的。事实上，我一般说出了我的真实想法。当今之日，这可是个大毛病啊。这样很容易让人看透了。至于这件棘手的事情，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的。你当然知道这点。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谢谢你，亚瑟，谢谢你。可是干什么呢？还能干什么呢？

戈林子爵 （两手插在口袋里往后仰着身体）哦，英国人受不了一个总说自己是正确的人，但是他们非常喜欢承认自己是犯过错误的人。这是英国人的最好东西。但是，照你的情况看，罗伯特，忏悔是要不得的。那笔钱，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是……很要命的。还有，你如果把这件事如实抖落，那你可就永远不能再谈道德了。在英国，一个人要以一本正经的政治家身份，在众多的平庸而不道德的观众面前一星期谈两次道德，完全办不到了。除了专门讲讲植物学或者教堂，他讲道德只会一无所获。忏悔是毫无用处的。那只会把你毁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那会把我毁了。亚瑟，我现在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斗争到底。

戈林子爵 （从椅子上站起来）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罗伯特。这是现在惟一可干的事情。你必须准备把全部事情都告诉你的老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办不到啊。

戈林子爵　罗伯特，相信我，你不说是不对的。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办不到啊。那会把她对我的爱扼杀了。现在主要是这个女人，这个谢弗利太太。我怎么保护自己跟她斗争呢？你过去显然认识她，亚瑟。

戈林子爵　是的。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你了解她深吗？

戈林子爵　（整了整领带）我曾经差一点和她订了婚，那时我呆在坦比斯家。那件风流韵事只持续了三天……差不多三天。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为什么分手了？

戈林子爵　（快活地）哦，我忘了。至少那事无关紧要。喂，你给她使过钱吗？她过去见钱就眼红。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她要多少，我给多少。可她拒绝了。

戈林子爵　那么神通广大的金子福音有时也不灵嘛。有钱还不是万能的。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不是万能的。我看你是对的。亚瑟，我觉得在公众面前身败名裂是不可避免了。我真的感觉到了。我过去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可我现在知道了。它像一只冰冷的手抓住了我的心。我仿佛觉得心在什么空荡荡的地方怦怦直跳。

戈林子爵　（拍了一下桌子）罗伯特，你必须和她作斗争。你一定要跟她斗争。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可是怎么斗哪？

戈林子爵　眼下我还没法告诉你怎么办。我一点主意也没有。不过每个人都有某个弱点。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大步走向壁炉，在镜子里看自己）我父亲跟我说就是我也有毛病，也许我有。我不清楚。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为了保卫我自己跟谢弗利太太斗争，不管什么武器，我都有权利使用，对吗？

戈林子爵　（仍然看着镜子）从你那方面看，我认为这样干用不着一点顾虑。她有足够的能力把自己看护好。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坐在桌子前，手拿起一枝笔）哦，我要给维也纳使馆发去一封密码电报，调查一下是不是知道有关她的情况。也许能弄到一些她很害怕的秘密丑闻。

戈林子爵　（整理他的扣眼）喔，我倒认为谢弗利太太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女性，把新丑闻看得像一顶新帽子一样难得，恨不得每天下午五点半到公园里把这两样东西炫耀一番。我相信她对丑闻情有独钟，现在正发愁她生活里碰破脑袋都找不到呢。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写电文）你为什么说这种话？

戈林子爵　（转过身来）噢，她昨天夜里往嘴上抹口红太多了，衣服倒不算很讲究。这样子往往表明女人陷入绝望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按响铃）那还值得往维也纳发电文吗？

戈林子爵　打听情况什么时候都值得，虽然回复往往不合算。

〔梅森上。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特拉福德先生在他房间里吗？

梅　森　是的，罗伯特爵士。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把所写的东西塞进信封里，随后细心地粘上）告诉他把这个用密码立即发出去。马上就发，千万别耽搁。

梅　森　是的，罗伯特爵士。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哦！发完把原件还给我。

〔罗伯特在信封上写了些什么。梅森然后拿上信下。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她一定非常巧妙地把安海姆男爵牢牢控

制了，我纳闷是什么高招。

戈林子爵　（微笑）我也纳闷呢。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只要我的妻子不知情，我就要跟她斗争到底。

戈林子爵　（强烈地）噢，什么情况下都要斗争——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斗。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作一绝望姿势）如果我的妻子知道了，斗争的余地就很少喽。哦，我听到维也纳的消息后立即把结果告诉你。这是碰运气，碰运气而已，不过我相信它。我既然能用时代的武器跟时代斗争，那我也能用她的武器和她斗争。这是非常公平的，她看样子像一个有点来历的女人，对吗？

戈林子爵　多数漂亮女人都有些来历。不过如同女人的衣服讲究时尚一样，来历也是有时尚的。也许谢弗利太太的来历是袒胸露肩的那种，如今袒胸露肩却满大街都是了。还有，我亲爱的罗伯特，我没有太指望能把谢弗利太太唬住。依我看，谢弗利太太不是一个能够被轻易吓唬住的主儿。她把所有的债主都甩掉了，她的脑子相当好使唤。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噢！我现在就靠希望活着了。我见运气就要碰一碰。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人呆在下沉的船上。水都淹到我的脚面了，天空偏偏刮起了风暴。嘘！我听见我妻子的声音了。

〔奇尔顿夫人穿着便装上。

奇尔顿夫人　下午好，戈林子爵。

戈林子爵　下午好，奇尔顿夫人！你在公园里呆着吗？

奇尔顿夫人　没有；我刚从妇女自由协会来，喂，罗伯特，你的名字在那里赢得了热烈掌声，我这会儿是来喝茶来了。（对戈

林子爵)你等会儿来些茶点吧,好吗?

戈林子爵　我等一小会儿,谢谢。

奇尔顿夫人　我一会儿就回来。我赶紧去把我的帽子取下来。

戈林子爵　(作出一副非常诚实的样子)喔!别取下来。这帽子漂亮极了。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帽子了。我想妇女自由协会是热烈欢迎它的。

奇尔顿夫人　(莞尔一笑)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可做,哪顾得上彼此打量,戈林子爵。

戈林子爵　真的吗?什么样的工作呢?

奇尔顿夫人　哦!单调、有用、有趣的事情,比如工厂法案啦,妇女检查员啦,八小时工作法啦,议院公民特权啦,等等,什么事情都有,不过你一点不会对这些事情发生兴趣的。

戈林子爵　从来不管女帽的事吗?

奇尔顿夫人　(假作生气状)从来不管女帽的事,从来不管!

〔奇尔顿夫人穿过门,走向自己的闺房。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拉住戈林子爵的手)你一直是她的好朋友,亚瑟,真正的好朋友。

戈林子爵　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我能给你们做点什么呢,罗伯特。事实上,就我现在能看到的,我是爱莫能助呀。我对自己感到彻底失望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你让我终于跟你说了实情。这就是收获啊。那真相总是让我喘不过气来。

戈林子爵　啊!真相这玩艺儿我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嘿,坏习惯。这让你在俱乐部里很没有人缘……和老一点的会员就合不来。他们叫这种毛病是自负。也许就是那么回事呢。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要是能把真相讲出来,踏踏实实地生

活，那么让我见上帝都行啊！踏踏实实地生活是生活的头等大事啊。（连连叹气，向门走去）我很快就会见到你，亚瑟，对吗？

戈林子爵　当然了。你多会儿想见都行。如果找不到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今晚就到单身汉舞会消磨时光。不过我明天早上就过来。要是你今天夜里突然想见我，叫人到柯曾街送个信儿就行。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谢谢你。

〔他走到门前时，奇尔顿夫人从她的闺房上。

奇尔顿夫人　你要离去吗，罗伯特？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有一些信需要写，亲爱的。

奇尔顿夫人　（走向他）你工作得太累了，罗伯特。你好像从来没有想到过你自己，你看上去十分疲劳。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没什么，亲爱的，没什么。（吻了她，下）

奇尔顿夫人　（走向戈林子爵）请坐吧。你来坐坐我很高兴。我想和你谈谈……哦，不是帽子的事，也不是妇女自由协会的事。你对第一件事很感兴趣，对第二件事却几乎兴趣索然。

戈林子爵　你想和我谈谈谢弗利太太吗？

奇尔顿夫人　是的。你猜对了。你昨天晚上走后，我发现她所说的全是真的。我当然逼着罗伯特马上给她写了一封信，把他的许诺撤回了。

戈林子爵　罗伯特都告诉我了。

奇尔顿夫人　如果答应了她，那就会让他的生涯有了第一个污点，永远去不掉了。罗伯特必须作到无可指责。他和别人不一样。别人能干的，他可干不得。（看了看默不作声的戈林子爵）你同意我的看法吗？你是罗伯特的知心朋友。你是我们俩的知心朋友，戈林子爵。除了我，谁都没有你了解

罗伯特。他和我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我想他和你也一样。

戈林子爵　他当然不会向我保守秘密。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奇尔顿夫人　那么说我对他的估计有误差了。我还以为我不会错的。不过和我坦率地说吧。

戈林子爵　（直视着她）毫无保留地说吗？

奇尔顿夫人　毫无保留。你没有什么可隐藏的，对吗？

戈林子爵　没有什么。可是，我亲爱的奇尔顿夫人，我想，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的话，在实际生活中——

奇尔顿夫人　（莞尔一笑）实际生活你知道得可怜，戈林子爵——

戈林子爵　按经历讲，我对此是一无所知，不过从旁观的角度讲，我还是知道一些的。我认为，在实际生活里，关于成功，真正的成功，是有些说头的，其中有点违反道德的东西，有些总是和不大道德的雄心大志有关系的东西在里面。一个人一旦下决心去达到某个点，比如他不得不爬上石崖，那他就得爬上去；如果他不得不往泥坑里走——

奇尔顿夫人　说吧？

戈林子爵　他就得走进泥坑。当然我只是在泛泛地谈生活问题。

奇尔顿夫人　（严肃地）希望如此。你为什么这么奇怪地看着我，戈林子爵？

戈林子爵　奇尔顿夫人，我有时想呢……也许你对生活的某些观点有点苛求。我认为……往往你宽容得不够。任何本性都有软弱的成分，或者比软弱还糟糕的东西。比方说，有人——任何公众人物，我父亲，或默顿勋爵，或罗伯特，多年前，写了一封糊涂的信给某个人……

奇尔顿夫人　你说的糊涂信是指什么？

戈林子爵　一封严重有损于他的身份的信。我只是举一个虚构的例子。

奇尔顿夫人　罗伯特决不会干这种傻事，如同他不会干什么错事一样。

戈林子爵　（停顿许久）任何人都会干出傻事。任何人都会干错事。

奇尔顿夫人　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吗？别的花花公子会怎么说呢？他们就只好去等死了。

戈林子爵　（站起）不，奇尔顿夫人，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当然我也不十分清楚悲观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我所知道的，人不懂得博爱就不懂得生活，不懂得博爱就不会生活。不管对另一个世界的解释是什么，对这个世界的真实解释只能是爱，不会是德国的哲学。如果你有了什么麻烦，请你绝对相信我好了，我会从各方面帮助你的。如果你需要我们，叫我来帮助你，你肯定会得到的。尽快来找我。

奇尔顿夫人　（惊讶地看着他）戈林子爵，你说得也太一本正经了。想想看，我过去可从来没有听见你这么严肃地谈过话。

戈林子爵　（大笑）你只好原谅我了，奇尔顿夫人。只要我能把握住，我以后再不会这样说话了。

奇尔顿夫人　不过我倒是喜欢你严肃一点。

〔梅布尔·奇尔顿上，身穿着十分抢眼的上衣。

梅布尔·奇尔顿　亲爱的格特鲁特，别对戈林子爵说这种话。他这个人不适合一本正经。下午好，戈林子爵！你爱怎么随便就怎么随便好了。

戈林子爵　我应该那样，梅布尔小姐，不过今天早上……我有点荒疏了；还有呢，我现在也该走了。

梅布尔·奇尔顿　我一来你就要走！你的行为也太那个了！我

看你小时候的教养一定很差。

戈林子爵　没错。

梅布尔·奇尔顿　但愿是我从小带你就好了!

戈林子爵　很遗憾你没有带我!

梅布尔·奇尔顿　我说现在带就太晚了不成?

戈林子爵　(微笑)我心里没有底儿。

梅布尔·奇尔顿　你明天早上骑马去吗?

戈林子爵　是的,十点钟。

梅布尔·奇尔顿　可别忘了啊。

戈林子爵　我当然忘不了。喂,奇尔顿夫人,今天的《早邮报》上没有你的客人名单。这显然是被郡委员会或者兰贝思协会或者同样讨厌的东西给挤掉了。你给我一份名单好吗?我有点特殊原因,你得给我一份。

奇尔顿夫人　我一定让特拉福德先生给你一份。

戈林子爵　非常感谢。

梅布尔·奇尔顿　汤米是全伦敦最有用的人了。

戈林子爵　(转向她)那谁是穿戴最入时的呢?

梅布尔·奇尔顿　(得意洋洋地)我呀。

戈林子爵　你真聪明,猜对了!(拿起他的帽子和手杖)再见,奇尔顿夫人!你记住我说过的话了吧,是吗?

奇尔顿夫人　是的;不过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个。

戈林子爵　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再见,梅布尔小姐!

梅布尔·奇尔顿　(带点失望的怪相)我不愿意你离去。我今天上午经历了四次美妙的冒险;事实上是四次半;你不妨留步听一听啊。

戈林子爵　你多么自私啊,独占了四次半!这下我就摊不上了。

梅布尔·奇尔顿　我就不愿意你摊上。你摊上没有什么好处。

戈林子爵　这种不贤惠的话，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跟我说。你说得可真动听啊！明天十点钟见。

梅布尔·奇尔顿　准时啊。

戈林子爵　一定准时。不过别把特拉福德先生带去啊。

梅布尔·奇尔顿　（把头稍稍扬了扬）我当然要把汤米·特拉福德带上。汤米·特拉福德太受冷落了。

戈林子爵　我就高兴听这话。（鞠躬，下）

梅布尔·奇尔顿　格特鲁特，我希望你跟汤米·特拉福德讲一讲。

奇尔顿夫人　可怜的特拉福德这次又干什么了？罗伯特说汤米是他使过的最好的秘书。

梅布尔·奇尔顿　哦，汤米又向我求婚了。汤米就只会向我求婚。他昨天夜晚在音乐室向我求婚，我当时一点防范也没有，因为一组三重唱正在进行。我不用说你也知道，我简直没有办法搪塞一下。如果我回答他，那音乐就全停下来了。忙着音乐的人就是不能像常人一样讲道理。他们要求人堵上耳朵时，你就不能开口说话。后来他在今天早上大白天的又向我求婚，还当着那尊可怕的阿基里斯塑像。真的，当着一件艺术品继续干那种事情太别扭了。连警察都会来干涉的。用午餐时，我从他的眼光里看出来他又准备求婚了，我赶紧声明我是复本位制论者才把他暂时制止住了。好在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复本位制，而且我也不相信别人知道这个。不过那番见解让汤米整整十分钟不知所措。他看上去相当见傻。后来汤米求婚的方式烦死人了。如果他大声求婚，那我倒不会很在乎。可是他就是用那种很亲切可近的样子求婚。汤米想表现得浪漫时，他说话就像一个医生。我很喜欢汤米，可是他求婚的方式太过时了。格特鲁特，我希望你跟他说一说，告诉他一星期求一次婚就足够了，而且

求婚的样子要能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住才好。

奇尔顿夫人　亲爱的梅布尔。别用这种口气讲话。再说了，罗伯特对特拉福德先生的评价很高。他相信特拉福德先生很有前途。

梅布尔·奇尔顿　哦！我才不嫁给天下有什么前途的男人呢。

奇尔顿夫人　梅布尔！

梅布尔·奇尔顿　我懂，亲爱的。我知道你嫁了一个前程似锦的男人，对不对？可是罗伯特是个天才，你又生性高贵，富有牺牲精神。你能受得了天才人物。我这人一点个性都没有，罗伯特是我惟一能受得了的天才。一般说来，他们是让人受不了的。天才们总是喋喋不休，对不对？再坏不过的毛病！我想要他们想一想我时，他们却只想着他们自己。我现在得去巴西尔顿夫人家排演了。你可记得，我们的一些场面很生动，是吧？有些东西胜利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希望我会取得胜利。我现在真正感兴趣的是胜利。（亲吻过奇尔顿夫人，下，随后又返回来）哦，格特鲁特，你知道谁来看望你了吗？那个可怕的谢弗利太太，穿着非常可爱的睡衣。是你请她来的吗？

奇尔顿夫人　（起立）谢弗利太太！来看望我？不可能！

梅布尔·奇尔顿　我向你保证她正在上楼，跟真人一般大小，就是有点不够自然。

奇尔顿夫人　你不必等着了，梅布尔，别忘了，巴西尔顿夫人还在等你呢。

梅布尔·奇尔顿　噢！我一定要和马克比夫人握握手。她讨人喜欢。我爱听她挖苦几句。

〔梅森上。

梅　森　马克比夫人到。谢弗利太太到。

〔马克比夫人和谢弗利太太上。

奇尔顿夫人 （上前迎接她们）亲爱的马克比夫人，劳你大驾来看我，太好了！（和马克比夫人握手，并朝谢弗利太太远远地点点头）干什么不坐下，谢弗利太太？

谢弗利太太 谢谢。这不就是奇尔顿小姐吗？我早想认识她了。

奇尔顿夫人 梅布尔，谢弗利太太想认识你。（梅布尔·奇尔顿点了一下头）

谢弗利太太 （坐下）我看你昨天晚上穿的衣服非常好看，奇尔顿小姐。款式非常简朴却又……那么得体。

梅布尔·奇尔顿 真的吗？我一定把这话说给我的裁缝听。她听了准会大吃一惊的。再见，马克比夫人！

马克比夫人 这就走吗？

梅布尔·奇尔顿 很失礼，可是我非走不可。我得去按一定舞台造型头朝下练习。

马克比夫人 头朝下练习，孩子？哦！可别那样。我相信那对身体没有好处。（在奇尔顿夫人身边坐下）

梅布尔·奇尔顿 可这是为了一次盛大的善举啊；为了帮助那些被忽略的人，我就对这些人真有兴趣。我是秘书，汤米·特拉福德是司库。

谢弗利太太 戈林子爵是什么？

梅布尔·奇尔顿 哦！戈林子爵是主席。

谢弗利太太 如果我第一次见他以后没有退步的话，他干这个主席是很合适的。

马克比夫人 （思考状）你真够摩登的，梅布尔。也许有点过分摩登了。摩登过了头可是再危险不过了。你很快会一下子变得古板起来的。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

梅布尔·奇尔顿　多可怕的一幅前景！

马克比太太　啊！亲爱的，你用不着担心。你多会儿都是个美人儿。美人儿才是最时髦的，也是英国长盛不衰的惟一美景。

梅布尔·奇尔顿　（行屈膝礼）为英国，也为了我自己，我应该多多感谢你。（下）

马克比夫人　（转向奇尔顿夫人）亲爱的格特鲁特，我们来访，主要是看看谢弗利太太的胸针掉这里了没有。

奇尔顿夫人　掉这里？

谢弗利太太　是的。我回到柯拉里奇旅馆发现它丢了，我想了想可能是掉在这里了。

奇尔顿夫人　我没有听说谁拾到了。不过这就叫管家来问问。（按响铃）

谢弗利太太　噢，别麻烦了，奇尔顿夫人。也许我在来这里之前掉在歌剧院了呢。

马克比夫人　可也是，我看准是掉在歌剧院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到哪里都挤挤抗抗的，到了一天的夜晚我看我们身上就所剩无几了。我知道我自己从宫廷会客室出来后，只觉得身上好像什么都给挤掉了，就还剩了一点点体面的名声，刚刚够挡住下层阶级从马车窗户往里面争着抢着观看。显然我们的上流社会人满为患了。真的，应该有人站出来弄一个援助移民计划。那才叫干了一件大好事情呢。

谢弗利太太　我很同意你的看法，马克比夫人。我有差不多六年时间没有在伦敦过社交季节了，我不得不说，上流社会变得鱼目混杂了。到处都能看见古里古怪的人。

马克比夫人　一点没错，亲爱的。不过你用不着答理他们。我相信到我家来聚会的人我连一半也不认识。就我所听说

的，我真的就不喜欢答理他们。

〔梅森上。

奇尔顿夫人　你丢掉的是怎样一枚胸针，谢弗利太太？

谢弗利太太　钻石蛇形胸针，镶着一枚红宝石，一块很大的红宝石。

马克比夫人　我听你说过上面镶着一块蓝宝石，亲爱的？

谢弗利太太　（莞尔一笑）不是。马克比夫人——是一块红宝石。

马克比夫人　（点点头）我只知道看上去非常顺眼。

奇尔顿夫人　今天早上在什么房间里发现了一枚胸针吗，梅森？

梅　森　没有，夫人。

谢弗利太太　这事真的没有什么，奇尔顿夫人。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我感到十分过意不去。

奇尔顿夫人　（冷冷地）喔，没有多少麻烦。那就这样吧，梅森。你上些茶点吧。（梅森下）

马克比夫人　哦，说真的，丢东西是最让人恼火的事情了。我记得有一次在巴思，多年前，我把约翰爵士送给我的一个绝好的浮雕宝石手镯丢在了那个水泵屋里。说来遗憾，他后来就再也没有送给我任何东西。他可悲地退化了。真的，这可怕的下议院把我们的丈夫完全给毁了。自从所谓的"妇女高等教育"那可怕的玩艺儿发明出来，下议院对幸福的婚姻生活是最最大的打击。

奇尔顿夫人　啊！这话在这家可是异端邪说啊，马克比夫人。罗伯特就是"妇女高等教育"的大斗士，所以呢，我恐怕也算一个了。

谢弗利太太　男人的高等教育我是很赞成的。男人非常需要高等教育。

马克比夫人　他们的确需要，亲爱的。不过我看这样的计划未必行得通。我认为男人没有什么发展的潜力。他们已经走到头了，难道还不到头吗？至于女人呢，哦，亲爱的格特鲁特，你属于年轻的一代，我认为你如果赞成是很正常的。我们那时候，家里根本就告诉我们什么也别懂才好。旧的那套就是这样的，想来也真是不可思议。我跟你说啊，家里不让我和我妹妹知道的东西是非常不寻常的东西。但是现代妇女什么都懂，我知道这个。

谢弗利太太　就是不懂他们的丈夫。这是现代妇女惟一不懂的东西。

马克比夫人　要我说，她们不懂丈夫才好呢。她们要是懂了，那会让许多幸福家庭破裂的。我得声明，你的家庭是个例外，格特鲁特。你嫁了一个模范丈夫。我自己如果有这样的福气就好了。可是自从约翰爵士经常参加辩论以来——他过去从来不这样的——他的语言就变得让人受不了了。他总以为在向议院发表演说，因此他一说到农业劳力状况，或者威尔士教会，或者这类不合时宜的话题，我就得把仆人们打发到屋外去。看见跟了自己二三十年的管家在餐具柜旁边脸红脖子粗，男仆在角落里像马戏团的演员一样扭捏作态，终归不是愉快的事情。听我说没错，他们要是不赶快把约翰弄到上议院去，我的生活非得毁掉不可。那时他对政治就不会有什么兴趣了，是吧？上议院是理智的。全是一伙绅士。可是约翰目前的状态真是活受罪。唉，今天早上早餐吃到一半时，他就去站到壁炉前的地毯上，两只手插进口袋里，扯足嗓门向全国发表讲演。不用说，我喝完了第二杯茶就赶快离开了餐桌。但是，他大叫大吼的话语在整座房子里都能听到！格特鲁特，我相信罗伯特不会是这个样

子吧？

奇尔顿夫人　可是我对政治就非常有兴趣啊，马克比夫人。我很喜欢听罗伯特谈论政治。

马克比夫人　哦，那我也希望他别像约翰爵士那样对蓝皮书爱不释手。我认为读它们不会让人有什么长进。

谢弗利太太　（懒洋洋地）我从来不看蓝皮书。我宁愿看看……黄皮书。

马克比夫人　（略带迷糊地）黄色的确更喜兴，不是吗？我年轻时经常穿黄色衣服，而且要是约翰爵士不那么带着个人色彩进行挑剔，我还会穿黄色衣服的。男人对穿戴的问题总是荒唐可笑的，对不对？

谢弗利太太　哦，不！我认为男人才对穿戴有评价的资格。

马克比夫人　真的吗？你看看他们戴的帽子就不会说这种话了！对吗？

〔管家上，男仆跟上。茶点放在奇尔顿夫人身旁的小桌子上。

奇尔顿夫人　我给你些茶点好吗，谢弗利太太？

谢弗利太太　谢谢。（管家用碟子把茶杯递给谢尔顿太太）

奇尔顿夫人　喝些茶吗，马克比夫人？

马克比夫人　不用，谢谢，亲爱的。（两个仆人下）事实上我已经答应花上十分八分钟去看看可怜的布兰卡斯特夫人，她的麻烦太大了。她的女儿也算出身名门了，却偏偏和希罗普郡的副牧师定了婚，就要出嫁了。这的确是非常非常伤心的事情。我真不明白现代人怎么就疯狂地爱上了副牧士。我们那时候，我们姑娘家看见他们当然像兔子一样满地跑。可是用不着说，我们根本就看不上他们。不过我听说今天的乡村社会到处都是他们的影子。我认为这是最最不合宗

教的。后来长子又和他父亲闹不和，据说他们父子在俱乐部相遇，布兰卡斯特勋爵总是埋头看《泰晤士报》上的财产文章。不管怎样，我相信这种事情在今天不惊为奇，圣詹姆士街的各家俱乐部都不得不多订几份《泰晤士报》；说不清有多少儿子和老子闹翻了脸，也说不清多少老子不和儿子说话。我心里想啊，这也实在让人遗憾了。

谢弗利太太　我也有同感。作父亲的当今之日向儿子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马克比夫人　真的吗，亲爱的？学什么呢？

谢弗利太太　生活的艺术呀。这是在现代生活里我们制造出来的惟一真正的艺术。

马克比夫人　（摇摇头）啊！恐怕布兰卡斯特勋爵对此早深有体会了。比他可怜的妻子还要难当啊。（转向谢弗利太太）亲爱的，你认识布兰卡斯特夫人，对不？

谢弗利太太　还算熟悉吧。她去年秋天在朗顿小住时，我们在那里。

马克比夫人　哦，像所有结实的女人一样，她看上去是满身幸福的样子，你肯定注意到了这点，可是她家里悲剧发生了一起又一起。除了副牧师这件韵事，她自己的妹妹杰尔基太太生活得也很不幸。问题倒不是出在她身上，遗憾就在这里。她心灰如死，进了修道院，更不到歌剧舞台上了，我记不得是哪个了。不对；我认为她去干装饰刺绣艺术活儿了。我知道她对生活的乐趣失去了感觉。（站起）格特鲁特，如果你允许，现在我要把谢弗利太太留给你照顾一下，一刻钟后我来接她回去。或许，亲爱的谢弗利太太，你在我探望布兰卡斯特夫人时，你可以在过道里等着我。我只是去礼节性地安慰一下，呆不长的。

谢弗利太太　（站起）我不在乎在过道里等着，只要有人陪着我就行。

马克比夫人　哦，我听说那位副牧师在家里走动。

谢弗利太太　恐怕我不喜欢姑娘朋友。

奇尔顿夫人　（站起）噢，我看谢弗利太太就呆在这里吧。我正好和她说几分钟话。

谢弗利太太　你太好了，奇尔顿夫人！真的，干什么都没有和你说会儿话更让我高兴的了。

马克比夫人　啊！你们俩正好说说你们同窗学友的美好时光。再见，亲爱的格特鲁特！今晚我在博纳夫人那里还能见到你吗？她发现了一个了不起的新天才。他也不会……有什么事吧，我想。这是多么大的安慰，不是吗？

奇尔顿夫人　罗伯特和我今晚自己在家里用餐，我看用过餐不会到哪里去了。罗伯特当然要到议院去的。不过让人感兴趣的东西也不多。

马克比夫人　你们俩自己在家里用餐？这可够守家的。啊，我忘了，你丈夫是一个例外。我那位是庸人，再没有跟庸人结婚能让女人迅速衰老的了。（下）

谢弗利太太　多古怪的女人，我是说马克比夫人，不是吗？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谈话多说话少的人呢。她天生就是一个在公众场合讲话的人。比她们丈夫活跃得多，尽管他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人，却总是索然无味，还特别暴躁。

奇尔顿夫人　（停顿一会儿。没有作答，但是仍然站着。随后两个女人的眼光相遇。奇尔顿夫人看去坚定而苍白。谢弗利太太似乎颇感有趣）谢弗利太太，我认为还是有话跟你直说好，要是我早知道你到底是谁，那我是不会邀请你昨天晚上来做客的。

谢弗利太太　(带着得意的笑容)是吗?

奇尔顿夫人　我只好那样做了。

谢弗利太太　我看过了这么多年了,你一点都没有变,格特鲁特。

奇尔顿夫人　我永远不会变的。

谢弗利太太　(挑起眉毛)那么说,生活就没有教会你任何东西吗?

奇尔顿夫人　生活告诉我,一个人一旦犯过不诚实的和丢脸行为的罪,那他还会犯第二次,别人还是躲开他为好。

谢弗利太太　你认为这个法则对谁都一样吗?

奇尔顿夫人　是的,对谁都一样,一无例外。

谢弗利太太　那我只有为你难过了,格特鲁特,非常为你难过。

奇尔顿夫人　你现在明白,我可以肯定说,只要你在伦敦呆着,不管有多少社交季节,我们是不会再见面了吗?

谢弗利太太　(仰靠在沙发上)格特鲁特,你可知道,我压根就不在乎你谈论道德问题。道德只是我们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所采取的态度。你不喜欢我。我非常明白这点。我也总是厌恶你呀。可是我还是要来为你做点好事。

奇尔顿夫人　(蔑视地)我想你的好事,就像你昨天晚上给我丈夫所做的一样吧。谢天谢地,我总算把他从你的好事里解救出来了。

谢弗利太太　(吃惊得站了起来)是你让他给我写那封侮辱信的?是你让他收回他的许诺的吗?

奇尔顿夫人　是的。

谢弗利太太　那么你必须让他信守他的许诺。我给你时间到明天早上——决不再多。如果到那时候你丈夫还不认真地支持那个与我的利益密切相关的伟大计划——

奇尔顿夫人　那个骗人的投机项目——

谢弗利太太　你爱怎么叫都行。我早把你丈夫捏在手心里了，如果你还算明智的话，你应该告诉他怎么办。

奇尔顿夫人　（站起来向她走去）你别太放肆。我丈夫和你有什么相干？和你这样的女人有什么相干？

谢弗利太太　（露出一丝冷笑）这个世界是讲物以类聚的，因为你的丈夫他本人就行骗，不诚实，我们正好是一对儿。你和她之间是有断层的。他和我亲密得胜过朋友。我们是拴在一起的敌人。同样的罪恶把我们捆在一块儿了。

奇尔顿夫人　你怎么敢对我丈夫说这样的话？你竟然敢对我如此威胁吗？离开我的家。你不配走进这个家门。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从后面上。他听见了他妻子最后几句话，看见了她对谁说，脸色立时变得煞白。

谢弗利太太　你的家！一个用来路不名的钱买来的家。家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用骗来的钱买的。（转过身看见了罗伯特·奇尔顿爵士）问一问他的财产是从哪里来的！让他告诉你他如何把内阁秘密卖给了一个证券经济人。听他说说你现在的地位多亏了什么。

奇尔顿夫人　这不是真的！罗伯特！这不是真的！

谢弗利太太　（伸直手指指向罗伯特）看着他！看他能否认得了！看他敢否认吗？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滚！马上滚。你的最坏表演现在到头了。

谢弗利太太　我的最坏表演？我和你还没有算清账，和你们两个都没有算清账呢。我给你们俩时间到明天中午。如果那时你们还没有按我说的去做，那么整个世界将会知道罗伯特·奇尔顿的底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打响铃。梅森上。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把谢弗利太太领出去。

〔谢弗利太太颇感惊讶;随后向奇尔顿夫人行了一个有点夸张的礼,奇尔顿夫人没有答理。她走过站在门边的罗伯特·奇尔顿爵士时,直视着他的脸。然后她走了出去,身后跟着仆人,把身后的门关上。丈夫和妻子这时留了下来。奇尔顿夫人转过身,看着她的丈夫。她用陌生的眼光看着他,仿佛她是第一次看见他。

奇尔顿夫人　你用内阁秘密卖过钱啊!你靠行骗开始你的生活啊!你用卑鄙的手段经营你的生涯啊!噢,跟我说那不是真的!是向我撒谎!快告诉我那不是真的!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这个女人所说的全都是真的。不过,格特鲁特,听我说。你不明白我是如何受了诱惑的。让我告诉你全部真相吧。(向她走去)

奇尔顿夫人　别走近我。别动我。我觉得好像你早把我弄脏了。噢!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戴着什么样的脸谱啊!一张可怕的化装的脸谱啊!你把自己卖成了钱。噢!连一个惯偷都不如啊。你把自己标上最高价出卖了!你把自己卖进了市场上。你向全世界撒谎。可是你用不着向我撒谎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冲向她)格特鲁特!格特鲁特!

奇尔顿夫人　(伸直臂往后推他)不,不用说了!什么也别说!你的声音只会唤起各种可怕的往事——让我爱上你的往事,让我爱上你的旧话——现在让我不寒而栗的往事。我过去是多么崇拜你啊!你是我平常生活中不同寻常的东西,一样纯洁、高贵、诚实、洁白无瑕的东西。在我看来,这世界有了你好像格外美好,因为你活着德性更真切。可现在——喔,我想都不敢想,我把你当成了我的理想!我生活的理想啊!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这中间有你的误会，也有你的错误。那是所有女人都会犯的错误。为什么你们女人爱我们不把过错也爱上？为什么你们把我们摆在了可怕的受人尊敬的地位？我们都有一双泥脚，男人女人都一样；可是我们男人爱上女人时，明明知道她们的弱点、她们的愚蠢、她们的缺陷，我们也照爱不误，而且正因如此才更爱她们。需要爱的不是完美无缺的人，而是有这样那样毛病的人。当我们被我们自己的手或者别人的手所伤害时，爱应该来治我们的伤口——否则爱还有什么用途？所有罪恶，除了罪上加罪，爱都应该原谅。所有生命，除了没有爱的生命，真正的爱都应该饶恕。男人的爱就是这样的爱。这种爱更宽广，更巨大，比女人的爱更有人情。女人总以为她们在把男人理想化。实际上他们把我们搞得完全成了虚假的偶像。你把我弄成了你的虚假偶像，而我又没有勇气从神坛上走下来，让我看看我的伤口，告诉你我的弱点。我害怕我也许会失去了你，就像我现在已经失去了你。所以，你昨天晚上毁了我的生活——是的，毁了我的生活！和这个女人所给予我的相比，她所要求的根本算不了什么。她给了我安全，和平，稳定。我年轻时作的孽，我原以为已经深埋了，却突然暴露在了我的面前，可恶，可怕，它的脏手紧紧扼住了我的脖子。我本可以把它杀死，送进坟墓里，毁掉蛛丝马迹，把那份证据烧成灰烬。可是你阻止了我。就是你阻止了我，你明白这个。现在等待我的只有当众露丑，毁灭，可怕的羞耻，世人的嘲笑，一种孤独的不光彩生活，也许还有哪天等待我的一种孤独的不光彩的死？女人还是别再把男人理想化的好！女人还是别把男人摆到神坛上顶礼膜拜的好，要不她们会像你一样彻底地把别的男人的生活给毁了——我爱你爱得那么

刻骨铭心——你却彻底把我毁了!

〔他走过房间。奇尔顿夫人冲向他,但是等她到了门前,门已经关上了。她的脸色因痛苦而苍白,迷惑,无助,像水里的一株禾苗摇摇晃晃。她的两只手伸出去,好像风中的花儿在颤抖。然后她无力地倒在了沙发旁,把脸埋了起来。她抽泣得像孩子那样委屈。

幕　落

第 三 幕

〔布景：伦敦柯曾街戈林子爵的住宅。一间亚当式的屋子①，左边是通着大厅的门。右边是通向吸烟室的门。后面两个折叠门通向会客室。炉火正旺。管家菲普斯在写字台上整理着一些报纸。菲普斯的明显特征就是唯命是听。热心人称他为"理想管家"。这个斯芬克斯② 并不难沟通。他是个有一种式样的脸谱。无人知道他的智力水平和感情生活。他是形式的代表。

〔戈林子爵穿着扣眼插花的夜礼服上。他戴着一顶绸丝帽，一件长披风。手戴白手套，携带一根路易十六世风格的手杖。他的装束全然一派十分讲究的纨绔习气。一眼便可看出他和现代生活十分贴近，既赶时髦，又让时髦为己所用。他是思想史上第一位讲究穿戴的哲学家。

戈林子爵 给我准备第二朵扣眼插花了吗，菲普斯？

菲普斯 准备了，老爷。（从戈林子爵那里接过帽子、手杖和长

---

① 当指十八世纪英国建筑师罗伯特·亚当和詹姆斯·亚当兄弟设计的建筑风格。

② 带翼的狮身女怪。传说她常叫过路人猜谜，猜不出的人即遭杀害。另指埃及吉萨地方金字塔附近的狮身人面巨像。王尔德有一首长诗专写斯芬克斯，可见他对斯芬克斯的兴趣。这里指管家菲普斯给人的印象，兼有以上两层意思。

披风，随后用托盘递上新的扣眼插花）

戈林子爵　非常标新立异的东西，菲普斯。我是伦敦城眼下区区小人物中惟一戴扣眼插花的人。

菲普斯　是的，老爷。我注意到这点了。

戈林子爵　（取下旧的扣眼插花）你看，菲普斯，所谓时髦就是一个人自己所爱穿戴的。所谓不赶时髦就是别人所喜欢穿戴的。

菲普斯　没错儿，老爷。

戈林子爵　正像庸俗只是别人的行为一样。

菲普斯　没错儿，老爷。

戈林子爵　（把新扣眼插花戴上）也正像虚伪是别人的真实一样。

菲普斯　没错儿，老爷。

戈林子爵　别人是非常可怕的，惟一可行的社会就是一个人自己。

菲普斯　没错儿，老爷。

戈林子爵　爱自己才是一辈子浪漫的开始，菲普斯。

菲普斯　没错儿，老爷。

戈林子爵　（在镜子里照自己）你不认为我像这朵扣眼插花吗，菲普斯？它让我看起来有点见老。让我几乎进入了壮年时期了，对吗，菲普斯？

菲普斯　从老爷的样子上，我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戈林子爵　你看不出吗，菲普斯？

菲普斯　看不出来，老爷。

戈林子爵　我也搞不清楚了。以后每逢星期四晚上，准备一朵更活泼的扣眼插花，菲普斯。

菲普斯　我会跟花商讲好的，老爷。她最近家里死了亲人，也许

因为这个原因她提供的花儿少了些老爷您抱怨的活泼劲儿。

戈林子爵　这是英国下层阶级特有的事情——他们总是死掉自己的亲人。

菲普斯　没错儿，老爷！他们在这方面是再幸运不过了。

戈林子爵　（转身看着菲普斯。菲普斯保持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哼！有信吗，菲普斯？

菲普斯　有三封信，老爷。（用托盘送上信）

戈林子爵　（取信）二十分钟后给我备好马车。

菲普斯　好的，老爷。（走向门口）

戈林子爵　（拿起粉色信皮的信）喂，菲普斯，这封信什么时候来的？

菲普斯　你刚刚离开到俱乐部时有人亲自送来的。

戈林子爵　知道了。（菲普斯下）奇尔顿夫人亲自写在奇尔顿夫人的粉色信纸上。这倒是满怪的。我原以为罗伯特会给我写信来呢。奇尔顿夫人会有什么话写给我呢？（坐在写字台前，拆封，念信）"我需要你。我信任你。我就来找你。格特鲁特。"（一脸迷惑地把信放在了写字台上。然后拿起来又逐字逐句地念信）"我需要你。我信任你。我就来找你。"她全都知道了！可怜的女人哪！可怜的女人哪！（掏出表，看时间）这个时间还要来访啊！都十点钟了！我只好放弃到伯克希尔家去的打算了。不过让人干等而又不去，总是很好玩的。单身俱乐部没人等我，所以我不如到那里去。哦，我要让她支持她的丈夫才行。这是任何女人都应该做的事情。只有女人的道德感加强了，才能使婚姻成为这样一种没有希望、一厢情愿的制度。十点了。她很快就到这里来了。我得告诉菲普斯，不管谁来访，都要说我不在家。

(要去按门铃)

〔菲普斯上。

菲普斯　卡弗沙姆伯爵来了。

戈林子爵　哦,当父母的为什么总是在不该来的时候来呢？我看这是天生的特有误会。(卡弗沙姆上)很高兴看见你,我亲爱的老爸。(上前迎接)

卡弗沙姆伯爵　给我把外衣脱下来。

戈林子爵　值得花这趟时间吗,老爸?

卡弗沙姆伯爵　当然值得,先生。哪把椅子坐着最舒服?

戈林子爵　这把,老爸。客人来访时,我总坐这把椅子。

卡弗沙姆伯爵　谢谢。这房间里不会有过堂风吧?

戈林子爵　没有,老爸。

卡弗沙姆伯爵　(坐下)那就好。我受不了过堂风。

戈林子爵　就是有不少和气的微风,老爸。

卡弗沙姆伯爵　是吗？是吗？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就是想和你好好谈谈,先生。

戈林子爵　我亲爱的老爸啊！在这个钟点吗?

卡弗沙姆伯爵　嘿,先生,现在才刚刚十点钟。十点钟你会有什么事情可做？我看这个钟点就最合适!

戈林子爵　哦,老爸呀,事实上今天不是我正儿八经说话的日子。我感到非常遗憾,可是我的日子不对。

卡弗沙姆伯爵　你这是什么意思,先生?

戈林子爵　社交活动期间,老爸,我只有每个月的星期二是正儿八经谈话的日子,还只在四点至七点之间。

卡弗沙姆伯爵　嘿,权当星期二好了,先生,权当星期二好了。

戈林子爵　可是现在已经是七点以后了,老爸,我的医生说,七点以后我一定不能正儿八经地谈话。要不然,我会在睡觉

时说话的。

卡弗沙姆伯爵　会在睡觉时说话吗，先生？那有什么关系？你还没有结婚。

戈林子爵　没有，老爸，我是没有结婚。

卡弗沙姆伯爵　哼！这正是我要跟你谈话的内容，先生。你应该结婚了，马上就结婚。咳，我像你这岁数，先生，我早做了三个月悲伤不已的鳏夫，而且已经和你尊敬的母亲来往许多次了。该死，先生，结婚是你的责任。你不能总是嘻嘻哈哈地活着。当今之日，每个有身份的男人都要结婚。单身汉不再是时髦了。他们是一伙受伤害的人。他们的那些事谁都知道。你一定要娶个媳妇，先生。看看你的朋友罗伯特·奇尔顿爵士走得端行得正，工作努力，娶了一个好媳妇，结了一门明智的婚姻，走了一条正道。你为什么不能学学他的样子呢，先生？你为什么不把他当作你的好榜样呢？

戈林子爵　我想我会的，老爸。

卡弗沙姆伯爵　我希望你这样，先生。你真那样我就高兴了。眼下就因为你的事情让你母亲的日子过不安生。你好心狠啊，先生，好心狠啊。

戈林子爵　但愿不是那样，老爸。

卡弗沙姆伯爵　时间不等人，也是你结婚的时候了。你都三十四岁了。先生。

戈林子爵　是的，老爸，可是我得说我是三十二岁——我要是戴上一朵真正合适的扣眼插花，也就三十一岁半。这朵插花不够……活泼。

卡弗沙姆伯爵　我跟你说三十四岁了，先生。还有，你这房间里有一股过堂风，让你的行为越发不像样子了。你为什么跟我说这里没有过堂风呢，先生？我感觉到有股过堂风，先

生，我明显感觉到了。

戈林子爵　我也感觉到了，老爸。还是一股可怕的过堂风呢。我明天会去看你的，老爸。那时你爱说什么我们就谈什么。让我给你穿上外衣吧，老爸。

卡弗沙姆伯爵　不，先生；我今天晚上来看你是有特别目的的，不管你和我的身体受什么伤害，我非看见目的达到不可。把我的外衣放下，先生。

戈林子爵　当然没问题，老爸。不过让我们到另一个房间去吧。（按响铃）这里的过堂风太大了。（菲普斯上）菲普斯，吸烟室的火旺吗？

菲普斯　火旺，老爷。

戈林子爵　到那里去吧，老爸。你一打喷嚏我就心里难受。

卡弗沙姆伯爵　嘿，先生，我想我打喷嚏的自由还是有的吧？

戈林子爵　（辩护）那当然，老爸。我只是表示一下同情。

卡弗沙姆伯爵　哦，关心个屁。当今之日这种同情都臭满街了。

戈林子爵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老爸。这世上要是少一些同情，这世上的麻烦会少得多。

卡弗沙姆伯爵　（向吸烟室走去）你这话似是而非，先生。我讨厌似是而非的话。

戈林子爵　我也讨厌，老爸。时下是人都会说几句似是而非的话。真让人受不了。这都成了社会风气了。

卡弗沙姆伯爵　（转身，刷子般的眉毛下一双眼睛瞪着他的儿子）你明白你嘴里经常在说些什么吗？

戈林子爵　（犹豫少许）知道，父亲，如果我用心听着的话。

卡弗沙姆伯爵　（气愤地）如果你用心听的话！……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

〔卡弗沙姆伯爵嘟嘟囔囔走进了吸烟室。菲普斯上。

戈林子爵　菲普斯，今天晚上有个夫人要来跟我谈件重要的事。她来了你把她带到会客厅去。你听明白了吗？

菲普斯　明白了，老爷。

戈林子爵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菲普斯。

菲普斯　我明白了，老爷。

戈林子爵　不管因为什么事情，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菲普斯　我明白了，老爷。（铃响）

戈林子爵　啊！来人也许就是那个夫人。我会亲自去见她的。

〔他正要去门边迎接，卡弗沙姆伯爵从吸烟室上。

卡弗沙姆伯爵　嘿，先生？我在等你过来呢。

戈林子爵　（一时不知所措）等一会儿见，老爸。就等我一会儿。（卡弗沙姆伯爵下）喂，记住我的话，菲普斯——带进会客厅呀。

菲普斯　记住了，老爷。

〔戈林子爵走进吸烟室。男仆哈罗德带谢弗利太太上，谢弗利太太妖里妖气，身着绿色和银色配置的服装。她的外衣是黑缎做的，里子是死玫瑰叶色绸。

哈罗德　请问芳名，夫人？

谢弗利太太　（直向迎过来的菲普斯走去）戈林子爵不在这里吗？我听说他在家的。

菲普斯　我家老爷眼下正在跟卡弗沙姆伯爵说话呢，夫人。

〔她朝哈罗德瞪起亮眼看了看，哈罗德慌忙退下了。

谢弗利太太　（自言自语）多么孝顺啊！

菲普斯　我家老爷告诉我请你到会客厅去等他。我家老爷一会儿就来这里见你。

谢弗利太太　（脸上露出惊讶神色）戈林子爵知道我要来吗？

菲普斯　是的，夫人。

谢弗利太太　你敢肯定吗？

菲普斯　我家老爷告诉我说，一位夫人来访时，我要把她带到会客厅等着。（走向会客厅门前，把门打开）我家老爷关于这事吩咐得十分明确。

谢弗利太太　（自言自语）他想得多么周到啊！能预料到不速之客要来，这完全是现代人的智商。（走向会客厅往里看）嚯！单身汉的会客厅看上去总是死气沉沉。我要把这里改变一下。（菲普斯从写字台上把灯拿过来）不，我不喜欢那种灯。它的光太刺眼。点上一些蜡烛吧。

菲普斯　（拿走灯）当然可以，夫人。

谢弗利太太　我希望蜡烛的光柔和得多。

菲普斯　我对蜡烛挺满意的，夫人。（穿过会客厅，开始把蜡烛点上）

谢弗利太太　（自言自语）我纳闷儿他今晚在等什么女人。把他逮住真是好玩。他们男人总是让人逮住。（打量屋子，走向写字台）多有意思的房间啊！多么有意思的画！这是一封什么来信呀！（拿起信）哦，一封多么没有意思的来信！账单和名片，债款和未亡人！谁用粉色纸给他写信呢？真傻，怎么能用粉色纸写信啊！这看起来倒像开始一个中产阶级的浪漫故事。浪漫故事永远不应该以感情开始。它应该以科学和财产授予开始。（把信放下，随后又拿起来）我认识这笔迹。这是格特鲁特·奇尔顿的笔迹。我记得十分清楚。十条戒律用钢笔写得一笔一画，整页上都是道德准则。格特鲁特为什么会给他写信呢？我猜一定是说我的什么坏话的。这个女人多么可恶！（念信）"我相信你。我需要你。我就去找你。格特鲁特。""我相信你。我需要你。我就去找你。"

〔谢弗利太太她脸上露出得意之色。她最初想偷走那封信，这时菲普斯上。

菲普斯　会客厅的蜡烛点上了，夫人，按你吩咐点的。

谢弗利太太　谢谢你。（赶紧站起来，把信压在写字台上一本翻旧的银套书下）

菲普斯　我相信蜡烛光线很合你的意，夫人。蜡烛的光线是我们最合适的。我家老爷参加晚餐穿戴时就是使用这种烛光的。

谢弗利太太　（面带微笑）那么我敢说它们无可挑剔的了。

菲普斯　谢谢你，夫人。

〔谢弗利太太走进会客厅。菲普斯关上门，下。那门紧接着又慢慢打开，谢弗利太太出来蹑手蹑脚地向那张写字台走去。突然，吸烟室传出来说话的声音。谢弗利太太脸色变白，停住脚步。声音越来越高，她咬着嘴唇慌忙退回会客厅。

〔戈林子爵和卡弗沙姆伯爵上。

戈林子爵　（规劝的口气）我亲爱的老爸，如果我准备结婚，那你也得让我选好时间、地点和人吧？尤其是人的问题。

卡弗沙姆伯爵　（暴躁地）这事让我办好了，先生。你很可能挑花了眼。这事该由我来操持，而不是你。这关系着财产的风险。这和感情不搭界。感情婚后自然就来了。

戈林子爵　是的。婚后彼此根本不喜欢时感情就来了，老爸，对不？（帮着卡弗沙姆伯爵穿上外衣）

卡弗沙姆伯爵　当然，先生。我的意思是说当然不是，先生。你今天晚上尽说昏话。我要说的是，婚姻是一个常识问题。

戈林子爵　可是有常识的女人往往长得奇丑无比，老爸，对不？当然我也只是听别人说的。

卡弗沙姆伯爵　丑也好，傻也罢，女人压根就没有常识，先生。常识是我们男性的特权。

戈林子爵　太对了。而且我们男人往往勇于自我牺牲，从来就不屑使用常识，是吧，老爸？

卡弗沙姆伯爵　我使用常识，先生。我就使用它，不使用别的呢。

戈林子爵　这话是我妈跟你说的吧。

卡弗沙姆伯爵　这是你妈幸福的秘密。你心狠啊，先生，你心好狠呀。

戈林子爵　但愿不像你说的那样，老爸。（下去一会儿。然后和罗伯特·奇尔顿爵士上，一脸的烦恼）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亲爱的亚瑟，在门口台阶上碰见你真是万幸。你的仆人刚刚告诉我说你不在家。真是不可思议！

戈林子爵　实际情况是我今天晚上忙死了，罗伯特。我吩咐仆人说我不在家。我的老爸都受到了冷落。他在这里时一直抱怨有过堂风。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啊！那你在家就是专门等我了，亚瑟。你是我的知心朋友。也许明天你就成了我惟一的朋友了。我的妻子什么都知道了。

戈林子爵　啊！我早猜到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看着他）真的！怎么会呢！

戈林子爵　（犹豫稍许）噢，一看你进来时的脸色就猜个八九不离十。谁告诉他的？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谢弗利太太亲自告诉她的。我深爱的女人这下知道我是以一种不光彩的行为开始我的生涯的，知道我的生活建立在羞耻的沙土上——知道我像小商贩一样，我出卖了我作为一个名誉的人所信赖保存的秘密。谢

大谢地，可怜的拉德利勋爵至死不知道我出卖了他。早知道我会被诱惑得这么深，陷得这么深，还不如早早死了去见上帝呢。(把脸埋在两手里)

戈林子爵　(停顿一会儿)你给维也纳发了电报，还没有听到回答吗？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抬头看)听到了；今天晚上八点钟我收到了使馆一秘发来的回答。

戈林子爵　怎么样？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有关她不光彩的事没有半点了解。恰恰相反，她在那里的上流社会声誉很高。安海姆男爵把自己的绝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她，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此外我没有得到别的任何消息。

戈林子爵　没有办法说明她是一个间谍吗？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噢！间谍在今天也派不上什么用场了。他们的专业过时了。报纸代替他们干了。

戈林子爵　报纸还干得更绝呢。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亚瑟，我渴得要命。我可以按铃要点什么吗？来点白葡萄酒和矿泉水好吗？

戈林子爵　当然可以。我来要吧。(按响铃)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谢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亚瑟，我不知道干什么好了，你是我惟一的朋友了。何止是朋友——惟一我可以信赖的朋友啊。我可以绝对地信任你，是吧？

〔菲普斯上。

戈林子爵　这还用说嘛，我亲爱的罗伯特。(向菲普斯)拿些白葡萄酒和矿泉水。

菲普斯　是的。

戈林子爵　菲普斯！

菲普斯　在，老爷。

戈林子爵　你少等一会儿好吗，罗伯特？我想跟我的仆人说几句话。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当然可以。

戈林子爵　那位夫人来访时，告诉她我今天晚上没有在家等客人。告诉她我突然被人叫到城外去了。你听明白了吗？

菲普斯　那个夫人就在那间屋子里，老爷。你告诉我把她带到那里的，老爷。

戈林子爵　你做得很好。（菲普斯下）我这下全乱套了。不；我想我要把这事理顺了。我要隔着门给她上一课。不过这事干起来还挺麻烦。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亚瑟，告诉我该怎么办。我的生活好像把我碾碎了。我这下成了一只茫茫黑夜里飘流的无舵之船了。

戈林子爵　罗伯特，你爱你的妻子吧，是吗？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在这个世界上，我爱她胜于爱任何东西。我过去曾经认为胸有大志才是了不起的东西。那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东西。爱才是这世界上了不起的东西。爱是惟一重要的东西，我爱她。可是我在她眼里不算人了。我在她眼里很卑鄙。我们俩之间现在出现了一条大横沟。她知道我的底细，亚瑟，她知道我的底细了。

戈林子爵　她在生活中从来就没有干过什么蠢事吗——什么不检点的事——什么让她原谅你的过错的傻事？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的妻子！从来没有！她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弱点和诱惑。我是泥土做的，和别的男人没有什么两样。她却像贤惠的女人一样冰清玉洁——完美无缺得不懂怜悯——冰冷而生硬，不懂怜爱人。可是我爱她，亚瑟。

我们俩没有孩子，我没有儿女可爱，没有儿女爱我。也许上帝让我们生养孩子，那么她会对我更柔和一些。可是上帝只给了我们一所孤零零的住宅。我今天晚上对她很粗鲁。不过我想罪人对待圣人总是很粗鲁的。我从我的方面，从我的立脚点，从男人的立脚点，跟她讲了赤裸裸真实的东西。不过我们不谈这个了。

戈林子爵　你的妻子会原谅你的，也许此时此刻她已经原谅你了。她爱你，罗伯特。她有什么理由不原谅你呢？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但愿上帝帮忙！但愿上帝帮忙啊！（把他的脸埋进两手里）可是有些事情我不得不和你说说，亚瑟。

〔菲普斯上。

菲普斯　（给罗伯特·奇尔顿爵士送上白葡萄酒和矿泉水）白葡萄酒和矿泉水，老爷。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谢谢你。

戈林子爵　你的马车在这里吗，罗伯特？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不在；我是从俱乐部走来的。

戈林子爵　罗伯特爵士要用马车，菲普斯。

菲普斯　知道了，老爷。（下）

戈林子爵　罗伯特，你不介意我送你走吧？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亚瑟，你一定要让我再呆五分钟。我已经拿定主意今天晚上在议院里怎么办了。关于阿根廷运河的辩论将在十一点开始。（会客室传来椅子倒地的声音）这是什么？

戈林子爵　没什么。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听见隔壁的椅子倒地了。有人一直在偷听。

戈林子爵　没有，没有的事；隔壁没有人。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有人。那个屋子的灯光亮着，门虚掩着。有人一直在偷听我生活中的每个秘密。亚瑟，这是什么意思？

戈林子爵　罗伯特，是你在激动，在紧张。我跟你说那个房间没有人。坐下，罗伯特。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你真的告诉我，隔壁没有人吗？

戈林子爵　是的。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用你的荣誉担保吗？（坐下）

戈林子爵　是的。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站起）亚瑟，让我亲自看看。

戈林子爵　不，不。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如果隔壁没有人，那你为什么不让我看看？亚瑟，你一定要让我进去看看，那样我才放心。让我知道没有什么偷听者听见了我生活的秘密。亚瑟，你不明白我在怎么苦苦挣扎。

戈林子爵　罗伯特，别再胡来了。我告诉你没有人在隔壁——这就足够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冲向门边）这根本不够。我坚持去隔壁看看。你告诉我那里没有人，可是你为什么不让我过去看看呢？

戈林子爵　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去好吧！隔壁是有人在那里。可那个人你千万不能见。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唉，我早想到是这么回事！

戈林子爵　我禁止你进那个房间。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闪开。我的生命危在旦夕。我不管谁在那里。我要知道是谁偷听到了我的秘密和羞耻。（进屋）

戈林子爵　天哪！是他自己的老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上，脸上满是责备和气愤之色。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你如何向我解释那个女人竟然呆在那里？

戈林子爵　罗伯特，我以我的名誉发誓，那位夫人对你造成的所有冒犯都是清白和无辜的。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她是一个下流的不知廉耻的东西。

戈林子爵　别这样说话，罗伯特！她到这里来全是为了你。她到这里来是为了想办法拯救你。她爱你，比谁都爱你。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你疯了。她和你勾搭在一起，和我不得不做的有什么关系？让她给你做主妇吧！你们才是互相般配的一对儿。她，堕落、不知羞耻——你呢，作为朋友会玩虚假，作为敌人会耍诡计——

戈林子爵　这不是真的，罗伯特。对天发誓，这不是真的。当着她的面，也当着你的面，我来把一切解释清楚。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让我走，先生。你以你的名义说谎说得够多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下。戈林子爵冲向客厅的门边，谢弗利太太正好出来，一脸的风光和得意。

谢弗利太太　（行了一个模仿的屈膝礼）晚安，戈林子爵！

戈林子爵　谢弗利太太！老天爷……请问你到我的会客厅干什么来了？

谢弗利太太　听人说话而已。我在钥匙孔边把该听的都听到了。在钥匙孔总能听到这样美妙的东西。

戈林子爵　说这话难道就不怕冒犯老天爷吗？

谢弗利太太　哦！这次就是老天爷也没法阻止诱惑。（朝他示意给她脱下外衣，他照办了）

戈林子爵　我对你的来访表示高兴。我正好给你提一些好建议。

谢弗利太太　哦！可别提什么建议。你千万别给女人晚上不能穿的任何东西。

戈林子爵　我看你还和过去一样任性。

谢弗利太太　哪里的话！我改进了许多。我经历得多了。

戈林子爵　经历太多危险就多。请抽支烟吧。伦敦城一半漂亮女人都吸烟。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那另一半女人。

谢弗利太太　谢谢。我从来不吸烟。我的裁缝不喜欢吸烟，而女人生活的首要责任就是为了裁缝，不是吗？至于第二责任是什么，还没有人发现呢。

戈林子爵　你到这里来是要卖掉罗伯特·奇尔顿的信，对不对？

谢弗利太太　按条件交给你！你怎么猜到的？

戈林子爵　因为你一直没有提到这件事。你带来了吗？

谢弗利太太　（坐下）哦，没有！做工讲究的衣服是没有兜的。

戈林子爵　你为它开个价吧？

谢弗利太太　你们英国人真是不可理喻！英国人认为支票簿能解决每一个麻烦。唉，我亲爱的亚瑟，我的钱可比你多得多啊，跟罗伯特·奇尔顿所拥有的不差上下。钱已不是我所想要的了。

戈林子爵　那想要什么呢，谢弗利太太？

谢弗利太太　你为什么不叫我劳拉？

戈林子爵　我不喜欢那个名字。

谢弗利太太　你曾经深爱过它。

戈林子爵　是的；原因就在这里。

〔谢弗利太太示意他坐到她身边，他笑了笑，照办了。

谢弗利太太　亚瑟，你曾经爱过我。

戈林子爵　是的。

谢弗利太太　你曾经要求我做你的妻子。

戈林子爵　那是我爱你的自然结果。

谢弗利太太　你抛弃了我是因为你看见，或者说你看见，可怜的莫特莱克勋爵在坦比的暖房里试图和我热烈地调情。

戈林子爵　我的印象中我的律师按某些条件和你解决这件事了……是你口述的。

谢弗利太太　那时我还很穷；你很富有。

戈林子爵　一点没有错。你就是因为这个才假装爱我的。

谢弗利太太　（耸了耸肩）可怜的莫特莱克勋爵，他只有两个话题：他的痛风和他的妻子！我始终就没有听明白他是在谈论其中的哪个。他一谈起这两个话题就使用那些最可怕的语言。哦，你当时很傻，亚瑟。唉，莫特莱克勋爵对我来说只是逗逗乐而已。那只不过是一个人在英国乡下星期天的住宅里躲都躲不掉的最无聊的乐趣。我根本不认为一个人应该为他或她在英国乡下住宅的所做所为负任何道德责任。

戈林子爵　是的。我知道不少人都这样看。

谢弗利太太　我当时是爱你的，亚瑟。

戈林子爵　我亲爱的谢弗利太太，你总是精明过人，光把爱挂在嘴上，遮掩别的。

谢弗利太太　我当时真的爱你。我爱过你。你知道我爱过你；爱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东西。我捉摸一个男人一旦爱过一个女人，那他就会为她干任何事情，除了继续爱她吗？（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上）

戈林子爵　（抽掉他的手）是的；除了继续爱她。

谢弗利太太　（停了一会儿）我在国外呆腻了。我想回伦敦。我想在这里拥有一所迷人的住宅。我想拥有一个沙龙。如果有人能教会英国人如何谈话，教会爱尔兰人如何听人说话，

这里的上流社会还是挺开化的。还有，我又到了谈情说爱的阶段。我昨天晚上在奇尔顿家看见你后，我知道你是惟一让我动过心的人，如果我过去对任何人动过心的话，亚瑟。所以，明天上午你要是娶了我，我会把罗伯特·奇尔顿的信给你。这是我的求婚。如果你答应娶我，我现在就把它给你。

戈林子爵　现在吗？

谢弗利太太　（浅笑）明天。

戈林子爵　你是认真的吗？

谢弗利太太　是的，非常认真。

戈林子爵　我只能给你做一个坏丈夫。

谢弗利太太　我不在意坏丈夫。我已经嫁过两个坏丈夫。他们让我过得非常愉快。

戈林子爵　你是说你给自己找到了不同寻常的乐趣吧，对不？

谢弗利太太　你对我的婚姻生活知道多少？

戈林子爵　一无所知；可是我能把它当书读。

谢弗利太太　什么书？

戈林子爵　（站起）《民数记》。

谢弗利太太　你认为在你自己的家里对一个女人如此粗鲁挺好玩吗？

戈林子爵　面对着十分令人陶醉的女人，性别是一种挑衅，而不是一种保护。

谢弗利太太　我看这就是一种恭维。我亲爱的亚瑟，女人在恭维面前从来不会束手就擒。男人却总是一听恭维就投降。男女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

戈林子爵　就我所知，女人从来就不会束手就擒。

谢弗利太太　（稍停）那么说，你要眼看着好朋友罗伯特·奇尔顿

毁掉，而不愿意和一个楚楚动人的女人结婚喽。我原以为你会作出很高的牺牲姿态的，亚瑟。我认为你应该这样。你以后的生活完全可以用来认真思考完善自己。

戈林子爵　噢！事实上我在完善自己。自我牺牲是一样应该通过法律加以取缔的东西。对接受自我牺牲的人来说，自我牺牲是非常不道德的。他们总是变坏。

谢弗利太太　好像还有什么东西能使罗伯特·奇尔顿道德堕落似的！你好像忘了我了解他的真正性格。

戈林子爵　你所了解的他不是他的真正性格。那是他年轻时干的一件愚蠢的事情，我承认不光彩，我也承认很可耻，还承认不值得他干，所以……就不是他的真正性格。

谢弗利太太　你们男人彼此多么支持啊！

戈林子爵　你们女人却是互相拆台！

谢弗利太太　（恶狠狠地）我只是跟一个女人作对，只和格特鲁特·奇尔顿作对。我恨她。我现在比过去更恨她。

戈林子爵　我想就是因为你给她的生活带来了真正的悲剧吧。

谢弗利太太　（嘲笑）哦，一个女人一辈子只有一出真正的悲剧。那就是她的过去老是她的情人，她的将来又老是她的丈夫。

戈林子爵　奇尔顿夫人对你所指的这种生活一点不懂。

谢弗利太太　一个手戴七又四分之三手套的女人永远不会懂多少东西。你可知道格特鲁特一直戴七又四分之三的手套吗？我们之间始终没有任何道德同情，这就是原因之一……哦，亚瑟，我想这次浪漫的会见可以结束了。你承认这次会见很浪漫，对吗？只要能成为你的妻子，我随时准备付出巨大代价，算我外交生涯的顶峰。可是你拒绝了。好吧好吧。如果罗伯特爵士不支持我的阿根廷计划，我就给他曝光。就这个。

戈林子爵　你千万别那样做。那样做未免太卑鄙、可怕、可耻了。

谢弗利太太　（耸了耸肩膀）哦，别使用这些大字眼儿。它们起不了什么作用。这是一笔商业生意。就这个。这中间不需要掺杂任何感情色彩。如果他不向我付出我所要的代价，那他就得向世界付出更大的代价。没有更多的可商量。我得走了。再见。难道你不和我握握手吗？

戈林子爵　和你吗？不。你和罗伯特·奇尔顿的生意也许会成为可恶的商业时代里一桩可恶的商业买卖。可是你好像忘了，你今天晚上是来这里谈论爱情的，你却满嘴糟蹋爱情这个字眼，爱情这事对你来说是本密封的天书，今天下午竟然跑到这世界上最高贵最贤惠的女人的家里去当着她的面贬低她的丈夫，竭力扼杀她对他的爱，往她的心里投放毒药，往她的生活里倾倒苦水，打碎她的偶像，也许还毁掉了她的心灵。这是我决不原谅你的。这种做法令人恶心。这点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的。

谢弗利太太　亚瑟，你委屈我了。相信我，你完全委屈我了。我根本没有去恶意攻击格特鲁特。我到她家去时根本没有任何要这样做的打算。我和马克比夫人去访只是问问我昨天夜里是不是掉在那儿一样装饰品，一样珠宝，问问奇尔顿家的人是不是见到了。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去问马克比夫人。她会告诉你真相的。那幕戏发生在马克比夫人离开以后，是格特鲁特态度粗鲁出言不逊把我逼到那步的。我去访也许心怀一点你所谓的恶意，可是真的是去打听我的那枚胸针的下落的。这才是整件事情的根源。

戈林子爵　一枚镶嵌红宝石的钻石蛇形胸针吗？

谢弗利太太　是的。你怎么知道的？

戈林子爵　因为有人捡到了。事实上，是我自己捡到的，一时糊涂，离开时没有告诉管家这件事。（走向写字台前，把抽屉拉开）它在这个抽屉里。不对，是那个抽屉里。这就是那枚胸针，对吗？（拿起胸针）

谢弗利太太　是的。我看见它失而复得真是太高兴了。这是……一件礼物。

戈林子爵　你不戴上它吗？

谢弗利太太　当然，如果你给我别上的话。（戈林子爵突然给她套在了胳膊上）为什么你给我当手镯戴上？我从来不知道它还能当手镯戴呢。

戈林子爵　真的吗？

谢弗利太太　（出示她好看的胳膊）真的不知道；不过这东西我戴在胳膊上还挺好看，不是吗？

戈林子爵　是的；比我最后那次看见它更好看。

谢弗利太太　你最后那次看见它是什么时候？

戈林子爵　（平静地）噢，十年前，伯克希尔夫人胳膊上，你就是从她那儿偷去的。

谢弗利太太　（惊慌地）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戈林子爵　我的意思是说你从我的表姐伯克希尔夫人那里偷了这件装饰品，那是她结婚时我送给她的礼物。一个倒霉的仆人成了怀疑对象，被不光彩地打发回了家。昨天夜里我就认出来了。我拿定主意不找到偷东西的人决不声张。我现在人赃俱获，还听到了她的亲口供认。

谢弗利太太　（往后甩了甩头）这不是真的。

戈林子爵　你知道这是真的。嗬，贼这个词儿这会儿就写在你的脸上呢。

谢弗利太太　我会彻底否定这整桩事情。我会说我根本就没有

见过这件东西，我从来没有拿过它。

（谢弗利太太竭力要把手镯从胳膊上脱下来，但是脱不掉。戈林子爵津津有味地看着。她纤细的手指徒劳地揪扯着那件珠宝。她嘴里骂了一句。

戈林子爵　谢弗利太太，退还赃物并非易事，难就难在行窃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偷到了一件多么奇妙的东西。你不知道机关在哪里，你就无法把手镯取下来。我肯定你就不知道机关在哪里。想找到机关难啊。

谢弗利太太　你这畜生！你这懦夫！（她又使劲往下脱手镯，但白费力气）

戈林子爵　喔！别使用这种大字眼儿。大字眼儿一点用也没有。

谢弗利太太　（又歇斯底里地往下脱手镯，嘴里嘟嘟囔囔个不停。然后停下，看着戈林子爵）你想要干什么？

戈林子爵　我要按铃叫我的仆人。他是个非常本分的仆人。一按铃他就立刻进来。他进来后我告诉他去叫警察来。

谢弗利太太　（发抖）警察？叫警察干什么？

戈林子爵　明天伯克希尔家将对你进行控告。叫警察来就为这个。

谢弗利太太　（这时惊恐得全身发抖。她的脸变了形。她的嘴半张着。她换上了另一副面具。她这时看去十分吓人）别那样做。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只要这世界有的我都干。

戈林子爵　把罗伯特·奇尔顿的信给我。

谢弗利太太　住手！住手！让我多少想想好吧。

戈林子爵　给我罗伯特·奇尔顿的信。

谢弗利太太　我没有带在身上。我明天给你好吧。

戈林子爵　你心里清楚你在撒谎。马上把它给我。(谢弗利太太把信掏出来,递给他。她脸色白得可怕)是这个吗?

谢弗利太太　(声音沙哑地)是的。

戈林子爵　(拿过信,翻看一下,舒口气,在灯头上把信烧了)谢弗利太太,就一个十分讲究穿戴的女人来说,你临时应付的常识是很机敏的。我祝贺你。

谢弗利太太　(看见奇尔顿夫人的信在那本翻旧的书下露出一角,计上心来)请给我一杯水喝。

戈林子爵　当然可以。

〔戈林走向房间一角,倒了一杯水。他刚转过身去,谢弗利太太就把奇尔顿夫人的信偷在了手里。戈林子爵端着杯子回来时,她用手势拒绝了。

谢弗利太太　谢谢你。帮我穿上我的外衣好吗?

戈林子爵　很高兴。(给她穿上外衣)

谢弗利太太　谢谢。我永远不会再伤害罗伯特·奇尔顿了。

戈林子爵　可惜你没有机会了,谢弗利太太。

谢弗利太太　喔,就是有机会我也不干了。恰恰相反,我要为他好好效劳呢。

戈林子爵　听这话很舒心嘛。这叫悔过自新。

谢弗利太太　是的。我受不了如此正直的一位绅士,如此受人尊敬的一个英国绅士,正被人可耻地欺骗,而且——

戈林子爵　怎么啦?

谢弗利太太　我发现不知怎么格特鲁特·奇尔顿要命的情话和吐露误进了我的口袋里。

戈林子爵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谢弗利太太　(声音里露出恶狠狠的得意)我的意思是说,我要给罗伯特·奇尔顿寄上他爱妻今晚写给你的那封情信。

戈林子爵　情信?

谢弗利太太　(大笑)“我需要你。我相信你。我就去找你。格特鲁特。”

〔戈林子爵冲向写字台,拿起信皮,发现里面没有信,转过身来。

戈林子爵　你这可怜的女人,非得每时每刻都偷东西不可吗?快把信给我。我要使用武力从你手里夺回来。我不得到它,你别想从这房间走掉。

〔他冲向谢弗利太太,但谢弗利太太马上按响了桌子上的电铃。铃声大作,菲普斯上。

谢弗利太太　(稍停)戈林子爵按铃要你送我走。晚安,戈林子爵!

〔谢弗利太太下,后面跟着菲普斯。她脸上露出恶毒的得意之色。她眼里满是喜悦。她好像青春再现。她的最后一瞥如同一支利箭。戈林子爵咬紧下嘴唇,点着了一根烟。

幕　落

第 四 幕

〔布景：同第二幕。

〔戈林子爵站在壁炉前，两手插在衣兜里。他看上去相当烦恼。

戈林子爵 （掏出表，看看时间，按响铃）真是讨厌透了。在这个家里竟然找不到一个人说话。可我有一肚子话要说呢。我觉得像什么不名之物的最新版本似的。

〔仆人上。

詹姆斯 罗伯特爵士仍然在外交部没有回来，老爷。

戈林子爵 奇尔顿夫人还没有下楼吗？

詹姆斯 我家夫人还没有离开她的房间。奇尔顿小姐倒是刚刚骑马回来。

戈林子爵 （自言自语）嗨！总算没有白等。

詹姆斯 卡弗沙姆伯爵在书房等了罗伯特爵士好一会儿了。我告诉他你在这里。

戈林子爵 谢谢你。请你告诉他我走了好吗？

詹姆斯 （鞠躬）遵命，老爷。

〔仆人下。

戈林子爵 的确，我三天不见我老爸都行。这真让当儿子的受不了。老天在上，他可别来啊。父亲们是见不得也听不得的。家里生活没有父亲的干预是最起码的基础。母亲却完全不一样。母亲是可亲可爱的。（猛地坐在椅子里，拿起报纸阅读）

〔卡弗沙姆伯爵上。

卡弗沙姆伯爵　嗨，先生，你在这里干什么？我看你又是和平常一样在浪费时间吧？

戈林子爵　（扔下报纸站起来）我亲爱的老爸，一个人访问别人就是为了浪费别人的时间，而不是浪费自己的时间。

卡弗沙姆伯爵　昨天晚上我跟你说的事你往心里去了吗？

戈林子爵　我心里就没有想过别的事。

卡弗沙姆伯爵　把婚姻大事订下来了吗？

戈林子爵　（亲切地）还没有；不过我希望午饭以前就订下来。

卡弗沙姆伯爵　（挖苦地）如果对你还算方便的话，你午饭前订下来就算早了。

戈林子爵　多谢了，不过我想不到午饭前就准能订下这门亲事。

卡弗沙姆伯爵　哼！从来弄不懂你是认真的还是打哈哈。

戈林子爵　都不是，老爸。

〔冷场。

卡弗沙姆伯爵　你看过今天早上的《泰晤士报》了吗？

戈林子爵　（快活地）《泰晤士报》？当然没有。我只看《早邮报》。你要是想了解现代生活，那你只要弄清公爵夫人们的去向就行了；别的事情不过是些伤风败俗的勾当。

卡弗沙姆伯爵　这么说你还没有看到《泰晤士报》上关于罗伯特·奇尔顿生涯的主要文章吗？

戈林子爵　天哪！没有。文章都说了些什么？

卡弗沙姆伯爵　还会说什么，先生？当然都是赞美的话了。奇尔顿关于阿根廷运河计划的讲话，是自从坎宁[①] 以后在议

---

① 乔治·坎宁（1770—1827），英国外交大臣，一八二七年出任首相。托利党人，主张独立自主政策，脱离神圣同盟，支持希腊的独立战争。

院里发表的最漂亮的讲演。

戈林子爵　啊！从来没有听说过坎宁是谁。也从来不想知道。不过……奇尔顿支持那项计划了吗？

卡弗沙姆伯爵　支持那个计划吗，先生？你对他了解得太少喽！哈，他把那个计划彻底否决了，认为那是现代政治经济的整个体系。正如《泰晤士报》指出的，这个讲话是他生涯的转折点。你应该看看这篇文章，先生。（打开《泰晤士报》）“罗伯特·奇尔顿爵士……我们青年政治家的新星……杰出的演说家……光明磊落的生涯……众所周知的完美性格……代表了英国公众生活的最佳形象……其高贵品德和外国政治家中屡见不鲜的道德堕落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们永远不会为你说这些话的，先生。

戈林子爵　我巴不得他们不理睬我，老爸。不管怎样，我还是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些关于罗伯特的消息，非常高兴。这说明他有勇气了。

卡弗沙姆伯爵　他何止有勇气，他有的是天才。

戈林子爵　啊！我说是勇气。当今之日，天才到处都是。

卡弗沙姆伯爵　我希望你有朝一日能进议会。

戈林子爵　我亲爱的老爸，只有看上去枯燥无味的人才进下议院，而且只有真正枯燥无味的人才在那里呆得下去。

卡弗沙姆伯爵　你为什么不在生活里找点有用的事情干呢？

戈林子爵　我太年轻了。

卡弗沙姆伯爵　（暴躁地）我就看不上这种假装青春的行为，先生。今天这都成了流行病了。

戈林子爵　青春是装不出来的。青春是一门艺术。

卡弗沙姆伯爵　你为什么不去向可爱的奇尔顿小姐求婚？

戈林子爵　我生来爱紧张，尤其在上午。

卡弗沙姆伯爵　要我看人家就根本不会接受你的求婚。

戈林子爵　我倒要看今天的赌怎么打了。

卡弗沙姆伯爵　如果她真的接受你的求婚，那她就是全英国最可爱的傻瓜了。

戈林子爵　我还就想娶个傻瓜作老婆呢。真要娶个精明透顶的老婆，不出六个月，她就会把我彻底调教成一个白痴的。

卡弗沙姆伯爵　你配不上她啊，先生。

戈林子爵　我亲爱的老爸，如果我们男人娶了我们配得上的女人，那我们的日子可就过不安生了。

〔梅布尔·奇尔顿上。

梅布尔·奇尔顿　啊！……你好吗，卡弗沙姆伯爵？卡弗沙姆夫人也很好吧？

卡弗沙姆伯爵　卡弗沙姆夫人就那么回事，就那么回事。

戈林子爵　早上好，梅布尔小姐。

梅布尔·奇尔顿　（故意不理睬戈林子爵，专门跟卡弗沙姆伯爵说话）卡弗沙姆夫人的帽子呢……她的帽子好多了吗？

卡弗沙姆伯爵　说来遗憾，她的帽子全瘫痪了。

戈林子爵　早上好，梅布尔小姐！

梅布尔·奇尔顿　（对着卡弗沙姆伯爵）总不至于需要动一次手术吧。

卡弗沙姆伯爵　（对她的俏皮话报以微笑）如果需要手术，那我们得先给卡弗沙姆夫人进行麻醉。否则她永远不会让人动一动它们。

戈林子爵　（加强了口气）早上好，梅布尔小姐！

梅布尔·奇尔顿　（假装吃惊地转过身来）噢，你也在这里吗？当然你心里明白，你失约以后我就再也不会跟你讲话了。

戈林子爵　噢，快别这样说话。你可是伦敦城里惟一喜欢听我

讲话的人。

梅布尔·奇尔顿　戈林子爵，我从来不相信你我彼此说过的话。

卡弗沙姆伯爵　你说得对，我亲爱的，我的意思是说他和你说的一模一样。

梅布尔·奇尔顿　你认为你能让你的儿子偶尔表现得好点吗？哪怕是一丁点儿呢。

卡弗沙姆伯爵　奇尔顿小姐，说来遗憾，我根本管不了我的儿子了。我很想管啊。我要是管得了他，我知道怎么调理他。

梅布尔·奇尔顿　恐怕他天生的可怕弱点就是顽暝不化。

卡弗沙姆伯爵　他心狠哪，很心狠。

戈林子爵　听你们的话音，我在这里有点碍事。

梅布尔·奇尔顿　你在这里再好不过，能知道一下别人在你背后说些什么。

戈林子爵　我压根就不愿意知道别人在我背后说我什么。知道了我就不知道我是天下老几了。

卡弗沙姆伯爵　话就说到这里了，我的孩子，我真的必须跟你说再见了。

梅布尔·奇尔顿　哦！你总不能把我和戈林子爵留在一起吧？大早上起来，你更不应该这样做。

卡弗沙姆伯爵　可我恐怕也不能带他去唐宁街。今天不是首相接见失业者的日子。（和梅布尔·奇尔顿握手，然后拿起帽子和手杖，狠狠地瞪了戈林子爵一眼，下）

梅布尔·奇尔顿　（拿起玫瑰花，开始往桌子上的瓶子里装）那些不去公园按时赴约的人太可恶。

戈林子爵　可恶极了。

梅布尔·奇尔顿　你承认就好。不过我不希望看见你为这事洋洋得意。

戈林子爵　我管不了自己。我一和你在一起我就忍不住会洋洋得意。

梅布尔·奇尔顿　（悲哀地）这么说跟你呆在一起就是我义不容辞的了？

戈林子爵　那还用说。

梅布尔·奇尔顿　按原则讲，我的义不容辞就是永远什么也不干。我总是受不了那个。所以我还是离开你为好。

戈林子爵　请别走，梅布尔小姐。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

梅布尔·奇尔顿　（异常兴奋）哦！是要求婚吗？

戈林子爵　（有几分吃惊）噢，是的，正是——我敢肯定说，是这么回事。

梅布尔·奇尔顿　（面露快活之色）我太高兴了。这下得有第二个今天了。

戈林子爵　（气愤地）第二个今天？哪个傲慢的傻瓜这般目中无人，竟敢在我向你求婚之前冒犯你？

梅布尔·奇尔顿　当然是汤米·特拉福德了。今天正好是汤米的求婚日子。在这个社交季节，他总是在星期二和星期四求婚。

戈林子爵　但愿你没有接受他吧？

梅布尔·奇尔顿　我永远不会接受他的求婚是我的规矩。他一直坚持求婚的道理就在这里。当然，由于你今天早上没有赴约，我差一点就接受了。我要是接受了，那么对他对你都是一堂很不错的课。

戈林子爵　哦！讨厌的汤米·特拉福德。汤米是个愚蠢的小傻瓜。我爱你。

梅布尔·奇尔顿　我知道。我认为你应该早一些说明白。我敢

说我给你的机会可不少了。

戈林子爵　梅布尔，严肃起来。请严肃起来好吧。

梅布尔·奇尔顿　啊！男人在和姑娘结婚前总是对姑娘说这种话。婚后他可就再也不说了。

戈林子爵　（抓住她的手）梅布尔，我跟你说了我爱你。难道你就不能反过来给我来点爱吗？

梅布尔·奇尔顿　你这傻子亚瑟呀！你要是早知道一点……你不懂的事，那么你应该明白我是深爱你的。伦敦谁都知道这点，就你不明白。我深爱的方式已经成了公开的丑闻。这六个月来，我在上流社会里见人就说我深深爱上你了。我想你总该有什么话和我说的。我是一点性格都没有了。好啊，我很清楚我是一点性格都没有了。

戈林子爵　（用双臂拥抱住她，亲吻他。随后是一阵欣喜）亲爱的！你知道我是多害怕被人拒绝啊！

梅布尔·奇尔顿　（仰脸看着他）可是你从来就没有被人拒绝过，是吧，亚瑟？我想象谁都不会拒绝你的。

戈林子爵　（又是一阵狂吻）我确实也毛病多，配不上你，梅布尔。

梅布尔·奇尔顿　（紧紧依偎着他）我太高兴了，亲爱的。我知道你配得上我。

戈林子爵　（犹豫少许）而且我……我都三十出头了。

梅布尔·奇尔顿　亲爱的，你看上去年轻得多。

戈林子爵　（热情高涨地）你说这话多么让人喜欢听啊！……公平地说，我得坦率地告诉你，我说话办事都很放肆。

梅布尔·奇尔顿　我也一样，亚瑟。所以我们正好是一对儿啊。现在我必须去见格特鲁特了。

戈林子爵　你真的必须去吗？（亲吻她）那请告诉她我要跟她

专门谈谈。我在这里等了一早上，就是为了见她或者罗伯特。

梅布尔·奇尔顿　听你话中的意思，你一大早赶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向我求婚吗？

戈林子爵　（狂喜地）不是；向你求婚是天才地一闪念。

梅布尔·奇尔顿　你的天才是一流的。

戈林子爵　（毫不犹豫地）我的天才是末流的。

梅布尔·奇尔顿　这话我喜欢听。呆着别动。我五分钟就回来。我不在时你可千万别受什么诱惑啊。

戈林子爵　亲爱的梅布尔，你一走了，这里就没有任何诱惑了。

〔奇尔顿夫人上。

奇尔顿夫人　早上好，亲爱的！你今天真漂亮！

梅布尔·奇尔顿　格特鲁特，你看上去可是太憔悴了！简直憔悴到家了！

奇尔顿夫人　早上好，戈林子爵！

戈林子爵　（鞠躬）早上好，奇尔顿夫人！

梅布尔·奇尔顿　（向戈林子爵旁白）我要到暖房里，左边的第二棵芭蕉树下。

戈林子爵　第二棵树下？

梅布尔·奇尔顿　（故作惊讶之色）是的；就是往常那棵芭蕉树。（趁奇尔顿夫人看不见，朝他飞吻，下）

戈林子爵　奇尔顿夫人，我要告诉你一个大好消息。谢弗利太太昨天夜里把罗伯特那封信还给我，我当下就烧了。罗伯特没事了。

奇尔顿夫人　（深深坐进沙发里）没事了！哦！我这下可算放心了。你对他——对我们俩，都是多么好的朋友啊！

戈林子爵　现在就有一个人可以说还在危险之中。

奇尔顿夫人　谁？

戈林子爵　（在她身边坐下）就是你。

奇尔顿夫人　我啊！在危险中？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戈林子爵　危险这个词儿太大了点。我不该用这个词儿。可是我得说我有点事要告诉你，也许会让你苦恼，让你十分苦恼的。昨天晚上你给我写了一封非常漂亮、非常有女人味儿的信，要我帮助你。你给我写信，是把我当成你的老朋友，你丈夫的老朋友才写的。谢弗利太太从我房间里把那封信偷走了。

奇尔顿夫人　哦，那封信对她有什么用呢？她为什么要偷它呢？

戈林子爵　（站起）奇尔顿夫人，我还是把话向你说明了吧。谢弗利太太在那信上写了些话，给你丈夫寄出去了。

奇尔顿夫人　可是她能往上面写什么话呢？……喔！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呀！我要是有……有麻烦，需要你的帮助，相信你，打算去找你……找你给我出点主意……帮我一把……喔！真有像她这样坏的女人吗……？她是打算寄给我丈夫么？快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把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我。

戈林子爵　谢弗利太太藏在我的书房的隔壁屋子里，事先我一点不知道。我本以为在那间屋子等着的是你本人。罗伯特突然来了。那房间的一把椅子还是什么东西倒在了地上。他不听劝阻硬过去看，发现是她。我们大吵了一架。这时我仍然以为是你呢。他气鼓鼓地走了。等该发生的事情全都发生过，谢弗利太太把你的信拿在手里了——她偷去了，什么时候偷的，怎么偷的，我一点不知道。

奇尔顿夫人　这是几点发生的？

戈林子爵　十点半钟。我看我们得马上把这事全部告诉罗

伯特。

奇尔顿夫人　(十分紧张地看着他)你是要我告诉罗伯特，你等待的那个女人不是谢弗利太太，而是我自己吗？告诉他你以为夜里十点半钟藏在你住宅房间里的是我吗？你要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他吗？

戈林子爵　我觉得他知道了真相更好。

奇尔顿夫人　(起立)唉，我办不到，我办不到！

戈林子爵　我告诉他好吗？

奇尔顿夫人　不行。

戈林子爵　(严肃地)你错了，奇尔顿夫人。

奇尔顿夫人　不。这封信一定要截下来。只有这个办法了。可我怎么才能办到呢？信件一天随时都可能来。他的秘书拆封看过才给他过目。我不敢叫仆人把他的信交给我。那是行不通的。哦！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该怎么办呢？

戈林子爵　请平静，奇尔顿夫人，回答我向你提出的问题。你说他的秘书给他拆信。

奇尔顿夫人　是的。

戈林子爵　谁今天和他在一起？特拉福德先生，是不是？

奇尔顿夫人　不，我想是蒙特福德先生。

戈林子爵　你信得过他吗？

奇尔顿夫人　(做出绝望的样子)哦！我怎么知道呢？

戈林子爵　你要求做的事，他会成全吗？

奇尔顿夫人　我想还行吧。

戈林子爵　你的信是粉色的。他看你的信时会认出你的信，是吧？一看颜色就知道是你的？

奇尔顿夫人　我相信可以。

戈林子爵　他现在在这里吗？

奇尔顿夫人　在。

戈林子爵　那我这就去亲自见他，告诉他有一封粉色信封的信今天将寄给罗伯特，但是无论如何不能给他看。（走向门口，打开门）哦！罗伯特手里拿着那封信上楼来了。他已经拿到它了。

奇尔顿夫人　（痛苦地叫了一声）噢！你把他救了；可你把我置于何地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上。他手里拿着那封信，一边念着。他径直走向妻子，没有看见戈林子爵在场。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需要你。我相信你。我就来找你。格特鲁特。”嚯，我亲爱的！你真的相信我吗？真的需要我吗？果真如此，那我应该来找你，而不用你给我写信叫我来哪。你的这封信，格特鲁特，使我感觉到现在世界上任凭什么都没法伤害我了。你需要我，格特鲁特。

〔戈林子爵还没有被罗伯特发现，赶紧向奇尔顿夫人示意接受罗伯特爵士的话，将错就错。

奇尔顿夫人　是的。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你相信我，格特鲁特？

奇尔顿夫人　是的。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啊！为什么不加上你爱我的话呢？

奇尔顿夫人　（拉住他的手）因为我爱你。

〔戈林子爵趁机进了暖房。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亲吻她）格特鲁特，你不知道我有什么感受。蒙特福德从桌子那边把你的信给我时——我估计他没有辨认手迹就误把信拆开了——我当时就看了——啊！我当时就一点不在乎等待着我的耻辱和惩罚是什么了，我首先想到的是你还爱着我。

奇尔顿夫人　你面前没有什么耻辱了，也没有任何公开的丑闻了。谢弗利太太把她掌握的那封信交给了戈林子爵了，戈林子爵已经把它毁掉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你敢保证吗，格特鲁特？

奇尔顿夫人　是的；戈林子爵刚刚告诉我的。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这么说我安全了！噢！安全是多么美妙的事啊！两天来我胆战心惊。我现在没事了。亚瑟是怎么把那封信毁掉的？快告诉我听。

奇尔顿夫人　他把它烧掉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要是能看见我年轻时犯的罪过烧成灰烬多好啊。在现代生活里，有多少人希望看见他们的过去烧成灰烬啊！亚瑟还在这里吗？

奇尔顿夫人　在；他就在暖房里。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现在我就更高兴我昨天夜里在议院发表那篇讲话了，非常高兴。我讲演时还想公开丑闻也许是最终结果了。可是情况并非如此。

奇尔顿夫人　公开的荣誉倒是最终结果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想是的。恐怕十拿九稳了。不过尽管我不怕人揭老底儿了，尽管所有于我不利的证据都毁掉了，可是格特鲁特……我觉得我应该退出公众生活了。（他焦急地看着他的妻子）

奇尔顿夫人　（急切地）哦，是的，罗伯特，你应该这样做。这样做是你的责任。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这下失去的太多了。

奇尔顿夫人　不；是得到的太多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一脸烦躁不安的表情。然后走到他妻子身边，把手放在她的肩上。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离开公众生活，到远离伦敦的乡下，或许国外，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幸福地生活吗？你会有什么遗憾吗？

奇尔顿夫人　噢！没有，罗伯特。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认真地）你对我寄予的抱负呢？你过去对我寄予很大的抱负的。

奇尔顿夫人　喔，我的抱负！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只想我们两个彼此相爱。过去是你的雄心大志让我误入了歧途。我们现在不谈抱负了。

〔戈林子爵从暖房返回来，一副欢喜的样子，有人给他别了一朵崭新的扣眼插花。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走向他）亚瑟，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事情。我真不知道怎么还你这笔情了。（和他握手）

戈林子爵　我亲爱的老兄，我马上告诉你怎么还。就在这会儿，在往常那棵芭蕉树下……我是说在暖房里……

〔梅森上。

梅　森　卡弗沙姆伯爵到。

戈林子爵　我这位可亲可爱的老爸总是在不该来的时候来。他的心真够狠的，非常之狠哪。

〔卡弗沙姆伯爵上。梅森下。

卡弗沙姆伯爵　早上好，奇尔顿夫人！热烈祝贺你昨天晚上发表的精彩讲话，奇尔顿。我刚从首相那里来，内阁的那个空位归你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一副欣喜和得意的样子）内阁里的空位？

卡弗沙姆伯爵　是的；这里是首相的信。（递信）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接过信看）内阁的一个位子！

卡弗沙姆伯爵　一点错没有，你也当之无愧。你在今天的政治

生活中成了我们所期望的表率——高尚的道德调子，高度的原则。（对戈林子爵）你可是一无所获呀，先生，而且永远也得不到什么。

戈林子爵　我不喜欢原则，老爸。我更喜欢偏见。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正打算接受首相的提议，这时看见他的妻子用清澈坦率的目光看着他。随后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做不得的。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不能接受这个位子，卡弗沙姆伯爵。我已决定谢绝它了。

卡弗沙姆伯爵　谢绝，先生？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打算马上退出公众生活。

卡弗沙姆伯爵　（气愤地）谢绝内阁的位子，退出公众生活？我活了这么大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浑话。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奇尔顿夫人。奇尔顿，你也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对戈林子爵）别出怪相，先生。

戈林子爵　没有啊，老爸。

卡弗沙姆伯爵　奇尔顿夫人，你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是伦敦城最通情达理的女人，我很清楚。请你劝劝你丈夫别这样干好吧……别这样说话……请你劝劝吧，奇尔顿夫人？

奇尔顿夫人　我想我丈夫的决定是对的，卡弗沙姆伯爵。我同意他这样做。

卡弗沙姆伯爵　你同意他的决定？天哪！

奇尔顿夫人　（拉住她丈夫的手）我佩服他这样干。我从心里佩服他。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佩服他。（对罗伯特·奇尔顿爵士）你这就去给首相写信吧，是吗？别犹豫了，罗伯特。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流露出一丝苦色）我看马上写为好。这样的提议是耽误不得的。我得请你原谅我一会儿了，卡弗

沙姆伯爵。

奇尔顿夫人　我和你一起去好吗，罗伯特？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很好，格特鲁特。

〔奇尔顿夫人和罗伯特·奇尔顿爵士下。

卡弗沙姆伯爵　这家人是怎么了？这里出什么问题了，啊？（拍拍自己的脑门儿）愚蠢？我看是家传问题。他们俩都有问题。妻子有，丈夫也有。很可悲呀。的确非常可悲！他们都不是出身世家呀。就是搞不明白。

戈林子爵　老爸，这肯定不是愚蠢所致。

卡弗沙姆伯爵　那会是什么呢，先生？

戈林子爵　（犹豫少许）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高尚道德调子。不会是别的。

卡弗沙姆伯爵　我就不爱听这些新名词儿。我们五十多年前就叫这种行为是愚蠢。不能再在这家呆下去了。

戈林子爵　（拉住他的胳膊）嗨！请进这里呆一会儿，老爸。左边的第二棵芭蕉树，就是往常的那棵。

卡弗沙姆伯爵　干什么，先生？

戈林子爵　对不起，老爸，我忘记了。暖房里，老爸，暖房——我想让你和那里的一个人谈谈话。

卡弗沙姆伯爵　谈什么，先生？

戈林子爵　谈谈我呀，老爸。

卡弗沙姆伯爵　（严厉地）这可不是一个发挥口才的话题。

戈林子爵　是的，老爸；不过那个小姐喜欢我。她不在乎口才不口才的。她认为好口才有点吵得慌。

〔卡弗沙姆伯爵进了暖房。奇尔顿夫人上。

戈林子爵　奇尔顿夫人，你为什么扮演谢弗利太太的角色呢？

奇尔顿夫人　（惊讶）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戈林子爵　谢弗利太太曾经试图毁掉你的丈夫。或者把他赶出公众生活，或者逼迫他采纳可耻的意见。你让他在后一点上悬崖勒马了。可你现在却逼迫他退出公众生活。谢弗利太太想干而没有干成的错事，你为什么硬逼他做呢？

奇尔顿夫人　戈林子爵？

戈林子爵　（镇静下来，鼓起勇气，拿出纨绔习气下隐藏的哲学家派头）奇尔顿夫人，请允许我多说几句。你昨天晚上给我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说你相信我，需要我的帮助。现在是你真正需要我的帮助的时候，现在是你一定要相信我的时候，相信我的忠告和判断。你爱罗伯特。你想扼杀他对你的爱吗？你要是剥夺了他出人头地的果实，剥夺了他政治生涯的光明前程，把他关在公众生活的大门之外，宣告他的无谓失败，而他实际上已经取得了胜利和成功，那么，他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女人生来不是来审判我们男人的，而是在我们需要原谅的时候原谅我们的。她们的使命是原谅，而不是惩罚。他还没有认识你以前，还没有认识他自己之前，年纪轻轻犯下了罪过，你现在为什么应该跟他算后账？一个男人的生命价值大于一个女人的。男人的生命释放量更大，范围更广，志向更远。女人的生命在感情世界里迂回前行。女人的生命依附在男人生命的智力线上。别再铸成大错了，奇尔顿夫人。一个能留住男人爱并还以爱的女人，就是为这个世界做了女人应该做的，尽了她们的责任。

奇尔顿夫人　（迷惑和犹豫）可是我丈夫希望退出公众生活的呀。他认为这是他的责任。是他先说的。

戈林子爵　为了不致失去你的爱，他宁愿干任何事情，宁愿毁掉他的整个生涯，就像他现在正处于悬崖边一样。他在为你作出巨大的牺牲。接受我的意见吧，奇尔顿夫人，可别接受

如此巨大的牺牲。我们男人女人生来不是为了彼此接受这样的牺牲的。我们的价值远远超出了这个。再说，罗伯特所受的惩罚已经够多了。

奇尔顿夫人　我们俩都已经受了惩罚。我对他的期望太高了。

戈林子爵　（声音里满含深情地）别再为此现在就期望他太低了。如果他从他的讲坛上掉下来了，那就别把他往泥坑里推了。对罗伯特来说，失败就可能是羞耻的泥坑。权力才是他的激情。失去权力，他就失去了一切，以至他爱的力量。你丈夫的生命这时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你丈夫的爱也在你的手里。千万别给他毁了这两样东西啊。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上。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格特鲁特，我把信的草稿写好了。我给你念念好吗？

奇尔顿夫人　让我看看。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把信给了她。她看过，随后用力把它撕掉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你这是干什么？

奇尔顿夫人　一个男人的生命价值比一个女人的更大。男人的生命释放量更大，范围更广阔，志向更远大。我们女人的生命在感情的曲线里转弯子。依附在男人生命的进程的智力线上。我刚刚听戈林子爵说了这番话，还有许多别的内容。为了你，我不能把你的生命毁了，也不能看着你为我牺牲而毁了你的生命，那是一种无谓的牺牲！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格特鲁特！格特鲁特！

奇尔顿夫人　你可以忘记。男人容易忘记。而我原谅。这正是女人对这个世界的帮助。我现在明白这点了。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深深地动了情，把她搂在怀里）我的妻

子！我的妻子！（对戈林子爵）亚瑟，看样子我这辈子总是欠你的情了。

戈林子爵　哦，亲爱的，不会，罗伯特。你只欠奇尔顿夫人的，不会欠我的！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我该你的太多了。现在说说吧，卡弗沙姆伯爵进来之前你正打算跟我说什么来着。

戈林子爵　罗伯特，你是你妹妹的监护人，我想要你同意我和她的婚姻。就是这个。

奇尔顿夫人　哦，我一百个赞成！我一百个赞成！（和戈林子爵握手道贺）

戈林子爵　谢谢你，奇尔顿夫人。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脸上表情复杂）我的妹妹给你作妻子？

戈林子爵　是的。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用了很大决心）亚瑟，我很遗憾，这件事根本不行啊。我得为梅布尔以后的幸福着想。我认为他的幸福掌握在你的手里不保险啊。我可不能眼看着她当牺牲品！

戈林子爵　牺牲品？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是的，纯粹的牺牲品。没有爱情的婚姻是非常可怕的。可是有的事情比完全没有爱情的婚姻还可怕。那就是婚姻里虽有爱情，却只是单方面的；有忠诚，也只是单方面的；献身虽有，还只是单方面的，两颗心却非有一颗破碎不可。

戈林子爵　可是我爱梅布尔啊。我生活里没有第二个女人。

奇尔顿夫人　罗伯特，如果他们两个彼此相爱，那他们为什么不可以结婚呢？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亚瑟不能给梅布尔应有的爱情。

戈林子爵　你有什么理由这样讲话？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少停）你真的要我坦率相告吗？

戈林子爵　那还用说。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愿意说好。我昨天晚上去拜访你，发现谢弗利太太藏在你的房间里。那时已经夜里十点多快十一点了。我不想多说什么了。正像昨天晚上我跟你讲过的，你和谢弗利太太的关系不关我任何事。我知道你和她曾经订下过婚约。她昨天晚上对你表示出来的那种过分的热情，似乎旧情复燃了。你昨天晚上跟我说她是个纯洁而无瑕的女人，一个你尊敬和爱戴的女人。情况也许如此。可是我不能把我妹妹的生活交在你的手里。那样我会犯下大错。那样对她也不公正，可耻地不公正。

戈林子爵　我没有更多话可说。

奇尔顿夫人　罗伯特，戈林子爵昨天晚上等的人不是谢弗利太太。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不是谢弗利太太！那么是谁呢？

戈林子爵　奇尔顿夫人。

奇尔顿夫人　就是你自己的妻子。罗伯特，昨天下午戈林子爵告诉我，我要是有了麻烦，尽管找他去请求帮助，因为他是我们最老的朋友，最好的朋友。后来，在这间屋子里发生了那可怕的一幕，我给他写信说我相信他，我需要他，我要去找他请求帮助，出个主意。（罗伯特·奇尔顿爵士从口袋里掏出信来）是的，就是这封信。后来我终于没有去找戈林子爵。我觉得帮助只能来自我们自己。自尊让我想到了这点。谢弗利太太却去了。她偷了我的信，今天早上匿名寄给了你，你还以为……噢！罗伯特，我没法告诉你她希望你怎么想……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天哪！我在你的眼里竟然这样龌龊，你以为我哪怕一瞬间会想到你的贞洁吗？格特鲁特，格特鲁特，你在我眼里是万物中的一尊洁白形象，什么罪孽都沾染不了你。亚瑟，你可以去会梅布尔了，祝你万事如意！噢！等一会儿。这封信的开头没有名字。精明的谢弗利太太好像没有发现这点。这上面应该有个名字。

奇尔顿夫人　让我把你的名字写上吧。我相信的是你，需要的是你。只有你，没有别人。

戈林子爵　噢，真的，奇尔顿夫人，我认为我应该把我的信要回来。

奇尔顿夫人　（微笑）不；你有了梅布尔了。（拿过信，写上她丈夫的名字）

戈林子爵　嗨，但愿她没有改变主意啊。我已经快二十分钟没有看见她了。

〔梅布尔·奇尔顿和卡弗沙姆伯爵上。

梅布尔·奇尔顿　戈林子爵，我认为你父亲的谈话远比你的让人受益。以后我只跟卡弗沙姆伯爵谈话就成了，就一直在那棵老芭蕉树下。

戈林子爵　亲爱的！（吻她）

卡弗沙姆伯爵　（大吃一惊）这叫怎么回事，先生？你这种举动难道真的是说，这个可爱聪明的小姑娘傻得不能再傻，糊糊涂涂地就接受了你的求婚吗？

戈林子爵　就是这么回事，老爸！而且奇尔顿很明智地接受了内阁的那个空位。

卡弗沙姆伯爵　这消息让人特别高兴，奇尔顿……我祝贺你，先生。如果这个国家没有垮台或者落入激进派手中，那我们总有一天要选你当首相。

〔梅森上。

梅　森　午餐已上餐桌，夫人！（下）

梅布尔·奇尔顿　你留下来用午餐好吧，卡弗沙姆伯爵？

卡弗沙姆伯爵　好啊好啊，然后我用马车把你送到唐宁街。你的前途无量啊。（对戈林子爵）但愿我也能跟你说这样的话，先生　可是你的生涯以后就全窝在家里了。

戈林子爵　是的，老爸，我更愿意窝在家里。

卡弗沙姆伯爵　如果你不给这位年轻姑娘做一个理想丈夫，那我就剥夺了你的继承权。

梅布尔·奇尔顿　一个理想的丈夫！哦，我可不喜欢理想丈夫。那听起来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

卡弗沙姆伯爵　那你想让他成为什么丈夫，亲爱的？

梅布尔·奇尔顿　他喜欢成为什么随他去好了。我想要的只是……成为……噢！成为一个他的真正妻子。

卡弗沙姆伯爵　我的天，这话里说的全是常识呢，奇尔顿夫人。

〔他们全都离去，只有罗伯特·奇尔顿未动。随后他深坐进椅子里，陷入深思。过一会儿，奇尔顿夫人回来看他。

奇尔顿夫人　（倚在椅子背上）你不去用餐吗，罗伯特？

罗伯特·奇尔顿爵士　（拉住她的手）格特鲁特，你这样对我是出于爱还只是同情？

奇尔顿夫人　（吻他）是爱，罗伯特。爱，只有爱。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新生活开始了。

幕　落

认真的重要

张理强 译

谨以感激和爱戴之心献给罗伯特·鲍德温·罗斯

剧 中 人 物

约翰·沃信

爱尔杰龙·蒙克里夫

卡农·查萨宝牧师　神学博士

美里满　男管家

莱恩　男仆

布雷克耐尔太太

尊敬的格温多琳·费尔法克斯

赛茜丽·佳德优

普丽丝姆小姐

伦敦　圣詹姆斯剧院

承租人及经理　乔治·亚历山大先生

一八九五年二月十四日

约翰·沃信　治安官

爱尔杰龙·蒙克里夫

卡农·查萨宝　神学博士

美里满　男管家

莱恩　男仆

布雷克耐尔太太

尊敬的格温多琳·费尔法克斯

赛茜丽·佳德优

普丽丝姆小姐　家庭教师

乔治·亚历山大先生

艾仑·艾尼斯沃先生

H·H·文森特先生

佛兰克·戴尔先生

F·金西·皮尔先生

罗茜·勒克莱克小姐

艾琳·范布勒小姐

伊夫林·米勒德小姐

乔治·坎宁奇太太

第　一　幕

〔布景：半月街，爱尔杰龙寓所的晨居室。室内布置豪华，艺术气氛浓郁。隔壁传来钢琴声。

〔莱恩在桌子上准备午茶。琴声停止。爱尔杰龙上。

爱尔杰龙　你听见我在弹什么曲子了吗，莱恩？

莱　恩　我想不邀自听是不礼貌的。

爱尔杰龙　遗憾，遗憾，为你遗憾。我弹得音不大准——把音弹准是随便什么人都做得到的——可是我弹得极具感染力。仅就弹钢琴而言，全身心投入感情是我的拿手好戏，而在生活上我倒是主张科学化的。

莱　恩　是，老爷。

爱尔杰龙　讲到生活的科学化嘛，你为布雷克耐尔太太准备的黄瓜三明治现成了吗？

莱　恩　现成了，老爷。（用托盘端上）

爱尔杰龙　（仔细看看，拿起两块，在沙发上坐下）啊……对了，莱恩，我看见你的账本上记着，我在星期四请萧曼勋爵和沃信先生进晚餐，一下子就喝掉了八瓶香槟酒。

莱　恩　是的，老爷；八瓶零一品脱。

爱尔杰龙　为什么单身汉府上的仆人全都那么爱喝香槟酒呢？我随便问问，只是想长点见识。

莱　恩　我看这全是因为香槟酒特别好喝吧，老爷。我平时留意过，在结了婚的人家里，香槟酒很少是名牌的。

爱尔杰龙　天哪！结婚就这么容易掉档次吗？

莱　恩　我看结婚是件快活的事，老爷。不过直到现在，我在这方面还差不多是个生手。我才结过一次婚，还是因为我和一个年轻人儿误会一场的结果。

爱尔杰龙　（没精打采地）我看我对你的家庭生活没有多少兴趣。

莱　恩　是的，老爷，这的确不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我自己首先就不怎么感兴趣。

爱尔杰龙　再自然不过了，没错儿。那就好，莱恩，谢谢你啦。

莱　恩　也谢谢你，少爷。

〔莱恩下。

爱尔杰龙　莱恩对待婚姻问题好像不够严肃嘛。说实在的，下层社会的人要是不给我们做出好榜样，他们还有别的什么可取之处呢？哎呀，他们这个阶层的人哪，一点道德责任感都没有啊。

〔莱恩上。

莱　恩　哦拿实的·沃信先生来访。

〔杰克上，莱恩下。

爱尔杰龙　你好吗，我亲爱的哦拿实的？什么大事劳你的大驾进城来了？

杰　克　嗬，快活事，快活事！别的事还能让人想走动走动吗？看看，你又在美食了，爱尔杰龙！

爱尔杰龙　（不大客气地）我相信在上流社会里，五点钟吃点东西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星期二到现在，你都在哪里呆着了？

杰　克　（在沙发上就座）在乡下呆着了。

爱尔杰龙　你在那里能有什么事情可干？

杰　克　（脱下手套）在城里呆着呢，一个人自个儿寻寻快活。

在乡下呆着呢,一个人可以为别人寻寻快活。日子过得烦透了。

爱尔杰龙　你可以为什么人寻快活呢?

杰　克　(轻松愉快地)喔,邻居而已,邻居而已。

爱尔杰龙　你在希罗普郡那地儿还能交上好邻居?

杰　克　苦不堪言啊!压根儿没有跟哪家邻居说过话。

爱尔杰龙　那你谈何给人家寻快活!(过去拿三明治)喂,希罗普郡就是你的乡下,对不对?

杰　克　噢?没错儿,那当然。啊哈!摆一桌子杯子干什么呢?怎么还摆了黄瓜三明治?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这么不管不顾地大讲排场呀?谁要来用午茶吗?

爱尔杰龙　嘿!也就是奥古斯塔姨妈和格温多琳。

杰　克　真是妙不可言!

爱尔杰龙　是啊,是挺美的;不过恐怕奥古斯塔姨妈未必喜欢你在场啊。

杰　克　我可以问一下其中的缘由吗?

爱尔杰龙　我亲爱的伙计,你跟格温多琳吊膀子的方式百分之百地丢人现眼。那简直跟格温多琳和你调情一样说不出口。

杰　克　我和格温多琳相爱了。我这次赶紧进城就是来向她求婚的。

爱尔杰龙　我原以为你是进城来寻快活的?……我看那倒是点正经事。

杰　克　你对浪漫情调简直一窍不通!

爱尔杰龙　我看求婚这事是真的一点也不浪漫。恋爱倒是满浪漫的。可是一旦固定下来去求婚,浪漫情调就大变气味啰。唉,一个情人就得接受下来。我相信一般情况总是这样的

吧。接下来，所有的激动劲儿就全没有了。浪漫的本质就是朝三暮四。要是我有朝一日结婚了，那么我一定变着法儿把这一事实忘掉。

杰　克　我一点不怀疑这点，亲爱的爱尔杰。离婚法庭就是专门为那些记忆构造特别的人设立的嘛。

爱尔杰龙　喔，在这个话题上狡辩是没有用的。离婚的事情天公作美——（杰克伸手去拿三明治，爱尔杰龙马上干预）请别动黄瓜三明治。那是专门给奥古斯塔姨妈做的。（随手拿一份吃起来）

杰　克　咦，你可是一直在吃啊。

爱尔杰龙　这是两码事。她是我姨妈。（从下面拿出一个碟子）弄点面包和黄油吃吧。面包和黄油是为格温多琳准备的。格温多琳就爱吃面包和黄油。

杰　克　（走向餐桌自备吃的）面包和黄油也很精致嘛。

爱尔杰龙　嗨，我亲爱的伙计，你吃归吃，可别做出一扫而光的样子。看你那样子好像你早跟她结婚了。你可还没有娶她呢，而且我看你永远也娶不到她。

杰　克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

爱尔杰龙　嗨，首先嘛，女孩子是从来不会嫁给她们与之调情的男人。她们认为那是不合适的。

杰　克　噢，这才是胡说八道！

爱尔杰龙　非也。这才是大实话。这话出自一位守着若大一份家业的出类拔萃的单身汉。其次呢，我还没说同意。

杰　克　你说同意！

爱尔杰龙　我亲爱的伙计，格温多琳是我的大表妹。在我答应她嫁给你之前，你得把有关赛茜丽的全部问题交代清楚。（摇铃）

杰　克　赛茜丽！我根本不认识名叫赛茜丽的人。

〔莱恩上。

爱尔杰龙　去把沃信先生上次在这里用餐时拉在会客室的那个烟盒儿拿来。

莱　恩　是的，老爷。

〔莱恩下。

杰　克　这就是说，这么长时间你就一直拿着我的烟盒？谢天谢地你让我知道了。我刚刚给伦敦警察厅写了一封求援的信。我只差出重金悬赏了。

爱尔杰龙　嚯，你要是重金悬赏就好了。我碰巧手紧得要命。

杰　克　东西既然有了着落，悬赏重金就大可不必了。

〔莱恩用托盘端上一个烟盒。爱尔杰龙一把抓在手里。莱恩下。

爱尔杰龙　我只得说，我认为你净来虚的，哦拿实的。（将烟盒打开审视一番）不过虚不虚吧，关系不大了，因为这下我看见里面的题名了，发现它根本不是你的名字。

杰　克　当然是我的。（朝他走去）你过去成百次地看见我使用它，里面题了谁的名字你是没有权利看的。如此窥视个人的烟盒是有失绅士风度的。

爱尔杰龙　喔！荒唐，一个人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这中间没有什么清规戒律可言。现代文化的一多半在于一个人不应该看什么。

杰　克　这个我比谁都明白，我没有意思讨论现代文化。这不是什么两个人在一起讨论的事情，我只想把我的烟盒要回来。

爱尔杰龙　好呀，可这不是你的烟盒。这个烟盒是一个名字叫赛茜丽的女人送的礼物，你说过你不认识名叫赛茜丽的人。

杰　克　哎呀，要是你非想弄个明白，赛茜丽碰巧是我的姨妈。

爱尔杰龙　你的姨妈！

杰　克　是的。她还是个风韵犹存的老女士呢。住在腾布里奇韦尔斯。快把它还我吧，爱尔杰。

爱尔杰龙　（退回沙发）可是，如果她是你姨妈，住在腾布里奇韦尔斯，那她为什么叫自己小赛茜丽呢？（念）“来自小赛茜丽的一片至深的爱。”

杰　克　（走向沙发并跪在上面）我亲爱的伙计，这话难道有什么不妥吗？有的姨妈个儿高，有的姨妈个儿矮。这个问题也许只有交给当姨妈的自己决定好了。你的意思好像是说每个姨妈都应该像你的姨妈一样！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看在老天的面上，快把那个烟盒给我吧。（跟着爱尔杰龙在屋子里转）

爱尔杰龙　就算你的话有点道理，可是为什么你的姨妈称你是她的叔叔呢？“来自小赛茜丽对她叔叔的一片至深的爱。”我不否认，姨妈有小个的，可是不管她个儿高个儿矮，她怎么能称她自己的外甥为叔叔呢，这就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了。还有，你的名字根本不是杰克；你的名字是“哦拿实的”。

杰　克　不是“哦拿实的”；是杰克。

爱尔杰龙　你老是告诉我你叫“哦拿实的”。我向别人介绍你也是“哦拿实的”。人家叫你“哦拿实的”，你也总是有叫必应。你这副尊容好像就是“哦拿实的”。在我见过的人里，还就数你的长相实实在在的。你说你的名字不叫“哦拿实的”，这话听来十分荒唐。你的名片上就是这名字。这里正好有一张。（从盒子里拿出一张）“哦拿实的·沃信先生，B四，奥尔巴尼。”这是你叫“哦拿实的”的证据，我得保存着，以防你万一对我们或者对格温德琳矢口否认。（把名片放进口

袋里)

杰　克　喔，我的名字在城里叫“哦拿实的”，在乡下呢，就叫杰克，这烟盒是在乡下送给我的。

爱尔杰龙　好吧，可是这一点说不明白你那个小姨妈赛茜丽的问题，她住在腾布里奇韦尔斯，叫你是她的亲爱的叔叔。得了，老伙计，别绕弯子了，你还是赶快把事情说明白吧。

杰　克　我亲爱的爱尔杰，你这口气完全像一个牙科医生的。一个人明明不是牙科医生，却偏偏学牙科医生的口气，这实在格调不高。这让人听来完全是江湖骗子的调子。

爱尔杰龙　噫，牙科医生玩的就是这一套。行了，接着说下去！跟我把事情通通交代清楚。跟你挑明了吧，我一直怀疑你在不露声色地玩那套神秘兮兮的“病不理”把戏；现在我心里总算有底儿了。

杰　克　“病不理”把戏？你说“病不理”把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爱尔杰龙　你只要跟我说明白你为什么在城里叫“哦拿实的”，而在乡下又叫杰克，我立马跟你把那个难以比拟的说法解释清楚。

杰　克　噢，先把烟盒给我好吧。

爱尔杰龙　拿去吧。(递烟盒)现在该你说说清楚了，请别把它说得含糊其辞啊。(坐在沙发上)

杰　克　我亲爱的伙计，我的解释从来不会含糊其辞。其实这事极其一般。老托马斯·佳德优先生在我很小的时候收养了我，在他的遗嘱里写明我做他孙女，赛茜丽·佳德优小姐的监护人。赛茜丽于是就叫我叔叔了，这完全出于你可能难以理解的尊敬的动机，她现在住在乡下我的府上，由受人尊敬的家庭教师普丽丝姆小姐呵护着。

爱尔杰龙　随便问一句，乡下那府上在哪里？

杰　克　那地儿与你没有关系，亲爱的伙计。没人会邀请你去那里……我不妨坦率告诉你，那地儿不在希罗普郡。

爱尔杰龙　这瞒不过我，我亲爱的伙计！我曾经两次分别到希罗普郡到处进行“病不理”活动。现在接着说下去。你为什么在城里叫“哦拿实的”，而在乡下又叫杰克？

杰　克　我亲爱的爱尔杰，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明白我的真实动机。你这样子一点也不严肃。一个人一旦有了监护人的身份，你就不得不在所有的事情上拿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这是你的职责啊。可这一本正经的样子很难说对健康有好处，又不能让人幸福，所以呢，为了进城，我就总是诈称在城里有个名字叫“哦拿实的”弟弟，住在奥尔巴尼，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这就是又简单又明白的真相，我亲爱的爱尔杰。

爱尔杰龙　真相是够明白的，而且再简单不过。现代生活要是既不简单又不明白，那可就让人不堪忍受，并且现代文学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了！

杰　克　那倒未必完全是一件坏事情。

爱尔杰龙　文学批评可不是你的强项，我亲爱的伙计。别逞强。你应该把这事留给没有在大学呆过的人去做。他们在报纸上把这事干得非常出色。你真正要干的事情是做一个“病不理”分子。你是我认识的最高级的病不理分子。

杰　克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爱尔杰龙　你发明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弟弟，名叫“哦拿实的”，为的是你可以随时到城里来玩乐。我呢，发明了一个宝贝长期病人，名叫“病不理”，为的是我可以随时到乡下去。“病不理”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宝贝。要不是“病不理”不同

了常的坏身体，比方说，我就没法和你今晚在威利斯餐厅共进晚餐，因为我在两星期前就和奥古斯塔姨妈有约在先了。

杰　克　我今晚并没有跟你说好去哪里共进晚餐。

爱尔杰龙　我知道。你对邀人进餐一点不上心，真让人难以理解。这说明你傻透了。再没有没人请吃让人感到愤然不平了。

杰　克　你还是和你姨妈共进晚餐吧。

爱尔杰龙　我对于这种事情半点心情也没有。首先，我星期一在那里吃过饭了，一周和亲戚吃一次饭足够了。其次，不管多会儿我去那里吃饭，他们总是把我当家庭的一员对待，要么不让女人来，要么就来两个。其三呢，今天晚上我很清楚她要把我安排在谁的身边。她要把我安排在玛丽·法夸尔的身边，可这个小女子总是和她那坐在餐桌对面的丈夫调情。这事一点不带劲。真的，这事甚至说不上光彩……可这种事还越来越多，多得邪乎。伦敦城里跟自己丈夫调情的女人多如牛毛，说来让人丢脸。伤风败俗呀。这简直就是当众抖落隐私嘛。再说，既然我现在知道你就是一个地道的"病不理"分子，那我自然就想跟你谈谈"病不理"活动了。我想跟你说说"病不理"活动的种种规矩。

杰　克　我根本不是一个"病不理"分子。如果格温多琳接受我的求婚，那我就会把我的弟弟结果了，我想无论如何都要把他干掉了。赛茜丽对他都有一点点感兴趣了，这事相当烦人。所以我准备摆脱"哦拿实的"。而且我奉劝你对那个什么先生……你那个名字很怪的病歪歪的朋友，也采取同样的办法。

爱尔杰龙　任凭什么事情都无法使我和"病不理"分手，如果你一旦结婚了——这对我来说似乎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情

——那么你会非常高兴了解"病不理"的。结婚的男人要是不了解"病不理"，那日子可就难熬啰。

杰　克　一派胡言。如果我娶一个像格温多琳那样可爱的姑娘，那我准不想知道什么病不理病不离的，她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惟一想娶的姑娘。

爱尔杰龙　那么你的妻子会对"病不理"感兴趣的。你好像还没有认识到，婚姻生活是三人来得欢，二人眼瞪干。

杰　克　（干脆地）我亲爱的年轻朋友，这是腐败的法国戏剧五十多年来的陈辞滥调。

爱尔杰龙　是的；可幸福的英国家庭只用了一半时间就证明了它呀。

杰　克　老天在上，别这么玩世不恭。玩世不恭是谁都会的。

爱尔杰龙　我亲爱的伙计，当今世道，干什么事情都是谁都不在话下。野蛮的竞争随处可见。（电铃响起来）啊！来人一定是奥古斯塔姨妈。只有亲戚或者债权人才这样按电铃。如果我想法子把她支开十分钟，让你就有机会向格温多琳求婚，那么我就可以和你今晚一起在威利斯餐厅吃饭吗？

杰　克　我看可以，要是你想的话。

爱尔杰龙　我想，可是你一定要说话算数。我对在吃饭问题上说话不算数的人深恶痛绝。那种人太肤浅了。

〔莱恩上。

莱　恩　布雷克耐尔太太和费尔法克斯小姐来访。

〔爱尔杰龙走向前去迎接她们。布雷克耐尔太太和格温多琳上。

布雷克耐尔太太　午安，亲爱的爱尔杰龙，但愿你循规蹈矩，少惹乱子。

爱尔杰龙　我感觉挺好，奥古斯塔姨妈。

了点小点心，我看哈布里太太眼下决心要尽情享乐了。

爱尔杰龙　我听说她因为伤心，头发都变得焦黄了。

布雷克耐尔太太　头发的颜色的确变了。可是究竟因为什么就难说得清了。（爱尔杰龙过来端茶）谢谢你，今天晚上我要好好招待招待你，爱尔杰龙。我把玛丽·法夸尔请来陪你。她是一个贤惠女人，把丈夫伺候得无微不至。看着他们相亲相爱很让人开心。

爱尔杰龙　奥古斯塔姨妈，恐怕今晚我没有口福跟你一起吃饭了。

布雷克耐尔太太　（皱眉）那怎么行，爱尔杰龙。你不去，我的餐桌可就塌台了。你姨父乖不好得在楼上用餐。亏他也习惯了。

爱尔杰龙　我说这事也讨厌得很，让我深感失望，可实在是因为我刚刚接到一份电报，说我那位可怜的朋友病不理又病得很厉害。（和杰克使了个眼色）他们认为我应该待在他身边。

布雷克耐尔太太　真是怪透了。这位病不理先生好像不叫"病不理"，该叫"病不离"才是。

爱尔杰龙　没错儿；可怜的病不理病入膏肓了。

布雷克耐尔太太　哎，我不得不说，爱尔杰龙，我看病不理先生是死是活，他做决定的关键时刻到了，对这个问题犹豫不决是违反常情的。当今对病人表示同情，我是很不赞成的。我认为那种态度是病态的。不管什么病生在别人身上都不值得同情。健康是生活的起码责任。我经常把这话说给你姨父听，可他压根儿好像没有往心里去……老毛病一点不见改的。要是你能替我说一声，叫病不理先生行行好，别在星期六来病，那我就感激不尽了，因为我指望你为我安排音

乐的。这是我今年最后一次请客，宴会上得有点鼓励人们说话的东西，尤其这个社交季节就要完了，人家有什么话都想尽情地说一说，换了场合可就连话都没有了。

爱尔杰龙　如果病不理仍然病得不可救药，奥古斯塔姨妈，我会跟他讲明的，而且我敢向你保证他在星期六会痊愈的。的确，音乐是个大问题。你看呀，人家要是演奏好音乐，人们不听光说话；人家要是演奏坏音乐，人们又光听不说话。不过我会把我列出的音乐单浏览一遍，要是你肯到隔壁屋子去和我呆一会儿。

布雷克耐尔太太　谢谢你，爱尔杰龙。你想得很周到。（站起并跟随爱尔杰龙而去）我敢说，经过你稍加改动，这份节目单会赏心悦目的。我不能容忍法国歌曲。客人都一贯认为它们不入调，要么让人吃惊，粗俗不堪，要么引人发笑，俗不可耐。不过德语听起来截然不同，让人尊敬，我的确是这样认为的。格温多琳，你和我一起去吧。

格温多琳　是的，妈妈。

〔布雷克耐尔太太和爱尔杰龙走进音乐室，格温多琳落在后面。

杰　克　天气一直很好啊，费尔法克斯小姐。

格温多琳　请别跟我谈论天气好吧，沃信先生。人家只要跟我谈论天气，我就总是觉得他们准是要跟我说别的什么了。这使我倍感紧张。

杰　克　我的确醉翁之意不在酒。

格温多琳　我早想到了。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弄错过。

杰　克　我想利用布雷克耐尔太太暂时离开这会儿……

格温多琳　这也正是我的意思。妈妈老是喜欢突然返回屋子，弄得人措手不及，我不知跟她提过多少次了。

杰　克　（不知所措地）费尔法克斯小姐，自从我认识了你，我就对你另眼相看，再不把别的姑娘放在眼里……我再没有看上谁自从……我认识了你。

格温多琳　是的，我心里明镜似的。我还希望你在公共场合无论怎样表现得更明了一些呢。我看你身上总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迷人劲儿。就是在我没有认识你以前，我心里就有你了。（杰克惊讶地看着她）沃信先生，我想你大概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理想的时代。这一事实在那些昂贵的月刊杂志上经常提到，我听说，连外省的布道台上都在强调这个。我的理想一直就是爱上一个名字叫哦拿实的的人。这个名字有某种激励人坚定信心的东西。一听爱尔杰龙说他有个朋友名字叫哦拿实的，我就知道我命中注定会爱上你了。

杰　克　你真的爱我吗，格温多琳？

格温多琳　激情满怀！

杰　克　亲爱的！你不知道你让我有多么幸福啊。

格温多琳　我的哦拿实的！

杰　克　不过，你不是说，如果我的名字不是“哦拿实的”，你就不爱我了吧？

格温多琳　可你的名字是“哦拿实的”呀。

杰　克　是的，是叫“哦拿实的”。假如说我的名字是别的什么呢？要是那样你就不爱我了吗？

格温多琳　（振振有词地）啊！这话显然在偷梁换柱，而且和所有的偷梁换柱的手法一样，和真实生活中的实际事实根本不沾边儿，我们都明白这些。

杰　克　就个人而言，亲爱的，坦率地说，我对“哦拿实的”这个名字并不怎么在乎……我觉得这个名字一点不适合我。

格温多琳　它和你太般配了。它是一个神圣的名字。它本身就是一首歌儿。它听起来让人怦然心动。

杰　克　喔，真的，格温多琳，我敢说比这漂亮的名字有的是。我认为“杰克”，比方说，就是一个很迷人的名字。

格温多琳　“杰克”？……不，“杰克”这个名字一点没有乐感，就是有一点，也丝毫不令人激动。它根本没法叫人怦然心动……我认识好几个“杰克”，他们都是平庸之辈，无一例外。再说了，“杰克”还是“约翰”在家庭里叫臭了的小名儿。哪个女人要是嫁一个名字叫“约翰”的男人，实在叫人可怜。单身女人独享的那种令人神往的快活，她就可能再也不知道为何物了。惟一真正万无一失的名字就是“哦拿实的”。

杰　克　格温多琳，我必须马上洗礼改名——我是说我们必须马上结婚。别再浪费时间了。

格温多琳　结婚，沃信先生？

杰　克　（惊讶）噢……没错儿。你知道我爱你，你让我相信，费尔法克斯小姐，你对我也并非冷若冰霜。

格温多琳　我迷上了你。可是你还没有向我求婚呢。关于婚姻的话什么也没有说。这个话题还没有涉及呢。

杰　克　噢……我现在向你求婚好吗？

格温多琳　我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且为了不让你可能会有什么失望，沃信先生，我可以事先公道地告诉你，我早就决心接受你的求婚了。

杰　克　格温多琳！

格温多琳　是的，沃信先生，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的？

杰　克　你知道我有什么话要说。

格温多琳　是的，可你没有说出来呀。

杰　克　格温多琳，你愿意嫁给我吗？（跪在地上）

格温多琳　当然愿意，亲爱的。看你这下费了多长时间啊！我看你对如何求婚简直一窍不通啊。

杰　克　我就这一次，我从来没有爱过别人，只爱上了你啊。

格温多琳　是的，可是男人常常进行求婚练习的。我知道我的兄弟杰拉尔德就练习过。我所有的女朋友也都跟我这样说过。你有一双多么奇妙的蓝眼睛啊，哦拿实的！它们湛蓝湛蓝的。但愿你就老是这样看着我多好，尤其有别人在场的时候。

〔布雷克耐尔太太上。

布雷克耐尔太太　沃信先生！起来，先生，别这样站不像站躺不像躺的。这成何体统。

格温多琳　妈妈！（他要站起；她按住了他）请你退下去好吧。你在这里多余。再说，沃信先生还远没有完成呢。

布雷克耐尔太太　我可以问一声完成什么吗？

格温多琳　我和沃信先生订婚了，妈妈。（他们一起站起来）

布雷克耐尔太太　对不起，你没有和任何人订婚。你要是真的订婚了，我或者你父亲——如果他的健康允许的话——会告诉你的。订婚对一个年轻的姑娘应该是意外的惊喜，不管实际情况令人心喜还是令人心酸。这哪是她自己给自己操办的事情……现在我有几个问题问问你，沃信先生。格温多琳，我问问题的时候，你到楼下的马车里去等着。

格温多琳　（不满的口气）妈妈！

布雷克耐尔太太　到马车里，格温多琳！

〔格温多琳向门边走去。她和杰克在布雷克耐尔太太身后飞吻。布雷克耐尔太太茫然四顾，仿佛她弄不明白是什么弄出的响声。

布雷克耐尔太太　格温多琳，马车里去。

格温多琳　是的，妈妈。（下，回头望杰克）

布雷克耐尔太太　（坐下）你可以坐下，沃信先生。（她在口袋里找到笔记本和铅笔）

杰　克　谢谢你，布雷克耐尔太太，我还是站着吧。

布雷克耐尔太太　（手持笔记本和铅笔）我得坦率地告诉你，在我的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名单里，你的名字还没有列上去，尽管我的名单和博尔顿公爵夫人的名单是一样的。事实上，我们是在一起拟定的。不过呢，你的回答要是符合一个深有爱心的母亲的心愿，我会把你的名字立即列进去的。你抽烟吗？

杰　克　噢，是的，我得承认我抽烟。

布雷克耐尔太太　我很高兴听到这个。一个男人总得有什么事情占着才好。伦敦城的闲荡男人太多了。你多大了？

杰　克　二十九。

布雷克耐尔太太　正是结婚的好年龄。我始终认为，一个打算结婚的男人要么什么都懂，要么什么都不懂。你懂什么呢？

杰　克　（犹豫少许）我什么都不懂，布雷克耐尔太太。

布雷克耐尔太太　很高兴听见这个。我对不懂装懂那一套反感透了。无知就像一个娇脆的外国果子；动一动它，那种光彩就不见了。现代教育的全部理论都激进得没边没沿儿。好在英格兰的教育光开花不结果。要是结果的话，上层阶级可就倒了大霉了，没准会导致在格罗斯夫纳广场闹事呢。你的收入怎样？

杰　克　一年七八千镑吧。

布雷克耐尔太太　（在她的笔记本上记下）土地收入，还是投资收入？

杰　克　投资收入为主。

布雷克耐尔太太　这点令人满意。人活着指望你交税，人死了强迫你交税，从这两点来看，土地早已不再是一份收入，也不再是一种快活。它既不能让你体面，又不能让你保住体面。土地就这么回事。

杰　克　当然，我乡下有一处房子，周围有些土地，我估计大约一千多英亩吧；不过我的真正收入不是靠这个。事实上，就我所知道的，只有偷猎的人才靠土地过活。

布雷克耐尔太太　一处乡下房子！里面有多少卧室？行了，这点以后能说得清楚。我想你在城里也有房子吧？像格温多琳这样单纯天真的女孩，住在乡下是万万不行的。

杰　克　噢，我在贝尔格拉夫广场有一所房子，不过布罗克斯海姆太太按年租用着。当然，只要提前六个月通知，我可以随时收回。

布雷克耐尔太太　布罗克斯海姆太太？我不认识她。

杰　克　喔，她极少出门。她是一位上年纪的太太。

布雷克耐尔太太　哎，当今之日，上了年纪的人也靠不住呀。贝尔格拉夫广场几号？

杰　克　一百四十九。

布雷克耐尔太太　（摇摇头）不赶时髦的单号一边。我一贯以为单号这边有点别扭。不过，这是很容易改变的。

杰　克　你是说时髦容易改变还是方位容易改变？

布雷克耐尔太太　（坚定地）只要需要，我看都容易。你是什么党派？

杰　克　喔，认真说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就算是自由统一党吧。

布雷克耐尔太太　噢，他们算是托利党的。他们和我们一起进过餐。或者至少晚上来过。现在再问些小问题。你的父母亲还健在？

杰　克　双双去世了。

布雷克耐尔太太　沃信先生，失去一方亲人或许被认为是不幸的；失去双方亲人就好像显得粗心了点。你父亲是谁？我看显然是个有钱的人。他是出身那些激进报纸上所谓的富商家庭，还是从贵族门第脱颖而出？

杰　克　恐怕我很难说得清楚。实际情况是，布雷克耐尔太太，我只能说我失去了双亲——这还不如说是我的双亲失去了我……我实际上不知道是谁生下了我。我呢……喔，我是被人家发现的。

布雷克耐尔太太　被人发现的！

杰　克　是已故托马斯·佳德优先生发现我的，他是一位非常仁慈善良的老绅士，给我起了个名字叫沃信，因为他当时口袋里碰巧装着一张去沃信的一等车厢车票。沃信是苏塞克斯的一个地方，是一处海滨游览胜地。

布雷克耐尔太太　这位口袋里装着一等车厢车票的好心老先生是在哪里发现你的？

杰　克　（低声地）手提包里。

布雷克耐尔太太　手提包里？

杰　克　（很严肃地）是的，布雷克耐尔太太。我当时放在一个手提包里——一个很大的黑皮手提包里，带提把的——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手提包。

布雷克耐尔太太　这位名叫詹姆斯或者托马斯·佳德优的先生，在什么环境里就正好碰上这个普通的手提包了？

杰　克　在维多利亚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是当作他自己的手提包错递给他了。

布雷克耐尔太太　在维多利亚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

杰　克　是的，去布赖顿的那条线。

布雷克耐尔太太　那条线并不重要，沃信先生，我坦率地说，我让你所说的这一套给弄糊涂了。出生在或者少说养活在一个手提包里，不管它是一个带把的还是不带把的，我觉得这是对普通体面的家庭生活的蔑视，会使人想起法国革命的种种暴行。我想你知道那次不幸的运动导致了什么吧？至于那个手提包发现的特殊环境嘛，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倒是掩蔽社会丑行的好地方——过去没准真的起过这种作用呢——不过至少它不能算作上流社会承认的地位的稳当基础吧。

杰　克　那么我可以问问你对我下步怎么办有何高见吗？不用说，为了格温多琳的幸福，我干什么都行。

布雷克耐尔太太　我奉劝你，沃信先生，在这个社交季节结束前，尽快地去想办法交结一些亲属，或者不顾一切努力弄到一个亲人，不管是男是女都行。

杰　克　喔，我一点不知道我如何能做到这点。我能随时弄到那个手提包。它就在我的衣帽间。我真的认为这就应该使你感到满意，布雷克耐尔太太。

布雷克耐尔太太　我呀，先生！它和我有什么关系？你怎么能想象到，我和布雷克耐尔勋爵竟会允许他们惟一的女儿——一个精心养大的娇娇闺女——下嫁到一个车站行李寄存处，跟一个手提包缔结一门婚姻。早安，沃信先生！（气哼哼地快步走下）

杰　克　早安！

〔爱尔杰龙在隔壁弹响《婚礼进行曲》。杰克一副火冒三丈的样子，走到门口。

杰　克　行行好，请你别弹这刺耳的曲子好不好！你简直就是个白痴！

〔乐曲停止，爱尔杰龙乐呵呵地上。

爱尔杰龙　一帆风顺吧，老伙计？看你这样子，莫不是格温多琳拒绝你了？我知道她就是这个样子。她总是拒绝别人。我认为她最心地不善了。

杰　克　噢，格温多琳是十拿九稳了。就她来说，我们已经订婚了。她的母亲让人难以忍受。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一个蛔眼婆①……我尽管没有见过真正的蛔眼婆什么样子，可是我敢保证布雷克耐尔太太就是一个。少说她是个大妖怪，没有一点神话色彩，一点不主持公道……很对不起，爱尔杰，我竟当着你的面这样谈论你的姨妈。

爱尔杰龙　我亲爱的伙计，我就爱听别人糟蹋我的亲戚。我就是能听到别人糟蹋他们，我才认他们是亲戚的。亲戚最是一群驱之不去召之即来的主儿了，他们对怎么好好活着一窍不通，对多会儿去死也愚钝之极。

杰　克　噢，满口胡吣！

爱尔杰龙　金玉良言！

杰　克　唉，我没有心思跟你争辩这个。你总是挑起争端。

爱尔杰龙　这才是万物起源的目的所在。

杰　克　我的天，我要是这样想，那我准会把我自己给崩了……（稍停）爱尔杰，一百五十年后，你说格温多琳不会成了她妈那德行吧？

爱尔杰龙　有其女必有其母。女人的悲剧正在这里。男人恰恰相反。这又正是男人的悲剧。

杰　克　这话可有几分精明？

---

① 蛔眼婆（Gorgon），希腊神话中人物，三个蛇发女怪之一，谁看见她就会变成石头。喻指丑陋可怕的女人。

爱尔杰龙　至理良言！对文明生活观察的结果只会是这理儿。

杰　克　可我对精明处世恨之入骨。当今之日，精明之人臭满街。你随便走到哪里都会一脚踩住仨俩。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公共场合的脓包。但愿这世界还剩下几个傻瓜。

爱尔杰龙　有的是。

杰　克　我是真想和他们见见面。他们都谈些什么？

爱尔杰龙　傻瓜吗？喔，当然是谈论聪明的人了。

杰　克　真不亏为傻瓜。

爱尔杰龙　喂，你跟格温多琳说了你在城里叫哦拿实的，在乡下叫杰克的事了吗？

杰　克　（一副俨然监护人的样子）我亲爱的伙计，面对一个漂亮、可爱、纯洁的姑娘，这种内幕怎么说得出口。在女人面前这样表现，这种馊主意也就你说得出来！

爱尔杰龙　女人要是漂亮呢，你只管跟她谈情说爱好了；女人要是丑呢，另找别人去。

杰　克　喔，一派胡言。

爱尔杰龙　喂，你的弟弟怎么办？那个浪荡子哦拿实的？

杰　克　喔，不等这个星期过完，我就把他干掉。我就说他在巴黎中风死了。很多人突然间就中风死了，不是吗？

爱尔杰龙　是的，不过中风是遗传的，我亲爱的伙计。那是一种家传病。你还不如说是重伤风死了呢。

杰　克　你敢保证重伤风就不是遗传，或者这类病吗？

爱尔杰龙　当然不是！

杰　克　那么好吧。我的可怜弟弟哦拿实的在巴黎突然患重伤风死了。这样就处理掉他了。

爱尔杰龙　可是我记得你说过……佳德优小姐对你那位可怜的弟弟哦拿实的颇感兴趣呀？他突然死了，她不会伤心不

已吧？

杰　克　噢，这没问题。赛茜丽不是那种瞎图浪漫的傻姑娘，我很高兴敢说这话。她爱好高雅，脚下有弹性，对她的课文大大咧咧不怎么上心。

爱尔杰龙　我很想见见赛茜丽。

杰　克　我防得紧着呢，你就死了那条心吧。她出奇地漂亮，刚刚十八岁。

爱尔杰龙　你跟格温多琳说过，你有一个出奇漂亮的受监护人，刚刚十八岁？

杰　克　这种事情有什么向人好吹的。赛茜丽和格温多琳准能成为亲密的好朋友。你随便打什么赌都行，我敢肯定她们见面不到半小时就会互相称姐道妹。

爱尔杰龙　女人嘛，开始彼此攻击够了，剩下也就只好称姐道妹了。嘿，我亲爱的伙计，我们要是还打算到威斯利餐厅占个好位置，那我们就该去穿戴起来了。你知道时间都快到七点了吗？

杰　克　（烦躁地）噢，七点怎么总是来得这么快！

爱尔杰龙　我可早饿了。

杰　克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还有不饿的时候……

爱尔杰龙　我们吃完饭去干什么呢？去看话剧吗？

杰　克　噢，不！我顶烦用耳朵听了。

爱尔杰龙　那好，我们去俱乐部好吧？

杰　克　噢，不！我顶不喜欢闲聊了。

爱尔杰龙　嘿，那我们十点钟去帝国舞台看看怎么样？

杰　克　噢，不！我一看东西就受不了。那是卖傻。

爱尔杰龙　得，我们干什么好呢？

杰　克　什么也不干！

爱尔杰龙　什么也不干可真是一件累人的活儿。不过，要是没有具体目标，我倒是也不在乎累不累的。

〔莱恩上。

莱　恩　费尔法克斯小姐来访。

〔格温多琳上。莱恩下。

爱尔杰龙　格温多琳，是你呀！

格温多琳　爱尔杰，请你回避一下。我和沃信先生有些私下的话要说。

爱尔杰龙　那不行，格温多琳，我想我不能允许你们这样。

格温多琳　爱尔杰，你总是拿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态度对待生活。你还太年轻，怕没有这个资格。

〔爱尔杰龙走向壁炉。

杰　克　我亲爱的！

格温多琳　哦拿实的，我们恐怕永远结不成婚了。看我妈妈的脸色，我担心我们永远结不了婚了。当今之日，做父母的对他们的孩子说的话根本不当回事。过去时兴的对年轻人的尊重早成老古董了。我过去对妈妈的影响，在我三岁时就荡然不存了。不过尽管她可以阻止我们成为夫妻，而且我也许会嫁给别人，经常改嫁，可是我对你的终生爱恋妈妈是根本不可能改变的。

杰　克　亲爱的格温多琳！

格温多琳　你的出身经历充满传奇，妈妈都跟我讲过了，净吹毛求疵，可我听了很自然地深深为之所动。你的教名有一种难以抵抗的魅力。你生性朴实单纯，让我简直琢磨不透。你在奥尔巴尼的城里的地址我有了。你在乡下的地址呢？

杰　克　哈福德郡，伍尔顿，庄园主宅邸。

〔爱尔杰龙一直在注意听，喜上眉梢，把这个地址写在

衬衫袖口上。然后拿起铁路时刻表。

格温多琳　我想那里邮寄方便吧？没准必要时得干点孤注一掷的事情。这当然需要认真地考虑一下。我会每天跟你联系的。

杰　克　我的心上人儿！

格温多琳　你在城里呆多久？

杰　克　到星期一。

格温多琳　天哪！爱尔杰，你还是回避一下吧。

爱尔杰龙　多谢，我早已回避了。

格温多琳　你可以摇铃叫车了。

杰　克　你不介意我把你送到马车前吧，我亲爱的？

格温多琳　当然。

杰　克　（走向进门的莱恩）我要送送费尔法克斯小姐。

莱　恩　是的，老爷。（杰克和格温多琳下）

〔莱恩用托盘送上几封信递给爱尔杰龙。爱尔杰龙看了看信皮便撕掉，让人猜到它们是账单。

爱尔杰龙　来一杯雪利酒，莱恩。

莱　恩　是的，老爷。

爱尔杰龙　莱恩，明天我要进行病不理活动。

莱　恩　是的，老爷。

爱尔杰龙　我可能星期一回来。你把我的套装、便装和所有进行病不理活动的行头都打点好……

莱　恩　知道了，老爷。（递上雪利酒）

爱尔杰龙　但愿明天是个好天，莱恩。

莱　恩　没门儿，老爷。

爱尔杰龙　莱恩，你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

莱　恩　我在尽心尽力讨你喜欢，老爷。

〔杰克上。莱恩下。

杰　克　多么难得的姑娘，又懂事又聪明！得到这样的姑娘算我三生有幸。（爱尔杰龙放肆大笑）什么事让你高兴成这个样子？

爱尔杰龙　噢，没有什么，我在为病不理着急呢。

杰　克　你要是不小心点，你的朋友病不理迟早会让你吃尽苦头的。

爱尔杰龙　我就爱吃苦头。唯有吃苦头是从来不用认真的事情。

杰　克　噢，又是胡说八道，爱尔杰。你除了胡说八道不干别的。

爱尔杰龙　彼此彼此。

〔杰克生气地看着他，离开屋子。爱尔杰龙点上香烟，端详着他的衬衫袖口，笑了。

幕　落

第二幕

〔布景：庄园主宅邸的花园。一段灰色的石阶通着宅邸。花园是一所老式的，里面到处是玫瑰花。一年中的七月时分。几把柳条椅子，一张桌子上放着些书，一棵大紫杉耸立一旁。

〔普丽丝姆小姐坐在桌边。赛茜丽在桌子后面给玫瑰花浇水。

普丽丝姆小姐 （喊）赛茜丽，赛茜丽！浇花这样的功利小事是莫尔顿干的，你瞎忙什么？更何况这会儿有多少知识乐趣等着你呢。你的德语课本就在桌子上。请打开十五页好好看看。我们重复昨天的课文。

赛茜丽 （慢吞吞走过来）可我就是不喜欢德语嘛。德语一点指望也没有。我心里很清楚，学完我的德语课，我就老成丑八怪了。

普丽丝姆小姐 孩子呀，你可知道你的监护人多为你的德语课着急吗，一心希望全面提高你的水平呢。他昨天起身进城时特别强调了你的德语学习。当然，只要他进城去，他就忘不了强调你的德语学习。

赛茜丽 亲爱的杰克叔叔也太爱一本正经了！有时他一本正经得太过分，我都担心他身体有了什么毛病。

普丽丝姆小姐 （打起精神）你的监护人的身体很好，他这样年纪轻轻就这样老成持重，倒特别难得呢。我知道像他这样

尽职尽责的人不多了。

赛茜丽　我看这倒是我们在一起时他有点让人累的原因呢。

普丽丝姆小姐　赛茜丽！你真让我吃惊。沃信先生活得够累了，他说话顾不上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话。你别忘了他为他那个倒霉的年轻弟弟把心操碎了。

赛茜丽　杰克叔叔要是多会儿能把他那个倒霉的年轻弟弟带来这里就好了。我们一定能让他改一改毛病，普丽丝姆小姐。我敢保证你能做到。你懂德语，懂地质学，懂那些让男人学好的各种东西。

普丽丝姆小姐　（摇了摇头）连他的亲哥哥都承认他体虚多病，优柔寡断，我看我对这样的人也完全无能为力。我根本就没有欲望改造他。我一点不赞成现在时兴的那种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坏人变成好人的说法。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应该把你的日记收起来，赛茜丽。我一点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坚持写日记。

赛茜丽　我坚持记日记是为了进入我生活的秘密。如果我不把它们记下来，那我很可能就会把它们忘完了。

普丽丝姆小姐　我亲爱的赛茜丽，记忆就是我们能够随时带在身边的日记。

赛茜丽　是倒是，可就是记忆往往只记那些从来没有发生而且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看记忆把穆狄耶送给我们的那种三卷本小说记住满胜任的。

普丽丝姆小姐　赛茜丽，别这么轻描淡写地谈论三卷本小说。我自己早些年就写过一本。

赛茜丽　真的吗，普丽丝姆小姐？你是多么聪明啊！希望它的结局不是大团圆吧？我不喜欢大团圆的结局的小说。那样让我很失望。

普丽丝姆小姐　好小说才要大团圆，差的就只会生死离别。这才是小说的目的所在

赛茜丽　也许有道理　可也不大公平。你的小说后来出版了吗？

普丽丝姆小姐　哎呀！别提了．手稿不幸扔掉了。（赛茜丽惊讶）我这样用词就是说丢失了或者放哪里找不到了。孩子，干你的事吧，扯这些闲话是瞎耽误工夫。

赛茜丽　（微笑）我看见查萨宝先生穿过花园向这里走来了。

普丽丝姆小姐　（站起迎着）查萨宝先生！来得正是时候。

〔卡农·查萨宝上。

查萨宝　大家早上好吗？普丽丝姆小姐，你一定很好吧？

赛茜丽　普丽丝姆小姐正在说她有点头痛。我想你要是陪她到花园里走走会对她有好处的，查萨宝先生。

普丽丝姆小姐　赛茜丽，我没有说过我的头在疼。

赛茜丽　没有，亲爱的普丽丝姆小姐，我知道你没有说过；可是我本能地觉得出你的头在疼。查萨宝牧师进来时我真地正在想这件事，没有把德语课放在心上。

查萨宝　赛茜丽，你可别身在课堂心在外呀。

赛茜丽　哎，恐怕你说对了。

查萨宝　这就让人费解了。我要是有幸成为普丽丝姆的学生，我准会绕在她的嘴巴上不离开的。（普丽丝姆小姐眼中一亮）我这是打着比喻讲话。——这个比喻是从蜜蜂那里学来的。呃哼！沃信先生我看还没有从城里回来吧？

普丽丝姆小姐　我要到星期一下午才能看见他。

查萨宝　啊，是的，他常常喜欢在伦敦打发星期天。听风声，他的那年轻的倒霉的弟弟只知道玩，他可不是这样的。不过我不能再打扰爱奇丽亚和她的学生了。

普丽丝姆小姐　爱奇丽亚？我的名字叫利蒂希亚，博士。

查萨宝　（鞠躬）借个典故打个比方，是那些异教徒作家写的故事。今天晚祷的时候想必会见到你们俩的吧？

普丽丝姆小姐　我想跟你散散步，亲爱的博士。我觉得我的头确实在疼，散散步也许有好处。

查萨宝　不胜荣幸，不胜荣幸，普丽丝姆小姐。我们可以溜达到学校再返回来。

普丽丝姆小姐　那真是太好了。赛茜丽，我不在时你好好看你的政治经济。卢比下跌那章跳过去。这章写得有点耸人听闻。这些硬铁一样的货币也有它们闹哄哄的一面。（和查萨宝博士走向花园）

赛茜丽　（拿起书本又扔回桌子上）可怕的政治经济！可怕的地理！可怕而又可怕的德语！

〔美里满用托盘端上一张名片。

美里满　哦拿实的·沃信先生刚刚从火车站坐马车来。他是带着他的行李来的。

赛茜丽　（拿过名片念）"哦拿实的·沃信先生奥尔巴尼花园乙四号"，杰克叔叔的弟弟！你告诉他沃信先生在城里吗？

美里满　告诉了，小姐。他好像十分失望。我说你和普丽丝姆小姐在花园里。他说他就想跟你单独说会儿话。

赛茜丽　吩咐哦拿实的·沃信先生到这里来。我想你最好跟管家打个招呼，给他准备好一个房间。

美里满　好的，小姐。（下）

赛茜丽　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浑身都是毛病的人。我还真有点害怕呢。我真担心他的样子和别人就是不一样。

〔爱尔杰龙上，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

赛茜丽　瞧，他果真和别人不一样！

爱尔杰龙　(举起帽子)我看你就是我的小表妹赛茜丽吧。

赛茜丽　你的错误犯得有点怪。我一点不小了。其实,我的个子比我的岁数应该的还高好多呢。(爱尔杰龙大吃一惊)不过我的确是你的表妹赛茜丽。从你的名片看,你是杰克叔叔的弟弟,我的表哥哦拿实的,我那个不学好的表哥吧。

爱尔杰龙　噢!我实际上一点也不学坏,赛茜丽表妹。你千万别以为我是不学好的人呀。

赛茜丽　如果你不学坏,那么你就一直是在以一种不可原谅的方式欺骗我们了。但愿你不是在过一种两面生活,装出一副不学好的样子,实际上一直很好。那样你就是耍两面派了。

爱尔杰龙　(吃惊地看着她)噢!我的确是有些干事不管不顾。

赛茜丽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

爱尔杰龙　事实上你说到点子上了,我一贯在小节方面捅娄子。

赛茜丽　我看你不应该对此感到得意,尽管我觉得不注意小节一定很有意思。

爱尔杰龙　和你在一起更有意思。

赛茜丽　我还没有弄明白你到底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杰克叔叔要到星期一下午才回来。

爱尔杰龙　那太让人失望了。我明天非得坐第一班火车走不可。我约好了一桩买卖,我放心不下……怕耽误了!

赛茜丽　这又不是在伦敦,哪会误得了呢?

爱尔杰龙　可不是,约定地点就在伦敦。

赛茜丽　呃,我当然知道,一个人要是想保证生活的美,生意约会是决不可儿戏的,不过我还是认为你最好等杰克叔叔回来的好。我知道他要跟你说说你迁移的事情。

爱尔杰龙　说说什么事?

赛茜丽　你迁移的事啊。他就是去给你买一应用物去了。

爱尔杰龙　我当然不会让杰克给我买用物。杰克对领带一点不在行。

赛茜丽　我看你用不着领带。杰克叔叔要把你送到澳大利亚去呢。

爱尔杰龙　澳大利亚！得，那还不如死了。

赛茜丽　呵，星期三晚上他在饭桌上说，你不去不行，今世、来世，澳大利亚，你选择好了。

爱尔杰龙　噢，好家伙！那我还是去澳大利亚吧，来世特别不可取。今世特别适合我生活，赛茜丽表妹。

赛茜丽　是的，可是你行得端走得正，对得起今世吗？

爱尔杰龙　恐怕我有点惭愧。所以我就想让你来改造我啊。你要是不在乎，赛茜丽表妹，你把这事当作使命吧。

赛茜丽　恐怕我今天下午没有时间了。

爱尔杰龙　你看我今天下午我自己改造自己怎么样？

赛茜丽　你可真是堂吉诃德第二呀。不过我看你不妨试一试。

爱尔杰龙　我会的。我已经感觉好多了。

赛茜丽　你看样子更糟糕了。

爱尔杰龙　那是因为我饿了。

赛茜丽　我真没脑子。我本该想到，一个人要是准备过一种焕然一新的生活，那他是需要按时按顿吃饭的。你进来好吗？

爱尔杰龙　多谢你了。不过我先把扣眼儿占住怎么样？我非得把扣眼儿占住才有胃口。

赛茜丽　来一朵黄玫瑰？（拿起剪刀）

爱尔杰龙　不，我更喜欢红玫瑰。

赛茜丽　为嘛？（剪下一朵红玫瑰）

爱尔杰龙　因为你像一朵红玫瑰，赛茜丽表妹。

赛茜丽　我看你这样跟我说话不合适吧。普丽丝姆小姐从来不跟我说这样的话。

爱尔杰龙　那只能说明普丽丝姆小姐是一个近视眼老太太。（赛茜丽把红玫瑰插进他的扣眼儿里）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姑娘。

赛茜丽　普丽丝姆小姐说，所有好看的都是陷阱。

爱尔杰龙　她们是所有明智的男人都愿意陷进去的陷阱呀。

赛茜丽　嘿，我看我就不想逮住一个理智的男人。我到时还不知道跟他说什么话呢。

〔他们走进宅邸。普丽丝姆小姐和查萨宝返回。

普丽丝姆小姐　你太孤单了，查萨宝博士。你应该结婚。我不理解厌世的人——厌世的女人就更弄不懂了。

查萨宝　（耸了耸肩膀）好家伙，我可担当不起新派名词的恭维。原始公理会教的教规和习俗都反对结婚。

普丽丝姆小姐　（直截了当地）正是因为这个，原始公理会教才没有延续到今天。你好像没有认识到，亲爱的博士，一直保持独身，一个人就会让公众指指戳戳的。男人更得小心；这种独身会把女人引入歧途的。

查萨宝　可是，男人结了婚就没有吸引力了吗？

赛茜丽　结婚的男人就只对妻子有吸引力了。

查萨宝　可我听说已婚男人连妻子都吸引不住了。

普丽丝姆小姐　这就看女人有没有理智的恻隐之心了。成熟总是靠得住的。黄了就是瓜熟蒂落。年轻女人都是青的。（查萨宝不由一惊）我是从园艺的角度讲话。比喻是从水果领会的。可是赛茜丽哪里去了呢？

查萨宝　也许跟着我们去学校了。

〔杰克从花园后面缓缓走来。他一身黑丧服，帽圈上箍

了黑圈，戴着黑手套。

普丽丝姆小姐　沃信先生！

查萨宝　沃信先生！

普丽丝姆小姐　这真让人感到意外。我们都以为你星期一下午才回来呢。

杰　克　（悲痛不已的样子与普丽丝姆小姐握手）连我也没有想到我会早回来。查萨宝博士，你可好啊？

查萨宝　亲爱的沃信先生，我说你这身孝服不是告诉大家有人横遭不幸了吧？

杰　克　我弟弟。

普丽丝姆小姐　又不顾脸面去借债挥霍去了？

查萨宝　还好好儿活着吧？

杰　克　（摇头）没了。

查萨宝　你的弟弟哦拿实的死了？

杰　克　死了。

普丽丝姆小姐　这下他该好好接受教训了吧！我相信他不会白白死去的。

查萨宝　沃信先生，我向你表示深切的同情。你心里明白你们一向是不分彼此心心相印的兄弟，你总算感到欣慰了。

杰　克　可怜的哦拿实的！他虽然一身毛病，可这还是一个可悲的打击啊。

查萨宝　的确是可怕的打击。他弥留之际你可在他身边？

杰　克　没有。他死在国外了；事实上是死在巴黎了。昨天夜里我收到了法国大饭店经理打来的电报。

查萨宝　死因提及了吗？

杰　克　好像是得了重伤风死了。

普丽丝姆小姐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

查萨宝　(抬起手)仁慈为本,亲爱的普丽丝姆小姐,仁慈为本!我们都不是完人。我这人对过堂风就格外受不了。葬礼将在这里举行吗?

杰　克　不。他好像表示过埋在巴黎的心愿。

查萨宝　巴黎!(摇了摇头)恐怕他临终时头脑不是很清楚了。星期天在教堂布道时你一定愿意我对这一家庭的不幸说几句吧。(杰克痉挛地按了按他的手)我关于荒野中的吗哪[1]的意义的布道词,差不多适合任何场合,欢乐的也好,像目前这情况,悲哀的也罢。(一起唉叹)我在庆丰收、洗礼、坚信礼、耶稣受难日等等各种节庆场合,都讲过这篇布道。最后一次我讲这样的布道是在大教堂,是代表上流社会防止不满协会发表的慈善祷告。主教也出席了布道,对我的一些类比说法留下深刻印象。

杰　克　啊!这下倒提醒我了,我听你刚才是提到洗礼的事了,查萨宝博士?我想你一定知道如何布道这一套吧?(查萨宝博士一脸惊诧之色)当然我是说你还一直在给人家洗礼,对不对?

普丽丝姆小姐　那是的,恕我直言,这是本牧师在本教区的主要事务之一呢。我对这事没有少跟穷苦的人家陈述利弊。可是他们好像不懂什么叫节制。

查萨宝　不过是你对哪个小孩要求洗礼吗,沃信先生?我的印象你的弟弟没有结婚,是吗?

杰　克　噢,没有结婚。

普丽丝姆小姐　(挖苦地)只知道寻欢作乐的人十之有九不

---

[1] 吗哪,指犹太教、基督教《圣经》故事中所说古以色列人经过荒野时所得的天赐食物。

结婚。

杰　克　不过不是给小孩洗礼，亲爱的博士。我倒是很喜欢小孩的。可不是给小孩洗礼！实际上，你要是没有更要紧的事，我本人今天下午打算洗礼。

查萨宝　可是，沃信先生，你一定早已洗过礼了吧？

杰　克　我根本记不得这些了。

查萨宝　那就是说你对这事深表怀疑了？

杰　克　我的确有类似想法。当然我不知道这事是不是会让你麻烦，或者你认为我现在年龄太大，不适合洗礼了。

查萨宝　哪里哪里。成年人接受洒水洗礼，就是浸礼，也完全是合乎教规的。

杰　克　浸礼！

查萨宝　你用不着担心。洒水洗礼就足行了，或者我认为是可取的。这天气变化无常。你准备在几点开始洗礼仪式？

杰　克　要是你方便的话，我在五点左右赶过去。

查萨宝　没问题，没问题！事实上，我在五点左右要主持两个类似的洗礼仪式呢。就在你的庄园上一间偏远的小屋里，最近出生了一对双胞胎。就是可怜的马车夫詹金斯，干起活儿来很卖力气呀。

杰　克　呵！那就没意思了，我可不能和两个小孩子一起洗礼。那样显得太孩子气了。五点半钟行吗？

查萨宝　那更好，那更好！（拿出表）现在，亲爱的沃信先生，家有不幸，我不便久留了。只希望你节哀，多加保重。常言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

普丽丝姆小姐　我看这倒是天大的好事了。

〔赛茜丽从宅邸上。

赛茜丽　杰克叔叔！喔，见到你回来很高兴。不过你穿的这身

衣服可是够吓人的。快去把它脱下来吧。

普丽丝姆小姐　赛茜丽!

查萨宝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赛茜丽朝杰克走过去;杰克一脸悲痛的样子亲吻赛茜丽的额头。

赛茜丽　出什么事了,杰克叔叔? 高兴起来吧,别这么愁眉苦脸的! 看你的样子像是害了牙疼病,我有一个让你大吃一惊的消息告诉你。你猜谁在餐厅里? 你的弟弟!

杰　克　谁?

赛茜丽　你的弟弟哦拿实的。他半小时前才到的。

杰　克　简直是信口开河! 我没有什么弟弟的。

赛茜丽　噢,别说这种话。不管他过去表现得怎么荒唐,可他到底还是你的弟弟呀。你不能这么心硬,连手足之情都不认了。我把他叫出来。你一定要跟他握手啊,行吗,杰克叔叔? (跑回宅邸去)

查萨宝　这消息令人高兴啊。

普丽丝姆小姐　我们本来以为他死了,他却突然冒出来,我觉得好像特别难过。

杰　克　我的弟弟就在餐厅吗? 我一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荒唐透顶了。

〔爱尔杰龙和赛茜丽手拉着手上。他们缓缓走到杰克跟前。

杰　克　天哪! (示意爱尔杰龙离开)

爱尔杰龙　约翰哥哥,我从城里专门到这里,是要告诉你,我过去给你惹了那么多麻烦,感到很难过,我打算今后过一种体面的生活。

〔杰克瞪了他一眼,没有跟他握手。

赛茜丽　杰克叔叔，你难道要拒绝握住你弟弟的手吗？

杰　克　说破天我也不会跟他握手。我认为他到这里来是不顾廉耻。他很清楚其中的理由。

赛茜丽　杰克叔叔，别这么苛刻好吧。谁都有可取之处嘛。哦拿实的刚才跟我讲了他那个可怜的病病歪歪的朋友病不理先生，哦拿实的经常去看望他呢。一个人对病人放心不下，宁愿离开伦敦的花花世界去坐在病床边，那他必定还良知未泯。

杰　克　哎！他还讲什么病不理了，是吗？

赛茜丽　是的，他把有关病不理的事全都告诉我了。病不理的健康糟糕透了。

杰　克　病不理！得了，我不能让他跟你瞎扯什么病不理之类的鬼话。这事非把人逼得发疯不可。

爱尔杰龙　当然我承认这全是我的错。可是约翰哥哥对我冷若冰霜，让人倍感痛苦啊。这是我第一次到这里来，我还本来指望受到热烈接待呢。

赛茜丽　杰克叔叔，你要是不跟哦拿实的握握手，那我就永远不能原谅你。

杰　克　永远不能原谅我？

赛茜丽　永远，永远，永远！

杰　克　那好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干这种事。（和爱尔杰龙握手并瞪了一眼）

查萨宝　看见他们和好如初，我们都高兴，是不是？我看我们还是走开，让他们兄弟两个说说话吧。

普丽丝姆小姐　赛茜丽，你跟我来一下。

赛茜丽　就去，普丽丝姆小姐。我让他们和好的小小差事总算完成了。

查萨宝　你今天做了一件漂亮的事情，亲爱的孩子。

普丽丝姆小姐　我们在判断上还真不能早熟。

赛茜丽　我觉得好高兴。

〔除了杰克和爱尔杰龙，其余全都下场。

杰　克　你这个小流氓，你必须尽快离开这里。我不允许你在这里进行什么病不理活动。

〔美里满上。

美里满　我把哦拿实的先生的行李安排在你的隔壁了，老爷。你看这样可以吗？

杰　克　什么？

美里满　哦拿实的先生的行李，老爷。我把他的行李打开，放在你的隔壁房间了。

杰　克　行李？

美里满　是的，老爷。三个旅行包，一个衣服箱，两个帽子箱，还有一个大午饭篮子。

爱尔杰龙　我恐怕这次最多住一个礼拜。

杰　克　美里满，立即让人备好马车。哦拿实的先生刚刚得到消息，突然决定回城里去。

美里满　遵命，老爷。（回到宅邸去）

爱尔杰龙　你真是个撒谎老手，杰克。我根本没有得到回城的消息。

杰　克　是的，你得到了。

爱尔杰龙　我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消息。

杰　克　你是个绅士，你有责任回去。

爱尔杰龙　我作为绅士的责任从来不耽误我一点儿娱乐。

杰　克　我不明白你在胡说些什么。

爱尔杰龙　喔，赛茜丽是个美人儿。

杰　克　你不能这样谈论佳德优小姐，我不喜欢。

爱尔杰龙　得，我还不喜欢你的衣服呢。你穿上这身衣服看上去滑稽之极。你干嘛不到楼上去换一换？一个人明明告诉你，他要在你的府上做客一个星期，你却给他戴孝，连三岁小孩都不会干这样的事情啊。我叫这是奇装异服。

杰　克　你当然不能说你和我在一起做客一个星期，在哪里都不行。你得离开这里……坐四点零五分的火车。

爱尔杰龙　只要你穿着这身孝，那我是决不会离去的。这显然是非常不友好的。我要是戴着孝，我想你也会和我呆在一起的。你要是不和我呆在一起，那你可就太不友好了。

杰　克　那好，如果我换了衣服，你就离去吗？

爱尔杰龙　那好吧，你可别换半天呀。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谁花半天时间打扮，效果却这么糟糕的。

杰　克　得了，不管如何，那也比你浓妆艳抹强呀。

爱尔杰龙　如果我偶尔过分地打扮打扮，那不过是我受教育太多的结果。

杰　克　你的虚荣令人可笑，你的行为不可理喻，你闯进我家完全是荒唐透顶。不过你得去赶四点零五分的火车，但愿你一路顺风，回到城里。你所谓的病不理活动，这次对你来说又大获成功了。（走进宅邸）

爱尔杰龙　我看也是大获成功。我和赛茜丽相爱了，这比什么都强。

〔赛茜丽从花园后边上。她拿起喷水壶，开始浇花。

爱尔杰龙　可是我走之前必须和她见见面，为下一次病不理活动安排安排。哈，她来了。

赛茜丽　喔，我只是来浇浇玫瑰花的。我以为你和杰克叔叔在一起呢。

爱尔杰龙　他去让人准备马车去了。

赛茜丽　呵，他要带你去兜兜风吗？

爱尔杰龙　他要送我走。

赛茜丽　这么说，我们就要分开了吗？

爱尔杰龙　恐怕是这样。这次分别让人特别难受。

赛茜丽　和暂短相识的人告别，总是令人难受的。老朋友一时离去尚可处之泰然。可是和新认识的朋友哪怕是暂时告别，那也让人难以忍受。

爱尔杰龙　谢谢你。

〔美里满上。

美里满　单人马车准备好了，先生。

〔爱尔杰龙用求救的眼光看着赛茜丽。

赛茜丽　让马车等，美里满……再等……再等五分钟吧。

美里满　是的，小姐。

〔美里满下。

爱尔杰龙　赛茜丽，如果我很坦率和正式地说，你在我看来是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瘦的美人胎儿，你可别生气啊。

赛茜丽　我觉得你有话直说，是你难得的优点，哦拿实的。要是你允许，我会把你的话写进我的日记里。（走向桌子，开始写日记）

爱尔杰龙　你真的坚持写日记吗？如果我能一睹为快，那我花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行吗？

赛茜丽　喔，不行。（把她的手盖在日记上）你瞧，这完全是一个小姑娘家的思想活动和感受的记录，到了一定时候才打算发表。不过，哦拿实的，请你说下去。我喜欢听写。我是"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瘦"。你可以说下去。我准备接着写下去的。

爱尔杰龙　（有些惊讶）啊哼！啊哼！

赛茜丽　喔，别咳嗽，哦拿实的。一个人在听写，另一个人应该把话讲流利，不应该咳嗽。再说了，我也不知道“咳嗽”怎么写呀。

〔爱尔杰龙说，她写。

爱尔杰龙　（讲得飞快）赛茜丽，自从我看见你奇妙和无比的美，我就不揣冒昧爱得你发疯，爱得你忘情，爱得你投入，爱得你绝望了。

赛茜丽　我觉得你不应该告诉我你爱我爱得发疯，爱得忘情，爱得投入，爱得绝望。“绝望”听起来好像没有意义，不是吗？

〔美里满上。

美里满　单人马车在等着，先生。

爱尔杰龙　吩咐马车下星期这个钟点再来。

美里满　（看看赛茜丽，赛茜丽没有反对）是的，先生。（下）

赛茜丽　杰克叔叔要是知道你打算住到下星期这个钟点，他会生气的。

爱尔杰龙　噢，我才不管杰克会怎么样呢。除了你，这个世界上我谁都不在乎。我爱你，赛茜丽。你愿意嫁给我，不是吗？

赛茜丽　你这傻孩子！当然。嘿，我们订婚早有三个月了？

爱尔杰龙　三个月了？

赛茜丽　是的，星期四正好三个月整。

爱尔杰龙　可我们是怎么订婚的呢？

赛茜丽　喔，自从亲爱的杰克叔叔第一次跟我们坦言他有一个不学好只学坏的弟弟，你当然就成了我和普丽丝姆小姐谈话的主要话题了。当然，一个男人让人说得多了，就总是很有吸引力的。你会觉得他身上一定有某些东西。我也许有些傻气，可是我就是爱上你了，哦拿实的。

爱尔杰龙　亲爱的，那订婚到底是多时决定下来的？

赛茜丽　去年二月十四日。我受不了你全然不知道我这个人这一事实，就决心不管如何也要结束这件事情，经过长时间的内心斗争，我在这棵可亲的老槐树下，答应嫁给你了。第二天我以你的名义买下了这枚小戒指，还有这只带着同心结的小手镯，我向你保证永远戴着它。

爱尔杰龙　我给你这小玩艺儿了吗？这小玩艺儿挺精致的，是不是？

赛茜丽　是的，你的鉴赏力不同一般，哦拿实的。我总说你过着那样不知上进的生活，是因为你的鉴赏力不同一般。这个匣子里装着我保存的你的所有来信。（跪在桌子前，打开匣子，拿出用蓝带子捆着的信）

爱尔杰龙　我的信！可是，我亲爱的亲亲赛茜丽，我从来没有给你写过信呀。

赛茜丽　你用不着提醒我这个，哦拿实的。我心心念念惦记着你，于是我就给你写信了。我每星期准写三封信，有时还多一些。

爱尔杰龙　噢，让我看看行吗，赛茜丽？

赛茜丽　喔，那是不可能的。它们会让你洋洋得意，不知老几的。（匣子放了回去）我取消订婚后你给我来的那三封信，写得真是美极了，可也错别字满篇，以至今天我每读它们都要泪流满面。

爱尔杰龙　我们的订婚还取消过吗？

赛茜丽　当然取消过。那是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的事。你要是愿意，你不妨看看记录。（拿出日记）“今天我取消了我和哦拿实的的订婚。我觉得这样做更好。天气一直很舒适。”

爱尔杰龙　可是你为什么要取消呢？我干错什么事了吗？我什

么都没有干呀。赛茜丽，听到你还取消过我们的订婚，我很难受。尤其天气一直很好。

赛茜丽　没有一度取消过的婚约就算不上是真正的严肃婚约。不过我没有等够一个星期就原谅你了。

爱尔杰龙　（绕到她跟前，跪下）你真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天使啊，赛茜丽。

赛茜丽　你这亲爱的浪漫的男孩。（他吻她，她把手指插进他的头发里）我想你的头发是自来卷，是吗？

爱尔杰龙　是自来卷，亲爱的，只要别人多少帮一帮的话。

赛茜丽　真让人高兴。

爱尔杰龙　你今后再不会取消婚约了吧，赛茜丽？

赛茜丽　我既然亲眼看到你了，我想我不会毁掉婚约了。再说了，当然还有你的名字的问题。

爱尔杰龙　是的，当然。（紧张地）

赛茜丽　你千万不要笑话我，亲爱的，可爱上一个名字叫"哦拿实的"的男人，一直是我身为女孩儿的梦。（爱尔杰龙站起来，赛茜丽也站起来）这个名字里有某种东西，让人听了信心百倍。我为那些没有嫁个名字叫"哦拿实的"的女人感到遗憾。

爱尔杰龙　可是，我亲爱的孩子，你是说，如果我的名字叫别的什么，你就不会爱上我了吗？

赛茜丽　可是你的名字会是别的什么吗？

爱尔杰龙　呵，任何你喜欢的名字，比如，像爱尔杰龙……

赛茜丽　可是我不喜欢"爱尔杰龙"这个名字。

爱尔杰龙　喔，我的亲爱的、甜蜜的、可爱的心肝宝贝儿，我一点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喜欢"爱尔杰龙"这个名字。这名字根本不是个坏名字呀。事实上，这是个相当贵族化的名字。走

进破产法庭的小伙子中，有一半名字叫“爱尔杰龙”。不过说真的，赛茜丽……（朝她走过去）如果我的名字是“爱尔杰”，难道你就不爱我了吗？

赛茜丽　（站起）如果那样，我也许尊重你，哦拿实的，也许看重你的性格，可是恐怕我不能一心一意地爱着你。

爱尔杰龙　呃哼！赛茜丽！（拿起帽子）你们的教区牧师，我想，对教区这一套仪式和纪念活动什么的都很精通吧？

赛茜丽　喔，是的。查萨宝博士最是个博学多知的人了。他从来不屑写单卷本书的，因此你可以想象他多么有学问了。

爱尔杰龙　我要他立即主持一次极其重要的洗礼——我是说，主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赛茜丽　啊！

爱尔杰龙　我只用离开半个小时就行了。

赛茜丽　我们去年二月十四日就订了婚，如今才第一次见面，你却狠心离开我半个小时之多，我觉得真是难挨啊。你离去二十分钟不行吗？

爱尔杰龙　我会尽早赶回来的。（吻过她，匆匆冲下花园）

赛茜丽　他是多么性急的一个男孩子呀！我太喜欢他那头鬈发了。我得赶紧把他的提议写进日记里。

〔美里满上。

美里满　一个名叫费尔法克斯的小姐来访，要见沃信先生。费尔法克斯小姐说，事情十分重要。

赛茜丽　沃信先生不在他的书房吗？

美里满　早些时候，沃信先生朝牧师住宅走去了。

赛茜丽　请那位小姐来这里吧。沃信先生很快就会回来的。你把茶端上来就是了。

美里满　遵命，小姐。（下）

赛茜丽　费尔法克斯小姐！我估计是一个上年纪的老小姐，和杰克叔叔一块儿在伦敦进行他的慈善工作。我不喜欢女人参加慈善工作。我认为她们咄咄逼人。

〔美里满上。

美里满　费尔法克斯小姐到。

〔格温多琳上。美里满下。

赛茜丽　（走过去迎住）请允许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赛茜丽·佳德优。

格温多琳　赛茜丽·佳德优？（走过去握手）多么悦耳的名字！我本能地感觉到我们会成为亲密的朋友。我一看见你就喜欢得什么似的。我对人的第一印象从来没有错。

赛茜丽　你真好，刚刚见面就这么喜欢我。快请坐下。

格温多琳　（仍然站着）我就叫你赛茜丽可以吗？

赛茜丽　太好了！

格温多琳　你也叫我格温多琳，好吗？

赛茜丽　只要你高兴。

格温多琳　那就这样说好了，是吗？

赛茜丽　我完全同意。（稍停。两个人一起坐下）

格温多琳　不妨借这个难得的好机会，让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父亲是布雷克耐尔勋爵。我想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爸爸吧？

赛茜丽　我想是的。

格温多琳　爸爸呀，我很高兴说，出了我们那个家，就默默无闻了。我认为这很正常。我觉得家庭才是男人呆的好地方。一个男人一旦连家庭都不顾了，那他准保一身女人气，让人难受，对不对？我不喜欢那样。女人化的男人太招人眼目。赛茜丽，妈妈的教育观念严格极了，硬把我弄成高度近视眼

了；可这是她教育内容的一部分；所以呢，我要是用镜子看看你，你不会介意吧？

赛茜丽　喔！一点不会的，格温多琳。我还巴不得人家多看几眼呢。

格温多琳　（用长柄眼镜仔细审视赛茜丽一番）你是来这里临时做客的，是吗？

赛茜丽　喔，不！我就在这里生活。

格温多琳　（一本正经地）是吗？那就是说，你的母亲，或者上年纪的女性长辈，也在这里生活，是吗？

赛茜丽　喔，不是的！我没有母亲了，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亲戚。

格温多琳　真的吗？

赛茜丽　我的监护人，还有普丽丝姆小姐，一直在辛苦地照料着我。

格温多琳　你的监护人？

赛茜丽　是呀，我是沃信先生的受监护人。

格温多琳　噢！这就怪了，他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他有一个受监护人。他真够嘴严的了！他是每时每刻让人刮目相看了。可是，我实在说不清这消息让我感到是酸是甜。（站起来朝赛茜丽走去）我很喜欢你，赛茜丽；我一跟你见面就喜欢上你了！可是我不得不说明，既然我知道你是沃信先生的受监护人，我只是希望你——呵，比你这样子年长一些——脸蛋儿不要这么俏丽迷人。其实我要说句坦率的话——

赛茜丽　请讲！我认为一个人只要有不开心的话想说，那他最好有话直说。

格温多琳　呵，毫无保留地说吧，赛茜丽，我希望你年过四十二岁，容貌更丑一些才好。哦拿实的生性耿直。他为人诚实可靠。他不会背信弃义，不会欺骗蒙人。可是，即使圣贤之

人也绝难抵御他人的肉体诱惑。无论远古还是现代的历史，都不乏我所说的令人心疼的例子。如果不是这样，那历史就没有人读了。

赛茜丽　对不起，格温多琳，你是说哦拿实的吗？

格温多琳　是的。

赛茜丽　噢，我的监护人不是哦拿实的·沃信先生。是他的兄弟——他的哥哥。

格温多琳　（又坐下）哦拿实的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他有一个兄弟。

赛茜丽　很遗憾，他们兄弟俩的关系很久以来就不和了。

格温多琳　啊！原来如此。现在我才想起来我从来没有见哪个男人提起自己的兄弟了。这个话题好像令多数男人倒胃口。赛茜丽，你让我消除了心头一块大病。我的心都悬起来了。我们这样的友谊要是被阴云笼罩，那是多么可怕呀，不是吗？当然，你完全完全肯定哦拿实的·沃信先生他不是你的监护人吗？

赛茜丽　完全保证。（稍停）事实上，我就要是他的人了。

格温多琳　（好奇地）你说什么？

赛茜丽　（十分腼腆而知心地）亲爱的格温多琳，我没有什么理由向你保守秘密。我们的地区小报一定会在下星期把这事登载出来的。哦拿实的·沃信先生和我订下终身了。

格温多琳　（很客气地站起）我亲爱的赛茜丽，我想这中间一定有什么小小的误会吧。哦拿实的·沃信先生已经和我订婚了。婚约将在最近一期的星期六《晨邮》报上登载。

赛茜丽　（非常客气，站起）恐怕是你弄错了吧。哦拿实的十分钟前才向我求了婚。（出示日记）

格温多琳　（用长柄眼镜仔细看日记）这就怪了，因为他昨天下

午五点半请求我做他的妻子来着。要是你愿意澄清这件事，那你悉听尊便。（拿出她自己的日记）我旅行一向带着日记。一个人坐火车总得有点动情的东西阅读。亲爱的赛茜丽，要是你因此感到失望，我感到遗憾，可是恐怕我捷足先登了。

赛茜丽　我很难过地告诉你，亲爱的格温多琳，要是这事让你身心深受伤害，那也别无他法，因为我觉得有必要指出，哦拿实的向你求婚后显然改变了主意了吧。

格温多琳　（思索状）如果这个可怜的人儿中人圈套许下了什么愚蠢的承诺，那我认为有责任立即救他一把，而且这一把定要坚定有力。

赛茜丽　（深思而痛心地）不管我亲爱的男孩不幸被什么勾引，我们结婚后我永远不会责怪他。

格温多琳　佳德优小姐，你这不是说我在"勾引"吗？你口气够狂妄的。既然出现这样的局面，心直口快不失为一种德行。这倒也是一种乐趣呢。

赛茜丽　费尔法克斯小姐，你分明在说我让他"中了圈套"才订了婚吗？你怎么敢这样讲话？这会儿用不着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我见了铁锹就叫铁锹。

格温多琳　（讽刺地）我很高兴说，我向来没有见过铁锹什么样子。显然我们俩的社会环境截然不同啊。

〔美里满上，身后跟一仆人。他拿着一托盘，桌布和碟架。赛茜丽欲唇齿相讥。两个仆人出场起了阻止作用，两个姑娘因此感到恼火。

美里满　我像以往一样把茶点摆下吗，小姐？

赛茜丽　（平静而生硬地）是的，像往常一样。

〔美里满开始整理桌子，铺上桌布。长久的停顿。赛茜

丽和格温多琳怒目相向。

格温多琳　周围一带有很多宜人的散步去处吗，佳德优小姐？

赛茜丽　噢！是的！有的是。从近在咫尺的山头四下望去，五郡地区尽收眼底。

格温多琳　五郡地区！我想我不会喜欢这个；我不喜欢拥挤。

赛茜丽　（淡淡地）我估计这就是你生活在城里的原因？

〔格温多琳咬住嘴唇，用阳伞不安地拍打着她的脚。

格温多琳　（环顾四下）这花园修整得很好，佳德优小姐。

赛茜丽　很高兴你喜欢它，费尔法克斯小姐。

格温多琳　我本以为乡下就不会有花。

赛茜丽　喔，花在这里，费尔法克斯小姐，像伦敦的人一样满大街都是。

格温多琳　就个人而言，我真无法理解人在乡下如何对付生活，哪怕偏偏有人就算生活在乡下。乡下总是让我烦得要死。

赛茜丽　啊！这就是报纸所谓的农业萧条吧，不是吗？我相信王孙爵爷目前因为农业不景气正在受罪吧。我听说，他们正在害这种流行病。我给你备点茶行吗，费尔法克斯小姐？

格温多琳　（故意作出客气的样子）多谢了。（旁白）这可恶的丫头！不过茶还是要喝的！

赛茜丽　（淡淡地）要糖吗？

格温多琳　（傲慢地）不，谢谢你。喝茶放糖早过时了。

〔赛茜丽生气地看着她，拿起夹子一下子夹了四块糖放进茶杯。

赛茜丽　（严厉地）糕点还是面包加黄油？

格温多琳　（厌烦地）面包加黄油，劳驾。当今之日，糕点在光景

好的家庭很少见了。

赛茜丽　（切了一块糕点放在碟子上）把这递给费尔法克斯小姐。

〔美里满送去，和仆人一起下。格温多琳喝茶，一脸苦相。把茶杯马上放下，伸手去够面包和黄油，一看，见是糕点，气哼哼地站起。

格温多琳　你往我的茶杯里放了好多糖块，我分明告诉你我要面包和黄油，你却给我糕点。我的脾气好是有名的，我骨子里是与人为善的，可是我要警告你，佳德优小姐，你做得太离谱了。

赛茜丽　（站起）为了不让我的无辜的可信的可怜的男孩儿，掉进别的女人的种种阴谋，我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的。

格温多琳　从我看见你的那一刻，我就看出你靠不住。我觉得你又虚伪又骗人。我从来没有在这种事情上受过骗。我对人的第一印象向来没错。

赛茜丽　我觉得，费尔法克斯小姐，我浪费了你不老少时间。不用说，你在附近还有许多相似的拜访吧。

〔杰克上。

格温多琳　（马上看见杰克）哦拿实的！我亲爱的哦拿实的！

杰　克　格温多琳！亲爱的！（准备吻她）

格温多琳　（躲开）等等！我得先问问你是不是和这个年轻女子订婚了？（指着赛茜丽）

杰　克　（大笑）跟亲爱的小赛茜丽订婚？哪里的话！你这小脑瓜里怎么会有这样的怪念头？

格温多琳　谢谢你，你可以亲吻了。（凑过去面颊）

赛茜丽　（非常亲切地）我早知道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费尔法克斯小姐。手臂这会儿挽着你的腰的绅士，就是我的监

护人，约翰·沃信先生。

格温多琳　你说什么？

赛茜丽　这就是杰克叔叔。

格温多琳　（躲开）杰克！噢！

〔爱尔杰龙上。

赛茜丽　哦拿实的来了。

爱尔杰龙　（目中无人地直奔赛茜丽）我亲爱的心肝宝贝儿！（准备亲吻她）

赛茜丽　（躲开）等等，哦拿实的！我问你——你跟这个年轻女子订婚了吗？

爱尔杰龙　（回头看）跟哪个年轻女子？天哪！格温多琳！

赛茜丽　是的，老天在上，格温多琳，我指的就是格温多琳！

爱尔杰龙　（大笑）哪里的话！你这小脑瓜里怎么会有这样的怪念头？

赛茜丽　谢谢你。（凑过脸颊让他亲吻）你可以亲吻了。（爱尔杰龙亲吻她）

格温多琳　我早觉得这中间有误会的，佳德优小姐。现在正拥抱着你的就是我的表哥，爱尔杰龙·蒙克里夫先生。

赛茜丽　（挣脱爱尔杰龙）爱尔杰龙·蒙克里夫！噢！（两个姑娘走向一起，互相用手臂搂住对方的腰，仿佛寻求保护）

赛茜丽　你是叫爱尔杰龙吗？

爱尔杰龙　我不能否认呀。

赛茜丽　噢！

格温多琳　你的名字真是约翰吗？

杰　克　（颇有几分得意地站着）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否定。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否认一切。可是我的名字的确是约翰。我叫约翰已经好多年了。

赛茜丽　（对格温多琳）我们俩双双受骗上当了。

格温多琳　我可怜的受伤害的赛茜丽！

赛茜丽　我亲爱的受委屈的格温多琳！

格温多琳　（缓慢而严厉地）你会叫我姐姐，不是吗？（她们拥抱。杰克和爱尔杰龙呻吟着走来走去）

赛茜丽　（脸色突然一亮）我只向监护人提一个问题。

格温多琳　一个很妙的主意！沃信先生，我所能提出的也只有一个问题。你的弟弟哦拿实的哪里去了？我们俩双双和你的弟弟哦拿实的订了婚，所以我们要找到你的弟弟目前在哪里才是至关重要的。

杰　克　（缓慢而犹豫地）格温多琳——赛茜丽——逼着我讲实话是非常痛苦的。我长了这么大第一次让人逼进这样痛苦的境地，我真的没有经验对付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得坦率地跟你们说我本没有名叫"哦拿实的"弟弟。我压根就没有弟弟。我生来就没有兄弟，我将来也根本不打算认一个弟弟。

赛茜丽　（惊讶）没有弟弟？

杰　克　（干脆地）没有！

格温多琳　（严厉地）你从来就没有过弟弟吗？

杰　克　（愉快地）从来没有。什么兄弟都没有过。

格温多琳　很清楚，赛茜丽，恐怕我们俩谁也没有跟任何男人订过婚。

赛茜丽　一个女孩年纪轻轻突然陷入这样不快的境地，多不好？

格温多琳　我们进家吧。他们没有胆量跟着我们进去。

赛茜丽　不敢，男人都是胆小鬼，不是吗？

〔她们一脸不屑地走进宅邸。

杰　克　这样不堪收拾的局面就你所谓的"病不理"活动吧？

爱尔杰龙　没错儿，一次妙不可言的病不理活动。我长了这么大，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奇妙的病不理活动。

杰　克　算了，你没有权利在这里干什么病不理病不离的。

爱尔杰龙　谬论。一个人爱在哪里病不理，就在哪里病不理。每一个认真的病不理分子都懂得这个。

杰　克　认真的病不理分子？天哪！

爱尔杰龙　是的，一个人如果想在生活中寻找快活，那他就必须对某些事情认真对待。我幸好对病不理活动认真。可我一点不知道你对什么事情到底有兴趣。我想或许你对任何事情都感兴趣。你这个人从本质上就轻浮得要命。

杰　克　在这整件倒霉的事情中，我惟一感到满意的是你的朋友病不理彻底完蛋了。你再不能像过去那样到乡下乱跑了，亲爱的爱尔杰。这倒也是一件大好事情。

爱尔杰龙　你的弟弟也岌岌可危了吧，对不对，亲爱的杰克？你再也不能由着过去的毛病，经常躲到伦敦取乐了。这倒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嘛。

杰　克　还有你对佳德优小姐的行为，我必须说，你这样糊弄一个天真纯洁的好姑娘，是不可原谅的。更别说我是她的监护人。

爱尔杰龙　你蒙骗像费尔法克斯小姐这样出众聪明却没有经验的姑娘，我看不能没有人管。更何况她就是我的表姐呢。

杰　克　我想跟格温多琳订婚，没别的，我爱她。

爱尔杰龙　噢，我只是想跟赛茜丽订婚。我喜欢她。

杰　克　这下死了心吧，你跟佳德优小姐没法喜结良缘了。

爱尔杰龙　我看你和费尔法克斯小姐也难终成眷属了。

杰　克　噢，这不关你的事。

爱尔杰龙　如果这是我的事，那我还不谈它呢。（开始吃松饼）

谈论自己的事情顶没劲了。只有股票经纪人那种人才夸夸其谈自己的事情，还只是在晚餐桌上。

杰　克　我真弄不懂，我们陷进了这种尴尬境地，你还能在这里津津有味地吃松饼。我看你这个人真是没心没肺。

爱尔杰龙　我要是生着一肚子气，那我是没法子吃松饼的。你只有心平气静才能吃松饼。这是吃松饼的惟一方法。

杰　克　既然这样，那我只能说，你吃松饼安全是因为你没心没肺。

爱尔杰龙　我有麻烦时，吃东西是我惟一的安慰。当然，和我亲近的人都会告诉你，我遇上天大的麻烦，我除了吃和喝，什么也不干。现在我之所以吃松饼，就是因为我心里难受。还有呢，我对松饼情有独钟。（站起）

杰　克　（站起）呵，那你也用不着这样贪婪地吃啊。（从爱尔杰龙处拿松饼）

爱尔杰龙　（递去糕点）我看你还是吃糕点为好。我不喜欢糕点。

杰　克　天哪！一个人在他自己的花园里连吃松饼的权利都没有。

爱尔杰龙　可是你说了，没心没肺的人才吃松饼。

杰　克　我说你多会儿都没心没肺。这根本就是两回事。

爱尔杰龙　也许是两回事。可是松饼是一样的。（他从杰克处拿过松饼盘子）

杰　克　爱尔杰龙，我求求你，你走吧。

爱尔杰龙　你不能不赏给我一顿晚餐就打发我走啊。那就太说不过去了。不吃晚餐我绝不走。除了吃素食的那种人，谁都不会饿着肚子走的。再说了，我刚刚和查萨宝博士说好，五点三刻我要以“哦拿实的”这名字让他给我洗礼呢。

杰　克　我亲爱的伙计，你就快快收起这套鬼话吧。今天上午我早和查萨宝博士约好下午五点半给我洗礼，我当然会使用“哦拿实的”这名字。格温多琳希望我叫这个名字。我们俩总不能都用“哦拿实的”洗礼呀。那是荒唐的。再说了，只要我喜欢，我完全有权利去教堂洗礼。根本没有什么能证明我过去在教堂让人洗过礼。我想极有可能我从来就没有洗过礼，而且查萨宝博士也这样认为。你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可是早已洗过礼了。

爱尔杰龙　是的，可我这么多年了没有再洗了呀。

杰　克　是的，可你好歹已经洗过礼。这可比什么都重要。

爱尔杰龙　一点没错儿。所以我才知道我这身子受得了这个。如果你对你是否洗过礼心里没有底儿，我定得给你提个醒，你现在冒这个险可够呛。它会让你的身体垮掉的。你可别忘记，某个和你有手足之情的人这个星期在巴黎差点儿让重伤风整死呵。

杰　克　那是，可你亲口说过，重伤风是不会遗传的。

爱尔杰龙　我知道那是老皇历了——而我现在就不敢说死了。科学总是让万物发生着奇妙的变化。

杰　克　（拿起松饼盘子）噢，完全是胡说八道；你这人总是胡说八道。

爱尔杰龙　杰克，你怎么又动松饼了！你可动不得呀。通共就剩下两个了。（全部拿走）我跟你说过，我特别喜欢松饼。

杰　克　可是我不爱吃糕点。

爱尔杰龙　那你为什么还让仆人给客人上糕点呢？你这是什么接人待客的思想嘛！

杰　克　爱尔杰龙！我早就让你离开的。我不想让你呆在这里。你干嘛还不走啊！

爱尔杰龙　我还没有吃完我的茶点呢！这里还有一个松饼。

（杰克无奈地呻吟着，坐进椅子里。爱尔杰龙继续吃松饼。

幕　落

第 三 幕

〔布景：庄园主宅邸的起居室。

〔格温多琳和赛茜丽站在窗户前，向花园看去。

格温多琳　我们进家来了，他们没有马上跟进来，可换了别人都会跟进来的，我觉得这说明他们两个还知道羞耻。

赛茜丽　他们一直在吃松饼。这看起来像是有悔恨的意思。

格温多琳　（停了一会儿）他们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你咳嗽一声好吗？

赛茜丽　可是我根本不想咳嗽啊。

格温多琳　他们在看我们呢。脸皮多么厚啊！

赛茜丽　他们走过来了。他们真够鲁莽的。

格温多琳　我们别作声，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赛茜丽　当然。现在只有这样才解恨。

〔杰克上，爱尔杰龙紧随其后。他们用口哨吹着一出英国歌剧里的一支俗丽的曲子。

格温多琳　这样气哼哼地不吭声，好像让人特别别扭。

赛茜丽　简直是活受罪。

格温多琳　可是我们不能首先开口说话啊。

赛茜丽　当然不能。

格温多琳　沃信先生，有点事情我只有问你才行。你的回答尤其重要

赛茜丽　格温多琳，你的见识就是不同一般。蒙克里夫先生，请

问答我要问的问题。你为什么一直混充我的监护人的弟弟?

爱尔杰龙　为了我有机会见到你呀。

赛茜丽　(对格温多琳)这听来的确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回答,是不是?

格温多琳　是的,亲爱的,要是你相信他的话。

赛茜丽　我不相信。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回答的美妙含义。

格温多琳　大实话。在重大的事情上,关键不是诚实,而是派头。沃信先生,你跟我假称你有弟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莫非就是为了你可以有机会进城和我尽可能多地见面吗?

杰　克　你能怀疑这点吗,费尔法克斯小姐?

格温多琳　我对这点疑虑重重。我只是强忍着不说罢了。这不是谈论德国怀疑主义的时候。(走向赛茜丽)他们的解释看起来倒都令人满意,尤其是沃信先生的。我听着就跟真的一样。

赛茜丽　我对蒙克里夫先生的回答也再满意不过了。光他的声音就能让人确信无疑。

格温多琳　那你说我们应该原谅他们吗?

赛茜丽　是的。我的意思是不行。

格温多琳　没错儿! 我早就原谅了。在关键的问题上咱是不能妥协的。我们俩谁去跟他们说明了? 这差事还挺让人头疼的。

赛茜丽　我们俩同时去说不行吗?

格温多琳　妙极了! 在同一时刻,我就差不多总是和别人同时讲话。你看着我的手势掌握时间怎么样?

赛茜丽　当然可以。

〔格温多琳翘起指头计算时间。

格温多琳和赛茜丽　（一起讲话）你们的教名还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呢。别的都好说!

杰克和爱尔杰龙　（一起讲话）我的教名！就这点事吗？不过我们在今天下午都要去教堂洗礼的。

格温多琳　（对杰克）你是为了我才打算去干这件可怕的事情吗?

杰　克　是的。

赛茜丽　（对爱尔杰龙）你准备去受这份可怕的罪，是为了讨我的喜欢吗?

爱尔杰龙　是的!

格温多琳　谈什么男女平等，多么荒唐啊！在需要自我牺牲的时候，男人绝对比我们强。

杰　克　那是。（和爱尔杰龙拍手）

赛茜丽　他们在关键时候总是敢拿身体去顶，我们女人就是望尘莫及。

格温多琳　（对杰克）亲爱的!

爱尔杰龙　（对赛茜丽）亲爱的!

〔他们双双扑进对方的怀抱。

〔美里满上。他一进门看见这情景，大声咳嗽几声。

美里满　呃哼！呃哼！布雷克耐尔太太来访。

杰　克　天哪!

〔布雷克耐尔太太上。两对儿赶快分开。美里满下。

布雷克耐尔太太　格温多琳！这是在干什么?

格温多琳　没什么，只是我跟沃信先生把婚订了。

布雷克耐尔太太　过这里来。坐下。立即给我坐下。青年犹豫表明精神萎缩，老人犹豫则是身体虚弱。（转向杰克）先生，

我的女儿突然出走，是我花了一个小硬币买通了她的心腹丫环才知道的，我于是坐了一趟货运火车追来了。说来有趣，她那不幸的父亲，还以为她去听大学公开讲习班的特别冗长的讲座，讲的是永久收入对思想的影响问题。我不想对他隐瞒真相。的确，不管什么事，我都从来不对他隐瞒真相。我认为那样是不对的。不过，当然，我们十分清楚，从现在起，你和我女儿之间的来往必须中断。如同在任何问题上一样，在这点上我是说话算数的。

杰　克　我跟格温多琳已经订婚了，布雷克耐尔太太！

布雷克耐尔太太　你就别做美梦了，先生。还有爱尔杰龙！……爱尔杰龙！

爱尔杰龙　在这里，奥古斯塔姨妈。

布雷克耐尔太太　我可以问问你，你那个病不离身的朋友病不理先生就住在这所房子里吗？

爱尔杰龙　（结结巴巴地）噢！不是的！病不理不住在这里。病不理现在在别的地方呆着呢。事实上，病不理病死了。

布雷克耐尔太太　死了！病不理是什么时候死的？他的死一定非常突然。

爱尔杰龙　（得意地）啊！我今天下午把病不理弄死了。我是说可怜的病不理今天下午死了。

布雷克耐尔太太　他是怎么死的？

爱尔杰龙　病不理吗？噶，他是给炸死的。

布雷克耐尔太太　炸死了！他是让革命暴乱炸死的吗？我看不出来病不理先生对社会立法还有兴趣。果真那样，那是他随流逐波，自作自受。

爱尔杰龙　我亲爱的奥古斯塔姨妈，我是说他是被人发现的！医生们说病不理病入膏肓，不久人世，我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病不理就死了。

布雷克耐尔太太　他好像对他的医生们的诊断深信不疑嘛。不过我倒是很高兴他终于采取了义无反顾的一步，按照医学上的正确建议——走了之。既然我们终于把这个病不理先生甩掉了，那我冒昧问一句，沃信先生，我外甥爱尔杰龙正拉着手的那位年轻人是谁？这姿势我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呀。

杰　克　那女士是赛茜丽·佳德优小姐，我的受监护人。

〔布雷克耐尔太太冷冷地朝赛茜丽点头。

爱尔杰龙　我和赛茜丽订婚了，奥古斯塔姨妈。

布雷克耐尔太太　你说什么？

赛茜丽　蒙克里夫先生和我订婚了，布雷克耐尔太太。

布雷克耐尔太太　（浑身一颤，绕到沙发前坐下）哈福德郡这鬼地方究竟搞什么鬼，让人特别受刺激，我一点也不明白，可是订婚人的数量我觉得却大大超过了统计学为我们制定的平均数。我想以我的身份提些起码的问题不能算过分。沃信先生，佳德优小姐和伦敦的大火车站有什么关系吗？我只是想了解一些情况。直到昨天，我还一点不知道哪户人家或者哪个人的籍贯是终点站呢。

〔杰克愤怒之极，但控制着自己。

杰　克　（声音冷淡而清楚）佳德优小姐是已故托马斯·佳德优先生的孙女，房产三处：伦敦西区贝尔格拉夫广场一百四十九号；萨里郡多金镇的格法斯庄园；还有苏格兰法夫郡的斯波阮山庄。

布雷克耐尔太太　听来还差强人意。狡兔三窟可使信心大增，就是生意人也不例外。可是口说无凭，我如何眼见为实呢？

杰　克　我细心保存着当时的《绅士名人录》。你随时可以查询一下，布雷克耐尔太太。

布雷克耐尔太太　(不屑地)我知道那种出版物错误百出。

杰　克　佳德优小姐的家庭律师是马克比、马克比和马克比兄弟律师事务所。

布雷克耐尔太太　马克比、马克比和马克比律师事务所？这倒是他们行业里的顶尖事务所。我确实早跟你说过，其中一位马克比先生偶尔会在晚餐宴会上露面的。这样看来，我就不再鸡蛋里挑骨头了。

杰　克　(非常恼火地)你真够宽宏大量的，布雷克耐尔太太！你还很高兴听说，我也保存着佳德优小姐的出生证、洗礼卡、百日咳嗽记录、注册表、牛豆苗疫证明、坚信礼卡，还有麻疹预防登记：德国正宗的和英国变种的。

布雷克耐尔太太　呵！我看这一生简直是多灾多难嘛，尽管对年轻姑娘来说满够刺激的。我本人可不喜欢阅历过早地丰富。(站起，看表)格温多琳！我们该起身走了。我们一刻也耽误不得了。按惯例，沃信先生，我最好问一问你，佳德优小姐有没有一份小小的财产？

杰　克　噢！大约十三万镑公债吧。不算多。再见了，布雷克耐尔太太。在此能见你一面，我倍感荣幸。

布雷克耐尔太太　(又坐下)等一会儿，沃信先生。十三万英镑呀！还是公债！我这样端详过她后，我觉得她是一个好漂亮好漂亮的姑娘。今天的年轻姑娘没有几个真正具备内在的气质，没有什么持久的、随着时间提高的素质。说来令人遗憾，我们生活在一个只图表面的时代。过这里来，亲爱的。(塞西丽绕过来)好漂亮的姑娘！你的穿戴可是太寒酸了，你这头发好像就是老天爷胡乱理了理。不过我们马上就可以让这些变变样儿。一个经验老道的法国女佣只用几分钟就能摆弄出意想不到的奇迹。我记得给一个名叫兰杏

的年轻姑娘推荐过一个法国女佣，再过三个月，那姑娘的丈夫竟然不认识她了。

杰　克　再过六个月就谁也不认识她了。

布雷克耐尔太太　（瞪了杰克几眼，然后露出做作的笑容朝赛茜丽点头）请你转过身去，亲爱的孩子。（赛茜丽把身子整个转过去）不不不，我是要你侧转身子。（赛茜丽转成侧面相）对对对，这正是我要看的。你的侧面相好漂亮，以后准能成为社会名流。我们时代的两大弱点，一是缺乏原则，二是缺乏侧面美。亲爱的，就是下巴稍稍高了点。风度差不多取决于下巴摆得如何。时下她们都喜欢把下巴往高抬，爱尔杰龙！

爱尔杰龙　我在这里，奥古斯塔姨妈！

布雷克耐尔太太　佳德优小姐的侧面相不同一般，以后准能成为社会名流。

爱尔杰龙　赛茜丽是世界上最温馨、最亲切、最漂亮的姑娘。她能不能成为社会名流，我才不管呢。

布雷克耐尔太太　可别这样对上流社会胡说八道。只有进不了上流社会的人才对上流社会不尊重呢。（对赛茜丽）亲爱的孩子，你当然知道爱尔杰龙什么都不趁，就会欠债。不过我不赞成唯利是图的婚姻。当初我跟布雷克耐尔勋爵结婚时，我没有任何钱财。可是我从来没有让这个拦住我的路。喔，我看我一定要同意这桩婚姻了。

爱尔杰龙　谢谢你，奥古斯塔姨妈。

布雷克耐尔太太　赛茜丽，你可以亲吻我了。

赛茜丽　（亲吻她）谢谢你，布雷克耐尔太太。

布雷克耐尔太太　你今后也可以叫我奥古斯塔姨妈了。

赛茜丽　谢谢你，奥古斯塔姨妈。

布雷克耐尔太太　我认为这桩婚姻尽快办了为好。

爱尔杰龙　谢谢你，奥古斯塔姨妈。

赛茜丽　谢谢你，奥古斯塔姨妈。

布雷克耐尔太太　坦率地说，我不赞成订婚了还拖拖拉拉。拖得久了，情人儿就有机会发现彼此的性情，我认为这很不可取。

杰　克　原谅我冒昧打断你，布雷克耐尔太太，可是这桩婚姻是行不通的。我是佳德优小姐的监护人，她不到法定年龄，没有我的同意是不能结婚的。我决不轻易同意这桩婚姻。

布雷克耐尔太太　我可以问一问理由何在吗？爱尔杰龙是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我说这话决不是夸张。他是一无所有，可是他长得要什么有什么。你还要求什么呢？

杰　克　布雷克耐尔太太，我是真的不忍心跟你公开谈论你的好外甥，可是事实上我又从心眼儿里看不上他的德行。我信不过他的诚实。

〔爱尔杰龙和赛茜丽气哼哼地瞪着他。

布雷克耐尔太太　不诚实！我的外甥爱尔杰龙吗？不可能！他是牛津大学的堂堂会员！

杰　克　我也以为这事是想怀疑也怀疑不了的。今天下午趁我去伦敦奔赴一件重要的浪漫美事，他冒充我的弟弟，闯进了我的府上。我的管家刚刚告诉我，他盗用了一个假名，一下就喝掉一整瓶皮埃尔－茹埃特酒厂一八八九年酿造的布鲁特牌陈年老酒，这是特地为我自己存下的。他不顾廉耻继续行骗，在这里泡了一个下午，把我惟一的受监护人的感情哄骗到手。他赖着不走，到吃午茶时把我家的松饼一扫而光，一片不剩。他更让人难以容忍的行为是，他分明知道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弟弟，从来就没有弟弟，也不打算有个弟

弟，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弟弟。我昨天下午就明确告诉他了。

布雷克耐尔太太　嗬哼！沃信先生，经我再三思量，我认定我外甥对你的所作所为不过尔尔。

杰　克　你可真够宽厚大度的，布雷克耐尔太太。但是，我自己的决定也不会更改。我拒绝说出我的同意。

布雷克耐尔太太　（对赛茜丽）过来，亲爱的孩子。（赛茜丽走过去）你多大了，孩子？

赛茜丽　噢，我确实只有十八岁，可是我去参加晚宴总跟人家说我二十了。

布雷克耐尔太太　多少改变一下岁数，你做得完全正确。真的，没有哪个女人对自己的年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那算起来太费劲了……（故作沉思状）十八岁，在晚宴上却报二十岁。啊，你到法定年龄摆脱监护年龄种种束缚也为时不久了。所以我看你的监护人同意与否，说到底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杰　克　请原谅我再次打断你，布雷克耐尔太太，可仅仅出于公道起见，我也得告诉你，根据佳德优小姐祖父的遗嘱里的要求，她要到三十五岁才到合法年龄。

布雷克耐尔太太　我觉得这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反对意见。三十五岁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年龄。伦敦的上流社会到处是出身高贵的窈窕淑女，她们尽可以自由选择，到了三十五岁仍然我行我素。邓布尔顿小姐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据我所知，她虽然在多年前就年过四十了，可仍然说是三十五岁。我们亲爱的赛茜丽就是到了你提到的年龄，那也不会有任何理由比她现在不招人眼目。那时她的家产倒是积累得相当可观了。

赛茜丽　爱尔杰，你能等到我三十五岁吗？

爱尔杰龙　我当然能，赛茜丽。你知道我能。

赛茜丽　是的，我本能地感觉到了，可是我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我等人连五分钟都等不了。我一等人就受不了。我知道我自己就是个不守时的，可我又不喜欢别人守时，等人这种事，就是有关婚姻问题，也绝对让人受不了。

爱尔杰龙　那可怎么办哪，赛茜丽？

赛茜丽　我不知道，蒙克里夫先生。

布雷克耐尔太太　我亲爱的沃信先生，既然佳德优小姐明确声称她等不到三十五岁，我劝你把你的决定再考虑一下吧。我听她的话音可以肯定说，她是一个急性子。

杰　克　可是我亲爱的布雷克耐尔太太，这件事完全掌握在你的手里。只要你同意我和格温多琳的婚姻，我马上满心欢喜地让你的外甥和我的受监护人缔结良缘。

布雷克耐尔太太　（站起，作威严状）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的建议根本行不通。

杰　克　那么，我们大家就打算过一种快活的单身生活吧。

布雷克耐尔太太　我可没有给格温多琳安排这样的归宿。爱尔杰龙当然可以自己选择。（掏出表）来吧，亲爱的，（格温多琳站起）我已经耽误了五六趟火车了。多耽误一分钟都可能让我们在站台上白白等着，让人家品头论足。

〔查萨宝博士上。

查萨宝　一切就序，就等命名典礼了。

布雷克耐尔太太　命名典礼啊，先生！这是不是性急了点？

查萨宝　（显得一脸不解，指着杰克和爱尔杰龙）这两位先生都表示要马上进行浸礼的呀。

布雷克耐尔太太　在他们这样的岁数吗？这主意可是傻透了，不符合教规的！爱尔杰龙，我不允许你去教堂浸礼。我不

愿意听到这样胡作非为的行为。布雷克耐尔勋爵要是听说你这样浪费时间和钱财，那他非气死不可。

查萨宝　那么我是否可以认为，今天下午根本不会举行什么洗礼仪式了？

杰　克　我认为现在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举行不举行洗礼对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了，查萨宝博士。

查萨宝　听你说出这样实用的话，我很难过，沃信先生。人们就爱听再洗礼教徒的异端邪说，而这些观念我在我的还未发表的四篇布道辞里已经给予彻底的批驳。不管怎样，既然你现在陷入了世俗杂念难以自拔，那我就马上返回教堂去了。再说，教堂领座刚刚告诉我，普丽丝姆小姐已经在祈祷室等了我一个半小时了。

布雷克耐尔太太　（一惊）普丽丝姆小姐！我听你提到什么普丽丝姆小姐？

查萨宝　是的，布雷克耐尔太太。我这就去和她见面。

布雷克耐尔太太　请允许我留你一会儿。这件事也许对布雷克耐尔勋爵和我本人都至关重要呢。这位普丽丝姆小姐是不是个面目可憎的女子？还和教育沾那么一点点边？

查萨宝　（有几分气愤）她是一位通书识理的女士，长得十分高雅端庄。

布雷克耐尔太太　显然就是同一个人了。我可以问一下，她在你府上干什么差事？

查萨宝　（严厉地）我是一个单身汉，太太。

杰　克　（插话）普丽丝姆小姐，布雷克耐尔太太，近三年来一直是佳德优小姐可敬的家庭教师，还是难得的好陪伴。

布雷克耐尔太太　不管你们怎么说她，我都要马上见见她。请派个人去叫她好吧。

查萨宝　（张望）她正好来了。她转眼就到。

〔普丽丝姆小姐急匆匆上。

普丽丝姆小姐　亲爱的卡农，我听说你在祈祷室等我呢。我在那里等了你一小时四十五分钟。

〔小姐一下看见了布雷克耐尔太太，布雷克耐尔太太正下死眼盯着她。普丽丝姆小姐脸色大变，浑身发抖。她着急得四下张望，仿佛一心想逃走。

布雷克耐尔太太　（用一种严厉的审问口气）普丽丝姆！（普丽丝姆小姐羞愧地低下头）过这里来，普丽丝姆！那个婴儿哪里去了？（全场惊讶。卡农吓得连连后退。爱尔杰龙和杰克装出着急的样子，遮挡着赛茜丽和格温多琳，仿佛不让她们听见一桩特大丑闻的细节）二十八年前，普丽丝姆，你离开布雷克耐尔勋爵府上，就是格罗夫诺广场一百零四号，推着一辆童车，里面有一个男婴。你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几周后，市警察局经过细致周密的侦察，深夜在贝斯沃特区一个偏僻的角落找到了那辆无人看管的童车。童车里只有一部三卷本长篇小说的手稿，净写了些死呀活的烂感情。（普丽丝姆小姐不由自主地又惊又气）可是婴儿却不在车里。（众人都看着普丽丝姆小姐）普丽丝姆！那个男孩儿哪里去了？（冷场）

普丽丝姆小姐　布雷克耐尔太太，尽管很丢人，可我还得说我不知道。我很想知道。令人痛苦的事实是这样的。你提及的那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就在那天上午，我像平常一样准备推着童车里的孩子出门去。我当时还往童车里放了一个特大号旧提包，我本来是要往提包里装我利用空闲时间写的一部小说稿。可是我一时心情悼惑，犯下了我今生永远不可原谅的过错，我把小说手稿放进了童车，把婴儿塞进了手

提包。

杰　克　（一直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不过你把那个手提包存放在哪里了？

普丽丝姆小姐　别问我了，沃信先生。

杰　克　普丽丝姆小姐，这点对我来说可非同小可。我很想知道你究竟把那个装着婴儿的手提包存放在哪里了。

普丽丝姆小姐　我把它丢在伦敦一个大火车站的行李房里了。

杰　克　哪个火车站？

普丽丝姆小姐　（身子快支持不住了）维多利亚火车站。布赖顿支线。（瘫坐进椅子里）

杰　克　我得到我房间里去一趟。格温多琳，在这里等着我。

格温多琳　你只要不一去不回就行。我会在这里等你一辈子的。（杰克急慌慌地下）

查萨宝　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布雷克耐尔太太？

布雷克耐尔太太　我可不知道，查萨宝博士。反正我可以肯定跟你说，在上等人家里，千奇百怪的事是不大会发生的。那些事情不叫事情嘛。

〔楼上声音大作，仿佛有人在捣腾箱子。众人抬头看去。

赛西丽　杰克叔叔好像激动得有点怪。

查萨宝　你的监护人动不动就激动。

布雷克耐尔太太　这种声音真是令人讨厌。它听起来就像他在跟人家争论。我这人一听人争论就头疼。争论总是不脱俗气，还往往咄咄逼人。

查萨宝　（往上看）它这下不响了。（声音又加倍响起）

布雷克耐尔太太　他总该争论出个结果才是啊。

格温多琳　这么悬着真让人难熬。但愿它就这么悬下去。

〔杰克拿着一个黑皮手提包上。

杰　克　(直冲普丽丝姆小姐而去)就是这个手提包吗,普丽丝姆小姐?你仔细看看再说话。你的回答事关不止一个人的幸福。

普丽丝姆小姐　(平静地)它看样子是我的。是的,这里擦破了,是年轻时在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坐一辆高厄街的公共马车翻车的结果。这里子上的污斑是一瓶禁酒爆裂后弄上去的,那是在利明顿发生的悬事。还有这锁上,刻着我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那是心血来潮乱花钱请人把它们刻上去的,我早把这事忘了。这提包肯定是我的。这么出人意料地物归原主,我很高兴。这么多年少了它,怪不方便的。

杰　克　(颇动情地)普丽丝姆小姐,物归原主的还不仅是一个手提包。我就是手提包里的那个男孩儿呀。

普丽丝姆小姐　你?

杰　克　(拥抱她)你就是我……母亲啊!

普丽丝姆小姐　(又气又惊地往回缩身)沃信先生。我根本就没有结过婚!

杰　克　根本没有结婚!我不否认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可是说到底,谁有权利对人家落井下石呢?知过悔过还不能抵销一次糊涂行为吗?为什么对男人是一种法律,而对女人又是另一种法律呢?母亲,我原谅你了。(又要去拥抱她)

普丽丝姆小姐　(仍然十分气愤)沃信先生,全弄错了。(指着布雷克耐尔太太)那位太太能把你的身世说清楚。

杰　克　(停顿一下)布雷克耐尔太太,我不喜欢刨根问底,可是你能行个好,跟我说说我是谁吗?

布雷克耐尔太太　恐怕我不得已告诉你的消息,一点不会让你高兴。你是我那可怜的妹妹蒙克里夫太太的儿子,也就是

爱尔杰龙的哥哥了。

杰　克　爱尔杰龙的哥哥！这么说我真的有一个弟弟了。赛茜丽——你怎么能怀疑我过去没有弟弟呢？（紧紧抓住爱尔杰龙）查萨宝博士，我的倒霉弟弟。普丽丝姆小姐，我的倒霉弟弟。格温多琳，我的倒霉弟弟。爱尔杰，你这小坏蛋，以后你可得对我多尊重一点。你长了这么大，可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得像个弟弟的样子。

爱尔杰龙　喔，我承认今天以前我是表现得差一点。不过我还是挺卖力的，尽管我练习得还很不够。（握手）

格温多琳　（对杰克）我亲爱的！可你趁什么呢？这下你成了另一个人了，你的教名是什么？

杰　克　天哪！……我把这事全忘在脑后了。我名字这事，你的决定真的就不可改变吗，我说？

格温多琳　我从来说话算数，除了我动了爱恋之心。

赛茜丽　你的天性多么高贵啊，格温多琳！

杰　克　那么这个问题最好马上解决。奥古斯塔姨妈，等一会儿。普丽丝姆小姐把我塞进手提包时，已经给我洗过礼了吗？

布雷克耐尔太太　你的父母对你呵护有加，凡是钱能买到的和东西，包括洗礼，你都享受到了。

杰　克　这么说我洗过礼了！问题这下解决了。给我的教名是什么呢？就是个讨人喜欢的名字，也让我知道知道吧。

布雷克耐尔太太　你既然是家里的长子，自然是跟着父亲起教名了。

杰　克　（着急地）那是，可是我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呢？

布雷克耐尔太太　（深思状）我一下子还真记不起将军的名字叫什么了。不过我敢肯定他是有教名的。我得说，他行为与

众不同。不过也只是在他晚年的时候。那是印度的气候、婚姻、消化不良等等因素造成的。

杰　克　爱尔杰！你能记得你父亲的名字叫什么？

爱尔杰龙　我亲爱的伙计，我们从来没有对话的条件，我出生不满一岁，他就去世了。

杰　克　我想他名字会收入当时的《军队名人录》里吧，奥古斯塔姨妈？

布雷克耐尔太太　将军骨子里是个喜欢和平的人，就是在家里例外．不过我相信他名字会收在军队的字典里的。

杰　克　过去四十年的《军队名人录》我都收着呢。这些珍贵的记录本应该经常翻翻才是。（赶到书架前把书一本本拍出来）上将……马拉姆、马克斯波姆、马格利——他们怎么叫这样吓人的名字——马克比、米格斯比、莫布斯、蒙克里夫！一八四〇年中尉，历任上尉、中校、上校，一八六九年提升为将军，姓名是：哦拿实的·约翰，（把书轻轻放下，平静地说）我总是跟你说，格温多琳，我的名字是"哦拿实的"，对不对？喔，到头来还真是哦拿实的。我是说我本来就叫哦拿实的。

布雷克耐尔太太　是的，我想起来了，将军的名字是叫"哦拿实的"。我记得我曾经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们不大喜欢这个名字。

格温多琳　哦拿实的！我亲爱的哦拿实的！我从一开始就觉得你不可能有别的什么名字！

杰　克　格温多琳，一个人突然发现他一辈子只讲真话不说假话，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你能原谅我吗？

格温多琳　我原谅你了。因为我觉得你准会改变的。

杰　克　我亲爱的！

查萨宝　（对普丽丝姆小姐）利蒂希亚！（拥抱她）

普丽丝姆小姐　(热情地)弗雷德里克！终于水落石出了！

爱尔杰龙　赛茜丽！(拥抱她)终于盼到了！

杰　克　格温多琳！(拥抱她)终于盼来了！

布雷克耐尔太太　我的外甥，你好像表现得有些轻率浮躁了吧。

杰　克　恰恰相反，奥古斯塔姨妈，我长了这么大现在第一次认识到，做人不玩虚套只拿实的是再重要不过了。

〔舞台众人做静止态状。

幕　落

莎 乐 美

王　阳译

剧中人物

希律·安提帕　朱迪亚的王

乔卡南　先知

年轻叙利亚人　卫队队长

梯杰里纳斯　年轻罗马人

卡帕多细亚人

努比亚人

士兵甲

士兵乙

希罗底的小童

希伯来人，拿撒勒人，等等

一奴隶

纳曼　刽子手

希罗底　王后

莎乐美　希罗底之女

莎乐美的奴隶若干

〔幕启。布景：希罗底宫一大台阶，置宴会厅上方。几名士兵斜倚在阳台上。右边是一大楼梯。左边后面是一锈绿铜墙围起的旧水槽。月光如银。

年轻叙利亚人　莎乐美公主今晚多美啊！

希罗底的小童　快看月亮！快看月亮多么古怪啊！它像一个女子从墓中缓缓而起。它像死去的女人。你会觉得它在寻找死去的东西。

年轻叙利亚人　他的样子是挺古怪。它像一个小公主披上了黄纱。那双脚却是银色的。它像一个公主长了一双白鸽般的纤脚。你看它的样子就是在翩翩起舞。

希罗底的小童　它像一个魂归西天的女子。它移动得慢极了。

〔宴会厅声音大作。

士兵甲　吵死了！这些大喊大叫的畜生是谁呀？

士兵乙　犹太人。他们总是这个样子。他们在争论他们的宗教呢。

士兵甲　他们为什么要争论他们的宗教？

士兵乙　我也说不清。他们总是在争论。比方说吧，法利赛人说有天使，可是撒都该人却反驳说天使根本不存在。

士兵甲　我看争论这样的事情简直可笑之极。

年轻叙利亚人　莎乐美今晚多么美丽啊！

希罗底的小童　你老是看她。你看她看得太多了。这样可人是很危险的。没准会招来横祸的。

年轻叙利亚人　她今晚非常美丽。
士兵甲　王上可是一脸阴沉。
士兵乙　是的，他脸色阴沉。
士兵甲　他在寻找什么东西。
士兵乙　他在寻找什么人。
士兵甲　他在寻找谁呢？
士兵乙　我不知道。
年轻叙利亚人　公主的脸色多么苍白啊！我过去从来没有看见她脸色这么苍白过。她像银镜中一朵白玫瑰的影子。
希罗底的小童　你千万别看她了。你看她看得太多了。
士兵甲　希罗底给王上往杯子里斟酒呢。
卡帕多细亚人　那位就是希罗底王后吗？就是穿着一身黑服、缀满珍珠，头上扑了蓝粉的那位？
士兵甲　正是，她就是希罗底，王上的妻子。
士兵乙　王上嗜酒成性。他喝三种名酒。一种产自萨莫色雷斯岛，像凯撒的战袍一样艳紫。
卡帕多细亚人　我一直没有见过凯撒。
士兵乙　另一种是塞浦路斯镇产的，色黄如金。
卡帕多细亚人　我爱金子。
士兵乙　第三种酒是西西里岛的酒。那种酒红得像血。
努比亚人　我老家的神灵非常喜欢血。我们一年向它们贡献两次童男童女；五十个少男，一百个少女了。可是我们永远管不够它们，因为它们对我们十分苛求。
卡帕多细亚人　在我的老家，神灵所剩无几。罗马人把它们都赶走了。有人说神灵们自己躲进了深山里，可是我不相信。我到那些大山里守候了三夜，到处寻找它们。可是我没有找到它们。最后我喊叫它们的名字，它们还是没有出来。

得多欢，像鸽子飞向它们的窝里。她的手跟白色的蝴蝶一样。它们简直就是白色的蝴蝶呀。

希罗底的小童　你这是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老是看着她？你千万别看她了……说不定大祸会临头的。

卡帕多细亚人　（指着水窖）多么少见的牢房啊！

士兵乙　那原本是一个旧水窖。

卡帕多细亚人　旧水窖！那它对身体一定很有害。

士兵乙　噢，不会的！有现成的例子。王上的兄弟，他的哥哥，希罗底王后的原配丈夫，在那里囚禁了十二年。这水窖倒也没有把他弄死。到了十二年头上，他是活活被勒死的。

卡帕多细亚人　勒死的？谁敢干这种事情？

士兵乙　（指向刽子手，一个彪形黑人）那边那个人，纳曼。

卡帕多细亚人　他不害怕吗？

士兵乙　噢，不害怕！王上赐的套子。

卡帕多细亚人　什么套子？

士兵乙　死亡套子。所以他就不害怕了。

卡帕多细亚人　可是勒死一国之君终归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士兵甲　为什么？国王也只有一个脖子，和别人是一样的。

卡帕多细亚人　我觉得很可怕。

年轻叙利亚人　公主站起来了！她要离开餐桌！她看上去神色不安。啊，她朝这边走来了。是的，她朝我们走来了。她脸色多么苍白呀！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么苍白过。

希罗底的小童　别看她了。我求你别看她了。

年轻叙利亚人　她像一只迷途的鸽子……她像一朵在风中抖动的水仙花……她像一朵银光闪闪的花儿。

〔莎乐美上。

莎乐美　我呆不下去了。我没法呆下去。王上为什么总是贼眉

鼠眼地看着我？我母亲的丈夫用那样的眼光看我，真是让人不解。我知道那种眼光意味着什么。是的，我心里明镜似的清楚。

年轻叙利亚人　公主，你刚刚离开宴席吧？

莎乐美　外面的空气多么新鲜啊！我在这里能呼吸了！里面都是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他们撕碎他们的衣服庆祝他们无聊的仪式，全都是野蛮人，没完没了地喝酒，洒得满地都是；还有来自士麦那的希腊人，眼睛和脸颊都涂上颜色，把他们的头发弄得卷儿套着卷儿；还有默不作声难以捉摸的埃及人，留着玉石般的长指甲，穿着褐色的大氅；罗马人又粗鲁又无礼，唧唧喳喳，大吵大叫。啊！我烦死罗马人了！他们又粗糙又平庸，却偏要作出贵族的派头。

年轻叙利亚人　公主，你坐下来好吗？

希罗底的小童　你为什么和她说话？你为什么看她？噢！大祸会降临的。

莎乐美　看见月亮多好啊。她像一枚小硬币，你会以为她就是一朵银色的花朵。月亮清冷、娴静。我敢说她是一个处女，具有处女的美。是的，她是一位处女。她永远不会糟蹋自己。她永远不会像别的仙子那样，心甘情愿地委身那些臭男人。

乔卡南的声音　主来了。人之子来了。人头马藏在了河流里，海妖离开了河流，正在森林的树叶下休息。

莎乐美　谁在大声说话？

士兵乙　是先知，公主。

莎乐美　啊，先知！王上害怕的就是他吗？

士兵乙　我们不知道这些，公主。是乔卡南先知在大声说话。

年轻叙利亚人　公主，我吩咐他们把你的舁床抬来，你可乐意？

花园里的夜晚很惬意呀。

莎乐美　他说的种种可怕之事，一定是关于我母亲的！

士兵乙　我们从来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公主。

莎乐美　没错；他是在说我母亲的吓人事。

〔一奴隶上。

奴隶　公主，王上请你回宴席去。

莎乐美　我不回去了。

年轻叙利亚人　恕我多嘴，公主，可是你要是不回去，一些不幸的事情就可能发生。

莎乐美　这个先知，他可是个老人？

年轻叙利亚人　公主，还是回去为好。我来给你带路好了。

莎乐美　这个先知……他可是个老人？

士兵甲　不，公主，他还很年轻。

士兵乙　这可说不准。有人就说他是伊利亚。

莎乐美　谁是伊利亚？

士兵乙　这个国家一个古代的先知，公主。

奴隶　公主，我怎么替你向王上回好话呢？

乔卡南的声音　巴勒斯坦之地啊，你别因为鞭打你的权杖折了就得意忘形。因为毒蛇的种子会生出蛇怪，它一出世就会把鸟儿吞食。

莎乐美　多么奇怪的声音啊！我要跟他说话。

士兵甲　这恐怕不可能，公主。王上不愿意任何人和他说话。王上连教士都不允许跟他说话。

莎乐美　我就是想跟他说话。

士兵甲　这是不可能的，公主。

莎乐美　我要跟他说话。

年轻叙利亚人　还是回宴会去为好吧？

莎乐美　快把这个先知带来。

〔奴隶下。

士兵甲　我们不敢，公主。

莎乐美　（走近水窖并往下看）这下面是多么黑呀！在这么漆黑一团的黑坑里呆着一定很可怕！这完全像一座坟墓……（对二士兵）你们难道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吗？把这个先知带出来。我想跟他说话。

士兵乙　公主，我求你别要求我们干这事。

莎乐美　你们敢让我白等！

士兵甲　公主，我们的小命都是你的，可是我们不能按照你所要求的去做。真的，你要求的这件事，我们做不了主啊。

莎乐美　（看着年轻叙利亚人）喂！

希罗底的小童　哦！什么事情会发生呢？我料定大祸就在眼前。

莎乐美　（走向年轻叙利亚人）你会为我做这件事情，对吗，纳拉波思？你会为我做这件事情的。我待你一向很好。你会为我做这事的。我只是要看看这个古怪的先知。人们总在谈论他。我也经常听王上说到他。我觉得王上害怕他。难道你也害怕他不成，纳拉波思？

年轻叙利亚人　我不害怕他，公主；我谁都不害怕。可是，王上明令任何人不准揭开这水槽的盖子。

莎乐美　你会为我做这件事情的，纳拉波思，明天我在我的舁床上从"偶像卖者之门"下走过时，我会给你丢下一朵小花，一朵小绿花。

年轻叙利亚人　公主，我不能，我不能呀。

莎乐美　（微笑）你会为我做这件事情的，纳拉波思。你明白你会为我做这事的。明天我坐着我的舁床路过"偶像买者之

桥"时，我会从纱巾里打量你，会看着你，纳拉波思，也许我会冲你微笑。啊！你知道你会按我所要求的去做的。你心里很清楚……我知道你会做这件事情的。

年轻叙利亚人　（朝第三个士兵招手）把先知放出来吧……莎乐美公主要求见他。

莎乐美　啊！

希罗底的小童　噢！月亮的样子多么古怪呀。你会以为它是死女人的手，正在寻找裹尸布把自己覆盖上。

年轻叙利亚人　她的样子是很怪！她像是一个小公主，那双眼睛是琥珀眼睛。透过轻纱般的云彩，她笑得像一位小公主。

〔先知从水窖里走出。莎乐美打量着他，慢慢往后退。

乔卡南　他在哪里？他的"憎恨之杯"现在盈满了。他在哪里？他身穿银袍会在某天死于众目睽睽之下。告诉他站出来，他也许能听见在荒野呼唤的人的声音，能听见王宫里呼叫的人的声音。

莎乐美　他在说谁？

年轻叙利亚人　谁也说不清楚，公主。

乔卡南　她在哪里？她看见过那壁画上男人的肖像，看见过彩绘的迦勒底人的肖像，屈服于眼睛之欲，向迦勒底派去使者。

莎乐美　他是在说我的母亲。

年轻叙利亚人　啊，不是，公主。

莎乐美　是的，他是在说我的母亲。

乔卡南　她在哪里？她竟然委身于那些腰系饰带、头戴彩巾的亚述人的头领。她在哪里？她竟然委身于身着美服、手持金盾、头戴银盔、孔武有力的埃及年轻人。告诉她离开她的憎恨之床，离开她的乱伦之床，那样她也许会听见为上帝铺

路者的话，也许会为她的罪孽悔悟。纵然她永远不会悔悟，那她也会深深陷入憎恨的情绪；告诉她来吧，因为上帝的扇子就在上帝手中。

莎乐美　可是他很可怕，他很可怕呀！

年轻叙利亚人　别呆在这里了，公主，我求你啦。

莎乐美　他的眼睛最让人害怕。它们像火炬在古泰尔幕布上烧出来的黑窟窿。它们像恶龙栖息的洞穴。它们像恶龙做窝的埃及黑窖。它们像变幻无穷的月亮搅乱的黑湖……你认为他还会讲话吗？

年轻叙利亚人　别呆在这里，公主。我请求你别呆在这里了。

莎乐美　他样子多么消瘦啊！他像一尊憔悴的象牙雕塑。他像一幅银色肖像。我敢说他像月亮一样高洁。他像一缕月光，又像一支银色的箭杆。他的肉体一定像象牙一样冰冷。我要靠近看看他。

年轻叙利亚人　不，不，公主。

莎乐美　我一定要靠近看看他。

年轻叙利亚人　公主！公主啊！

乔卡南　一直在看我的这个女人是谁？我不要她看我。为什么她用金睫毛下的金色眼睛老看着我？我不认识她是谁。告诉她走开。我要说的不是她。

莎乐美　我是莎乐美，希罗底的女儿，朱迪亚的公主。

乔卡南　退回去！巴比伦之女！别走近上帝的选民。你的母亲用罪孽之酒浇灌了大地，她罪恶的喊叫已经传进了上帝的耳朵。

莎乐美　接着讲呀，乔卡南。你的声音就是我要喝的酒。

年轻叙利亚人　公主！公主！公主！

莎乐美　快再讲啊！再讲下去，乔卡南，告诉我务必怎么办。

乔卡南　罪恶之地的女儿，别再走近我！赶快往脸上盖一块纱巾，往头上洒灰，让自己到荒原去，寻找人之子吧。

莎乐美　他是谁？人之子吗？他像你一样英俊吗，乔卡南？

乔卡南　快躲到我身后去吧！我听见死亡天使的翅膀在宫廷里扇动。

年轻叙利亚人　公主，我请求你进去吧。

乔卡南　上帝的天使，你身带利剑到这里干什么？你到这肮脏的宫廷里来找谁？身穿银袍去死的人末日还没有到来呢。

莎乐美　乔卡南！

乔卡南　谁在说话？

莎乐美　乔卡南，我渴望得到你的肉体！你的肉体像田野里的百合花一样洁白，从来没有被人铲割过。你的肉体像山顶的积雪一样晶莹，像朱迪亚山顶的积雪，滚到了山谷来了。阿拉伯皇后花园的玫瑰也不如你的肉体白净。阿拉伯皇后花园的玫瑰不如你的肉体白净，黎明初照树叶的脚光也不如你的肉体白净，新升海上的皎月的玉胸也不如你的肉体白净……人世间什么东西都不如你的肉体白净。让我抚摸抚摸你的肉体吧。

乔卡南　退回去！巴比伦之女！女人是人间的万恶之源！别跟我讲话。我不听你讲话。我只听上帝的声音。

莎乐美　你的肉体令人恶心。它像麻风病人的身体。它像一面爬满毒蛇的灰墙；像一面蝎子筑窝的灰墙。它像满是脏物的白色墓地。它令人恐惧，你的身体令人恐惧。我爱恋的是你的头发，乔卡南。你的头发像葡萄串儿，像以东人土地上以东葡萄藤上悬挂的黑葡萄。你的头发像黎巴嫩的雪松，像黎巴嫩的大雪松，它们让狮子遮风避雨，让响马白天借以藏身。漫漫长夜月亮遮面，星星胆怯，伸手不见五指。

万籁俱寂的森林里漆黑一团。但是，世上任凭什么东西也不如你的头发这般黑啊……让我摸一摸你的头发吧。

乔卡南　退回去，罪恶之地之女！别动我。不要亵渎上帝的圣殿。

莎乐美　你的头发令人发指。它粘满泥土和灰尘。它像扣在你额头的一顶荆冠。它像绕在你脖子上的一圪瘩黑蛇。我不爱你的头发……我爱的是你的嘴，乔卡南。你的嘴像象牙塔上的一条红箍。它像象牙刀在石榴上割开的口子。泰尔花园的石榴花怒放，比玫瑰更艳，却不如你的嘴红。为国王鸣响开道的红号让敌人胆寒，仍不如你的嘴红。你的嘴比盘旋在庙宇、僧侣喂养的鸽子的爪子还红。它比在森林里宰杀过狮子、看见过金虎而后走出来的猎人的脚都红。你的嘴像鱼儿在昏暗的海中发现的一丛珊瑚，专门献给国王的珊瑚……！它像摩押人在摩押矿井里发现的朱砂，是国王强迫他们进贡的朱砂。它像波斯国王使用的弓，上面涂了朱砂，弓尖镶嵌着珊瑚。世间任凭什么也没有你的嘴红啊……让我吻一吻你的嘴吧。

乔卡南　妄想，巴比伦之女！罪恶之地之女！妄想。

莎乐美　我会吻你的嘴的，乔卡南。我定会吻到你的嘴。

年轻叙利亚人　公主，公主，你像一棵没药树，你像鸽中之鸽，别看这个人，别看他了！别跟他讲这些话。我受不了这些呀……公主，公主啊，别跟他讲这些事情。

莎乐美　我会吻你的嘴的，乔卡南。

年轻叙利亚人　啊呀！（自杀并倒在莎乐美和乔卡南之间）

希罗底的小童　年轻叙利亚人杀死自己了！年轻叙利亚人杀死自己了！我的好朋友把自己杀死了！我给了他一个香料盒和银制的耳环，可他现在杀死自己了！啊，他不是早说过会

发生不测之祸吗？我不是也早说过有横祸，而且横祸果然发生了吗？哦，我早知道月亮在寻找死物，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月亮是在寻找他啊。唉，我为什么不把他藏在月亮找不到的地方？如果我把他藏在月亮找不到的洞穴里，那该多好啊。

士兵甲　公主，年轻叙利亚人把自己杀死了。

莎乐美　让我亲吻你的嘴唇吧。

乔卡南　难道你不害怕吗，希罗底的女儿？我不是早告诉你，我已经听见宫廷里响起了死亡天使扇动翅膀的声音，死亡天使不是到来了吗？

莎乐美　让我吻你的嘴唇吧。

乔卡南　通奸之女，只有一个人能拯救你，我在跟他对话。快去找他吧。他在加利利海的一条船上，跟他的信徒训话。快跪在海岸边，喊着他的名字叫他吧。等他来到你面前（谁叫他他都会来的）时，你要跪拜在他的脚下，请求他赦免你的罪孽。

莎乐美　快让我吻你的嘴吧。

乔卡南　你万恶不赦啊！乱伦母亲之女，你该诅咒！

莎乐美　我会吻到你的嘴唇的，乔卡南。

乔卡南　我不愿意见到你。我不愿意见到你，你该诅咒啊，莎乐美，你该诅咒。（走下水窖）

莎乐美　我会吻到你的嘴唇的，乔卡南。我一定会吻到你的嘴唇的。

士兵甲　我一定得把这尸体抬到别的地方。王上不想看见死尸，除了他亲手杀死的人体。

希罗底的小童　他是我的兄弟，比兄弟还要亲。我送给他一个小香料盒，还有他总是戴在手上的那枚玛瑙戒指。晚间我

们习惯在河岸边杏树间散步，他告诉我许多关于他的国家的事。他讲得很慢。他的声音像笛子的声音，像吹笛手的笛子。他还喜欢在河水里端详自己。我过去还说他不该那样呢。

士兵乙　你说的对：我们必须把这尸体藏起来。王上可不能看见它。

士兵甲　王上不会到这地方来。他从来不到这台地来。他对那位先知害怕得要命。

〔希律，希罗底，以及全体廷臣上。

希　律　莎乐美呢？公主去哪里了？我要她到宴会去，她为什么不回去？啊！她在那里！

希罗底　你不要老是看着她！你老是盯着她看！

希　律　月亮今天晚上样子很怪。月亮看上去不是很怪吗？她像一个疯女人，一个到处寻找情人的疯女人。她还裸露着身体。她简直一丝不挂。云彩在追着给她往身上披衣服，可是她还不让云彩给她披。她让自己赤裸裸地展露在天空。她在云彩里打着滚儿，像一个喝醉酒的女人……我敢保证她在寻找情人儿。她难道不像一个醉酒的女人吗？她像一个疯女人，难道不是吗？

希罗底　不是的，月亮就像月亮，不会是别的。让我们进去吧……你在这里闲着没事。

希　律　我就要呆在这里！梅内塞，把毯子铺在这里。点上火把，把象牙桌子搬来，把碧玉桌子也搬来。这里的空气十分清新。我要和我的客人多喝几杯酒。我一定要让凯撒的使者享受到所有的荣誉。

希罗底　你留在这里不是为了他们。

希　律　是的，这里空气十分清新。来吧，希罗底，我们的客人

在等我们呢。啊！我脚下滑了一下！我在血里滑了一下！这是一个坏兆头。这是一个恶兆。这里怎么会有血呢？……还有这尸体，这尸体怎么在这里？你们以为我像埃及国王，不给他的客人举行宴会，却让客人看尸体吗？这是谁？我不要看到这个。

士兵甲　这是我们的队长，陛下。他就是那个年轻的叙利亚人，你三天前才刚刚任命他当上了队长。

希　律　我没有下命令把他杀死嘛。

士兵乙　他是自杀的，陛下。

希　律　因为什么？我已经让他当了队长了呀。

士兵乙　我们不知道，陛下。可他就是把自己杀死了。

希　律　我觉得不可思议。我原想只有罗马哲学家才自杀呢。梯杰里纳斯，罗马的哲学家自杀，这不会有错吧？

梯杰里纳斯　有些哲学家是自杀的，陛下。他们是斯多葛派。斯多葛派的人很粗鲁。他们是些行为可笑的人。我认为他们可笑之极。

希　律　我也这样认为。自杀是荒唐可笑的行为。

梯杰里纳斯　罗马谁都在笑话他们。皇上还写了一篇文章讽刺他们呢。人们到处在背诵那篇文章呢。

希　律　哈！皇上写文章讽刺他们了吗？凯撒就是了不起。他什么都能干……怪了，年轻的叙利亚人把自己杀了。我为他自杀感到难过。我很难过，因为他生得很好看。他长了一双柔情的眼睛。他简直就是美男子嘛。我记得我看见过他含情脉脉地看着莎乐美。一点没错，他总是忍不住看她。

希罗底　别人也总是忍不住看她呀。

希　律　他的父亲是个国王。我把他赶出了他的王国。你让他的母亲当了奴隶，她可曾是个王后呢，希罗底。所以他也可

以说是我的客人，也正因此我让他当了队长。他死了我很难过。哎呀！你们为什么让他的尸体留在这里？我不要看见它——把它弄到一旁。（他们把尸体拖到一边）这里冷起来了。起风了吧。起风了，是不是？

希罗底　不，没有起风。

希　律　我跟你说风在刮……我听见空中有声音，像翅膀在拍打，像巨大的翅膀在击打。你难道没有听见吗？

希罗底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

希　律　我也听不见了。可是我刚才听见了。那是风刮的声音，一点没错。风刮过去了。可是不，我又听见了。你还没有听见吗？它完全像翅膀在拍击。

希罗底　我跟你说什么声音也没有。你生病了。我们进去吧。

希　律　我没有病。有病的是你的女儿。她的样子像个病人。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么面无血色。

希罗底　我告诉过你，别总看着她。

希　律　给我上酒。（酒斟上）莎乐美，过来跟我喝上一杯。我这酒美妙无比。凯撒本人送我的。用你的小红嘴唇尝尝吧，要不我就喝干净了。

莎乐美　我不渴，王上。

希　律　你听见她怎么回答我了吗，你的那宝贝女儿？

希罗底　她回答得对。你为什么总盯着她？

希　律　给我拿来好水果。（水果送上）莎乐美，过来和我用点水果。我喜欢看见你的小牙在水果上咬下的牙印。快把这果子咬一口，剩下的我全吃了。

莎乐美　我不饿，王上。

希　律　（对希罗底）你快看你是怎样教育你的女儿的。

希罗底　我的女儿和我都出身皇族。你呢，你的父亲是一个赶

骆驼的！他还是个强盗呢！

希　律　你胡说八道！

希罗底　你知道这全是真的。

希　律　莎乐美，过来坐到我身边。我会把你母亲的王后宝座送给你。

莎乐美　我不累，王上。

希罗底　你看看你在她眼里是什么人吧。

希　律　给我上——我想要什么呢？我忘记了。哈！哈哈！我想起来了。

乔卡南的声音　瞧啊！时间到了！我预言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上帝说了。瞧啊！我说过的那天到来了。

希罗底　告诉他住口。我不要听见他的声音。这个人一直在恶毒地侮辱我。

希　律　他没有说什么侮辱你的话。再说了，他是个了不起的先知。

希罗底　我不相信先知。一个人哪能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不知道。他就只会侮辱我。可是我看你害怕他……我很清楚，你怕他。

希　律　我不害怕他。我谁都不害怕。

希罗底　我跟你说，你就是害怕他。如果你不害怕他，那么你为什么不把他交给犹太人？犹太人吵吵嚷嚷要了他六个月了。

犹太人一　一点不错，我的王上，还是把他交给我们为好啊。

希　律　别再说这件事了。我已经把我的答复告诉你们了。我不会把他交到你们手里。他是一个圣人。他是能和上帝见面的人。

犹太人一　那是办不到的。自从伊利亚先知以后，没有人能和

上帝见面。伊利亚是最后一个能见到上帝的人。近来上帝不会露面的。他把自己藏起来了。所以，大灾大难都降临大地了。

犹太人二　事实上，谁都不知道伊利亚先知到底见过上帝没有。万一他看见的只是上帝的影子呢。

犹太人三　上帝什么时候都不躲藏。他随时随处都会露出真相。大恶大俗里有上帝，大慈大善里也有上帝。

犹太人四　这种话可说不得。这可是一条很危险的教义呀。这可是亚历山大的那些派别的教义，那里的人传授希腊的哲学。希腊人可不是犹太人。他们连龟头包皮都不割除的。

犹太人五　谁都说不清上帝怎样干活儿。他干活儿的方式非常神秘。也许正因为这样，我们恶的东西成了好的，我们所谓好的东西成了恶的。什么东西都深究不得。我们只能随遇而安，听之任之，因为上帝太强大了。他制服强者时也把弱者捎带上了，因为他对谁也不特别照顾。

犹太人一　你讲了实话。上帝是可怕的。他制服强者和弱者就像一个人在石臼里捣碎玉米那样。自从伊利亚先知以后，谁都没有见过上帝。

希罗底　别让他们瞎嚷嚷了。他们烦死我了。

希　律　可是我听说，乔卡南就是你们的先知伊利亚。

犹太人一　那是不可能的。伊利亚先知的时代到现在已经过去三百多年了。

希　律　有人说，这个人就是伊利亚先知。

拿撒勒人　我敢肯定他就是伊利亚先知。

犹太人一　不是，他不是伊利亚先知。

乔卡南的声音　这天终于到来了，上帝的这天终于到来了，我听见山上响起了救世主他的脚步声。

希　律　这话是什么意思？救世主。

梯杰里纳斯　凯撒就叫“救世主”。

希　律　可是凯撒并没有去朱迪亚。我昨天刚刚收到从罗马的来信。信中根本没有谈到这件事情。梯杰里纳斯，你冬季一直呆在罗马，你可听说有关这件事情的消息了吗？

梯杰里纳斯　陛下，这件事我什么都没有听说。我刚才只是说明这个称号。这是凯撒许多称号中的一个。

希　律　可是凯撒来不了的。他得了很厉害的风湿病。人们说他的脚像大象的蹄子一样肥大。再说，他国事缠身呀。他一离开罗马就会失去罗马。他不会来的。尽管话这样说，凯撒是君主，他要是想来，他就来得了。可是，我看他是不会来的。

拿撒勒人甲　先知说的那些话，不是关于凯撒的，陛下。

希　律　和凯撒没有关系吗？

拿撒勒人甲　没有关系，陛下。

希　律　那他是在说谁呢？

拿撒勒人　他是在说弥赛亚。

犹太人一　弥赛亚没有来呀。

拿撒勒人甲　他来了，他到哪里，哪里出现奇迹。

希罗底　嚯！嚯！奇迹！我根本不相信什么奇迹。奇迹我见得多了。（对小童）给我拿扇子！

拿撒勒人甲　这个人真能创造奇迹。比方说，在加利利那个有些名气的小镇上，有人举行婚礼，他在婚礼上把水变成了酒。好几个在场的人都跟我说起过这件事。他只轻轻一摸，就治好了两个坐在迦百农大门前的麻风病人。

拿撒勒人乙　不，他在迦百农治好的是瞎子。

拿撒勒人甲　不，是麻风病人。不过他也治好过瞎子，人们还看

见他在山上和天使交谈呢。

撒都该人　天使是不存在的。

法利赛人　天使是存在的，可是我不相信这个人和天使交谈过。

拿撒勒人甲　无数人都看见他和天使交谈了。

撒都该人　没有和天使交谈。

希罗底　这些人烦死我了！他们荒唐透了！（对小童）喂，我的扇子！（小童给她扇子）你脸上和做梦人的脸色一样；你可不能做梦。只有病人才做梦呢。（她用扇子打小童）

拿撒人乙　杰如斯的女儿也出过奇迹。

拿撒人甲　是的，这是真的。谁都不否认这个。

希罗底　这些人是疯了。他们看月亮看得时间够长了。告诉他们别嚷嚷了。

希　律　杰如斯的女儿的奇迹是什么？

拿撒勒人甲　杰如斯的女儿死了。他让她起死回生了。

希　律　他能起死回生吗？

拿撒勒人甲　没错儿，陛下，他能起死回生。

希　律　我可不希望他能起死回生。我要阻止他这么干。我不允许任何人起死回生。你们一定要找到这个人，告诉他我不允许他起死回生。这个人现在在哪里？

拿撒勒人乙　他无处不在，我的王上，可是找到他却不容易。

拿撒勒人甲　听说他现在在撒马利亚。

犹太人一　他要是在撒马利亚，那很容易看出来他根本不是弥赛亚。弥赛亚不到撒马利亚人中间去。撒马利亚人会倒霉的。他们不向圣殿进贡品。

拿撒勒人乙　他几天前就离开了撒马利亚。我认为他这会儿在耶路撒冷一带。

拿撒勒人甲　不，他不在那里。我刚从耶路撒冷来。他们没有

听到他的消息已有两个多月了。

希　律　那没什么关系！就是要让他们找到他，按我的话告诉他，我不允许他起死回生！至于把水变成酒，把麻风病人和瞎子治好嘛……如果他有这本事，他可以做这些事情。我也真的认为能把麻风病人治好是善举。可是我不能允许起死回生。如果死人又活了，那如何得了。

乔卡南的声音　啊，这荡妇！啊！这金眼金睫毛的巴比伦之女！上帝说了，让成千上万的人和她作对，让人们拿起石头，用石头砸他……

希罗底　命令他别说下去了……

乔卡南　让战争的将领用他们的战刀把她砍死，让他们用他们的坚盾把她搓碎。

希罗底　不，那是卑鄙可耻的。

乔卡南　我就是要这样把所有邪恶的东西从大地上清理干净，让所有的女人都别学她的坏毛病。

希罗底　你听见他在说些什么吗？你竟然让他谩骂你的老婆吗？

希　律　他没指名道姓地骂你嘛。

希罗底　这叫什么话？你很清楚他就是在专门骂我。我是你的老婆，不是吗？

希　律　一点不错，亲爱而高贵的希罗底，你是我的妻子，在当我的妻子之前，你是我兄弟的妻子。

希罗底　正是你从他怀里把我硬抢出来了。

希　律　的确，我更强壮呀……不过我还是不谈那件事了。我不愿意谈到它。都是因为这个先知说了这些鬼话。也许因为这个原因，灾难就要发生了。高贵的希罗底，我们不可怠慢我的客人。你给我斟满杯子，我心爱的。快往这大银杯

里斟上酒,往大玻璃杯子里斟上酒。我要为凯撒干杯。在座的有罗马人,我们一定要为凯撒干上一杯。

全　体　凯撒!凯撒!

希　律　你难道没有看见你的女儿吗?她的脸色很苍白。

希罗底　她脸色苍白不苍白,与你有什么关系?

希　律　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么面无血色。

希罗底　你不该这么总看着她。

乔卡南　到了那天,太阳会变成漆黑一团的,像头发上的黑丧布;月亮会变得像浓血,天上的星星会像无花果树上长熟的无花果那样,纷纷从天上掉到大地上,地上的国王都会吓得胆战心惊。

希罗底　啊!啊!我倒想看看他所说的那天到来,看见月亮变得像血,星星像熟透的无花果那样掉在地上。这个先知说话像个醉汉……我真受不了他的这种声音。我讨厌他的声音。命令他闭上嘴巴。

希　律　我不会下命令的。我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不过这可能是个兆头。

希罗底　我不相信兆头。他说话分明像个醉汉。

希　律　他也许喝上帝的酒喝醉了。

希罗底　什么酒,上帝的酒吗?那是从什么葡萄园里采集来的?在什么榨汁机里可以得到?

希　律　(从他的地点一直看着莎乐美)梯杰里纳斯,你最近在罗马时,皇上没有跟你谈起……

梯杰里纳斯　谈起什么问题,陛下?

希　律　什么问题?啊!我问过你问题,是不是?我忘了我问过你什么问题了。

希罗底　你又在看我的女儿了。你不应该老看她。我说了多少

遍了。

希　律　你没有别的话可说。

希罗底　我又说了一次。

希　律　重修圣殿的事，人们说得够多了，干了点什么实事吗？人们说至圣所不见了，对不对？

希罗底　那就是你偷走了。你说话颠三倒四。我不在这里呆了。让我们进去吧。

希　律　莎乐美，给我跳舞吧。

希罗底　我不让她跳舞。

莎乐美　我没有心思跳舞，王上。

希　律　莎乐美，希罗底的女儿，为我跳舞吧。

希罗底　别纠缠她。

希　律　我命令你跳舞，莎乐美。

莎乐美　我不愿意跳，王上。

希罗底　（大笑）你看她怎么听你的吧。

希　律　她给我跳不跳舞又有什么？对我无关紧要。今晚我很高兴，我高兴极了。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

士兵甲　王上脸上变得阴沉了。他的表情不是变得阴森森了吗？

士兵乙　是的，他的脸色阴沉了。

希　律　为什么我不应该高兴呢？凯撒是这世界的主宰，主宰着所有的一切，他很喜欢我。他刚赏给我许多价值连城的礼物。他还答应我，要把我的敌人卡帕多细亚国王召到罗马去。也许就在罗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凯撒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真的，凯撒是主宰。所以，你们看，我完全有理由高兴。的确，我很高兴。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任凭什么事情都没法让我扫兴。

乔卡南的声音　他会坐在这宝座上。他会穿上大红大紫的衣服。他会手持满是亵渎上帝的金杯。上帝的天使会狠狠惩罚他。他会让虫子吞噬。

希罗底　你听见他说你什么了吧。他说你会让虫子吞噬掉。

希　律　他说的不是我。他从来不说我。他说的是卡帕多细亚的国王;卡帕多细亚的国王是我的敌人。是他要被虫子吞噬掉。哪会是我。这位先知,他从来没有讲过我的坏话,只有一次,那就是我把我兄弟的妻子娶来做了妻子。在这事上,他也许是对的。因为,说实在的,你是不育的。

希罗底　我不育,是吗?你一直看着我的女儿,你还要她给你跳舞取乐,你却敢说这样的话吗?说这话是多么荒唐可笑呀。我生养了一个孩子。你却没有孩子,没有,甚至没跟你的奴隶生个孩子。不育的是你,不是我。

希　律　住嘴,女人!我说是你不育。你没有给我生下孩子,先知说我们的婚姻不是真正的婚姻。他说这是一次乱伦的婚姻,一次会带来种种邪恶的婚姻……我害怕他说对了;我保证他说对了。不过现在不谈论这样的事情。我这会儿高兴。我真的很高兴。我心满意足。

希罗底　我很高兴你今天晚上心情愉快。这在你来说是难得的。可是天不早了。让我们进去吧。别忘了太阳一出来我们就要去打猎。要让凯撒的使者享尽富贵,对不对?

士兵乙　王上脸上好阴沉啊。

士兵甲　是的,他的脸色很阴沉。

希　律　莎乐美,莎乐美,给我跳舞吧。我请你给我跳舞。我今晚心情糟透了。是的,我今晚心情一下子变坏了。我到这里来时,我踩在血上滑了一下,这是个坏兆头。我听见了,我敢肯定我听见了翅膀的拍击声,是巨大的翅膀拍击的声

音。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今晚心情乱糟糟的。所以为我跳舞吧。为我跳舞吧，莎乐美，我求你了。如果你为我跳舞，你要求我给你什么都行，我会有求必应的，哪怕把我的半壁江山给了你。

莎乐美　（站起）我要什么，你真的会给我什么吗，王上？

希罗底　别跳舞，我的女儿。

希　律　要什么给什么，哪怕我的半壁江山。

莎乐美　你敢发誓吗，王上？

希　律　我发誓，莎乐美。

希罗底　你凭什么发誓呢，王上？

希　律　凭我的生命，凭我的皇冠，凭我的诸神。你要什么我给什么，哪怕我的半壁江山，只要你给我跳舞。哦，莎乐美，快为我跳舞吧！

莎乐美　你发过誓了，王上。

希　律　我发过誓了，莎乐美。

莎乐美　答应我的所有要求，哪怕半壁江山。

希罗底　我的女儿，别跳舞。

希　律　哪怕我的半壁江山。如果你喜欢得到我的半壁江山，莎乐美，你会像女王一样风光。难道她不会像女王一样风光吗？啊！这里冷起来了！风冷嗖嗖的，我听见……为什么我总听见这种翅膀拍击的声音呢？啊！你不由会想到鸟儿，一只巨大的黑鸟在台地上飞翔。我怎么看不见这鸟儿呢？这鸟拍打翅膀的声音让人害怕。这风好厉害。不，这风不冷，变暖和了。我憋得慌啊。快给我的手上倒凉水。快给我雪吃。给我松开大氅吧。快，快呀！快给我松开大氅。不，别动它了。是我的花冠在作怪，我的玫瑰花冠。这些花儿像火一样。它们把我的额头烧疼了。（他把花冠从

他的头上扯下，扔到了桌子上）啊！我现在呼吸不了。那些花瓣多么红啊！它们像白布上的血斑。那没有什么关系。你决不能看见什么都从上面看出种种象征。那会使生活难以过下去的。把血斑说成玫瑰瓣儿就很好嘛。更加可取的是说成……不过我们不说这个了。现在我高兴，我过得很高兴。我过得高兴难道不对吗？你的女儿要给我跳舞了。你不是要给我跳舞吗，莎乐美？你答应给我跳舞了。

希罗底　我不让她跳舞。

莎乐美　我就给你跳舞，王上。

希　律　你听见你女儿说什么了吧。她就要给我跳舞了。你为我跳舞干得好啊，莎乐美。等你给我跳过舞，可别忘了向我要你想要的东西。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哪怕我的半壁江山。我已经发誓了，对不？

莎乐美　你发过誓了，王上。

希　律　我永远不会毁誓。我不是那种毁誓的人。我不知道怎么撒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的话出自一国之君。卡帕多细亚的国王谎话连篇，可他算不上一个国王。他是一个胆小鬼。他还该着我的钱不还。他甚至侮辱我的使者。他总是出口伤人。不过，凯撒等他到了罗马就会把他钉上十字架的。我保证凯撒会把他在十字架上钉死的。即使不往十字上钉，因为会被虫子吃掉，他还是会死掉的。先知早预言过了。好啊！为什么还不开始，莎乐美？

莎乐美　我在等我的奴隶给我拿衣服和七条纱巾，把我的拖鞋拿走。

〔奴隶送上衣服和七条纱巾，脱下莎乐美的拖鞋。

希　律　啊，你要光着脚给我跳舞。妙得很！妙得很呀。你的小脚会像白鸽一样。它会像在树上跳舞的小白花一样……

不，不，她要在血迹上跳舞啊。地上有血。她可不能在血上跳舞。那血可是坏兆头。

希罗底　她在血上跳舞与你有什么关系？你早深深陷进血泊里……

希　律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看看月亮！她变红了。她变得像血一样红。啊！先知预言得一点没有错。他预言说月亮会像血一样红。他难道没有预言过吗？你们都听见他说了。现在月亮变得像血一样红。你们不是看见了吗？

希罗底　哦，是的，我看得很清楚，还看见星星像熟透的无花果一样往下落，不是吗？太阳变得像蒙头发的黑布，世界上的国王都害怕了。起码有一个人能看见这个。这位先知他这辈子就这一次预言对了。世上的国王都害怕了……让我们快进去吧。你生病了。罗马的人会说你疯了。听我的话，让我们快进去吧。

乔卡南的声音　从以东来的这位是谁？从博兹拉来的这位又是谁，穿得这般大红大紫，光彩照人，美丽异常，大步流星，威风凛凛？为什么你的衣服染得大红大紫？

希罗底　让我们快进去吧。这个人的声音让我发疯。只要他一直这样嚷嚷，那我就不让我的女儿跳舞。只要你用这副样子看着她，那我也不叫她跳舞。一句话，我就是不让她跳舞。

希　律　别起来，我的妻，我的王后，那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她不跳完舞，我是不会进去的。跳吧，莎乐美，为我跳舞吧。

希罗底　别跳，我的女儿。

莎乐美　我准备好了，王上。（莎乐美起七条纱巾舞）

希　律　啊！妙呀！妙呀！你看你的女儿为我跳舞了。靠近点，莎乐美，靠近点，我好把你的奖励给你。啊！我对跳舞

的人一向出手大方。我要让你享尽荣华富贵。你心里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想要什么？说吧。

莎乐美　（跪下）我要他们立即给我用大银盘端来……

希　律　（大笑）用大银盘吗？没有问题，就用大银盘。她楚楚动人，不是吗？噢，甜美漂亮的莎乐美，你比朱迪亚所有的女儿都漂亮，你要用大银盘端上什么？你要让他们用大银盘端上什么来？快告诉我吧。无论你要什么，他们都会给你端上来的。是什么呢，莎乐美？

莎乐美　（起立）乔卡南的头。

希罗底　啊！说得好，我的女儿。

希　律　不，不！

希罗底　说得好啊，我的女儿。

希　律　不，不，莎乐美。你不能跟我要求这个。别听你母亲的话。她总是给你出坏主意。别听她的。

莎乐美　我没有听我母亲的。正是为了我自己的快乐，我才要求用大银盘端上乔卡南的头。你发过誓了，希律。别忘了你发誓了。

希　律　我知道我发誓了。我对着我的诸神发誓的。我知道得很清楚。可是，莎乐美，你要别的什么东西我都答应。你要我的半壁江山我都会给你。可是，别向我要求你刚才所要的东西。

莎乐美　我就和你要乔卡南的头。

希　律　不，不，我不希望这样。

莎乐美　你发了誓的，希律。

希罗底　是的，你发过誓了。大家都听见了。你当着大家的面发誓的。

希　律　住口！我没有跟你说话。

希罗底　我的女儿要得好，就要乔卡南的头。他对我肆意侮辱。他对我说了许多可怕的事情。谁都看得出她对她的母亲怀有深爱。别让步，我的女儿。他发誓了，他发誓了。

希　律　住口，别跟我说话……！过来，莎乐美，别胡来。我从来没有虐待过你。我从来都喜爱你。……也许我喜爱你过分了。你不能向我要求这个。这是一件可怕的东西，向我要求一样可怕的东西。没错，我认为你是在闹着玩呢。从人身上砍下来的人头是看不得的，对不？一个处女眼睛容不得这样一件东西。你从那玩意儿上能看到什么乐趣呢？什么也看不到。不，不，这不是你的要求。听我的话。我有一块祖母绿，一块又大又圆的祖母绿，是凯撒的宠臣送我的。你要是从这块祖母绿看去，你能看见很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凯撒去圆形竞技场时，自己都带这样的祖母绿呢。可是我的祖母绿还要大。我很清楚它个儿大得多。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祖母绿。你会喜欢它的，不是吗？只要你要它，我就给你。

莎乐美　我就要乔卡南的头。

希　律　你不听话。你不听话。让我说给你听，莎乐美。

莎乐美　乔卡南的头。

希　律　不，不，你说这话让我心里乱，因为我整个晚上都在看你。一点没错，我看了你整个晚上。你的美让我心里乱。你的美让我的心里乱极了，我看你看得太多了。可是以后不再看你了。人不能看东西，也不能看人。人只能对着镜子看，因为镜子只让我们看见脸谱。噢！噢！给我拿酒来！我渴了……莎乐美，莎乐美，让我们成为朋友吧。现在就来……！啊！我要说什么来着？说什么？啊！我记起来了……！莎乐美——不，快过我跟前来吧；我怕你听不见我

的话——莎乐美，你知道我的白孔雀吧，我的美丽的白孔雀，它们在爱神树和高杉树里走动。它们的尖嘴镀上了金子，它们吃的粮食也镀上了金子，它们的爪子涂上了紫色。它们一叫唤，天就会下雨，它们一展屏，月亮就在天空出现。它们在黑色的爱神树和高高的杉树里结对走动，每一只孔雀都有一个奴隶照料。有时它们飞向树头，很快到草丛里打窝，绕着湖边戏耍。世界上什么鸟儿都没有它们神奇。全世界也再没有国王趁这种神奇的鸟儿。我敢说凯撒都没有我的鸟儿这么神奇。我把我的白孔雀送给你五十只。你走到哪里它们就跟到你哪里，你走在它们中间，就像月亮在一大片白云中间……我把我的白孔雀都送给你好了。我通共有一百只，全世界没有哪个国王拥有像我这样的白孔雀。可是我愿意都送给你。只是你别再逼着我兑誓，别再向我要你刚刚要过的东西。（他把酒一饮而尽）

莎乐美　给我乔卡南的头。

希罗底　说得好，我的女儿！好端端的你，身边围着白孔雀，那才叫荒唐呢。

希　律　住口！你总是喊叫；你像一只猛兽一样在乱叫乱嚷。你必须闭上嘴巴。你的声音让我起烦。我让你住口……莎乐美，想想你在干些什么吧。这个人也许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上帝的手抚摸过他。上帝教会他许多可怕的话。不论在宫殿还是在荒原，上帝都和他在一起……起码有这样的可能啊。谁都弄不清楚。上帝可能向着他，和他呆在一起。还有，如果他死了，灾难也许会落在我的头上。他的确说过，他死去的那天，有人就会倒大霉的。那就只会是我啊。别忘了，我进来时在血上滑了一下。再说，我还听见空中有翅膀拍打的声音，巨大的翅膀拍打的声音。这些可是非常

凶恶的兆头呀，且不说别的，我敢保证还有别的兆头，尽管我没有看见。喔，莎乐美，你总不希望大难降临在我的头上吧？你不会希望这个的。那就听我的话吧。

莎乐美 给我乔卡南的头。

希 律 啊！你没有听我的话。安静。我——我静下来了。我彻底静下来了。听着。我在这地方藏着宝石——你母亲过去都没有见过；这些宝石可是稀世珍宝啊。我有一环珍珠，整整排了四排。它们像银光四射的月亮。它们像五十个月亮罩在金色的网子里。那戴在一个女王的玉胸上十分般配。我有两种紫晶，一种像黑酒，一种像掺了水的红酒。我有黄玉，黄灿灿像老虎的眼睛，而粉色玉则像斑尾鸽的眼睛，绿玉却又像猫儿的眼睛。我有蛋白石燃着冰焰一样的光，让糟心的人心静，害怕上面的影子。我有石华，像死女人的眼珠。我有月长石，随着月亮的变化而变化，一见太阳就暗淡无色了。我有蓝宝石，像鸡蛋一样大，像兰花一样蓝。大海在里面万顷波涛，月亮也再难扰乱它们的蓝波。我有金绿宝石、绿柱石、绿玉髓和红宝石。我有缠丝玛瑙、红锆石和玉髓石，我愿意把它们通通送给你，通通给你，其余的东西外加。印度国王刚刚送给我四把别致的鹦鹉羽毛扇子，努米底亚的国王送给我一件鸵鸟羽毛衣裳。我有一样水晶，女人看它都不合法，年轻男子看它都得挨一顿棍子。我的珠母贝保险箱里保存着三块美妙的绿松石。谁戴在额头谁能想象出全然没有的东西，谁手里拿着它们谁能让女人不育。这些全都是无价之宝啊。它们都是用钱买不来的。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在一个乌木保险箱里，我藏着两个琥珀杯，像金苹果一样。如果敌人把毒药倒进这两个杯子里，它就变得像银苹果一样。在一个镶嵌琥珀的保险

箱里，我放着玻璃凉鞋。我有大氅是从塞雷斯那里弄来的，我还有手镯镶嵌着红榴石和翡翠，是从幼发拉底城得到的……你要求这些还不够吗，莎乐美？告诉我你想要哪样，我把哪样给你。所有你要的东西我都给你，只有一样除外。我会给你所有属于我的东西，除了一条命。我愿意给你高级僧侣的袈裟。我愿意给你圣殿的纱幔。

众犹太人　哦！哦！

莎乐美　给我乔卡南的头。

希　律　（跌坐在他的座位里）她要求什么，就让她得到什么吧！她真不愧为她母亲的女儿！（士兵甲过来。希罗底从希律王手里夺得亡灵环，交给了士兵甲，士兵甲直接交给了刽子手。刽子手一副害怕的样子）谁把我的环夺走了？我右手里有一个环来呀。谁把我的酒喝了？我的杯子里有酒来呀？杯子里盛满了酒。有人喝掉了吗？哦！灾难一准会降临哪个人头上的。（刽子手走下了水窖）啊！为什么我要发誓呢？国君永远不可随便发誓。他们要是不守誓，那是可怕的；要是他们守誓，那也是可怕的。

希罗底　我的女儿干得好啊。

希　律　我敢保证，灾难会发生的。

莎乐美　（倚在水窖上聆听）里面没有声音。我什么都听不见。他为什么不喊叫呢，这个人？啊！如果有人专门来杀我，那我会喊叫，我会挣扎，我会受不了……不，我什么也没有听见。里面很静，静得可怕。啊！有人倒在了地上。我听见什么东西落地了。那是刽子手的刀吧。他害怕了，这个奴隶。他竟然让他的刀落地了。他不敢杀了他。他是个胆小鬼，这个奴隶！快派士兵们去吧。（她看见希罗底的小童，跟小童说）过这里来，你可是这位死者的朋友，不是吗？噢，

听我说，死人死得还不够。快去告诉士兵们，要他们下去，把我所要的东西给我弄上来，那件东西是王上许给我的，那件东西是我的。（小童退缩。她转向士兵们）过来，士兵们。你们快下到这水窖去，把那个人的头给我取来。（士兵们退缩）王上，王上，快给你的士兵下命令，让他们去给我取来乔卡南的头。

〔一条大黑胳膊，刽子手的胳膊，从水窖里伸出来，托着一个大银盘，上面摆着乔卡南的头。莎乐美一把抓住它。希律把脸藏在斗篷下。希罗底微笑着摇起扇子。拿撒勒人纷纷跪在地上，开始祈祷。

莎乐美　啊！你不让我吻你的嘴，乔卡南。嘿！我现在要吻你的嘴了。我要像一个人咬熟透的果子那样咬它呢。是的，我会吻到你的嘴的，乔卡南。我说过这话。难道我没有说过这话吗？我说过的。啊！我现在就要吻到它了……为什么你不看着我呢，乔卡南？你的眼睛曾经那么吓人，眼睛里满是愤怒、责备，现在却闭上了。为什么它们要闭上呢？睁开你的眼睛吧！抬起你的眼睫毛吧，乔卡南！为什么你不看着我？你是害怕我了，乔卡南，你才不看我吗……？还有你的舌头，它曾经像一条红蛇喷射毒液，现在却不再动弹了，什么也不说了，乔卡南，这血红的毒蛇可没有少向我喷射毒汁呀。多么奇怪，不是吗？这条红毒蛇怎么就不再能动弹了呢……？你眼里根本没有我，乔卡南。你拒绝了我。你对我极尽诽谤之能事。你把我莎乐美，希罗底的女儿，朱迪亚的公主，看成了妓女，看成了荡妇！喔，乔卡南，我还活着，而你，你却死了，你的头属于我了。我想怎么对待它就怎么对待它。我能把它扔给狗吃，扔给空中的鸟儿吃。狗不吃的东西，空中的鸟儿却会抢吃……啊，乔卡南，乔卡南，

你是我惟一爱上的男人。别的男人在我看来都十分可憎可厌。可是你，你是美的化身啊！你的肉体像一根象牙装在银色的管子里。它是一座满是白鸽和银百合的花园。它是一座镶嵌了象牙骨的银塔。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像你的肉体一样洁白。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像你的头发一样漆黑。全世界没有任何东西像你的嘴唇那样艳红。你的声音是一个散发着妙香的香炉，我看着你时能听见奇怪的音乐。啊！为什么你不看我呢，乔卡南？在你的手和你的咒骂后面，藏着你的脸。你遮挡上了你那能看见上帝的眼睛。喔，你见过你的上帝，乔卡南，可是，我，你却从来不看。如果你看见了我，那么你就会爱上我。我，我看见了你，乔卡南，我爱上了你。哦，我爱你爱得多么深啊！我现在还爱着你，乔卡南，我只爱你一个人……我对你的美如饥似渴；我对你肉体想咬想啃；美酒也好，鲜果也罢，都不足以解决我的饥渴。我现在怎么办呢，乔卡南？无论洪流还是大水，都不能平息我的激情。我本是一个公主，你却敢责骂我。我是一个处女，你却把我的贞洁剥夺了。我静若处子，你却往我的血管里填塞了火焰……啊！啊！为什么你不看我，乔卡南？你如果看看我，你准会爱上我。我很清楚你准会爱上我，爱之神秘远比死之神秘更神秘啊。爱才是惟一应该考虑的。

希　律　她是妖孽，你的女儿，她是不折不扣的妖孽。她所干的事情是一件十恶不赦的大罪。我敢保证这是一桩对未知的上帝犯上作乱的罪过。

希罗底　我倒很赞赏我女儿所干的事情。我现在要呆在这里了。

希　律　（起立）啊！听听这乱伦的妻子说的话！来吧！我不呆在这里了。来，听我跟你说。可怕的灾难肯定要降临了。

梅内塞、伊萨克、奥扎斯，把火炬熄灭。我不要看见东西，也不要东西看见我。快把火炬熄灭了！让我们都藏进宫里吧，希罗底。我开始害怕了

〔奴隶们把火炬熄灭。星星消失。巨大的黑色云块从月亮前面飘过，把月亮完全遮住。舞台变得一片漆黑。王上开始往阶梯上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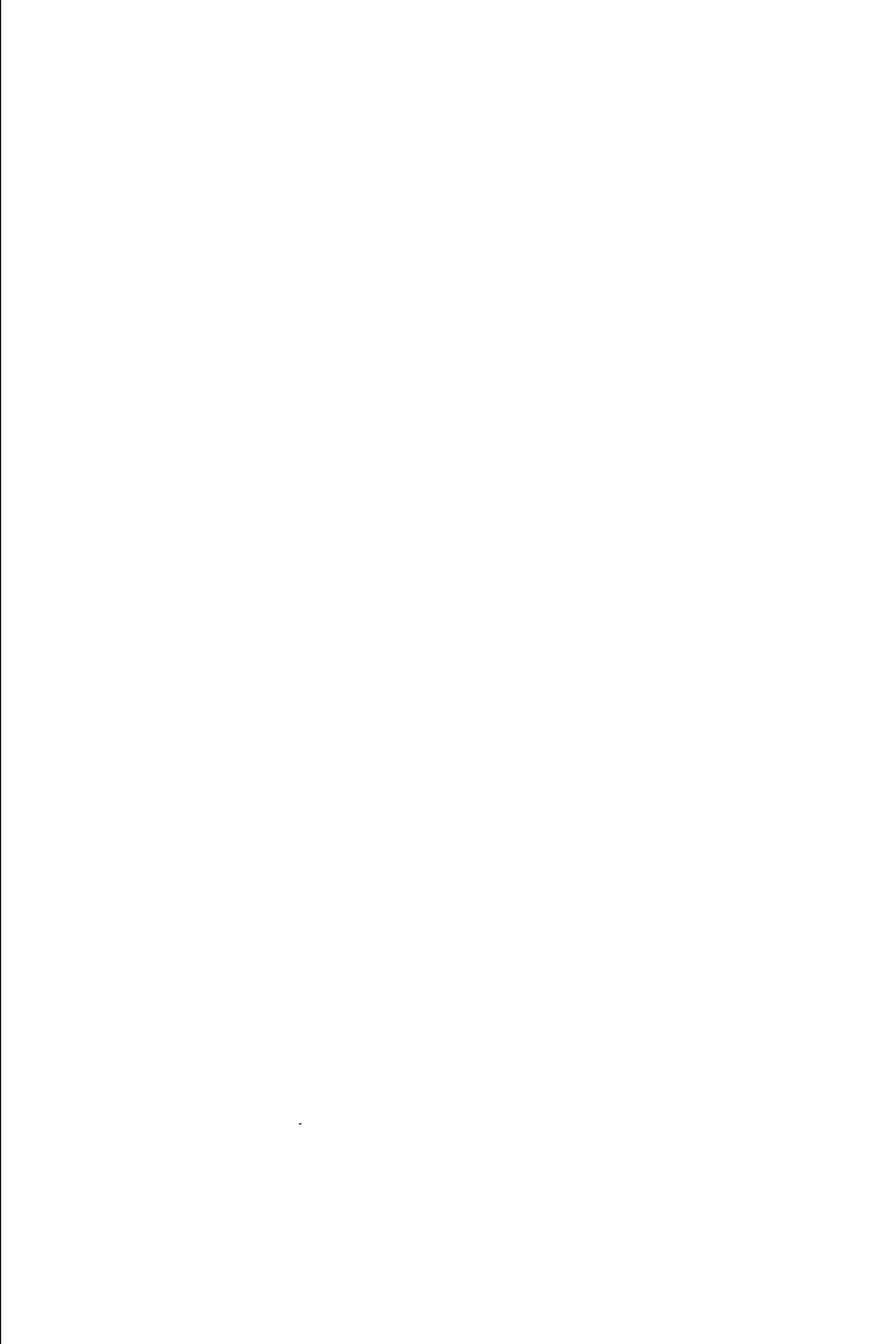
莎乐美的声音　啊！我吻到你的嘴唇了，乔卡南。我吻到你的嘴唇了。你的嘴唇有点苦味。这是血的味道吗……？不过这也许是爱情的味道吧……人们说爱情有一种苦味……不过那又怎样？那又怎么样呢？我吻到你的嘴唇了，乔卡南。

〔一缕月光落在莎乐美身上，她立即被光照亮。

希　律　（转身看莎乐美）杀死那个女人！

〔士兵冲上去，纷纷用他们的盾猛击莎乐美，希罗底之女，朱迪亚的公主。

幕　落



自 深 深 处

朱纯深 译

自深深处

囚于铁窗锁链中的一封信

雷丁监狱

一八九七年一——三月

亲爱的波西：

经过长久的、毫无结果的等待之后，我决心亲自给你写信，为了你也为了我。因为我不想看到自己在漫长的两年囚禁中，除了使我伤心的话语外，连你的一行书信，甚至一点消息或口信都没收到。

我们之间坎坷不幸，最可悲可叹的友谊，已经以我的身败名裂而告结束。但是，那段久远的情意却常在记忆中伴随着我，而一想到自己心中那曾经盛着爱的地方，就要永远让憎恨和苦涩、轻蔑和屈辱所占据，我就会感到深深的悲哀。你自己心中，我想，将会感到，当我孤独地卧在铁窗内服刑时，给我写信远比未经许可发表我的书信、或者不经允许为我献诗强得多；虽然作为回应或呼吁，不管你所用的词语怎样的充满了悲哀或激情、悔恨或冷漠，世人是一点也不会知道的。

毫无疑问，这封信中所写的关于你还有我的生活，关于过去和将来，关于美好变成苦痛以及苦痛或可成为欢乐，个中很有一些东西会深深伤到你的虚荣心的。果真如此的话，那就一遍又一遍地把信重读吧，直到它将你的虚荣心除灭。假如发现信中有什么你觉得是把你冤枉了，记住应该感谢世上还有什么错失，

可以让人因为被控犯下它而蒙受冤屈。假如信中有哪怕是一段话使泪花蒙上你的眼睛，那就哭吧，像我们在狱中这样地哭吧。在这儿，白天同黑夜一样，是留给眼泪的。能救你的只有这个了。假如你跑到你母亲跟前告状，就像那次告我在给罗比的信中嘲弄你那样，让她来疼你哄你，哄得你又飘飘然得意忘形起来，那你就全完了。假如你为自己找了一个虚假的借口，过不久便会找到一百个，那也就同过去的你毫无二致了。你是不是还像在给罗比的回信中那样，说我"把卑劣的动机归咎"于你？啊！你的生活中可没有动机。你有的只是胃口。动机是理性的目标。说是在你我的友谊开始时你还"很小"？你的毛病不是少不更事，而是对生活懂得太多。少男岁月如晨曦初露，如鲜花初绽，可那纯洁清澈的光辉，那纯真向往的欢乐，已被你远远抛于脑后了。你脚步飞快，早已从"浪漫"跑到了"现实"。阴沟以及生活在里边的东西早已让你深深迷恋了。这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惹上麻烦，向我求助的；而我，以这个世界的眼光看是很不明智的，出于怜悯和善意出手相助。你一定要把这封信通读，虽然信中的一词一语会让你觉得像外科医生的刀与火，叫细嫩的肌肤灼痛流血。记住诸神眼里的傻瓜和世人眼里的傻瓜是大不一样的。艺术展示的种种方式或思想演进的种种状态、拉丁诗的华彩或元音化的希腊语那更丰富的抑扬顿挫、意大利托斯卡纳式的雕塑、伊丽莎白时代的歌调，对这些一个人可以全然不知，但却仍然充满最美妙的智慧。真正的傻瓜，诸神用来取乐或取笑的傻瓜，是那些没有自知之明的人。这样的傻瓜，我曾经当得太久了，你也已经当得太久了。别再当下去了。别害怕。恶大莫过于浮浅。凡事认识到了就好。同样记住，不管什么，你要是读着痛苦，那我使它形诸笔墨就更加痛苦。对你，那些无形的力量是非常好的。它们让你就像在水晶球中看幻影那样，看到了

生活的种种怪异悲惨的形态。蛇发女怪美杜莎，她那颗能把活人变成石头的头颅，允许你只要在镜中看就行。你自己在花丛中悠然信步。而我呢，五彩缤纷的美好世界已经被剥夺了。

一开头我要告诉你我拼命地怪自己。坐在这黑牢里，囚衣蔽体，身败名裂，我怪我自己。暗夜里辗转反侧，苦痛中忽睡忽醒，白日里枯坐牢底，忧心难当，我怪的是自己。怪自己让一段毫无心智的友情，一段其根本目的不在创造和思考美好事物的友情，完完全全左右了自己的生活。从一开始，你我之间的鸿沟就太大了。你在中学就懒散度日，更甚于在大学时期。你并没有意识到，一个艺术家，尤其是像我这样的艺术家，也就是说，作品的质量靠的是加强个性的艺术家，其艺术的发展要求思想的默契，心智的氛围，安详幽静的独处。我的作品完成后你会钦佩赞赏：首演之夜辉煌的成功，随之而来辉煌的宴会，都让你高兴；能作为这么一位大艺术家的亲密朋友，你感到自豪，这很自然；但你无法理解艺术作品得以产生的那些必备条件。我不夸大其词，而是绝对实事求是地要你知道，在我们相处的那个时候，我一行东西都没写。无论是在托基、戈灵、伦敦、佛罗伦萨，还是其他地方，只要你在身旁，我就才思枯竭，创造全无。而除了那么几次以外，我很遗憾地说，你总是呆在我身旁。

比如，就举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吧，记得是在一八九三年九月，我在圣詹姆斯旅馆租了一套房间，这完全是为了能不受干扰地写作，因为我答应过约翰·赫尔写个剧本却完不成合约，他正催着要稿呢。第一个星期你没来找我。我们就你的《莎乐美》译文的艺术价值意见不合，这的确并不奇怪。因此你就退而给我写些愚蠢的信纠缠这件事。那个星期我完成了《理想丈夫》的第一幕，所有的细节都写好了，同最终的演出本一样。可第二个星期你回来了，我简直就无法再动笔了。每天上午十一点半我就

来到旅馆，为的是有机会想想写写，省得在自己家里，尽管安宁平静，仍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打搅。可是这份心思白费了。十二点你就驾着车来了，呆着抽烟聊天直到一点半，到那时我只好带你去皇家咖啡座或伯克莱餐馆。午餐加上甜酒一顿通常吃到三点半。你到怀特俱乐部歇了一个钟头，等茶点时分又出现了，一呆就呆到更衣用正餐的时候。你同我用餐，要么在萨瓦伊酒店要么在泰特街。照例我们要等到半夜过后才分手，因为在威利斯莱馆吃过夜宵后这销魂的一天不收也得收了。这就是我在那三个月过的生活，天天如此，除了你出国的四天外。当然我过后不得不到加来去把你叫回国。具有我这样心地禀性的人，那情形既荒诞又具悲剧性。

现在肯定你意识到这一点吧？你一个人是呆不住的；你的天性是这样迫切执拗地要求别人关心你，花时间陪你；你缺乏将心智持续地全神贯注的能力呀；真是不幸的偶然——说它偶然因为我希望已不再如此——即你那时还无法养成在探索智性事物方面的“牛津气质”，我的意思是，你这个人从来就不会优雅地玩味各种意念，而是一发表意见就爱偏激——这一切，加上你的各种欲望和兴趣是在生活而不在艺术，两相巧合，对于我作为艺术家的创作工作，跟对于你本人性灵教养的长进，具有同样的破坏性。你现在必得明白这一点吧？把同你的友谊，同像约翰·格雷和皮埃尔·路易斯这样还要年轻的人的友谊相比时，我感到羞愧。我真正的生活，更高层次的生活，是同他们和像他们这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同你的友谊所导致的恶果暂且不说。我只是在考虑那段友谊的内在质量。对于我那是心智上的堕落。你具有一种艺术气质初露时的萌芽迹象。但是我同你相遇，要么太迟要么太早了，我也说不清楚。你不在时我一切都好。那个时候，也就是我一

直在说的那年十二月初，我劝得你母亲把你送出英国后，就重新拾起、再度编织我那支离破碎的想象之网，生活也重归自己掌握，不但完成了《理想丈夫》剩下的三幕，还构思并几乎完成了另外两个完全不同的剧本，《佛罗伦萨悲剧》和《圣妓》。而这时，突然之间，不召自来，不请自到，在我的幸福生死攸关的情况下，你回来了。那两部作品有待完稿，而我却无法再提笔了。创作它们的那份心境永远也无法失而复得了。你本人现在已有一本诗集出版，会承认我说的全是真话。不管你承不承认，这都是你我友谊的核心里一段不堪回首的真事。你同我在一起时便绝对是我艺术的克星，而我竟然允许你执拗地阻隔在我和艺术之间，对此我羞愧难当，咎责难辞。回想起来，你无法明白，你无法理解，你无法欣赏。而我一点也无权希望你能做到这些。你的兴趣所在，不外乎吃饭和喜怒。你的欲望所寄，不过是寻欢作乐，不过是平平庸庸或等而下之的消遣享福而已。这些是你禀性的需要，或认为是它一时的需要。我本来应该将你拒之门外、非特别邀请不得登门。对我的软弱我毫无保留地引咎自责。这仅仅是软弱。半小时的与艺术相处，对于我总是胜过一整天的同你厮混。在我生命的任何时期，对我来说任何东西只要与艺术相比，便无足轻重了。但就一个艺术家而言，如果软弱使想象力瘫痪，那软弱就不亚于犯罪。

我还怪自己让你给带到了经济上穷困潦倒、信誉扫地的穷途末路。我还记得一八九二年十月初的一个上午，同你母亲一道坐在布莱克奈尔秋风渐黄的树林里。那时我对你真正的性格知道得很少，有一次在牛津同你从星期六呆到星期一，而你来过克莱默同我呆了十天打高尔夫球。我们的话题转到了你身上，你母亲开始跟我说起你的性格。她说了你的两大缺点，你虚荣，还有，用她的话说，"对钱财的看法大错特错"。我清楚记得我当

时笑了，根本没想到第一点将让我进监狱，第二点将让我破产。我以为虚荣是一种给年轻人佩戴的雅致的花朵；至于说铺张浪费嘛——我以为她指的不过是铺张浪费——在我自己的性格中，在我自己的阶层里，并不见勤俭节约的美德。可是不等我们的交情再长一个月，我便开始明白你母亲指的到底是什么。你孜孜以求的是一种挥霍无度的生活，无休无止的要钱；你说你所有的寻欢作乐都得由我付账，不管我是否同你在一起。过些时候这就使我的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你抓住我的生活不放，越抓越紧；总而言之，你的铺张挥霍对我来说是乏味透顶，因为钱说真的无非是花在口腹宴饮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乐上。有时让餐桌花红酒绿一下，可说是件赏心乐事，但你的无度却败坏了所有的品位和雅趣。你索取而无风度，接受而不道谢。你养成了一种心态，认为似乎有权让我供养，过着一种你从未习惯过的奢侈生活；而因为这一点，如此的奢侈又让你胃口更大。到后来要是在阿尔及尔的哪家赌场输了钱，第二天早上就干脆拍个电报到伦敦，要我把你输的钱如数存到你银行的户头上，事后便再也不见你提起。

我告诉你，一八九二年秋到我入狱那一天，看得见的我就同你并为你花了不止五千英镑的现金，还不算付的账单呢。这样你对自己所坚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就会明白一二了。你认为我是夸大其词吗？我与你一起在伦敦普普通通的一天的普普通通的花销——午餐、正餐、夜宵、玩乐、马车及其他——大概在十二至二十镑之间，每周的花销相应的自然也就在八十到一百三十镑之间。我们在戈灵的三个月，我的花费（当然包括房租）是一千三百四十镑。一步一步的，我不得不同破产案的财产管理人回顾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太吓人了。“平实的生活，高远的理念”这一理想，当然了，你那时还无法体味，但如此的铺张奢

侈却是令你我都丢脸的一件事。我记得平生最愉快的一顿饭是同罗比在索赫的一家咖啡馆吃的，所花的钱按先令算，数目同你我用餐时花的英镑差不多。同罗比的那顿饭使我写出了第一段也是最精彩的对话。意念、标题、处理方式、表达手法，一切全在一顿三法郎半的套餐上敲定。而同你的那些挥霍无度的餐宴之后，什么也没留下，只记得吃得太多、喝得太多了。你的要求我频频迁就，这对你很不好。你现在明白了。我的迁就使你更经常地伸手索要，有时很不择手段，每次都显得粗鄙低下。太多太多次了，宴请你而不觉得有多少欢乐或荣幸。你忘了——我不说礼貌上的道谢，因为表面的礼貌会令亲密的友情显得局促——我说的不过是好朋友相聚的雅趣、愉快交谈的兴致，那种希腊人称之为 τερπνὸν καλόν 的东西；还有一切使生活变得可爱的人性的温馨，像音乐一样伴随人生的温馨，使万物和谐、使艰涩沉寂之处充满乐音的温馨。虽然你也许觉得奇怪，一个像我这样潦倒的人还会去分辨这样丢人和那样丢人的不同，但我还是要老实地承认，这么一掷千金地在你身上花钱，让你挥霍我的钱财，害你也害我；做这等蠢事对我来讲，在我看来，使我的破产带上了那种庸俗的由穷奢极欲而倾家荡产的意味，从而令我倍加愧怍。天生我材，另有他用。

但是我最怪自己的，是让你使我的道德完全堕落。性格的根基在于意志力，而我的意志力却变得完全臣服于你。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却是千真万确。那些接二连三的吵闹折腾，在你几乎是出于肉体的需要，可同时又使你的心灵和肉体扭曲，让你变成一个别人不敢听不敢看的怪物；你从你父亲那儿继承的那种可怕的狂躁，使你写出令人恶心的书信；你对自己的感情完全失去控制，要么郁郁寡欢长久地不言不语、要么如癫痫发作似的突然怒发冲冠。凡此种种性格扭曲、狂躁和情感失控，我在给你的

一封信中都已提及——这信你把它随便丢在萨瓦伊或哪家旅馆，而让你父亲的辩护律师得以出示给法庭——那信中不无悲怆地恳求过你，假如你那时能认识什么是悲怆的心情和言辞的话——我说，这些就是我为什么会对你与日俱增的索求作出致命让步的根源所在。你会把人磨垮的。这是小的胜过大的。这是弱者的暴政压过了强者，在一出剧本的什么地方我说过这是"惟一历久不衰的暴政"。

而这又是无可避免的。生活里，每一种人际关系都要找着某种相处之道。与你的相处之道是，要么全听你的要么全不理你，毫无选择余地。出于对你深挚的如果说是错爱了的感情，出于对你禀性上的缺点深切的怜悯，出于我那有口皆碑的好心肠和凯尔特人的懒散，出于一种艺术气质上对粗鲁的言语行为的反感，出于我当时对任何怨懑都无法忍受的性格特征，出于我不喜欢看到生活因为在我看来是不屑一顾的小事（我眼里真正所看的是另外一些事）而变得苦涩不堪的脾气——出于这种种看似简单的理由，我事事全听你的。自然而然的，你的要求、你对我的支配和逼迫，就越来越蛮横了。你最卑鄙的动机、最下作的欲望、最平庸的喜怒哀乐，在你看来成了法律，别人的生活总要任其摆布，如有必要就得二话没说地作出牺牲。知道大吵大闹一番你就能得逞，那么无所不用其极地动粗撒野，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我毫不怀疑你这么做几乎是无意识的。最终你不知道自己急急所向的是什么目标，或者心目中到底有什么目的。在尽情利用了我的天赋、我的意志力、我的钱财之后，贪得无厌的心蒙住了你的眼睛，竟要占据我的整个生活。你得逞了。在我整个生命的最为关键也最具悲剧性的那个时刻，正是我要采取那可悲的步骤开始那可笑的行动之前，一边有你父亲在我俱乐部留下一些明信片恶语中伤我，另一边有你用同样令人恶心的信

攻击我。在让你带着到警察局、可笑地去申请拘捕令将你父亲逮捕的那天早晨，我收到的那封信，是你所写的最恶毒的一封，而且是出于最可耻的理由。对你们两人，我不知如何是好。判断力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恐怖。老实说，在你们的夹攻下，我欲逃无路，盲目地跌跌撞撞，如一条牛被拉向屠宰场。我对自己心理的估计大错特错了。我总以为小事上对你迁就没什么，大事临头时我会重拾意志力，理所当然地重归主宰地位。情形并非这样。大事临头时我的意志力全垮了。生活中说真的是分不出大事小事的。凡事大小轻重都一样。主要是由于最初的无动于衷，让那凡事听你的习惯很没有理性地成了我性格的一部分。不知不觉地，这成了我禀性的模式，成了一种永久的、致命的心态。这就是为什么佩特会在他的散文集第一版那言辞微妙的跋中说道"失败就在于形成习惯"。当他说这话时，牛津的那些死脑筋们还以为，这话不过是故意将亚里士多德有些乏味的《伦理学》文字颠倒过来说罢了。可是话中隐含了一条绝妙的、可怕的真理。我允许你榨取我的性格力量，而对我来说，习惯的形成到头来不止是失败而是身败名裂。你在道德伦理上对我的破坏更甚于在艺术上。

一旦让了你，你的意志当然就主宰一切了。当我本应在伦敦听取律师的高见，冷静地考虑一下我让自己一头钻进去的这个令人发指的圈套——你父亲至今一直称它为陷阱——你却硬要我带你去蒙特卡罗。在这天下首屈一指的肮脏地方，你好没日没夜地赌，只要赌场不关门。至于我呢，赌纸牌没兴致，就一个人留在门外头了。你不肯花哪怕五分钟时间同我讨论你和你父亲使我面临的处境。我的事不过是为你付旅馆的费用和赌债而已。只要稍稍提及我面临的严峻处境你就心烦，还不如人家向我们推荐的新牌香槟更让你感兴趣。

我们一回到伦敦，那些真正关心我安危的朋友恳求我避到国外，别去打一场无望的官司。你说他们这是居心不良，我要听他们的话便是胆小鬼。你逼我留下来，可能的话在审判席上靠荒唐愚蠢的谎言伪证顶住。最终当然是我被捕入狱，而你父亲则成了一时英雄。何止是一时英雄，你们家莫名其妙地跻身于圣贤之列。好像历史也带上了一点哥特式的离奇古怪，从而使历史和史诗之神克里奥成了众缪斯中最不正经的一位，你父亲在主日学校的文学里将永远活在那些个心地和善纯良的父母之中；你将与少年撒母耳并列；而在地狱最底层的污渎中，我将与崇拜撒旦的雷斯和性变态的萨德侯爵为伍。

当然了，我本该把你甩掉的。本该把你从我的生活中甩掉，就像从衣服上抖掉一根扎人的刺。古希腊的大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在他的一出最好的戏剧中给我们讲了一个大公的故事。他在自己家里养了一头小狮子，对它疼爱有加，因为那小家伙大公一叫就眼睛亮闪闪的跑过来，要东西吃时就朝他摇尾巴。等这家伙长大了，本相毕露，把大公本人、他的房子和财产全毁了。我觉得自己就跟那大公一样。但我的错不是没和你断开，而是断得太经常了。照我算来，每三个月我就想把同你的友谊断掉。而每次要同你一刀两断时，你总是通过哀求、电报、书信、你的或我的朋友来说情等等手段，要我让你回来。在一八九三年三月底你离开我在托基的家时，我下过决心从此不再和你说话，无论如何不让你跟我在一起，因为你离开前那天晚上大吵大闹了一通，实在叫人受不了。于是你就从布里斯托尔又是写信又是拍电报，求我原谅，同你再见面。你的导师没走，他告诉我说他觉得有时你无法对自己的说话做事负责，在莫德林学院的人，如果不是全部也大部分持有这种看法。我答应了见你，当然了，也原谅了你。在去城里的路上，你求我带你去萨瓦伊酒店。那一趟

对我的确是致命的。三个月后，是六月，我们在戈灵。有个周末你的一些牛津朋友来了，从星期六呆到星期一。他们临走的那天上午你又当众大吵了一番。太可怕太气人了，我告诉你我们非分手不可。记得很清楚我们站在平坦的槌球场上，四周是一片漂亮的草坪，我给你指出，我们正在互相作践对方，你绝对是在把我往绝路上拖，而我也明显的没让你真正幸福，一刀两断才是上策。午餐后你闷闷不乐地走了，给管家留了一封最恶语伤人的信，要他在你走后交给我。可不出三天，你又从伦敦打电报来，求我宽恕，让你回来。我已刻意让你高兴了，照你的要求雇了你自己的仆人。我总是为你遗憾得不得了，那可怕的脾气你自己也深受其害。我喜欢你。因此就让你回来，原谅了你。又过了三个月，是九月，你又闹了几场，事缘我给你指出了你翻译《莎乐美》中犯的小学生般的错误。你现在应该是个不错的法语学者，看得出那译文既配不上它想移译的原作，也配不上你这个普通的牛津生。你那时当然不知道了，给我写信谈论此事时言辞暴烈，在一封信中说过你对我"在心智上丝毫没有义务"。记得读这句话时，我觉得在我们的整个友谊中你写给我的就这个是真的。我看到一个教养较少的人对你真的会更合适得多。这么说绝无寒碜你的意思，只是道出过从交往的事实而已。归根结底一切人际交往的纽带，不管是婚姻还是友谊，都是交谈，而交谈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如果双方的文化教养迥异，那惟一可能的共同基础只能建立在最低的层面上。思想和行为上的琐屑讨人喜欢。我曾用这一点来作为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生哲学的基础，在剧本和隽语中加以表达。但是我们生活中的蠢话傻事却常常变得令人烦不胜烦；我们只在泥淖中相遇。你谈话时总是围绕着的那个话题虽然引人入胜，引人入胜得不得了，但到头来我还是觉得腻味。我常常被它烦得要死，但却接受了它，就像

接受了你要去杂耍剧场的狂热，接受了你荒唐地大吃大喝的癖好，以及别的在我看来不那么有趣的脾气；也就是说，我干脆当它为一个不得不忍受的东西，当它为同你认识所要付出的高昂代价的一部分。离开戈灵后我到第纳德两周，你因为我没带上你而大为光火，在我动身前在阿尔伯玛尔旅馆就这事同我大闹了几场，搞得非常不愉快，而后又往我小住几天的一所庄园发了几封同样令人不快的电报。我记得跟你说过，你理应同家人相聚一阵，因为整个夏季你都是在别处过的。但是实际上，坦白地告诉你吧，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你呆在我身边。我们在一起已经有十二个星期了，我需要休息，需要从与你相处那可怕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我有必要自己一个人呆一阵子。是心智上的必要。因此我坦白，在你的信中，也就是上面所引的那封，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了结你我之间突然冒出来的这段致命的友谊，让它了结而不留痛楚。这正是我三个月前在戈灵的那个明媚的六月上午的确想做的。然而却有话传来——我应该坦诚地说是我的一个朋友，你在落难时求助过他——说是假如我把你的译作像小学生的练习一样送回去，你会觉得很伤心，或许几乎是无颜见人；说是我在心智上对你太过苛求了；还说不管你写了什么，做了什么，都是绝对完全地献给我的。你在文学中刚刚起步，我不想成为第一个扼杀和泄你的气的人。我知道得很清楚，除非是由一位诗人执笔，否则没有哪个译文可以说能充分地传达出我作品的色彩与节奏。有作品献给我，似乎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件我不能轻言丢弃的好事。因此，我把译文连你一起接了回来。刚好又是三个月过后，又是当众闹了几场，最后酿成一场特别令人嫌恶的争吵，那是个星期一晚上，你由两个朋友陪着到我房间里来闹。第二天早晨我简直是身不由己地躲开你飞逃出国，编了些荒唐的理由向家人说明我的仓猝离去，给仆人留了

个假地址，怕你搭下一班火车尾随而至。记得那天下午，我坐在火车车厢里向巴黎飞驶而去，心想自己的生活怎么会弄成这么一塌糊涂；我堂堂一个世界知名人士，竟然就这么被迫逃离英国，为的是甩掉一段友情，这友情在心智和道德上都会把我内心美好的东西破坏净尽；这个我飞奔逃离的人，这个我同他纠缠了那么多日子的人，并非什么从阴沟泥潭里蹦到现代生活中的怪物，而是你本人，一个社会地位同我一样，上的是同一所牛津学院的年轻人，一个我的座上常客。同往常一样的哀求悔过的电报跟着来了。我不予理睬。最后你威胁说，除非我答应见你，否则你绝不答应动身去埃及。我在你的同意和配合下，曾亲自央求你母亲送你离开英国到埃及去，怕你在伦敦把自己糟蹋坏了。我知道你要是不去，会令她大失所望的，看在她的份上我真的见了你。情之所至，甚至连你大概都忘不了的，我原谅了过去的一切，虽然将来会怎样我一句不说。

记得我第二天回到伦敦，坐在房间里悲伤而又认真地思索着，你到底是不是我认为的那样，一身可怕的缺点，对己对人都是祸害一个，同你相处甚至认识，就要酿成致命之祸。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想这事，捉摸着是不是真的看错了人，把你冤枉了。那个周末你母亲的一封信送来了。信中将我自己对你存有的每一个印象说得透彻无遗。说到你那盲目地自视甚高的虚荣心，这使你看不起自己的家，把你的兄长——那个老实人——看作市侩庸人；说到你的脾气使她不敢同你谈你的生活、她感到、她知道你过的那种生活；说到你在处理钱财事务上的行为，实在让她苦恼丧气；还说到你的变化和堕落。当然她看到了，遗传让你背上了一个可怕的性格负担；并且也坦白地承认、心怀恐怖地承认：他是“我孩子中继承了致命的道格拉斯家族禀性的那一个”，信中是这么说你的。最后她说她觉得只好挑明，你同我的交往

依她看是大大加强了你的虚荣心，以致成为你一切过失的根源，并恳切地请求我别在国外同你会面。我马上给她回信，说我对她讲的每句话都完全同意。还加了许多，把我可能说的都说了。我告诉她，我们的友谊源自你在牛津读大学时，那时你碰上了非常特别又非常严重的麻烦，向我求助。我告诉她，你的生活仍旧如此，仍旧为同样的麻烦所困扰。你把去比利时的原因归咎于同行友伴的过失，你母亲就怪我把他介绍给了你。我于是把责任放到了该放的肩膀上，那就是你的。我最后向她保证，我一点也没这意思要同你在国外见面，并央求她想法把你留在那里，可能的话作为使馆的荣誉馆员，不行的话就在那里学习现代语言；或者以她认为合适的理由，但为你好也为我好，至少要留在那儿两三年。

在这期间你从埃及不断给我写信，每班邮都有你的信。这些书信我全然不当回事，看过就撕了。不再跟你打交道我觉得很泰然。我决心已定，愉快地把自己献给艺术，那曾经让你把它给打断了的艺术。三个月后你母亲自己写信来了——很不幸她个性中那典型的软弱，在我生活的悲剧中所起的致命作用不亚于你父亲的暴虐——我当然不怀疑是你叫她写的，她说你急得不得了要我写信给你，而为了使我不至于有借口不写，还把你在雅典的地址寄过来了。你的地址，当然了，我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坦白说看了她的信我目瞪口呆。真不明白，在她写了十二月份那封信后，在我回了她那封信后，到头来她怎么还会想法修复重建我同你的这段不幸的友谊。当然了，我认收了她的信，再次催她想法把你同海外的哪个大使馆挂钩，使你不会回到英国来。可我没给你写信，同接到你母亲的这封信以前一样，依然把你的电报不当回事。最终你竟打电报给我妻子，求她用她对我的影响使我写信给你。我们的交往从来就是一桩令她苦恼的事

——这不光是因为她从来就不喜欢你这个人，还因为她看到了同你来往把我变成了怎样一个人，不是变得更好——可仍然，就像对你一贯的善意款待一样，她不忍心看到我对任何朋友有任何的不周，因为在她看来这是对朋友不周。她认为，她的确明白，我不是这种性格的人。在她的要求下我确实同你联系了。那封电报的词句我记得很清楚。我说时间愈合每一处伤口，但是在未来好几个月内我既不会写信给你也不会见你。你刻不容缓地动身前往巴黎，一路上给我发来激情洋溢的电报，求我无论如何见你一面。我婉言拒绝了。你在一个星期六晚上很迟到了巴黎，在下榻的旅馆发现我给你的一封短信，说我不会见你的。第二天上午我在泰特街收到你的一封电报，长十到十一页。你在电报里说，不管你对我做了什么事，你都不相信我会永不见你；你说了，为了见我，哪怕是一个小时，因你六天里昼夜兼程地横跨欧洲；你的电文，我必须承认，写得像一份哀婉凄绝的呼求，而结尾依我看又以自杀相威胁，一个不加掩饰的威胁。你自己常常告诉过我，你的家族中有多少人曾经双手沾满自己的鲜血；你的叔父无疑是一个，你的祖父可能又是一个，在你出身的这个狂乱败坏的家系里还有别的许多人呢。我可怜你，又碍于旧情，也出于对你母亲的尊重——你要是如此可怕地死去那对她的打击就太大了——还有那种恐怖之感，想到一个如此年轻的生命，尽管盖满了丑事缺点但还存着美的希望，就要这么可怕地死于非命，同时还有人性本身——这一切，要是有必要找借口的话，就必定是我答应最后让你再见一面的借口了。当我到巴黎时，那天整个晚上，不管是在瓦松晚餐还是后来在帕拉德夜宵，你都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看到我时那份真心的欢乐，就像一个柔顺改过的小孩那样拉着我的手不放的样子，在当时显得那么单纯率真的悔过之意，这一切使得我答应与你重修旧好。我们回到

伦敦两天后，你父亲看见我同你在皇家咖啡座用午餐，便加进来，喝了我的酒，当天下午通过一封给你的信，开始了他对我的第一轮攻击。

也许说来奇怪，但是要我同你分手的责任——我不说这是机会——再次落在了我身上。该不用提醒吧，我指的是你在一八九四年十月十日到十二日在布莱顿对我的举止态度。三年了，要你回想可真是个不短的时间。但对我们这些在监牢里度日的人们，生活中不见人间的动静只有悲哀，只能以肌体跳痛的顿挫、内心悲苦的短长来度量时日。我们没别的好想了。受苦——你听着也许会觉得好奇——就是我们得以存在的手段，因为只有通过它我们才能有存在的意识；而记住受过的苦对我们是必要的，这是对我们身份继续存在的认可和证明。我与记忆中的欢乐之间，隔着一道深渊，深得不亚于我和现实的欢乐之间隔着的深渊。假如我们在一起的生活真的如世人所想象的那样，纯粹是享乐、挥霍和欢笑，那我就会一丁点也记不起来。正因为那生活时时刻刻都充满悲剧、痛苦、恶毒，一幕幕单调地重复着乏味可怕的吵闹和下作的暴力，所以那些事一件件一点点都历历如在目前，切切似在耳边，说实在别的什么就很少能看得到听得见了。这里的人们是如此的苦中度日，所以我同你的友谊，照我那样被迫去记的样子，总显得像是一支序曲，与眼前变换着的痛苦一脉相承，这些痛苦每一天我都得体会领悟；不仅如此，甚至得靠它们度日；似乎我的生活，不管在我本人还是在别人眼里曾经是什么样子，从来就是一部真正的悲怆交响曲，一个乐章一个乐章有节奏地演进，直到无可避免的最后完结，一切是那样的必然，简直就是艺术上处理每个伟大主题的典型手法。

三年前我曾连续三天讲过你对我的举止态度，不是吗？那时我想一个人呆在沃辛，把最后一个剧本写完。你来过两次。

走后又突然第三次出现，还带了一个人，竟说要在我的房子里逗留。我坚决拒绝了（你现在必须承认我那样做是很对的）。我当然是接待了你们；在这事上我别无选择——但要在别的地方，不能在我家里。第二天是星期一，你的人回去办他的公务去了，你则留下来。沃辛呆腻了，而且我不怀疑，由于我毫无希望地想把注意力集中在剧本上，而那又是我当时惟一的兴趣所在，你不耐烦了，硬要我带你去布莱顿的宏伟酒家。我们到的那个晚上你病倒了，就是那讨厌的低烧，人们糊里糊涂地称之为流感。这是你的第二次发作，如果不是第三次的话。用不着提醒你当时我是怎样伺候照顾你，不只是源源不断的水果鲜花、礼物书籍诸如此类用钱买得到的东西，还有那份感情、那份亲切、那份爱，不管你怎么想这些都是用钱买不来的。除了上午一个小时散步，下午一个小时驾车出去，我从未离开过旅馆。因为你不喜欢旅馆准备的葡萄，我就给你从伦敦买来特别的葡萄，还编造各种事情让你高兴，要不就守在你旁边，要不就呆在隔壁房间，每天晚上都坐着陪你，使你安静，逗你开心。过了四五天你康复了，我就出去住公寓，想把剧本写完。你，当然了，就陪着我过来。安顿好的第二天早上，我觉得身体非常难受。你有事得去伦敦，但答应下午回来。在伦敦你遇见了朋友，等到第二天很迟才回到布莱顿，到那时我已经烧得很厉害了，医生说是你的流感传给了我。谁要是病了，都会发现再没有比那套公寓更不方便的地方了。我的起居室在二楼，卧室在四楼。没有男仆伺候，连找个人递信，或者买医生要的东西都没有。但有你在呢。我用不着担心。接下来两天你把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撂在那儿，不管不顾，什么也没有。这不是什么葡萄鲜花礼物的问题，而是最基本的必需品的问题：我甚至连医生要我喝的牛奶都没有，柠檬水就更别提了。我求你到书店买本书，如果没有我要的，就挑一本别的，

可你从来就舍不得到那里走一趟。结果我一整天的没东西可读，这时你不动声色地告诉我，你买了书，他们答应要送过来的。这话我后来碰巧发现，完全是一派胡言。在这期间你当然了，全是由我供养；马车进出，宏伟酒店的餐饭，全由我支付；的确，只是在要钱时你才会在我房间里出现。那个星期六晚上，你把我一个人撂下不管已有一天了，我要你晚餐后回来，陪我坐一会儿。你没好气地答应了。我等到了十一点，可你就是不露面。我于是在你房间里留了个字条，只是提醒一下你的许诺，以及你是怎么守的约。下半夜三点，我睡不着，口渴难耐，就摸黑冒着寒冷下到起居室，想找点水喝。没想找到了你。你朝我破口大骂，用尽了只有一个狂野的、没教养的人才想得出的语言。在自我中心可怕的点化之下，你的愧悔变成了暴怒。你骂我自私，自己生病了还想要人陪；说我对你的消遣横加阻挠，想剥夺你享受生活的权利。你告诉我，而我也知道这话不假，你半夜里回来，不过是要换件衣服，又再出去继续寻你的欢作你的乐；可是给你留这么一封信，说你一整天一整夜把我放着不管，我实在是把你寻找更多欢乐的心境剥夺了，把你再去享受生活的兴味减低了。我嫌恶地上楼去，一夜未眠直到天亮。而天亮后很久我才弄到东西缓解一下发烧引起的口渴。十一点时分你来到我房间。通过你刚才的吵闹我不禁看出，由于那封信，我到底还是在你变本加厉放纵自己的一个夜里拦住了你。那天上午你倒是恢复了常态，我自然就等着听你要编出什么借口，看你要怎样请求你心里明白一定在等着的宽恕，不管你做了什么。你绝对相信我永远会宽恕你的，说真的这是我最喜欢你的地方，或许也是你最讨人喜欢的地方。没想到你不但没这么做，反而又开始夜里的吵闹，用词更为激烈狂暴。我最后只好叫你出去，你也装着走出去了。可当我把埋在枕头里的头抬起来时，你还在那里，狞笑着以歇斯

底里的狂怒突然向我蹿过来。我心中冒起一阵恐怖，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也说不清，但我一跃而起，就这样光着脚跑下两层楼到了起居室，摇铃叫房东。直到房东说你已经不在我卧室，还答应需要的话随叫随到，我才走出起居室。就这样在那里呆了一个小时，在这期间医生来过，发现我，当然了，神情紧张衰弱不堪，烧得比刚发病时更厉害了。这时你一声不响地回来，要钱来了：把梳妆台和壁炉台上能找着的钱都拿了，带着你的行李离开了这房子。难道还用得着我说吗，在接下来两天病中欲唤无人的凄苦日子里，我拿你是怎么看的？难道还用得着说出来吗？我已清楚地看到，照你如此表现的为人，即使只是同你保持熟人关系，也是很丢人的一件事。难道还用说吗？我已认识到，该是最后了结的时候了，这可是真正的一大解脱。难道还用说吗？我知道，从今往后我的艺术和生活不管在哪方面都将更自由、更美、更好。虽然病体虚弱，但内心舒畅。分手是义无返顾了，这使我觉得安宁平静。到了星期二，烧退了，我第一次在楼下用餐。星期三是我的生日。在桌上放着的电报书信中有一封你手书的信。我怀着一份伤感将它打开，心里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因为一句好话、一句感人的话、一句哀愁的话而叫你回来。可我完全上当了。我低估了你。你在我生日当天寄来的信是对前两场吵闹淋漓尽致的重复，处心积虑地、狡猾地写成白纸黑字！你用粗俗的嘲弄取笑我。你说，在整个事件中你得意的一招便是在动身回伦敦之前折回宏伟酒家，把吃的午餐算到我的账上。你恭喜我还算聪明，从病床上跳开得快，逃下楼逃得快。“那可是你小命危险的一刻，”你说，“比你所想象的还要危险。”啊！对这一点我可是深有体会。话里的真正意思我不知道：不知你是否带着那把买来要吓唬你父亲的手枪，有一次我陪着你在一个餐馆，你以为枪没上膛，在那儿还开了一枪；不知你当时是否在伸

手，要操起一把碰巧搁在我们面前桌子上的普通餐刀；不知你是否盛怒中忘了你的地位体力都在我之下，趁我卧病在床想要来点特别的人身侮辱，甚至攻击；这些我都不知道。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心中当时腾起一股极度的恐惧，感到要不是马上离开房间躲避，你说不定会做出、或者想做出什么事来，铸成甚至是你本人的千古之恨。我平生在此之前只有一次经历过这种对一个同类的恐惧。那就是在泰特街我的书房里，你父亲和我，中间是他的帮凶，或者朋友，只见他那双小手在空中暴怒狂乱地挥舞着，站在那儿口中吐出他那颗肮脏的心想得出的所有的肮脏话，大嚷着作出令人恶心的威胁，这些威胁他后来又是如此狡猾地付诸行动。在那一次，当然了，是他先离开房间的。我把他赶了出去。同你的这一次，是我先走了。这不是第一次我觉得有责任救你一把，免得你自食其果。

你在信的结尾说道："你像尊偶像，没了底座就没意思了。下次你要是病了我马上走开。"啊！活脱脱一副多么粗鄙的嘴脸！多么的缺乏想象力啊！那性情，到了那时候，变得多么无情，多么卑俗啊！"你像尊偶像，没了底座就没意思了。下次你要是病了我马上走开。"有多少次，在被关押过的各处监狱那凄凉的单人牢房里，这些话在我耳边响过。我自言自语念着，一遍又一遍；在这些话中我看到了，但愿是冤枉了你，你奇怪的沉默背后的一些秘密。我为了照顾你而染上你的病，在我被高烧病痛折磨之际，你居然写了这些话给我，其粗鄙和残忍当然是令人心寒；但是普天之下，任何一个人写这样的信给另一个人，都是罪不可赦，如果天下还有不可赦之罪的话。

坦白说在读了你的信后我觉得自己几乎是被玷污了，好像与这样一个人为伍，我已无可挽回地使自己的生命陷入了污秽和羞耻。没错，我已经陷进去了，可只有在六个月后，才知道陷

得有多深。我打定主意那个星期五回伦敦，当面去见乔治·刘易斯勋爵，请他写信给你父亲，说明我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不再让你进我的屋子、坐在我的饭桌旁、跟我讲话、同我散步，不管何时何地都绝不能与我在一起。这件事办好了，就会写信向你通知我所采取的行动；其中的理由谅你也心知肚明。星期四晚上我一切安排停当。星期五早上坐下来准备吃早餐，无意间翻开报纸，看到上面登了一则电文，说是你哥哥，你们真正的一家之主，爵位的继承人，家庭的栋梁，被发现死在一道沟里，身边是他发射后的空枪。这恐怖的悲剧，现在据知是意外事故，可当时却暗指另有蹊跷。这样一个谁见了谁喜欢的年轻人，几乎可以说是在成婚的前夜，却突然死了。如此悲惨的变故，使我想到你本人的哀伤会有多深、该有多深；使我意识到你母亲，她的幸福和欢乐之所寄的人失去了，那她会面临怎样的哀痛，她曾亲口告诉我，你哥哥从一落地就没让她掉过一滴眼泪；我也意识到你本人的孤单，因为你另外的两个兄弟都外出不在欧洲，所以你母亲和妹妹在哀恸中不但要靠你照应，还要靠你处理出了人命之后必不可免的大大小小令人伤心劳神的事务；一想到眼泪，一想到承载着这世界的泪水，一想到做人处世的种种哀愁——在这万千思绪百般情感的交汇之下，汹涌在我脑海中的便是对你及你家人的无限同情。对你的愤懑和怨恨我忘了。在我病重时你那样待我，在你痛失亲人之际我不能以牙还牙。我当即致电给你，表达我最深切的同情，并随后去信，邀请你一走得开就到我家来。我觉得在这一特殊时刻丢下你，通过律师正式一刀两断，对你会是太可怕的一件事了。

从他们传召你去的悲剧现场一回到城里，你马上就到我这儿来，穿着丧服，泪眼盈盈的一派温良率真的模样，像小孩一样的要人安慰，求人帮忙。我对你敞开了我的房子，我的家，我的

心。将你的悲痛当作自己的悲痛，这样也许能在你的沉沉哀痛中扶你一把。我甚至绝口不提你是怎么待我的，绝口不提那一幕幕不堪入目的吵闹和那一封不堪入耳的信。你那真切的悲哀，似乎使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我。你从我这儿带去供在你哥哥坟上的鲜花，不止要成为他生命之美的象征，也要成为潜藏于所有生命中并可能绽放的美的象征。

神是奇怪的。他们不但借助我们的恶来惩罚我们，也利用我们内心的美好、善良、慈悲、关爱，来毁灭我们。要不是因为我对你及你家人的怜悯和感情，我现在也不会在这人所不齿的地方哭泣。

当然，你我所有的交往，我看不光是命中注定，而且是在劫难逃：劫数从来是急急难逃，因为她疾步所向的，是血光之地。因为你父亲的缘故，你所出身的这个家系，与之联姻是可怕的，与之交谊是致命的；其凶残的手，要么自戮，要么杀人。在每一个小小的场合当你我命途相交，在每一个或者至关紧要或者像是无关紧要的时刻，你来我处寻乐或者求助，在那些不起眼的机缘和不足道的偶然之中——对生活而言，它们像是浮沉于光影中的纤尘、飘落于树荫下的枯叶——在这些时候，毁灭都尾随左右，像哀号的回声，像猛兽扑食的阴影。我们的友谊真正是始自你的一封可怜又可爱的信，求我在危急之中助你一把。你当时的境况任谁都会吓坏的，对一个就读于牛津的年轻人更是倍加可怕。我帮了你，并且最终由于你对乔治·刘易斯勋爵用了我的名字称作你的朋友，我开始失去这位十五年老朋友的尊重和友谊。得不到他的忠告、帮助和关心，我生命中便失去了这一大保障。

你送过来一首很好的诗，给本科生诗社的，要我审核，我在回信中兴之所至地作了一些文学上的比附，把你比作海拉斯、海

尔辛托斯、琼奎伊尔或纳西斯，或者受到伟大的诗神宠爱、眷顾和礼遇的哪个人。那信听着就像一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一段，被转为小调式似的。只有那些读过柏拉图的《会饮篇》，或者对希腊雕像优美地为我们传达出来的某种凝重情调得其神韵的人，才能理解信中的意思。让我坦白地说吧，这样的信，在我心情愉快、如果说是随心所欲的时候，要是两所中随便哪所大学的任何一位风雅的年轻人，送我一首自己写的诗的话，我都会写给他的；确信他会有足够的才智，或教养，来正确阐释信中兴笔所至的那些话。看看那封信是怎样辗转流传的吧！先是从你传到了你一个缺德的伺伴手中，从他再传到一伙敲诈之徒那里，弄成许多份在伦敦到处传流，给了我的朋友，还给了我的作品正在上演的剧院经理；人们众说纷纭，可就是没有一个解释切中信的本意。社会为各种荒唐的谣言撩得耳热心跳：说是我因为写了一封不光彩的信给你而不得不付出一笔巨款。而你父亲又据此进行更为恶毒的攻击：我自己在法庭出示原信，说明真相，却被你父亲的辩护律师指为意在暗中败坏纯真心灵的邪恶企图，最终列为刑事罪状的一部分。刑事庭接受了这一指控，法官对此的总结陈词道学多而见识少：我到底还是因为这个进了监狱。给你写了一封有趣的信，却落得个如此结局。

当我在索尔兹伯里同你在一起时，你被一封过去的一个同伴写的威胁信吓坏了，求我去见那个写信人帮你说说。我去了。其结果是我遭殃，被迫负起你所作所为的全部责任。当你没拿到学位，不得不从牛津下来，这时你打电报到伦敦，求我过来一下。我二话没说就去了：你要我带你去戈灵，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你不想回家。在戈灵你看上一处房子，我为你租了下来，其结果不管怎么看对我又是一场灾难。有一天你来找我，以个人名义求我帮忙，给一份牛津本科生杂志写点东西，该杂志即将由你的

哪个朋友出版发行，此人我从未听说，也丝毫不知道他的背景。为了让你高兴——为了让你高兴我什么没做过？——我把原来要给《星期六评论》的一页隽语寄给了他。几个月后就发现自己因为该杂志的性质而站在了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被告席上。这又成了刑事庭指控我的一部分罪状。我被传去为你朋友的文章和你本人的诗辩护。对前者我无从辩解；至于后者，出于对你羽毛未丰的文学和年轻气盛的生命恪守不渝的忠诚，我苦辩力辩到底，绝不承认你会写出有伤风化的文字。可到头来我照样进了监狱，就因为你朋友的本科生杂志和那首《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爱》。在圣诞节时我给你一份用你在致谢信中的话说是“非常漂亮的礼物”，我知道你本来就看上它了，那礼物最多大约值四五十镑。等到我遭了难，破了产，法警封了我的藏书，要卖了来付那份“非常漂亮的礼物”所欠的钱。正因为此庭令是在我家执行的。在那可怕的最后关头，我被你抢白，被你的抢白所激，对你父亲采取行动，申请将他逮捕了，那是我万般无奈之中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想以此摆脱可怕的费用。我当着你的面告诉过律师，我没钱，付不起那吓人的费用，我手头一点钱也没有。我所说的，你晓得，句句是实话。在那个致命的星期五，如果我能从阿汶代尔旅馆脱身的话，本可以不用在汉弗雷斯的办事处有气无力地同意宣告破产，而是逍遥自在地呆在法国，远离你和你父亲，他那令人恶心的明信片可以不管，你的来信也可以不理。可是旅馆的人绝对不让我走。你同我在那里住了十天，后来竟带了你的一个友伴来与我同住，这令我大为生气，你会承认我生气是有道理的。那十天的旅馆费用差不多是一百四十英镑，旅馆说要是不把账付清，就不让我把行李提走。这就把我困在伦敦了。要不是这笔账，我早就在星期四去了巴黎。

当我告诉律师我没钱支付这巨额费用时，你马上提出，说你

自己家里将很高兴支付所有的费用，说你父亲是你们大家的祸害，你们常常商量是不是把他送疯人院了事，说你父亲成天弄得你母亲还有别的人不得安生，如果我能为你们出头，让他就范，那全家人就会把我当作英雄和恩人，而你母亲有钱的亲戚朋友会因为允许他们代为偿付此举的一切费用而满心欢喜。律师当即同意，我就被催着去了治安法庭。你这么一说我就没有理由不去了。我被迫卷了进去。当然，你家并未支付那些费用，我是被你父亲，为那些费用，弄得破了产——为了区区的七百英镑。我妻子，因为我每周生活费应该是三镑还是三镑十先令这一重大问题而同我反目，目前正准备提出离婚。这一来，当然又得是完全另一套证据，另一场审判，接着可能是更为严重的官司。其中细节我自然是不得而知，只知道证人的名字，我妻子的律师所倚重的就是他的证词。他就是你本人在牛津的仆人，在你特别请求下，我们在戈灵度夏时雇用了他。

但是，我确实用不着再举更多的例子来说明了，不管是大事小事你好像都给我带来莫名其妙的厄运。这使我有时觉得你本人似乎不过是为什么神秘的、看不见的手所操纵的傀儡，来把一个可怕的局面弄得更加不可收拾。但是傀儡们自己也并非无情无欲。他们也会让要他们表演的东西平添曲折，心血来潮便把人间炎凉兴衰的前因后果扭曲，以遂他们的什么心愿。要全然的自由，同时又要全然的受制于律法，这是我们时时感受到的人生永恒的悖论；而这一点，我常常想，只能是你性情的惟一可能的解释，如果说对人性那深邃可怕的神秘，除了越说越神之外，的确能有什么解释的话。

当然，你有你的幻想，说实在是生活在这些幻想中。透过那游移的薄雾、有色的薄纱，一切全看走样了。我记得很清楚，你以为一心一意与我相伴，将你的家庭和家庭生活置之度外，便证

明了你对我美妙的欣赏和深厚的情谊。在你看来无疑是如此。但是追忆当时，与我相伴便是奢侈，便是高雅生活，便是无限的欢娱、不尽的金钱。你的家庭生活使你腻烦。用句你自己的话说，"索尔兹伯里那廉价的冷酒"败你的兴。在我这边，除了我心智上的魅力外还有口腹声色之乐。当你找不到我作伴时，退而求其次的人选就令人不敢恭维了。

你还以为，给你父亲送去一份律师信，说是与其斩断同我那地久天长的友谊，你宁愿放弃一年两百五十镑的津贴——我相信这是扣掉你在牛津的欠债后他当时给你的款了——这么做体现了为朋友甘愿受苦的肝胆义气。但是放弃那小小的年金，并不意味着你愿意放弃哪怕一种穷奢极欲的享乐，或是最不需要的挥霍。恰恰相反。你对奢侈生活的追求是前所未有的强烈。同你和你的意大利仆人在巴黎，我八天的开销是一百五十镑；光是在帕拉德就花了八十五镑。照你所希望的这样生活开销下去，就是你一个人吃饭，同时在消遣玩乐方面也特别地节约从事，选比较便宜的，你整年的所有进项也供不了三个星期。你放弃年金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如此一来造成的事实，却让你至少是名正言顺地来靠我的钱过活，或者你认为是名正言顺：在许多时候你是认认真真觉得自己名正言顺，并且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此不断地掏钱，当然主要掏的是我的钱，但我知道也令你母亲破了些财，从来没有这样令人心烦过；因为在我这儿，无论怎么说，从来就没听过起码是小小的一声道谢，或是见过一点适可而止的表示。

你还以为，写信拍电报寄明信片去咒骂侮辱自己的父亲，你这是在替你母亲出头，为她打抱不平，为她在婚后所受的无疑是可怕的屈辱和痛苦报仇。这真是你的一大幻想，真是你最糟糕的一个幻想。要为你母亲所受的苦找你父亲报仇，假如你认为

这是作儿子的部分责任，那就得改弦更张，做个好儿子；就不要弄得她不敢同你谈重大的事情；就不要签些账单到头来都算到她头上；就要更好地待她，别让她的日子雪上加霜。你的兄长弗兰西斯，在他短短的如花般的生命中，就以他的温良随和大大减轻了你母亲的痛苦。你应该以他为楷模才是。你以为要是假我之手让你父亲入狱，对你母亲会是天大的喜事，哪怕是这样的想当然也是错的。我的确感到你错了。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女人，看着自己的丈夫、自己孩子的父亲身着囚衣、陷于囚牢，到底会有什么感觉，那就写信给我妻子问问她吧。她会告诉你的。我呢，也有我的幻想。我以为生活会是一出绝妙的喜剧，而你会是剧中一个风雅备至的人物。后来却发现它原来是一个令人反感、令人恶心的悲剧。而带来大灾难的险恶祸端，其险其恶在于苦心孤诣、志在必得，就是剥去了欢娱和喜乐面具的你本人。那面具不但骗了我，也骗了你误入歧途。

对我正蒙受的痛苦，你现在应该明白一二了吧——难道还能不明白吗？有份报纸，我想是《铁圈球运动报》吧，报道了我一出戏的彩排，说你像影子似的跟随着我：对你我友谊的回忆，就是在这里随我左右的影子，像是永不分离似的——深夜里唤我醒来，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同一个故事，直磨得人睡意全无，醒到天明；天明时分又开始了，跟着我到牢房外的院子里，害得我一边步履沉重地走着，一边喃喃自语——我被迫回想着每一个痛苦时刻的每一点细节，在那些个倒霉的年头里发生的事，没有哪一件我不能在那留给悲伤和绝望的脑室里再造重演：你每一点不自然的话音、每一个紧张兮兮的手势、每一句冷言恶语，都涌上了心头；我记着我们到过的街道和河流，四周的墙壁和树林、时钟的针正指着哪一点、风正吹向哪一面、月色月形又是什么模样。

我知道，对我所说的这一切，是有一句话可以回答的。那就是你爱我：在那两年半里，命运将我们两个互不相干的生命丝丝缕缕编成了一个血红的图案，那时你真的爱我。没错，这我知道。不管你那时对我的举止态度怎样，我总觉得在你心中是真爱我的。虽然我看得也很清楚，我在艺术界的地位和人格的魅力、我的金钱和生活的豪华，那使我的生活变得非常人所及地美妙与迷人的方方面面，每一样都让你心醉神迷，对我紧跟不舍。然而在这一切之外，还有某种东西，某种对你的奇怪的吸引力：你爱我远胜过爱别的什么人。但是你，同我一样，生活中也有过可怕的悲剧，虽然二者之悲，完全不同。想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你的心中恨总是比爱强烈。你对你父亲的仇恨是如此之强烈，完全压过了、击倒了、盖住了对我的爱。你的恨爱之间根本就没有过孰是孰非的斗争，要有也很少：你仇恨之深之大，是如此的面面俱到、张牙舞爪。你并未意识到，一个灵魂是无法同时容纳这两种感情的。在那所精雕细刻出来的华屋中它们无法共处一室。爱是用想象力滋养的，这使我们比知道的更聪慧，比感觉的更良好，比原来的更高尚；这使我们能将生活看作一个整体；只有这样、只要这样，我们才能从现实也从理想出发理解他人。惟有精美的、精妙的，才能供养爱。但不管什么都供养得了恨。在所有那些年里，你喝的每一杯香槟，吃的每一盘佳肴，没有哪一样不能用来养你的仇恨，使它发胖膨胀。为了满足你的仇恨之需，你拿我的生命下赌，一如你拿我的金钱下赌，漫不经心、满不在乎，不管后果如何。要是你输了，输的，你心想，也不是你的。要是你赢了，赢的则是你的，你明白，这将是胜者的狂欢和赢家的实惠。

恨使人视而不见。这你并未认识到。爱读得出写在最遥远的星星上的文字；恨却蒙蔽了你的双眼，使目光所及，不过是你

那个窄狭的、被高墙所围堵、因放纵而枯萎的伧俗欲念的小园子。你想象力缺乏得可怕，这是你性格上惟一真正致命的缺点，而这又是你心中的仇恨造成的。不知不觉地、悄悄地、暗暗地，仇恨啃咬着你的人性，就像苔藓咬住植物的根使之萎黄，到后来眼里装的便只有最琐屑的利益和最卑下的目的。你那本来可以通过爱来扶植的才能，已经被仇恨毒化而萎蔫了。当你父亲第一次中伤我时，是在给你的一封私信中，是把我当作你的一个私人朋友的。一读到那信，看到那下流的威胁和粗鲁的暴虐，我马上就明白，在我并不平安的日子里，潜伏着一个可怕的危险。我告诉过你，你们父子反目成仇，由来以久，我可不想成为你们厮杀中的卒子。我还说，我人在伦敦，对他自然要比在霍姆堡的外交大臣更有玩头得多；把我卷进去，哪怕是一会儿，对我都是不公平的；而且我不值得把生命花去同这么一个终日醉酒、潦倒落魄、半疯不癫的人吵架，丢人现眼。可就是无法让你明白。仇恨蒙住了你眼睛。你一口咬定争吵真的与我无关，说你不会让你父亲左右你的私人交往，说让我出面干涉太不公平了。在你来见我商量这事之前，就已经给你父亲发了一封粗俗愚蠢的电报作为回复。踏出这一步，当然就令你非得沿着这粗俗愚蠢的道路走下去不可了。生活中致命的错误，其原因不在于人的不可理喻。一个不可理喻的时刻可以是一个人的最佳时刻。错误的原因乃是人的讲求逻辑。二者之间，相去甚远。那封电报制约了其后你与你父亲的整个关系，结果也制约了我的整个生活。而此事的蹊跷之处是那样一封电报就连街边的毛头小子看了也会觉得脸红。从唐突的电报到趾高气扬的律师信，这是个自然的演进过程。给你父亲的那些律师信，结果当然是刺激他变本加厉。你逼得他有进无退，没有选择。你迫使他把这事看成是名誉、或者更可以说是耻辱所系的关键，以求更大的效应。这样

他下一次攻击我时便不是在私人信中，也不当我是你的私人朋友，而是在公共场合，当我是一个公众人士了。我只好把他从我家赶出去。他一家挨一家餐馆地找我，想要在大庭广众面前污辱我，其行径之恶劣，我如果反击便会身败名裂，不反击照样会身败名裂。在这时，肯定是到了你本人应该出面的关头了，说不会让我为了你而面对如此恶毒的中伤、如此无耻的迫害，你愿意当即放弃同我的任何交往。不是吗？你现在觉得该这样做了吧，我想。可当时你心中这念头连闪都没闪过。仇恨蒙住了你眼睛。你心中所能想的（当然，除了给你父亲写信拍电报侮辱他）只是买一把荒唐的手枪，结果在伯克莱放了一枪，造成的丑闻，比你的耳朵所能听到的还要难听。的确，想到自己成了你父亲和一个处在我这种地位的人之间大吵大闹的中心，似乎让你很高兴。这念头，我非常自然的认为，是满足了你的虚荣心，使你更自觉得了不起。你的身体，这我不感兴趣，可以留给你父亲，你的灵魂，这他不感兴趣，可以留给我。问题要是这样解决，会叫你很不高兴的。你嗅到了当众闹个大丑闻的机会，就赶紧抓住不放。想到要打一场了，而你却会安然无恙，你挺高兴的。就我记得，在那个季节你后来从没那么兴高采烈过。惟一让你失望的似乎是到底没闹出什么事来，我们两人也没再打过照面吵过架。你便以给他拍电报来打发，那样的电文到头来弄得这可怜的家伙只好给你写信，说是已经下令仆人不管什么电报，怎样伪装，一律不得送到他眼前。这难不倒你。你看到这是明信片大派用场的时候了，便大张旗鼓地写起来，对他更是穷追不舍。我不认为他真的会善罢甘休。他身上的家族本能真是太强烈了。你们相互间的仇恨，一样的不可消弭；而我则成了你们的冤大头，既是矛，又是盾。他渴望招风惹事扬名，这恰恰不只是个性使然，而是出自家族的禀性。话说回来，他的兴趣要是有哪

个时候低落下去，你的信和明信片很快又会煽起他心中那经年累月的邪火。是这样的。而他自然也就更越走越远了。作为私交在私底下中伤了我，作为公众人士在大庭广众攻击了我，他最终决心来个决定性的重拳出击，在我的艺术作品上演之处，把我作为艺术家来进行攻击。在我的一个戏剧的首演之夜，他弄假骗到一个座位，阴谋打断演出，当着观众的面恶语中伤我，污辱我的演员，要在谢幕前人们唤我到台前时无礼下流地用东西砸我，完全是要居心叵测地借我的作品使我名声扫地。纯粹是出于偶然，他难得地酒后吐真言，在人前吹嘘了几句他的意图。消息传给了警察，他被拒于戏院之外。那时你的机会来了。那就是你的机会。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吗？你本该看到这个机会，走出来说，你无论如何不会让我的艺术因为你的缘故而毁于一旦。你知道我的艺术对于我的意义，它是伟大的首要的意旨，使我得以向自己，而后向世界，展现我生命的真正激情。拿其他的爱同这份爱相比，就像拿泥水比醇酒，拿沼泽地里的萤火虫比长空里的皓月。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吗？缺乏想象力就是你性格上真正致命的缺点。你本该做的事并不难，也很清楚地摆在面前，但是仇恨蒙蔽了你的眼睛，使你什么也看不到。你父亲在几近九个月的时间里用最龌龊卑劣的手段污辱迫害我，我不能为此向他道歉。我无法把你从我的生活中甩掉。我再三努力，不惜离开英国到海外，希望能躲开你。可一点也没用。你是惟一一个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人。

要解决这局面全在于你了。你要想报答我的话，那就是大好机会，来稍稍回报一下我对你所有的爱、友情、善意、慷慨和关心。要是你对我作为艺术家的价值能欣赏十分之一，就会这么做了。但是仇恨蒙蔽了你的眼睛。那个"只有这样、只要这样，我们才能从现实也从理想出发理解他人"的才能，在你心中已经

死了。你念念不忘的只是怎样把你父亲关进监狱。用你的话说，要"看他站在被告席上"，你一心想的就这个。这成了天天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每次吃饭都听你说。好啦，你的愿望实现了。不管你要什么，仇恨都一一给了你，它是个对你疼爱有加的主人。确实的，谁伺候它，它就对谁疼爱有加。两天里，你同法警一起高坐堂上，一饱眼福地看着你父亲站在中央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第三天他的位子由我接替。这是怎么回事？在你们险恶的仇恨之赌中，两人都下注要我的灵魂，可你刚好输了。如此而已。

你看到我不得不把你的生活给你写出来，而你非得领悟它不可。我们到现在认识已有四年多了。有一半的时间我们在一起；而另一半我得因为我们的友谊而在牢中度过。你会在什么地方收到这封信，如果这信当真到了你手上，我不知道。罗马，那不勒斯，巴黎、威尼斯，我不怀疑，会是在你驻足的哪个美丽的滨海或沿河城市。包围着你的，即使不全是同我在一起时的那种无用的奢侈，怎么说样样也是令眼耳口腹欢愉的东西。生活对你是很可爱的。然而，如果你聪明，并希望找到更可爱得多而且是另一种方式的生活的话，你会让读这封可怕的信——我知道是很可怕的——成为你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突变和转折点，就像我写这封信那样。那时节，酒和欢娱很容易就上了你那苍白的脸。假如读着这信上所写的，会不时的让羞愧像炉火中爆出的火花那样让你脸上发烧，那对你就更好了。恶大莫过于浮浅。无论什么，领悟了就是。

我现在讲到拘留所了，是不是？在警察局关了一夜后，用车就把我送到那里了。你对我很关心很好。几乎每天下午，如果不是真的每天下午的话，都不辞辛苦地驾着车来荷洛威看我，直到你出国。你还写信来，说些很好听的话。可是，让我进监狱的

不是你父亲而是你，此事从头到尾都该你负责，是由你起的事，为了你的缘故，被你所害，我才身陷此地：这一点，你从来就没明白过。甚至是看到我被锁在木制囚笼中，也无法唤醒你那死去的、没有想象力的心性。作为一出颇有点令人伤心的戏剧的观众，你看了同情也动情，但却没想到自己便是这一出骇人听闻的悲剧的真正作者。看得出你一点也没领悟到自己干下了什么事。我不想扮演这个角色，来告诉你本该由你自己的心告诉你的事。的确，你要是没让自己的心因为仇恨而变硬变麻木的话，它是会告诉你的。凡事都得出自一个人自己心性的领悟。要是他感觉不到或理解不了，那跟他说也没用。我之所以这么写信跟你说，如果这有必要的话，那是因为你在我漫长的囚禁期间的行为，你的沉默。而且，事情闹到头，打击全落到我一个人身上。这倒是令我高兴的一件事。有许多理由让我甘心受苦，虽然看你时，你那份被仇恨蒙蔽而彻底的顽梗的麻木，在我眼里总觉得很有些可鄙。记得你曾得意非常地掏出一封你在一家半便士报纸上发表的关于我的信。那是一篇非常四平八稳、不痛不痒、的确是很平庸的文字。你为一个“被击倒的人”说话，呼吁“英国人的公平意识”，或者诸如此类无聊的东西。像这种信，如果一个可尊敬的人士惨遭指控，你即使不认识他也可能会写的。可你觉得这封信写得很好，把它看作几乎是堂吉诃德式的骑士精神的证明。我知道你还写了别的信寄到别的报纸，他们没发表就是。但那时他们只不过说是你恨你父亲罢了。没人管你恨不恨的。仇恨，你还不知道呢，以心智论是永恒的否定，以感情论是萎缩退化的一种形式，它消灭一切，除了自己。写给报纸说恨某个人，就像写给报纸说自己有什么秘密的、羞于启齿的痼疾似的。你恨的人是自己的父亲，而且完全是相互的仇恨，这无论如何不会使你的仇恨显得高尚或美好。如果说其中显示了什么的

话，那就是这仇恨是个遗传病。

我又记起来了，当要在我家执行破产令时，我的书和家具查封了登广告出售，破产在即，我自然写了信告诉你。我没说是因为要偿还我给你买礼物的款项，法警才进入这所你曾如此经常地在这儿进餐的房子。我想，不管想对了还是想错了，这消息也许会让你不好受一下。我只是把事情如实告诉你，觉得这些事理应让你知道。你从布伦回了一封信，听那口气高兴得简直像写抒情诗似的。说是你知道你父亲"缺钱"，不得已筹措了一千五百镑的诉讼费，我这一破产，真是让他"大失一分"，因为没法从我这儿拿到一点诉讼费了！你现在明白了吗，仇恨可以把人蒙蔽到什么地步？你现在看出了吗？当我说仇恨是一种破坏性的萎缩，它除了本身，会破坏一切时，我是在科学地描述一个真确的心理事实。我所有的好东西都要卖掉了：伯恩－琼斯的画、韦斯勒的画、蒙蒂塞利的画、西米恩·所罗门的画、各种瓷器；还有我的藏书，里头有当今世界几乎是每一位诗人作品的赠阅本：从雨果到惠特曼、从斯温伯恩到马拉美、从莫里斯到魏尔伦，还有我父母著作装订精美的版本，还有从小学到大学历次的奖章奖品，还有各式豪华版书籍等等。这一切在你眼里一钱不值。你说这无聊透了，就这样。你从中真正看到的，是你父亲最终可能要破财几百镑，这鸡毛蒜皮的破费就会让你乐不可支。至于说诉讼费，你也许有兴致听听，你父亲曾在奥利安斯俱乐部公开说过，如果花上个两万镑他会觉得太值得了，闹了一场，痛痛快快高高兴兴来了个大获全胜。他不但让我在监狱里蹲了两年，还有一个下午让我当众出丑，宣布破产，这倒是他始料不及的锦上添花。我的羞辱，他的得意，莫过于此。如果不是你父亲要将诉讼费转嫁于我的话，那我心里再明白不过了，起码就口里说的听来，你无论如何会对我痛失所有藏书而深表同情的。对一个

文学家来说，这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在所有物质损失中，这是最令我心疼的。记起这些年我是怎样大把大把的在你身上花钱，供你养你，你甚至可能会出点力为我买回一些书来。那些书最好的以不到一百五十镑全卖了；差不多是我平常一周内为你花的钱。可是一想到要从你父亲兜里掏出几个便士了，这琐屑下作的快感令你忘记了去为我作出一点回报，一点小小的回报，这样的轻而易举、不花大钱，却又会这样的有目共睹、令我求之不得。我说仇恨蒙蔽了人的眼睛错了吗？你现在看到了吗？要是还没有，就瞪大眼睛看吧。

我当时，如同现在一样看得有多清楚，就不必跟你说了。但我对自己说："不管怎样，我必须心中存着爱，要是不带着爱进监狱，那我的灵魂该怎么办？"那时从荷洛威给你写了那些信，就是努力要存住爱，让它成为我自己心性的主旨。要不是我想这么做的话，本可以将你痛骂得体无完肤，本可以用诅咒鞭挞你。我本可以擎起一面镜子，让你看到那样一副你自己都认不出来的嘴脸，看到它在学你那可怕的样子时，才知道那就是你，于是对它、对你自己，一恨到底。还不止于此呢。另一个人的罪孽正算在我的账上。如果我想这么做的话，本来可以在两场中的哪一场审讯里把那个人推出来而免自己一难，当然不是免于羞辱了，而是免于系狱之苦。如果我高兴的话，大可以披露原告证人——最重要的那三个——是经过你父亲和他的律师们精心调教过的，不止是如何以守为攻，更是如何以攻为守，处心积虑地、诡计多端地经过排练预演，绝对要把另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安到我头上。我本可以使法官当堂把他们一个个赶出证人席的，甚至比裁定那个作假证的卑鄙的阿特金斯更为果断。我本可以风凉话挂在嘴边，两只手插在兜里，无罪一身轻地走出法庭的。要我这么做的压力太大了。有人真心地劝我、央求我、哀求我这么

做，他们惟一关心的是我的祸福，是我家门的存亡。但我拒绝了。我不想这么做。对这个决定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即便在监牢里那些最痛苦的时候。那样的举动我不屑为之。肉体的犯罪算不了什么。如果该治的话，也是留给医生诊治的疾患。只有灵魂的犯罪才是可耻的。假使通过这种手段使自己获判无罪，对于我将是永生的折磨。但是你真的就认为自己配得上我那时对你表示的爱吗？真的就认为我有哪一刻觉得你配得上吗？你真的就认为在我们的友谊之中，有哪一段时期你配得上我对你表示的爱吗？真的就认为我有哪一刻觉得你配得上吗？我知道你配不上的。但爱不是市场上的交易，也不能用小贩的秤来称量。爱的欢乐，一如心智的欢乐，在于感受它的存活。爱的目的便是去爱，不多，也不少。你是我的敌人，从来没有谁有过像这样的敌人。我曾把自己的生命给了你，然而为了满足一己私欲，那人情人性中最下作最可鄙的欲望——仇恨、虚荣还有贪婪——你把它丢弃了。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你把我完完全全给毁了。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别无选择，惟有爱你。我知道，假如让自己恨你的话，那在“活着”这一片我过去要、现在仍然在跋涉的沙漠之中，每一块岩石都将失去它的阴影，每一株棕榈都会枯萎，每一眼清泉都将从源头变为毒水。你现在是不是开始明白一些了？你的想象力是不是在从它那漫长的昏睡中苏醒过来？你已经知道恨是什么个样子了。你是不是也开始悟出爱是什么个样子，爱的本质又是什么呢？你要学还不太晚，虽然为了教你，我可能非得这么坐牢不可啊。

在我那可怕的判刑下来后，当囚衣披上身、牢房关上门之后，我坐在自己灿烂生活的废墟中，痛苦使我肝胆俱裂，恐怖使我不知所措，疼痛又令我眼冒金星。但我不会恨你的。每天我都对自己说：“今天我必须把爱留存心间，否则这一天怎么过？”

我提醒自己说你是不怀恶意的，不管怎样对我是不怀恶意的。我要自己认为，你这是贸然张弓碰运气，不巧箭镞射中了一个国王，穿透了他铠甲的接口处。要是连我忧伤中之最轻者、损失中之最小者都拿出来同你计较，我觉得，是不公平的。我决心把你也看作是患难者，强迫自己相信，那长久蒙蔽你眼睛的阴翳终于消解了。我曾常常不无心痛地想象，当你思量自己一手造成的可怕后果时，会是多么的惊惧。即使在那黑暗的日子里，那些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里，也有些时候我当真渴望能去安慰你，那样确信你终于领悟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我那时没想到，你会带有最大的恶——浮浅。我那时真的很伤心，但又不得不告诉你，第一次让我收信的机会，因为只能收一封，只好留给有关我家事的信。我的内兄写信来说，只要我给我妻子写一次信，她就会因为我和我们的孩子，而不采取离婚行动。我感到有责任这样做。其他理由不说，一想到要同西里尔分开我就受不了。我那漂亮、会疼人又招人疼的孩子，我所有朋友中的朋友、我一切伙伴中的伙伴，他那小小脑袋满头金发中的一根，对我来说都比，不用说从头到脚的你了，都比普天下的宝石还宝贵——确实一直都是这样的，只是等我明白时已太晚了。

在你申请后两周，我得到了你的消息。罗伯特·舍拉德，这位最勇敢最侠义的好人，前来看我，除了别的事外，也告诉我那份荒唐的《法兰西信使》，它那作为地道的文学堕落中心的扭捏作态，你就要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谈我的事，还要附上我的一些信件。他问我是否真的希望这么做。我听了大吃一惊，非常恼火，命令这事马上停止。你曾经把我的信四处乱放，让你那一伙人偷了敲诈，让旅馆的仆人窃取，让家里的用人出卖。那不过是你对我写给你的信掉以轻心，无法欣赏罢了。而你会认真提出

把剩下的信选出来发表，这几乎使我不敢相信。你会选些什么信呢？我无从知道。这是我得到的关于你的第一则消息。它让我很不愉快。

第二则消息很快就来了。你父亲的律师在监狱里露面，当面递送了一份破产通知，就为了区区的七百镑，他们报税的用费。我被判为公开破产，必须出庭。我强烈认为，现在仍这样认为，等下还会重提此事，这些费用该由你家支付。你曾以个人担保，明言你家会支付的。就因你这么说了，律师才承接这个案子的。你绝对应该负责。即使不因为你代表你们家所作的承诺，你也应该感到，既然你已弄得我身败名裂，那至少也该让我免于这雪上加霜的破产之耻吧，何况是因为这根本不足挂齿的一点钱，还不到短短的三个月夏天里我在戈灵为你花的一半呢。关于这一点，在这里暂且不多说了。我完全承认，从律师楼的职员那里收到过你关于这件事的口信，怎么说也是同这事有关联的口信。他来取我的证言和声明的那天，从桌那边探过身来——看守当时在场——从衣袋里拿出一张字条看了看，低声对我说："百合花王子向你问好。"我瞪着眼睛看他。他又把话重复了一遍。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那位先生目前在国外，"他神秘地补充了一句。我恍然大悟，记得在我的囚徒生活中，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笑了。天下所有鄙夷尽在那一笑中了。百合花王子！我看到了——而以后的事情说明我没看错——所发生的这一切，丝毫没让你有一丁点的领悟。你在自己眼里仍然是一出小喜剧中风度翩翩的王子，而非一出悲剧演出中忧郁伤心的人物。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帽子上的一根羽饰，装点着一个气度狭隘的脑袋，只不过是别在马甲上的一朵花，遮掩着一颗仇恨、只有仇恨、才能温暖的心。那颗心中，爱，只有爱，会觉得寒冷。百合花王子！你用个假名同我联系，当然了，是无可厚非的

事。我自己呢，在那时，什么名字也没有。在当时被囚禁的那个大监狱里，我不过是在长长的一条走廊里，一间小小的单人牢房门上的数字和字母罢了，千百个没有生命的号码中的一个，千百条没有生活的生命中的一条。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中肯定有许多真实的名字吧，对你会更合适得多，用了我也会不费力地一下就认出你来？我并未在那些只适用于化装舞会上取乐的光怪陆离的假面后寻找你。啊！要是你的灵魂因为哀愁而伤痛，因为愧悔而谦卑，因为悲苦而沉重——为求其灵修臻于完美甚至应该这样的——那就不会选择这么一个伪装，想躲在这么一个暗影中潜入这悲苦之地！生活中的大事是因为它们显得大，因为这一点，虽然你听着可能觉得奇怪，大事往往难以阐释。但是生活中的小事却是象征。我们最容易通过小事吸取人生的惨痛教训。你似乎是不经意地选择了一个假名，这件事当时是、并将依然是具有象征性的。它把你揭穿了。

六周之后又来了第三则消息。我从病重躺卧的医院病房被叫了出来，去听一则你通过监狱长传给我的口信。他读出一封你写给他的信，信中说你提出要发表一篇《奥斯卡·王尔德一案》的文章，发在《法兰西信使》上（该"杂志"，你出于某种特殊原因补充说，"相当于我们英国的《双周评论》"），很想得到我的许可发表一些信的摘要或选段——哪些信？是我从荷洛威监狱给你写的那些信！那些信本该是你在这整个世界上最弥足珍贵、最秘不可宣的东西！这些就是你提出要发表的信，让那些饱食终日的颓废派们看了称奇，供那些贪得无厌的专栏作家们搜集猎奇，叫《拉丁季刊》的小名流们目瞪口呆、乱说一气。如果你自己心中没有什么会疾呼反对如此下流的亵渎之举，那至少也该记得那个人在伦敦看到约翰·济慈的信在公开拍卖，悲伤与鄙夷之余写下的那首十四行诗，而最终能理解我诗句的真意：

……我看他们对艺术并不钟情
打碎了一位诗人水晶般的心灵
一任那些委琐的小眼睛虎视眈眈

你的文章想要搬出来些什么呢？说我太喜欢你了？这一点巴黎的浪子知道得很清楚。他们都看报，其中大多也给报社写东西。说我是个天才？这一点法国人明白，还有我天才的独到之处，他们比你所了解的，或者人们可能希望你会了解的，要明白得多。说天才常常伴随着情感和欲望上莫名的乖张变态？佩服佩服，但这课题是隆布洛索的专长，不是你的。况且，这一病理现象也见于没有天才的人群。说在你和你父亲仇恨的争战中，你们各自都拿我既当盾又当矛？还有呢，说在你们的争战结束后对我的那场追魂夺命的恶毒攻击中，要不是你的网撒到了我脚边，他是根本逮不着我的？这倒不假，但有人告诉我，说亨利·波厄已经著文把这一点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而且，要证实他的观点，如果这是你的目的，那也用不着发表我的信，怎么说也用不着发表在荷洛威监狱里写的信。

为了回答我的这些问题，你会不会说，我自己在荷洛威监狱里写的一封信中，要你尽可能在小小一部分世人面前还我一些清白？没错，我是说了。记住我为什么此时此刻会在这里。你认为我在这里是因为同那些原告证人的关系吗？我同那种人的关系，不管是真的还是猜的，政府和社会都不感兴趣。这些人他们根本不知道，更不会去注意。我在这里，是因为本想把你父亲关进监狱。当然我失败了。我的辩护律师撒手认输了。你父亲反败为胜，把我给关进了监狱，还关着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被人看不起。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讨厌我。这就是为什么我得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地服着这可怕的徒刑。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诉状都被驳回了。

你本来是惟一的一个人，能在丝毫不必蒙羞冒险受辱的情况下，改变局面，令整个事件改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真相来的。我当然不期望、确实也不希望你和盘托出你当初是怎样、以及为了什么目的在牛津碰到麻烦后找上我求助的；或者，你是怎样、以及为了什么目的——如果你还真有什么目的的话——将近三年来简直是寸步不离我左右。这段交情对于我、作为一名艺术家、一个有地位的人、甚至是社会的一员，具有偌大的毁灭性；我屡屡要摆脱这交情，个中的始末曲直，本不用像现在这样细算流水账的。我也不会要你把那些三天两头你几乎是必闹无疑的场面描述一遍；不会要你把打给我的那一连串绝妙的电报，那一派奇怪地交织着谈情和说钱的文字，重印出来；也不会要你像我曾经被迫所做的那样，从你的信中摘引那些更是不堪入耳、无情无义的段落。但我仍然认为，你要是能就你父亲的话提出抗议，那于我于你都是有好处的。你父亲对我们友谊的说词，既怪且毒，说到你时是那么荒唐可笑，说到我时又是那么血口喷人。这种说词现在竟然已载入正史：有人引证，有人相信，有人编纂；讲道者以此撰写他的布道文，卫道者以此作为他道德文章的主题。而我呢，曾经令老老少少心动的我呢，却要接受一个笨蛋小丑的判决。我承认，在这封信里，我曾不无苦涩地说过，事情的讽刺在于你父亲有生之年将成为主日学校小册子里头的英雄，你将与少年撒母耳并列，而我将与雷斯和萨德侯爵为伍。我敢说这再好不过了。我无意抱怨。人在狱中学到了好多，其中之一就是：天下事，是怎样就怎样，该怎样会怎样。我也毫不怀疑，中世纪的麻风病人和《朱斯蒂娜》的作者将比《桑佛德与默顿》更好作伴。

可是在给你写那信时，我觉得为了你也为了我，不接受你父亲通过辩护律师提出的旨在教化庸人俗世的说词，这样是正确

的、正当的、应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你构思写些东西以正一点视听。对于你，至少也比胡乱给法国报纸写些你父母的家庭生活要好。你父母过去的家庭生活快乐与否，法国人会理睬吗？再也想不出对他们来说比这更无聊的话题了。确实会让他们感兴趣的是，一个像我这么出名的艺术家，一个通过以其为化身的流派和运动而对法国的思潮有过显著影响的艺术家，怎么会过这种生活，而后又有这种举措。我给你写了恐怕有数不清的信，说你是怎样在把我拖向毁灭；说你是怎样放纵自己的喜怒无常，为狂暴的脾气所左右，害我也害己；说我是怎样有心，不，是决心要断绝这完全会置我于死地的友谊。假如你为你的文章而要发表的是我的这些信，那我会理解的，虽然不会允许它们发表的。当你父亲的辩护律师想抓我的把柄时，突然在法庭上出示我的一封信。那是在一八九三年三月写给你的，信中说你既然这么喜欢大吵大闹，那我与其再忍受一轮这可怕的场面，还不如就此"让全伦敦的房客来敲诈"。你我友谊的这一面没想到就公诸于众了，这真的使我非常伤心。但是，对这珍贵的、微妙的、美好的一切，你却如此不聪不敏、不痛不痒，迟迟不能发现与欣赏，竟至于自己提出要发表这些信件；须知正是在这些信件、通过这些信件，我想保有爱的神与魂，使之存活在我的肉体中，熬过那副肉体蒙受屈辱的漫长岁月而不死。——这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令我最悲最痛，最最失望的心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恐怕我是太清楚了。如果仇恨蒙蔽了你的眼睛，那虚荣便是用铁丝把你的眼皮缝在一起了。那个"只有这样、只要这样，我们才能从现实也从理想出发理解他人"的才能，被你狭隘的利己之心磨钝了，而长久的荒废又使它不复可用了。你的想象力同我的人一样，囚禁在监牢里。虚荣是铁条封住了窗口，看守的名字叫仇恨。

这一切是发生在前年十一月初的事了。那么久远的日子和

现在的你，其间横着一条生活的长河。这茫茫一片荒山野水，你即使看得见，也很难望得穿。然而在我看来似乎是发生在，我不说是昨天，而是在今天。受苦是一个很长的瞬间。我们无法将它用季节划分。我们只能记录它的心境，顺序记下它种种心境的回环往复。对于我们，时间本身不是向前推移，而是回旋运转。它似乎在绕着一个哀苦的圆心盘旋。这是一种凝滞的生活，时时事事都由一个不可变的模式控制，我们吃喝、起卧、祈祷、或者至少是跪下听祷告，都得遵循一条铁的公式的种种一成不变的律法，这种令人麻木的凝滞，使得每一天都暗无天日，都在重复着过去的日子，分毫不变。这种凝滞，似乎与外界的力相呼应，而这些力存在的本质，又恰恰在于不断的变化。春种秋收，农人在田里俯身挥镰，果农穿行于藤蔓间采摘葡萄，果园的青草上，残花落时一片片的白，果子掉下又散散地滚了一地：这一切，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一点也无法知道。

对于我们，只有一个季节，悲怆的季节。那太阳、那月亮，似乎都从我们的天穹拿掉了。外面也许是蓝天丽日，但是透过头顶小小的铁窗那封得严严的玻璃，漏下的只是一点点灰暗的光线。牢房里整天是晨昏不辨，一如内心中整天是半夜三更。思维也同时间一样，不再有任何运动。你自己早已忘却的事，或者很容易就忘却的事，现在正发生在我身上，明天还会再发生在我身上。记住这个吧，那样你就会明白一点，我为什么写，为什么这样写。

一个星期过后，我被转到这里。三个月过去了，我母亲去世了。你比谁都清楚我对她有多爱，多尊敬。她去世，对我是个如此可怕的噩耗，即便我曾出口成章，也有口说不出内心的哀伤和愧怍。即使是在我艺术的巅峰时期，也绝对找不出什么词语，载得动这千钧重负；也找不出什么词语，当我无可言传的伤悲如露

天表演那样沸沸扬扬时，能以音乐般的雍容华贵穿行其间。她和我父亲留给我一个他们已使之高尚荣耀的姓氏，不但在文学、艺术、考古和科学，也在我的祖国的历史中，在我民族演进的历史中留名。而我却使那个姓氏永远地蒙羞，让它沦为下贱人流传的下贱笑柄，让它蒙上了耻辱的污秽。我把它丢给了恶人使它成为恶名，我把它丢给了蠢人使它成为愚蠢的代名词。我当时承受的悲苦、现在还在承受的悲苦，用笔写不下，用纸记不完。我妻子那时对我好，不想让我从不相干的人嘴里听到这噩耗，病得那么厉害还从意大利的热那亚赶到英格兰，亲口把这样一个无可挽回、无可补救的损失婉转地告诉我。那些对我仍存有感情的人无不传话表示同情。甚至那些以前并不认识的人，听到我破碎的生活中又添新愁，也写信来要求把他们的哀思传达给我一二。只有你，冷眼旁观，没传来一句话，没寄来一封信。维吉尔对但丁说起那些没有高尚的冲动也没有深远的意向的人，像你的这种样子，用他的话最好说了："别提他们，只用眼睛看，再走过去。"

三个月过去了。挂在牢门外，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刑期、用来记录我每天劳动表现的日历告诉我，是五月了。

朋友们又来看我了。我照样问起了你。人家说你在那不勒斯的别墅里，正在出一本诗集呢。在会面快结束时，还随口说起那些诗是要献给我的。这消息似乎让我觉得一阵恶心。我一句话没说，默默地回到牢房，满心的鄙夷与蔑视。你怎么会做这样的梦，不事先征得我同意，竟要把一本诗集献给我？做梦，我说了是不是？这样的事你怎么也敢做出来？你会不会拿这样的话回答我：在我名扬天下、飞黄腾达的日子里，不是就答应过接受你把自己早期的作品题献给我？没错我答应过，就像我答应任何一个刚踏上这条既艰难又美好的文学之路的年轻人，接受他

们的敬意。对艺术家来说，一切敬意都是令人愉快的，而来自青年的敬意又一倍增其愉快。月桂之花、月桂之叶，一让苍老的手采摘，便枯萎了。只有青年有权为一位艺术家戴上桂冠。那是年轻人真正的特权，但愿他们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蒙羞含辱的日子同名扬天下、飞黄腾达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你还得弄懂得这个。

发财、享福、出人头地，这些可是大路货，但悲怆却是所创造的一切中最敏锐的。在整个的思想和运动的空间内，只要稍有动静，它便会以既精妙又可怕的律动，与之共振。那敲得薄薄的金箔，能用来检测肉眼看不见的力的方向，可再敏感，相比之下也显得粗糙了[①]。悲怆是一道伤口，除了爱的手，别的手一碰就会流血，甚至爱的手碰了，也必定会流血的，虽然不是因为疼。

你当时可以写信给瓦兹华斯监狱的狱长，征求我的许可把我的信发在"相当于我们英国的《双周评论》"的《法兰西信使》上，为什么后来就不能写信给雷丁的监狱长，征求我的许可，让你把诗题献给我呢？不管你把那些诗说得怎样天花乱坠。是不是因为在那件事上我禁止了有关的杂志发表我的信件，而你当然是再清楚不过了，信的版权那时是、现在还是完全的归我所有；而在这件事上你以为可以不管我，随心所欲地做去，等我知道了要干涉也太晚了？我现在是个蒙羞受辱、穷途潦倒、身陷囹圄之人。就凭这一点，你要是有意要在你作品的扉页写上我的名字，就应该求我予你这个方便、给你这份荣耀、授你这项特权。一个人本该这样向那些含垢忍辱的人们商量的。

悲怆之中必有天意。总有一天你会领悟其中意思。否则就是对生活一无所知。罗比以及像他那种心地的人会明白的。当

---

① 此处指的可能是一七八七年发明的用来检测静电的"金箔验电器"。

我夹在两个警察当中从监狱里被带到破产法庭时，罗比等在那长长的、凄凉的过道里，我戴着手铐低着头从他身边走过，这时他能庄重地当众扬起帽子向我致意，这亲切的、简简单单的一个动作，一下子让在场的人鸦雀无声。比这更小的举动就足以让人进天堂了。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正是因着这种爱，圣人会跪下给穷人洗脚，会俯身亲吻麻风病人的脸颊。这事我从未跟他提过。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的举动我甚至是觉察到了没有。这样的事情是无法在形式上以话语正式道谢的。我将它存在内心的宝库中。将它存在那儿，作为我暗暗欠下的一笔债，我很高兴地想，这债是永远也还不清的。将它存在那儿，让滴滴泪珠化作没药与肉桂，使它永远芬芳，永远甜美。在这个智慧于我无益，达观于我无补，引经据典安慰我的话于我如同灰土的时候，那小小的、谦恭的、无声的爱之举动，想起它，就为我开启了所有怜悯的源泉：让沙漠如玫瑰盛开，带我脱离囚牢的孤单与苦痛，让我与世界那颗受伤的、破碎的、伟大的心相依相连。当人们不单单能够理解罗比的举动是怎样的美好，而且还能理解这举动为什么对我意义如此重大，并将永远意义重大时，那么，他们也许就能明白本来应该怎样、应该本着一种什么精神，来同我商量，允许你把诗献给我。

一点也不错，我无论如何不会接受这献诗的。虽然，也许吧，在其他情况下你问了我会高兴的，但仍会为了你好而拒绝这一请求的，不管我自己心情如何。一个年轻人，在他青春正盛时呈献给世界的第一部诗集，应该像春天的鲜花，像莫德林学院草坪上的山楂树，像康姆纳田野的立金花；而不该去背负一个可怕可恨的悲剧、一个可怕可恨的丑闻。倘若我让自己的名字用去为诗集的问世报喜，那将是艺术上的一大错误。它将使整个作

品裹在一种错误的氛围之中，而现代艺术中氛围又是如此重要。现代生活是复杂的，相对的。这是它的两个显著特征。要表现第一个，我们需要氛围及其微妙的神韵、暗示和奇妙的透视；要表现第二个，我们需要背景。这就是为什么雕塑已不再是一种描绘自然与生活的艺术，而音乐则是；这就是为什么文学是、也一直是、将来永远还是描绘自然与生活的最高艺术。

你的小书，本来应该带着西西里岛的神韵和阿卡狄亚的田园风味，而不是罪犯被告席的龌龊和囚牢的恶浊。你提议的这样一种献诗，还不只是艺术品位的错误；从别的观点来看也是完全不恰当的。它会显得像是你在我被捕前后的举止态度的延续。它会给人一种印象，认为这是愚蠢的虚张声势，是那种在人所不齿的偏街小巷被贱卖贱买的勇气。就我们的友谊而言，复仇女神已把你我像苍蝇似的打得稀烂。在我陷身囹圄时献诗给我，实在像是一种自以为聪明的耍贫嘴，在过去你还只是写信的那些个可怕的日子里——为了你好我真心希望那些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你常常公开以这种耍贫嘴的顶撞功夫为荣，很得意的自我吹嘘。这样做，不会产生我料想——我确实相信——你所属意的那种严肃的、美好的效果。你要是征求了我的意见，我会劝你暂缓一阵出版你的诗集；如果不喜欢这样的话，最初可以先匿名出版，等你的歌为你赢来了仰慕者——惟一一种值得争取的仰慕者——那时你可以转过身来对世界说道："你们激赏的这些花是我种的，现在我要把它们献给一个人，这个人你们把他遗弃了、赶走了，这些花表达了我对他的热爱、尊敬和钦慕。"但是，你选的方式错了，选的时间也不对。爱是有技巧的，文学是有技巧的；而对这两样你都不敏感。

这一点我已经详细地对你说了，以便你对它能充分了解，从而理解我为什么会当即写信给罗比，提到你时口气是那么鄙夷

不屑，并绝对禁止你的题献，而且希望能把我说你的这些话细心抄出来寄给你。我感到终于是时候了，得让你对自己干下的事有所了解，有所认识，有所领悟。蒙蔽之深会变成怪异；而一份没有想象力的心性，如果不去唤醒的话，会变成石头般的冥顽不灵。如此一来，肉体可以吃可以喝享乐，而以肉体为寓的灵魂，会像但丁笔下布兰卡·德奥里亚的灵魂那样，永无复活之日了。我的信你似乎收到得正是时候。就我判断，那些话对你像是五雷轰顶。在给罗比的回信中你自己说了，“失去了所有思想和表达的能力”。的确，看那样子你除了写信给你母亲告状外，想不出更好的什么了。她本来就因为看不到怎样才是真的对你好而铸成了自己和你的不幸，这下当然是想方设法安慰你，我想是把你又哄回了早先那种不肖也不中用的样子。至于我这头呢，她告诉我的朋友，说我这样对你严词贬责使她“非常的不高兴”。的确，她不但把这不高兴跟我朋友说了，还跟别人——我简直不用提醒你了，是更多得多的人——说了，这些人并非我的朋友。而现在，我已通过那些同你和你家相交甚厚的渠道听说了，本来由于我的过人才华以及所受的非人折磨，人们对我的同情在渐渐不断地增加，但是出了这件事，这同情已荡然无存。人们说：“嗬！他早先想把那慈祥的父亲弄进监狱不成，现在又转过来把这失败怪罪到那无辜的儿子头上。真是活该被咱们看不起！多么不识抬举的人！”在我看来，当有人在你母亲面前提到我的名字时，假如她对自己在我的家破人散中所应负的那份责任——不小的一份呢——没什么悲伤和遗憾之词可说的话，那也请她保持沉默为好。至于你——难道你现在还想不通吗，当时要是不写信向她告状，而是直接写给我，有那个勇气把你要说或认为要说的话统统说出来，这样做不管从哪方面看对你都更好吗？我写那封信到现在快一年了。你不可能在这期间一直“失去所

有思想和表达的能力"吧。为什么不写信给我呢?从我的信中你看到你所做的一切对我的伤害有多深,令我有多生气。还不止如此呢;你看到,你同我的友谊,前前后后巨细无遗地摆在了眼前,终于本色毕露,毫不含糊。过去我常常说过,你这样要把我毁了。你听了总是一笑。在你我交往之初,爱德文·列维看到当你在牛津不幸落难时——如果我们非把它称为落难不可的话——是怎样把我推出去为你担忧受过、出面甚至于出钱;在我就这事向他请教求助时,他花了整整一个小时规劝我不要同你认识来往。在布莱克奈尔我跟你讲了同他的那次令人难忘的长谈,你听了一笑。我曾告诉你,即使那个最终和我一起站在被告席上的不幸的年轻人,也都不止一次的警告过我,说你将来会比任何人,甚至比我傻乎乎认识的那些普通男孩,都要凶险得多,终将置我于身败名裂的死地。你听了一笑。虽然这次没觉得那么好玩。当我那些为人更谨慎或者相交不甚厚的朋友,因为我同你的友谊,要么对我忠言相劝要么离我而去,你知道了不屑地一笑,当你父亲第一次在给你的信中咒骂我时,我告诉过你,我知道自己不过是你父子交恶中的卒子而已,最终是两头背恶名。你听了狂然大笑。但结果是,我说了要发生的事,大大小小无不全发生了。你没有理由说不知道这一切的始末曲直。为什么你不给我写信?是怯懦吗?是无动于衷吗?是什么呢?我对你发脾气,在信中发了脾气,这更应该是你写信的理由啊。如果认为我信中说的有理,你应该写了信来。如果认为我说的有一点点的不合理,你应该写了信来。我等着一封信。我确实感到,你终究会明白的,如果旧日的感情、那世人颇不以为然的爱、我千百次向你表示的善而不得善报的盛意、你千百次欠我的尚未回报的人情,倘若这一切你认为是不值一提的话,那么光是履行义务,这人与人之间最无情意可言的契约关系,也该使你动笔了。

你不至于当真认为，我除了家人的事务信函外，不让收到任何东西了吧。你非常清楚地知道，每隔十二星期罗比都写信给我，说一点文坛消息。再没有什么比他的信更令人如沐春风了：那份机智，那些精辟的批评，那轻巧的笔触——这才真叫写信，就像在跟人谈天，很有法国人称之为"密友闲聊"的况味。他把对我的敬服表现得含蓄优雅，一会儿诉诸我的理性判断，一会儿投合我的幽默感，一会儿与我的审美直觉呼应，一会儿与我的文化修养合拍，处处微妙地让我记起自己曾经在许多人眼里是品评艺术风格的一方盟主，对一些人来说是最高盟主。他既显出了文学的技巧，也显出了爱的技巧。他的信是我与那个美丽的非现实的艺术世界之间的小小信使，在那个世界里我曾经尊贵为王。的确，本来会继续为王的，只是我让自己受诱惑，掉进了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掉进了粗鄙而不圆满的激情、正邪不辨的嗜好、没有止境的欲望、散漫无定的贪婪之中。然而，该说的都说了之后，肯定你自己心中怎么也会理解，也会想得到，即使是基于好奇这一普普通通的心理，我也很想收到你的消息，胜过听到艾尔弗列德·奥斯汀要出一本诗集、斯特利特在给《每日纪事》写剧评、或者是由一个读一篇颂词也要口吃的人宣称梅纳尔太太为新一位掌管风格的女判官等诸如此类的新闻。

啊！要是换成了你在监狱——我不说是因为我的过失，要是这样那太可怕了，我承受不了的——而是因为你自己的过失，你自己的错误：交错朋友、信错人、爱错人、在人欲的泥淖中失足，或者这些都不是，或者这些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我会让你在黑暗与孤寂中凄惨度日，而不想办法，哪怕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办法，帮你一把，去承受耻辱的重压吗？你想我会不让你知道吗，你受苦，我与你同在受苦；你哭泣，我眼中也会充满热泪？你想我会不让你知道吗 假如你幽困于缧绁之室，为人所不

齿，我会用满心的悲哀去构筑一处宝屋，百倍加添地存起世人不让你得到的一切，等着你的归来，伴着你的康复？如果出于令人痛苦的需要或谨慎，对于我这是更加的痛苦，我不得与你接近，被剥夺了与你相处的欢乐，即使是透过铁窗看看里面囚首垢面的你都不行，我也会一年四季给你写信，希望哪怕是一些只言片语，甚至不过是爱的不成声的回音，也许会传到你那儿。即使你拒绝收我的信，我也会照写不误，这样你就会知道，不管怎样总是有信在等着你。不少人都这样写信给我。每过三个月人们都给我写信，或提出要给我写信。他们的信件都存在那里，等我出狱时交给我。我知道信都在那儿。我知道写信人的名字。我知道信中充满了同情，以及关爱，以及善意。这就够了。我不需要知道得更多。你的沉默令人寒心。不止是几星期或几个月，而是几年的杳无音信；几年了，即使是像你这样的人也得算一算，你们快活的时光过得飞快，日子翩翩而过，几乎赶不上它们闪光的舞步，追欢寻乐跑得你们上气不接下气。这沉默没有道理，这沉默无可辩解。我知道你有不为人知的弱点，尤如塑像的泥足。有谁知道得更清楚呢？在我的格言警句中，有一个是这样写的，正是泥足才使金身变得宝贵。我当时想的就是你。但是，你给自己塑造的形象并非泥足金身。正是从那头上长角的畜生践踏而过奔向泥淖的大路上，你采来泥土惟妙惟肖地塑成自己的人像给我看，这样一来，不管我曾经对你怀有什么秘密的向往，现在对你，除了鄙夷和蔑视外，不可能有别的感情了，面对自己，也只有鄙夷和蔑视了。别的理由不提也罢，就你的无动于衷、你的伧俗乖巧、你的无情无义、你的小心谨慎，随你高兴怎么说都成，只要一想到我落难当时及以后的种种怪事，这一切就令我倍觉苦涩。

别人进监狱受苦，如果说被剥夺了人间美好的东西，他们至

少还是安全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世上最要命的明枪暗箭是够不着他们了。他们可以躲在牢房的黑暗中，耻辱本身就成了他们的一种避难所。世界遂心如意了，继续走它的路，他们就留在那里无人打搅地受着苦。而我就不同了。悲怆如潮，一阵一阵地敲打着层层牢门找我来。那些人把牢门洞开，让它涌进来。我的朋友，即使有的话，也很少能获准来看我。而我的敌人想来的话，却总是通行无阻。两次在破产法庭、又有两次在转监狱途中，我都在众目睽睽之下抛头露面，忍着说不出的奇耻大辱，任由世人嘲弄。死神的使者传达了他的消息之后，走了，我孑然一身，与世隔绝中有什么来安慰、来排解我的丧母之痛？思念母亲，悲哀和愧悔那难以忍受的重负我惟有一个人承担，我仍在承担。没等那伤痛因为光阴流转而减轻，更别说伤口愈合，我妻子便通过律师寄来了一封封气势汹汹的信。我同时受人以贫穷相激相逼。这个我挺得住。比这更糟的我都能咬咬牙挺过去。但我的两个孩子被法庭判走了。这是，也将永远是个令我无限沮丧、无限痛苦、无限悲伤的心结。法律竟会如此裁决，竟敢如此裁决，认为我不适合同亲生孩子在一起，这不禁令人毛骨悚然。牢狱之耻同这相比都算不了什么。我羡慕院里同我走步放风的人。他们的子女肯定在等着、盼着他们归来，而且会好好的待他们。

穷苦的人比我们更有智慧，更慈悲，更仁厚，更善解人意。在他们眼里，进监狱是人生的一出悲剧，一个不幸，一场灾祸，别人应该同情才是。一个人进了监狱他们只说是“出事了”。他们总是这么说的，话语间表露了完美的爱的智慧。而我们这种地位的人就不同了。一进监狱便遭人唾弃。我，像我目前这样，几乎连享受空气和阳光的权利也没有了。我们一出现便扫人家的兴。等到从监狱里放出来，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再看看那时

隐时现的月色都不行。我们的亲生孩子被带走了。人性天伦美好的纽带断了。我们的儿子还活在世上，而我们却难逃孤老独居的命运。就这一样本可以治愈我们的创伤、帮助我们振作、本可以让受伤的心纾解、让痛苦的灵魂安宁的亲情，却不让我们得到。

这一切之外另有一不算大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你的行为、你的沉默、你所做的和没来得及做的一切，使我漫长的牢狱之苦更变得度日如年了。就是狱中的饭食饮水，也因为你的所作所为而变味了。你让我的饭变苦让我的水变涩。本该与我分担的伤悲你却令它倍增其悲；本该为我排遣的痛苦你却使它苦上加苦。我毫不怀疑你并非有意。我知道你并非有意。这只不过是"你性格上惟一真正致命的缺点，你的毫无想象力"而已。

归根结底我又非得饶恕你不可。不这样不行。我写这封信，不是要让你心生芥蒂，而是要摘除自己心中的芥蒂。为了自己，我必须饶恕你。一个人，不能永远在胸中养着一条毒蛇；不能夜夜起身，在灵魂的园子里栽种荆棘。要我饶恕你一点不难，只要你帮我一把。在过去无论你对我做了什么，我总是很乐意地原谅你。那时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只有自己的生活毫无瑕疵的人才能饶恕罪过。但现在，我含屈受辱，情况就不同了。现在我饶恕你，对你应该是意义重大了吧。有一天你会领悟的。无论领悟得或早或迟，很快或根本领悟不了，我都清楚我该怎么做。你毁了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但我不能让你心头压着这负担过一辈子。这负担可能会使你变得麻木冷酷，或者凄凄惨惨。我必须把这重负从你心头举起，放上我自己的肩头。

我必须告诉自己，不管是你还是你父亲，即使再强大千百倍，也不可能摧毁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是我自己毁了自己——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如果不是自己毁自己，别人谁也毁不了

的。我很愿意这么对自己说，正下决心这么对自己说，虽然你这时可能没这么想。假如我这么无情地谴责过你，想想我又是多么无情地谴责了自己。你对我做的一切已够可怕了，我对自己做的则更为可怕。

我曾经是我这个时代艺术文化的象征。我在刚成年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后又逼使我的时代意识到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在有生之年身居这种地位，这么受到承认。这样的象征关系，如果真有人看到的话，那通常也是史学家或批评家；等看到时，那个人，那个时代，已然作古。而我就不同。我自己感觉到了，也使别人感觉到了。拜伦曾是个象征性人物，但他象征的是他那个时代的激情，及其激情的萎顿。我所象征的则更为崇高，更为永恒，更为重大，更为广博。

诸神几乎给了我一切。才华、出身、地位、荣耀、豪气。我让艺术成为一门哲学，让哲学成为一门艺术；我改变人的心灵、物的颜色；我所言所行，无不使人惊叹；戏剧，这本是最为客观的艺术形式，在我手里却成为像抒情诗和十四行诗那样抒个人情怀的表达方式，同时范围更为开阔、人物更为丰富；戏剧、小说、韵律诗、散文诗、微妙含蓄或天马行空的对白，我笔之所至，无不以美的新形态展现其美；我让真实本身不但显其真，同样也显其假，亦真亦假，以此作为它天经地义的内涵，表明了无论真假，都不过是心智存在的形式。我视艺术为最高的现实，而生活不过是一个虚构的形态；我唤醒了这个世纪的想象力，它便在我身边创造神话与传奇；万象之繁，我一言可以蔽之，万物之妙，我一语足以道破。

除了这些，我还有不同的一些东西。我让自己受诱惑，糊里糊涂地掉进声色的放浪而不能自拔，以作为一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风流人物自快，让身边围着一些不成器的小人。浪费自己

的才华，把一个永恒的青春抛掷，让我莫名其妙地觉得快活。在高峰顶上呆腻了，便成心下到谷底，寻求新的刺激。思想的离经叛道，成了情欲的乖戾变态。欲望，到头来，是一种痼疾，或是一种疯狂，或两者都是。对别人的生命我变得漠不关心，只要自己高兴就快活一下，过后便掉头走了。我忘了，日常生活中每一个细小的行为都能培养或者败坏品格，因此，一个人在暗室里干的事，总有一天要在房顶上哭嚷出去的。我不再主宰自己，不再执掌灵魂，也不认识它了。我让你支配我、让你的父亲吓唬我，终于弄得脸面丢尽。对于我，只剩下一样东西了：绝对的谦卑；对于你，同样也只剩下一样东西了：绝对的谦卑。你最好还是下来，在屈辱中与我一道学这功课。

我身受铁窗之苦已快两年了。在我心性的深处升起狂乱的绝望，哀绝的情状不忍卒睹：无力的暴怒、苦涩的鄙夷、欲哭无泪的哀伤、欲唤无声的苦痛、欲说无言的悲怆。人间苦情我一一尝遍了，我比华兹华斯本人更能理解他诗句的意思：

> 苦难悠悠，朦胧中，暗地里
> 原是无穷尽。

但是，想到我的苦难无穷无尽虽然有时会觉得痛快，我可不想叫自己无端去受苦。现在我发现，藏在我心性深处有什么东西在告诉我，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无意义的，而受苦是最不可能没有意义的。这个东西藏在我心性的深处，就像野地里的宝藏。它就是谦卑。

我内心所剩下的，这是最后一样，这也是最好的一样东西了：是我到达了的终极发现，是我柳暗花明的起点。因为是发自本人，我知道它来得正是时候。不迟，也不早。如果是别人告诉我的，我会反驳。如果是别人带给我的，我会拒绝。既然是自己

发现的，我便想存于心间。必须这样。就这一样东西，蕴含了生活的要素，新生活的要素，蕴含了我的新生。天下万物惟有它最奇怪。给别人不行，别人要给你也给不了。想获得它也不行，除非把自己已有的东西全都放弃。只有在失去了一切之后，才能知道自己拥有它。

既然我领悟了自己心中的谦卑，就很清楚要做什么。事实上是必须做什么，我用了“必须”，不用说指的并非任何外在的制约或命令。这些我概不接受。我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个有主见的自为主义者。除非出自本人，否则任你什么东西对我一点价值也没有。我的心性在寻找一个新的自我实现的方式。这是我惟一关心的。而第一件我要做的事，便是把自己从对你任何可能的怨恨中解脱出来。

我是完完全全的身无分文，实实在在的无家可归。可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惨的呢。告诉你，与其心怀对你或世人的怨恨出这监狱，我不如高高兴兴的挨家挨户要饭去。这可是实话。如果从大户人家要不到，从穷人家里也会要到一点的。东西很多的人常常贪婪成性，自己没什么的人总是与人分享。只要心中存有爱，我不介意夏天里在凉气袭人的草地上过夜，冬天里在干草堆边、在大谷仓下避寒。身外之物对我似乎是毫无意义了。你看，我的自为主义已经达到一种多么强烈的地步，或者更应该说是正在达到这种地步，因为路途还远着呢，而“我行走的地方布满荆棘”。

当然我知道自己命中不会到大路边乞讨，如果当真躺在了冰凉的草地上过夜，那也是要给月亮写十四行诗。出狱那天罗比会在大铁门的那边等我的，而他所象征的，不止是他一个人的关爱，还有其他好多人的呢。相信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不管怎样还是不会饿肚子的。这样的话，即使没写出好书来，至少也可以

读些好书。还有比这更令人愉快的事吗？之后我希望能重整我的创作能力。可要是事与愿违：要是在这世界上变得无亲无故，千家万户也无人同情无人接纳，我惟有破衣遮身沿门托钵；即使这样，只要胸不存块垒，不为怨恨和鄙夷所困，我便能满怀信心，泰然直面人生，远胜过锦缎加身，裹着一个为仇恨所苦的灵魂。要我宽恕你，真的是一点也不难。但要我因为宽恕你而快乐，首先你必须感到需要我的宽恕。当你真的想要时，会发现它在等着你。

不用说，我得做的并非就这些，要只有这些就比较好办了。该做的事还多着呢。有陡得多的山要攀登，有深得多的幽谷要穿越。而一切都必须出自我内心。宗教、道德、道理，没有一样能帮得上忙。

道德帮不了忙。我生来就是个离经叛道的人，是个标新立异、而非循规蹈矩的人。但是我看到一个人所行的事固然没错，所持有的为人却有问题。好在明白了这一点。

宗教帮不了忙。别人信那看不见的，我信摸得着看得到的。我的神他们住在用手建造的庙宇中，我的教义在实际经验的范围内达到了完美与完满的境界，可能太完满了，因为就像很多或所有那些把他们的天堂放在这世上的人，我不但在这世上发现了天堂的美好，也发现了地狱的可怕。要是真还考虑到了宗教，我便觉得想为那些无法信神的人创立一个教团，也许就称为“无父者兄弟会”吧。在这里，有一座圣坛，上面没点蜡烛，有一个神甫，心中不存平安，可以用没受过祝福的面包和没斟酒的圣杯主持圣餐。不管什么，要成为真实，就必须变成宗教。不可知论同信仰一样，也要有它的仪式。春种秋收，它撒下它的殉道者之种，应该结成了圣人之果，它应该天天赞颂，感谢上帝他躲着不让人看见。但不管是信仰还是不可知，都绝不能是外在于我的

东西。它的教义必须由我亲自创立。只有精神的才创造自己的形式。假使我不能在自己内心发现它的真意，那就永远也发现不了。假使我不是已然找着了它，就永远也找不着了。

理性帮不了忙。理性告诉我说，定我罪的法律是错误、是不公正的法律，让我受苦的制度是错误、是不公正的制度。但是，我总得设法使这两样东西显得对我既公正又公平。正如在艺术中，人只关心一个特定的事物在一个特定的瞬间对自己来说是什么；在人性格的道德进化中也一样。我必须使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对自己有益。硬板床、恶劣的食物、磨得人手指尖又痛又麻的串麻絮的硬绳子、从早到晚奴隶般的劳作、似乎是出于常规需要而发出的呵斥命令、使悲哀显得怪异的丑陋衣服、沉默、孤单、屈辱——这一切的一切，我都得转化为属灵的精神体验。对肉体的每一丁点降格，我都必须设法变成灵魂的精神升华。

希望能达到那个境界，使我能够说，简简单单、自自然然地说，我人生有两大转折点：一是父亲送我进牛津，一是社会送我进监狱。我不说这对我是最好不过的事，因为那样的话我听着太苦涩了。我更愿意说，或者听人们说，我是这个时代的产儿，太典型了，以至于因为我的乖张变态，为了我的乖张变态，把自己生命中好的变成恶的，恶的变成好的。然而，自己怎么说，别人怎么说，都无关紧要。为了使剩下无多的日子不致凋零残缺，重要的事，迫在眉睫的事，不得不做的事，便是将我所经受的一切尽皆吸收进自己的心性，使之成为我的一部分。既来则安，无怨无惧，也不耿耿于怀。恶大莫过于浮浅。无论什么，领悟了就是。

刚进监狱时，有些人劝我忘掉自己是谁。要听了这话就完了。只有领悟了自己是什么人，我心中才有安宁可言。现在又有些人劝我一出狱就忘掉自己曾经坐过牢。我知道要听了这话

也会同样要命的。这意味着一种不可容忍的耻辱之感将永远紧追我不舍，这意味着那些我跟旁人一样钟爱的事物——日月之美、四季之盛、黎明的音乐、长夜的静谧、绿叶间滴落的雨点、悄悄爬上草地把它缀成银光一片的露珠——这一切在我眼里都将蒙上污渍，失去它们疗治心灵的能力，失去它们传达欢乐的能力。抵制自己的经验就是遏止自己的发展。抵赖自己的经验就是让自己的生命口吐谎言。这无异于排斥灵魂。因为就像我们的肉体什么都吸收，既吸收经过牧师或圣灵的显现净化过的东西，也吸收世俗不洁的东西，林林总总，都化为力气和速度，化为肌肉优美的动作、化为悦目的皮肤，化为头发、嘴唇、眼睛的线条与色泽；灵魂同样的，也有它摄取营养的功能，能把本来是下作的、残忍的、堕落的东西，化为高尚的思想和高雅的情怀。不止如此，灵魂还能在这些东西中找到最尊严的方式来伸张自己，也能经常通过本来意在亵渎、毁灭的东西来最完美地显露自己。

我不过是一所普通监狱里的一名普通囚犯，这一点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尽管你也许会觉得奇怪，我要教会自己的事有一件就是，别因此而羞愧。我必须接受这是一个惩罚；假如因为受到惩罚而羞愧，那惩罚受了就跟从来没受过一样。当然，有许多事我没干却被定罪，但也有许多事是我干的因而获罪，还有更多的事我干了却从未被告发过。我在这封信中说了，神是奇怪的，他们不但因为我们的恶行和堕落变态、也因为我们的美好与善良而惩罚我们。就这一点，我必须接受的事实是，一个人做好事同做坏事一样受惩罚。我不怀疑，人这样受罚很有道理。这有助于、或者说应该是有助于一个人对善与恶的领悟，不会因为其中的哪一样而自满自负。假使我这样，就能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不会对受惩罚感到羞愧，那我就能自由地思考、行走、生活了。

不少人出狱后还带着他们的囚牢踏入外面的天地，当作耻辱秘密地藏在心底，最终就像一头什么东西中了毒似的，可怜兮兮地爬进哪个洞里死了。他们落到这步田地真是可悲，而社会把他们逼成这样，很不应该，太不应该了。社会自认有权对个人施以令人发指的惩罚，可它也表现了浮浅这一最大的恶，领悟不到自己干下了什么事。当那个人受过惩罚之后，社会就撇下他不管了，也就是说，就在对那个人所负的最责无旁贷的义务刚开始之际，社会却把他抛弃了。社会真的是愧对自己的行为，避而不敢面对它惩罚过的人，就像有人欠了债还不起就躲起来，或者给人造成了不可挽回、无可补救的损害后就逃之夭夭。我从我这方面要求，如果我领悟了自己所受的苦，那社会也该领悟它对我所施的惩罚，于是双方就不得再胸怀芥蒂、心存仇恨了。

当然，我知道以某个观点看，事情对我要比对其他人更困难；从案情的性质看，肯定要更困难的。同我关在一起的那些个苦命的盗贼流浪汉，在好多方面都要比我幸运。不管是在灰色的城市还是在绿色的乡村，他们犯罪毕竟是在小街小巷小地方；要找个人们对他们干下的事毫不知情的去处，简直用不着走出小鸟在破晓与黎明之间能飞过的距离。但是对于我，"世界缩得只有巴掌大"，不管去哪儿，都看到铅铸石雕般地写着我的名字。因为我不是从藉藉无闻跃入一时的罪名昭彰，而是从一种永恒的荣耀跌进一种永恒的耻辱。我自己有时觉得这似乎说明了，如果真还用得着说明，名闻遐迩与臭名昭著不过是一步之遥，要是真还有一步远的话。

就我的名字传播所及，到哪儿人们都认得出我来，就我干的蠢事传扬所及，谁都对我的生平了如指掌。但即使这样，我仍然能从中看到对我好的一面。这将迫使我需要再次显示我的艺术家身份，而且是越快越好。只消再出哪怕是一部好作品，我就能

挡掉恶意攻击者的明枪，胆小鬼嘲讽的暗箭，把侮蔑的舌头连根拔掉。如果生活还要令我为难，目前肯定是这样，那我同样要叫生活为难。人们必须对我采取某种态度，因此既对他们自己也对我作出判断。不用说我指的不是特定的个人。我有心与之相处的人现在只有艺术家以及受过苦的人：那些知道美是什么的人，那些知道悲怆是什么的人。其他人我一概不感兴趣。我也不会对生活提出任何要求。说的这一切，谈的无非是关于自己对整个生活的心理态度；而我觉得，不因为受过惩罚而羞愧，是必须首先达到的境界之一，为了我自己能臻于完美，也因为我是如此的不完美。

接着我必须学会快乐。我一度凭直觉懂得快乐，或者以为自己懂得快乐。心中曾一直春意盎然。我的气质与快乐是如鱼得水，生活满满当当的尽是欢娱，就像把酒斟到了杯沿。而今我是从一个全新的立足点来考虑生活，即使是想象一下快乐是什么，常常都极为困难。记得第一个学期在牛津读佩特的《文艺复兴史研究》，那本书对我的生活有着奇特的影响；看到但丁把那些动辄悲悲戚戚的人放在了地狱的下层，就到学院图书馆翻到《神曲》中的那一段，只见在可怕的沼泽地下躺着那些"在甜美的空气中愁眉苦脸"的人，永远是一声一叹地念叨着：

> 那时我们愁眉苦脸
>
> 而阳光中甜美的空气喜气洋洋。

我知道教会谴责精神上的懒散忧郁，但那时觉得这整个想法似乎很有点古怪，就这个罪，我猜想，也是哪个对真实生活一点也不了解的牧师编出来的。我也不明白但丁，为什么既然说了"悲哀让我们与上帝重新结合"，又对那些沉迷于忧伤的人那么狠心，如果真有那样的人的话。当时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忧伤竟

会成为我生活中一个最大的诱惑。

在华兹华斯监狱时我真想死。一心想死。在医院里呆了两个月后便转到这里，发现自己身体渐渐好转，气得不得了，下决心出狱当天就自杀。过了一阵，心中的这股恶气消了，我决心活下去，但要像君王坐在宝座上那样，坐定愁城，永不再微笑。不管进哪家房子都要让那一家变得像刚死了人似的，不管哪个朋友跟我走在一起都要愁戚戚地举步维艰。要让他们知道悲愁乃生活的真正秘密，要让他们的心因为一份与己无干的悲怆而凋零，要让他们的日子因为我的痛苦而残缺。现在我的感受就大不一样了。我看到，要是自己整天郁郁寡欢地拉长脸，弄得朋友探访时得把脸拉得更长以示同情；或者一招待朋友，就请他们坐下来默默地品尝苦涩的药草、火葬场烤出的肉块——要是那样就太忘恩负义、太对不住人家了。我必须学会欢乐，学会欢乐。

上两次允许在这里会朋友时，我就尽可能显得快乐。我显得快乐，以此作为对他们大老远从伦敦来看我的一个小小的回报。我知道，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回报，但我感到，这肯定是最让他们高兴的回报。我一周前的星期六同罗比会面了一个钟头，努力把相见时的真心欢乐尽情表达出来。这么做，以我在这里为自己酝酿的思想观点看，还是很对的，而入狱以来第一次真心想活下去，对我便是明证。

摆在面前的有这么多事情要做，无论如何也得让我完成一些，否则就此死去，真会是天大的悲剧。我看到了艺术与生活新的发展，而每个发展都是一个新的完美的方式。我渴望活下去，探索这一于我简直就是新世界的领域。你想知道这新世界是什么吗？我想你也猜得出。就是我一直以来生活的这个世界。

如此说来，悲怆，以及它所教给人的一切，便是我的新世界。

我过去曾经只为享乐痛快而活，对种种伤心痛苦避而远之。我讨厌这些，下决心尽可能不去理睬，也就是说，把它们当作不完美的方式，不属于我生活架构的一部分，不在我的哲学中有一席之地。我母亲生前能全面理解生活、常常给我引歌德的几句诗——那是卡莱尔在多年前送给她的一本书中写的——我猜也是卡莱尔自己翻译的：

从未就着悲哀吃过面包，
　　从未在夜半时分饮泣
痛哭着苦等明朝，
　　就不懂得啊，你在天的神力。

这些诗句，尊贵的普鲁士王后，就是被拿破仑百般苛待的普鲁士王后，在羞辱与流放中曾常常引用。这些诗句，我母亲在晚年的烦恼中常常引用；我却決然不承认、不接受其中蕴含的巨大真理。那时还明白不了。记得很清楚我常常对她说，我不想就着悲哀吃面包，也不想有哪个夜里痛哭着苦等一个更苦的黎明。我根本不知道，那就是命运之神等着我的一个特别安排；的确，我生命中将会有整整一年，过的日子与这没什么两样。但命运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派给我的；最近几个月来，经历了可怕的挣扎与磨难，才读得懂隐含在痛心疾首之后的一些功课。教士们，还有那些用警句却不带智慧的人们，有时把受苦说得很神秘。受苦其实是一种启示，让人明白以前从未明白的事理，让人从一个新的立足点去思考整个历史。关于艺术，过去凭直觉隐隐约约感到的东西，现在以心智和感情领悟了，再清晰不过地洞察了，刻骨铭心地体味了。

我现在看到了，悲怆，这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情感，既是一切伟大艺术所归的类型，也是一切伟大艺术必经的考验。艺术

家一直在寻找的，就是这种灵肉合一而不可分的存在方式：外在为内在的表达，形式为内容的揭示。这种存在的方式为数不少：有一阵，青春和专注于青春的那些艺术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模式；换个时候，我们也许会想到现代的风景画艺术，它印象的微妙与敏感，所暗示的一个寓于外在事物中的精神、大地与天空、雾霭与城市皆为其外衣的精神，以及它的种种情调、气氛和色彩的不同常态的交汇感应，通过绘画的形象，为我们展现了希腊人如此完美地用雕塑展现的内涵。音乐呢，因为全部主题都吸收在表达之中而不能与之分离，是个复杂的例子；一朵花或一个小孩，则是说明我的意思的简单例子。但是，悲怆乃生活与艺术的终极类型。

欢乐与欢笑背后可能藏着一种性情，一种粗俗、刻薄、冷酷的性情。但悲怆的背后却永远是悲怆。痛苦，不像痛快，是不戴面具的。艺术的真实，不在于本质的意念和偶然的存在之间的任何对应；不是形与影的相似，或者说形式本身同映在水晶中的那个形式的相似；也不是空山回音，或者幽谷中的一汪清水，把月亮倒映给月亮，把水仙倒映给水仙。艺术的真实是事物同其本身的整合，达成的外形表达着内涵，使灵魂获得肉身，使肉体充满精神。基于这个理由，就不存在能与悲怆相提并论的真实。有些时候悲怆似乎是我惟一的真实。其他的可能是眼睛或口腹的幻觉，变出来蒙蔽一个撑坏另一个。但天地万象，是以悲怆建造的，一个孩子、一颗星星的诞生，都伴随着疼痛。

不止于此，关于悲怆，还有一个严酷的、非同一般的现实。我说过我曾是我这个时代艺术与文化的象征。而同我一起呆在这不幸的地方的每一个不幸的人，无不象征着生活的真谛。因为生活的真谛即是受苦。藏在万事万物背后的就是这个。涉世之初，甜美的是如此甜美，苦涩的是如此苦涩，我们必然会一心

向往欢娱和快乐，追求的不止是“一两个月蜜糖般的生活”，而是一辈子不尝别的，不知道这么一来，我们可真的让灵魂挨饿了。

记得曾经同我所认识的一个心灵最美好的人谈过这事；是一位女士，在我遭难坐牢的前前后后，她对我的同情和崇高的善心好意非笔墨所能书，非一般人所能及。她真正的帮助了我，虽然她自己并不知道，是在帮我忍受磨难的重负。天底下再没有谁对我的帮助有她大。而这帮助，凭借的不过是她的存在而已；凭借着她之为她：既是个理想又是个影响，既暗示了人可能达到的境界，又真的扶持你去达到这个境界。她的心灵使空气飘香，能把属于精神的东西变得简单又自然，一如阳光和大海；对于她，美与悲相携而行，传递着同一个信息。眼下我心中所想的这次谈话中，记得清清楚楚我跟她说了，就伦敦一条小巷里的苦，便足以说明上帝不爱世人，只要什么地方有人悲伤，哪怕不过是一个小孩，在某个小花园里，为自己犯的或不是自己犯的过错而哭泣，造化脸上就整个儿黯然无光了。我那是大错特错。她说了，可我无法相信。我那时还没达到那个境界，能有这样的信仰。现在我似乎看到了，世界之所以悲深苦重，惟一可能的解释是因为某种爱。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解释。我信了，没有别的解释。而如果真的像我所说万象是用悲怆建造的，那造出这一切的是爱的双手。因为没有别的什么途径，能让万象为之而设的人的灵魂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痛快享乐，是为了美好的肉体；而痛苦伤心，则是为了美好的灵魂。

当我说我信了这些道理时，口气太大了。远远的，犹如一粒完美的珍珠，看得见那是上帝的城池。那城是如此美妙，好像一个小孩子在夏日里一天便可以到达似的。小孩子可以。但是我，像我现在这样，就不同了。一个道理，人可以片刻间顿然领悟，但又在沉甸甸地跟在后头的深更半夜里失去。要守住“灵魂

所能登上的高峰"，谈何容易。我们在永恒中思想，但我们慢慢熬走时间。而对铁窗内的我们时间过得有多慢，就不用再说了；也不用再说那爬回监狱牢房、爬进心底牢房的疲惫与绝望。那疲惫与绝望如此奇怪，驱不散，抹不掉，好像只能装点洒扫房屋让它们进来，就像接纳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一个厉害的主子，或者一个奴隶，我们是阴差阳错或咎由自取地成了奴下之奴。虽然一时间你可能觉得难以相信，但对于你这依然是千真万确的：自由自在、无所事事、舒舒服服地过着日子，学会谦卑的功课要比我容易，我每天一早就得双膝跪地，擦洗牢房的地板。因为监狱生活那道不尽的艰辛、数不完的条规，使人产生叛逆心理。最可怕的不在于这令人心碎——心生来就是要碎的——而在于这使人心变成石头。有时人会觉得，如果不绷着铁板一样的脸皮，翘着不屑的嘴角，这一天就挨不到黑。而心怀叛逆的人，借用教堂里很喜欢用的一句话说，受不到神的恩典——我敢说，教堂喜欢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生活同艺术一样，叛逆的心境使灵魂闭塞，将灵气堵住。然而这功课我要学的话，就必须在这个地方学，而且要是脚踏在正道上，脸朝准那"名叫美的门"，心中就必会充满喜乐，尽管常常也会在泥淖中失足跌倒，在迷雾中失去方向。

这新生，由于热爱但丁我有时喜欢这么叫它，当然了，绝不是新的生活，它不过是我以往的生活通过发展和进化的延续罢了。记得在牛津时同一个朋友说过——那是个六月的早晨，在我拿到学位之前我们正沿着莫德林学院那些莺歌燕舞的小路散着步——说我要尝遍世界这个园子里每棵树结的果，说我要心怀这份激情走出校门踏进世界。的的确确，我是这样的走出校门，这样的生活了。我犯的惟一错误，是把自己局限在那些以为是长在园子向阳一面的树当中，避开另一边的幽幽暗影。失败、

羞辱、穷困、悲哀、绝望、艰难、甚至眼泪、从痛苦的嘴唇断断续续冒出来的话语、令人如坐针毡的悔恨、良心的谴责、最终要受惩罚的自轻自贱、头上顶着柴灰的悲愁[①]、披麻布饮苦胆的悲情——这一切都是我所害怕的。正因为决心不过问这些，后来才被迫一样一样轮番将它们尝遍，被迫以它们为食，真的，有几个月别的什么也没吃。我一点也不后悔曾经为享乐而活过。我尽情活了个痛快，就像人不管什么都要做个痛快。什么快乐都经历过了。我把灵魂的明珠投进杯中的琼液。我沿着铺满鲜花的小路寻找长笛的乐音。我过着蜜糖般的日子。但如果继续过着同样的生活就不对了，因为这会限制心性的发展。我只有往前走，园子的另一半同样也有它的秘密留给我。

当然这一切在我的作品中已有预示。有的在《快乐王子》中；有的在《年轻国王》中，特别是主教对跪着的男孩说的那一句："难道制造不幸的神，不比你聪明吗？"这话写的时候我以为不过是普通一句话罢了；有很多则隐藏在《道连·格雷的画像》中那像紫线缝金衣般穿过整篇的厄运这一主旨中；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中，这预示又以多种色调呈现；在《人的灵魂》中则写得直截了当、一目了然；在《莎乐美》中，又像副歌的叠句一样，其多次重现的主题使剧本变得像一部音乐作品，把它串成了一首叙事曲；在那首散文诗里，就是那个人必须用铸《快乐如过眼烟云》的青铜铸出《悲怆地久天长》的塑像的那首，这预示铸成了具像。不可能是别的了。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每时每刻做人，不但取决于他曾经怎样，也同样取决于他即将怎样。艺术是一个象征，因为人是一个象征。

倘若我能完全到达这一境界，那就是艺术生命的终极感悟。

---

① 旧俗，以灰撒头以示悲哀或悔恨。

因为艺术生命是简单的自我发展。艺术家的谦卑在于他对所有经验的坦诚接受，正如艺术家的爱无非是那份对美的感受，那份把它的灵与肉向世界揭示的美感。佩特在他的小说《伊壁鸠鲁信徒马利乌斯》中，想在该词深层的、美好的、严肃的意义上，求得艺术生命与宗教生命的一致。但马利乌斯简直同一个旁观者相差无几，的确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旁观者了，要他“以合适的情感观照生活之奇景”，华兹华斯把这点定义为诗人的真正目的。然而他这个旁观者只不过、或者太过于注重神殿的器皿是否好看得体，因而未能注意到他所注目的乃是悲怆之神殿。

我看到了，真正的基督生命和真正的艺术家生命之间，有一个亲密而直接得多的联系；令我大为高兴的是，回想起在悲怆占据我的日日夜夜、使我身心俱裂之前，我早就在《人的灵魂》中写道，一个人必须完全是、绝对是他自己，才会过基督那样的生活，而我引为典型的，不但有山坡上的牧羊人、牢里的囚徒，还有画家，对于他们世界是一幅美景，还有诗人，对于他们世界是一首歌。记得有一次跟安德烈·纪德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我对他说过，对形而上学我少有兴趣，对道德伦理一点也没有，这样不管是柏拉图还是耶稣基督，他们所说的无不能直接移植到艺术领域，并在此获得圆满的实现。这一条概括既新颖又深刻。

在基督身上不仅看得到个性与完美那种紧密的结合——这结合形成了古典和浪漫艺术的真正区别，也使得基督成为生活中浪漫运动的真正先驱，还看得到基督天性的根本基础与艺术家的完全一样，是一种热烈奔放、火一样的想象力。他在人类关系的整个领域中实现了那种由想象引发的同情，而这在艺术领域中又是创作的惟一秘密。他理解麻风病人的痛苦，失明之人的黑暗，为享乐而活着的巨大悲哀，富人不可思议的贫乏。现在你明白了吧——难道还不明白吗？——在我病痛之中你写信给

我说，"你像尊偶像，没了底座就没意思了。下次你要是病了我马上走开"，这样做距离真正艺术家的气质，同距离马修·阿诺德所称的"耶稣的真谛"一样遥远。无论艺术家的气质还是耶稣的真谛，都会教你怎样对别人的遭遇感同身受。你如果需要一句座右铭好晨昏温习，好读着痛快或痛苦，那就把这一句日沐阳光夜被月华的名句挂在你家墙壁上吧："对别人的遭遇感同身受。"要是有人问起这样一句座右铭意味着什么，你就回答说，它意味着"主耶稣的心肠和莎士比亚的头脑"。

基督的确是诗人的同道。他整个的人性观念，都是出自想象也只有通过想象才能领悟。人之于基督，一如上帝之于泛神论者。把分成各种各类的人视为整体，他是第一人。在他到来之前，有诸多的神和各样的人。惟有他，看到在生活的座座山峦上只有一个上帝和一样人，而且借助同情的玄妙，使两者都通过他道成肉身，并依心情而定，称自己为神之子、或人之子。历史上没有谁能像他那样唤醒我们心中那种永远为罗曼司所激动的奇妙气质。我仍然觉得其中有些事几乎不可相信：一个年轻的加利利农夫想象他能双肩担起整个世界的重负——一切犯过的罪、受过的苦，一切要犯还未犯的罪、要受还未受的苦；尼禄的罪过、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罪过、其私生子泽扎·博尔吉亚的罪过、那个身兼罗马皇帝和太阳神祭司的人的罪过；那些名字叫"群"，住在坟茔里的人所受的苦[1]；那些受压迫的民族、工厂的童工、盗贼、囚犯、流浪汉；那些无言地受着压迫、他们的沉默只有上帝听到的人——这些何止是想象，而是真的做到了。所以，现在任何人与他的人格交通，即使没向他的圣坛鞠躬、没向他的牧师下跪，也会神奇地感到他们的罪恶脱去了

① 典出《马可福音》第5章第5及第9节。

丑陋，他们的悲怆显出了美。

我说了他与诗人同道。这是真的。雪莱和索福克勒斯即是他的伙伴。但他的整个生命也是一首最美妙的诗。就“怜悯与恐惧”而言，倾所有古希腊悲剧也不可望其项背。主人公绝对纯洁的形象，使整个情节上升到一个浪漫艺术的高度。这一高度，底比斯或珀罗普斯家族所遭受的苦难，恰恰因为其情节的恐怖而无法达到。主人公的纯洁也说明亚里士多德的话大错特错，他在阐述戏剧的论著中说，看到一个毫无过失的人痛苦是不可忍受的。同样的，在埃斯库罗斯或但丁这两个严格对待温情的大师笔下，在莎士比亚这一最具人情味的艺术大师笔下，在凯尔特人所有以泪眼看世界之美好、将人生视为一朵花的神话传奇中，也找不到什么能在悲情的朴实与悲剧效果的崇高融为一体这一点上，同耶稣受难中哪怕最后的一幕相提并论。那顿小小的晚餐他与同伴们共进，其中有一人已经将他索价卖掉了；月光中，橄榄园里静悄悄的是一片痛苦，那假朋友走上前，要用一个吻将他的身份暴露；那个还信着他的朋友，他像倚靠盘石一样本想倚重这朋友来建起一所供世人避难的房子，在黎明鸡叫前不认他；他本人孑然一身的孤独、那样的温良谦恭、那样的逆来顺受；与此同时，还有那一幕幕情境：如大祭司怒撕衣服，巡抚要水无济于事地想洗去手上那使他成为历史罪人的义人之血；那悲怆的加冕典礼，有史以来最奇妙的一个情景；将这无辜之人在他母亲和他所爱的信徒面前钉上十字架；兵丁赌博，为分他的衣服拈阄；通过这惨烈的死，他给世界留下最永恒的象征；而他最终葬在富人的坟里，身体裹着埃及的细麻布加贵重的香料，宛如王子一般——这一切，单从艺术的角度来观照，也使人不得不心怀感激，感激教会的至高职能即是上演这出悲剧，没有流血，也不借助对话、服装及手势等带神秘感的表现，来演出她的救主最后

的受难历程；而我呢，一想到那在别的艺术中失传的古希腊合唱，最终在弥撒曲演唱中以对领唱神父的应答保存了下来，喜乐和敬畏之情总是油然而生。

然而基督的整个生命——这生命可以如此完满地在意义和表现上将悲与美合而为一——真的是一首田园牧歌，尽管在结尾时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遍地都黑暗了，石头滚到墓穴前。人们总是把他看作一位同友伴们相聚的年轻新郎，确实就像他自己在什么地方说的；或者是一个徜徉在山谷里的牧人，同他的羊群一道找寻绿草和甘泉；或者是一名歌者，要用歌声为上帝的城筑起城墙；或者是一个爱人，他的爱整个世界也装不下。对于我，他的神迹煦煦如冬去春来般顺心应时。我看一点也不难相信，这就是他人格的魅力：他一出现，就足以让在痛苦中煎熬的灵魂获得安宁；摸一下他的手或衣服，便能把痛楚忘却；他在生活之路上行过，那些对生活的玄妙视而不见的人便心明眼亮，而那些两耳充斥着享乐的靡靡之音的人，便第一次听到爱的声音，觉得那声音如"阿波罗的琴声般悦耳"；他走来，罪恶的情欲便遁逃无影，而那些生活暗淡想象力阙如的人们，便像死而复生一样，从坟墓中随他的召唤站立起来；他在山边讲道，众人听着便忘了饥渴和尘世的纷扰；他坐在餐桌边，聆听他教诲的朋友们便觉得粗茶淡饭也成了美味佳肴，白水喝着犹如美酒，整个屋子弥漫着甘松油的甜香。

勒南写了《耶稣的一生》——那部优美的第五福音书，照圣托马斯所言可说是只此一部的福音书——他在书中某处说了，耶稣伟大的成就，在于使自己死后如同生前一样受人爱戴。当然了，倘若他是诗人的同道，那他就是天下爱人的魁首。他看到，爱就是世界失去的那个真意，聪明的人们在寻找的那个真意；他看到，只有通过爱，一个人才能到达麻风病人心间，或上帝

跟前。

而最重要的是，基督是个最高超的自为主义者。谦卑，就像艺术接受一切经验一样，不过是一个表现的方式而已。基督一直在找寻的是人的灵魂。他把这称作"上帝的国度"，在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他把这比作小东西，一小粒种子、一小团酵母、一颗珍珠。这是因为，只有在摆脱了所有与之不合的情欲、所有习得的文化、不管好坏所有的身外之物，然后人才能领悟自己的灵魂。

碰到大小事情，我因为意志上有些顽梗、加上天性中的不少叛逆，向来是咬咬牙挺住，直到在世界上除了一样东西我一无所有。名声、地位、幸福、自由、财富，全失去了，人成了阶下囚、穷光蛋。但我还是有一样美好的东西，我自己的大儿子。突然间他又被法律要走了。这个打击令我毛骨悚然，不知该怎样才好，于是跪在地上，低下头，哭着说："孩子的身躯有如主的身躯，可我两样都不配得到。"这一刻似乎救了我。我当下明白，惟一能做的只有接受一切。从那以后——你听了无疑会觉得奇怪——我心情便高兴了一些。

我所触及的，当然是自己灵魂最深处的本质。我曾多方与它为敌，没想到它却像朋友一样等着我。当人同灵魂相交时，就变得像小孩一样单纯，正如基督所要的那样。可悲的是，能在死前"拥有自己灵魂"的人，又有几个？"任何人当中，"爱默生说过，"最难得的莫过于出自本人的行为。"这话还真不假。大多数人都是别人的人。他们的思想是别人的想法，他们的生活是对别人的模仿，他们的激情是拾人牙慧。基督不仅是个最高超的自为主义者，他也是历史上的第一个。人们想把他说成是个一般的慈善家，就像十九世纪那些窝囊的慈善家；要不就说他是个利他主义者，等同于那些不讲科学又自作多情的人们。但说实

在的，他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恻隐之心他当然有，他可怜穷人、关在牢里的犯人、下等人、受苦受难的人，但更多得多的是可怜富人、死心塌地的享乐主义者、那些浪费自己的自由而沦为物的奴隶的人、那些身穿绫罗绸缎住着王宫侯宅的人。对于他，财富和享乐比起贫穷和悲哀来，似乎真正是更大的悲剧。至于说利他主义，有谁比他知道得更清楚，左右我们的，是神召而非心愿，在荆棘中采不来葡萄，在蓟丛中摘不到无花果？

为别人而活，作为一个确定的自我意识的目的，这不是他的教义。这不是他教义的基础。他说“饶恕你的敌人”，但这不是因为你的敌人的缘故，而是为了你本人他才这么说的，还因为爱比恨美。他恳求那个他看了喜欢的年轻人，“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时他心中想的并非穷人的处境，而是那年轻人的灵魂，那个正被财富糟蹋得可爱的灵魂。他的人生观与艺术家无异；这样的艺术家明白，遵循自我完善的必然法则，诗人非唱不可，雕塑家非用青铜思考不可，画家非以世界为他心绪的镜子不可。这道理千真万确，就像春天里山楂树必得开花，秋天里包谷必得金黄一样，就像月亮有条不紊地漫游天庭一样，何时如盘，何时如钩。

但虽然基督并没有对世人说，“为别人而活”，他却指出了他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其间一点差别也没有。这样一来，他给了人一个外延了的、巨大的人格。自从他来后，每一个各各分离的个人的历史，就成了、或者说能够成为世界的历史。当然文化强化了人的人格。艺术使得我们心有千斤重。有艺术气质的和但丁一道流放去了，尝到了他人的艰辛，明白了他们的困苦；他们有一阵领略到了歌德的宁静与淡泊，然而心里对波德莱尔为什么会向上帝呼喊又太清楚了：

啊，主啊，给我力量和勇气吧

让我看着自己的身体和内心而不厌恶。

他们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得出他爱的真意，这也许令自己心痛吧，并把它变为己有；他们以新的目光看待现代生活，因为他们听过了肖邦的一首夜曲，或者摆弄了古希腊的东西，或者读了某个死去的男人对某个死去的女人爱得神魂颠倒的故事，那女人发如金丝嘴似石榴。但艺术气质必定是与已然表达的产生共鸣。通过言语或色彩、音乐或大理石，在埃斯库罗斯戏剧的彩画面具背后，在西西里岛牧人的芦笛声中，那人以及人的信息必定已经被揭示过了。

对艺术家来说，表达是他得以体察生活的惟一方式。对于他，没有声音的就等于没有生命。但是对于基督，情况就不是这样。靠着那令人肃然起敬的想象力，其宽宏其神妙，他把整个说不出话的世界、无声的痛苦世界，当作他的国度，使自己成为它永恒的喉舌。我提到过的那些人，那些无言地受着压迫，"沉默只有上帝听到的人"，他认他们为兄弟。他尽力要成为盲者的眼睛、聋者的耳朵、口舌被困者的一声呼喊。他期望的就是为有口无言的芸芸众生当一把号角，他们好向上天呼唤。靠着他那份艺术的天性——一个人具备了这天性，悲怆和受苦就成了实现自己对美的观念的方式——他感觉到一个理念，要是没道成肉身化作形象，便没有价值，于是就让自己成就了悲怆之人的形象。正因为此，艺术为之倾倒，尊他为上，而纵观希腊诸神，哪个也没能如此独领风骚过。

因为希腊的神祇，尽管他们有着好看伶俐的四肢，红白光鲜，却不见得真有外表那么堂皇。阿波罗曲线型的前额，就像拂晓时分在山顶刚探出来的半轮红日，他的双脚像黎明的双翼，但他这个人却对长笛对手玛耳绪阿斯心狠手辣，剥了他的皮，还杀死了尼俄柏所有的子女；帕拉斯钢盾般的双眼里却不见对阿刺

克涅的怜悯；赫拉除了她的派头和孔雀外，没多少高贵可言；而众神之父本人，却对人间女子太过钟情了。希腊神话中深具暗示意义的有两个人物：对宗教来说是大地女神德美特，她不是奥林匹亚山诸神的一员；对艺术来说是狄俄倪索斯，一名民间凡妇的儿子，孩子出世之时成了母亲去世之日。

可是生活本身却从最卑下的底层产生了一个人物，远比普洛塞庇娜的母亲还是塞墨勒的儿子[1]更令人可敬可叹。拿撒勒的木匠铺里出了个人，他比任何神话或传奇中的人物伟大不知有多少倍。够奇怪的是，他命定要向世界揭示葡萄酒的奥秘、百合花的真美，而喀泰戎山或恩那草地上的那些人，谁也办不到[2]。

以赛亚的诗"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对于他这就像自己一生的预示，而这预言也在他身上实现了。这句话我们绝不应该害怕。每一件艺术品都是一个预言的实现，因为每一件艺术品都是理念向形象转化的完成。人类的每一分子都应该成为一个预言的实现，因为每一个人，无论是在上帝还是在人的心中，都应该是某个理想的实现。基督找到了预示，并成就了它；一个维吉尔诗人的梦，不管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巴比伦，历经几个世纪漫长的演进，在世人等待着的耶稣身上道成肉身。"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是以赛亚注意到的一些迹象，用来辨别这新的理想。只要艺术一明白其中意义，便在那个前所未有地显示了艺术之真谛的人跟前，绽开如花。难道不像我所说

① 即上文所指的德美特和狄俄倪索斯。

② 喀泰戎山和恩那草地在希腊神话中分别与上文的狄俄倪索斯和普洛塞庇娜有关。

的吗：艺术的真谛即是"外形表达着内涵，使灵魂获得肉身，使肉体充满精神；以形式揭示内容"？

对于我，历史上最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是，基督本身的复兴，既然产生了沙特尔的大教堂、亚瑟王记的传奇、阿西西城的圣弗兰西斯的生平、乔托的艺术、但丁的《神曲》，却不让按其自身的主线发展，反而被无聊的古典复兴打断了、破坏了。这古典复兴给我们留下了彼特拉克的十四行体、拉斐尔的壁画、帕拉第奥的建筑风格、重形式的法国悲剧、圣保罗大教堂、蒲伯的诗，以及各种来自外部、靠死的规则形成的东西，而不是通过某种精神的点化从内部跃然而出。但是不管何时何地，只要艺术上出现浪漫主义运动，不知为什么就有基督，或者基督的灵魂，以某种形式出现。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在《冬天的童话》中，在普罗旺斯人的诗中、在柯尔律治的《古舟子咏》中，在济慈的《无情妖女》中，在查特顿的《仁爱之歌》中。

拜他之赐，世上才有如此丰繁的人和物。雨果的《悲惨世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俄罗斯小说中的哀怜情调，伯恩-琼斯和莫理斯的着色玻璃窗、挂毡及其十五世纪风格的作品，魏尔伦和他的诗歌，这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一如乔托的塔、亚瑟王后和她的情人兰斯洛特、汤豪泽、米开朗琪罗那些忧虑的浪漫主义雕像、尖顶建筑风格、以及对儿童和花的钟爱——因为对儿童和花，古典艺术的确没留出什么地方，足以让他们成长玩耍，但是自十二世纪至今，他们则不断的以不同方式于不同时候在艺术中出现，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完全是一派孩童与鲜花的样子：春天给人的印象，永远是花好像躲在了什么地方，又怕大人找他们不着，烦了，不找了，赶紧冒出来跑到太阳底下；而一个小孩子的生活，简直就像个四月天，又是晴又是雨的洒在水仙花上。

正是基督本人天性中那富有想象力的气质，使他成为这生

气勃勃的罗曼司中心。诗剧和歌谣中奇特的人物是别人的想象造出来的，但是拿撒勒的耶稣全凭自己的想象创造了自己。以赛亚的呼唤同他的降世，其间的关系就像夜莺的歌声同月亮的升起，两者相差不多——不多，虽然也许也不少。他既是对预言的确认，也是对预言的否认。因为他每成就一个期望，便摧毁了另一个。所有的美，培根说了，都存在着“某种比例上的奇特之处”；至于那些生就这种精神，也就是说，那些同他一样具有勃勃生机的人，基督说，他们就像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么让艺术家们着迷。他具备了生活所有的色调：神秘、奇特、悲情、暗示、狂喜、以及爱。他诉诸神奇的气质，并营造出这种情调，只要也只有通过这情调才能理解他。

我很高兴地想到，假如他是“集想象之大成者”，那世界本身也是如此。我在《道连·格雷的画像》中说过，天下的大罪大恶产生于头脑，但世上的一切都是在头脑中产生的。现在知道，我们并不是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眼睛耳朵不过是传递感官印象的通道而已，传递得充分不充分另当别论。是在头脑里罂粟花红了，苹果香了，云雀唱了。

近来我下了点功夫钻研了关于基督的那四部散文诗。圣诞节时想法弄到了一本希腊语的《新约》，每天早晨洗好牢房刷好盆罐，就读一点福音书，随手翻他十几节读读。这样来开始一天很愉快的。对于你，在那纷纷攘攘、没有节制的生活中，要能这么做那简直是天大的一件事。那对你可是有说不完的好处，而希腊语也挺简单的。一年到头没完没了的重复，已经败坏了我们对福音书那份率真、清新，那份朴实无华的浪漫神韵的感受。我们听别人读太多太多遍了，读得也太糟太糟了，而所有的重复都是反精神的。当你回到希腊文本时，感觉就像从一所窄狭黑

暗的房子里走进一个百合花园似的。

对于我，这愉悦又是双份的，因为想到了极有可能我们看的是基督所用的原话，他的 ipsissima verba。从来都以为基督说的是阿拉姆语，就连勒南也这样想。可现在我们知道，加利利的农民，就像我们现在的爱尔兰农民一样，是操双语的，而那希腊语又是整个巴勒斯坦的一般交际语言，的确就像在整个东部地区那样。我向来就不喜欢只能通过翻译的翻译来知道基督自己的话语。令我高兴的是，就他的谈话而言，查密迪斯[①] 也许听过他的话，苏格拉底同他理论过，柏拉图明白了他的话；他也当真说过希腊语的"我是好牧人"；当他想到野地里的百合花，它们不劳苦也不纺线，千真万确地用希腊语说了"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而当他最后一句话喊出"我的生命成就了，完成了，它是完美的"，这时用的确实就是约翰告诉我们的："成了"，没多话。

在读福音书时——尤其是圣约翰本人的福音，或者说早期诺斯替教认为是他的名分真传的那些东西——我看到了书中不断在强调，想象是一切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基础，也看到了对基督来说，想象简直就是爱的一个形式，而爱又是主的全部意义所在。大概六周前医生允许我吃白面包，取代牢里份饭供应的粗糙的黑面包。那真是美味可口啊。你听着会奇怪，怎么可能干巴巴的面包也有人当成美味佳肴。我郑重地告诉你，对我是这样的美味可口，每顿饭吃完了，要是盘里还留一点面包屑，或者权当桌布的粗毛巾上掉了一点，我都会认认真真地吃干净；而且不是因为肚子饿——我现在饭食足够——只是因为给的东西我一点也不愿浪费。所以，人应该向着爱。

---

① 柏拉图对话中《查密迪斯篇》的主人公。

基督就像所有个性迷人的人物那样，不但自己有能力讲出美好的道理，也能叫别人对他讲出美好的道理。我喜欢圣马可讲的那个希腊妇人的故事。为了考验她的信心，基督对她说不能把以色列孩子们的面包给她，她听了回答说小狗——照希腊文应该译为“小狗的”——在桌子底下，吃孩子们丢下的碎渣儿呢。大部分人活着是为了爱和赞美。但是我们应该是凭借爱和赞美活着。假如有任何爱向我们显露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爱自己是很不配的。没有谁配得到爱。上帝爱世人，这一事实显示，在神定下的事物的理想法则中，写明了要把永恒的爱给予那些永远不配的人。倘若那话你不高兴听，那就这么说吧，每个人都配得到爱，除了那些自认为值得爱的人。爱是神圣的，必须双膝跪接，承受的人嘴里和心里都要默念“主啊，我不配”。我希望你有时会想想这一点。这对你太需要了。

如果我真的重新提笔，指的是艺术创作，那只有两个主题我希望提出自己的看法并通过它们来表达自己：一个是“基督乃生活中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另一个是“艺术生命与举止行为的关系”。第一个，当然了，很是引人入胜，因为我在基督身上不单看到了浪漫主义最高楷模不可或缺的精要，还看到了浪漫气质所有随机的、甚至是随性的成分。他是天下第一人，要大家过“花一样的”生活。他落实了这句话，把儿童作为人们学习的楷模，把儿童树立为长辈的榜样。我本人一向都认为这是儿童的首要作用，如果完美的事物也应该有点用的话。但丁把人的灵魂描写为“像个小孩一样又哭又笑的”从上帝手中出来，而基督也认为每个人的灵魂应该“像个小小女孩，躺在地上又哭又笑”。他感到生活是变化的、流动的、积极的，让它僵化为成任何形式都意味着死亡。他说人不该太过执著于物质的、世俗的利益和兴趣，能变得不实际是了不起的事，不要太汲汲于大小事务。

“鸟都不用操心，何况人呢？”他说得真好，“不要为明天忧虑。灵魂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希腊人也许会说这后一句，那句充满了希腊感。但只有基督才会两句都说，替我们把生活总结得如此一丝不差。

他的道德完全是同情，道德就应该这样。假如他说过的话中只有“她的罪得以赦免，因为她有大爱”，说了这话，就是死也值得。他的公义完全是扬善惩恶，公义就应该这样。乞丐进天堂因为他苦。我再也想不出更好的理由，来解释乞丐为什么送进了天堂。凉爽的傍晚时分在葡萄园里干一个钟头的人，同大太阳底下干了一整天的人，所得报酬一样。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大概谁也不配得到什么。也许他们是不同的人吧。对于那些把人当作物对待、了无生气、机械呆板的体系，基督不耐烦去花心思，于是对每个人都一样看待：好像不管是谁，也不管是什么东西，在世界上都是一回事。在他看来没有律法，只有例外。

浪漫主义艺术的根本主旨，对于他正是真实生活的基础。在他看来没有别的基础。有人犯罪被当场逮着，带到了他跟前，人们指给他看律法上写明的刑罚，问他该怎么处置，他用手指在地上划着，好像没听到他们的话似的。人们一再催问，他才抬起头来说，“让你们当中从来没犯过罪的那个人，朝她扔第一块石头吧。”说了这话，活在世上也值得了。

同一切有诗情的灵性一样，他爱无知的人。他知道，在一个无知的人的灵魂里，总是有地方容纳伟大的理念。但是他受不了愚蠢的人，尤其是那些被教育弄愚蠢了的人——那些一肚子意见可自己一条也不懂得的人，一个特别地现代的类型，用基督的话概括，就是他说的那类人，手里拿着知识的钥匙，自己不知道怎么用，又不让别人用，尽管这钥匙可以用来开启上帝国度的大门。他首要的敌人是平庸的非利士人。这种人是每个明白人

都得讨伐的。平庸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特征。那种孤陋寡闻、装腔作势，那种讨厌的正统规范、庸俗的好大喜功、忘乎所以的沉迷于物质生活、可笑的自视甚高，凡此种种，都使基督时代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同我们英国自己的庸人市侩如出一辙。基督挖苦那装腔作势为“粉饰的坟墓”，这话遂成了千古定评。他视功名如粪土，视财富为拖累。他不愿听到生活成为哪个思想或道德体系的牺牲品。他指出，形式和礼仪是为人而设的，而不是人为形式和礼仪而生。他认为守安息日之类的作为算不了什么。冷冰冰的慈善行为、招摇过市的当众施舍、让中产阶级推崇备至的繁文缛节，这些东西他嗤之以鼻，毫不留情地加以指斥。对于我们，所谓的正统不过是一种随便的不聪明的默认，可在他们眼里，到了他们手上，就成了可怕的、令人不知所措的暴政。基督将它扫在一边，显明了有价值的只是精神。他乐得向那些人指出，虽然他们老是读律法和先知的话，却丝毫不懂这两者的意义。他们把每一天的十分之一交出来，按部就班地执行派定的事务，就像把薄荷和茴香献上十分之一那样；与此恰恰相反，基督宣讲的是完完全全为眼前一刻而活的无比重要性。

他从罪恶中救出来的那些人之所以得救，完全是因为他们生活中那些个美好的时刻。马利亚看到耶稣时，就打破她七个情人中的一个送给她的玉瓶，将香膏抹在他跋涉劳顿、满是灰尘的脚上。就因为这一刻的缘故她得以永远与路得和贝雅特丽齐同坐在天堂的白玫瑰丛中。基督带点警告说给我们听的，全部就是每时每刻都得是美好的，灵魂要时刻准备好迎接新郎到来，时刻等待着爱人的声音。平庸说穿了就是人性中不为想象照亮的那一边，他把生活中一切好的影响都看作各种方式的光：想象本身即是世界之光，世界就是用它造成的，可又理解不了它。这是因为想象说到底就是爱的一种表现，而把人类一个个区别开

来的，就是爱，就是爱心的大小。

但是，在跟罪人打交道时他才显得最浪漫，在这个意义上说是最真实。世人向来喜爱圣人，以此作为接近上帝至善至美的最佳捷径。而基督呢，因为内心某种神性的本能，却似乎向来喜爱罪人，以此作为接近人的至善至美的最佳捷径。他最根本的意愿，不在于改造世人，就像不在于解除痛苦。把一个有趣的盗贼变成一个乏味的君子可不是他的目的。"囚犯救援会"之类的现代运动，要是在耶稣看来就算不了什么。把一个税吏转化成一个道德先生，在他看来怎么也算不上是大功德。但他却以一种尚未被世人理解的方式，把罪恶和苦难视为本身是美好、神圣的东西，视为达到至善至美的方式。这理念听起来非常危险。是很危险的。一切伟大的理念都是危险的。它是基督的教义，这一点不容置疑。它是天下真正的教义，这一点我本人不怀疑。

当然，罪人必须悔改。可为什么呢？只因为不这样他无从领悟自己干下了什么。悔改的一刻便是新生的开始。不只这样。它是一个人改变自己的过去的手段。希腊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格言里常常说"即使众神也无法改变过去"。基督却表明了这连最下贱的罪人都办得到。他能做的就是这件事。要是有人问他，基督会说——我很肯定他会说的——当浪子下跪痛哭时，他这真的是让自己那为妓女散尽钱财、放猪而与猪争吃豆荚的作为，成为自己生活中美好神圣的往事。大多数人很难理解这一点。我敢说要进了监狱才能理解。果真这样的话，那监狱就值得一进了。

基督很有他独一无二之处。当然，在拂晓前会出现虚幻的假曙光，冬日里也不时地会冒出片片阳光，使聪明的藏红花受骗，时候未到便把金蕾吐尽，使傻小鸟上当，呼唤伴侣在秃枝上筑巢，所以在基督之前也是有基督徒的。对此我们应当心存感

激。不幸的是自他之后基督徒便一个也没有了。我说有一个例外，就是阿西西的圣弗兰西斯。但上帝在他出生时又给了他诗人的灵魂，而他本人很年轻时也在神秘的联姻中娶了贫穷为妻；有着诗人的灵魂和乞丐的躯体，他觉得通往至善至美的路并不难走。他理解基督，于是就变得像他了。并不需要"认证书"来告诉我们圣弗兰西斯的生平是真正的《师法基督》：同《师法基督》这首诗相比，那本书不过是平淡的散文而已。的确，这说到底是基督的魅力所在。他本人就像是件艺术品。他用不着真的教人什么，人只要带到他跟前就有所成了。而每个人命中都注定要被带到他跟前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要与基督同行到以马忤斯村①。

至于另一个主题，即艺术生命与举止行为的关系，无疑你听了会觉得奇怪，我怎么会选这个主题。人们指着雷丁监狱说，"艺术生命就把人带到这等地方。"嗯，还可能带到更糟糕的地方去呢。对头脑较机械的人，生活是精明的算计，靠的是对各种利害得失的仔细计算，他们总是明白要去的地方，并朝那里走去。要是初衷是当个教区执事，那不管他们身处什么地位，成功当上教区执事就是。如果一个人的意愿是成为一个自己本身以外的什么，比如当个议员、生意发达的杂货商、出名的律师、或法官、或者同样无聊乏味的什么，总是能如愿以偿的。这就是他的惩罚。想要假面具的人就得戴上它。

但是生命里各种生机勃勃的活力，那些成为这些活力的化身的人们，就不同了。那些意愿只在自我实现的人，是从来不知

---

① 以马忤斯村距离耶路撒冷二十五里，耶稣复活后，先在去这个村子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与他们同行。典出《新约·路加福音》第24章13至16节。

道自己在往哪儿去的。他们无从知道。当然，在某个意义上说，就像古希腊的神谕所称的，有必要了解自己。这是第一步知识。但是认识到一个人的灵魂是不可知的，则是终极智慧。最终的秘密是人自己。即使称出了太阳有多重，量出了上月亮有多少级台阶，一颗星不漏地标出了九天的星图，还剩下个自己呢。谁算得出自己灵魂的轨道呢？基士的儿子出去为父亲找驴时，并不知道有个叫耶和华的人正拿着加冕的膏在等他，而他的灵魂已经成了王者的灵魂[1]。

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写出这类作品，这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就能够说："是的，这正是艺术生命把人带到的地方。"在我本人经验中所碰到的两个最为完美的生命，是魏尔兰和克鲁泡特金亲王，两个都在监狱中度过许多年头的人了。第一位是自但丁之后仅有的基督诗人，另一位具有似乎是出自俄罗斯的那种美好的白人基督之魂。而最近七八个月来，尽管外界几乎不断的给我带来很大的烦恼，我却因为人和事的缘故直接认识了一个新来这监狱工作的人，他对我的帮助之大，难以用语言表达。因此，虽然在囚禁的第一年里，我什么事都没做，也记得是什么事都没做，整天只是在无奈的绝望中绞着双手，口里说着："完了！全完了！"可现在我尽量要对自己说，而且在不那么自我折磨的时候还当真诚心诚意地说了："重新开始！好好地重新开始！"也许真是这样。也许真会这样。果真这样的话，那么对这一位在这种地方改变了每一个人生活的新来的好人，我欠下他太多了。

事物本身算不了什么，的确——这一次就谢谢形而上学教

① 这里指的是扫罗，后为以色列第一位国王，典出《旧约·撒母耳记上》第9章。

给我们的道理吧——事物本身并没有真实的存在。只有精神才是重要的。实施惩罚的方式可以使惩罚治愈、而非制造创伤，正如施舍的方式可以叫面包在施舍者手中变成石头那样。这一变有多大啊——变的不是规则，因为规则是铁定的，而是通过规则所表达的精神——我给你说了你就明白，假如我在去年五月获释，本想争取这样的，那离开时便会对这里以及这里的每一个官员破口大骂，那份刻骨仇恨将毒化我的一生。我又多关了一年，但这一年里人道精神陪伴着狱中的每一个人。现在获释，我将永远记住在这儿受到的几乎是来自每个人的善待，出狱那天将向许多人道谢，也请他们同样把我记住。

监狱作派是大错特错了。出去后将倾我所能来想法改变它。我要试试。但是天下事不管错有多大，凭着人道的精神，也就是爱的精神、不在教堂里的基督的精神，都可以使它即便不能改正，至少也能叫人在身受时不会太咬牙切齿。

我也知道，外面有许多非常令人愉快的东西在等着我，从阿西西的圣弗兰西斯所说的"风兄弟"和"雨姐妹"，他们的种种可爱之处，直到商店的橱窗和大城市的日落。要是把还属于我的东西列成表，还真不知道要到哪儿才算完呢：真的，上帝造给我的世界同任何人的一样丰富。也许我出去时会带着以前没有过的什么。用不着对你说了，道德的改造对于我同神学的改造一样无聊庸俗。但是，如果提出说人变得更好了是句不合科学的流行话，那么说人变得更深刻了则是受过苦的那些人的特权。我想我是变深刻了。这你可以自行判断。

假如出去后，哪位朋友设宴而不请我，我一点也不会介意。一个人我就可以快乐无边了。有了自由、书籍、鲜花，还有月亮，谁能不快乐呢？而且，宴饮也不再是我所喜欢的了。餐宴我举行过太多已经不为所动了。那方面的生活已经与我无关，我敢

说这是非常幸运。但如果出去后，哪位朋友有了哀痛而不让我与他分担，那我就太难受了。如果他把我关在居丧之屋外头，那我会一次又一次的回去，求他放我进门，好分担我有权分担的。如果他认为我不配，不配与他同哭，那我会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羞辱了。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有权分担悲哀。能看着世界的可爱，又同时分担它的悲哀，并领悟两者的奇妙，这样的人已是直通神性，与上帝的真意再接近不过了。

也许会有一种更深刻的格调，就像进入我的生命那样进入我的艺术，体现出更为协调完整的激情，更为磊落直率的冲动。现代艺术的真正目的不在广度而在烈度。我们的艺术不再关注典型，我们要的是例外。我无法把所受的种种苦放进它们过去的任何形式中，这一点简直不用说了。模仿的结束才是艺术的开始。但必须有某种东西进入我的作品，也许是更完满的语言和谐，更丰富的节奏，更奇特的色彩效果，更简约的结构层次，不管怎么说是某种美学的素质。

希腊人说，当玛耳绪阿斯——用但丁的一句最令人心悸、最有塔西佗味的话来讲——"四肢从皮套里剥出来后"，便没了歌声。阿波罗胜了。里拉琴征服了芦笛。但希腊人也许错了。我在许多现代艺术中听到了玛耳绪阿斯的呼号。那呼号在波德莱尔的诗中是苦涩的，在拉马丁的诗中是甜美而忧伤的，在魏尔兰的诗中是神秘的。在肖邦乐曲那延迟的解决和弦中听得见。在伯恩－琼斯画作的妇女形象中，在不断重现的脸上那挥之不去的不满表情中看得见。即使是马修·阿诺德，他笔下的卡利克斯的歌以如此明快的抒情之美诉说了"甜美动人的里拉琴凯旋得胜"，以及那"著名的最后胜利"——即使是马修·阿诺德，他诗句中萦绕不去的困惑和苦恼这一不安的底蕴，也传出了不少玛耳绪阿斯的呼号。歌德和华兹华斯都无法为他排遣，尽管

他先后追随了这两人，而当他要哀悼“色希斯”或者歌唱“吉卜赛学者”① 时，拿起来演奏他的旋律的便只有芦笛了。但是，不管那位古国弗里吉亚的半人半羊之神沉默与否，我是沉默不了的。我需要表达，就像那几棵黑沉沉伸过监狱高墙、在风中摇曳不安的树需要叶子和花朵一样。在我的艺术和世界之间，现在有着一道深深的鸿沟，但在艺术和我之间，却没有。至少是希望没有。

派给你我的命运是不同的。自由、享福、愉快、安逸的生活是分给你的，而你却不配。分给我的是当众羞辱、长期监禁，是痛苦、毁灭、耻辱，而我同样也不配——无论如何，还不配。记得过去常说过，要是一个真正的悲剧临到我身上，我想自己也受得了，只要它裹着紫色的罩布、戴着高尚的悲怆面具；但现代性可怕的一点是，它把悲剧裹上了喜剧的外衣，这样一来，伟大的现实似乎成了或陈腐或丑怪或俚俗的东西。现代性还真是这样的呢。大概真实的生活总是这样的吧。据说在旁观者看来，一切殉道的壮举都显得贱。十九世纪也不能免俗。

我的悲剧点点滴滴都显得丑陋、低贱、令人反感、俚俗不堪。身上的衣服就叫我们变得又丑又怪了。我们成了悲怆的小丑、肝肠寸断的小丑，被特别装扮摆弄，来逗引人们的幽默感。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十三日②，我从伦敦被带到这里。那天从两点到两点半，我得站在克列珀汉转换站的中央站台上，穿着囚衣戴着手铐，让天下人观看。一点也没预先通知，就把我从医院病房带出来。天上人间，那时就数我最丑最怪。人们看到我就笑。每来一班火车就增加一层观众。没什么比这更能逗他们乐了。这

① 指阿诺德的名诗《色希斯》和《吉卜赛学者》，作者以色希斯为名悼念亡友亚瑟·休·克劳。

② 实际为二十日。

当然是在他们知道我是谁之前。等知道了之后，他们笑得更厉害了。我就这么半个小时地站在那里，冒着十一月的冷雨，面对一团讥笑连连的匹夫匹妇。在那次遭遇后的一年里，每天到了那个钟点，我都要哭，哭上同样长的那么一段时间。这事你听着也许不觉得有那么悲伤。对那些监狱中人，眼泪是每日必备的经历。在牢里，要有谁哪一天不哭，那是他的心硬了，而不是他的心喜了。

现在呢，嗯，我真的开始觉得那些笑的人比我自己更可悲了。当然他们看到我时我并不在底座上，而是套着枷锁在示众。但要是只对搁在底座上的人感兴趣，那是一个非常没有想象力的心性。底座可以是非常不实在的东西。而枷锁却是确凿不移的可怕现实。那些人本该也知道怎样更好地诠释悲怆。我说过了在悲怆的背后永远是悲怆。如果说了在悲怆的背后永远有个灵魂，那就更见智慧了。而嘲笑一个痛苦中的灵魂是件很下作的事。谁做了这件事那他的生命就不复美好了。在世界那简单得出奇的经济秩序中，人们付出什么便得到什么回报，那些想象力不足以穿透不过是事物的表层而能心怀怜悯的人，对他们除了鄙夷，还能以什么怜悯作为回报？

给你说了我是怎么被转到这里来的，只不过是要让你明白，除了苦涩和绝望，要我从身受的惩罚中感受出别的什么，曾经是多难的一件事。然而，不得不这么做，我经常在经历了屈服和认命的时刻。单单一个花蕾，可以藏着整片春光，云雀在低处地上做的窝，可以盛着预报许多玫瑰色黎明到来的欢乐；所以，要是生活还留给我任何的美好，那也许就包含在某个屈服、落魄和羞辱的时刻之中。不管怎样，我可以纯粹按自己的发展顺其自然，对身受的一切全盘接受，以此来使自己配得上这一切。

人们常说我自为心态太浓了。现在我必须比过去任何时候

更自为得多才是。我向自己索取，应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得多才是，我向世界索取，应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少得多才是。的确，我之所以身败名裂，不是因为生活中自为主义太多，而是太少。我生活中那个丢脸的、不可饶恕的、永远是可鄙的举动，是让自己被迫向社会寻求帮助和保护，来对付你父亲。像这样寻求对付任何一个人，从自为主义的观点看本来已够不好了，但对付的是这样一种心肝嘴脸的人，又能有什么借口好说呢？

当然，我一旦启动了社会的力量，社会就转过来对我说："你向来是不是置我的律法于不顾，而现在又要向这些律法求助？你要让这些律法完整地执行到底。你要遵守你所求助的。"其结果是我进监狱。在以警察法庭开始的那三次过堂中，我常痛感自己处境的耻辱和讽刺意味，看到你父亲里里外外东奔西跑，以期引起公众注意，好像有谁还注意不到或记不住那副马夫的步态及装束、那两条罗圈腿、那双哆嗦不停的手、那搭拉着的下唇、那禽兽一般愚鲁的龇牙咧嘴似的。即使他不在场，或不在眼前，我也感觉得到他的存在，法庭大厅那光秃秃阴惨惨的四壁，就连空气本身，我也不时觉得好像悬挂着那张如猿似猴的脸庞的各种光怪陆离的面具。肯定没人像我这样，遭到过如此下流的算计，跌得如此之惨。在《道连·格雷的画像》的哪个地方，我说了"人在选择敌人时再小心也不为过。"当时真想不到，正是被一个贱人搞得我自己也要成为贱人了。

怂恿我、逼迫我向社会求助，这是许多事情中的一件，使我如此看不起你，也使我因为迁就你而如此看不起自己。你不欣赏作为艺术家的我，这很有借口开脱。那是气质使然。你也没办法。但你本可以欣赏作为自为主义者的我。因为这并不需要任何文化修养。可你并不这样做，所以就把市侩的平庸带进了一个曾一心一意与这平庸抗争、以某些观点看是把它扫荡净尽

了的生命。生命中的平庸并不意味着对艺术不理解。可爱的人们如渔夫、牧人、农民之辈,他们一点也不懂得艺术,可正是人群中的佼佼者。那些坚持并襄助社会那笨重冥顽、盲目机械的力量而认识不到一个人或一项运动内在的活力的人,便是市侩庸人了。

人们认为我把生活中的坏蛋带到餐桌边招待他们,并且乐于同他们为伍,这是很可怕的。但是这些人呢,如果从我作为艺术家的观点来接触他们,却具有令人愉快的暗示和启发性。就像与豹共餐,危险只有刺激的一半。我的感觉,耍蛇人肯定也有。他把眼镜蛇从装蛇的花布或柳筐里逗得动起来,随着他的逗引将颈部膨胀,身子抬得高高的,像溪流中悠闲飘荡的水草一般前后摆动。这些人对于我是色彩最斑斓亮丽的蛇。毒素正是他们完美的一部分。我当时不知道,他们日后攻击我时,是因为听了你的笛声,为了你父亲的钱。与他们相识我一点也不觉得惭愧。他们太有趣了。我确实感到惭愧的,是你把我带进去的那种可怕的平庸气氛。作为艺术家我要打交道的是埃里厄尔,你却让我与卡利班交手[1]。非但没写出音与色俱佳的作品如《莎乐美》、《佛罗伦萨悲剧》和《圣妓》,我身不由己地被迫去写长长的律师信给你父亲,被逼去向我一直与之抗争的东西求助。克里伯恩和阿特金斯[2] 在他们同生活进行的不光彩的争战中表现出色。招待他们可是个惊世骇俗之举。大仲马、切利尼、戈雅、爱伦·坡、或是波德莱尔,也一定会这么做的。让我烦不胜烦的是想起那些个时候,你陪着去见律师汉弗雷斯,在那个咄咄逼人的阴森森的房间里,你同我没完没了地坐着,一本正经地对着

---

① 典出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埃里厄尔是剧中精灵,而卡利班是剧中丑陋凶残的奴仆。

② 阿特金斯很可能为阿伦的笔误,这两人合伙专门从事敲诈,涉及偷窃作者给"波西"的一封信以诈财。

一个秃顶的人说着一本正经的谎话，直憋得我叫苦不迭，呵欠连连。我发现同你的两年结交，使我落到这境地，不偏不倚就在市侩平庸的中心，远离一切美好、光明、奇妙、敢为人先的事物。到头来还得为你出面，维护行为举止的体面、生活的清白检点、艺术的道德规范。此乃邪路所达之处——Voilà où mènent les mauvais chemins!

让我奇怪的是，你为什么会去模仿你父亲的主要性格特征。我不明白他对你本该是一个儆戒，怎么反而成了你的典范，解释除非是大凡两个人有了仇隙，其间必定存在某种难兄难弟的纽带，某种同气相求。我猜想，由于某种同类相斥的奇怪法则，你们互相憎恶，这不是因为两人间的许多不同，而是因为在某些方面你们俩何其相似乃尔。一八九三年六月，你离开牛津，没拿到学位并拖了一堆债。这本是小事一桩，无奈在有你父亲那种收入的人眼里可是非同小可。你父亲给你写了一封信，口气非常之狠恶刻毒，不堪入耳。你回他的信则处处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也就更其不可原谅，结果你因为这封信而极为自豪。记得很清楚你带着那最不可一世的神情对我说过，能在你父亲的"老本行"上击败他。还真不假呢。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行当！这又是怎样的一种竞争啊！你曾常常嘲笑你父亲，住在你表兄弟家时，会跑出去到附近的旅馆写些脏话连篇的信寄给他。你恰恰也对我干下同样的事。你三天两头在餐馆同我吃午餐，不高兴了或者闹了一场，接着就跑到怀特俱乐部，给我写一封满纸尽是恶语脏话的信。你和你父亲不同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你特地差人把信送过来后，过几个钟头会亲自跑到我房间来，不是来道歉，而是来看我是否在萨瓦伊定了正餐，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有时你来时那无礼的信还没读呢。记得有一次你要我请你的两个朋友，有一个我从未谋面，到皇家咖啡座午餐。我照办，还应

你的特别要求，预定了一桌特别豪华的午餐。记得厨师是去请的，酒也是专门安排的。可你非但不出席午餐会，还送一封骂人的信到咖啡座来给我，时间安排得刚刚好在我们等了你半个钟头后信才到。我读了第一行，明白说的是什么，就把信放进衣袋，向你的朋友解释说，你突然病了，信中接下来说的是病的症状。事实上，我是等到那天晚上在泰特街整装要用正餐时，才读那信的。正当我看着那满纸污浊，无限悲哀地寻思你怎么写得出这像癫痫病人口吐的白沫一样的文字时，仆人进来说你在楼下厅里等着，非常着急着要见我五分钟。我马上传话叫你上来。你来了，我承认那副模样又惊又怕，脸色苍白，求我出主意帮忙，因为你听说从兰姆雷来了个人，是律师，在卡多根广场一带打听你的消息，你怕是自己牛津旧事重发，或什么新麻烦找上门来了。我安慰你，告诉你，而且事后证明说对了，那很可能不过是哪家商店的账单罢了，并让你留下来吃饭，同我共度那个晚上。对那封令人发指的信你一句话没说。我也不说，只把它当作是一个坏脾气的一个坏症状算了。这话再也没提起过。两点半给我写了封讨厌的信，同日七点一刻飞跑过来求我帮助要我同情，这是你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行径了。在这些习惯上，正如在其他习惯上，你大大超越了你父亲。当他写给你的那些令人厌恶的信在法庭上公开读出时，他自然感到惭愧，装着哭了。要是你给他的那些信被他本人的辩护律师读出来的话，那大家都会感受到更为可憎可怕的恶毒。你不单单就文字风格而言在"他的老本行上把他击败了"，在攻击方式方面，也完全叫他望尘莫及。你动用了公用电报，还有明信片。我想你或许应该把这类骚扰人的方式留给像阿尔弗莱德·伍德[1] 这类人，他们收人的惟一

---

[1] 在王尔德审讯中供证的一个专门从事敲诈勒索的人。

来源就靠这个。不行吗？对于他和他的阶级，这是谋生的职业，而对于你，这是取乐的消遣，一项非常邪恶的消遣。你通过那些信、因为那些信，给我造成这一切后果之后，还是没改掉这笔墨骂人的恶习，仍然把它看作你的功夫之一，用到了我朋友身上，那些在我关押期间对我好的朋友，如罗伯特·舍拉德还有别的人。你真丢人。当罗伯特·舍拉德听到我说不希望你在《法兰西信使》上发表任何有关我的文章，不管附没附上信，这时你本来应该感激才是，因为他确证了我对这件事的意愿，无意间也免得你越陷越深，给我造成更多的痛苦。你必须记住，一封居高临下、平庸不堪的信，吁求对一个"被击倒的人"采取"公平游戏"规则，这对英国报纸还行。它秉承了英国报刊出版界对艺术家态度的老传统。但在法国，这样的语气就会让我遭人取笑，让你被人看不起。任何文章，要是我不知道它的目的、格调、论述方式等等，是不会允许将它发表的。在艺术上，好的动机一点价值也没有。所有不好的艺术都是好的动机造成的。

在我的朋友中，被你写信骂的也不是罗伯特·舍拉德一个，就因为他们要求在同我有关的事上征求我的意见，照顾我的感情，比如发表谈论我的文章、把你的诗题献给我、把我的书信和礼物上缴，等等。你还骚扰了，或者图谋骚扰了其他一些人。

不知你到底想过没有，过去两年，在我苦刑加身期间，要是把你当作朋友倚靠，那境况会有多么糟糕？这一点你到底想过没有？对那些人，不知你从来有过一丝感激之情没有？他们毫不吝啬自己的善意，为朋友竭尽全力，以付出为乐以给予为喜，为我减轻了那郁郁不可终日的重负，一次又一次地来看我，写给我美好动听、充满同情的信，为我操持有关事务，安排未来的生活，在我为千夫所指、被万人唾骂之时，他们与我并肩而立。每一天我都感谢上帝，给了我那些除你以外的朋友。一点一滴我

都得感谢他们。连我牢房里的书，也都是罗比用他的零花钱买的。出狱时，我的衣服也将由他提供。一件东西，如果是出于爱和关心给我的，那我受之无愧。我以此为荣。但你想过没有，这些朋友，比如莫尔·艾狄、罗比、罗伯特·舍拉德、福兰克·哈利斯、还有亚瑟·克里福顿，他们给我安慰、帮助、关爱、同情等等，这些人对我都意味着什么？我猜想你根本就没明白过。然而——假如你还有一丁点想象力的话——你会懂得，在我囚禁生活中对我好的每一个人，下至在例行公务之外向我道一声"早安"或"晚安"的狱吏——下至普普通通的警察，在我心烦意乱被带着来回奔忙于破产法庭的途中，他们以那种朴实的、粗线条的方式尽力想安慰我——下至那个可怜的盗贼，当我们在华兹华斯院子里走步放风时，他认出我来，便用狱中人那长期被迫沉默而落下的沙哑嗓音，轻声对我说："我替你难过，这日子对你们这种人比对我们要更难熬啊。"——我说，这些人一个个，要是允许你跪下来给他们擦去鞋上的污泥，你都该觉得脸上有光才是。

不知你的想象力够不够让你明白，碰上你一家人，对我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悲剧？不管对谁，只要他有地位，有名声，有任何重要的什么需要爱惜，这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悲剧啊！你家族年长的人当中——除了珀西，他可真是个好人——有谁不是促成我毁灭的一分子？

我曾心中有气地同你说起过你母亲，我力劝你，这封信一定要让她看，主要是为了你的缘故。假如读着这样一封控诉她一个儿子的信，令她痛苦的话，就让她想想我的母亲吧。我母亲，才气同伊丽莎白·巴雷特·白朗宁相匹，历史地位与罗兰夫人并重，然而却伤心而死，就因为她以儿子的才华和艺术为荣，一心认为家声门风能在他手里发扬光大，没想到儿子却被判了刑服两年苦役。你问我为什么你母亲是促成我毁灭的一分子，我这

就告诉你，就像你力图把你所有不道德的责任全往我身上推那样，你母亲也力图把她对于你的所有道德责任全往我身上推。她非但不像一个当母亲的应该做的那样，直接同你谈你的生活问题，反而总是私下写信给我，一本正经、诚惶诚恐地央求我别让你知道她给我写信。你看夹在你母子之间，我陷进了怎样的境地。虚假、荒唐、悲惨，一如陷在你和你父亲之间。在一八九二年八月，以及同年十一月八日，我跟你母亲就你的事有过两次长谈。两次我都问她为什么不把事情直接同你说。两次她都这样回答："我怕，一说他就大发脾气。"第一次时我对你了解得很少，不明白她话里的意思。等到了第二次，我对你就很了解了，她的意思就全明白了。（在这期间，你曾有一次黄疸病发，医生要你去伯恩茅斯住一个星期，因为不喜欢一个人呆着，说动我陪你去了。）但是作为母亲，首要责任是不能害怕认真严肃地同儿子谈话。倘若在一八九二年七月你母亲能认真严肃地跟你谈谈她所看到的关于你的问题，并使你对她吐露真情，那事情就好办得多了，最终你们双方也都会愉快得多。一切鬼鬼祟祟向我诉说的做法都是错的。你母亲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不断地往我这边寄些短信，信封上注明"私信"，求我别这么经常请你吃饭，别给你钱，每次信都要一本正经地附上一句"千万别让阿尔弗莱德知道我写信给你"。如此写信递条子有什么好处呢？你有哪次是等人来请才去吃饭的？从来没有。你认为同我吃的餐餐饭食都是理所当然的。要是我规劝了你几句，你总有话说："如果不同你吃，那我上哪儿吃去？你总不会要我在家里吃吧？"这叫人无话可答。如果我决绝地不让你同我进餐，你总是威胁要干出什么蠢事来，而且总是真的干了。像你母亲屡屡写给我的这些信，会有什么结果呢？结果不外乎，而且果不其然，是愚蠢而又致命地把道德责任推到了我的肩膀上。你母亲的怯弱，事实证明对她本人、对你、对

我，具有如此的毁灭性，其间种种细节我不想再多说了。但是，在她听到你父亲来我家当众出丑，大吵大闹时，谅必已经明白事情眼看要闹大了，难道就不能认真采取一些步骤来化解吗？可她想得出的，就是叫来个巧舌如簧的乔治·怀恩德汉，以他的不烂之舌说我——什么呢？说我要"渐渐地把你放掉"！

好像有可能让我把你渐渐放掉似的！我曾千方百计要结束你我的友谊，不惜离开英国，给个在外国的假地址，希望能一举斩断这已经变得可憎可恶、将把我引上绝路的交往。你说我是能够把你"渐渐放掉"而不放吗？你说这样你父亲就心满意足了吗？你知道不是这么回事的。你父亲要的，的确不是你我中断友谊，而是当众闹出条丑闻。他盘算着的就是这个。他名字没见诸报端已有些年头了，于是看准这是个机会，好以一个全新的形象，一个慈父的形象，出现在不列颠大众眼前。他来劲了。我要是同你一刀两断，那可真要叫他大失所望，即使二度离婚的官司，不管其始末曲直有多令人恶心，所赢得的小小臭名，充其量也难以自慰。因为他求的是出名走红，而装扮成一个所谓的纯洁世风的卫道士，以时下英国公众的水平论，正如名称所说的，是成为一时英雄的不二法门。我在一个剧本里说了，这公众，如果上半年是残忍的卡利班，那下半年就是伪善的答尔丢夫。而你父亲可说是成了这两种性格的化身，这样一来，就被目为咄咄逼人、最典型的清教徒主义的当然代表了。渐渐把你放掉，即使行得通，也于事无补。难道你现在还不这样认为吗，你母亲该做的惟有请我过去同她见面，你和你哥哥也要在场，毫不含糊地提出这段友谊必须一刀两断？那她就会发觉，对她的提议我是最衷心拥护不过了，而且有你哥哥和我在场，也用不着怕同你说话了。她没这么做。她这是怕负责任，想往我身上推。当然她的确给我写过一封信，短短的，要我别再往你父亲处写律师信警告

他罢手。她说得倒很对。我找律师求助真是荒唐透顶。但那封信可能产生的效果，却被她用那句惯常的附言抵消了："千万别让阿尔弗莱德知道我写信给你。"

一想到不但你自己，我也给你父亲寄律师信，你是乐不可支的。都是你的主意。我又不能对你说你母亲非常反对这么做，因为她用最庄严的许诺约束我，绝对不能告诉你有关她写信的事，而我又愚蠢地信守了我的诺言。难道你还看不出，她不直接同你谈是错的吗？同我暗地里的谈话、偷偷摸摸的通信，这些全是错的吗？谁都不能把应负的责任推诿给别人。推出去的责任，大大小小最后总要归回到该负的人身上。你惟一的生活理念，你惟一的人生哲学，如果你还有什么哲学的话，那就是你做的事不管什么，都要由别人承担：我并不单是指的钱财——那无非是你的哲学在日常生活实惠中的运用罢了——我说的是最广泛、最充分意义上的推脱责任。你以此为信条。还处处屡试不爽呢。你逼我采取行动，因为你明白，你父亲绝不会对你的生活或人身进行攻击，而这两样我又会护卫到底，并且会大事小事统统往自己身上揽的。你算得还很准。你父亲和我，双方的动机固然不同，却一毫不差地照你所盘算的那样行事。但尽管如此，天晓得你并未能真正的逃脱干系。那"少年撒母耳论"，为简洁起见姑妄称之，在一般人当中大行其道。在伦敦可能很有些人会嗤之以鼻，在牛津也免不了遭人讪笑，但这不过是因为在那两地都有些人知道你、而你也人过留名的缘故。除了这两个城市中的一小圈人以外，世人都拿你当个好后生看待，差点让那个才顽卑鄙的艺术家引入歧途，在千钧一发之际被慈祥仁爱的父亲救了下来。听起来很有道理。然而，你知道自己并未逃脱。我说的不是一个傻陪审员问的傻问题，这问题法庭和法官当然不屑理会。谁也不拿它当回事。我指的也许主要是你本人。在你

自己看来，而且有一天你将不得不考虑你的举止，你并没有，也不会对事情闹成这样觉得心安理得。暗地里你必定会为自己觉得羞愧难当。面对世界时有一张厚脸皮是当务之急，但不时的，当你孤身一人，当观众不在跟前时，我想，就不得不把面具取下来，即使是为了喘口气。要不然，真的，你会憋死的。

同样的，你母亲必定也会不时地后悔把重大的责任推给别人，而那个人自己的负担已经不轻了。对于你，她是身兼父母之责的人，可她是否真的履行了或父或母的义务？假如你的坏脾气、你的粗鲁、你的大吵大闹我忍受了，她也该忍受才是。上一次见到我妻子时——十四个月前的事了——我告诉她要对西里尔负起既是母亲也是父亲的责任。我把你母亲对待你的方式，详详细细告诉了她，就跟在这封信里说的一样，只是当然要完整得多了。我说了那注明“私信”、自你母亲那里不断送到泰特街家里的短笺，到底是为的什么。那些信源源不绝，弄得我妻子都笑了，说我们一定是在合写一部社会小说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恳求她不要像你母亲待你那样待西里尔，对他的教养要使他日后万一流了无辜之人的血后，会回来告诉她，这样她就能先为他洗净双手，再教他过后如何通过忏悔或赎罪来洗净灵魂。我告诉她，假如不敢对另一个人的生活负责，虽然这个人是她的亲生孩子，那就得请个监护人协助。这一点，我很高兴地说，她办到了。选的监护人是亚德里安·霍普，出身高贵，富有教养，性格温良，又是她的表亲，你曾在泰特街见过他一面。有了他，西里尔和维维安的美好前程就很有希望了。你母亲，如果她怕同你严肃的交谈，就应该在亲戚中找个说的话你或许听得进的人。但她首先不应该害怕，本该同你开诚布公，面对现实。不管怎样，看看后果吧。你说她能满意，能快活吗？

我知道她将罪怪到我头上。这事我听人说了，不是认识你

的人，而是不认识、也不想认识你的人。我常常听人说了。她讲到年长者对年轻人的影响，比如说。对这个问题，这是她最喜欢采取的态度之一，并且总能打动公众的偏见和无知。我用不着问你，我对你有过什么影响。你知道我对你毫无影响的。这是你常常用来夸口的一件事情，而且确实是惟一有根有据的一件。事实上，你又有什么东西我影响得了的？你的头脑？发育还不全呢。你的想象力？死了。你的心？还没长出来呢。我平生所遇的人当中，你是一个，惟一的一个，我一点也无法影响、无法左右的人。当我因为照料你的病而染疾发烧无人在旁时，并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说得动你，为我哪怕是弄来一杯牛奶，或者是通常病人所需的物件，或者是驾车到一两百码外的书店，用我自己的钱帮忙买一本书来。当我切实在写作时，笔下喜剧，论文采将胜过康格里夫，论哲理将超过小仲马，其他方方面面我想也无人能出其右，可就是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叫得动你，别来打搅我，让我像艺术家所应该的那样安静独处。无论我的写作室在哪儿，在你都是间平常的娱乐室，一个抽烟喝茶的地方，一个闲聊奇谈怪事的地方。“年长者对年轻人的影响”，这论调多好听传到我耳朵就不行了。于是成了怪论一则。传到你耳朵时，我想你听了会笑的——暗自窃笑。你当然有权笑了。我也听到她许多关于钱财的谈论。她声称，而且是非常的理直气壮，说她不断地央求我不要给你钱。这我承认。她来的信无休无止，封封都带一句“务请别让阿尔弗莱德知道我写信给你”。但样样东西为你掏腰包，从早晨的剃须膏到夜半的马车费，我可一点也不喜欢。简直扫兴透顶。对此我每每啧有烦言。我常对你说——你还记得不是？——我多么讨厌你把我当成个“有用的”人，搞艺术的多么不喜欢被人这么看，这么对待；艺术家，如同艺术本身，就其本质没什么用处。这话你听了常常大发脾气。真话总是让你生气。

的确，真话是最难听得进耳，也最难说得出口的。但这并未使你的人生观或生活方式有所改变。每一天，我都要为你那一整天里干的每一件事掏钱。只有好心好到荒唐的地步，或者愚蠢得不像话的人，才会这么做。而我不幸的是二者集于一身了。我常建议你母亲应该提供你所需的钱，这时你总是回答得很好听，很有风度。你说你父亲给她的钱——我相信是一年一千五百镑左右——对于她这种身份的女士是很不够的，你不能在已经拿的钱之外再向她要了。你说得不错，她的进项与她这样的身份和品位是极不相称的，可这也不该成为你靠我的钱花天酒地生活的借口啊。恰恰相反，这应该提醒你自己的生活要保持节俭才是。事实上你当时是，我猜现在仍然是，一个典型的自作多情的人。因为一个人若自作多情，无非是想既享受感情的痛快，又不用为此破费。提议别让你母亲掏腰包是美好的。不掏她的腰包来掏我的腰包则是丑陋的。你以为人可以白白地获得感情。不行的。即使是最美好、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感情，也不是白送上门的。奇怪的是，使之美好的，正是这一点。匹夫之辈的心智和感情生活是非常可鄙的。就像他们从一种思想的流动图书馆——一个没有灵魂的时代的“时代精神”——借来理念，一周过后又污渍斑斑地将其归还那样，他们总是想法赊购感情，等送来了又拒付账单。你不该还停留在那种生活观念中。一旦你必须花费去偿付一种感情时，就会明白它的品质，并因为明白了它的品质而得到长进。还要记住，自作多情的人内心里总是玩世不恭的。的确，自作多情不过是玩世不恭的公休日罢了。尽管从心智方面看犬儒主义的玩世不恭还挺讨人喜欢的，但既然该主义已经爬出了木桶钻进了俱乐部①，那它永远只能是给一个

① 典出古希腊哲学家提奥奇尼斯(Diogenes)，据说他住在木桶中。

没有灵魂的人的绝妙哲学。它有它的社会价值，而对艺术家来说一切表达方式都是有意思的，但就其本身而言，它是很贫乏的，因为对十足的犬儒主义者来说没有一样东西是明白的。

我想，如果你现在回顾一下你怎么看待你母亲的收入，以及怎么看待我的收入，你不会觉得脸上有多少光彩的；假如你不把这封信拿给你母亲看的话，那或许有一天会向她解释，你花我的钱，可从来就没问过我愿不愿意给你钱。这不过是你对我不伦不类的讲义气方式罢了，我个人觉得实在烦不胜烦。大钱小钱全找我要，你自己看着好像小孩般天真可爱，你的玩和乐，样样硬要我付钱，你以为是找着了永远不用长大的秘密。我坦白，听说你母亲讲那样的话我很伤心。我敢肯定，反省一下你就会同意我说的，你们家给我们家造成的毁灭，对此她要是没有遗憾或悲哀的话好说，那还是免开尊口为好。当然，没有理由要她看这封信中任何谈到我所经历的任何心理演变、或希望达致的任何人生新起点的那些部分。这些对她不会有什么意思。但假如我是你的话，就要把那些纯粹同你的生活有关的部分拿给她看。

事实上，假如我是你的话，不会介意装假而得人喜爱。一个人没有理由非得把自己的生活向全世界公开。世界是不明白事理的。但是对那些你想博得他们关爱的人，就不同了。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十年的老交情了，早些时候来看望我，说对我的指责他一点也不信，要我知道他认为我很冤枉，被你父亲炮制的阴谋诡计陷害了。听了他的话，我泪如雨下，对他说，尽管你父亲振振有辞告我的罪状里面有好多是不实之词，是恶毒地嫁祸于人，但我在生活中还是曾经纵情于反常变态的肉体享受和怪异的情欲，除非他实事求是地接受并完完全全地了解这一事实，否则我就不可能再同他为友，甚至不能与他交往。他听了大吃一惊，但我们还是朋友，而我不是靠装假讨得这份友情。我对你说

过，讲真话是件痛苦的事。被迫讲假话还要痛苦得多。

记得在最后那场审讯中我坐在被告席上，听着洛克伍德律师对我所作的骇人听闻的谴责——听着就像塔西佗的口气、像但丁写的哪一段、像萨沃那洛拉对罗马教皇的控诉——听着他的话，我毛骨悚然。突然间，心中冒起一个念头："假如是我自己在这么说自己，那该有多好！"于是豁然看到，怎么说一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说的。一个人最辉煌的时刻，我毫不怀疑，是他跪倒在地，双手捶胸，将一生的罪孽和盘托出之时。在你也一样。如果你亲口把自己的生活不管怎样说一些给你母亲听，现在也会觉得畅快得多。我在一八九三年的十二月跟她说了很多，但当然了，只能泛泛而谈，具体细节只能一语带过。在如何处理同你的关系上，这似乎没给她增添什么勇气。恰恰相反，她反而对真相更是讳莫如深了。假如是你自己说的，那就会不一样。也许我的话你听了常会觉得太逆耳。但事实是无可抵赖的。我说的并无添油加醋。如果你把这封信像你应该的那样认认真真看了，那就是与本人直面相对了。

到此我已经给你写了、而且写得很详细，好让你领悟到，在我入狱之前，那要命的三年友谊期间，你怎样待我；在我服刑期间，几乎再不用两次月圆就要刑满了，你怎样待我；以及出狱之后我希望怎样对待自己，对待别人。这信我无法重新构思，也无法重写。怎样写了你就得怎样看，许多地方被泪水模糊了，一些地方带着激情或悲情的痕迹；你得尽量地去理解它，包括涂的、改的，等等等等。至于改正和勘误，我之所以这么做，是要让我的话语绝对地把我的思想表达出来，既不因为言过其意，也不因为言不尽意而出错。语言要人调理，就像一把小提琴；而且，正像嗓音的颤动或琴弦的振动，太多太少都会让声音失真那样，话语太多或太少，都会使意思走样。无论如何，我的信，就它目前

这样，一词一语背后都有确定的意思。其中没有一点巧言虚词。不管什么地方出现涂或改，不管是多么细枝末节，多么用心良苦，都是因为我着意要传达出我真切的印象，为我的心境寻找到精确的对等语。最早感觉到的，不管是什么，总是最后在纸上定型下来的。

我承认这封信很不客气。我对你并不笔下留情。你的确可以这么说我，口头上承认连悲哀中之最轻者、损失中之最小者都拿出来与你斤斤计较，对你会太不公平了，可实际上又这么做了，还把你的本性一点一滴的称量出来。不错。但必须记住，是你把自己放到天平上来的。

你应该记住，只需同我在牢狱中的一个片刻相比，你那一头的天平就要翘到天上去。虚荣心使你选了那一头，虚荣心使你紧抱着那一头。你我的友谊存在着这么一个心理上的大错，即完全不成比例。你硬闯进了一个对你来说是太大了的生活，其轨道之高远，为你的圆周运动能力所不逮，也非你的目力所能及，其思想、激情和行动举足轻重，备受关注，动辄充满了——的确是充得太满了——令人惊叹或令人敬畏的影响。你那小小的生活，那些小小的异想天开、喜怒无常，在它自己小小的范围内值得钦佩。在牛津时值得钦佩。在那里，最糟糕的莫过于被学监数落一顿，被院长训斥一场；最痛快的莫过于莫德林学院胜了划艇赛，在方院里燃起篝火庆祝这一盛事。你离开牛津后，这本该就在它自己的范围内延续下去的。就你本人，没什么可说的。你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类型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标本。只是在同我参照时才显得你错了。你那不顾轻重的挥霍并非犯罪。青春总是意味着挥霍。可耻的是你逼我为你的挥霍付账。找个朋友可以从早到晚陪你消遣，你的这个愿望倒很可爱，简直充满了田园诗意。但你紧拽不放的朋友不该是个文学家、艺术家。对这样

的人，你老守在跟前，实在叫创作的官能麻痹瘫痪，这样的厮守，那什么美好的作品都灰飞烟灭了。你一心一意地认为，消磨一个晚上的最佳方式，是在萨瓦伊开一桌香槟正餐，接着是杂耍剧场里开一个包厢，再接着是在威利斯来一顿香槟夜宵，作为良宵将尽的最后美味。这本无伤大雅。在伦敦，持这个观点的可爱的年轻人成打成堆。这甚至连怪僻也不是。这是怀特俱乐部成员必备的资格。可你无权要求我为你承办诸如此类的宴乐。这表明你毫无眼光来真正欣赏我的才华。同样，你们父子间的争吵，不管其性质如何，显然的本来应该完全是你们两人之间的问题。本该拿到后院去吵才是。这样的事，我相信，通常都是拿到那地方去争去吵的。你的错，在于硬要把它搬上历史的高台演成一出悲喜剧，让全世界作为它的观众，把我当作这场卑鄙的比赛中赏给胜者的奖品。你父亲恨你，你恨你父亲，这样的事英国公众才没兴趣呢。这类不和在英国家庭生活中司空见惯，因而应该局限在以此为特征的地方：家里。一出其家庭圈子就不适宜了。将其平移转化便唐突了。家庭生活不能当作红旗一面，可以拿到街上张扬，也不是什么号角，可以拿到屋顶上吹得声嘶力竭。你把家事带出了它的正当范围，一如你把自己带出了你的正当范围。那些舍弃了他们正当的范围的人，改变的不过是他们的周围环境，而非他们的本性。他们并没有获得所进入的那个范围要求的思想激情。他们做不到这一点。

情感力量，正如我在《动机》一书里什么地方说的，在时空范围上同物理能量的力一样有限。小小一个杯子，造出来为了装这一点便只能装这一点，再多就不行了，哪怕勃艮第紫色的酒桶个个装满了葡萄酒，西班牙嶙峋的葡萄园采摘的葡萄堆到了踩榨工人的膝盖。最普遍的错误莫过于认为那些伟大悲剧的剧中人，无论是诱发还是促成悲剧的，他们都怀着共同的、与那悲剧

气氛相合的情感:没有比这个要他们情感相通的错误更致命了。那披着"火之裳"的殉道者也许在仰望着上帝的脸,但是对那个在堆放柴捆、松开木条要执行火刑的人,整个场面不过如屠夫杀死一条牛、烧炭人伐倒一棵树、挥镰割草的人劈落一朵花罢了。伟大的激情是留给伟大的灵魂的,伟大的事件只有与之水平相当的人才能理解。

纵览古今戏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像莎士比亚对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的刻画那样,达到艺术上无与伦比的高度,或者能在观察精妙的暗示上更胜一筹。他们是哈姆雷特在学校时的朋友,少年的同伴。他们带来的是对往日相处的好时光的回忆。在剧中他们遇到哈姆雷特时,他正脚步踉跄的,肩负着一个令他那种气质的人苦不堪言的重任。死去的人全副披挂的从坟墓里出来,强加给他一个对他来说太伟大又太渺小的使命。他长于幻想,却要他去行动。他有诗人的天性,却要他费尽心思解开俗人们前因后果的纠缠,面对的是生活的现实功利,对此他一无所知,而不是生活的理想本质,对此他又知道多少。该怎么办他毫无主意,而他傻就傻在装疯卖傻。布鲁图借疯癫为外衣,遮掩他毅力的尖刀、意志的利剑,但是对哈姆雷特来说,疯癫不过是一副掩饰软弱的面具。通过扮鬼脸说怪话他借机拖延。他同行动周旋,就像艺术家同理论周旋。他让自己侦探监视自己应该采取的行动,听着自己的话知道这些不过是"空话、空话、空话"而已。他非但不努力成为自己历史的英雄,反而尽力要成为自己悲剧的观众。他对什么都不相信,包括他自己,而他的疑虑又帮不了忙,因为这不是出自质疑的态度,而是由于意志上的进退失据。

关于这一切,吉尔登斯吞和罗森格兰兹全然不知。他们鞠

着躬，陪着假笑和真笑，一个说什么另一个便用更恶心的话回应一下。最后，借助戏中戏和这两个傀儡的调笑，哈姆雷特把国王的“良心抓住了”，把这无耻之徒吓得魂不附体，赶下了宝座。这个举动在吉尔登斯吞和罗森格兰兹看来不过是颇费苦心地违反了宫廷规矩罢了。在“以合适的情感观照生活之奇景”中，他们只能达到这个程度。他们眼看就触到哈姆雷特的心机所在了，却一点也不知道。告诉他们也没什么用。他们是小小的杯子，装得下这些，再多就不行了。在戏快终场时，有暗示说这两人上了本来为另外一个人而设的圈套，他们死得，或者可能死得很惨、很突然。但这样一种悲剧性结局，虽然借助哈姆雷特的幽默带上了一点意外和喜剧性的罪有应得，真正却不是给他们的。他们永远不死。而霍拉旭，为了“把哈姆雷特和他的事业如实向那些尚未尽兴的人报告”，

就暂且免他去享福，
在这冷酷的世界上痛苦地留口气，

他却死了，虽然没在观众面前死，也没留下弟兄。但吉尔登斯吞和罗森格兰兹却长生不老，如同《一报还一报》中的安吉洛和莫里哀笔下的答尔丢夫，并且应该与他们地位相等。他们就是现代生活对古心古意的友谊理想所作的贡献。如果有谁要写一篇新的《论友谊》，应该为他们找个位置，用图斯库卢姆[①]散文的风格把他们褒奖一番。他们这些类型的人什么时候都应时应景。谴责他们反而显得缺乏欣赏力了。他们只不过是超出了自己的范围，如此而已。灵魂的崇高是无法蔚成风气的。高远的

① 《论友谊》的作者古罗马的西塞罗，生前最喜欢住在罗马东南面的图斯库卢姆的别墅中，据称就是在这个别墅举行了一系列著名的讨论，作品有《图斯库卢姆谈话录》。

思想，高尚的情感，从来就和者乏人。奥菲利娅本人不明白的，“吉尔登斯吞和好人罗森格兰兹”或者“罗森格兰兹和好人吉尔登斯吞”也领悟不了。当然我并不是说要将你们相比较。你和他们差别太大了。他们是机会使然，而你是成心为之。故意的，不请自便的，你冲进我的范围，篡夺了一个你既无权又无资格占据的位子。凭着你那出奇的顽梗，没有一天不守在我跟前一阵，终于把我的整个生活吸走了，除了把它糟践得支离破碎又能怎样。尽管你听着可能会觉得奇怪，但你这么行事却是很自然的。如果把一件玩具给一个小孩，这玩具对那颗小小的心来说太过美妙了，对那双懵懵懂懂的眼睛来说太过美丽了，要是小孩任性，就把玩具摔了；要是小孩满不在乎，就让玩具掉落在一旁，自己找伙伴玩去了。你就是这样。攥住了我的生活，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知道不了的。这生活太美妙了，你把它握在手里的。你本该松手放开它，找你自己的伙伴玩去。但不幸的是你很任性，于是把它摔了。这一点，归根结底，也许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最终秘密所在。因为秘密总是比外在的表露要小。掉换一个原子可以震撼一个世界。关于这一点，我同你一样难辞其咎，在此要补一句：碰上你，对我是危险的，而在那个特定时候碰上你，对我则成了致命。因为在你生命所处的那个时候，所作所为不过是撒种人土罢了，而我生命所处的，简直就是一切都正在收成归仓的季节。

还有几件事我必须在信中说明。第一件是关于我的破产。前些日子听说了，现在你家人要出钱偿还你父亲已经太迟了，并且是非法的，而我还得再这样受苦受难好长一段时日。老实说，这消息令我大失所望。我很伤心，因为法庭命令，我所有账目都得上交破产管理人，没有他的许可，哪怕出一本书都不行。我不能与剧院经理签合同，就是演出个剧本，收据都得转给你父亲还

有其他几个债权人。我想就是你现在也会承认，让你父亲把我搞成破产，以此来使他丢分难堪，这计谋并非如你想象的那样会是大获全胜的高招。至少对我不是这样。要把我弄得一贫如洗，本来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我感情的痛苦和羞辱，而非你的幽默感，不管那有多么刻薄、多么出人意表。事实上，任由我被判破产，就像催我打最初那场官司一样，你这真是正中你父亲下怀，正是他求之不得的。要是他单枪匹马的，那从一开始就成不了气候。而你——尽管本意不想为虎作伥——却从来都是他的主要同盟军啊。

听莫尔·艾迪在信中说，去年夏天你当真不止一次表示过，有意偿还我在你身上"花的一些钱"。我在给他的回信中说，不幸的是我在你身上花掉的是我的艺术、我的生命、我的名声、我的历史地位，而你的家庭即使占尽天下宝物，或世人视之为宝的东西，才华、美貌、财富、地位，等等，全拿出来摆在我跟前，也还不清我被拿去的万分之一，补不了我流的泪中最小的一滴。然而，人做的每一件事当然都要偿付的。甚至破了产也一样。你似乎觉得，有谁想要欠债不还，破产是捷径一条，实在是让"债权人丢分"的事。事实却是另一回事。这是让他的债权人使他"丢分"的办法，如果还用你喜欢的这个话说；而且判了破产，法庭通过没收他的一切财产，逼得他是有债必还，要是仍然还不清，就叫他身无分文，穷得像最卑贱的叫化子，或在拱道里站着，或在路上爬着，伸手要着那至少在英国他还羞于开口乞讨的施舍。法庭拿去的，不单是我所有的一切：书籍、家具、图画、所出版的书的版权、剧本上演的版权，说实在的是上至《快乐王子》和《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下至楼梯的地毯和门前的擦鞋垫，无一剩下；就连我今后会得到的什么，也全都不能幸免。比如我在婚姻财产契约中的份额，也变卖了。幸好我能通过朋友又买了回来。

否则的话，我妻子万一去世，我那两个孩子在我有生之年也会像我一样穷得一文不名。我家在爱尔兰的庄园，里头我父亲传给我的份额，猜想下次就该卖这个了。这让我非常心疼，可也只能认了。

你父亲的那七百便士——或者是英镑？——就这么堵着路，非还不可。即使我所有的、将有的，统统被剥夺尽净，作为一个落魄的破产者放了出去，欠的债还是得还。萨瓦伊的餐餐酒食——清爽的海龟汤，皱皱地裹在西西里葡萄叶中的美味蒿雀，那色重如琥珀、说真的几乎是香醇如琥珀的香槟——一八八〇年的“达贡聂”，我想，是不是你最喜欢的佳酿？——笔笔账还都得还呢。在威利斯吃的夜宵，总是为咱们备着的佩里埃－儒埃特酿葡萄酒，直接从法国斯特拉斯堡买来的美味馅饼，还有那令人心旷神怡的上等白兰地，总是在钟形大杯的杯底斟上那么一点，好让那酒香给能够领略生活之美味雅趣的真正美食家品尝——这些总不能不还，像不老实的顾客留下的坏账吧。即使那副精致的袖钮——四颗心形银辉月亮石，周围红宝石和钻石相间，镶成一圈——我自己设计，在亨利·刘易斯珠宝行里定做，为庆祝我第二个喜剧成功而特别送你的小小礼物——即使是这个——虽然我知道你几个月后便把它贱价卖了——我也得还。不能因为送你礼物而叫珠宝店赔钱，不管你把这礼物怎样了。所以，你看我就是放出去了，还有债要还呢。

生活中，破了产的是这样，没破产的个个也是这样。不管做了什么，到头来每一样总得偿还的。即使你本人也不例外——不管你怎样想着要绝对的自由，一点不受责任的约束，硬要别人为你提供一切，而要你报以关爱、尊敬或感激时又想统统回绝——即使你这样，有一天也会认真反思自己干下的事，而想要作出某种补偿，尽管到那时已是多么的于事无补。欠下了而无法

偿还，这将是你的部分惩罚。你无法洗脱自己的责任，耸耸肩，或笑一笑，说要去再找一个朋友，再找一桌新开的酒席。你不能把给我造成的一切当作一种怀旧的幽思，偶尔端出来就着香烟和美酒品尝一番，也不能拿这一切作为一种画面背景，为一种现代的享乐生活作陪衬，犹如廉价小旅店墙上的旧挂毯。一时之间可能有换一种酱料或开一瓶新酒的新鲜感，但宴罢的剩菜会走味，瓶底的残酒是苦的。要么今天，要么明天，要么总有一天，你一定会领悟的。要不你就是至死不悟了，可那样的话你的生命又变得多么委琐、惨白、没有想象力啊。在给莫尔的信中我提出一个观点，建议你最好以此来探讨这一问题，越快越好。他会告诉你是个什么观点。要明白个中道理你得好好培养想象力。记住想象是使人得以从现实也从理想出发去理解世事和世人的能力。假如你一个人领悟不了，就找人谈谈。我已不得不与自己的过去直面相对了。你也与自己的过去直面相视一下吧。静静地坐下来想想。恶大莫过于浮浅。无论什么，领悟了就是。跟你兄长谈谈吧。你该找的人的确就是珀西了。把这封信给他看，让他知道你我友谊的来龙去脉。事情清清楚楚摆出来后，那他的判断比谁都正确。要是我们早对他道出实情，那会免去我多少的痛苦和羞辱！你记得我提出过，那天晚上你刚从阿尔及尔回到伦敦。可你一口拒绝了。这样等他晚餐过后进来，我们只能演了一幕喜剧，说是你父亲疯了，脑子里尽是些荒唐可笑、子虚乌有的妄想幻象。只要不点破这可是个上好的喜剧，一点也不因为珀西很是拿它当真而有所失色。不幸的是收场太令人嫌恶了。我现在写的事情就是它的后果之一，假如这给你造成麻烦，请别忘了它带给我最为深重的耻辱，无从逃避的耻辱。我没有别的选择。你也没有。

第二件我要同你说的事，是关于我刑满出狱后同你见面的

条件、细节安排和地点。从你去年初夏给罗比的那封信的片断中，我知道你已经把我给你的信件和礼物分成两包——至少是残存的那些——封好了急着要亲手交还给我。当然，是得物归原主了。你理解不了我为什么给你写那些美妙的书信，一如你理解不了我为什么送给你那些美妙的礼物。你不懂，信不是让你拿去发表的，一如礼物不是让你拿去典当的。况且它们属于生活中早已成旧事的一个方面，属于一段你硬是看不到其真正价值的友情。你现在必须心怀惊异地回首当初的日子，那时你手中操着我的整个生活。我也回首那些个日子，心中怀着惊异，也怀着别的、大大不同的各种感情。

我就要出狱了，如果诸事顺利的话，在五月底吧，希望能马上同罗比和莫尔·艾迪一道去国外找个滨海的小村子住下。大海，就像欧里庇得斯在一个写伊芙琴尼亚的剧中说的，是会洗去世界的污垢和创伤的。

我希望至少同朋友们呆上一个月，在他们有益于身心和充满关爱的陪伴下，重获安宁与平和，去掉一些烦恼，让心情变得更舒畅。我有一种奇怪的向往，要接近伟大的、单纯的、远古的东西，比如说大海，跟大地一样，这些同是我的母亲。对自然，我觉得我们似乎都远观过甚，而与之相处又太少。我从希腊人的态度中悟出了大智大慧。他们从来不为夕阳西下而喋喋不休，也不讨论草上的影子是否真是紫红色的。但他们看到了，大海是给人游泳的，沙地是给人奔跑的。他们喜欢树因为它撒下了绿荫，他们喜欢树林因为它午间的幽静。剪修葡萄园的人用长春藤编成发冠，好在他弓身照料幼苗时遮挡日晒，而艺术家和运动员，对这两类我们得之于希腊的人，他们献上用苦涩的桂叶和野欧芹编成的桂冠，要不这两样东西对人类就没别的用处了。

我们称我们的时代为注重实用的时代，可没有一样东西的

用途弄得明白。我们已经忘了,水可以洗濯洁净,火可以精炼提纯,大地是每个人的母亲。其结果是,我们的艺术关注的是月亮,玩的是影子,而古希腊的艺术关注的是太阳,处理的是实体。我确实感到自然力中蕴含着净化,我想回返它们当中,在苍茫天地间生活。当然,像我这般现代的人,如此一个"时代的产儿",只要看看世界就总觉得可爱。想到出狱的当天,花园中将是金链花和丁香花争相怒放的时候,我便高兴得发抖。我将看到,风过处,一边流金溢彩风姿摇荡,另一边则舞动簇簇淡紫,为我在空中撒满清香。植物学家林奈双膝跪地,喜极而泣,是因为他第一次看到石南丛生的英格兰高地,当这不起眼的植物开满飘香的黄花时,变成了金灿灿的一片。对于我,花就是向往的一部分,我知道,有玫瑰花会含泪在等着的。从我孩提时代就总是这样的。在花冠中、在贝壳的曲线上藏着的每一点色泽、我的心性因为对万物灵魂的某种微妙同情,都会与之呼应。就像戈蒂耶,我向来都是个"眼目所见的世界为他存在"的人。

而且,我现在意识到了,在这所有美的背后,尽管已美得使人满足了,还藏匿着某种精神。而这精神,画笔勾勒的形形色色不过是其表露的方式而已。正是这精神,我想与之达到和谐的境界。关于人和事,说出来的一切已让我厌烦。艺术之奥妙、生命之奥妙、自然之奥妙——这就是我在找寻的。在伟大的交响曲中,在悲怆的启蒙中,在大海的深处,我可能寻得。我绝对有必要在什么地方把它找到。

所有的受审都是为求生而受审,一如所有的刑罚都是死亡的刑罚。三次了,我被开庭审问过。第一次后我离开被告席遭逮捕,第二次后我被带回拘留所,第三次后我转到监狱坐了两年牢。社会,就我们所组成的社会,将不会有我的安身之处,也给不出我的安身之处;但是自然,雨丝亲切地同降于义人和小人身

上的自然，将会有岩缝给我藏身，有无人知晓的河谷让我清清静静地痛哭。她会在夜空张挂起星星，让我在外摸黑行走时不致绊倒，再送长风抹平我的脚印，不让人跟踪害我。她将以浩淼之水洁净我，用苦口的药草调治我复元。

在一个月快过，当六月的玫瑰开得如痴如狂时，要是我觉得行的话，会通过罗比安排，在国外找个宁静的小城同你见面，像布鲁日这样的地方，那里青灰的房子和碧绿的运河，以及凉爽寂静的小街，都令我心动，几年前的事了。到那时你必须换个名字。那个你如此得意的小小衔头，那个的确使你的名字听着像个花名的衔头，必须交出来，要是想见我的话。就像我的名字，曾经为名誉之神津津乐道的名字，我也一样必须抛弃。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面对它应该担待的责任，显得多么的小器吝啬，心力不足啊！它可以为成功筑起金碧辉煌的殿堂，却不留一处茅屋给悲怆和羞耻容身；为我它能做的只有命我改名换姓，而即使在中世纪，我也会得到一块僧侣的头巾或麻风病人的面布，遮颜求得一份安心。

我希望，一切是非曲直过后，此次会面会像你我见面应该有的那个样子。在过去，你我之间总有一道鸿沟，由于艺术和修养的高下而产生的鸿沟；而现在，横在我们之间有一道更深的鸿沟，那是悲怆的鸿沟。但是，只要心怀谦卑，就万事可成，只要心里有爱，也就天下无难事了。

至于你对这封信的回复，或长或短随你定。信封可写上“雷丁监狱狱长收”。里面再套个信封，别封上，用来放你给我的信。如果信纸薄，就别两面写，否则别人不好读。我给你写信毫无顾忌，你同样也可以这样给我写信。我必须从你那里知道的是，自从前年八月到现在，你为什么都不想法给我写封信。特别是后来，去年五月，距今是十一个月了，你知道了，也向别人承认你知

道，自己让我吃了多少苦，而我也多么清楚这一点。我一个月又一个月地等着你的信。即便我不在等你的信，而是将你拒于门外，你也该记得，谁都无法永远将爱拒于门外的。福音书中那个不义的法官终究要起来作出公义的判决，就因为公义天天来敲他的门；还有那个心中没有真正友谊的人，夜间不肯起身帮朋友，可最后还是"因他情词迫切的直求"而起来了。任何一个世界的任何一座囚牢，爱都能破门而入。这个你要是不明白，那就一点也不理解爱了。然后，把你给《法兰西信使》写有关我的文章一事，统统说来我听。我知道一些。你最好从文章中引出来我听。这是排版铅印了的东西了。而且，告诉我有关你的诗集上题献的原话到底是怎么写的。是散文体，就引那散文；是诗体，就引那诗句。我不怀疑其中有美好的东西。老老实实把你的事情写给我：你的生活、你的朋友、你的职业、你的书。告诉我关于你的集子，及外界的反应。你要替自己说什么话，不要怕尽管说。别写些言不由衷的话，就这一点。你信中要有什么假的、装的，那语气马上就逃不过我眼睛。我一辈子崇拜文学并非瞎忙，并非空忙，已经到了一词一语都计较的地步了：

守着音韵音节，犹如
迈达斯守着他的金币。

也别忘了我还得再认识你。也许我们相互还得再认识呢。

对你本人，我只有最后这个事还要说。不要惧怕过去。假如人们说过去的事无可挽回，你别信。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上帝眼中不过是一个瞬间罢了。我们应该尽量生活在上帝眼中。时间和空间，延续和拓展，不过是思想的偶然条件罢了。想象能超脱这些，在一个理想存在的自由境界中运行。事物也一样，从本质上说我们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是怎样。一事一物，是什么样

子，取决于我们看它的方式。“别人看到的，”布莱克说，“不过是黎明越过了山头，而我看到的，是上帝的孩子在欢欣呐喊。”当我受不了怂恿对你父亲采取行动时，在世人和我自己看来似乎是前程的东西，便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我敢说，真的早在这之前就失去了。摆在面前的是我的过去。我必须使自己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它，使世人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它，使上帝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它。要做到这一点，我不能大事化了，也不能大事化小，对过去既不能褒扬，也不能抵赖；只能将它作为我生命和性格进化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完全接受，只能对我所遭遇的一切痛苦，俯首容受。我距离灵魂的真正气质有多远，这一封信，通过它变化无定的心境，它的冷嘲热讽和痛心疾首、它的抱负以及这些抱负的无可实现，向你表明得很清楚了。但不要忘记，我是在一间多么可怕的学校里做的功课啊。尽管我不完满，不完美，从我这儿你仍然还可以得到许多。当初你投向我，要学习生活的欢娱，艺术的愉悦。也许冥冥中安排了我来教你某种奇妙得多的东西，悲怆的意义，以及它的美好。

你挚爱的朋友

奥斯卡·王尔德

雷丁监狱的歌

文　心译

追　念

C.T.W.

曾为皇家骑兵卫队的骑兵
于一八九六年六月七日
死于伯克郡雷丁陛下监狱

1

他没有穿猩红的外衣，
　因为血和酒全是红的，
当人们见他在死者身旁，
　血和酒沾满了他的手上，
那可怜亡妇为他所爱，
　却被他在她床上杀害。

他走在审判人员的中央，
　身穿着一套粗劣的灰装；
一顶板球帽子戴在头顶，
　脚步似乎显得灵活轻盈；
在这日子里我从未见过，
　一个人渴望得那么深刻。

我从来没看见一个人
　带着这样渴望的眼神
把囚犯称为天空的幕布
　审视得是那样心无旁骛，
眼见每片飘过的浮云
　展现出银帆般的丰韵。

我和其他痛苦的囚犯

走在另一个圈子里面，
正在纳闷那个人犯过：
重罪还只是区区小错，
却听得有人在身后悄悄说，
“那家伙脖子上要套绳索。”

天哪！眼见那牢房的高墙
突然间似乎摇摇晃晃，
我头上那遥远的云霄，
犹如热钢铸造的盔帽；
虽然我是一个痛苦的囚犯，
我却感觉不到自己的苦难。

我很清楚什么怪想法
加快了他灵活的步伐，
他面对这俗丽的一天
为何会这样渴望满眼；
他杀了他所爱的东西，
为此他只得以命相抵。

可谁都在把所爱的杀死，
你不妨听听每人的方式：
有人使用恶毒的尖眼，
有人使用阿谀的巧言，
懦夫使用轻轻的一吻，
勇汉使用尖利的刀刃！

有人毁所爱时还年少，
　有人毁所爱时已年老；
有人用欲望之手扼杀，
　有人靠金钱之手屠戮：
最心善的才使用利刀，
　为的是死者快死快了。

有人爱得太深有人太浅，
　有人用钱买有人把钱换；
有人毁所爱时泪水涟涟，
　有人却用不着长吁短叹：
虽然谁都在把所爱毁掉，
　却未必谁都把绞索来套。

在一个灰暗的羞耻之日
　他死得却不是羞耻的死，
脖子上没有把绞索紧缚；
　脸上也没有蒙一块黑布，
双脚也无须首先垂落
　在地板上设置的坑窝。

他没和沉默的人一起坐，
　尽管他们昼夜把他守着；
他要哭泣时他们把他看，
　他要祈祷时他们把他管；
深怕他会动手劫牢，

　把牢房的囚犯放跑。

他没有在黎明醒来看看
　威严的人物聚在他房间，
那发抖的牧师穿着白袍，
　那司法长官沉着脸不笑，
那狱长一身黑服闪着光，
　一张黄脸预示厄运要降。

他没可怜巴巴赶快起床
　把那些定罪的衣服穿上，
嘴巴粗糙的医生在旁盯视
　每个新的神往抽动的姿势，
还给一个守卫打手势，
　他的碎步像落地锤子。

他没感到那种难忍的干渴
　把人的喉头填沙般地折磨，
尽管刽子手戴上施刑手套，
　走进了装着厚衬垫的门道，
两只手上缠着三根皮索，
　勒紧喉咙使它不再知渴。

他没有低下头聆听
　埋葬官宣读安息令；
他的灵魂在苦受熬煎，

告诉他生命没有耗完；
他走进那严森森的刑屋；
没有去看一眼他的棺木。

他没有从玻璃小屋顶
久久凝视遥远的天庭：
为解脱昔日的苦恼，
他没有用双唇祈祷
他瑟瑟抖动不止的脸唇，
也没觉到该亚法[1] 的亲吻。

2

穿着一身寒酸的灰色囚衣，
卫兵在院子里走动六星期。
一顶板球帽戴在头顶，
他脚步走得灵活轻盈，
在这日子里我从未见过，
一个人渴望得那么深刻。

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
带着这样渴望的眼神；
把囚犯称为天空的幕布，
打量得是那样心无旁骛；

---

① 主审耶稣的大法官。

没让每一片徜徉的浮云，
　徒然展现羊毛般的丰韵。

他没有把手绞来绞去，像
　那些无才无智的人那样，
竟敢把孜孜以求的希望，
　推到黑色绝望的洞口上；
他只是把太阳仰视，
　深吸着早上的空气。

他没有绞手也没有流泪，
　他没有偷生也没有颓废，
他只是深深呼吸着空气，
　好像里面有健康的液体；
他张开大口吮吸太阳，
　好像太阳是美味佳酿！

我和那所有痛苦的人们，
　在另一道圈里步履沉沉，
忘记了我们自己是不是犯过
　万恶不赦或不足挂齿的罪恶，
带着麻木的惊悸凝看
　那只得上绞索的囚犯。

惊奇地看见他走过，
　步子那么轻松快活，
惊奇地看见他的形象，

在这天还满怀着渴望，
惊奇地在心里细细琢磨：
他得偿还这样一笔罪过。

在大地回春草木催芽之时，
橡树榆树生出愉悦的叶子，
可看到蛇虫咬根的吊人树[1]，
浑身就冷嗖嗖地充满恐怖，
不管它是否结果叶绿叶黄，
一个人必会走在黄泉路上。

至高的地方是那赐福之位，
芸芸众生都为此把心操碎。
可是谁会站在麻绳圈前，
高度正好和绞刑架一般，
钻进一个刽子手的圈里，
夺取他最后看天的权利？

只要爱和生活还算公平，
伴琴跳舞定会身心轻盈；
伴着芦笛或伴着洞箫，
美妙的人生难得一遭；
可在空中抽动灵巧双脚，
那滋味怎么也不会美妙！

---

① 即绞刑架。

带着好奇目光和病态推想，
　我们天天都把他细细打量，
心想我们每一个囚徒，
　会不会走这同一条路，
因为谁都不知他的盲魂，
　会误入什么样子的混沌。

在审判人员的中间，
　终不再走着那死犯，
而我知道他这时正站立，
　在那黑色审判席的栏里；
不管是吉兆还是凶兆
　我再看不见他的容貌。

像两条船在暴风中遇险，
　我们两个曾在途中相见：
可我们没有感叹没有说话；
　没有什么话语要急于表达；
我们没有相遇在圣夜里，
　却在这可耻的日子相遇。

我们是两个被遗弃的人，
　一道牢墙把我们俩围困：
这世界曾狠心把我们屠杀，
　上帝曾假惺惺把我们惩罚，
那张专捕罪孽的铁网，

早把我们紧紧地粘上。

3

罪人放风场的石砌大牢，
　　湿淋淋的墙壁又陡又高，
在阴沉沉的天空里，
　　他就在那里把气吸，
每边一个守卫走动不停，
　　深怕那个人会了却性命。

要不他就和他们一起坐着，
　　听任他们日夜看着他受过；
他们看着他起身悲叫，
　　他们看着他弯腰祈祷；
他们死死守着他担惊受怕，
　　生怕他躲过绞架的惩罚。

监狱长铁面无私把令行，
　　钉是钉铆是铆决不留情；
医生说死亡只不过是
　　一个人生的科学事实，
牧师一天来两次访问，
　　每次留下小小的短文。

他每天要吸烟袋两回，

还定要喝下啤酒一杯，
他的灵魂果敢而刚毅，
不让恐惧找到藏身地；
他常说他很高兴看到
刽子手快把身手显耀。

可他为什么说话这么怪，
没哪个守卫敢问问明白；
因为守卫就有守卫的命，
他的任务只是惟命是听；
他必须给嘴唇上把锁
再把脸上用一色涂抹。

要么他也许会善心大发，
竭力说出一番安慰的话：
难道人类的怜悯之心
会让杀手的绳套勒紧？
什么安慰话在这样的地方
能使一个兄弟的灵魂无恙？

绕着圈子走得懒散而摇晃，
我们像傻子列队行走一样！
我们不在乎只因我们清楚
我们就是魔王自己的队伍：
剃过的头和沉重的脚步，
演出一幕轻快的假面舞。

用不锋利的带血的指甲，
　我们把柏油绳扯烂扯垮；
我们擦过门又把地板刮洗，
　还把闪亮的扶手认真清理。
一排一排给木板打肥皂，
　我们用水桶把泡沫冲掉。

我们缝袋子，我们捣石头，
　我们翻动土灰色的窑沟；
我们敲铁皮，我们喊圣诗，
　我们推磨累得汗流不止；
可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恐惧依然呆着不曾挪动。

恐惧每天这样呆着不离，
　像杂草阻隔的水波难起；
我们忘掉了苦涩的命阄
　那本该白痴和无赖抓走，
直到我们拖着劳累的脚步，
　走过一片敞开大口的坟墓。

那黄洞穴大口突出，
　等着吞下一个活物；
对着那干渴的沥青套索，
　穴中的泥土嚷着要血喝；
我们知道某个黎明到来前，
　某个囚犯会吊起来打秋千。

我们带着决意的灵魂进去
　接受厄运和死亡还有恐惧；
刽子手带着他的小口袋，
　从黑暗中拖着步子走来；
我打着战抖摸索一路，
　走进我那编号的坟墓。

那个夜里条条空寂的走廊，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恐慌，
我们听不见轻轻的脚步，
　在牢房里来来回回走路，
在遮住星星的铁窗后，
　像有一张张白脸隐现。

在一片宜人的牧场草地，
　他躺的样子像睡在梦里；
看他的人见他照睡不误，
　费尽脑子想也想不清楚：
刽子手就在身边呆着，
　他还会睡得那么快活。

谁要是从未有过悲叹，
　有了悲叹就睡觉不安，
我们这些白痴骗子和无赖，
　正是这样不停地把眼睁开，

另一个人的恐惧悄悄侵入
　我们每个人的痛苦的头颅。

天哪！感觉另一个人的罪行，
　真是一件异常可怕的事情！
因为深深捅进的罪恶之剑，
　只把带毒的剑柄留在外边。
我们流的泪如熔化的铅滴，
　为我们不曾溅的血而哭泣。

看守穿着他们毡制的厚鞋，
　从每道挂锁的门悄悄穿越，
悄悄往里看时眼神吃惊，
　只见满地都是下跪身影，
不明白他们从不祷告，
　为什么如今却为他祈祷。

整夜我们都跪着祈祷，
　对着尸体不停地哀悼！
半夜制成忧虑的羽饰，
　摆在棺材上以示祭祀，
苦酒倒在擦身棉团上，
　散发出了懊悔的芳香。

灰公鸡啼，红公鸡叫，
　白昼迟迟不肯来到；

在我们栖身的角落里，
　恐惧的怪影子在游移，
每个鬼精灵趁夜出游，
　好像在我们面前戏逗。

它们滑过去，它们滑得快，
　像行走的人在雾中往来；
它们双双起舞把月亮嘲笑，
　眼花缭乱的旋转十分奇妙。
舞步匀称但舞姿污秽，
　鬼灵继续它们的幽会。

看见它们怪模怪样地跳开，
　细瘦的影子还手把手来拽，
它们跳着萨拉班德舞步[①]，
　转着旋着群魔频频起舞；
可恶的怪影或起或落，
　恰似风在沙漠里狂刮。

它们像活动木偶腿脚快灵，
　踮起脚尖把舞步跳得轻盈。
可它们的尖啸在耳边生畏，
　如同它们带领的可怕舞会。
它们高亢而悠长地唱歌，
　它们要用歌声唤醒死者。

---

① 一种庄严的西班牙舞。

它们说："啊，这世界多宽阔，
　可戴镣的双脚寸步难挪！
一次两次把骰子投掷，
　这是一种绅士的游戏，
可在秘密的羞耻之屋，
　他对玩罪者输了赌注。"

带着这般欢乐不停嬉戏，
　滑稽动作完全化作气体；
看得见的人生命被禁锢，
　他们的脚摆脱不了束缚，
啊！基督的一道道伤口！
　那是惨不忍睹的兆头。

转呀转呀它们起舞翩翩，
　有的转着结成笑的舞伴；
迈着妓女矫揉造作的步履。
　有的斜着身子跳向了楼梯；
皱眉的嘲弄，调皮的取笑，
　每个精灵都帮我们祈祷。

早上的风儿开始呜呜叫，
　可是长夜漫漫没有报晓；
暗网通过夜的巨大织机，
　每根丝线都编进了网里；
我们祈祷着又渐渐担忧，

　太阳的审判迟早会临头。

绕着啜泣的牢房墙头，
　呜咽的晨风到处转游；
晨风旋转得像铁轮子，
　我们感到时间在消失，
哦，晨风！得到这样的惩罚，
　我们到底犯下什么王法。

我终于看见阴影中的铁窗，
　好像是铅丝编织成的密网，
映衬在粉刷过的白墙上，
　正对着我的三块木板床，
我知道在世界的什么地方
　上帝的可怕黎明冉冉照亮。

六点钟我们清理牢房，
　七点钟一切寂静异常，
那大翅膀扇起的风声
　牢房里似乎鸣响不停，
只因死亡之神吹出的气，
　早已钻进牢房把人窒息。

他没有大红大紫地离去，
　也没有跨上洁白的坐骑。
-块滑动板和三码麻绳，
　就完全可以把绞架构成。

带上一条可耻的绳索，
　刑官来把这暗事干过。

我们像穿越障碍的人
　在污秽的黑暗中厮混，
我们不敢悄悄说声保佑，
　也不敢因痛苦停下不走；
每个人都有什么东西消亡，
　消亡的东西正是殷切希望。

因人的严厉审判自有正道，
　不会在行走之中拐弯抹角；
它杀死弱者也杀死了强者，
　它的大步没有人能躲过；
它用铁蹄把强者践踏，
　这个六亲不认的妖煞！

我们等待那八点钟敲响，
　每个人的舌头干渴难当；
因为八点钟响关系命运，
　一个人到时会命归黄泉。
命运将会使唤一条套索，
　最好的最坏的一样勒脖。

我们没有任何别的事可做，
　只好干坐着等待那个时刻；
像寂静的沟里无声的石头，

我们静静地坐着紧闭哑口。
可每个人的心跳又快又急，
如同一个疯子在鼓上乱击！

牢房的钟猛然响起，
震动了发抖的空气，
沉重的绝望的哀叫，
响彻在这整座大牢。
如同振聋发聩的哀叫，
来自患绝症者的窠巢。

如人在梦的水晶球里，
能看见最恐怖的东西，
我们看见那油腻的麻索，
从那黑乎乎的木梁垂落，
听见那刽子手的圈套，
把祈祷勒成一声尖叫。

他是因为所有的痛苦难当，
才发出了令人痛苦的叫嚷；
一声声遗憾，一滴滴血汗，
谁也没有我明白那苦难；
好好活着终归是一种快乐，
九死一生还是比早死值得。

4

在他们绞死人的日子，
　没有举行祈祷的仪式；
牧师的心绪混乱不堪，
　牧师的脸色苍白不展，
他眼睛里流露的神情，
　不该出现在他的眼睛。

他们把我们死守到中晌，
　然后他们才把铃摇晃，
看守拿着丁零丁零的钥匙，
　打开每个正在聆听的囚室，
每个人走出各自的囚牢，
　我们缓缓走下铁的梯道。

我们尝到上帝的好空气，
　心情却和过去迥然有异，
这个人脸色吓得煞白，
　那个人的脸灰绿如菜，
我没见过人满心的悲伤，
　在这天却显得如此渴望。

我从未见满心悲痛的人，
　看上去会用渴望的眼神，

把囚犯称为天空的幕布，
　打量得是那样心无旁骛，
没让每片浮过的祥云，
　徒然展现自由的丰韵。

不过在我们中间也走着
　那些垂头丧气的另一伙，
知道他们各自犯下罪过，
　知道他们迟早罪有应得。
他只不过害死一条命，
　他们对死者也不留情。

因为对有罪的人再嫁祸，
　会让死的灵魂复活难过；
把它拖出裹尸布，
　再让它血流如注，
让它血淋淋流淌不止，
　白白流血却无补于事。

如同人猿和小丑一样，
　穿着千奇百怪的服装，
绕着光滑的铺油路的医院，
　我们默然转了一圈又一圈，
我们默然转了一圈又一圈，
　没有一个人开口把话来谈。

我们默然转了一圈又一圈，
　　每一个人的脑海都在旋转，
记忆里出现的可怕的事情，
　　像可怕的风呼呼刮个不停，
恐惧在每个人面前突现，
　　又在每个人的背后追赶。

看守端起架子走动不停，
　　监视着他们这一群畜生，
他们的制服干净又整齐，
　　他们穿着星期日的礼衣，
可我们知道他们干过的活，
　　是穿着靴子在石灰里劳作。

因为在墓穴大开的地带，
　　墓穴本来就根本不存在；
在丑陋的监狱的墙边，
　　只有一块地泥沙相间；
还有一小堆火灼的石灰，
　　是死犯身上要盖的灰被。

这个直挺的人盖上石灰，
　　只有极少的人有这优惠，
深深地埋进了监狱的院子，
　　赤身裸体蒙受更大的羞耻。
他躺进一条羞耻的裹尸布，

每只脚还被镣铐紧紧锁住。

火灼的石灰每刻每时，
把血和骨一点点吞食，
它夜里吞食易碎的骨头，
它白天吞食柔软的血肉，
它一口肉一口骨轮着吃，
可它吃心却是一刻不止

漫漫三年他们不把种撒，
不把苗育也不把根须扎；
漫漫三年这倒霉的地方，
不生育不结果一片荒凉。
他们用自怨自艾的目光，
朝着这惊异的天空向往。

他们认为凶手的心会把
他们撒的每粒纯种糟蹋。
这不是真的！上帝的沃土
远比人所知道的更纯朴，
红玫瑰会开得更艳烨，
白玫瑰会开得更纯洁。

红红的玫瑰开自他的嘴！
他的心开出一朵白玫瑰！
基督让他的意志实现，

谁能说那方式就少见？
香客拄的那光秃秃的拐杖，
在大教皇眼前却把花开放！

可是不管玫瑰花是红是白，
在监狱的空气里却难绽开，
碎石鹅卵石还有打火石，
他们就给我们这些东西；
只因他们知道鲜花开放，
可以医治普通人的绝望。

不管玫瑰花是红是白，
花朵花瓣却悠然自在，
在令人难忍的大牢墙上，
它们在沙土里自管开放，
告诉在牢院里放风的人
上帝的儿子早已成亡魂。

可是这令人难忍的牢墙，
仍然把他团团围在中央，
就是精灵戴上了镣铐
也难在夜里正常走道，
就是精灵在这玷污之地，
也只有躺下来暗自哭泣。

这个不幸的人却心静如水

　　或者在未来也会平静入睡。
什么事情也无法让他发疯，
　　恐惧也不会在中午逞威风，
他躺在没有灯光的地上，
　　白天无太阳晚上无月亮。

他们吊死他如吊畜生
　　他们甚至没敲响钟声，
奏起一支悠扬的安魂歌，
　　使他受惊的灵魂有着落，
他们只是匆匆将他拖出，
　　把他草草埋在一个土窟。

看守扒下了他的衣裳，
　　把他扔给苍蝇去品尝，
它们嘲弄那青肿的喉部，
　　还有那呆滞凝视的眼珠。
它们大哭着群集于裹尸布
　　争食躺在那里面的死囚徒。

在他丧失名誉的墓旁边，
　　牧师不肯跪下把祷告念；
连画个十字他也舍不得，
　　那虽是基督给罪人的特赦。
只因为基督降世拯救的，
　　他是千千万万中间之一。

不过一切都还是很不错，
　　他的生命终归有了着落；
为他流的不同的眼泪，
　　终会流洒在他的墓碑，
因悼念他的是被遗弃者，
　　被遗弃的人又何其多多！

5

我不知道法律是否公正，
　　也不知道法律有无弊病，
我们身陷囹圄的人只知道，
　　监狱的高墙又结实又牢靠。
每一天都像一年难过，
　　一年中长日又何其多。

可我知道每一条法律，
　　都是人给人制定下的；
自从第一个人同室操戈①，
　　这可悲的人世就不平和，
随着一下万恶不赦的扬拂，
　　播出了麦子并把谷子留住。

---

① 指《圣经》该隐和亚伯兄弟俩的故事。该隐因妒忌耶和华对亚伯的宠爱，杀死了亚伯。该故事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桩谋杀案。

我也知道——那固然更好，
　要是人人都这么知道——
世人所修建的每所监牢，
　都是用羞耻的砖块建造，
基督一定会看到铁窗后，
　人类兄弟如何彼此仇斗。

他们用铁窗挡住皓月，
　又用铁窗把骄阳分裂；
他们把地狱隐藏得僻静，
　因为地狱里所干的事情，
上帝的儿子一贯在关注，
　而人的儿子却视有若无。

卑鄙的行为像有毒的野草，
　在监狱的空气里格外长好，
人身上特有的好东西，
　却在这里荒废和萎靡：
苍白的痛苦守住沉重的门，
　连守门的看守也绝望愁闷。

他们让受惊的孩子忍饥，
　饿得昼夜都在哭哭啼啼；
他们鞭打弱者惩罚傻瓜，
　对重重老者也嘲弄糟踏，
有的疯了所有的遭殃，

没有一个人有话可讲。

我们栖身的每个小牢屋，
　都是又臭又黑的屎尿处，
活死人那恶臭的呼吸，
　把每一面铁窗户窒息；
在人类的机器里，除了欲火，
　所有别的一切都变成灰坨。

我们喝的不堪入口的水，
　渗入了令人恶心的污秽，
他们按斤两分配的苦面包，
　里面全是白粉末和白土胶，
睡神不会躺下，却站着走，
　暴躁不安地对时间高吼。

尽管旧的饥饿和新的干渴，
　如同毒蛇恶斗另一种毒蛇，
我们却对牢里待遇不计较，
　只因为虐待也罢饥渴也好，
白天挪动的每一块石头，
　黑夜就把心压得气难透。

每个人的心都漆黑一团，
　每间牢室里都昏昏暗淡，
我们转动摇把扯紧绞索，

在各自地狱里暗暗折磨，
比起铜钟的悠扬远传，
沉默伸延得更加遥远。

人的声音从未往跟前走，
说一句安慰话聊解忧愁：
监视的眼神通过那牢门，
满是凶狠和刻毒的审问：
我们忘掉一切听任衰败，
心灵和肉体慢慢地毁坏。

我们听任生命的铁链生锈，
身心在独处之中慢慢消瘦：
有些人叫骂有些人哭泣，
有些人却没有一声叹息：
可上帝永恒的法则慈悲，
把盘石一样的心全打碎。

身置牢室和囚院之中，
每个人的心都在绞痛，
如同那破碎的木箱，
把财宝向基督献上。
给那污浊的麻风病房，
添上最珍贵的甘松香。

啊！能破碎的心是有福的，

能赢得一片原谅的安谧!
要不人怎么能迷途知返，
怎么把心灵的罪孽除铲?
要不主基督怎么进入
一颗破碎之心的深处?

他的喉咙紫黑青肿，
他的眼睛一动不动，
静等送贼进天堂的圣手，
也来把他平平安安接走;
上帝不会不慈悲怜悯
一颗破碎的悔恨的心。

身着红袍的人宣读法令，
只给了他三星期的生命，
在这只不过三个星期里，
他得把抗争的灵魂治理，
握紧冷冰冰快刀的手，
把血中每个污点带走。

他用沥沥拉拉的血流，
清洗那握紧钢刀的手:
因为只有血能把血清洗，
因为只有血能把伤治愈:
本是该隐化身的红血垢，
变成了基督雪白的伤口。

6

在雷丁镇的雷丁监狱里，
　　有一个土坑是羞耻所筑，
土坑里躺着个可怜的人，
　　被羞耻的牙齿咬碎了身，
裹在奇耻的缠身布里，
　　他的坟墓上没有名字。

他躺在那里沉默不语，
　　等待基督对死者呼吁：
用不着浪费多余的眼泪，
　　也勿需叹出长长的哀悲：
这人杀死他所爱的东西，
　　他因此不得不以命相抵。

可谁都在把所爱的杀死，
　　你不妨听听每人的方式，
有人使用恶毒的尖眼，
　　有人使用阿谀的巧言。
懦夫使用轻轻的一吻，
　　勇汉使用尖利的刀刃！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王尔德作品集
作者＝
页数＝７６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